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柒册目錄

逸德軒文集三卷詩集三卷 〔清〕田蘭芳撰 一

雪園詩賦初集十五卷二集四卷 〔清〕單隆周撰 一九九

燕山草堂集五卷 〔清〕陳僖撰 三七三

東廬遺稿一卷 〔清〕錢廉撰 六二七

崇素堂詩稿四卷 〔清〕張廷樞撰 六五九

〔清〕田蘭芳撰

逸德軒文集三卷詩集三卷

清康熙二十六年劉榛等刻本

逸德軒文集後序

康熙丁卯秋七月先生集刻既竣或來謂朗曰美矣哉先生所遇之幸而先生亦可謂榮矣乎古來文人學士積學終身所有述作多以窶故率就湮滅即其子若弟奔走呼籲求于知交故舊捐一錢減一絲貿工而鏤之板以永其傳弗應也今先生篋中所藏劉子山蔚一言號召人盡左祖錢刀膺來梓匠響應不日而集已告成將傳諸通都大邑先生之名自是益起不誠所遇之幸哉先生則亦可謂榮矣明日不然刊文非先生意也先生平生不敢以學自信而其所志則在夫道德功名之會人卒未之許而先生亦不自言至于見之文辭之末者亦特有觸而發不敢謂爲已至且從未嘗以其所爲謁鉅公宿士借之以博聲譽殆類于古之闇然自脩而不求人知者故曰刊文非先生意也然則閟其稿而不出如先生何曰君子無意必固我之私有意于刊以刊爲名也有意于閟是又以閟爲名也故刊文雖非先生之意而固不必其禁之也况先生之志固有在矣舉凡仁以及物嚴以嫉惡推其道德功名之藴欲以暢之一世而未能

者時時露於詩文其稿果行庶有藁之以樹義袪私者然則是集之刊不足爲先生幸而先生之不閟其稿不可謂非斯世之大幸也或曰人多言先生文非一體失古人專門家法詩于聲調正變尤屬乖刺誠有之乎曰有之果如是何足以爲先生曰此其所以爲先生也毎見世之自號爲文人者日從事于優孟之衣冠搦管抽思不于作文作詩之本是問第曰此肖某也存之此不肖某也改之胸次瞀亂輾轉反覆并不見夫所遇之人與事與景與物而望有以盡其態而形其眞乎原其意不過以爲不如是焉則人將謂我不古人若也役役乎惟人之是狥我之喪也葢已久矣先生以我爲轂以物爲的奇正濃淡則隨與而得嘗見其意有欲言伸紙疾書既竟投筆掀髯不復更閱葢不以人世毁譽攖其心而能以知希自貴者體之二不一聲之乖不乖還顧問哉或曰先生以學道自任今集中所有談理者纔什一耳亦未嘗正襟危論如儒先闡天人之奧抉性命之秘者得無言與行違而蹈明道先生閒言語之戒乎明不禁啞然而笑曰何所見之膚且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而程子又解陰陽爲造化之迹然則盈天地間何莫非造化之迹則何莫非道之所寓特問其率性與不率性耳苟知道者雖終日言事言物無非道也若徒摭取先賢之餘唾以妝飾其所無有知言者方掉臂而去之予乃律先生以如是乎克子之意不識浴沂風雩之爲嬉遊則幾矣或曰先生之詩文刺百而美一 即烟雲花鳥無非鳩鳩蕭艾之是託心苟局于是焉無乃遠于温厚悱惻之意乎曰非然也先生憫時病俗之意間寄于謳吟固有之而宣志達情未嘗無也即偶寓諷刺皆執友之

微瑕細纇質言之不足而託物見意以幸其一悟而改不得已而形之筆墨之間寧責掬炭之夫以汚身諂賣菜之傭以黷貨乎若夫慇懃大故自有造膝裏言終不敢揭之簡牘以訐友而沽直也嗟夫世之難悟也如此望其聆先生之曲而識其要眇也抑又難矣客于是喟然曰今而後知先生之人品學問舉在是集之中也既退明因次其問答之語請書以爲集之後序門人侯明頓首拜識

逸德軒文集序

予頃遊於睢陳之野陟覽宇宙之間泊然一無所繫於中而樂夫日星之明也淵泉之潤也日星之明盡人而瞻仰之而後知天下之明皆小也淵泉之潤隨地而布濩之而後知天下之潤皆微也夫有其所以爲明者而其明何以不窮不有其所以爲潤者而其潤何以不匱得是二者可以言梁紫之文矣梁紫不樂以文章名世者也當其偶自落藁或得之友人傳誦或其門人相與抄錄漸積而不可掩爲文與詩若干篇編次年紀日逸德軒集

逸德軒其所自名也因以名集軒有記見集中客有私於予曰是集也方於古而誰予曰梁紫不樂以文章名世者也奚方乎近世作者讀一書未及終卷遽摹彷之以立言見某詩畧知音節便擬議之以成什迨夫摹彷之既成擬議之近似含英咀華非不爛然天章墨瀋未乾覆取而讀之其味索然盡矣久而作者自爲覆讀之亦復索然無他出之無本無惑乎聲音笑貌伎倆未終神已先死也記予未交梁紫以前非予所知也其入吾之耳稱道梁紫者不過曰出入經史貫穿百家淹博能文

已耳即予交梁紫以後計有年矣其見也猶之未有見也其聞也猶之未有聞也甲子歲予則與梁紫居相近數閱月予乃得恍然親見梁紫矣其所爲朝夕循分自盡平易篤實而不立異其終繼母喪苦塊三年一日也嘗聽一二老輩談父在時事輒泣下盈把館於石僊堂拳拳素位之旨雖溽暑往來市肆如入淸虛之府諸弟子以舉業進者獨相與講明聖賢大義無取乎捷徑親串中多不揣量時時以瑣屑干請其家假貸以饋之無倦容未幾辭梁紫去會試都門每一事不敢令梁紫知者

戒勿爲若嘗有一梁紫在吾目中其所交與以品行自厲者比比也或見其美不勝述從而爲之規其過者即銘諸座右以自警惕然於人禽之介若將墜於深淵以是而發爲文詞形諸篇章從血孔中堂堂引出遇圓而成璧遇方而成珪蓋亦不自知其日新月盛左宜而右有也不規則先程而動與古會不峻絕時格而自覺趣遠我不敢知曰梁紫其日星乎而已不同於戔戔之小明我不敢知曰梁紫其淵泉乎而已不同於沾沾之微潤辭未竟客不靳瞿然再進而請曰如子所言梁紫皆然

矣顧乃所如齟齬日就困窮課小兒如保母何四方之人擔簦而問業者且寥寥不與古同也予曰不然以予俯仰名流正不乏高世遺俗之概勝氣寢息聞託之乎道以自重一時聲望四出結駟連軥爭過其里門以爲榮海內又艶而稱之不曰某方來學則曰某人皆下拜迄今誦其言攷見其立心行事求所爲平正通達可以俟百世而不惑者蓋幾幾乎難言之然則梁紫誠自信其所以爲梁紫者在即終梁紫之世無一人知梁紫不失爲梁紫百世後且有讀逸德軒集而與起者是皆梁紫

忘年投分之友也何必同桐柏友人樊[illegible]

逸德軒文集序

君子之學斂而治乎已推而及乎天下後世窮與達均也窮則何以及乎天下後世也達者推事功有力窮者推其言亦有力夫言豈汲汲焉為天下後世而衒之哉聞聖人之道發攄於倫常日用飲食動定之間而因物起興觸顯明微則咆乎感通之機而洩其憤悱之蘊固君子之欲已而不能者也雖然自有詩書文字以來何代無能言之士而及於天下後世則落落無幾夫其銷蝕幽晦澌滅於無傳者豈盡其不必傳者乎毋亦無人焉相與

贊助發揚則風飄而雲散天下後世無從考其言語之迹而挹其道德之光固窮者之不幸也而同時之人必有任其責而不容辭者矣睢之田賓山先生學聖人之道斂之既實而推之既裕然窮於人世之遭僅託於空言同時縉帶之交與執經之士翕然同起慮他日或不免風飄而雲散也請其集而板之賓山三辭讓然後出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授予論定而問於世予惟天下之能言者率天下之飾言者也言不出於所履則是簿籍他人之廩藏而自位於猗頓之列操銖兩者皆得以嚇之宜其不饜於天下後世而常至落落也試由賓山所及之緒餘溯其所治之本原則賓山固異於世所謂能言之士矣而當吾世相與贊助發揚不惜捐衣廩之奉以公天下吾黨之厚亦可並見也雖然天下後世從此爭窺賓山之所有矣賓山又能不惕然而益實其昭宣之本也哉康熙丁卯夏四月商丘同學弟劉榛拜撰

余不敢求工於文亦未嘗遍逮諸家之體或偶爲與牽輙稱事而爲言既畢不復問也積有歲時簡帙遂多有好事者攜以視當世所謂巨公者則以一字目之曰雜余聞之心感焉而特不敢倖爲或然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生之雜也蓋已久矣即以文論則莫最於漆園龍門然說劍讓王必覼辨於逍遥齊物汲鄭石張豈神似乎衛霍荆聶考亭之釋彬彬曰物相雜而適均之謂也嗚呼彼之爲賜也厚矣雖然大易有云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又曰雜物撰德余文何足以當之其不敢倖以或然者誠畏之也使其言果信余文其庶幾矣願從吾黨共質之丁卯夏四月裴臺舊漁記

約刻逸德軒文集啟

道以言宣自古貴孔彰之跡書以窮著於今見行遠之文術才而張能闇然之所惡也含英而吐秀隱者寧焉用乎大璞有必剖之期名山無終藏之理竊以篔山先生精心考道餘力操觚或大言或小言發悉原於自得若長詠若短詠旨皆要以無邪一生之冷煖自知固不期於問世斯理之源流公共豈容靳以傳人彼攖束而拾西雜然燕石爲寶此舍雅而取鄭貿焉瓦缶爭鳴亂術業而害人心才士所不免也闡幽光而扶文運我輩可無意歟古無毫楮之需尚自刀之於版策今有棗梨之便豈容閣之以篋笥念寒素無能自爲於道義合當人助雖聲名之顯晦無足爲若人之重輕而朋友則有責焉況文章之精英可以啓斯世之聾聵而後生則有待也嘗一臠而美猶憐有不飯之人得片紙而欣忍委於將蝕之蠧慨五十年之甘苦無一日與於天下僅此空言發二三子之俠豪使數卷流於人間亦誠佳事雖云玉在石珠在蚌光終不掩於山川何如戸有誦家有傳書早大行於中外積多於寡將伯乎齊來化私爲公探囊兮勿

悋捐朝夕之奉惟其力之能堪流奕葉之光亦且名焉得附伏願恕推一體誼篤千秋以成美之殷報我石交可以愧醒酒肥羜之速以解惑之雅垂茲玉版還以啟知人論世之資蓋猶是天下之珍取以公諸天下庶不誚楚人之弓但許得之楚人矣

劉榛拜具

同學助刻姓氏

宋　犖牧仲商丘人
李可秩五庸夏邑人
崔九嶷巒甫睢州人
王選生平子睢州人
侯方巖叔岱商丘人
褚有聲遹駿睢州人
袁賦諶信庵睢州人
王　紳公垂睢州人
張　哲子白安陽人

田　翼羽王睢州人
田履謙子益睢州人
孫　暄曉崟睢州人
張政濂介人寧陵人
張政浹若陳寧陵人
湯　鎬豐來睢州人
孔興泰林宗杞縣人
湯　斑纁甫睢州人
侯方挍敷文商丘人
趙　登岸先睢州人

侯　駹彥室商丘人
陳宗石子萬商丘籍宜興人
徐拓垣次徵睢州人
徐拓構叔肯睢州人
徐　杜季畏睢州人
宋　基維德商丘人
宋　至山言商丘人
宋　起喜起商丘人
王銓縉掌夏睢州人
吳學灝子渟睢州人
王　組公晃睢州人
成　務衆熙寧陵人
褚展聲聿宣睢州人
王家章美聲睢州人
袁　炯孔鑑睢州人
孟起聖昻如睢州人
孟中憚坦如睢州人
孟　頎翕如睢州人
孟　翔怡先睢州人
孟禹績涇東睢州人

李一鶴羽先商丘人
徐　价宇石商丘人
李升第允夫睢州人
沈　璹方壺睢州人
王　恪玉立睢州人
孟麟生振公睢州人
孟禹功銘洛睢州人
張　宋淑仲商丘人
劉如璜禮冬睢州人
劉德培篤甫商丘人
李方廣象九徐州人
賈仁元岳立商丘人
喬　禮冠五商丘人
侯重熹詒孫商丘人
于　端正源商丘人
何彝光叔獻杞縣人
門人助刻姓氏
張　森玉標睢州人
侯　明闇公商丘人
侯　愉彥升商丘人

湯　溥元博睢州人

王銓綬紫客睢州人

王　纁公績睢州人

侯　曽沂公商丘人

侯　曾得公商丘人

王式穀詒存睢州人

王濬遠飲滄睢州人

王式濟若常睢州人

劉　起少粱睢州人

侯　最[redacted]商丘人

劉丕忱天棐商丘人

逸德軒文集總目

上卷

序二十六首

書十四首

雎州田蘭芳簣山著
商丘劉

沈一儒詩序

致務實者于泉著之地納好名者于寂寥之鄉此亦事之甚背而不相入者也蓋馳騖之流有一善必號呼于五達之衢奔走于名高富貴者之側以爲非此則不足以託吾之所有而名後世若夫泥塗蓬蒿之間支離憔悴之人雖足以識人之性情而暢其旨趣卒未有過之而一顧焉然而有志之

士又往往守其所見而反彼之爲豈非人心不同而所向亦因之以各異與夫詩之爲道其事則微而其義甚深惟微也故人人視以爲易惟深也故達人且有所不能盡以易幾之心而持不能盡之技其勢不得不號呼奔走于五達之衢名高富貴者之側以求託其所有而名後世尚假求我之性情問我之旨趣乎嗚呼無務實之心而惟名是求敝敝焉終其身而不能盡無惑也余支離憔悴之人也不良于詩而力亦不能顯人之詩凡名爲詩者率過焉而不之顧乃沈子一儒一旦出其所有質余于泥塗蓬蒿之間可謂無求名之心矣余之陋固不足以識沈子之性情而暢其旨趣然本沈子之志而推之必能沉靜篤實求古之泥塗蓬蒿支離憔悴而聲出金石者以尚友之尚何患幾之不易而於詩之道終于有所未盡也沈子之詩將不歷而走五達之衢名高富貴者之側以視奔走號呼敝敝焉以求之者不啻逸矣然則沈子之質詩于余也猶爲未得所託耶

一氣數行不可斷

文有澹穆之氣亦復映帶多姿

序學

道可宗之謂師教有方之謂師師之分尊承之者有所嚴而不敢褻輔以仁之謂友久與居之謂友友之情親狎之者與之化而不能去是師也者成已之綱而友也者進德之藉也余十九以前有師而無友二十以後有友而無師匪無師也有之而不得朝夕以及於其門猶無師也凡余之爲師者三曰羅楊店曹先生曰恒山王先生曰柘城邢先生友則妹之舅曰田鈍庵妻之叔曰王克壯姑之子曰尙漢平舅之子曰李公師將之交曰沈方壺

徐茅伯茅伯之弟曰徐次微此友之以親合者也友之在柘城者曰張心若曰李子金兄弟曰魏方穆曰紀大曆在商丘者則劉篤甫五人而孫曉鑿兄弟余叔拳劉石隱黎諧石劉仲暆則余之同里者居同里之中處師友之間得一人焉曰余雪厓先生凡以親計者七人王克壯而外皆余里也以年齒者紀大曆劉仲暆張淑仲鄭介夫徐茅伯次微劉山蔚篤甫鹿厈而上皆長于余者也友之輔余以德者二人焉而孫嘯史居其一然德而有文進余於藝者十有一人焉然藝而亦道魏方穆沈方壺二人則文而豪者也黎諧石之謀而斷李公師之潁而諧劉石隱之無用而用劉仲暆之朴而慤余叔拳之柔而不犯劉鹿厈之爽而負氣張淑仲之不易狎而可親如是者凡七人其一人者余所受也爲余雪厓先生體妙而道和其一人者余所授也爲劉篤甫意堅而學銳此其大較也余始就外傳即事曹湯銘先生授余經說大義而已然不過不止其受業於恒山先生之門也則余年十三先生之教余者規模既潤余之肆力者塗轍復廣簡編之外爲益多矣未幾以世亂廢學自十五

至十九自河朔至江南歲月之銷磨道里之流離久而猶知從邢先生執經者二師之恩不敢忘也同在邢居一先生之門而受益者則紀大曆有雋才魁梧伉烈余結納伊始遂相厚善及謝先生歸里而大曆之學成行義相尙摩切無間者凡十年以至于大曆之死而後已魏方穆之爲余友也時與大曆相後先使余鼓動拔起以王霸之畧自許前有張心若李子金紀大曆王克壯後有孫嘯史沈方壺鄭介夫劉山蔚而方穆之開發爲最早自余之交漢平也始知六經之外有遷史之駘宕莊

騷之清深也自余之交鈍庵也始知朝廷之儀物官品之銓序也自余之交子金也始知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高厚也余於柘多王方穆大曆克壯而與子傳子金心若者游於昔里多王曉篮嘯史石隱而與鈍庵方壺諸石公師仲嚩者處因之間日博習日高議論日奇然奇或流于僻高或失之肆博或病于雜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余愧諸子矣凡五年而曉篮招余讀書于白村屏夙嗜服勤仂日追隨于雪压先生之杖屨如是者三年而僻者正肆者約雜者一矣業再荒而得以不廢者曉篮

之力視二師爲何如也戊戌余假館商丘劉篤甫之家因得識介夫山蔚論詩文談興廢多屬介夫而燈隱雨榻一編不釋者山蔚篤甫爲獨密焉駸駸乎蓋未易量其所底也詩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乃下如亂篆大花）幸矣哉余也或勸曹劉之駕或濟班馬之鍔或飲伊洛之末光或咀周呂之大藏或肝鬲洞達或器宇溫吉或遇難而不懾或當疑而立剖道藝言行玉余于成者蓋斑斑焉而談諧歌嘯奕射壺觴之際所以警發精神而舒洩志氣抑亦不爲無補也夫滑稽俳優之流耳以淡言微中猶得見列于

太史塼埴緜纘之賤一長可取亦周官所不廢也諸賢之功於余者顧可誣哉嗚呼余以不敏之資得受教于君子尙不至倜然下儕于流俗則賦質清純與聞至人之訓者又可知矣乃陶孔了而薰顏閔猶有短喪異聞之請余未嘗不歎牢予之鄙而嗤陳禽之陋也然則非豪傑而無文王欲其有所興也難矣今也泰山其頹不能追兩先生之詔語而築場無從襄哉先生行將從王于四方而北面何所漢平大曆既久化爲異物雪压鈍庵公師復繼逝于重泉心若子傳三載不聞其音克壯子

金方穆介夫間歲書僅一至曉篮之困于役諸石仲嚩之困于貧方壺之困于事嘯史以教而室遠茅伯次微篤甫以學而跡疎叔拳以勢隔石隱以遊阻山蔚以地凋淑仲鹿屏復以余教人之故而不得數相覿而爲典型日遠得無墮余德而長之羞乎次序得之之難用以自警亦以示師友之益於人爲甚深也

仲緇隱見離合錯綜令人神眩細按皆有脉理可尋至其用意謙厚開示懇切下語斟酌更爲獨至

松青堂文集序

蘭五六歲時出就外傅聞塾師所常與往來者輒稱趙伯彥先生則震驚疑爲天人不啻蘇子瞻之於韓范富歐陽也未幾遭亂轉徙寄孥金陵偶于書肆得王王屋集見其中多與趙伯彥坐月觴花之作風流豪邁眞令人企慕留連震驚焉以爲不可及竊謂里開之間有此異人而不獲周旋杖履可愧也乙酉以還始得歸里嘗于衆中見先生先生幸不以庸人相擯雖未登堂讀先生之詩文而震驚之夙懷已少慰矣蘭漸壯習爲文字一日者先生猶子君獻見之欣然書其紙尾曰睢陽文事前有家彥叔今當屬之梁紫矣蘭雖遜避不敢以先後齒然私心固已艷此聲也是後浮沉異縣卒不得數望先生顏色先生今年六十餘矣聞猶燈下讀書酒後議論滾滾無異少年時蘭間與之語

數語畫得名士出不負伯彥

神情初不相關及上下古今馳騁文史則精神飛動目光剡剡射人獨未見其醉耳今年春以詩文一卷畀余曰子其爲我序之蘭非知詩文者慮不足以重先生于後世聊述其震驚于先生者如此自今以往得讀先生之詩文其所以震驚于先生者不知更當何如也然則蘭之震驚于先生者其殆終身焉而已

含咀而出無一字輕下極經意文字 徐叔肯

通篇以震驚二字作骨

拙傭子紀工目錄引

文以明道詩以宣情異流同源皆非無用之言也言而無用君子弗言也夫言而無用君子且弗言之況不欲言而言者乎其不欲言而猶言者傭于人焉故也傭于人役賤以拙而傭于人事困既賤復困可無問其用矣故盡毀其篇什無存者夫毀之誠是也而猶識其目于冊者何悔役也嗚呼靜中檢此得無自念曰此纍纍者皆余蠶心志廢誦讀之歲月成之也爲已云乎哉

於邑悲慨有心爲形役之傷

李華海壽序

易曰不鼓缶之歌則大耋之嗟蓋言無自樂之難以娛老也自消息不明華士易感遲暮盛年而抱無涯之戚者往往有之更何論桑榆之迫哉是知苟無自樂雖入世祈願難必之事莫不視爲齎咨涕洟之場易聖人之書也廣大悉備特設鼓缶之象以詔學者然則睎然之老求其所恃以永日者豈有他哉要不外匡坐絃歌而已老友李華海胥之良也生而習易頗知其故年踰六旬其困非人所能堪華海一以誦讀遣之近復兩目俱廢然猶

皇皇焉求未見之書使其子讀而聽焉每當會意輙擧袂僊僊破涕爲笑若忘乎身纆壈坎而年介衰晚者非通乎消息之理未易幾也余華士也養心無素動觸人世之荆棘所謂盛年而抱無涯之戚者非耶作客于此賴華海醫其險躁還之平淡今倦游謀歸不得介其樂以爲樂矣然相思可以命駕倘於每至見其貌益粹聽益聰論著益當理子弟日安業則信其能達鼓缶之義而余之觀摩寧有替乎華海明消息之故者必以余爲善祝云爰系以詩道喪千載聖遠言湮王風蔓草大雅誰

陳典型聿追曰維晉士伯夷首山巢由穎淡小往大來神哉造物豐德儉身遁心寒目旣困且老人不能堪有以自娛安節而甘其娛維何坐擁百城笑彼古人絲竹陶情友吟子誦悉金以收一耳十行寸心千秋考亭有言盲恨不早齋心味道天眞永保

以易作因緣妙於闔合而詩尤奇崛

壽嫂氏八十序 家大人命作

田氏立家始自贈公贈公有所讓而自杞遷雎也亦爲其常而已由玆以還遂爲家法堂構相承世無易者於是士不知炫名農不知助長賈不知專利衣食不知鮮華年不知導引安其常也及吾祖之世食指頗繁然皆崇本務實講義脩讓內外煕煕無閒也其後士而售矣農而穫矣賈而富矣衣食足而年歲長矣則守常者何詎不利而田氏其昌乎喪變以來家遭不造人衆戕于兵荒家業蕩于流水雖至今子姓落落終不敢變我家法以趨

衣食故凡不與時流爭譽不與利農爭獲不與大賈爭巧不與尋常人爭勝者人皆目鄙之曰此田氏之子也因以貽謀積弱相訴病而有識者未嘗不相許以爲有秉禮之遺風焉然則啟佑之澤不信長與是以雖貧賤飄零之中卒無有會不測之禍蹈不訾之行卽闔閭之女亦有能齊一得喪以藜藿爲順養而躋大年者而吾嫂王孺人爲最多且八十焉孺人之歸先兄介福孝廉也田氏猶能自立親見祖宗之家法六十年中身閱盛衰而敦樸如一其老也依寡女以居二孫拮据經緯之孺

人無幾微咨嗟涕洟以損厥天和豈非覩變如常以常御變者乎世澤所遺至數傳之後式微之餘一女子猶守之而不變剏垂之善又可誣耶斯時也族微地遠家貧禮疎繼起者漸墮先型余與一二弟姪心竊傷之歲之九月嫂誕降辰也於是率子姓進一觴拜于堂上詳述吾宗立家之故事以庶幾想見昔日之盛焉使子孫聞之各以守常爲心而安其業田氏雖衰尙或有引而勿替也

極自嘲處皆是自謦可謂善占地步矣古文中之能用黃老者

送王先生之任安仁序

先生筮仕湖廣之安仁於其行也及門之士相與祖道東門外田蘭芳起而言曰蘭侍先生久因教知政安仁可以理矣崇禎庚辰蘭從先生受業其時年方舞勺先生嬉與爲嬉游與爲游未嘗知離慈母之懷而立於嚴師之側也然說義不通則召之立正色相對蘭則惶懼屏息凜如秋霜之被體其後從游漸廣類皆英俊先生之嚴因以不著然蘭每當燕見先生雖接之以和而嚴畏之懷卒不敢以少紓焉故一時皆見先生以寬而蘭獨見先生以嚴豈其質有不同化裁亦因以各異與或先生之所遇者賢遂予人以可親不皆如蘭之不肖遂不復予人以可畏與雖不予人以可畏而可畏者自在也特未因事而見耳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先生之蘊無乃似之與果其似之先生之顯固顯而其藏卒遂不顯與豈人皆見先生之顯而不見先生之藏抑蘭常經先生之用而見其藏而衆人獨承先生之仁而止信其顯與無惑乎於先生筮仕之日咸爲安仁慶慈母焉而獨若以嚴斷爲先生難者得無於其所未經者未見而未見者未

信與安仁舊戰區也瘡痍未起民勞則思善訓方型俗正宜用先生處衆之仁而湖湘之間山川綿邈民獠雜處其所號爲難治者亦不過施先生爇蘭之義當無有兆辨者矣蘭侍先生久因教知政安仁可以理矣

用意極委蛇似欲進先生以不逮

送李象九奉母歸彭城序

常人之情不有所感往往溺志宴私而不克自拔一旦見有人焉超然有以自行其意而後相與歎息流連怦然內侮以求遂其本懷而不暇止甚矣夫常人之情爲足鄙而行能感人者抑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嘗聞之代馬依朔風越鳥巢南枝蓋言故土之不可忘也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蓋傷有親之不克養也然則潘岳板輿莊舃越吟或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與後世耽懷榮寵而致違本性不甘寥落而重累所天乃至曠音問于千里役白首于間關嗚呼艮足悲也余久違晨昏

授徒異縣雖地僅一舍視千里間關者不能無別然較之瞻依膝下不啻遠矣乃升斗自便濡滯此都固常人之情然也亦無過人之行有以激發其本懷耳彭城李象九跅弛士也婚姻之故來依雪苑蓋十年于茲矣戊申之春其母偶動鄉土之思象九即日束裝就道雪苑親故攀留莫及誠可謂不溺宴私超然以行其意者象九斯行雖異於所謂晝錦之榮以視背丘壠而勞陟岵者不亦賢乎祖筵既徹是日輙輿筍閭之悲常人必有所感而

後動如是哉自今以往纔彔九而採蘭於南陔者必田子矣書以爲別天涯游子將無沾巾於斯文也耶

借他人酒杯澆自已隗磊

宛洛集序

技之微者有時深於自鬪而倨挾其所有項有程山人者精于奕終日之間口不言奕而勝人之色往往著于眉睫有二客焉問之奕弗告也奕其旁請試觀其布局落子弗顧也余時在側心竊惡之然未嘗不因其自鬪遂疑其中果有所得也（此轉不可測）蓋見吹聲者流類多睑刺國工之名氏不憚勝就貌傾冀其餘論以徧驕天下之聾瞽如是焉則已矣至于奥義微旨彼固不暇求卽告焉不暇聽聽亦不暇解也或乃與之應答若響焉不幾賣而生之玩乎無惑乎山人之默默也陽羨陳其年當今之國工也下其辭以力請于其門者屢相錯也而余弗與宜其掉臂而去之乃反搜微抉奥往復不倦焉異矣且哀其宛洛諸作使之論定不尤異乎余覩（幾於筆不着紙）二客固爲厚幸方之山人其年爲已褻矣其年固技之微者而此何以稱焉余既不能力請其奥義微旨而知也然使其年卽自言傾耳而聽迎刃而解者幾人哉其年行矣今而後抱局而來下其辭以力請者吾知其終弗告也終弗顧也

占地步高並其年身分亦見

贈曹濟臣序

嗚呼儒之爲世賤也久矣新安曹生通傳記嘗聞其與人言則固儼然儒者也而特以醫自名可謂識消長之幾矣宜其有遇于世也雖然世之所重視者利耳生顧輕之世之所厚望者名以弋利耳生顧薄之亟亟焉惟士之求蓋未離乎儒之見也其於求遇之術抑末矣且相士于衆獨許山蔚因山蔚更及余余兩人固世所指目而賤之者也夫儒爲世所賤余兩人爲儒尤世之甚賤者生乃棄之身而取之人倘莊生所謂其天然者非耶天乎

儒當僻乎遇無惑乎生垂橐而歸也比歸猶欲致余兩人之言以副行李生其終于不遇哉吾聞黄山天下之奥區也其中必多隱君子焉生往求其術庶幾究醫之指庶幾解儒之縛庶幾得壽之理猶不失爲有所遇也倘不屑屑于此朱子固新安之大儒也雖見賤于當時卒爲法于後世生苟天乎儒克其亟亟求士之心不計利不務名溫所通之傳記而尚友焉余兩人必謂生大有所遇矣嗚呼人世貴賤之目果可據以爲定哉

曲折生情針線極密是絕費慘淡經營文字

今是園詩序

睢州李襄水骨峻而目空同里田梁紫量褊而氣激賦質雖殊皆懷不可一世之意兩相値而遊自同爲諸生以及窮達分途不相睽亦不相呢落然數十年如一日也已未初秋偶訪襄水于今是園襄水出其詩三帙卷各有序首復有說名曰詩存蓋謂風雅之本旨猶存于是編也讀之大抵皆四五七言古體其音淡以泊其色蒼而秀則不能名其所從出焉襄水自云生平可漢魏不可三唐以爲驅我性情就人剔烙鄙也故屏黜之不屑效

然推襄水之心不第不可三唐亦并不可漢魏即三百篇且夷然視也此襄水不可一世之故智也而梁紫則曰無論漢魏作者能暢本懷即三唐佳篇繩尺之中眞氣未嘗掩也譬之冠裳翔步之士盡目以崇僞而廢之可乎此梁紫自可其可而不肯盡可襄水之可亦其不可一世之本態也或曰梁紫叙襄水之詩而持論如此是梁紫有可而襄水無可也襄水執筆成言推卷命叙時胷中豈復容一梁紫之說哉終不自屈其可以可梁紫之可奚必相爲用哉嗚呼此流俗之見也昔人云使伯

夷之外更有伯夷而伯夷不望望然去之者不得爲隘倘梁紫而惟可襄水之可卽梁紫于一世先有所可也然襄水遂執梁紫之可以爲可卽襄水又烏足語不可一世也哉必也并存其說天地之大古今之長苟復有不可一世者出見之當賞其各可所可不隱忍其所不可而曲以爲可將笑夫夫之峻骨空目褊量激氣眞可相値而遊矣

立格命意絶塵而游然此猶貲山氣質未化時棱棱峻峭

盧直堂文集序

言以形其心也心之正者其言確心之達者其言暢心之密者其言周心之深者其言摯昔聖之心不可得而見矣而共所以形其心者孔備大抵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已不立規格不塗粉澤探之則淵邈而不可測也咀之則雋永而未易盡也雖不可以文名其始天下之至文乎衰周以還儀秦挾縱横之談韓商尙法律之說屈子哀怨以沈身莊生洸洋而曳尾鼂家令之重農賈太傅之經國趙營平之軍簿張廷尉之爰書豈嘗有爲文之意

在其胸中哉惟其知之深故其言之切潔洞曲折明白簡當使天下難明之事無不暸然于紙上雖其得失不同其爲指事陳辭則一而已矣其流愈降大樸日漓然猶各獻其姸人呈其巧未聞假他人之渥丹以自飾其貌而博城非徐公之譽也乃昌黎從而厭之戛戛乎剗剔追鑱務華棄習創而方圓額而廣袤亦如範金隄水授形製性使不得軼我軌則焉倘所謂整之齊之而馬之死者過半與於是展轉相傳緣飾是尙自有之精神意旨不知銷歸何許譬之器也尊壘彝鼎商周特爲適用

作耳乃贋者不求其故而惟形之似焉又何如一陶一匏之適時而取用哉余常持此說與二三同志相往復山蔚劉子信之爲最早山蔚沉謐嚴靖函關終日闔史而外泊如也故其爲文必本我之心以暢我之言心所不欲者弗言也惜其尚有人之見存人之見不去則我之天不出蹀躞雖工其於齕草飲水之本性爲已遠矣山蔚屢改舊習漸復本眞可謂每變日上者也今玆其言具在不本于心而惟人是效焉蓋已寡矣苟山蔚以靜形者靜心日治其所爲出言之本焉擴乎中而順應乎外將見深之淵淵而不可測也咀之雋永而未易盡也豈特爲衰周以下之人區區自言所見而已哉雖以前民用可也

論文極大極精佩此名言愧我形穢

侯若思先生遺稿序

余束髮時得從友人處讀所謂壯悔堂集喜其競艷流葩喟然曰侯子殆當今鄒枚也顧以無因自達遂及淹忽竊抱同時不同堂之感甲辰其從兄叔岱延余家塾且得論交仲季間凡所郵寄聯吟長篇短韻莫不鏗鏗然戛金石流宮商於是羨侯氏多才如壯悔堂者正復不足咤爲異也因憶昔者嘗厠輔之之席今日復論敷文之交皆松蔭玉映文彩如繡錯然方悟其家學渟涵譬彼深山大澤蛟龍虎豹變怪譎奇而餘氣所結猶爲明璫翠羽焜燿羅列莫可名數也敷文抱移牀遠客之痗而顧用相親或停車委巷或策杖金谷吟嘯追隨每不知夕陽之在樹焉一日者肅衣冠容色凄然再拜出一編而言曰先君子賦質英穎弱冠即結交南北諸賢豪當中原板蕩一時去國懷鄉之士相與集蘇門歌黍離而弔蛟宮先君子輒奉盤匜忝鄒滕班列嗣後避地南下江左名流爭相延佇不啻袁桓阮庾不敢作傖荒品目迨家禍起而遷播竄伏常不能保其終日比及鴻輯而千里且竚待矣悲哉先君子蒿目時艱濺淚山河以至投贈

寫懷往往有詩遂棹時慮觸世忌盡沉之水笥中僅存者此髫年經生數藝而已昔瑯琊王氏十世相傳人各有集余家自司成公以下皆有板本竊痛先君子早齡謝世所著復厄于亂離欲刊此數藝以見一斑或曰此特少年未定之論傳之恐不足以盡先德之美願從吾子卜進退焉言已嗚咽者久之嗚呼此其意誠足哀矣吾聞孝子之於親也凡平生几杖劍珮必寶藏扃鐍之至其手植之木足蹈之地與夫書帙梧棬無不翔故枝而涕零觸舊嗜而隕血況文章者精神之所聚非特形貌爪髮謂可聽其闃翳幽蝕使光彩物華不得昭回敷賁長留于雲漢之表乎且丹鳳末羽而已其文明之瑞庸必有所待而始異哉嗚呼徵才于侯氏眞如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耳急梓之使異日傳文苑者據此卷爲子虛上林云爾

華縟之中眞氣不掩

侯虞服鈔杜詩彙韻題詞

雪苑侯虞服光祿勳澹軒公從孫也以貲雄矜豪愛客往往出其所有羅致耳目之玩以與賓客相娛賞終日閒充盈于座無不各得醉飽以去家人生產業羞問久乃家日落所需日益不給所嗜日益不能聚而所爲客者日益散之別家虞服默默自處起視門外可羅雀也余舊爲虞服所禮賞花品茶之會頗與焉其後以失志故因安余拙頻致委曲余亦時時至其別墅則見松偃壁仆草深逕荒疾呼之然後自蒿萊中出孑然一身無僮僕之侍也已而入其室則案閒雜置杜詩問之則曰欲分體分韻而彙寫之私計曰此蓋虞服寄其悲憤無聊之意耳不必其成也未幾虞服竟死遂以此帙付其弟敷文曰余生平稱無愧者止此耳余既臨其喪畢事厥弟出此披以相示曰此亡兄手跡所寄余不忍沒幸序其事且亡兄之旨也言已而哭余固嘗見禮于虞服者不敢辭因思人當富盛得意時每每神昏志逸日從事于繁華宴樂之場

[一段淋漓洄旋文氣遒]

[赤]

凡所當爲率薄爲不急一旦齎志而沒求一事之可稱者亦無之虞服晚以家破交絕抑鬱幽憂之

故歛壯志而寄情于筆墨以較瀘焉長逝無得而稱者不啻過之使虞服家早破客早散早處于抑欝幽憂之中則所創必鉅所悔必深所成必不可量而惜其所就者止此也余生于貧賤既無耳目之玩復少友朋之親白首悠悠甘于自放求一事（意色其悉）焉足以消飲食之福而謝生成之恩無有也貧賤憂戚玉汝于成其果信耶其不信邪以視虞服眞堪愧矣且一子昏弱兩弟無文所有零編碎簡不知終歸何所以視此冊之付託得人又足慨也嗚呼人生世間能自建立而多賢子弟蓋可少哉

借題發意無限蒼凉竟是淵明飲酒詩

侯叔岱琴譜序

叔岱雅善鼓琴而余不解爲詩余數問詩于叔岱叔岱不余忤也叔岱亦樂爲余鼓琴蓋非謂余之能不忤也固特喜余之不能忤耳（轉神有筆力）叔岱之言曰琴之爲德優矣其爲妙不可傳矣然猶幸有數焉可得而言者琴有徽有徽則有位而所爲上下者不可越琴有弦有弦則有彈而所爲輕重者不可亂人得而知之也位之中更有位焉彈之外仍有彈焉則遠近合度而疾徐中法矣人不得而盡知也若夫心不能命手無所承官動神隨其音泠泠固非人力之所得而參焉者也謬者少得其所謂位與彈者曰如是足矣又安望其求位中之位彈外之彈以至于成文而比音乎顧欲語之故則先入橫據于中是何異爲詩者粗通八病略解四聲輒訑訑然曰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與知者言固勝于不知而不知者自以爲知不信人之別有所爲知何如不知者自知其不知無先入以溺之一惟知者之言是聽之爲愈乎王無功合世之能言者而日立對乎仲長子光曰香山去世之名詩者而必諄復于執炊老婢意蓋然耳此余所以爲君撫弦

動操而不暇止也余曰固也然以一二人之故輒
僴嘿嘿使所自得之妙卒弗傳焉不幾因刖而廢
屨乎雖然君所言者神也世能喻者跡也苟不跡
可知精義入神只在灑掃應對
之是正而驟以語夫神焉是猶離規矩以求方員
外律呂以希要眇不可得矣於是叔岱爲譜若干
卷指界分之別細若毫髮示留放之候微踰呼吸
凡爲跡者盡此矣人苟濯去舊聞循是以求焉倘
所謂神者不卽在是歟嗚呼安得世有晝六義而
講之其明且盡亦如是焉余雖老矣猶願後達夫
而從事也

一琴譜序說盡教學大道理可見逢原之樂

序學後錄 合兩篇觀

庚申穀雨黙坐逸德軒中念甲辰以來稍悔舊學
鹵莽力用自治而一切佻儇激宕之士素所稱把
之去取原自犁然
臂交者亦厭余鄙固漸且辭而去之矣其味之而
愈旨離居而情以日親惟敦實雅正之五六輩而
已間於分別尋繹之餘復得若干人乃有匿跡西
山矢志東海室雖狹洒掃必勤衣雖敝澣濯必潔
整冠正襟端居竟日與人言不忍欺也人與言不
忍疑也余愛之慕之學之久而益覺其無間然詩
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亦有不循塗轍不中矩繩

澄之不加清撓之不加濁入方褊躁彼自寬閒倘
所謂此中落落可以容君數輩者庶其近之反覆
以學而益彰余醜焉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體
氣率悅性質卞急余終身之大患也及見烏衣標
格江敦謝淪居然在目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不能不心傾其蘊藉風流也不知果何學而後終
覭我以至焉夫不知貴之在已而賤之在人不知
已之有餘而人之不足惟孳孳焉味道德樂墳素
間問近代人物彼所援據而談者人可聽而書也
如是以學焉其諸古訓是式先民是若也乎我閑

在昔趨釐秦殿强項漢庭乃如之人目空百世氣貌萬乘雖願學有素而賦質則殊卒不能以自立焉記曰强立而不反其斯之謂與彼夫氷鑑自許億則屢中每欲效之以袪愚輙恐不善學而益余之病也有如意到卽行不飾邊幅磬折不情對之神悳擬議以學慮終遜其天眞之樸邀耳更有淹貫綜核出言有章心媚口斂肆應無方貴而能降蔬茹布裏蟻視世人多否少可兼以學焉類緣無枝之樹而求鑽氷之火若夫契前聖于遺編爲人之所不欲爲言人之所不屑言受學有年卒業無

日易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斯人有焉詩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余之謂夫至于硜硜然守必信必果之志駸駸乎尊無善無惡之指剡剡焉來則迎叉混混焉過而不留與之共學弗若也所云小子有造非乎嗚呼（企慕無涯）之數人者苟得其一端皆可備成人之選者也方前行之未逮遽後闇之如斯予未有知亦惟策燈燭之光以求庶幾焉斯已矣過此以往倘更進而有所見焉一息倘存猶願竭吾才以學之裏臺舊漁記

或咎余不著名姓使他人無所考見者彼蒹葭之伊人白駒之其人考槃之碩人千百世下復知其爲誰然仰慕欽挹不啻張甲李乙也接輿荷蕢補鍋箍桶其不以名傳也蓋已久矣余奚病哉 自記

前序學以出人名姓參差爲奇此以出學字虛實正變爲奇輕重銖兩具有匠心

贈王誨存序

秋闈榜發有以王誨存得雋告余碩從游張森而喜曰向者之言今果有驗而　朝廷設科取士之意於此可謂無負矣不啻爲若道（妙在零碎真抱打算）余自甲午即與賓興歷丁酉迄今凡十舉而八見及每上必三入棘院三八則二十四中間丙午戕場癸卯再入辛酉一入而罷其實入之數猶二十有一每當一入聯屋而坐者率四十人有奇計二十一番所值蓋不下千人焉其他週僧舍聚酒坊同游販肆並驅道途與夫暫憩逆旅者復不下二千人觀其容止

聽其言論大抵皆庸瑣猥陋卒無一胸襟開拓志氣激昂者竊疑嘗曰薛文清王端毅軒介肅劉忠宣爲秀才時必無此種醜習即李非地何信陽唐武進王晉江其吐納風流亦應爾雅可觀也計朝廷三年一開科自始起至卒事一切營繕廩餼宴享賜予諸雜費及閩鑄一人成約耗大盈三千金不卯　朝廷以三千金易一庸瑣猥陋之物欲以何用私心竊厭之爲追溯致此之由蓋術塾庠序之地無善教父兄師友之間少嚴訓故也吾州夙昔謬以人文見推兩河一時名賢輩出逈脫時

趣其最少而英挺者無如誨存誨存乃翁公垂舊交余余局守方幅雖以華衮之介不敢數人其第宅然延余別業訪余遂戶未嘗不蔣榻蔬食促膝作竟夜談每至商較人物指陳事幾其亹亹圍映使人聽之忘倦實心許公垂有當代用誨存既親承家訓又得雍丘孔林宗者爲師之其娟婿悉吾州大人先生所以培擁其本根者既已厚矣家多藏書又足以資其搜討曾憶與乃翁共論挙瓶之智偶忘所在誨存伸手探策不爽毫髮恂恂而退無矜容又嘗兩侍乃翁端坐而聽余之狂談漏且

三下時屬疾乃翁憐之屢命之休弗忍遽去其強記而樂聞正言又如此且虛襟取善即無似如余猶一則曰田先生再則曰田先生也觀其器識異日必生邦族光而爲國楨幹無疑不意其早達如是也即使學須有進才猶待克己非向之千人二千人所敢望　朝廷取士以備緩急之用耳又何賴庸瑣猥陋白首估畢之老師宿儒爲也倘誨存（與勉無俯可使頌比）不僅求爲世所用之人而更求爲世所賴之人不僅欲以其才用天下而更思以其道正天下日充其敬承之心以弘家學日充其強記之力以蓄德

德日充其樂聞正論之懷以來昌言月充其虛襟
取善之量以就有道將來學術事功必不居文清
諸公下庶幾乎得以滌余目之穢而宣余懷之欝
焉森作而言曰先生昔日論誨存之言既驗之于
今矣誨存而聞先生今者之論當必力求其復驗
于後豈顧問哉余欣然曰審如是是可賀
文有眞氣亦復得體

法理簿序

突然而來全體大用盡于數言

理渾然而已聖人全體于身慮人之不能默察而
與爲無間於是制爲禮樂政刑播之語言備編凡
所以表著闡發是理使之燦然可覩的然可循以
由之而會其歸者皆所謂法法者所以適乎理之
路也孔子所以博人之文子輿所以求格之物子
思所以欲擇之善孟子所稱君子所行之法其義
一也聖人既遠其目空存高者鄙爲粗迹以爲卽
心是理以至于猖狂恣肆而不可救止其下則畏
其束縛而無志于理之得又安陋就卑自棄于人

倫物則之外苟且偷安而無所用其恥間有循途
守轍之士惟法是蹈曰吾事畢矣至問以爲法之
本與行法之歸則茫然而不知其所謂於是理與
法判而爲二精粗心迹將終古而不相一矣沉泪
既久古聖一切奉天明民之具率昧厥由來視爲
故事求其曉然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實用力
焉蓋其鮮也吾州學正樊先生秉德誠摯貴已孤
往不見所由之跡而動與理會殆孔子所思之狂
者乎而孳孳爲學卑牧焉以求其是者又獨至也
一夕夢有以理法二字相告非帝臨無貳時惕于

魂交之際者何能致是哉先生乃手錄古今言道體者彙爲一帙名曰法理簿蓋欲朝夕省覽以自考其眞能玩心高明而希蹤上達者也然上達之功必由下學而高明之體不外中庸自古聖賢未有舍法而造理求精以遺粗者故下學者學乎法也而上達焉則喩乎理矣高明者春融乎理也而中庸則終不遺棄乎法耳理法一貫之妙而先後次第則井然矣故明悟如顏子孔子止詔以視聽言動唯禮是謹非卑顏子也正以唯顏子爲能如是耳譬諸物焉方圓不離乎規矩譬諸射焉中多

實由乎彀率小學曲禮其學者之規矩彀率乎所載者跡也而實聖人之心粗也而實造化之精誠於此而日謹焉以至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則無往而非法而理在是矣然後知以本心爲立大而薄六經爲糟粕者其二氏之蕪言爲不足信也夫談理文字能如是睫皆無含糊自是閎中肆外之倏

贈別王生序

王生式穀薦于鄕後二年猥欲執贄于余余自顧無所可爲人取者却之生介人來請益力彼其志蓋必有所取也居門下越歲生之所取不知爲何如而余之不適人取猶昔也甲子初冬將上公車欲得余言以行余何言生之所欲取者即余之所欲言者也循是以往而益敦其取余之志焉雖終身焉可矣不然是覩函丈爲穢而姑屈[illegible]以結焉余[illegible]於生大無取耳生行矣

頓拙含書

叙袁仲方甲子秋冬詩

康熙甲子授徒于故袁氏之[illegible]
一屋時命童子持詩來質余[illegible]仲方
不但不以爲忤且能舍己見從亦勇矣哉歷秋涉
冬漸已成帙謁余來告曰譙家世傳詩學不幸生
來懶且多病兼之講貫無素悠悠半生終未能窺
見藩垣今年得比君舍凡有作經君指定摘者勿
敢留也數月以來自覺較前有異遂成小冊望著
斯義于卷首使子弟知進學所自以無忘今日之
忽然觸開不可測度
雅非敢要諛也余聞之感事愴懷不能自已憶疇

昔嘗以所爲詩請于白村曰余生平壈坎之遇有
非生人所曾有見之吟唱以宣鬱而爲哀者類情
深而響激余與足下結髮交其於余也如影之隨
形妍媸不能遁也且足下負人倫鑒而深於風雅
倘因言之離合判其邪正得失如量而予以言余
將藏之笥中俾我子若孫他時見之其祖父之人
之文之遇如在目前不啻歸先軫之元也亦不負
與明智之士爲友矣白村唯唯經數載仍以素本
見還竊不自量久之再以曩意爲請白村復唯唯
遂留其冊以至身死其兄檢以相畀其未經手觸

猶昔也余雖不敢致怨吾友竊以爲春秋善惡并
紀檮杌專以治惡余之所望于白村者其說固明
白亦何至吝此舉手而卒不加一字于其間耶仲
方賦質清敏微不足者學學之不勤在不脫世蔴
餘習記初秋見訪偶披几上宋詩因與共論仲方
病其質直少唐人婉蓄余曰此蔽于老生常談耳
歐梅陳黃其才不後今人寧不知世有唐人哉棄
彼而就此不可謂無其義也不讀宋詩宇宙之奇
不盡仲方領之不數日以詩來則純乎宋味余曰
苟如是是又以驪黃爲馬也仲方復領之即此以

觀仲方領悟豈易及哉古人跂足可至在不病與
只一恕字中偏使不落空
懶耳遂書卷首非謂能言亦聊以行吾恕也云爾

只是說話文之化境如是

樊望莪先生君臣二鑑序

君鑑臣鑑二編文安樊令公所輯公抱經時之略不見用於當世退而編此以寄其忠君愛國憫時病俗之意者也其孫奕文先生來教于雎昇其門下生田蘭芳是正其文字蘭芳受而卒讀反覆焉而重有感于古今之變也從來國家治亂視乎人才用舍人才見用尤必以言語爲先賁唐虞三代君臣同德委任聽從者無弗盡凡其所言皆已見之設施令所傳謨訓是也故君聖臣良而斯世躋于雍熙漢唐以降臣主之情漸隔賢人君子不盡

爲世所用忠言嘉謨不盡爲世所行或棄其身而錄其言或屏黜于當時而收采于事後故其時在在治雖不至于大治亂亦不至于終亂迨其季也天地閉賢人隱身旣播棄于荒野而終無望于當時負其壯志熟視天下之弊端欲拯濟焉而不得於是託之篇什勒爲章程以寄其感憤無聊懷奇不試之痛然雖深中當時之隱弘備匡救之方一時君若臣安危利菑卒忽視焉而不之省終至于淪胥顚隮而莫之救數千載如一轍良可悲也公學成髫稚發聲太學而卒不售始屈之下邑中棄于諸侯公勤懇奏牘不啻賈生之痛哭而王亦爲之動容久之抱道而退紀其欲試之緒借涑川之書以託意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君卒未嘗一悟俗卒未之一改也國命於是隨之斯蓋非公之不幸而斯世斯民之不幸也公有賈生之言而未嘗見用于世有董子之德與其學與遇而少人主之知有三閭之忠愛幽憂而無憔悴牢騷見于顏色特借古人已往之成迹以警當世察察泄泄之積痾蓋能留餘地以處其身矣故優游林泉屆乎上壽其充養完粹視三君子尤爲過之此又古

今人之所不同也公之是編見賞于高陽孫相國且稱其資則楨榦品則璠璵天人董策治安賈疏云公諱效才字龍所望莪號也

> 氣極厚味極腴典刑之文

鄭石廊乙丙詩序

甚矣詩難言乎哉言詩非難言詩而得其解是爲難也所謂解者蓋不離乎篇章字句實不泥乎篇章字句成聲絃指之間奇味鹽梅之外不可以言傳目遇者也嘗以此意語吾黨不疑而信者數人而已然猶有胸高而薄矩繩意摯而少通變見超未免筆陋體正終覺韻淺求其瑕去瑜存鑛盡金在蓋亦鮮矣豈非才有大小詣有淺深之故乎然塗雖殊于天歸實必諸已苟流覽往籍考源流審正變寓耳目于寥廓之濱驅心思于名象之表然

後搴芳擷實含商咀宮鏤劌而出之不迫積歲月以脫筆墨之迹焉庶幾乎其近之耳鄭子石廊閎而善焉嗚呼石廊苟去子之易心與浮譽則解之得也固已久矣

論詩入微

送鄭石廊游三水序

康熙丙寅三月江蘇巡撫都御史湯公以書幣肅使造石廊鄭先生之廬而致詞曰聞先生才且賢能匡人不逮惟是盂水豆羹懼不足以奉先生先生勿辭石廊即許其請方戒塗湯公晋宗伯以去不果往其四月三水令樊先生復以書幣介其弟子田蘭芳徐拓垣致詞于鄭先生如湯公而加謙曰久知先生才且賢能匡人不逮相望矯輕警惰使出于正敢屈先生石廊聞命即束裝其友田蘭芳劉榛送之埕澤門外望塵不及而後反郡之人

有竊竊然憐之者曰傷哉貧也先生家既窶無所爲終歲貧乃以垂老之年跋涉數千里冀升斗之粟良足悲矣復有詡詡然羨之者曰壯哉斯遊先生生來性脫灑雅好山水而愛吟咏今以垂老之年得周覽數千里外而窮其巖壑之美暢夙抱吐清音其諸異乎齷齪拘攣者鹿鹿門戶老也余不禁所然而笑曰二者之論又何異魯人測孔子之去魯哉前此別駕葉君不嘗屈先生于粵西乎其幣之腆視今不啻倍之且由永及郴其間山水之曠奧則子厚所紀不勝紀流連憑弔而忘其去鄉

之久者也誠如人言先生將朝得問而夕治行矣先生遲回審顧而終不果往則先生之志蓋可知也今一聞二公之聘毅然出門就道夫豈無所見哉先生賦性豪卓常俯視儒生爲猥屑余與劉子日沃以鄙論已漸悔其少年之所爲特苦于問津無從耳以湯公治已嚴可以攝其肆志奬先生存心實而闇然日强於躬行足以矯其浮情皆吾人作聖資無惑乎鼓宮宮應鼓商商應而受命若響也是行也誠損其夙負益以新聞推余往昔之鄙論而與先生斟酌焉曲江瓊山之事功新會東莞之學術當必有以恢弘而辨正之豈直青紅碧綠細載錦囊更何有乎明珠翠羽也耶劉子曰是可以送石廓遂書而追遺之

一筆揮灑了不見追琢之迹此謂老境

周引青詩序

梓人與人能辨乎輪轂之圜滯而不能調和鸞之節冶人鳧人能知乎鐘鏞之啞弇而不能效考擊之能賢人君子能道乎聖人之所至而不能身至乎聖人蓋不能見之於事者未嘗不能通乎其意者也故余雖不能詩而頗謂能知人之詩蓋合於六義之旨者吾進焉其不合者雖貌華節縟足悅人世之耳目余終擯之於詩人之外而有所不欲取引青周先生雪苑名宿也余聞其名蓋三十年矣最先見其字畫冶艷香閒以爲庶幾褚河南趙松雪嗣後遇於郡之逼遠屏氣却立不敢以名通而與之爲禮久之引青館於劉氏之洗綠軒偶因訪主人至其地主人適不在引青肅衣冠出揖讓之間藹如也余大喜過望自是時從上下間讀其與人倡和之什溫麗葱倩未暇窮其所至也丙寅夏五月則函其詩謂余曰紹學無師授不知古人之詩所謂家分而派別者但於意之所動目之所觸不能自已率見之於歌咏其於古六義之遺毫髮有當與否不能辨也倘不至適越而北其轅焉願竭吾力以學之庶可以終幾其萬一也余聞其

逸德軒文集 上卷 序

言不禁慨然曰君其大異乎今之人哉今之爲詩者稍能涉詞句之末輒已抗顏古人孰肯自謂無知屈數十年老於其道而震乎其時之所得反欲從識才末學考其得失而審其從違必斬學六義而至焉者乎然則引青之詩無論其溫厖慈倩意多有所寄託蓋已近乎六義之旨審如引青之言必有事乎學焉既已望六義而端其趨矣更益之以虛懷驁力而不見其止焉則其所就將日新月盛而不可名其所至也雖然勸轉之輪含胡之音純粹無私之妙余固不能爲也猶能按其跡而知之

是謝疊山所謂小心文手法最工

今是園文存序

襄水爲秀才時孤岸如萬仞青壁不但俯一切而卑視之卽道以古人意亦未嘗以屑也已亥成進士初筮彭澤邑處江介雖以元亮得名而實瘠貧凡政之便于民有害於己必力爲之不肯刺上官意所不可而有所回止中間治蕩校移淫祠二事人尤撟舌制府麻公亦以存心光明行事正大稱之然譽不勝毁卒以謫去官雖左不畏彊禦之聲遍海內矣　燕都諸公推轂者衆故仆而復起畀從楚軍是時逆燄方張飛礮雷轟戈船星孛鄂岳之間遍戎馬焉襄水以一書生往來其間熟察軍形曲折進策蔡公公奇之待以客禮自是襄水遂爲督府入幕賓矣久之補令當陽襄水視邑里凋敝軍興旁午已惻然傷之適順承親王徵炭當陽一符遂至數十萬以兩章京督其事襄水知炭戶力不能辦却之章京動以危言弗顧置其符而去弗動且爲戕以請章京既以令強項藐王命慰王而縣戕適至王大怒立召之見人爭爲襄水危襄水自若至則列滿漢大吏于幄同坐是獄露刃夾階引襄水從刃下出兩章京磨牙睨于旁王亦蓄

怒以待襄水左右顧微哂緩步登階稍出一二語王色漸解卒相反覆屈王議而後已當時同聽諸大吏皆無人色談者擬諸殷虞侯之見郭尚書謂剛厲猶不及也襄水出知事不可爲即以病免歸則闢地一區築臺鑿池種椰菰竹爲橋池上以通往來作堂以燕賓客池有魚籞有鶴架有書甕有酒不問戶外之事不接異尚之客時披一卷則盡一壺若未嘗有志經營當世者獨酒後耳熱其英氣猶突突從頂際出襄水〔尺寸不肯〕生平不多作詩文偶發于情及迫于事之不得已乃有之然亦自吐胷臆

以斤斤然奉古人尺繩爲非夫詩于古人中獨愛陶淵明故聲情亦略與近文則不聞有所好竟亦不得名其與誰爲近也乙丑仲冬裒其兩邑政事所關及述志闢邪辨惑之言示余雖多不當世目然當存焉何也蓋存此則襄水見矣襄水曰何以名是曰君之詩可存既名爲詩存君之文當存其名之也又奚疑因序而刻之而目以今是園文存

嗇强項色態紙上欲動

王寒荷詩序

今天下人爲詩矣白村孫子昔嘗太息謂余曰天下蓋無詩哉爲詩者皆不求知乎詩之意而爲詩者也不知而爲惡在其能詩哉夫專於詩乎求知而不知也不及專於詩以求知而愈不知也不及者姑勿論其家曹劉而人李杜固篇工句美矣按之貌瘠以因研之氣索而盡求得乎意之所存耳目所及數人而已此數人者或頹然不修邊幅而自成輪廓或傲然不屑古人而略無收拾或朴語如道家常或絮煩似喻老婢然引之而緒以長也

熟之而光油然以生也雖偏而不備見其一而不克舉其全焉風雅門庭端在是已其論詩之嚴如此而每以王寒荷爲稱首寒荷者寧陵人隱於南村以詩著稱于時憶丁酉余客共城一日偕白村偶行泉上見數士人飲於肆酒半頓几池底裸而歌呼聲徹巖壑中有二客肅衣冠屏氣立岸側怪而問焉則左轄楊猶龍先生鄉人殷伯巖中晁盟及外黃馬愿士也畏其狂而避之岸上者一爲吾州袁信庵一則寒荷于賞其靜穆遂介信庵與定傾蓋交嗣後雖僅三四見常若有一寒荷談咏於

几席間亦若寒荷几席談咏間意常有余也獨白村以省其婦翁時時至南村與寒荷論詩歸則一一爲余道余亦數期相與跨驢訪之然終白村之身竟以事會不偶卒未及往讀寒荷之詩今春偶過其廬寒荷坐余於大雲草堂飲以清泉盡出其所爲詩使讀讀竟異其與今之詩人不類顧其几上則雜置諸古今文字不盡爲詩問其幾時不入城曰七年也嗚呼此寒荷所以知爲詩之意也夫蓋不專求之詩則學爲有本靜極則心源澄澈而物來獻象無惑乎其淵泉慮而爲言也惜白村歿

不得握手共論以暢厥宗而更求其變耳寒荷方

妙有進步

讀讀書錄而旨其味則所以治其爲詩之本者愈上向後汩汩然其來者必大雅之音也余將手寫其名篇與白村所稱之數人未殁者共賞之

藹閒疎淡絕去拘束

答李子金書

去歲十月接徐茅伯手書云足下頃至北鄉初聞之喜甚以爲咫尺故人可以罄竭懷抱疑茅伯有探梅之約借此相促未敢信以爲必然也復念曰茅伯信人也必不以此相誑子金決來無疑義不可以無往繼而曰子金果來不遠百里既至於北圍矣敝廬於子金歸道紆回不過里計萬無不相過存之理卽不往不失見子金也又轉計曰子金卽來或未必北圍諸子與之俱來是得一子金而失數子金也既不足以盡賓主之歡且失所以餞

渴大賢之義余之往固便於子金之來也遂決計必往方欲戒行而入門伊始貧家多須料理且知嘯史久卜見過謂二子聯翩而至夙懷亦可少慰遂不果往濡滯遲回心口不決者近三日雖意有所疑亦貧士艱於動作無可如何之常態於是謀婦子告隣人儲酒牢鷄晨夕西望數日後音問寂然而足下去矣遂悔恨自責曰以願見如子金契濶如子金三十里闕不獲一聚未嘗不咎僕之慢而亦竊疑足下之見疎也及見嘯史道足下僕馬之資事事因人去留屈伸未能自便方知故人無

他足下之不來亦猶僕之不往也然誦白駒之章猶悽然淚下者久之葢生平知故漸就零落如心若方穆足下兄弟僕夙昔所師友而畏服者皆遠在百里之外而故鄉親舊率數月不得一見新交之能者亦非有事書疏未嘗相聞也顧乃守三五童子旅進旅退以云青才而人無雨化之效以云傳道而已無不困之蘊則其所爲葢可知矣僕交游不廣徃徃酬酢之間輒覺齟齬惟日日循環故人之情態以自娛此所以向者雖不敢怨足下之不來而猶未免咎僕之不往也窮鄉無書可讀心

力亦不能讀間以靜坐之頃良心忽動追惟從前言行之失煩懣不能自慊輒欲稍稍奮厲以補夙過非敢云作聖賢也然亦靜吉動凶日月一至此其意何哉良以昏蔽方甚而輔仁無資故也正欲求葢同志而手教有異塗俗儒之言展讀數四不得其說是以僕爲不足教而故調之耶抑子金於聖賢大道之外別得所謂妙理者而事之耶或爲客作書漫然而云未之思耶不然則死生念重而聖狂慮輕耶誠如是也與足下求神仙以作賢聖之言不相剌謬耶足下淡於名利脫然無累苟致

其力至道無難而乃云云者是自棄也老莊之流吾儒所號爲異端者也嘗考其人雖違禮法然其心則超然有以自適特不足致於用耳今足下云心如縈絲是心未能自適也足下云窮苦相照是尙以貧爲苦也苟不以禮自制不止遠於聖賢之道卽求子金昔日無憂無慮之故吾不可得也假使萬一求仙不成不過數十寒暑此身便不復有而可悠悠忽忽道不急之言行不急之事以喪失其所自適而反有以愧於異端之從容也哉僕嘗當無事諸念不興便覺翛然自適貧苦疾病不知

頓歸何許因悟除患苦而求自適莫如學道之爲切也夫貧苦之累既無術以可免而拂逆之遇又求適之甚難惟一意求道則貧可忘適可幾苟力行不息則貧而樂無入而不自得矣足下以爲何如凡此之類足下既非不知僕豈遂果能行所以嘵嘵如是者誠以當今聰明才力可幾於道者足下三數人外不易多覯望之切故不覺言之多也足下聰明才力過人十倍自能信此無疑得無以聰明才力十倍過人之故遂以僕言爲可輕而一切棄之不恤乎如不謂然必有所以報僕矣

委折纏綿如入幽壑邃谷

答劉篤甫書

接來教謙由中發悔自內生示僕以信開僕以言展讀數日祇增惶愧僕眞有負於足下之知矣雖然僕蓋非無說以處此大抵君臣朋友之際誰不願相揭以肝膈相期以道義相成而無負相樂而無厭哉無不願之宜乎無不踐之矣然而願之者至衆而踐之者卒鮮豈世盡容悅回邪昧事君交友之誼以偷合苟容耶抑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而勢不得不出於依違耶如世皆容悅回邪偷合苟容之人爲之君若友者猶當瞿然內省以求所以自善之方矧其所以依違者乃有所大不得已於中而勢不得不出於此乎有所大不得已於中而勢不得不出於此其心亦必有騷然不寧者而又有以責之其將何以自安也於斯時也勢彌迫情彌苦遂若無地以自容者及反已自訟一日九廻乃覺出此之末爲不義此其故寧易爲一二淺中人道耶今夫事一君而君即爲堯舜交一友而友即爲周孔即不然進爲堯爲舜之言於吾君而君錫吾以路衮進爲周爲孔之言於吾友而友結吾以紵縞甚或君不爲堯舜我糾之而君不我拂

友不爲周孔我正之而友不我怨如是而君爲堯舜矣如是而友爲周孔矣吾心安焉天下誦焉後世述焉而君與友卒不至拂焉怨焉則是有堯舜而我爲之臣享致君堯舜之利而不見其害有周孔而我爲之友受輔友周孔之名而終無其累即容悅回邪之流偷合苟容之輩亦且不以進忠補過爲難而以陳善閉邪爲樂矣若夫慕堯舜周孔之名而覩一中以爲迂期堯舜周孔之言而覺吁咈之爲忤是欲口談堯舜而無意於欽明允塞也是欲口談周孔而無意於待旦忘食也是欲人姑

假我以堯舜周孔之名而勿謫我以非堯舜周孔之實也口談而强以踐履必厭假託而指其瑕疵必飾雖有忠肝義膓之人欲不褒此時之足而足不能以不褒嚴氣正性之士欲不卷此時之舌而舌不能以不卷也夫以期君堯舜願友周孔之心挾堯舜其君周孔其友之言褒足卷舌而不敢進固不得以忠肝義膓嚴氣正性相許也而爲其君與友者亦可以深思而諒其過矣不然阿諛脂韋之子猶思鼓舞奮興於明君賢友之前而願畢其一說況多言如僕久爲足下之所知乃於其心之

目前事只如此出筆老而有餘味

所不可者寧顧左右而終不爲之一言乎足下固知僕者諒不以爲誕焉伸紙欲答惶愧交并

規諷婉摯在含吐即離之間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嘵人不當如是耶 徐邇黄先生

一意反覆圓健無比

與鄭介夫書

介夫足下相違三月未奉德音循分守常想無異也頃者聞之道路足下有大梁之行試詢其故云謁督學張公僕始聞而信繼而疑終則大以爲不可也今秋之役同志悉擯獨足下爲督學公所獎拔待以異數勉以温言兩河多士耳而目之者不啻人諭戶激氣類感人可稱神交夫見知於儔人之中而報禮於休暇之日此亦人情之常足下之此行也宜哉然足下之爲人性疎而好酒往往不拘細行且倹於用倦於勞跡而好酒則不利曳裾

不拘細行則不脩苛禮倹必惜僕馬之費倦必憚奔走之煩督學公取士爲國寧有意私一介夫足下豈爲此僕僕者耶或曰督學公嘗以高等許介夫其符至今未下也介夫之行聊欲以徵之耳審如斯言則所失爲不小矣敢罄所懷而畢陳之士風之衰也於今日可謂極矣聲援蠹浮薄之志貧賤銷庸俗之骨內無守已之學外無經國之謀惟視上之人爲利藪名區不憚屈已以相附託上之人亦審知若輩之無用也故一切拒而不齒乃上之拒之者愈厲下之求之者愈切於是上益輕士士亦自輕馴至操用人之柄者疾士如寇讐而賤士如糞土即間有裕匡時之才抱自好之志如足下者亦相與溷迹於流俗之中而莫能自異此無他士之名久厭於人心以爲若此者固無與於得失之數者也今督學公不忍絶望天下之士矯衆所爲嘗試焉以冀其效一旦拔足下於衆人之中而待以非常之禮亦可謂空谷足音矣使足下飭已自厲可望難即彼見天下之士尚有不以利而以義不屈道以殉身則將益堅其重以待士之心而不敢輕量天下之士今乃受知伊始遽行自媒

是上有愛士之誠而士鮮可貴之實不特素之疾之賤之者益堅其所守而不可變即雅志作人者且不免疑士果爲無用而絶望於斯世矣斯文廢興間不容髮然則足下此行寧止係介夫一身之汚隆而已且以爲名耶符下與否名已彰焉何待足下之求以爲利耶策名禮部者且十年不字而足下顧戀戀一諸生高等欲階梯不可知之明經以爲利乎進退無據愚夫不爲豈敢以此疑足下然言者頗有迹矣使足下果行則感知請益之心未諒於當途而瓜田李下之疑且遍於行路將併

子之詩能無三復也禮曰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僕愬人也義不足以及此然使足下鍵關脫轄衡分守常以息悠悠之口焉僕願爲禮文受過也此等議論人鮮不以爲迂濶者嗚呼此章縫之所以賤於世也

與侯六兄書

客。盡。烏。藏。想。當。無。事。不揣固陋妄欲有陳及閱蘓代沮孟嘗君入秦事輙復自止昔秦王以相位致孟嘗孟嘗欲往諫者衆矣而孟嘗不聽最後蘓代請見孟嘗曰若言人事吾已知之意者其以鬼說乎代即應曰臣之來固不敢以人事進也即陳土偶木梗之語而孟嘗君爲之罷行僕意鈍口訥不能應辨若響則其辭已不足傾長者之聽矣且聞之以言感人者淺以身格人者深昔魏鄭公見唐文皇文皇方臂佳鷂見公來匿不敢出及公退而鷂死懷中文皇之匿其鷂也豈待公之言哉今者無格心之義之應辨之才猥以鄙人持其膚說欲奪足下數十年之癖嗜何異洛陽晩進欲以立談數語使孝文一旦盡改其制度而悉去其舊臣也噫其惑矣雖然竊窺足下意豁而鑒洞寛然似若有容鑒洞則能別白黑有容則必採芻蕘但以生乎左右進謏者衆使足下不聞其過蹉跎至此倘藥石蚤進則沉痾之去體當不知其匪朝而伊夕也故不惜冒知止之戒而一言之夫禽荒之戒發自大禹迨其後懿公以好鶴亡國重貴以調鷹幾

身魏丕以良馬易孔雀翡翠而見侮敵人是則從禽之爲害也非一世矣然鶴之爲物淸遠閒曠見咏詩易鷹之爲鳥奮迅搏擊足習戎備而孔雀翡翠之屬文彩羽毛可以娛耳目而悅情志當其玩而樂之也必且臨高軒策駿足下韝有人禁籞有地而已動詩人之譏灰壯士之志爲鄰國所笑今足下所好者特徑寸之鶉耳無淸曠之致少搏擊之能乏文繡之質而乃身親其事體任其勞樊籠充禮賓之庭囊橐遍僮僕之手涸食同位人禽雜處每當秋冬之交則理網罟馴囮媒卜叢薄招鳥

師其未得也寢處荒野蒙犯霜露體瘁而心勞其既得也時其飮食量其肥瘠神攫而事廢欲野性之馴也則長吼若轟雷欲戰骨之健也則堅持如執玉捕蝗以飼舊雛則命一人焉投而東烹水以浴新魁更命一人焉奔而西角技者絡繹而來獻雋者旁午而至藏修之室幾同闤市而足下爲之顚養違度寢食愆期手不暇持杯杓目不暇接詩書精神無以對賓客僮僕不暇供役使詩人當此不知如何感憤以流連而識者過之亦必啞然而竊笑也足下爲名卿孫子氣類遍天下且舊踐戎

行義聲頗著海內之人意中已久有一叔仕矣而又學導養解名理能飮酒善鼓琴彈碁蹴鞠詩文書法無不畧盡其妙凡人有足下之一長已足動聞風者之傾慕矧如足下誰不願望淸光陪末座哉徒以溺志從禽諸爲俱廢且爲此事者率少勝流足下既樂而好之矣勢不得不從事於闒闟之閒而上下於屠沽之列彼因得以呼朋引類接踵交爲於是傭奴爲前席之賓而廝養皆執袂之友不特違足下疾俗本懷使子弟出入其閒亦與左周右召朝嬰夕側者異矣術慕義者於此時履足

下之庭當亦病所闕之失實也且足下身離大創正宜防宵小之窺測冢就閒之尤須煩早夜之圖維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於張弛文武然且不敢而況弛其所當張而張其所當弛乎凡足下忘在巳之貴違疾俗之懷廢獨擅之長犯古人之戒廢人廢事勞心勞力以爲之而不悔者豈敢自謂盛德特以性之所癖未能遽變謂知與故可勿用瑣瑣相責耳使不幸而所癖有大於此亦欲成遂非之志使知且故者之默默乎足下必曰爲其事者豈但一人夫狙儈

賤隸討無復之始甘心棄身於不肖之域名流鉅
公未嘗道也足下必曰名流鉅公安敢望也足下
試審生平自命者何等而忍以目前小適遂卽安
於佃儈賤隸之閒哉如欲卽人生行樂之謠慕勸
酒長星之舉曰吾知適吾適又安問身後之名與
君子之責哉此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者之言並
不許足下之出諸口也僕常日聞足下憚於細務
而善忘兼以濡緩不及事凡人之日接乎其前者
雖數見而問終莫識其姓字每當出門有事卽甚
急亦必遲留移晷或竟爲之輟駕也始以人心不

同亦將謂爲信然今見足下焦心勞思敝敝於一
鶉之閒而不自苦是非眞憚勞也混數十百囊於
一室而於其中別羽毛之白黑辨聲音之高下無
有爽者是非眞善忘也一聞從禽者之徵召奔赴
恐後卽風雨晦冥不暇止不啻奉尙書之期會是
非眞濡緩不及事也方悟有所重必有所遺足下
於此可謂專心致志矣苟一旦翻然自悔移此心
於道德文章何難登鄒魯之堂而奪揚馬之席卽
此段全學劉子威
不然而取大禹老氏以爲法用衞晋曹文以爲戒
精筆札之能博琴酒之趣遠體膚之勞絕心神之
擾無比匪之傷致親仁之譽人得其役家得其理
前有所振後有所貽以視從禽之樂安危賢愚詎
止雲泥焚網罟縱鷹犬豪傑之高蹤足下寧有意
耶或曰子之言然矣如無益而得罪何夫言不言
在人聽不聽在我足下卽果於自棄亦有不聽而
已何至用以相罪乎且足下意豁而鑒洞寬然似
若有容又安知其終不見聽也使遂如說者所云
足下眞以相罪亦不過禮意之薄杯酒之疏卽畏
而有所前却假爲諫官而立天子之庭陛放逐刑
戮時致其逆鱗之慘而王德所係將遂緘默取容

以違厥本心乎且於介夫篤甫既有言矣以爲非
耶傷於待二子之薄以爲是耶無以明待足下之
厚誼醜情勦故不憚言之重辭之複而必欲竟其
說於左右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足下所與從禽
者雖不足以及此然僕羈旅也千人所指心誠有
所畏之願毀之勿宣

佳處直逼漢人

上樊學師書

頃聞次微述吾師駝岡之游一時方舟而至者皆此邦之彥也其中分曹選勝或藉草而吟或選石而坐或聽絲水之潺湲或眺白雲之舒卷或相向而促膝或相背而爭幽而吾師督役夫散肴核隨其位置各擇儔侶不限醉醒不計喧寂恣坐卧任去來以至盡興極歡乃相與揚舲中流擊空明溯流光泊乎襄臺之下攀蘿而登蓋有客不能從焉迫於陟絕頂望寥廓洗盞更進斯時也簫聲入雲天風吹袂眞不知此身尙在塵寰中也昔子瞻與

賓從夜游黃樓嘆曰李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矣蘭每諷詠斯言輒忽忽竟日恨不得身爲陪隸以與斯盛不謂親當吾世且在師弟友朋間而覿面失之然則留滯閩南者不可謂非命也襄臺之陽先廷尉舊第在焉蘭爲兒時曾至其地見坡陀盡處有祠屹然中塑二程子像伯也高遠淸明叔也嚴毅端慤時雖無知未嘗不盤桓永日至於夕陽明滅於亂流之中猶惓惓然不忍歸也未幾世亂一燬於兵再沒於水所謂程祠與吾家里第俱蕩爲寒烟鞠爲茂草每一過之輒潸焉出涕幸而伯

其郡丞以興起廢墜爲已任遂大捐橐金爲祠爲亭方欲次第營建乃解組未久遽爾物化嗚呼勝事難再不信然哉易曰無往不復山川名勝待人而顯蘭亭傳以右軍鴈宕發自康樂苟非其人弗以幾也今吾師振鐸茲土人沐雅化以其暇日流連憑弔訪先賢之遺跡偕童冠而觴咏不啻鄴下之讌西園之集蓋有顧陸所不能圖韓柳所不及記者亦可謂前無古人矣倘念前徽之莫續憫勝蹟之久湮稍損盤盂之餘瀝共成千秋之大業亭者閣之敞者軒焉堂踞山紀亭開水面一事一物

悉還舊觀於是仰混茫俯澄碧先生擁皐比而談經弟子分絳帳而立雪家薰伊洛之風人勵尹謝之學旨絃歌之雅而屏簫鼓腴仁義之味而厭鮨谿契周子之無欲尋孔顏之眞樂以視今茲之遊不爲尤快乎異日過斯地者瞻廟貌之崇閎拜遺像之肅淸訪故老檢藏書如登闕里之堂而觀其車服禮器焉寧第如右軍康樂輩區區文采風流照耀山川而已哉書曰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事經三聖而始成者蓋難之亦幸之也吾師易流連憑弔之心而修斯

士之廢墜繼伯其之雅懷尊先聖啟後學闢山川留勝蹟後之享祀程祠者且將俎豆吾師於鄺廡之間與春風霽月共其無敝蘭方歌咏其事以被管絃亦不以不與斯游為憾矣西望翹首有心如蓬

竟是一篇駝峯賦有千鎚百鍊之力然却是質山本色文字

答湯侍講書

屢奉手教詞旨溫粹字畫端愨非德盛仁熟因事呈露誠未易幾佩切佩切最後得四月六日書云蒙恩簡侍　講幄讀未及竟已忭舞不能止蓋以君德者出治之原而講貫者進德之要官旣得人便是太平有象野人得以擊壤歌謠盡草木餘年誠厚幸也然區區之意實不盡此續讀學術空疏衰病侵尋勢必上負　君恩為同學羞愛我如足下何以俾免隕越云云退然不自足之意溢于言表令人欽挹夫自古當此職而無愧者伊傅周召而已下此則伊川之于元祐考亭之于紹熙猶為庶幾近之士人讀書求志得見用于世者鮮矣即見用焉而所際之時未必休明所遇之主未必好學或其身不在納誨之列則亦無可如何耳幸而一旦數者咸備而其人又負海內之望挾啟沃之資其所以陳堯舜之道塞貨色之源開親賢遠姦之路立誠良不可以不先而為說良不可以不詳苟於此而有所瞻顧遲回焉則是視進誠正者眞屬厭聞諫折檻者眞為迂濶敷文衍義者遂謂竭忠早入宴歸者便可塞責處乾二之時之地而

守坤四之志之節不知千載難逢之會何以克副生平所講之學何以無忝從此以往之幽獨何以得慊從此以往之談口何以更開然則一日居乎其位程朱以下之規模知君子不敢以之措諸懷也閤下昔日史也既能直其筆舌以確然是非乎前人今日講也尤宜愼所輔導以超然于萬世之是非萬目睽睽其傾耳于訏謨之聞不軗一巳之含餔鼓腹爲倍切哉 在閤下格心訓志之妙自應久運幾先而草野之誠或亦在所當察也 炎暑鑠人伏冀爲道自愛必不至爲所侵勝乃見完養之效耳

古道照顔

答陳其年書

客冬奉教備悉諸狀因憶壬子仲春聯轡袁樓道上先生屈指當今之拙于治生者曰叔岱梁紫及僕三耳爾時雖領之心不謂其遽然也及今見叔岱猶擁田四千畝家無甔石之儲客至庖人告匱叔岱顔色從容視童子不語移刻徐遣入市貰餅而啖之先生以子虛受 天子知出入禁掖且所交多名卿大駔猶提囊粟饑欲死無異旅食京華者區區固不敢比肩兩先生嘗見鄉里小兒挾兎園冊教村中童子私其所得銖銖而積之買田廬遺子孫最下亦不失終歲溫飽也顧乃鹽虀長絕即父子更代而出亦了無衣可易始信向者拙于治生蓋伐毛洗髓之論也 雖然叔岱好客無賢愚座上常滿而鬪鷄走馬之費不與焉日糜金錢兩與緡計者不止一二數而先生歌舞服食之所耗誠亦匪細也以此而捉襟肘見猶爲理所宜有若僕泊然一無敢營顧復棘窘萬狀其拙不又出兩先生下乎 不寧惟是叔岱彈琴妙天下淵涵渟泓不啻蕭開府椰呉與闘柔艷藂叢爲詞家五丁神化于融雅之塗則推先生爲獨步焉起視當代蓋

未見與兩先生爭巧者僕則碌碌窾弱徒爲斷𧰼
牢豕猶怪當日論拙時先生少爲我更屈一指也
項賴叔岱時時坐我非隗下爲鼓宮聲一再行渢
渢乎覺隕蘀之去懷倘茅屋木几間更置陳先生
詞刻一編玩而忘憂當不復知治生爲何等事矣
或曰子貧兩先生之巧以忘貧而樂饑是天下之
不拙于治生莫子若矣或曰未也天下固有不撫
絃而氣和不按譜而情暢者倘予而拙于是焉則
眞人生之大戚矣吐之而不竟叩之而不言誠不
知兩先生于此果何如耶如知之先生必以教我

洗鍊最工

與學博樊先生書

蘭七八歲從師于家塾學出比對句之法雖時以
世所傳必讀之書相課然不過欲以爲八股之資
非眞望其爲詩古文辭也猶幸家有藏書間啓鑰
取觀背人而竊讀之間履聲則櫝而匿恐塾師之
見而督過焉爾日雖不解書中爲何語然心竊好
之十四城陷于賊流離之中其業幾廢後二年省
婦翁于建業日日坐一小樓閉不可當乃走坊間
購數種小書如皇明通紀者日夕讀焉其中半解
半不解其不解者亦無從而問之如是者又二年

旣而歸家避高許之亂於田間遇表兄倘漢平爲
言世有史記之書心常念之一日於所親處得狐
白半部讀伍子胥傳而喜不忍釋手後有鬻全書
者遂解衣易之又得秦漢文鈔數卷每從月下讀
月落始歸寢鷄初鳴不及盥漱復讀如初其不忍
釋手倍于曩讀子胥傳時然亦終不自知其不可
釋在何處後寄寓柘城得從魏方穆張心若李子
金後三人時時談說古文及詩余逌然而喜三人
者亦未嘗言詩古文所以爲之之方何若也後復
于里中得孫嘯史談詩古文益快自是間以已意

有作然不敢以示人後又于余雪厓先生處得宋
潛溪集愛其塗逕外明每相倣效爲人作小小文
字時既無真知灼見窮流溯源之人又利其可以
徒手而時得在在不以爲不可蔺亦少讀諸書以
佐之篇什遂多以至于今貿貿然而行終不知途
轍果安在也生平所學所聞不過如此實未有指
授之淵源與綜貫研幾之功夫實能了然于心與
了然于手者而里中湯潛庵中丞雪苑徐邇黃先
師謬加奬借吾師繼來復見吹噓蓋以當時爲此
者既無多人而依倣摹擬之餘得不至首尾衡決

聊欲進而教之以觀其後耳衆遂以爲先生長者
既道其能爲詩古文如此其詩古文必佳無疑於
是異口同聲盲稱混贊其一二留心學問者又在
縞帶之列雖明知其然亦不忍一言道破而遠方
作者以有德之言必無譽人失實之理遂以信諸
公者信蔺其空疎謭劣則又未嘗親見而備知於
是梁宋之間薄獵虛聲然蔺私心自維既無有貫
穿百氏之學復未承八字打開之教於詩文不傳
之妙崇如霧裏觀花前籍之存于胷中者則又掛
一漏萬且舌强筆拙即其所稍窺影響而略得彷

彿者亦格格于喉間而不能快吐間或發爲論說
綴爲文辭不過東扯西鈔務爲悅人之技漫道只
爲鄉里不識字人隨聲推許即充類而至於遍滿
海内皆不以爲非是而反之幽隱獨知之地必不
敢久假而不歸居之遂以不疑也以此衷素告之
于衆絕不相知者反謂挾所有以相形而一二舊
相信之人亦謂過于謙之近僞於是人意既不垂
原已心無由自見惟有抱此烱烱不昧之方寸以
負慚于夙夜而已然而不即焚稿投筆不復爲者
蓋亦有故固曩來名心未死實亦以所遇所感間

以寄之筆墨其行文雖不逮古人而其事實有不
可滅沒者故仍妄欲有所表見其跡而實存之是
以日復一日遂悠悠不決以至于今而卒之未能
勇改也若謂於古之作者有萬一之似即起昔人
于九原執袂出言指天爲誓而必以相許焉蔺亦
不之敢承何也吾斯之未能信也論語不云乎有
德者必有言德者得也非必仁義積中而宣諸口
者之謂也凡有得于已者即一偏之詣一技之微
如老莊之無爲儀秦之捭闔孫之兵商之法甘之
星倫之律以至良御養射秋奕羽茶其爲言也無

不鑿鑿焉足以達已之意而傾人之聽無他焉有得故也蘭惟無之是以不敢自信耳如是而尙冐博通之名而任著作之事眞孟子所斥爲義襲而取矣向後卽不能斷手洗心亦願收起門面屏除著撿見一分說一分遇此事寫此事不問出之某人不問合于某格雖不敢望古人肩背庶幾少免自欺之罪悔惟與時加指示援其迷復較之令譽之施惠當十倍也

有一字欺人否質山身分自見　樊奕文先生

自嘲自訟文境在西京以上

再與樊先生書

蘭生於詩書之族出入賢豪長者之間雖魯鈍浮淺少領悟篤切之效而屬垣測蠡亦有得其萬一者敢不向吾師一傾吐焉以求就正哉今之論詩文者尊秦漢而倡八家祖漢魏而宗三唐左盤右旋圓規方矩矻矻然窮年而不暇自止者大抵皮膚之見多神髓之知少終于天籟之不聞而談神韻神韻之難遇而講格力以遞而降椎心于一句之合耗神于一字之似斯已末矣乃或轉倣互擬用力於浮情俗艷而曰詩文在是其於源流向背

失之不知其幾千里矣休文所謂此秘未覩誠哉其誰能覩之蓋緣務飾而埋眞徇人以忘已而所飾所徇者又皆浮情俗艷如綴梗爲綵陳腐升俎其能汪人之覩而邀人之躋也難矣此何異效他人之烹芼而舍已口之厭飫準他人之裁縫而忘已身之肥瘠且詡詡然驕人曰吾味之法而服之衷也然則分朝代別品類軼今續古引派跳流皆捫墟之見域內之覩于古人裏許些些槩乎其未之覩耳文者貫道之器而詩者道性之資率性而不離乎道焉此其本也而行文則務實而貴遠直

指事理使可見之推行之謂實比物連類令人思而自得之謂遠實自高遠斯大因時以摛詞不借法于異代本才以宣意不乞靈于他人天機旁流何有窘步自責無咎豈事雕顏春蘭與秋菊並秀鵾鵬與鷦鷯各適雖夷惠之清和不同其爲行造其極則一也惜乎古今明哲自號者立巒觸于蝸角之上徒見其伏尸流血而已然則棄繩毀墨渾同是非人自爲法而斯謂至善乎非也墳典不可以不博也源流不可以不講也反之乎吾心義理之天徧涉乎天下名物之趣涵養以厚其氣鍛鍊以高其格追琢以出其詞是爲得之若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鏗然流金石之韻粲然發器物之形此機非在我之候而又可得而聞也耶然從入則有途焉曰老詩文至于能老自然百邪退聽萬籟俱來繁不覺其續鳧短不驚爲斷鶴素不借粉紅不煩朱用成句也無餖飣之患開生面也忘杜撰之失天籟之發雖有俟于自至格法字句之開凡可以人力幾者已了然無復遺憾矣間取古人之成家者一一考之未有舍此而能卓然信今而傳後者代分派別盖言從入之路與成功之所底而

致此有本則千聖所同然萬古所莫踰不以是爲鵠焉則亦無由至之矣今人所舉者驪黃牝牡也非馬也巷歌里謠寓天地元音訟牘計簿發聖賢精理惟在人之自識而精取之爾常謂當陽有詩懷臼村有詩悟皆心知其意而不參世解者也茫茫斯世信此者誰非吾師確然自貴一毫不爲流俗所浸染亦不敢犯爲下之分而呶呶至此望吾師有以終教之也東屯詩承誨謹易爲金人缶不緘巢爻無庸洗所望振鐸音豁然清吾耳附錄以求正焉

論文有本末

與山蔚書

頃聞述賞鑒家論米南宮書妙絕而不入宗不入宗却妙絕此語甚微眞不空賞鑑之名矣想南宮作書時便有一妙絕而不入宗之趣蟠結胸中一如恨二王無臣法者使後人以其妙絕而牽率入宗反非作者意也不但書畫爲然在詩文亦有之寸寸而以成律相格則我之死也十九矣若夫剖斗折衡以求合道則猖狂恣肆之罪雖千鍰不足蹟也足下以爲何如

萬古顛撲不破之論而筆亦簡暢

與劉山蔚論詩書

佳詩十刪四五誠苛矣然欲字可管絃準以宣尼家法不爲已寬耶學貴自得自得則行所無事無論濃淡淺深雅俗婉直各有其至要以誠實爲本而鎔冶精到乃可貴耳大篇佳者無容置論凡在所刪大端病在治外而遺內無其意而强言使人望之有支撐之色雖全體完善而讀之但覺味短試觀古人即極參差率意處無不超然自得此處正須學也誠將古人文字章參而句伍之優柔厭飫窺見用意之妙遇題目來就我時振筆直書則

其所言如當春草樹萬紫千紅生意滿眼必不同於翦綵妝綴之所爲矣諸詞典刻灑脫居然入室如宣聖之契文命延陵之觀簫箾無處得置一喙也咆哮無禮不勝悚側倘寬非所宜言之誅更有深于此者容當披露焉

敬佩精言更求深旨

與山蔚論禮記切錄書

頃讀禮記切錄自是好言語然欲以刑家刑家尙不在言況書乎欲以訓俗恐非君所及也若以爲著書立說計則誤矣古之著書立說者皆有迫不得已之情然後起而抒一已所眞見赤心片片隨筆流出故能感當時而垂後世不必遠求古人旁徵時輩卽如足下韻統一書所知旣眞爲人復切筆之於簡便是天下後世一種不可少文字自足俟百世而無疑借曰世無桓譚子雲之所以爲子雲自在也若但取正大題目聊加類萃便欲當古作者不獨此心難以自信且與抄撮時文取誑世目者何異而切切笑之不猶同浴而譏人裸體哉足下正大老成坦易簡靜不雜一毫他嗜載道器也而未能一蹴入聖賢閫奧者病正坐此卽佳詩之不闖風人籓籬溯厥所由亦不可謂無以致之也寥寥宇宙無可開口所望一玉標近復放意麴蘖耽情博塞將來難望有進所以幾斯道之門者端惟足下是賴所願日鞭辟近裏言有物而行有恒以收功于桑榆焉則僕燈燭之光時得分膏亦厚幸矣愚戇抵冒而不懼國武子之殺者惟恃足下爲善人耳

每事不放過如此相規相勉方可收切磋之益疲駑不痛加鞭策如何能進此道如土偶嗚咽仰賴者惟公一人耳勿倦提撕是禱

與王生書

宋詩後二套并在此集未必空從前作者然宇宙日新之機可於此而識之惜白村云亡無從語也杜老云無可告訴只顛狂其足蹈手舞想應如是非神寄域外無一毫有我之私未易言焉近功不知在何處用恐散緩紛囂終非恬泊之所老夫期賢者正猶老聃之於仲尼耳

（一書注意在此）

其識遠其味永勿以寥寥數言忽也

與李當陽論其文稿去留書

頃過名園情洽話暢至于主人忘病客子忘行此生平不多得之聚亦我輩老人尤不易數得之聚也回首不禁依依僕別來亦病病且困無以自解乃榻間翻繹佳篇忽不覺沈痾之去體足下高懷峻骨宏才直氣與夫質朴無文沾沾自喜之情狀無不昭揭紙上眞千古獨往獨來毫不自隱一種爭素好文字其起人病也固宜然猶不能不呶呶焉置喙于其間者則亦有說蓋凡於天地間事見如是卽說如是無避忌不修飾者通人也知凡於

天地間事見如是卽說如是無避忌不修飾之爲美而愛之慕之而卒不能不致憾于凡天地間事見如是卽說如是無避忌不修飾者拘儒也屈通人之筆以俯從拘儒之論不敢也枉拘儒之心以曲狥通人之意不忍也何若在拘儒自貢其千慮任通人仍還其本來人有其實並行不悖之義也謂以是而獲罪焉知無慮也亦不辭也謂於是而有進焉是所願也非敢冀也此亦僕之見如是卽說如是無避忌不修飾也足下其愛之慕之耶其致憾耶皆僕之所不敢知也謹隨佳文并往望恕

而教之
質直中有蘊蓄風剤絶佳

[seal]

逸德軒文集總目

中卷

記十七首
論三首
說四首
辨二首
賦二首
啓一首
銘一首
頌一首
書後六首
題跋五首
雜著九首

睢州田[illegible]
商丘劉[illegible]

[seals]

王文安公墨蹟記

余所藏王文安公墨本明崇禎癸酉公在經筵時爲家大人書也公與董文敏公其昌在崇禎間書法並臻其妙董以居官無所表建人於其書卒少易之而公用文學特起嶽嶽然爲天子從臣海內士大夫仰其宏博風流以爲庶幾一代偉人故其一字之出人爭重如寶璐家大人在游京師也得

於余外祖銀臺李公座上一時集鉅公五六輩公酒酣而起狂叫四顧呼青衣爲墨盤礡疾書腕動勢若飛舞觀者從旁鼓譟公意氣豪邁墨瀋淋漓頃刻已完數紙擲筆舉觴如長鯨之吸川僮僕咸咤爲神余時爲童子無所知竊於屏閉窺之以爲此事洵足樂也未幾家大人攜歸進之先大父先大父喜甚愛玩把摩無間晨夕廣南太守黎公博雅君子也聞之亦時時從余家借觀相與鑒定品隲余亦時時從大父後聽之以爲適留余家者近十年辛巳先大父見遺明年城陷銀臺公殉節以

死廣南公流離轉徙未久亦死而此幅遂亡去不知所在余方奔走曹南避地金陵顛危禍患中故國之痛方殷固未暇念此不急也甲申燕都陷弘光帝立於金陵文安公實來相之余偶遇之中途騶從甚盛余顧而咤曰此前翰林王公也回首昔時已如隔世因欷歔不自勝逾年 皇清受命逐闖孽伏羣陰余得返棹故園侍家大人往往道其事以相感慨久之而公亦爲今 天子宗伯死矣余亦絕意於此幅焉順治丁酉偶訪友人於城中入其舍主人指壁間謂余曰此故君家之所藏也

壬午之亂爲他人所得凡數易主而今爲我有光復舊物吾子寧有意乎余就視之則爛然者固此幅也不禁對之而泣客有詰其玩物者余曰客亦知余悲之之故乎當其書此幅於懷宗之六年也天下尚無事鉅公名卿之在京師者皆得優游翰墨而田野之老託賴天子仁聖亦各出所好周旋於不急之物以自娛豈不盛哉曾幾何時而鼎湖龍去社稷丘墟一時之故老盡矣天下方離干戈惴惴焉保其餘生於殘山剩水間雖有可娛之物又誰得而好之嗚呼未三十年而人事變遷若此

艮可悲也且此幅之亡也十六年而復還還仍完好如初當時旁觀玩賞者墓上之木已拱而公亦且爲土中人矣余能無感于心也耶遂損一書易之歸納諸堂上家大人展視反覆進蘭芳而謂之曰此幅之圓變也多矣汝小子其藏之既受命緘固愼密無敢或褻越三年客有請而觀之者因爲述物理存亡人事廢興見余之寶愛護惜者非區區珍其點畫之工也因次其言以示後焉

是有意摹歐陽文字感慨醞藉

東園竹記

戊戌仲春余始來館於劉子篤甫之舍再逾月得游所謂東園者初至荊棘猥塞欲側而入逕草皆沒踵趾灌莽蕭凉意難久留將舍去篤甫偶蹈蒙茸曰是有異踞而指之則萬笋怒生急驅役人疏翳薉葦橐穢劍拔弩張盡露凌雲之勢物有待人而顯者其此也自是則旬月一至其處因之葺茅埸壁置圖書焉明年遂讀書其中而竹亦青青成林矣再歲爲庚子山蔚假館於茲叢篁茂密倒碧涵青時時蔭藉其下不復知向者爲灌莽蕭涼之區矣辛丑竹益壯大者如椽小者盈握微風起則音琅琅然澄慮竦神如在淇澳焉因憶昔之蔚薈蒙昧有美莫彰曾日月之幾何而襲之掉臂欲去者今則流連而不暇止也嗚呼四年之中物之日新者已如此矣

自寫所得非鞶帨爲工也 陳其年

有言外之味

曹梁父硯記

果廬之姻曰曹梁父者有硯疾執圖旁求至奪生乎之嗜慾可謂誠且專矣故雖貧士也所致恒與有力等嘗出一硯示余曰此物沒於俗人之手者近十年矣余謀所以得之心計口畫當食廢箸中宵而屢爲之却枕也於是日周旋於其人之側承意投欲機籠威刼一如調嬰兒而馭悍卒久之而此硯竟爲吾有吾之勤於此者至矣子盍爲我記之余素不良於鑒賞然察其色黝而質輕苞錯谿雲必善物也梁父得之抑足快已乃梁父加意寶

護出入與其若親戚相依而不忍暫離者時就摩拭見其神彩煥發則忻然以喜或偶爲人所拂觸必瞿然變動顏色雖雜處稠人之中而精神所注往往獨視爲良友而勤相慰藉焉其誠且專如此無惑乎終能謀此而有之也固知苟誠且專雖窮遠難得之物必能力致無疑而物之捐棄塵埃者時爲一二有識之士所獎拔一旦頓改舊觀其爲大幸又不知其果當何如也嗚呼凡天下之銷蝕於糞壤而玩侮於傭奴者蓋不少矣安得梁父哉

竟是荆公其機神盎溢處又覺荆公微傷峭刻不及此文之盡致也 陳其年

寄慨無窮

友愚軒記

余一日偶至王子公垂之齋公垂請有以名之余謝不敏固請曰友愚可乎客有疑其義者曰愚非令稱也子何爲而欲公垂友之哉余曰愚忠愚孝若獨不聞其說乎試觀愚者制器必堅且良愚者處已必朴且誠愚於言必不巧愚於色必不令愚於行步必不由徑竇愚於飲食居處必不求安飽使讀書而能愚必表裏精粗之罔遺而妝綴速化之技息矣交友而能愚必謇諤正直之是與而滑澤機便之人遠矣愚何負於人哉特以術非適人

故爲智者所不道而愚又何病焉世方向智苟入是室者皆有以憎公垂則益矣余愚之徒也若謂挾此言以求交公垂也則吾豈敢因記其壁

質簡有味

城北楊氏二冢記

出州城北行二里許李公師之舍在焉舍南數武爲冢者二自與公師往來纍纍然固在余目中也然卒莫辨爲誰氏之墓是年三月余與嘯史會公師塋復望見之指以問居人曰此孝廉楊公塋地也子姓播遷是以人鮮知者於是謂爲信然方幸前疑之得釋而因歎浮名之易朽也將去嘯史挽余曰墓門有石盍就辨其詳乎至則中一冢圍可二丈許高殺其圍之三有石屹然視之則州守王公所樹以旌康氏之節者其夫雖爲楊姓實處士

而非孝廉也爲之愕然左方稍前一冢制較中爲稍狹其名爵世數則不復可得而考矣或塋前左者爲孝廉因命其域而居人遂相承以名之耶抑所謂居人者或亦如余之不詳乃誤貞節爲孝廉耶據石刻日月爲嘉靖四十年則前左一冢塋時當在萬曆中葉距今不過五十餘歲耳父老或及見之而已失考如此若夫秦封漢隧宋廢唐興指似於荒烟衰草之中而想像於斷簡殘編之際者果可盡據以爲信然而不復致疑耶嗚呼遇物弗詳聞言遽道者謂之何哉康熙六年三月丁丑兩

中記時與嘯史游觀後之六日也

淡逸

二老記

二老者何蒲州李華海雎州王四勿也二老生不同里長不同堂學不同業並記者何以其耄年好學者同故並記之也華海名廷立世爲蒲人流寓商丘性朴而愨踽踽不與世合其高節蓋有過人者年六十五雙目俱廢衣食無從出不問惟日課其子誦書而聽之聞人有善書未嘗不再四求索也四勿名天增性謙厚不與物忤嘗三爲學官年八十一耳無所聞然見士人必求說書手畫而領之欣欣也訪求未見之書一如少年之誦讀尙有

時日者夫二老行雖不同然皆治躬無失視天下之大老未知何如抑亦可謂純學君子矣在昔耄而好學者曰衛武公曰蘧伯玉以抑詩考之有曰言提其耳夫曰提耳是武公之耳尙能受言也及讀列女傳所載蘧伯玉車轔轔然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過闕必下伯玉目能辨物可知也然則武公伯玉雖年老氣衰向學爲艱而所以研窮理道於聲音點畫之閒者未至全資乎人也今二老之耳目各失一官以較武公伯玉抑又難矣是二老之於學天固奪之而已固勉之其自强以立命

者如此彼年富力彊耳目聰明日嬉戲於飲食宴樂之場者獨何心哉余既歎二老爲不可及因以自愧亦以使彼年富力彊而耳目聰明者知乘時有所進也是爲記

一聾一瞽寫來令人愧歎

聞見偶記

孫子嘯史爲余言曰寧陵喬氏載其書畫鼎彝若干品留余舍者近二旬余得取而盡觀之皆三代唐宋之良也後數日又言郭子衛公復致向物甚夥余固聞而異之矣未幾過袁子仲方之舍則見畫家所藏皆置案閒若欲有所餽者心益疑之最後至一處見纍纍然如袁子而龐方脫束縛一似至自他方者不覺大怪曰雖斂匿也衆不聊生卽有好事者或不得一夕晏閒摩挲賞鑑於曲廊邃閣之下此物之來也奚爲哉或曰以應邦大夫之求也悲夫粉墨金石尊罍陶匏無聲色臭味之可以致人也特以時當休明運際豐樂文儒學士功遂名成不欲溺志於聲技飲食之場於是創爲異嗜聚是物而賓之然或賜自御府或購以俸金退食之餘懸車之日坐綠野踞午橋招致雅人分部讐校因以考時代之久近訂史册之異同辨點畫之佳惡論制度之得失以娛休暇而樂太平蓋不徒耗財貨敝精神於無用也而君子猶以玩物喪志非之況當公私交困上之人心窮於撫字下之人力盡於催科於斯時也不知仁人君子當何如

以蘊息之顧乃侈心不急罔別眞贋不計盈絀使稛載而來者皆垂槖而歸無惑乎百姓之窮以死也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嗚呼民安得而足哉

正論不朽行文更有波磔

瓶中芍藥記

夏四月乙亥主人圃中芍藥盛開偶折數莖浸瓶中白疑凝雪紅若銕霞參差低昂盡妍極態院宇琴書一時遂增幽潤古人云石韞玉而山暉水含珠而川媚信哉於是几爲之拂地爲之掃斂容靜觀一若對勝友而挹其威儀者數日浥露護風淨塵沃水雖起居眠餐無不心乎花也倘所謂善善之長非與已而復惕然曰物之美者留意焉皆足以致病蘊子常言之矣用是披其容玩而不褻遠其室思而不勞有淡以相成之義焉而花亦放香

呈色疑欲答主人之意者有感必應微卉且然而況於人乎然體艷而妖媚之態絕魄盛而純固之理具以視拍肩執袂取憐於人狂奢驕泆自促其算者不啻羞之越五日乙卯花漸衰粉墜朱零亂點几榻易曰無平不陂嗚呼衰之幾盛也久矣哉獨是殘花之未落者香益遠神益閒若不以就槁爲戚焉豈妙解夫順受之理而然邪客有厭其既衰欲屏去余曰姑安之吾固惡夫生相憐而死相捐者

此立於不褻之地效之則俗 王思叡

小小題說出許多道理文亦有水到渠成之妙

四友圖記

辛亥之冬李象九來自彭城夜坐友人齋中出詩一帙相示曰此吾郡孫子漢雯鄭廣以質于先生者也余時病目燈下粗閱一過未盡所藴喜其情思纏綿勝世之緣飾爲工者語象九曰詩如是可矣象九因曰漢雯者情至人也嘗見先生送廣序私好之家有四友圖一卷冀得數語以記其事先生其勿辭余索圖觀之圖適不在遂置不復問越歲象九再至申漢雯意益切余稍異焉曰嗚呼有求人之言於數百里外累請不休如是哉試叩其

槩象九則曰漢雯舊籍金陵游于徐遂家焉貧而介不喜依人亦不妄許人依故吾郡數十萬家而漢雯之所與往來者僅四人晝聚不已益以夜暄姸和霽不已益以風雨晦冥意猶未厭復購國工繪以爲圖尤欲得文章如先生者記其詳凡以寫其情也聽已不禁憮然曰此漢雯之詩所以工也吾見世之無情者同利則相親事過則相棄更有身方同舟而意已秦越者漢雯視之不啻若禽獸然宜其惓惓于四人而不能暫相忘也雖未覩此圖繪染之跡意不出促膝校字掀髯論文出戸待

客握手留賓之情事憶昔少年三五同志每當月堦花靜雪舍爐紅長吟短嘯依依情劇曾幾何時而散處他方化爲異物回首爲歡如同隔世余亦如枯木寒灰淡然無復飛騰之志矣興言及此不勝嗚咽得無因漢雯而動余以感舊之思耶倘漢雯問余之生平于象九不病其迂日與三子轉相砥礪芟落英華獨歸根本遥聞聲而相思或擇是圖一區覩余其間未可知也嗚呼漢雯必使後之見此圖者悄然以思肅然而起不敢與蘭亭西園粉本同量而並觀焉斯不負今日記之之意也夫

康熙壬子襄臺舊漁記

層累而上針線十分完密

曬書記

六月六日俗爲曬衣之辰貧家無堪應此候者亂書數帙聊復從事發篋得故人往來書札數十通歲月如昨而存亡相半掩卷嗚咽者久之既而讀其辭小者叙致情好大者箴勸得失師友之告誡如聒古人焉不禁有趯然自奮悚然不自安之意謂非小子之厚幸與乃二三年來我友以書疏往來者僅一二見求如向者之細碎懇到巳邈焉不可復覩矣回首疇昔頓成今古豈今與而昔偶與抑昔厚而今薄耶不然仍此人我仍此往來何以有疏數之異而泛切之殊耶豈人心江河逐風會爲流遷雖在賢者固猶不免耶或余斷金之雅受言之誠有所不足遂無以見諒於人而致然耶假使余德日新四海之内且將輕千里而來告矧親且故顧始密而終疎耶不則諸君子終當擯我以言違我以跡冀如今之手疏慰勉尚可復得耶余滋懼矣康熙癸丑立秋前四日記

自勉自訟讀之使我惕然

逸德軒記

余前此慮作僞之未盡除也日勞勞於應感酬酢之際而益形其拙於是謀搆一室託處其中息焉游焉以逸吾德而軒因是以有名然實無所謂築土覆茅闢牖洞戶足以寄此額者客有戲而詰之曰子所云逸德軒果安在也倘可使余游目焉盡覩其規制陳設之美乎余應之曰客何見之誤也軒以棲乎身者也身之所至而軒具焉庸詎知無之遂爲無乎方其踐銅山蹈金穴則吾軒驟富及乎登畫閣穿戟門則吾軒旋貴偶憩息淸閟之堂恍陶玉圖畫羅列乎吾軒之几席暫徜徉金谷之園儼素果朱英紛披乎吾軒之階除將而歷酒壚覘歌樓涉蒱肆犯獵場則瞿然自省吾軒胡爲競臭於鮑魚肆而侍絳帳踞皐比入文壇履藝圃則欣然自得吾軒幸爾齊芬於芝蘭處蓬戶而不見其陋混闤闠而不厭其囂以至露宿野處則吾軒以天地爲藩籬枕石漱流則吾軒以山水爲經緯身之所至而軒具焉庸詎知無之遂爲無乎及今戊午積材賃工良友相之遂除門右一方營數椽焉爰淸爰凈耳目所接屛黜無餘亦不知夫有之果爲有也夫有不侈無不歉混形象幷心跡以覩世之沾沾自名其所有愉怡乎珠箔綺疏而悲悼夫頹垣敗址卒不能竟安此傳舍者誠有間矣吾軒如是以成吾德即如是以逸又安在無之不爲眞而有之不爲幻也耶用書於壁聊以當寓言焉

假漆園之面貌發尼山之宗旨

愼齋記

余賦質懦不自强復紹聞祖父之讓德每常一事卽甚無關則亦審顧遲回有不爲無必爲每自附于古之至愼者凡遇臨淵集木藉茅諸訓誡輒流連反復不啻南容之于白圭然當血氣未定之日失于自御一病幾殆迄今三十餘年雖氣息仍屬而淸羸終未復也其於愼疾之言已無似矣生平謬託鯁憨過人小過不顧無諸已而迅非之迎距再三則恚忿撞激如訟如訐屢取辱而不知止其于議論事物辨晣文章則又率臆剌雜橫決不中

文理言脫口而尤隨之愼爾出話疑不如是也易（何法又變）有之君子愼辨物居方蓋言擇而從也余性樂易喜因循樂易則多合因循則難遷包承迯復不占之吝甚矣哉家素貧窶周歲之入常不足以供所出雖抑損節縮猶恐不給而乃視二簋用享爲可薄不以財物爲禮若可恥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以致啼號日聞于耳戚戚不去諸懷其諸昧乎愼乃儉德之義歟易曰必研諸慮又曰精義入神蓋言思也余思浮而輕飛揚躁擾初少主一之功終鮮惟熙之效此厥不愼其愧于弗得弗措之訓也

已心之爲物也一息之間出入萬變爲得爲失人不得而知也檢攝之不至而聽其縱容縱容之不已而必且藏匿藏匿不已必且掩著掩著不得必至潰决獨之不愼可畏哉余戾于古訓者乃如此其所謂審顧遲回特氣歉而葸槩無與于愼之數也年愈老氣愈衰操存無力將抱已矣之嘆一日昂之孟君來爲仲方之姪孔華請記其愼齋余聞之喜不待其辭之畢執袂而叩之曰孔華所以名齋者謂其已至于是而記之以勉其常能如是耶謂其未至于是而記之以蘄其終至于是也如其

至之吾願從之受學若猶未也吾願與之共學其以是記

學子由東軒子固學舍二記而卒不得肖 自記

氣厚而法老是考亭先生文字不是他家摹人語言

五柏堂記

五柏堂者侯子叔岱名以所有誌向也堂未成時舊有五柏糞壤擁之沒趾人鮮覗而問者堂成五柏遂若始自地出分據院宇而錯處焉然猊蒬而本撥雖名爲柏固非能顯其直節之美而副乎後凋之實者客有詔以薙伐是弗聽然出入其旁亦未數數顧之柏亦頁異于繁英嘉樹間落落焉視蕭艾蒹葹日新月盛而不屑與之爭供琴酒之娛遊是堂者亦卒無以信主人果能有所區別于其際也迨以五柏名其堂衆方歎包蒙淡成之不易

量且咎夫名美而實負者虛乎君子之知爲可惜也一夕叔岱酒余與張生其下而請記夫五柏不知其年堂則成于乙卯之冬旁治二室一俯柏一負柏俯柏者復後于負柏者餘柏二次于所俯之柏稍南柏生二偶一奇偶東奇西奇者獨大與東之南偶分階相向各距兩序容武記成于飲酒之明日實康熙壬戌夏五月

尺幅中無數層巒疊嶂深澗幽壑畫家之關仝董北苑也

步園記

次微步園成六年矣商丘劉山蔚旣爲之記而復徵言于余余未達其旨也雖匆見必請而卒無以應一夕步月空庭屬有所思偶動睥睨一切之氣不覺視爲之高步爲之濶目不攝足而顛仆隨之嗚呼窘步之由于披猖也可畏哉因而下其心歛其氣蹐行矩步竟夕坦坦履道而無失足之患余於是而得易之理焉易也者聖人示人以變通趨時之爲也得失立而吉凶分悔吝介乎其間自吉趨凶每由于吝從凶向吉多因乎悔然則窘步者

其凶之象而視高步濶則吝之萌乎履坦者其吉之生而步矩行蹐則悔之占也蹉步之間呈效若此進退存亡之機於斯備焉苟引伸觸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步之義大矣哉涵繹申旦而步園記成

觸處皆是全理而文亦勢險節短

五老祠記

睢陽五老蓋宋祁國杜公流寓是邦與王朱畢馮輩龎皓聯翩優游觴咏邦人因而號焉者也其祠不知剏自何時疑亦守邦之大夫邑里之賢士慕其高風碩德貌而祀之以致其景仰之意者余不及值其盛時自往來城闕惟見棟宇摧崩石像漫汚嘗送今翰林陳公有詩云五老覆頂無片舍蓋指此也居人無知往往相率遺矢其中過者傷焉二十年來凡經累政曾未有一人念及此者亦可慨矣庚申仲夏復經其地則見廟貌嚴翼墻垣崇深問其興起之由乃經歷陳君與市里一二父老之所爲也夫經歷非有出政起化之責而市里父老又非讀書論世之人乃能不靳金錢聿新廢墜如此抑亦可謂奇矣及閱縣乘則祠之經始實司空俞公病中感夢寐之事而爲之而關中呂公柟之記之也亦詳言神怪靈異之可信而已因歎苟無所爲即勝事當前廢墜在目望其修而舉之也難矣無惑乎聖賢忠義以及勳業文章之流其所産之邦與夫過化之地往往任其故址湮滅遺蹟蕪沒而莫之顧也悲夫六月六日睢人田蘭芳記

淡淡發議聊寄一慨而實關係於世道人心者匪輕

百門泉記

百泉在輝縣城西北五里許衛水所發源也余乙酉辛卯甲午丁酉凡四至出城西門直行數十步折而北姚文獻公祠當其衝遂西復北居人漸盡太行蜿蜒露左掖朝暾射之紫翠萬狀其巖巒隆坳迭望如旋渦雲撓溜沙袱汪迤邐而北有白楊數株其高彗天曰梅溪入家籬落間隱隱漸聞水聲折而西則馬家橋平塘一帶青秋白鷺渺然無際水磴所激薄噴雪轟雷人語不復得聞由溪北上二里許則爲貢院院西壁外則爲池池正方泉

水之所滙也院中樓閣弘麗引水汩汩流閣前修竹如椽蘿落蔭水上遵墻而北蕪門山俯瞰之橫亘與韭山接包院東走盡城而勢未止山之坡陀依泉處爲宣聖廟配以宋儒貌皆清古盤級而上漸高回視泉上千章夏木欝然深秀出廟後直達嘯臺荒棘叢榛不可逕臺周以白石短垣岑寂蕭閴鸞鳳之音邈矣向西隔澗有閣巋聳扁曰悟道則邵子安樂窩也一二士人讀書其處風來脩脩然登而北眺土人指之曰此走侯兆川路也追想武穆血戰時爲之愾歎沿山麓而南復至孔廟前稍西有亭翼泉其出如噴珠散落池中池洸寒鏡淨其清可鑑底平如砥綠玉荇藻交流小鯈出入石罅間爪嘬歷歷亭西爲壬癸廟祀泉神也傍池而南爲康節先生桃竹園至今尙爲邵氏所有又南則勺園張司馬之別墅也園甚橫一彴界濤喧聒耳蓋池水流注于稻田使然渡而東爲宛在朱樓再重峙乎水面自此以南爲園數區雖亭榭傾圮而老柱殘荷風過香齊令人鼻觀無盡更南則與馬橋之平湖通矣每來愛玩忘反依依然當去而不忍歸也夫此山童而不秀水淺而少曲然能

使人狎而不厭去之既久猶不能忘宜乎古今有道者接踵于斯土也斯游生平所最樂獨未得許文正公遺蹟而懸吊之過夏峯謁孫鍾元先生爲一恨事焉康熙丙寅與劉子山蔚共述舊游因追憶而記之距游時蓋三十年云

步步點綴令人應接不暇

感舊記

雎之舊治中城爲逵入南門直逵乎州署逵之左居人皆阻水水有三洲南爲衛官之廨中爲孫家堂北爲駝嶺欲至者必以舟署前數十步有巷東走螺文旋折再南再東一區斗絶曰倉上吾家聚族于斯因號爲倉上田家道北西上爲伯氏介福公宅漸而東爲圃爲余家圃皆際水水由北城包駝嶺孫家堂括乎道南諸宅之後以西至乎署南逵左居人而止其與孫家堂東西隔一溝者則余家道南諸宅也伯叔諸廬以次而西先廷尉舊第

在焉余祖居之與伯氏相向余圃負倉倉者州儲粟處也倉之東絶壁臨水曰襄臺或曰宋襄公塟地或謂梁孝王之西霸臺虎圈也皆無所考然雨後童子往往拾零金碎寶於其下謂襄公葬地或近之余孩提時役人嘗與乳媪挾之泊舟於此見葭菼叢青水禽聒聒帖波飛人家之取水駝嶺者小舟如織或俯取其巢卵焉意欣欣樂之已卯伯氏延麻城李先生教其子弟壻甥月有會余始學作文字亦召之往時從先父居州署前新舍毎來則同曹先生剌小舟掠衛廨放乎先祖之門而維焉余童騃於社中文不能別高下視丹黃歷錄然則意以爲佳耳乃李先生曹先生余祖余伯交口譽漢平文以方蕭琦劉大年漢平姓尙氏伯之甥也隔歲余從王先生讀書負倉之圃圃有草堂三間夾徑植丁香緋桃經雨則香艶倍常時余輒挾策朗吟其下雖至露衣弗顧也間至伯氏家木香爲廊隨徑而覆之至廳廳西轉廻而南皆爲書齋當午垂簾咿唔茶沸外闃然也猶憶隅坐伯父之旁適進食李先生以鴨羹不掩豆譏主人爲簡余亦回頸竊笑不可止是冬余祖母見背不復讀書

倉上李先生亦告歸伯氏之廬弦誦遂絶踰年爲辛巳余祖棄世倉上之宅虛而扃之余跡至者蓋稀其秋先母繼喪余寄居外家并署前新舍亦罕到焉伯氏以壬午正月亡三月城破此地以僻故群用避兵苟一夕無警則群不遑呼盧是問兩宅書籍盡充枕籍八月余舉家渡河十月黃流灌城滙爲巨浸水退故廬盡成丘墟久之且屬他人所存者余居片土而已今歲夏四月偶過其地蒿萊滿目回憶骨肉之懽師友之盛以及僮僕閭廬園圃花樹書冊器物無一在者詠唐人六朝如夢之

句意惝怳莫能定歸而記其彷彿以見消息理本
如此無所容其太息者康熙丙寅七月二十五日
記

用極淡極閒情事渲染點綴最雅

一軍皆驚論

挾非常之才而無邂逅之遇取知於豪傑而不足無過人之資而據人世之榮懾服乎庸衆而有餘豈非常之人不足以當豪傑之知耶蓋懷材抱能之士匿彩韜光非若淺技者流驟躐寵榮的的然日暴其長於人而衆共見之也是故以豪傑感豪傑事或待於遲久以庸衆動庸衆勢反捷於建瓴致庸衆於豪傑之前固不任其一瞬駕豪傑於庸衆之上適以來其詬訾此無他識誠有所域也方韓信之未拜也待命壇下固無異於一軍之人焉

破魏下趙取齊滅楚之謀畜而未之試也人之所聞而見之者不過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寄飯亭長與夫干楚無策歸漢坐法而已一時樊酈周曹靳將搴旗之功已著旌旄導前騎卒擁後駢肩累迹者不覺奔走駭汗心折力屈於其人而甘爲之役矣以爲吾君今日專閫寄而推轂禮者必在若人無疑彼軍中之韓信或不甘並受指縱而與之相齒豈計大將之命儼然而至其身哉未幾非面再拜長跽請教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一軍之中往來噂遝而不肯帖然者固其所也大凡予一人而郎

能當乎衆人之心者必其人與衆相習也過一事而不能不喧騰擾攘者則其事與識相逼也蜀國之犬吠日海濱之夫逐臭非日之可怪而臭之爲美也其所見者局而所尙者陋也今夫立一人於堂皇之上危珮高冠指闒闒之子而令之拜鮮不悚息俯伏固不問其人之凶頑僭賊也無他焉地與我殊也設有人焉仁如堯知如禹孝如曾參廉如伯夷擔簦躡蹻混迹於車塵馬足之間不遭人之狎侮鄙夷者蓋寡矣故荊山之玉卞和泣血而楚王視爲頑石駛駛之馬伯樂哀拂而賈人困以鹽車當斯時也易以連城爭以碎首市以千金食以三品衆人視之不以爲狂且以爲惑矣故曰名不成者寶必悔於凡夫位不至者身必辱於賤隷彼沛公者足未越乎山東功未成乎關內其不等夷而輕忽之者幾人哉尙何有於軍中之韓信耶迨下魏破趙取齊滅楚向之輕忽而等夷之者必且顚蹶而告人曰彼韓信者名世之資也與王之佐也樊酈周曹烏得欲其末光躡其後塵也哉此無他能見所已然而不能見所未然也甚矣庸人之果不足以慮遠也故曰豪傑見遺志士傷心下

士大笑君子色喜若夫一庸人譽之而動容一庸人毁之而氣沮此亦隨俗浮沉不能自信者耳與軍中之人其爲賢不肖何如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然則世有豪傑非常之遇固可龜卜數計而必責其獲者也軍中之驚復何足計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此逃世無悶之至人也即軍中之人又惡從而驚之

結含然無際

其思淵翻其氣浩瀚八家無此氣格

林聰論

義以養心者百折而不易其操氣以勝物者遇險
而輒亂所守蓋養之有素變至而莫以窮也出之
無本物交而皆爲累也是以勇可以抗南面之尊
而或失氣於禍夫義可以辭萬鍾之富而或見色
於豆羮何則非其人耳方也先之聲送上皇也欲
備禮往迎舉朝莫敢先發林聰抗章廷論在官諸
人神驚氣伏雖景皇亦且無可如何矣當斯時也
直聲震於寰區賁育之勇豈足道哉及爲司寇於
是人皆仰望風采以爲此固向之不畏强禦以身

殉道者異日爭法於天子之前使天下無冤民必
是人矣乃勘逐東之獄而鈞陽竟以戍論嗚呼聰
之位已高祿已厚也身已顯而名已立也特以不
忍汪直加禮之故遂至甘陷忠直而不悔此無他
素無格心之學而生平之血氣索然不足以勝之
也蓋格心則見理自明身可殺名可滅必不可使
爲不義任氣則遇物輒沮疑於外懼於中不得遂
行而無累故汪直之威非甚於景皇也閹豎之尊
不厲於朝廷也觸權奸之罰不烈於攖逆鱗之禍
也而聰顧伉直於所難而脂韋於所易者何哉殆

孔子所謂有慾則不剛而子輿所謂無是而易餒
者也灌夫勇犯吳楚而重武安之駕朱建廉聞長
安而動辟陽之金豈不哀哉乃知身不難於蹈白
刃而顧隱忍於煦嫗之恩節不難於高天下而反
屈抑於愛戀之好者是皆不能以理制欲而徒恃
其悻悻之私也故周於理者屈而益伸孔子可以
微服比於義者生不易死夷齊無悔西山自非然
者將仲子與伯夷並操而祭仲與孔子論權矣惑
孰甚焉故心苟有主陶朱不見其爲富而晉楚不
見其爲貴良平不知其爲智而信布不知其爲勇

浩然直行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夫中有所歉物卽
有以操之或鼓以權或約以勢於是乎智於前而
愚於後廉於彼而貪於此勇於始而怯於卒者往
往而然故曰循於理者其氣常伸溺於私者其剛
易撓也是以三代而下張良李泌韓琦于謙號爲
一代偉人而動履卒不合乎天則者豈其資遜古
人哉亦所以養之者無其道而治心之學不講也
如林聰者又何多責焉雖然林聰負氣敢言求之
往昔蓋難多見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而爲
林聰者奈何不檢身修行卒至失身宦寺爲自好

者所羞以大喪其生平也哉故曰觀人者當畧微過以恕賢自治者勿爲小惡以取敗

此過秦之流非蘓氏父子可幾人有以排偶傷氣爲責者是喜讀唐以後書致然無足怪也

黃祖論

黃祖擁名號據夏口地大兵衆雖非縱横才似猶足以固圉一方然卒死孫權之手畧不支吾說者謂祖很戾自用不能用才之所致也蓋以禰衡奇士負其所有庭辱孟德孟德盱衡而不敢校祖一旦忿睢而殺之以致群才解體而祖因以亡然則祖之亡蓋有以致之非不幸也不知祖之所以亡固在於群才解體而群才之所以解體者實不係於衡之死生也夫衡區區炫羽毛之奇矜已凌物輒以先王之道應在誅絶之科以譏侮荀郭者推之意凡在祖所者皆衡狎慢凌轢之餘心忌其人而快其有事者也雖殺百衡又誰爲之掉臂哉然則祖之所以失群才之心而隳志士之氣其在賞罰無別而賞罰不當乎功罪也嘗聞甘寧豪士也以策干祖祖衆人畜之其後吳兵來侵追騎及祖寧射追騎而殪之祖是以免旣歸待之如初凡人有功於我而加意拂拭之者情也竭誠奉主而冀其一日之知者勢也夫名爲豪傑而見遇不異於常人試其才而竭其誠者蓋已寡矣然猶曰吾末末見而吾信未孚也迨乎出一已之力而脫人旦

夕之命其遇我仍無加焉人始絕望而知其終無異我之一日矣天下有明知夫人之不我異而猶爲之竭智畢力者乎其不相率而去者幾希矣此群才之所以解體而覆亡隨之也蓋豪傑事王上欲結金石之契下亦望寵榮之及苟慰藉不施於投分之日爵賞罔加於有功之餘卷而懷之固其所也獨是既投分矣而慰藉不施知有功矣而爵賞罔加堕志士之心而致覆亡之禍者謂之何哉此特混沌無知蒼素莫辨渾恩怨而一視之者也若夫袁紹擁兵向許田豐策其必敗輿尸而歸於是殺豐是專以功爲罪其見又出黄祖下矣士處世間欲爲人用者可不愼與

入情之論

本生父母降服說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甚矣夫禮之不可無據而言也故雖習禮之家必有所據援引折衷示不敢專斷在寡昧顧可以意爲進退乎世衰道微禮壞樂崩學士大夫罔以爲意縱有通材無從究考又孰能盡其文精其義質諸古今而無失求之情文而咸得哉夫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制服重事也間考群書戴記散見無明文儀禮喪服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故降於小宗也朱子家禮曰凡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降服者期也明會典云子爲人後爲其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至

皇清律令莫不皆然則是爲人後者降服其親粲然明白尊祖敬宗以義制恩而不以私廢公也然雜說所載往往有丁艱本生之文心竊疑之及窮所自則又不得其要間以質之通人曰明神熹時鉅公多許以本生之喪而注籍蓋以禮之所不得爲者而心有所不忍不得已而出於此欲以異夫凡爲伯叔父母也於是恍然悟曰爲人後而降

其所生之服者禮也所以明有尊也雖有仁人無得而踰也所謂賢者俯而就也其不能以服之期而限其罔極之懷者天性也自不能已也卽或肅愚莫之或恕也所謂三年之愛不以其服而奪也夫三年之喪有盡終身之慕無窮禮固當遵恩亦難殺惟知禮者有以權衡之耳或曰服必三年而後爲孝乎曰如禮何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然則期之外可以遂如常人乎曰服可降而名不可降也名不可降而恩顧可薄乎要之期以外易凶而卽吉亦可無惡於有司三年之中食稻而衣錦或至見薄於君子夫有司所守者法而君子所誅者心能無戾有司之所守而卒不至見薄於君子者斯爲情文無憾而公私咸盡也夫噫

言有根據文足典刑

玉說

玉宜潤者也剖而獻人附於玉非其本也因以不剖而獻爲玉悲惑哉玉而自悲失其理矣韞之久而潤愈至非爲獻計也潤至而剖獻者集矣三刖之餘連城之外自潤于深山長谷之中者終古也玉矣哉吾友孫子晩力于學畏人知之人亦無知之者慮其有抱璞之嘆也爲是言以廣之

淡遠

求珠者說

野人居善游者之室而亡其珠於淵試問之善游者曰沒而求則珠可還未計野人之不工於沒也野人利還珠之言而惟善游者之信遂取其田子驅之沒田子忘還珠爲難而以罷田爲樂也遂從其驅不以未工爲解焉沒而入曰珠擁於淖善游者曰是可攫曰珠護以蛟善游者曰是可叅叅而攫者三年而珠卒不還於是岸旁觀者進曰珠既擁於淖而護以蛟蛟貪而無厭淖弱而易汚輕攫之開將復合而珠蔽不出重攫之則淖與珠俱碎耳蛟踞其側方朶頤其叅而尙以爲未至也寧爲珠計得失哉如以叅之之故而責珠于蛟則有以爪牙進矣且舍田功而從事于茲也三年矣前有漂泊之患後有汚萊之失爲計未云得也不如返而子剡其耜畢其力三歲之所獲足以償亡珠也無難野人惟善游者之信而利珠之還也拒不納而沒其子愈力嗚呼凡人之情利雖難得而必求患雖已著而莫恤往往始于不明而卒于不央夫蝮蛇螫臂壯士解腕捽髮拯溺忍痛彈疽豈輕髮甘痛而不惜其臂哉所苦有大于此而區區者固不暇計也使曰髮可愛痛可憚而臂不可失也有滅身而已身滅而髮與臂尙可保乎苟非明且央而爲人所信者一言焉則已著之患不暇恤而難得之利且以爲可得而必求矣今也野人貪故物之還中沒淵之說群策坐廢銳意難挽一任田子陷泥淖鬬爪牙田卒汚萊身逐漂泊而不暇惜善游者可以言矣

思議深沈筆力堅厚直是一篇國策文字

說木

木生於山終不計其丈尺也莩而甲尾干雲霄葉蔽牛馬材之聲不三日而遍五都之市主人疑爲良而謁諸匠石匠石曰是誠良然結根未固有以搖之則體將不直受氣不深無以灌之則枝將不鬯苟充其養使得盡其才焉棟建章梁滇渤特餘事耳主人曰諾豐其廩而任以事一惟其言之是聽焉是木也託根旣高爽以石沃之則凋蕩以風壅之則剝居三年而木之爲木如故也一旦有淺丈夫焉相木於山顧而曰是宜程于用也久矣木遂欣然一若悔迂遲者之靳其效也匠石於是進退失據而不能去嗚呼天之生物亦衆矣材而良不數數覯也今旣以質予是木矣何弗竟厥才耶瘠以頑石蕩以飄風見敗于庸夫失養于匠石成毀且固有命焉是木也幸而致於器爲几爲牖爲豆爲槃區區爭能于杞椰檀樺之閒而不自惜爲足悲耳使不幸而斧斤戕之風雨蹷之朽於塗灰于爨不將與樗榖同其無用乎然局于器也猶未嘗不感庸夫於一顧而厚其養者乃不能不遲匠石於三年嗟夫木固然矣吾獨致怪夫匠石也

惟音曉曉一似有飄搖之恐

子皐衰成人辨

檀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其意以爲成人之衰其兄者子皐爲之也田子曰是亦成人之自衰耳子皐惡能衰成人哉或曰子皐君子也小人爲不善於閒居而不能不厭然於君子者固其所也曰小人之爲不善而厭然於君子也以爲是乎抑以爲非也以爲非也能知其非焉是小人而猶未甚者也苟甚焉方安其所行亦不自知其爲非矣雖遇聖人奚益哉成人之歌奈何曰蓋嘉夫因人改過遠勝乎安習俗之陋而藐棄禮教者之所爲耳然則不遠之復成人可謂賢矣或曰子皐成宰也容知夫遷善之門非避法之地乎不然兄死而服又何待焉使子皐而無位人也未必其如是矣曰周官六刑之設固聖人所以爲教也夫噫

淡約中有秀色

割股辨

徐幹妻孫氏侍姑疾脫簪珥求醫不解帶不交睫匍匐于牀蓐之間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孫氏倉皇籲禱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刀置右臂于机欲割之手弱刀屢下始斷一臠血見濡縷而已其夫適自外至排闥見之悖仆地孫氏投刀起掖而搖手戒勿出聲然後裂帛裹創卒爲羹以進姑旣食家人初無知者余女於孫氏稱娣察其異詰之不肯言久乃得其詳爲余道者如此嗚呼亦可以愧爲人婦而閟其身以外之所有以自私而漠視其舅姑者

客有詰于余曰徐氏之婦親忍肌膚之慘詭其行以求異似出乎矯激近名之爲非中庸之道也吾子崇而奬之得勿相率而爲僞乎余應之曰不然也子思子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蓋以三者雖難能而可貴然猶可倚才恃氣勉强以幾之若夫中庸非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者未可倖也非謂三者畔道適情禁天下使弗得爲焉者也觀孔子於西山之餓夫霸諸侯匡天下之小器身犯虎豹之君以試其鋒刃

之枯瘠皆稱而仁之亦可以知取舍之所居矣自夫不肖者無振世拔俗獨立孤往之志每以中庸爲借口乏濟世之具而鼠伏田間則曰我有道在固不必於均天下有養利之心而溺情軒冕則曰我有道在固不必於辭爵祿懷偷生之念而臨難苟免則曰我有道在固不必於蹈白刃此說一倡羣天下而背出于寡廉鮮恥忍心害理之途而不知止豈非始避好名卒成自私視成仁取義如阬陷汚膩而不敢近勢必同流合汚背君親棄朋友絕信義蔑禮法有美而弗敢稱見善而不樂道然

後爲不近名而合于中庸之道耶則是矢志勵行爲世大禁而不可暫蹈矣是欲避名而先喪其實欲襲中庸而反失乎狂狷也豈不哀哉余以爲人苟慕乎孝之名而不有其肌膚雖獎之可也容曰嘗聞之侍親疾者食不辨味飲不變色行步不翔笑不見矧而已其所尤謹者則在視飲食奉呼喚進湯藥未聞舍是而從事于割股也苟於此而必名爲孝則是教人子以屏棄一切而爭趨于刻膚鏤肌而後足也無乃不可乎曰豈謂是哉徐氏之婦固嘗侗侗于牀榻之間不解帶不交睫經月矣

固嘗典衣飾脫簪珥求醫與藥矣又嘗奔走號呼禱于神而弗應矣不得已而姑出乎是焉亦迫切無可如何之危情豈曰他可不事必出于是以事其姑哉古人殺身悟主蓋亦婉諷直陳多方路窮（此是平心之論可以風世處在此）以庶幾如是焉以冀君之一悟以盡吾無容已之義耳非謂生平沓沓百務不講而徒恃此區區之尸諫也容曰如是者果其有濟乎曰固不計乎此也弘演納肝金藏剖腹激于義則爲之耳然元公請而武王瘳彭城禱而孝文平至誠感神亦不可謂無其理也客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勿敢毀傷

孝之始也殘遺體以行孝宜與是語若不相似然曰禮有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蓋乎日所以保其身者無弗至也至於戰陣無勇亦曰非孝豈非臨大事者雖至于殺身而有所不敢恤耶殞首疆場固無以異于全而歸之耳客曰如是則在律有禁何也曰律設大法猶之復讐之事戒于律復著之經蓋聖王慮生天下之患而實傷孝子之心非眞惡其如是而嚴其科以懲之也禮曰毀不滅性滅性者不孝豈謂哭父母而死者乃當被以三千之首刑哉客曰子之言辨矣如彼所行果可謂中庸

而無憾乎日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以常行者也割股不可常非中庸矣然於敗常亂俗頑懦不立之時而能行人之所難是亦絕乎流俗者也吾表之所以風世耳不謂其遂無遺憾也雖然其勿使人知之一念其殆有合于闇然與

極辨博而暢達忠厚悱惻之情溢乎紙背

憫玉賦

伊良璧之所產於崟山之孤岑胎萬仞之層巖結千章之豐林高峯巃嵸而蔽天兮窮不知義馭之回南幽壑澒洞黝杳而若墜兮實期羨之所貪重巘增勢參差靡其窮巳連岡屬嶺拱中巒以矗起俯瞰長淮蜿蜒帶縈澎湃噴薄洶碧廻青判陰陽于複嶂妙往來于疊浪羌一日之所覩巳千形而萬狀長離傺曲椒以翱翔兮騶虞乘玄雲以奔嶓非太和於斯會合兮惡覩夫天地之靈既瑞凝慶集光煥彩延質過崑岡種驕藍田勞仙人之回驅肆揚揮而下旃於是楚國卞和亂流攀嶼梯緣負巔綆汲洄互靡陷陀腹礪阻地不愛寶畢羅盡取鳳離丹山珠出合浦矜希世之奇珍韞被褐而欲衒叩章華之崇臺守高唐之堯觀苟眞埶之難圖雖三刖而必獻痛衆人之迷寶獨抱璞而泣血感鬼神之靈鑒警後王而提髮爰剖爰斲石盡玉呈神光眩目欲號難形股戰脅息失氣亡精遠而望之柔嘉君子儼明肅以秋潔迫而視之窈窕靜女雅婉孌以春溫蒸栗伏匿鷄冠逌奔點漆終棄截肪空存總若華其莫羨奚懸結之足論爾乃瓔然

振響則含胡激越瑩然抒貌則夌氷欺雪廉劌內
蘊而可親溫潤外見而難屑良工技士琢磨施巧
備琮璜而以禋以祀參瑚璉而載宗載考必繅藉
而後奠允神人之所寶若夫邯鄲季主饕餮延城
輕出趙都險入秦庭幾受虎狼之紿尚煩烈士之
爭非睨柱而欲碎將東道而焉征乃如子羽懷寶
憑江欲渡淫蛟肆虐夾舟遑怒義不受刼揮劍斂
路抵璧當愶終莫反顧更有白馬學海瓠子稽天
石窮泰岱竹盡淇園君臣旰目有策莫宣河伯伊
悔馮夷誰憐龍淵奠合蒼璧辭捐此乃愛緣義割

寵以貪輕方外役之未熒固十襲而保貞韜以純
錦錯以明瑫文貝作櫝琉璃爲牀列九賓而發緘
燭兩序以煌煌當其志有所在顧彼奪此然猶瀝
血共訣投淚相視物雖小往而大來魂尚搖搖而
無倚至若浪跡下里脂穀狹斜田驅冬獸祓禊春
葩娛耳目于鬬鷄走馬之場悅心志于五侯七貴
之家輕白珩而謾藏卒棄置于泥沙於是碔砆迭
抗瓦礫爭鳴糞溷欲墜泥滓相乘慮歲月以終化
欲蟬蛻而焉能神鬱志辱德隱儀虧疇云堅而不
磷共歎白之就緇縱中情之信芳混穢濁而語誰

以至展親伯叔比德君子麐庇嘉穀好合大禮終
掩鼻而竟過總有美而莫使造化無極萬彙各形
孰汶汶其汚孰察察而清物不自異惟人之憑置
夷則安頓危斯傾委美玉于糞壤羌千載而吞聲
亂曰彼何一美玉兮出荊山之麓兮薦清廟與明
堂兮斯不賓兮乃妄效夫貴五穀兮投荒谷兮比
燕石于糞土兮人共惡兮與棄而莫矚兮寧毀櫝
兮玉果含章可貞兮勿臭之逐兮勤潔洛兮自求
多福兮

以駢麗之體寫悲悼之情排宕如說話更不知

其爲韻文也

此與說木等篇皆先生提耳之教也相愛之情
不啻若家人然敢不濯去夙愆以承明誨 門人
侯明識

映日葵賦

冊子客于蘇樓植葵數本花之所向朝西暮東意子驚相告曰吾聞物反常者爲妖主人豈有遺行乎適客在座廣余以言大化委順萬象有權水千年而必東不虞其竭也日終古而求中誰問其仄也附勢者下人趨炎者損眞往來紛紜孰故孰新蟬冕肉熟旋侵竭忠階和外市儵成背公葵或羞之不隨衆傾潔已違俗無乃類子之貞乎主人曰否否言訥身危貌蹇名微從衆者號曰識時同俗者名爲審機無汚財而家富不擇食而體肥苟戾

乎此必蹈世訾懷丹誰諒有足安庇若夫望曦心儀先晷景轉徙勞夸父之步難致魯陽之反願隮空闊逖逖未遠惟抱吾之幽芳庶窘步之可免客曰噫嘻緬吾行之多阻善微物之得時運準消息體妙盈虧豈孑孑然絕世而立甘落落乎離照之遺示子乎危孫之節詔子以進退之宜槿榮易瘁蓮淨難緇露桃嫣早霜菊秀遲衆植之祥諒不如斯以妖見抑亦孔之悲微無取乎劉向卜晁事乎袁絲信反經以合道非童子之所知

格出鵬賦情同卜居最有法度義理文字

延徐叔肯教兒啓

小子有造父母諒有同心大道爲公覆載初無煩德能自得師者豈惟昔王宜然未嘗無誨焉要須自行斯可故家必有塾著于藏經正以養蒙傳之周易是以金經艮治雖下品悉中鐘彝木遇直繩即凡材胥堪榱桷特以其人之罕覯遂致成德之維艱恭惟叔肯閤下中藏剛正外著溫純生肇布之間能游藝苑居明道之次更儼師型偶鍛鍊以片言無弗達化倘涵濡乎終歲更應起頑不孝孤露餘生苦由游息罔極之恩莫報痛矣伊蒿析薪

之荷得人嗟哉幹蠱情迫于農夫之望歲甌窶咸期術昧乎醫王之用方溫凉雜進將而禽犢相煦竟因慈而廢嚴倏然夏楚交施反以威而揜愛存抱璞之心以守玉不琢何成奉助長之技而治苗有揠斯槁朝暮徒煩乎命狙臧穀總歸于亡羊遍思發蒙無如易子念扶風之設帳不出假豪必安定之分齋乃爲眞益苟弗求而胡獲實允出之在茲幸閤下不棄耄年久已引爲同德於小兒當憐乳口或且俾以異聞知尼父之門必容幸我非晦翁之嗣欲累伯恭傾葵雖專敢齎微誠而自獻拔

劍無慮特介有道謂白村以先容假他家之池亭頗
具渠渠夏屋出自有之粗擱殊鈌秩秩初筵諒君
子無求飽之心何妨早菘晩韭於聖賢致大烹之
養終愧牢豕鼎牛或以和芍藥之羹必資薑桂因
肯攜連城之璧暫就他山爰契我龜蠲吉十六日
於粲洒埽言秣其馬匆遽二三里賁然來思伏願
乘時着鞭月斯征而日斯邁因勢利導擇爲下而
陵爲高有開必先無行不與言偶涉富貴利達則
用純灰以滌彼俗腸行或近孝友節廉當授孤藤
以扶其弱質不敢冀旦夕之效惟求培終身之基

異日者但能食舊服先帷君之恵猶然同流合汚
時予之辜若天命又何知焉謂人謀如是盡也沾
霜濡露庶烈祖可無惡于曾孫而僾見愾聞則皇
尸必致嘏于嘉客矣謹啓

光昌條達絕無雕飾之迹

座隅銘 有序

考亭說小子鳴鼓義曰師之分嚴而友之情親非
以親則言易以入意易以盡抉疵剔瑕尤便耶然
論語所載言曾答顓孫偃師譏西河外槩乎其未
有聞焉卽聞過則喜如子路同門之士亦未嘗以
其偏駁病敗之切於其身者賫告之也則是爲人
友者其分宜以規人之過友乎人者其勢可得規
過於人而卒不能見於聖門諸弟子之間甚矣斯
事之爲難而不可必遇苟得遇其人于一日忠告
善道層見疊申使爲其友者得聞其過求所以必

改焉不爲厚幸也耶余質薄而病深指弗勝指也
失之經術文字間特小小耳一旦吾友次微來告
曰君授徒而疎于治經失在放方壺繼進曰爲文
而畛際太明失在俗余聞之悚然驚爽然失旣而
愧且奮傍徨靡寧者竟日然後反而自幸竊歎二
子之直諒過諸賢而余之所獲兼師商矣嗣是諸
若非徒語人將來告也
友倘察余受言之誠而不余棄一一嚴攻而顯治
之庶幾得以自克不至終淪于小人之歸不爲尤
幸哉雖然法巽在人不可必也隱微在我不可欺
也不有無形之師友無聲之誥誡乎勿忘自惕焉

可也。繫之銘而列於座隅朝夕觀覽如侍兩君矣
銘曰天叙朋友橫參五倫弼違矯枉易禽而人昔
在孔門英傑之萃切偲輔仁備聞斯義意謂諸賢
人得自考師商而外聞過何少同業孔堂瑕尚諱
攻矧伊來世諛悅成風幸余倜昏過人斯見美哉
兩友提耳命而提命雖聞隱慝是懼軍須攻堅藥
求治痾儻矜瘮頑踵至艮友疏密卑尊聚伐余醜
義利殊喻修悖攸分防水局潰撲火不焚昔聖有
云爲仁由已顧諟明命張而不弛無小無大是訓
用違臨深履薄庶乎全歸

銘可敵四勿箴

得賢友頌有引

象山云天下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是
各執已見鄒東郭繹之曰師友不着實則勸善
而未純規過而未摯故卑者滯情欲高者倚意
見蓋眞見師友之爲益甚大也然着實師友需
之雖急而得之則甚不易余幸而得之矣致不
恭承懿訓庶幾寡過于萬一作得賢友頌

大德日生天心則均秉澗爲物賦清維人最秀而
靈厥名至聖踐形惟肖合德不令審幾而發君子
善反臨岐愼定迷途未遠視聽言動聖凡同心因
形而流乃獸乃禽不有麗澤誰塞我欲世衰道喪
足音空谷匪特三損蕩吾本性彈冠賞奇抑非其
正閔予小子從欲而昏天之所畀綿綿僅存賴我
良友如弟如昆警余之惰訂余之頑匪曰引之亦
以矯之匪提攜之亦允師保之凡遘我惡如病斯
侵見痛而痛聞吟亦吟踞彼峻坂援我使登鳩我
邪木納之丁繩謬文辟理俾也成器百丈懸崖無
令顚墜翼翼式德有赫斯臨終日戰戰氷薄淵深
饑渴嘉告惟日不足勿有遐心爾音金玉願此德
鄰聞風斯至憐余童蒙不忍余棄矢志黽勉日就

月將體之以不息庶有緝熙于光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徧爲爾德日用飲食

精當無懈語

書孫嘯史送粤醫黃孟奎序後

孟奎韶產也韶守趙君致于雎賤近貴遠宜其有所遇也而孟奎卒以無功去可異也孟奎之來雎也以起趙君之子而趙君之子死舊清河令余公病溺孟奎藥之又死朱襄杜孝廉有眩疾聞其名迎之使治焉已而孝廉亦死制府劉公夫人疾甚遍求良醫得孟奎喜謂可無事劉公夫人卒不救無功之表表者如此其他經孟奎而死者未易僕數疑其術無足稱也然孟奎每至病者之家胗其疾即日不可爲矣預刻死日主人啼泣請救不應

其後果死如其言無爽者其術抑亦甚精矣乃起假續命之功無聞焉豈其能計人之死而不能予人以生乎審如是猶無足稱也孫子之言則不然曰醫之爲道也任之宜專理之貴豫勿以小愈廢防勿以恣情取敗夫如是而後功可言也今之舉孟奎者大抵受誤庸醫之後已見勢不可爲乃始匍匐哀請冀孟奎以必起間或病雖未至而喜怒不稟其節起居故違其度憚于自謹而安于自便夫責人以效而不用其言勢不可爲而始委以事術雖扁倉奚益哉其無功而去也固宜嗚呼敬輿

周旋于建中之世文山受命于德祐之朝王愁方叢十寒非一暴所勝大命已摯天心豈人力可回議者遂譏賢者爲無益聞孫子之言不當爲之痛哭也耶雖然世有孔子則微箕與比干並美君子所爲苟有以諒其心焉固不區區責衆人之識也今而後用人者因孫子之言而起悟必無舍學從我之失而未雨綢繆豈至忽而不講耶然則孟奎之生人也衆矣豈必不遇哉

小題發出大道理貧山文不徒作如是

書歐陽文忠公思穎詩序後

嘗見天下有言如是而行違屢欲然而卒不然者則曰斯人也必利回當機之决故隱忍焉不能致介石之素志也及讀此序則不能無疑焉詳公本末固不敢許以知道然不可謂非表裏洞白之士也使其心戀巍闕夢斷丘園斯亦已矣何爲飾不情欺人之言如是之多哉然則優游漁釣上下林壑蓋其本心焉不可誣也乃考公發願之年甫踰强仕及其作序之日已近懸車中間蓋二十餘歲矣如曰非利何若是濡滯耶雖然公固表裏洞白之士也庸詎知其不能然而欲然見于言而行不逮者非時牽勢阻欝欝此中而不克自主也耶易不云乎介于石不終日聖人之事也顧敢以之望公哉或曰勤求明農而卒留治洛者七年迫欲釋位而終之作保者再世如必以遂初爲賢則周召固聖人之徒也

反覆窮情作者有欲白之隱乎文之溫醇亦可追踪永叔

書文丞相集後

庚申夏六月有事城中見道傍鬻文丞相集下馬取覩頗欲得之以囊無宿錢而止然猶怦怦于心者累日越八日侯君敎文函書來告曰余已得而有之矣敢報余披閱之雖恨此書不爲我有然幸有之者之猶爲我友也嗚呼造化所生之物原以供造化所生之人無彼此之殊也奈何以人已親疏妄生去來人遺弓而人得之亦何爲其不可也旣紀其事且以訂余頑焉是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先生英風勁操震耀乾坤雖庸夫豎子莫不欽而仰之余爲兒時曾讀先生正氣歌爾時不知爲何等語也稍長閱史傳見先生行事以爲百挫不屈之氣蓋得于天者然耳今讀此集片語隻字悉本濂洛雖造次顚沛莫之或易其學問實有不可誣者不獨其質之美也乃知學之不講假有樹立當必有毫釐跌差安得如先生終始一節而無可間哉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而學又不可以不知道書以自警亦愧知先生之晩也五十三叟識

雨中讀先生集至貢士莊青雲莊兩記及義約籍序皆紀當時公私經營創置以津貧擧于鄉上春官而無其力者其言曰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欲則其達也必不可以非義屈臨大節斷大事決非平生節食豆羹見于色者所能幾士方窮時驟得一擧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爲非義之求是不待仕而固已賊其心矣今與掄諸賢於郡國所貢之士僕馬道途之費皆先事而爲之所使得都無後顧則進奉天子之對必當謇謇諤諤可以爲他時之賢公卿蓋望于人也輕則其全于己也重其所由於培植者不可誣矣嗚呼治之盛也不獨朝廷作人之化纖悉曲備而

一時守邦之大夫邑里之賢士更能于法制之外成人之美如此故其仕者皆有以無害其剛大之氣而豫絶其澳涊無恥之心迨其衰也士不幸以饑渴之害喪其所守者往往有之然則與掄諸賢其關于世道爲不細矣守邦之大夫與郡邑之賢有力者苟存世道之憂得無聞其風而興起也耶雖然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士可不自淬其貧賤不移之節使剛大之氣必待養于外而後全也耶厥明日襄臺舊漁書

三段文字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法讀

之足令人興廉起懦

書甲午齒錄後

此奚邑李萬宗先生所繕寫以見遺者吾家舊所藏本壬午亡于亂常欲求之而無從隱於心者蓋四十年矣康熙庚申遇先生於試院前辱顧眄甚懇先生之祖與余曾祖爲同年士知其家必有是書語次請假而抄之曰諾不踰月遂以此本來覯[正見綜敏]昔王景略爲政有出關者謁而請符朝辭而夕已遍下先生綜敏無乃似之先生博覽群書老而彌[可作萬宗一小傳]勤嘗相與辨古今人物論詩文升降書疏數往反必衷以至當而後已字畫端恪有明道之敬焉蓋所受於天者異矣乙丑秋日閱此因識簡末俾子孫考見寶護勿褻亦先生之誼不敢忘也

剗盡華藻而其佩德之衷如掇

書何叔獻遊燕詩後

讀詩至七月東山謂周公於家人鄙事閨房隱情如塞向墐戶剝棗斷壺婦嘆於室其新孔嘉無不道其細蓋已甚矣及其歌咏文王載享清廟何其達性命合神明乃如是之遠且大耶想識者洞微考變必知其所以爲聲有不同於山樞北門綢繆中谷之哀靡明矣譬猶龍然方其斂形蟄跡以存身固可以爲蟻蠓也以覩蜥蜴蚓蛭不知孰爲大小耳一旦乘雲霧薄青冥變化倏忽瀰漫六合而蜥蜴蚓蛭如故焉蜥蜴蚓蛭之性具成而望其乘雲霧薄青冥變化倏忽瀰漫六合也豈可得哉苟有其自異之本卽當爲蟻蠓而混跡於蜥蜴蚓蛭之間則所以乘雲霧薄青冥變化倏忽瀰漫六合之能其在可辨也雍丘何叔獻喜爲詩嘗遊燕偶效其慷慨悲歌之習或見之疑其僅能爲變徵諸聲余察其所蘊蓄有出於笳曲塞吟之外者何子深於聲律其無待乘雲霧薄青冥變化倏忽瀰漫六合而後信其果爲異也

筆致亦如龍夭矯

書楊忠愍公年譜後

此蓋公自著於東市命下之後距其死時才一日耳其詳述生平娓娓至數千言而不殺亦足以徵其氣定神恬從容安死之槩矣因其賦質剛正充養有素臨大故而不變其常其亦邪說未作當時(許出論頭)皆知君親之義根于天性而不可解有以決幾于早而致然也觀譜中所云在部無一實心爲國者蓋其心視國事如家事身事覺不爲之圖維措置於至安萬全之地而聽其震撼卼臲於群小衆壬之手而漠不爲之動心焉則有所大不忍於心故決其敢狂必爲之氣視絕膺斷脰如秋毫之微而不暇計也中世士大夫豈盡庸愚陋劣惟其偷生苟免全軀保妻子之計習于目而熟于耳覩君父與已藐不相屬無足以動其憂憫匡救之意而且又有以知體審時之說導之於前使之逃死也爲有名稍非賦質剛正充養有素如公者誰樂於批逆鱗忤權奸身蹈不測而爲此迂濶之爲哉夫脂韋容悅之倫所在都有惟欲斂其鋒鍔柔其骨節閹然以媚於世冀得全其身保其妻子而終享其富貴縱有清議貶絕使無以自容於端人正士之

閒然且縮項覥顏以偷一日之活児倡之曰審時是明哲之妙用也曰知體是事上之大分也既予以得借之名而寛以可逃之罪復投其欲生之志而順其畏死之心無惑乎從風而靡胥出於偷生苟容之一途也以輕生用壯之戒徧錮舉世之端人正士而使不得爲一事出一言而已則宴然享知幾尊上之樂而不知恥邪說誣人充塞仁義洪水猛獸當不如是之烈矣感於公殺身成仁欲著論以破其姦其亦迂濶不量力之甚殆不免於草野不經事之誚耳嗚呼龍比而下脫然於斯語也不其難哉

想質山胸中耐不過故因事傾吐氣悍亦似遒

巖

跋王中丞流民圖帖

此中丞王公令河内時所上也公諱漢崇禎丁丑進士風節所著屹爲歲寒松柏本末具史揣可無論也獨是此圖上時距甲申纔五年耳敗屋漏舟之習宜若不可收拾而爲長吏者猶知心軫民艱叩閽請命不忍視境内流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莫之一顧而上之人亦不聞變色抵奏用峻法以繩其催科足以見當日文網之疎而令長之尚有其人也嗚呼明運衰晩一時主若臣且能如此其在開國之初者蓋可知矣民生其時抑何幸哉孫子藏之或以論其世耶至夫筆勢森秀文字誠朴皆可想見其人固足寶也順治辛丑十月同里田蘭芳記

慨然言外

題魏方木序王抑仲二十一史刊誤

於沙隨友人處見王抑仲雜刻諸種其二十一史刊誤序則魏方木筆也銜口肆腑如見傈然指揮狀而方木墓草宿矣爲之出涕及考作序時日爲康熙辛酉距其死纔二年耳猶能別經史之用効朋友之箴囡無一毫耄及態余傳爲失實用自咎也然方木雖雄于爲文而未底于成試且屢非里巷之間未有以能文目之今人每有所作必求名高而顯者弁其首卽身在窮約僻居下鄉亦必極其力之所可獲而後止抑仲綰銅墨交游多天下

指名卽其所生與所治之區不乏顯者而抑仲所求顧在此不在彼趣亦遠矣嗚呼凡今之人不錮世習如抑仲者誰哉嗚呼

化絢爛爲平淡尺幅中是多少感慨

題崔峻公菊石

古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蓋老人所歷長久天道上變人事下移生平居第服用藝植器玩莫不消翳毀華甚且朋舊凋喪天親淪亡自覘鏡中之顏不覺髮童齒豁大異少年時則爲之悚然而驚悄然以悲也當斯時也於萬無一遇中而庶幾一物之遇焉愛戀珍惜必倍常情不又足以破涕成笑乎余識峻公于己丑時余僦居城中兩髦未毀日從峻公伯起嬉游于一草之亭復與鈍庵嘯史時寓食于峻公之半樓周旋爲至密焉嗣後余浮沉異縣意蓋非忘峻公也然見亦罕矣丙辰

以來八年雙親繼殁形槁神瘁幾無生人之意今歲借館城中鈍庵伯起亡嘯史亦死所謂終日行國中不見故人而一草亭久屬他姓舊余所僦之屋其門垣已沓不可復識矣及問半樓則割以與弟回首疇昔恍如隔世屈指計之蓋已三十六年感故物之僅存相與樂此今夕因以致慨夫不遇者之終不可得而遇也峻公出所畫菊石使余記且曰此近筆也簡遠蕭淡氣韻天成殆難以故物相目披玩之餘又增一慨也因書以歸之使緘巾

竒更三十六年。兩姓子孫。倘獲聚觀。當必白首傍徨追故物而無從者

騷情無限筆在意外

題樊桐山先生二帖

章璞成對者俱當禮物用去謹擇二方呈上武陵陳坦山曾教弟曰圖書是學者門面叔肯將有事於門面耶幸在樸棫之卒章矣　年翁以兩言（閑邪存誠 懲忿窒欲）命書可謂篤于道矣愧余字學無本謬以貫山之意兼乃兄叔肯而致遂忘其醜但不知紫陽所稱常目在之者果是武湯匾額耶幸以教我

右二帖先生與徐氏兄弟其典㮣爲人之意寓于閒冷酬對中可謂妙于立言者矣兩君必能察以自克無疑然聖經賢傳玩而棄之者何限矧其在筆札之末也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古帝爲學精密其可見者如此昔人云近於山中讀中庸差有味兩君之意倘去人未遠也耶

微言可會

書黃山谷題跋後

行丙戌歲於紀大階家得先生題跋一帙章殘句缺僅存彷彿余之[illegible]可辨者愛之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諸懷然家貧無力購其全書以爲恨且不審當日數賞果何如也今得是編其正大深微如見老臣搢笏如聞通儒升席使人肅然悟遠雖其片語隻字亦皆氷勁日朗如覩其人於是益負髫年之鑑別爲不爽嗚呼以昏龐童雅能物色宗論匠筆於亂楮蠹魚中其識力雅若不凡宜有所成就而卒碌碌若此自棄之罪欲誰貸哉晚幸得此詢可關夙昔之願而景迫桑榆聲之筵將散而來嘉賓日向暝而游勝地不得久與盤桓爲可惜也（淵泳怡是此遲亦色）

歲在乙丑九峇老人記

觸目皆成惕厲亦得題跋之體

城喻

有城焉中腹鼠鼲外族荆棘雖童子過之亦知版築之當施也客有告之曰是宜治不然必敗寇至且以滅而國主人睋然而笑曰嘻是何客之愚哉吾城固完而烽火無鬪也欲圖功于無事之日悖矣是將耗吾財寇至有以城斃耳無悔寇且至主人芒然曰且奈何聚父老而謀之則曰城不築且壞是宜治不然必敗聚婦子而謀之則曰城不築且壞是宜治不然必敗（三疊是國策文字）主人亦且內謀曰城不築且壞是宜治不然必敗於是集老弱具畚鍤外禦強敵內勤繕補主人則日遺以糗糒勵以金錢拊循以語言雜一身于卒伍之間勞手足于泥塗之際晝作夜思貌瘁中乾計其繁費蔽之于昔且十倍焉寇至引水灌其隙則穴鼲者崩攀蔓附而上則叢棘者登城卒潰不守嗚呼天下固有利災于目前而害伏于事後衆見爲然而一人獨否諫焉不受且以爲愚而疑其耗我成見是執悍然莫顧一旦變生倉皇沸亂罔知所措更欲自悔其守而勞而瘁而費而繁無如機失勢去功無可施卒莫救以敗者悲夫故曰明者見于未形勇者决于當

機秦王棄三城而爲謀者先良有以也有國家者
可不鑒諸

說事明暢鑄詞堅光秦漢之遺也

東隣之盜

東之隣夜有盜里人群而往禦焉盡獲之則素所善者也訟之吏吏受而置法焉盜退搶地而呼曰險哉若故我所善也而致我于吏何忍也吏隨而加法焉亦良酷哉且里人何與者也讐無讐者以讐焉仁人固如是乎風俗之偷也嗟夫嗚呼世之欲禍而人反其禍因以疾夫不受我之禍與禁我而使不得肆其禍于人而不反焉者類不反己而怨人往往有此癡情可笑

侯氏之犬

睢陽侯氏善豢犬嘗至其庭以名辨而識之者凡三焉比而游意無黨僩也一旦兩犬狺而鬬其一帖耳旁觀自若也未幾一犬遺以骨而嗾之則起猛搏夫不與骨者一如已所欲讐焉嗚呼物之貪而無常也宜如是哉田子曰是殆類夫狗利而忘其故好者

短節中有勁力

盜復

市有盜覘富人之藏日夜穴其垣發其扃鑰傾倒其囊橐篋笥積歲所獲遂堂堂然鮮衣怒馬于五達之衢而以貲甲其里人其戚之居田間者過而咄之曰吾願寶吾貧也未幾恥其懸鶉利某甲之章服以自飾穴其垣發其扃鑰傾倒其囊橐篋笥不顧也警備至反亡其祖禍焉市盜聞而笑曰夫夫也情則同名則同噫我富矣

趣甚亦毒甚

逸德軒文集 雜著 中卷 全

書徐道興父子

徐道興雎州雎陽衛百戶舍人也性倔强不使人得以氣勢相屈以貲爲良牧署署丞故事爲山郞者不過假名號章服以駕其鄕里卒不必任而道興則任卽任亦不必事而道興則事曰吾爲朝廷出力其役竊指而嗤曰閽老倘書九卿科道冠綏滿京城不聞有一人爲朝廷出力若官寧大於人而欲爲朝廷出力耶道興聞之不以屑意道興在都城僦居隘巷往來者日聚而糞之風動臭蒸則嘔不可飯所親爲街司榜禁之數日稍稍可進食

其人偶於公座調道興曰若非我不爲糞浸殺耶道興怒立去毁其榜曰吾自忍吾臭不能仰人聲也久之出判江西寧州寧在萬山中毒蛇虎之所處家人戒勿往不聽繼之以泣曰旦日來更議之乘夜潛遁去及旦往候行矣至寧則日督租群猺中勤如良牧而危險較昔則倍焉道興旣不能媚顔候要人意遂轉爲雲南趙州州同世亂道梗莫知所終康熙中雎人袁賦誠爲楚雄府通判其姪炯從往歸道道興由本省按察司經歷陞彌勒州知州其後沙定舟寇作州人附起城陷道興冠

服坐堂上厲聲罵賊遂遇害意其時必有援之使去勸之使從而道興嚼齦裂眦奮然而不之聽焉而惜其不盡傳也道興子應璣負氣不肯下人一如其父而識義固窮（世那得有）尤爲過之幼娶田氏頗有婦道喪亡更娶者實寠人女不嫺禮儀應璣謂其無家法出之尸饔無人因寄食舅氏舅死其姪迎養焉惡其所交非士類輒辭去尢墨而竊之州之爲墨者不下數十家率以贋材欺人而取高值應璣疾其所爲選材必良貲常數倍他人而卒不售益困鬨過人食應璣口無完唇復衣冠藍縷然昂昂

談辨貌一座人稍易焉則拂然去主人隨而謝之不可留也以至無從得食有憐之者貽以市墨數百笏使易米曰吾不忍以贋欺人而敗吾行終不受遂忍餓孤廟中以死

嗚呼推道興父子所以棄骨蠻徼伏尸佛廬者皆當世貴人賢士迂而笑之避不肯爲乃甘心窮困無所容以至身爲枯瘠而不悔其亦愚矣哉然視所謂明哲煌煌撑便而後處者容必有不當其意故硜硜焉寧死而不忍以相狥也世之貴且賢者終在彼而不在此嗚呼可慨也夫

描畫二八倔强態生氣勃勃

書壁

六月既望夜坐劉子山蔚齋遍論時賢因及呂晩村歎其見理明持辨確相隔二千里無緣質疑同堂爲可惜山蔚乃道其向客蕪湖遇周雪客邀與下自門訪之後以維舟迥遠遂失其期咫尺有道有晤言之機而蹉跎自誤較相隔二千里無因自達不尤爲可惜乎言已若有餘恨者余亦相爲咎之山蔚既歸寢余立月下自念生平遇所當爲而欲爲者或牽于事勢或溺于宴安而卒不及爲遂事過悔生終成莫補如罷洪都之行遂無由泛青

鞋于五老罷戞峰之行卒不及追耆儒于九京其爲可惜非一二數然此猶外者耳乃有不阻道里不假介紹操則存欲斯至非事所能亂非勢所得牽徒以自溺晏安故當爲欲爲嘗爲而卒弗竟爲且將至于無時可爲屢悔于前不戒于後其爲可惜更何如也自咎之不暇咎人乎哉心亂意煩寢不成寐遲明告歸書于齋壁

所謂無一飯之忘也于此見操存之純而文亦潔甚

客言

往於侯若虛座中遇烏程客谷王言云嘗泛海遭風偶泊一洲洲人競來觀形貌衣冠言語大抵與中國類問其洲曰液末嶼其間一人延余至其家上棟下宇飲食器用親人愛客亦有華風焉留余數日細叩吾國所有且一一具言其風土升降物性淳漓與夫草木鳥獸之異于吾國者而信狖爲絕奇信狖形甚瑋麗其性厚而靈其種少而貴高可五六尺圓顱方趾豕尾麟角毛備夫五采聲中乎六律託群乎朔垣之樹食芷友鐵弗素樂炎阜

之草不散處不踽行不雜非類有跡之者輒分北而去不則觸嘷之尤憎他獸之音聞則仰而噴俯而舐交首吸噓若病厲之在身焉其離立也若長幼之序其互相薦食也若俎豆之陳其翹而欱頷而吹若講授之節而細吻長鳴又如箾韶之奏鈞天之響也其一偶獲于人縻而飼之悲鳴躑躅一似有離群之感而不可以終日者主人體其意時縱之至朔垣之下群狖歡迎交倚複立更唱迭鳴以極音辨倫清之妙焉雖數入樊檻終以晨夕族聚爲樂而無志安其豢飼也一旦至其故穴見群狖有招呼異類拂戾同氣者有比合此狖齮齕彼狖者有踦機角阱覆害爲心者縻狖仰天長號投身于地而呦呦鳴不休群狖不顧縻狖遂駭影疾馳入樊檻不敢復求歸焉嗚呼此狖非貪飼而棄其鄉也非介狹而嫉其族也非生厚而習于薄也孔子所謂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孟子所謂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嗚呼此狖近之矣

忠厚惻怛可以格神泣鬼

雜說送館中諸友秋試

射義曰內體正外體直操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矣射之義盡乎此也而射之義不盡乎此也射之義而盡乎此也旣咎內復圖外又弓矢是審焉（規模公穀）分撑互角而射之意微矣義之言固非與義蓋然其所以然聽積學者之自解耳內體以何爲正外體以何爲直持弓矢審固又欲何爲射之義盡于此也正則正諸此直則直諸此審固則審固諸此此者射也一諸此則不分不分不分斯專專斯中矣然則內外弓矢惟中之是求斯爲義所不發之引乎曰中與射角猶二也（淡而可味）

客談贛江諸灘之險懸流百丈隕舟立下下則石齟錯排覆水僅寸而不露其磐皆牙廉鋸銛轇轕回複至于數十里其容舟之隙互折偪确帆而馳紆穿捷旋於石齒間不爽咫髮然後可以利涉而達或見操舟者之安坐篷牕談笑亂流也輒欲效之不知是人也審水脉正柁機戰懼徬徨惕惕然有以嚴乎其內於是掛帆理楫以爲吾具旣便而吾手復艮遂解維中流泛泛焉聽其一日而千里也岸上觀者心計坎陷早爲之色焦而神死矣不究其中而後符乎外者如是哉可以反已

殺畦之蔬徑寸冷脆柔滑濯濯爾毛而熟之可以適貧士之口滌以爲菹薦王公羞鬼神不能遺也味雖薄猶不爲世棄味哉一旦雜茶蓼而陳之有投箸而吐耳嗚呼物各有味不味于味外而味于味中使無擇味焉則群思嗜之矣

山有虎炳然文也人思攫其皮而珍之然是物也利爪牙樂搏噬攻之而欲攫其皮者稍不戒焉敗矣獵徒之久于山者毒其弓矢利其戈鋋深其阱機時其出入匿身屏息習手足以伺之當其負嵎

一怒輒魄動形枯反走而顚隮向所以制而取之之術幾不知何者之可恃乃有五尺童子無閑虓之狀介于胸中不知爪牙之毒不知搏噬之烈不剡弓矢不銛戈鋋不設阱機不習手足賈愚勇操鈍兵適虎不意突而取焉亦時有之久於山者顧召之曰子之突虎也非術免于陘倖矣盛陳其虎之威徐進其已之技是童也未見虎而魄動形枯反走而顚隮焉如彼而不暇問虎矣何也動之以可懼而其天喪也求取虎于習于取之之人思盡其技不得反亡其無懼之勇焉抑悖矣諺曰生犢

不畏虎惟不畏斯可笑也噫

四篇皆脫胎蒙莊而意義之正非莊生所夢見

讀山谷語偶筆

山谷曰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于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爲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晩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雁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

余嘗論許桐柏樊先生摩理學之壘蒲州李華海得風雅之宗聞者舉未之信也且於先生微反唇

私以爲怪今讀此乃知古今如貉共一丘耳

人各有時當治平之元王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值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豈不信矣哉

商丘鄭廉胸襟灑落無人世一切齷齪態下筆滔滔虬蝺而清麗酒態詩懷無之不可觀落魄東村故人多畔去舉其才以語人人無信者同時劉榛清約簡澹才相匹耳而籍甚人區心甚惑焉偶閱至此因發貧士失職之歎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

皆妙絶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胷中有數千卷書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胷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有二事而鎔之方成胷次若沾沾然放他不下雖李當陽猶恐短詩文之韻耳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

余幼愛六朝文字及鍾竟陵所評詩故終身不能脫去排偶瀟然自行其一往莫禦之氣詠吟亦淺淺殊不出大雅乃知先入不可不慎如此

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耳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予嘗以此論詩而東坡絶倒也

余嘗以此論文以爲然者絶少雖以白村之通達無滯尚未盡許况娖娖者哉世豈無東坡但恨未之見耳公曾有言後人到余悟處乃當信也

索征西筆短意長充此四字惟易春秋足以當之世有丘明子長庶許問津耳

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

頃讀山谷詩體法字句無一不具而意殊未厭反覆不解其故讀此豁然更爲下一轉語必知古人用心乃能到古人不用心處

於此許贇山知人論世亦於此見贇山聲入心通

逸德軒文集總目

下卷

傳二十首

墓誌銘三首

墓表二首

行狀一首

祭文九首

哀辭二首

逸德軒文集下卷

睢州

商丘

少司馬李公傳

公諱夢辰字元居其先柘城人祖仕始遷于睢州之韓村里嘉靖中舉于鄉官紹興府同知遂爲州人仕生汝成汝華汝芳汝成即公父也官光祿寺署丞汝華萬曆庚辰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公既累葉貴盛當萬曆中風尙侈靡一時世祿之家多以聲伎裘馬相高公獨屏絕不事蕭然一編其攻苦有非寒士所能及者(史法)二十餘始爲諸生爲諸生常不利凡爲童子不見收於學官以至爲諸生不得志於有司終不出一言以累其叔公豐頤疎髯風度凝重望之偉如也與人終日言無疾辭遽色萬曆乙卯舉河南鄉試第八人崇禎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奉使封方城王於汝州道過里中賊突至城下殺指揮使二人遂圍城而攻之是時承平日久人無固志公日夜乘城勵守者百計禦之人恃以安會總督洪承疇救至賊乃解去還朝遷右給事思宗晚政嚴苛言官有絲毫失

指者往往禍不可測時冢臣與其黨通賄作姦選
事寖弊公慨然曰吏部政本也未有官邪如此能
致治者此而不言負朝廷矣爲疏劾之其黨泣謝
公卒不爲動竟劾之相繼罷去丙子副編修吳之
芳典福建鄉試事完卽途中遷吏科都給事中明
制於鄉試之明年上天下官吏之簿于考功使與
吏科都給事掌河南道御史計其殿最而黜陟之
故一時監司守令棄其職務候公於途多者或至
數十日遠者或至數百里爭有所進槩却不受公
生而廉謹卽親戚宗族不得干之以爲利人率以

爲少恩然鄉里朝廷亦多以是稱之抵家鄰邑令
暮夜挾黃金二百爲公壽公駭曰若能吏法應擢
何失計至此疾去無自汚也已而其人果遷遂感
憤濯磨爲名臣死國難云計事畢遷太常寺少卿
歷大理寺少卿太僕寺卿未幾授通政使公蹙首
曰銀臺天子之喉舌也今主上精明而老臣庸暗
出納之間未盡惟允殆矣遂有引退之志未發公
前所劾者復爲大僚日夜謀所以中公者會棄有
聲以金五百屬中書舍人王陛彥賄大學士薛國
觀求爲副都御史厰校廉得之遂嗾其獄引公屬

主者嚴訊其左張顯以實之顯于訊之日大呼曰
事已有主名豈可爲人報怨而令顯妄陷平人乎
主者懼不敢復有所迫竟其獄上之上立賜國觀
死而棄陛彥于市公事遂得釋然猶未出視事久
之事良已其人再搆之遂罷歸歸至長垣時闖寇
蹂踐河南州郡相繼淪沒客有勸無渡而南者公
却其議不用遂歸至家則賊已攻陳州太康居之
州人日數驚兢思避去公聚其族曰吾家三世受
國恩義當與城存亡有亡城者必手刃之感公之
義於時州人有不去者賊薄城知州事者時無人

公方從其甥鄭位與判官何雲鵬孝廉劉澤淳坐
城上圖禦備計已有從南門啓賊入者邏騎至迫
問公等姓名侍人一一告之至公騎曰固聞公名
一至營無害也遂驅之去公度不可免起投城下
兩卒掖之走甚疾至營其帥出騎引見一行公獨
不屈騎復一一白其姓名至公帥曰固聞若名若
何欲公曰朝廷大臣惟欲死耳帥曰無庸顧謂鄭
曰汝舅之家得無驚乎盍同卒往守之公厲聲責
鄭曰何與賊語之親耶帥笑而不怒去命其客立
圭說公爲分別禍福甚悉會具食公覆其杯長歎

起去抵暮賊帥戒邏者曰好伺之明旦送之歸也入夜卒恐公有變來收其衣帶凡寸以上皆攜去公死意既決鄭與侍僕百端陳解以爲太夫人之年至矣不可死且無守城責賊之色無惡許送之會得歸也公曰非不知太夫人之年至矣不可死（復叙處似檀弓沐浴佩玉史記先生處勝之門者幾年矣文法）且無守城責賊之色無惡許送之會得歸也但辱身于此明日入城何顏仰首覩朝廷西門乎左右皆泣因出一巾遺鄭曰以此示弟姪輩太夫人好爲我奉之骸骨好爲我收之夫人素病聞吾凶問必死亦好葬之目前子姓不見有可任負荷者無容議立後也遂扼吭而死賊帥聞之立怒殺其邏者鄭與雲鵬澤淳皆得釋淑人王氏聞公死果溺泣不食纔公歿事聞於朝准復其官甲申邱中外死者贈公兵部右侍郎公嘗入柘視其女爲群盜袁時中所圍城將陷公指佩刀謂所親曰城如不守當以此死忠烈之性蓋素定也

論曰嗚呼公之死可謂彰彰矣不幸而不死于朝不得與劉文烈諸人同科然兩河之間亡城無慮數十其中號爲大僚名臣往往竄伏可憐之狀不堪令人聞見間有一二死者不過倉皇計無復之

或自經於溝瀆或誤斃於鋒刃仗節不屈從容就義者幾人哉而說者猶然議之其不欲成人之美者乎不然何論之詳耶

精於史法無一懈筆

中允劉公傳

公諱理順字湛六河南杞縣人幼孤母育且教兄仲厲課尤篤公奉母謹稍失其意即啼泣請罪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一門之內嗃嗃如也弱冠舉于鄉知縣章公欲有所進望見公貌卒不敢發久之不第邑中憐侮互生公不顧惟以人倫風教爲已任戚屬有以細故欲乖子女大義者公質責之其人面愧背而咈詈且種種公無所忤誨譬詳盡人感其言卒合勿去公既不與人詭隨恬澹自持善病病無間日常語其子曰學要無欲吾生平困

于病然其斂約閑存得力亦不出此也崇禎七年甲戌成進士殿試第一人方臚唱同鄉縉紳者紛忽奮其大如斗舉朝異之是日上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得一德行者老蓋以公年踰六十歷十試策多危論從下卷拔置第一故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會典公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太子出閣復選任之嘗入侍東朝一宮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公挺立端視手采隱然太子斂容而止上聞益眷之矣未幾忌者以鬭試出之先是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內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戰國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公深非之已而易吉入閣公乃大痛即歸草疏其略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自處失宜陛下用嗣昌是也果有嘉謀即在兵部儘可入告如劉大夏戴珊以俟服闋入閣未晚豈有政本之地而容忘親之人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銜之館中謁賀公又不往且曰宜弔而賀豈人情哉嗣昌益恨焉而未發

也公復向所親曰文弱倘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嗣昌大怒嗾王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公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還經筵兼知制誥焉其在制誥也所撰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於宦寺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覩草競相詡曰此劉公筆也持之以爲榮於是忌者益衆故事修撰歷三考者即得超任公十年不遷癸未猶以史官分較禮闈事竣始開坊前此未有也是時闖寇蹂躪中原公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門分賄權貴爲蔽隱計

感憤憂危義形于色每于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
如厝火渭泉禍將不救汴圍急復議援剿之策請
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眞澤潞故事當事率
以爲狂不之聽也及賊破潼關入三秦公嘆曰事
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崇
禎十七年春賊乘土崩之勢破榆林殘寧武宣府
保定相繼淪沒京師大震三月乙酉薄都城環攻
一晝夜礮聲如雷時微雨公慮守者沾濡可憫是
夕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翼日黎明入朝欲
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

落覘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倘欲
誰謁耶遂歸而城中賊騎已充斥矣至寓有門生
來謁請所向公曰既及吾門須辨一字客去送之
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
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
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字畫端勁無異
暇時寫已坐兀上家人環泣公揮之去以首投繯
叙公從容就義正見顛沛如是
中綴隘冠不得入取去入繯仍還之正冠而盡其
容甚善妻萬氏妾李氏皆死時朝臣死者二十三
人公天性朴誠淡于名位入仕十五年家居僅十

五日猶以典試來過餘則服勤職務嘗云優游里
居坐待遷職吾不忍仍其陋也居恒訥訥一遇時
事有闕則痛哭流涕披露肝鬲雖觸嫌犯忌罔恤
也獨當上眷最久蓋亦誠之所孚云甲申謚文正
　國朝改謚文烈順治九年祀於鄉十年與田十
日日七畝計七十畝春秋致祭焉
論曰嗚呼事未有無本而末治者公孝弟孚於鄉
黨風節著於朝廷蓋於端本之學講之有素也一
旦大變卒投宜其處之裕如矣凡人生平一官遷
轉稍失其平輒悻悻然逢人自直留於胷中而不

能遣又何怪其危難當前倉皇擾攘而罔知所措
也公之死賊中有哭奠跪拜者甚矣夫天理民彝
閒閻盜賊而公終身遭忌莫之少解嗚呼明社之
屋誰之咎哉
言有體要大不遺而小不濫此之謂史才

黎廣南傳

黎公諱國俊字爾瞻雎州人世本單族爲諸生與其弟國器讀書顯佑宫數有靈怪衆目而異之公（舊皆寫此二字）故清狂常于神前放浪倚側同舍生效之則見神于夢懲其褻以瘧殺之公微時多爲人所慢後貴往往報之卽見禮者亦敬之終身未嘗忘也萬曆丙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行人大學士劉一燝還籍命公送之故事詔使之護輔臣者多先後行慮於勅有所避則不得舍正傳卽有見趣命唯謹卒事謝恩疏及之例得致臺省公則曰劉公固尊

人臣也奈何天子詔使反爲趑趄乎遂同行一燝不得已舍民舍避之公復曰護行使職也千里之遠可不一見脫犯霜露責將有所歸也數數見之一燝不能堪嘅所親論之遂謫楊州府經歷遷寧晉縣知縣國俊善書法本山谷而蕭閑過之吏喜爲詩大抵類長慶大曆不假繩削鏗然中度風流文雅爲一時所推而治民雅非所長性癖鬪雞在寧晉雖堂皇之上必躬調之客有勸者則曰唉乃公豈以一官違吾性哉未幾果以論去爲衛輝府學教授遷洛川縣知縣未任改開封府學教授歷

南京國子監博士二載之間數左其官往來傳舍無寧刻卽家人亦難之公益自得毫不介意日聚生徒談文講業間以置酒賦詩詩格益高肆口而出皆有奇趣焉轉南京刑部主事南京爲明留都山川艶冶人物雅秀官其地者號爲仕隱吏仙西曹無事公則日與同志僚友薛宷輩摩切詩文採討幽勝評品一切金石古文書畵尊罍鑑以絲竹六博而人品詩文書法灼灼動公卿間人爭比之米海嶽（斟酌）顧長康云如是者三年曹事亦不大廢例授雲南廣南府知府公憚其遠以爲仕宦而腰橫

黃金亦可以上父母之丘墓矣遂自免歸歸則積土爲山傍溪日聚侍姬童僕酣呼博奕其上閉戶不通賓客卽長吏監司之知公者求一見而不可得見亦無主賓禮爲具食肴核數器而已公貌清癯望之若神仙中人然性簡率嘗有士人謁以詩公欣然與坐鬪其詩未半拂于地命撤其席其待人之簡類如此不善治生厨中告匱裕如也知州熊公漲聞之輒分熟相畀常日設一几于外門閾上雜置圖書酒果奕具或翻閱文史或與青衣圍棋或啜酒啖果過者爭覩之公卽相與問答或以

所食之餘授之卽熊太守來亦相斟酌爾汝無間也熊亦不拒其遇事之率類如此及城陷方與童子奕賊至對者求罷不聽久之見殺入于市方休巳而避亂河北未幾歸益不自振有攜餅餌相遺者輒相與話終日卽無則蕭然著書時出過市物之當需者卽取之無以償直則俾故人償之或使之索直于州守時署州守爲府通判濟南馬公審錫以詩故善公亦能爲償其直而更償之如熊太守時人謂二守之於公如安邑令之供叔黨嚴益州之客少陵非誣也年七十餘卒詩文數卷高許之變燬於兵弟國器亦成進士爲名臣云

論曰人必負至性而後有奇節嘗記雎士繹騷之時有一隷人爲軍將投刺謁公公庭叱之不爲禮其人怒然而去人爭危之謂公曰獨不能爲性命忍之耶公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彼既假之矣吾豈畏死而不一正之七十老翁尚何冀哉嗚呼公之大節如此豈憒憒者能之乎公特託之以寓其奇耳公寧流俗所可測哉

筆筆形其清狂鬚眉畢現如此方是寫生手

曹先生傳

曹先生者諱某字湯銘雎州羅楊店人幼失怙母他適人依祖母以生稍長聞人言及父母者未嘗不失聲痛哭也受業於余伯祖貴五公自曙達夜分咿唔之聲不輟雖寒暑罔間也貴五公目爲知學先生嘗語人曰吾父已矣幸有母在乃不得一望顏色祖母嘗教我曰而苟貴可以見而母令祖母雖不幸以天年終其誡我者未敢忘也凡我所以勤誦讀者亦欲見吾母耳言已則泣其後就蘭家塾每日雞初鳴指館舍則見先生肅衣冠端坐朗吟飯而往其肅衣冠端坐朗吟自若也再飯而往肅衣冠端坐朗吟亦如之蘭事先生久終未見其有異焉其授蘭書也直指大義不解則曲導婉譬雖問難百端不以爲忤一時名爲善教者卒出先生下先生生平持己正與人誠爲文高下不越尺度宜可遇也然卒嘿嘿不得志死

論曰先生之亡也近三十年矣求一似先生者終莫覯焉豈先生有殊行哉亦曰人己之間兩無所負焉耳典型在望心竊向往之而未能嗚呼可以爲世勸矣

溫醇含蓄其緒可引而長不嘗以寂寥目之。

極力推崇而無絢爛之色此之謂平淡

俞漢平傳

俞桂孫字掇三晩號漢平余家甥也生有隽才美丰儀跌宕不羈酷似蘭陽王王屋十六入郡庠其舅介福孝廉並其兄佐周召而課諸家塾崇禎丙子丁丑間漢平名日起一時方之蕭劉蕭劉者是科之傑也而漢平弗屑漢平之先日縉日絅日縞兄弟三人叠起爲進士官至方岳二千石芃芃然稱州著姓逮漢平祖若父之身皆武以進是時世方賤武一戴鶡冠襲戎服則人率與之剖席故俞氏雖以貲雄而閭里卒不比數及漢平一旦以文章自見於是爭以駈美三進士相期漢平亦謂艮

然未幾一試而蹶或有隨而笑之者漢平意氣自（覷起身分所謂加一倍法）若與州渠碩君獻孫曦史皆高才生州人無敢折其角者漢平獨狎而交之三人雖踔厲風發畢覩一世亦皆歛抑推漢平壬午闖寇陷州城漢平避亂河北稍定吏濟而南親書賴以存者數家事過輙背之而漢平不校也性好施人有求者不以往事爲懲至於貲盡而後已高許之變漢平遂落魄及余反自金陵是爲順治乙酉再見漢平則昔之妍也垢腴也瘠嬉熙笑諧且變而爲幽憂悄黙矣

嘗執余手曰我知弟弟視我竟何如已而大笑意不可測（無聊中詼奇）因語余以應讀書指屈至數十不止爲余論史記數處各千言惜不盡解由今日追憶似不類老生所常言者丁亥余客鄴有人來曰漢平一夕死年僅二十六生平所著述無一字存者

論曰記余爲兒時每愛漢平姿貌之美見則注目（正見其視聽亦反形其未有知識）移時不忍去一文出人競傳而巢之余祖亦舉以爲勉意爲非常器也究莫定其所至嗚呼惜哉

文有號泣無從之痛　鄭石廊

斷續抑揚有手法

劉文學傳

劉伯愚字千之商丘人也父格萬曆丁酉舉人以古學自力用以推挽郡中而伯愚得之爲最深恪覩中原文運之陋欲力砥之慨焉任也乃走金陵謁黄儀部汝亨曰與其門人馬元調輩講明先正之學共推臨川陳大士東鄉艾千子以上達於王唐爲文章正宗久之學成而歸終無知之者（當時蓋已偏爾）遂絶意仕進延浙江宋羽皇於家塾以教伯愚與其甥吳伯裔伯胤務以黜浮靡敦古道爲歸故伯愚行文一循古法爲時所宗焉伯愚自少至壯惟解讀書一切嬉戲之事罔以措意人疑爲短於世情及讀其論著經濟名通班班也性沉毅日記數千言同輩有遺忘輒就而問之然淳靜寡言不飲酒是以一時二吳賈靜子徐霖蒼侯長華朝宗諸文士日以詩酒聲伎相徵逐獨於伯愚迂而弗能親也伯愚爲文多至二千篇太倉張西銘華亭陳臥子讀而愛之海内爭相推轂中原文聲爲之一振晚更留心於禪若有所託而逃者崇禎十五年城陷端坐室中賊至環視無敢加以刃者賊稍去乃從容起與家人訣曰吾學道有年顧可汚賊之鋒以

傷吾爭業邪遂躍入井中以死文之藏於家者悉
燬於兵四方傳布間有存者子德培能世其學余
與之游

論曰雪園諸賢之文美矣余獨以先生有靜穆之
風焉然考其行事不少概見抑獨何與意其淡泊
寧謐無傾慕巨譽之習是以人鮮稱之邪不然何
同時相親如侯賈而竟失爲之立傳邪嗚呼貴華
賤實亦足見當世之所尚矣往余得交其子叩其
生平始淵乎自修之君子也因恭故老所傳次其
行事以附言之徐偉長云

老筆扶疎亦復風韻翛然

紀文學傳

紀元字大曆柘城人也曾祖以上世爲儀封人祖
有年徙商丘父再徙五遷始居柘元九歲失母依
父化蛟以醫往來諸聚明思宗崇禎十二年盜賊
羣起掠郡邑元與父相從避賊已而相失父去匿
他所元求之不得號泣不肯去賊且至或呼與俱
去曰勿特徒死元不去共相牽挽之終不去賊亦
不至十二就學邑中經書一過皆通梗槩邑令課
士香梅賦元時十八下筆莽莽數千言有奇氣邑
令偉之二十爲諸生元生而頎偉嶄異不群學舉

子業略知其意非所好也好爲奇誕之思上窮天
地所際人類所生以及方技小數器物細故靡所
不留意鹿邑李子金清辯士也每與元談反覆盡
日夜卒不能屈元自以濫才命世謂古今豪傑可
徙倚而辨因負大志不欲碌碌守文作平居儒生
事每讀張良周瑜陳登李泌諸傳則愯然興慨久
之曰眞丈夫也因爲鐵橫笛時時佩之於無人處
則習進止攻刺亦少讀星官兵覽居常忽忽仰觀
天而俯畫地遂以可任戡亂濟時而魏鎭復獎之
然卒無所用也元至性過人父嘗病元終夜立庭

中欲語輒忘所言竟病無豫色其於異母諸弟親之一如同產卽有過治之不少却不以異母爲嫌愛而能教元一人而已元性愛左史及秦漢諸古文奇書家貧力不能得其妻賢往往勤紡績佐購之卽不足輒稱貸家用稍稍有書然卒一披廢不再閱隨散去無所惜晚乃假書於人濡首沉酣不復如向者之輕而浮矣元丰儀峻整亦與人嬉戲欵曲不治外形而猥坐喧雜之中造次言動縝密不骫於度負羸疾猶能爲張鏡李元振諸人數數具主人禮然剛直疾惡其天性也一與俗人接則

數日恨不止遂閉戶不通人事慶弔卽巷中亦不往元既世貧賤一旦無所附依能振拔以文章自貴疾凡庸過甚氣折豪貴無少容以故邑中爭忌（何法自倍陵上魏于書來）元嫉元惡元輕易誹謗元無親元者直元坦中不留未嘗以微事欺人然淺而不識物情是以交游中有怨之者而元好客便安逸衣服飲食不厭豐潔家貧不能自給魏鐄諸人常爲具酒脯元卽過飲食之亦數招至其家他人雖擊鮮供張不能致元也元以不得志於時遂放廢行歎坐愁戶庭常無人跡而獨工於詩深雋哀淡知與不知讀之皆感激元既出入無可爲懽而諸生名復在額外益憤甚欲棄去爲四詩擬上學憲張公天植張以遷太常去元亦死不果上元死時年二十九瀕死惟改（始終一奇情懷致）擴其詩一卷付其友田蘭芳爲誦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遂死無所言元簡僻不能與常人交所好皆一時畸士會葬者纔三五人皆同志交也哀聲動路人異縣聞之有泣下者元無子有女三人詩一卷

論曰嗚呼余烏知天道哉以元孝親篤友絕才奇情近世數千里未見其倫比而窮苦抑鬱終身困

頓於諸生中復惴惴焉慮不能卒保其所有且無子夭死抑何甚耶起視世之富貴逸樂繁衍老壽之人行能卒未有先元者又自疑矣至讀其拜墓贈友諸篇輒不禁其泣下也元嘗爲余誦曹子桓報吳質書則流涕原其胷中意趣屈賈儔也而文亦似之嗚呼又何悲哉

人奇文亦奇是子長一派孟堅又當別解論更錯綜跌宕

拙傭子傳

拙傭子不知其姓名里居性甘勞而喜事終日之間營營也雖無他材能凡可以力任而分人之勞者無弗勇爲也寓於宋里巷利其適用而可以時致因目爲拙傭往往屬以事焉拙傭子不受直不辭難一若已職之所應爲而無倦色久且習爲固然漸有倨而役之者拙傭子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爰歌以自嘲曰安道絕藝聽之冷然然且不揮王門之絃子猷妙筆望之屹然而猶羞梯凌雲之顛顧乃薄劣而欲分勞無用甫田勞心

忉忉日疲我形日搖我精以力媚人顧得惡聲勿（用成語俱入化境）謂何傷其禍將長展如之人兮衆稱且狂已焉哉行吟東皐高枕北窗任我天眞懷葛可雙嗚呼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遂絕不復爲其事

論曰諺云巧者拙之奴羡歟相補至順也而拙者乃欲傭於人此何以稱焉不量其力祇自辱耳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莊姜之不答三閭之自沉夫與君云乎哉

慷慨歷落歌尤奇甚

劉道力小傳

劉抱一字道力又自號曰石隱云孝廉荆河公之子也石隱嘗語人曰抱一家故饒恥以富人自名方幼時輒好爲詩覩人世一切事無有加於詩者雖寒暑晦明應感酬酢之際卒未嘗廢詩人有與談詩則欣欣然不知倦或竟至於忘食也郡人皆目爲狂余亦因而狂之獨以詩酒與唐四表劉光焼徐拓落以忘形與孫瑄黎兆夔田蘭芳以方外與東會納川水成稱莈交然有不當余意則怒久之復稍稍親迄三十年無閒也雅性不耐見富貴

人雖里中鮮與往來而獨時時以詩從湯太史游湯亦樂余之無可無不可也而時時與余游久之恥以諸生老乃棄去攜一册北走　京師西游秦晉登太行陟華岳俯黃流盡攬西北諸形勝南極楚越楫洞庭沿長江過武昌上黃鶴樓弔禰衡於芳洲放舟而東以抵匡廬所至皆有詩涗乃以詩干郡倅舊史馮公馮公善之余因時時在馮公所馮公亦時時有以益余而論者或悲余之益衰而失志也今余老矣然好詩之志終不敢忘石隱之言如此

田蘭芳曰余交石隱最久每叩戶相訪非朗吟而出則據几繕寫其所爲詩坐未定卽取以相示與人接未嘗不以詩也其篤志於詩如此石隱所謂不以人世一切事加於詩者豈誣哉嗚呼世之學者有立志之篤三十年不倦如石隱之於詩而猶無所成者吾不信也

醯藉

尺蠖生傳

尺蠖生者不言其名姓里居同作客於梁苑相與往來聞其聲晉人也知其爲晉人久之得見其詩詩多言蒲中事因知其爲晉之蒲人常以尺蠖生自號人亦以尺蠖生稱之於是又知其爲尺蠖生也生大抵有厭世絕俗之意而非出於奉佛求仙之爲由生之詩以逆生之志依稀得之詩之所不言者不可得而考矣然所言者類少和平之音蓋皆甲申以後世亂家亡妻死子夭埋親異域羈跡他鄉之所作也生性愛花復愛讀書卜一區於宋之

野蒔花數本日夕讀書其下以自娛樂晚年雙目皆廢猶捫花臭之課其幼子讀書而聽焉生好友寧爲人所欺而不忍待人以不誠生尙往來寧受人之侮而不敢處已以失禮親人而介自存處困而樂不改未嘗以物爲累而其憂若有不可釋者所懷不以告人而人亦不能知也嘗自爲題旌之詞曰黃農虞夏之代東西南北之鄉亦士亦農之業呼牛呼馬之人嗚呼可以想其人矣

贊曰生生於晉而終老于宋居乎山而復出乎山屈伸委蛇生死閒關詩得三閒中壘之意人在幼

安靖館之間人見其春風鼓瑟陋巷屢空遂指爲洛沂之點簞瓢之顏人見其豐年採薇聖世散髮又疑爲西山之義東洛之顚不知其無入而不自得者乃天機之發而一飯之不能忘者則時命之艱嗚呼皭然不滓之志浩然長伸之氣直與日月爭光豈區區金閨之彥蘭闈之英摛詞掞藻則古稱先者所可得而攀也耶

宛畵出一幅隊叟圖不徒在皮毛官骸間眞知已哉

穢迂卜者傳

商丘之西有卜者焉衣巨盧之衣冠脂垢之冠終日之間踽踽然自行其意而不屑狥人一市爭目爲穢迂而賤之嘗聞人道其生平卜者蓋萬曆間（書出癡狀）農家子也幼醜諸兄力作之勞往遊里塾塾冀富貴焉未幾遲之去從浮屠氏學久之未有得也曰佛不易爲棄去然終以農爲恥以嘗遊里塾故略能知書遂求六壬風角雜占習之五年而未遍後得指授與人言禍福微中遂喜自負曰可以爲帝者師矣會中原群盜交作因往附焉已而敗歸然負

其術益力復從人問醫遂以醫卜求食亳宋間然性多諂且疾世之爲術者好大言以謾人於是有來問卜者則曰未必中也問藥則曰未必效也久之其技益不售縣有豪者招而客之其隷人欲卜者詣巳卜者私負爲其主人客不屑往隷人銜之卜者所居屋適壞主人命隷人治焉隷人曰可矣使人微諷之來卜者負有主人命益不應隷人遂終不爲治卜者亦終不爲下然猶以主人詬厚不忍去亦竟不言隷人之不爲治屋也卜者不飾外形人多狎侮嗇之卜者亦從而狎侮焉其視富貴

者一如常人不知有傴僂囁嚅態是以人鮮近之間嘗與之遇言小小事亦似較然不欺者嗚呼卜者所穢特形耳跡其所爲世蓋無如其絜也其見迂也宜哉夫世之所謂不穢不迂者我知之矣鮮衣夏屋詡詡然鳴所長以欺人便便焉熟其機以逢世嗚呼此卜者之所以終窮也

前半寫其顚狂後半狀其傴强若癡若黠宛然如生

徐太公傳

徐公諱道行號蘭軒又號濟寰其先鳳陽人六世祖忠從其兄宗移官于睢陽衛遂家焉自宗而上吏五世爲壯則與明太祖同起以功爲羽林衛千戶者也父養性贈徵仕郎母李氏公生而穎邁有睥睨一世之氣後更折節爲長者行人與之處久而愈覺其可親里中諸大傜役大災祲皆待公以濟常至傾橐無吝色曰予孫苟賢阿堵不足惜也六歲喪母事繼母楊最謹當其意有所向公微窺之必婉轉求適其意而後止於是融融焉得兩老人歡父嘗爲之築室頗宏敞察母意若不豫然遂

白父願以其居居弟弟楊出也更築更不偉凡再易卒就湫隘若不知室之善者當爲已有亦不欲使人稍覺其母奪所當有以私其非所當有也其後父母沒析產猶引其縮一似有所制而然者蓋孝友出于天性非人力追屈勉强旦夕者所可幾焉尤篤于親舊舅之子李貧不自立公出百金使陳椽市里後以貲雄終不復言是曾有所貸于已也內弟張以歲祲欲粥其田公陽爲質劑如數予之金金既入慨然曰不忍田人田而坐視其主之

困也遂提其券還之二事鄉人至今以爲口實公旣以末疾廢偃牀餘二十年家事緜毫處之皆中理以不得見用于時論者惜之公將及壯猶爲童子族人養相養大先後成進士欲援公公辭年二十九始爲諸生其志節蓋可見矣嘗著尙書講義燬于兵子二長曰現次曰琪皆嗣其德孫四拓藩拓垣拓構杜賢而有文其業益大其至蓋不可量云

論曰蘭生也晩弗及見公猶得侍公之子越石珊洲兩先生其時皆已垂白猶兄撫其弟問寒燠察饑飽若慈母之于嬰兒而弟亦克恭厥兄事必諮而後行不敢有一毫自主之色也跡其生平無非輕財樂義卑已利人之心殆所謂純德君子非與昔萬石君家以孝謹著稱少子慶最號簡易嘗爲太僕上出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而後對卽君又可知矣嗚呼尙哉

朴茂

魏方穆傳

魏鑛字方穆初名大生世亳州武平衛人以所屯在鹿邑柘城間遂占籍於柘家焉祖與父皆諸生而父更有名大生生有跅弛難御之氣甫受書已能辨解屈諸長老多讀古文尤熟三史爲文遒軼不循畦轍十七喪父踰歲城陷家故多貲貲蕩于掠豪隣復侵其田廬大生奉孀母與其祖儆屋而居有姊旣行矣夫亡其舅弱魏氏麥逼無人埋母意恨之以其無可如何慮傷大生心往往閉戶而泣大生窺知忿然藏斧于袖走斮其頭幾死以救免訟于官庭詰不服寻之杖色終不撓一縣闐然義之旣而駭終且以爲暴也爭思避去大生旣貧負氣自上遂落魄踽行獨處少有近之者余時從邢居一先生受學同門生魏玳大生族父也亟稱大生之賢一日遇人於塗頎而晳目細而長適帽白禪傑然也方以爲異玳遽指曰此大生也相向一揖張目直視而別是後稍稍與言而合久之遂與紀元共定交縣有廢郵在城西南隅去大生居頗近每夕大生要余至其地據東西礎而談至夜分始休丁亥余告歸明年大生成秀才改今名焉

庚寅鑽與紀元約余讀書其家因與縣知名士王元銓張鏡李子金游數人者既不羈鑽復脫略繩檢議論飲食往來如織而所言者又皆古今諠敗之跡畢畢所未曾聞見於是內外謗讟交興而鑽自如鑽形雋而神徵昏頹放少威儀與人驟接則默不語伏几偃榻竟睡去有時發露形體入郎笑之不以屑意當其自得或吐論縱橫什伍或舉袂翩翩爲無字之曲或誦所記憶古文詩歌獨至大丈夫鼓動拔起其志致蓋已遠矣及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胸數語則時時道之於酒後

尤劇也鑽志大慮疎有財與人共而好急人之急不事家人作業而日爲汗漫遊故生日蹙至不能具冠服入城市訴而侮之者且出骨肉間鑽深以爲恥幡然更思所以治其生者余與弟適至縣就田間覘之鑽無屋坐之樹下謂余曰大弟來至無冠服入城市此丈夫之羞也白圭范蠡伊何人哉吾貧止今年耳因指地上青青寸許者顧余弟曰此蠶條也養之三年吾將食其報焉余與弟戲應（此善用介甫非學焉也）曰苟富貴無相忘自是別去遂不相通久之聞鑽走秀州載少姬歸又久之余婦翁以書來云若與方穆故善盍一牘抵之任索我子母錢乎余於是走告弟曰方穆眞富矣鑽既富日湎于酒而以其氣加人縣中之事無所不欲問其豪皆賜推而下之余嘗至縣與子金就宿其家時已霑醉中脊言亦娓娓如常時然皆形勢向背更無復一語及詩書也未幾覺人情有異遂遷居于鄉更十一年余復來則見鑽衣短後之衣插杖腰間引田犬從幼子上下絕無疇昔俯視一世之槩矣壬戌試郡城遇其子詢以所爲曰近亦不復能酒也未幾家人來呼之曰父病革矣可遄歸數日復來急往叩之曰已愈也隔歲有客自柘來言鑽竟死

論曰鑽與商丘鄭廉鹿邑李子金雎州孫昉皆負高明之資或發跡孤露或拔起寒畯其議論行事人爭畏避以爲一日千里者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宴安以消其氣酒色以移其情所賤卒不逮所期焉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反覆是言輒潸然出涕爲古今抱奇才懷遠志有物焉害之使所學不充其分者惜也獨數子乎哉

文字出沒變幻如龍騰虎跳而一往雄傑之氣

令人不可迫視

[illegible library seals]

孫白村傳

孫昉字旭初睢州睢陽衛人[illegible]中外兄弟歲時同被玩物之[illegible]有之且欲兼得其餘其祖訓導公聞而惡焉欲多命以書困之如程而讀無難色授以爲詩法聞即了了祖更奇愛之曰兒異日必以文名惜氣輕恐不能有所成也十二試于州試者近萬知州命諸曹吏分唱以授牘畢唱百人者失卷而諱時知州爲蜀人李公歆令曰毋諱以所持餅書名來即按名以給時昉亦在投餅數中歆見其年小有英槩異之曰能面爲文乎曰諾遂坐昉於案側命以題昉且操筆且食其所上名之餅昂昂若無人兩藝立完歆大歎賞於士大夫間未嘗不許以遠大迨歸猶時時寄語慰勉之崇禎壬午闖寇破州城昉避地鄴下落魄銅臺漳水間往往有詩識者稱其困而不懾乙酉　皇朝定鼎始開科于百門泉上昉入試伸紙疾書手不暇止遂溢格罷試登蘇門山南望欷歔既而曰公和吾師也更號嘯史以自釋焉明年推恩再舉鄉試嘯史復與賓興山東張石咫得其文薦之王司讀至歷選群辟字撟舌曰

[illegible library seals]

辟可選乎乙之然是科題爲巍巍乎其有成功於義固無害也嘯史既連見放不得志買棹南下至荆山尋所謂卞和洞投詩詒焉歸則與余及同郡田鈍庵沈方壺李公師晨夕聚處寄意于遨遊聲酒諷議間人目爲狂爭避去久之其舅余雪厓先生召而易之設章程而使踐如是者二年繩繩然惟尺度之是循後遂入城授徒焉一旦忽若有悟乃大悔從前所爲與余執贄鄉先生徐邇黃之門今宗伯湯公復邀與余共訂志學會期月之間道其言論行事即所親亦不復信爲嘯史果然也然

性豪華好弄而溺于晏樂日未晡即就寢停午猶不起與客坐庭中一日數起如內入必經時而後出不則爇香瀹茗插花評書畫印章陶玉議論人家肴核服飾器用之精粗或與童稚巽類相嘲謔至于調獮猴飼鳥數豭豚牧所乘驢日往月來嗜慾環攻而所事忘矣識朗氣高孝友疎直則其性然也親亡已久每有所觸必痛哭失聲事兄謹出入必俱有方以娛其意爾汝如在孩提求一世俗退後言卒不可得遇朋友有過直指而力攻之以至人不能堪不爲止其後訪李襄水於彭澤沿長

江弔秣陵秋色至京口爲吳郡丞伯其所留與其子讀書金山江山發其浩氣寂寞浚其睿思每洞古人之深微而約以精言郡人皆私刺其論說以爲要歸而嘯史實箇倨後進之以疑來質者率笑不答余聞人有一善輒往造請雖嚴風烈日不以爲病苟以所業問雖非其時必諄諄告之嘯史間之未嘗不笑其踈蹙也然於廣座論文談詩則顧動揚張聽者悚伏間出一語相難苟無當必厲聲折之於是知與不知無不願聞其咳唾爭相延致嘯史自貴任眞意不欲往即不往其往來之最多

者無過於袁太學仲方孟文學昂之王給諫公乘越太學岸先最後得褚文學聿宣諸公之過者希矣舊友如沈方壺輩歲中一再見而已交友中皆覗其跡之疎數以爲怨好偶當其來僮僕歡報主人聽履聲出戶而迎至則一座盡懽數視日影惟恐其去當其欲去留之不敢出口即留亦弗顧既去必咨嗟悵望移時而後已敬而禮之不敢斥其號遂因所居之地稱之爲白村云白村性懶不喜作詩文作亦不示人人以詩文進拒不省當其自賞之句間以示余苟欲求覗余文即余猶人也或

投以卷牘置架上累月不以觸手來索仍以原册還之晚益洞徹灑落每曰人之作詩文論道理處世事何必自尋荊棘以平實自然爲宗而指寄淵永惜其未久遂卒不得究其論說也所作詩文家無藏本死後余爲搜訪僅得五十餘篇其兄瞻刻焉

論曰白村生平與余最善他人所不能得之白村余獨擅之而其所以剌余之失亦往往到骨嗚呼可謂密矣而余所以處白村者似有未盡焉蓋孔子別損益之樂考亭亦云爲學須喫辛苦而白村

反之無惑乎以不世出之資而所就止此而莫能爲之助也嗚呼悲哉

抑揚頓跌寫白村瑕瑜不相掩此之謂直筆此之謂知已

劉烈母傳

烈母者贈太常寺卿侯公進之女孫太學生劉先生浩之妻也其同祖兄執躬執蒲後先晋列卿而兄子惝悋復聯翩繼起爲大官烈母布素柔謙而已不自知其爲顯門也年十八歸先生執婦道以敬而先生有不及尤能助之平居寡嬉笑以嚴自持望之肅然而中實溫厚有容治內事有綜敏才先生性豪達不屑家人細務烈母每諷譬之先生感其言而悔卒以謹厚得長者稱烈母年四十餘止一女似續之憂常形寤歎敦勸先生納沙河張氏及禹州張氏遇二氏常有恩撫其所生一如已

出焉崇禎辛巳先生卒時方盛疫家人鮮任事者烈母哀毁之餘經紀喪務無不合禮壬午李自成陷歸德倉卒出避外舍賊至驅之役不爲動臨以刃不爲變厲聲曰死矣寧爲賊使耶適他賊俘其壻侯忭至烈母目之忭恐俱死不敢言賊指忭詰烈母曰若何人曰不識賊怒縛之庭樹立射殺之忭伺賊間竊解其屍牽屏帷覆之畧擁砂礫賊去始告其家人而殯焉侯忭云

論曰吾嘗讀生民之詩而知姜嫄之德遠也詩載

（慮括伏案）（能助不及）（有容）（綜敏才）（以嚴自持）

后稷詳矣使非女德之茂曷克致是劉母出激烈以從容疑非允於義理者不能辨也今觀其子㰖篤行誼能文章足信其說爲不誣侯忭者醇謹士也言復如此故取著於篇以爲世風焉

慟哉吾母之節得此傳足以千秋矣而其文筆之潔直堪奪承祚之席

李烈婦傳

李烈婦焦氏雎州人庠員謙之女也幼歸李岸岸父在茲癸卯王酉樵先生所聚士其叔祖遜則巳亥名進士也漸濡家學甫垂髫爲文即中程度十八列于庠二十二饌于三十人中錚如也李氏雖累科第然起寒素家固貧姑性復嚴一切織紝炊舂皆烈婦身之或至寒月萎巾有不完者烈婦性柔靜識大義處之怡然一若不知貧窘之可戚而私慶巳之得侍君子也未幾岸病病且殆就醫外舍烈婦日從家人口中刺岸狀聞稍差則色喜爲之一飯即劇則涕泣不食禱以身代而岸竟不起

覘斂畢即投繯衆共救之不死然容貌音聲以縊故盡變其舊即所親者審視亦皆不復能識也比葬再縊皆以救免因私念曰我示人以必死之形（數死字從韓信傳來）人日虞我死我死不得時決何如我以不死解人將信我不死我乃可速成其死於是語家人曰我屢死竟不能死豈天不欲遽息我以死耶雖更求死無益何死爲漸問家事操作若平時家人遂信烈婦果不死矣防益懈卒哭拜墓歸因得閉戶自經死州人聞之莫不悲岸而嘉烈婦之百折必遂

其志也。

論曰言必以有徵者爲可信司馬遷作史記於人徵之夏無且於書徵之左氏世本戰國策於地徵之箕山太冢之東門蓋以無徵不信不敢以誣天下後世也獨至五帝紀述堯事乃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其言抑何徵哉（蓋斷以理）亦揆夫理之必出於是猶之乎其徵焉耳余之傳烈婦也旣受其始末于岸之支湯溥而復斷于理之必出于是者義寧無所竊取云

贊山文十分與人者甚少此亦中郞郭有道碑也　孫自村

淡語中具有濃色

何烈婦傳

烈婦趙氏者睢州何至剛妻也至剛本崔氏子幼養于何何先有五子故次稱四五旣壯授室而烈婦來歸烈婦柔順知義善承夫意事舅姑唯謹諸兄嫂深嫉之至剛於是僦屋別居然朝芼夕湘羞何氏之室者無間風雨巷人怪而問之其父嘆曰非此夫婦余幾無以老父嘗有急須五金乃解遍叩諸子無應者走告至剛至剛曰諾立起如內久之欣然以出日詰朝請獻蓋至剛別居後時時爲小賈積衣食之羸覩其橐適符所索以父事之得濟故喜可知也崔氏兄聞之夜至其家詬曰忘骨肉而以財餉人悖也爾不畀余金余將碎而頭趣毆之至剛不得已中分所有與其半其兄旣去至剛悔輸財之不早也慮父事之難周也傷已志之莫白也歎惋終夕遲明持餘金出門神不主色口不守言顚披而往所擕蓋久已遺去比及門探其囊亾矣失聲反走曰眞無面目見吾父矣抵舍忽忽自語無何遂縊而死何趙兩姓來治喪者室幾無所容故自始死訖葬烈婦卒無隙以死旣葬其父攜之歸空其屋而鑰焉烈婦雖依其父以居然

間一二日必如何氏問焉烈婦舊居介兩家之中自趙徂何必經其門經其門必入哭慘斷凄回哀感旁舍鄰嫗習以爲常每聞其聲則曰何四嫂又（神似歐）來哭其夫矣爲之簌簌淚下一日哭甫畢室中火起鄰嫗尤之曰何四嫂但知慟乃忘撲滅化紙火耶急往救之排闥入則見烈婦懸于梁驚抱而呼其儕徐下之漸蘇因勸曰四嫂見何短耶死夫固義四嫂見有娠倘生男則夫爲有後爲人婦而撫夫之孤以跂有成使夫死而不死不尤爲義之大（學漢書外戚傳）乎且奈何使腹中兒不見天日也四嫂見誠短矣

烈婦頷之遂群扶而歸諸何氏久之免身女也烈婦默然彌月其家來迎先是何氏長姒生子而殤烈婦將歸抱所生女畀其懷曰伯母且美此以自解好哺之終當遂爲已女也家之人竊竊私議曰嫠不返矣既至盡室爲具食比置呼烈婦失其所在覓曰是又往舊居哭其夫耳即之門扃更如何氏求焉曰不來也再過舊居見墻上有跡隱然啟鑰覘之而烈婦死久矣距夫死蓋百日云

論曰烈婦死之明年州守適新烈女祠州人士請而入者餘三十主烈婦與焉噫嘻何吾州以節見者之衆而士人樂道人善如是哉（竝言深婉得史法）抑如余聞諸父老所述烈婦事乃足尚耶至於至剛孝以事其所養而以耻蹈不信死猶爲不辱其儷也夫

委委曲曲形神畢見

何烈婦傳

何烈婦孫氏夫曰何柏齡杞縣人父曰孫昉睢州人孫昉者即吾黨所素稱孫白村也烈婦十三喪母與其中姊瑣瑣依白村白村置諸靈座旁授以毛詩孝經小學諸書每一義通則父子相向哭或則曰噫迂哉白村女大當適人者也不教以烹飪織紉而是之教乎不知烈婦姊妹間眡烹飪織紉輒精其業未嘗從事於烹飪織紉而世所稱女師工于烹飪織紉者卒無以過也十五歸柏齡白村兄之女余子婦也往往述烈婦之賢曰吾姊朴實

人也其在室也衣食不取鮮華言行不爲誑誕嫛婗然事吾父母入其室者不知其非姊之父母也怡怡然撫吾與弟入其室者不知姊於吾與吾弟非同産也姊自夫家來寧必覲吾叔父貌其充肥也則爲之色喜加飯行則登車竟去或値瘠削則爲之廢食憂形于色當去屢駕屢稅含涕慰勉而後別然余嘗從客過其舅僕馬甚夥烈婦一身供具比去卒不形匱絀狀于客之目則其才實有足多者特晦而不欲見耳余故杞人也所居與何氏之里相望兄弟子姓猶數百指爲余道何氏內外

賢否甚悉獨不及烈婦余怪而問之曰嘗問其僕僕曰烈婦自治嚴內言不出閫是以無從道之其得諸詩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也耶而其殉夫之義獨炳幾先定之以從容而成之以果決亦何異也先是余嘗訪白村于趙園白村適覗柏齡疾還輩慼曰壻病矣女斥簪珥供醫藥無餘矣他日又爲余言壻病日深女誓死無回余以兒女爲解則曰有父垂白倘不遑卹孀兒女耶吾知盡吾事而已白村言之而泣烈婦至是果死柏齡病踰年烈婦供養牀榻間形神皆瘁先其夫死數日知必

不起遂絶粒至五月十三夜柏齡死烈婦以常服覗歛亦不大哭比明慰其姑使歸寢其嫂尚在旁曰欲久留我適相苦耳覗我如此尚可活耶嫂去復遣女僕往覗其姑女僕出戶遽還門闔搥戶而入烈婦微練加頸氣已絶矣蓋十四日卯時也余子往弔還述其家人語當柏齡病積久穢蒸蠅時甍附及烈婦死暑氣方酷遍室中求一蠅不可得顏色芬郁較常日倍盛云康熙二十三年　詔旌其閭

論曰語云擇婦莫若種美豈一氣相嬗之謂哉蓋

亦有家法焉。烈婦之舍生取義，惟得諸詩書之誨者深耳。或則以爲適然。烈婦之姊嘗毁肌以愈其姑矣。何適然之多耶。嗚呼。可以知學。可以知臼村矣。

盧形實證如聞嘆惋

田烈婦傳

田烈婦孫氏，雎州人，浙川縣儒學訓導顯之女也。幼歸余從兄雲龍。未幾而舅姑亡。崇禎壬午，李自成陷州城，黃河隨來滙之。輕裝之在橐，什器之在室者，盡于盜。廬舍之在城，田里之在野者，復盡于水。夫婦無以自活，飄泊轉徙。久之，僦屋于城北之伯黨集，依其父以居。兄捃拾，烈婦以紡績佐之。一日兄偶讀陰陽家言，易之曰：是固可爲生也。則爲人說婚塟時日，多利。兄既嘗讀書，解文理，其爲說皆有據依，且誠謹不妄取，故有事家往往就兄與

謀。諸業此以衣食者，皆坐廢。於是衆怒耽耽，思有以中之。烈婦曰：君名家子，以貧困故假此免死而已。寧欲專若輩利而奪之食乎。何市怨爲。兄自是即瓶有隔宿儲，凡來請者必百方避匿，以爲諸術家地。諸術家之技得復稍稍售。久之，群服其義，相與解讎，更禮而[illegible]焉。兄雖在困，仍擇人而與。烈婦曰：貞不違俗，安身處衆之道也。易之不祥。兄感其言，人無高下，接之各以其方。於是人安兄樂易，凡風於樹，浴於淵，偃而曝，醵而飲，無不願與兄共者。兄行三，衆因爲之諺曰：那怕辰艮日吉，結伴無三

不出。康熙丁未歲大旱鄉民號呼奔禱既不雨衆歛錢歌舞以娛神邀兒往覩兒曰暑甚盍浴而往遂偕至集南潭上潭清而淺兒解衣直入沒焉衆以爲戲也食頃弗出乃怪而就視則面覆于坎急捽上岸呼烈婦來已不救矣烈婦撫屍一慟幾絕少蘇遍拜在旁者求舁兒至家夜使人召其姪既至相向哭已而歛泣曰若叔生平不肯負人一錢昨某甲貰以糧指其驢曰以此償之復出簪珥少許趣辦二棺曰余腸斷不能生也累汝佐二叔父必致遺骸先墓之側所有粗重足以給廣椰也二

叔父蓋謂雲龍兒諱仲龍者其父聞烈婦欲殉夫哭謂曰兒不孝不念父老垂垂能忍如此作計乎烈婦曰此兒之所以孝也兒既痛夫非命義不獨生且貧而無依慮遺父他日憂兒死正所以爲孝也父終不聽要其姻戚婦女數輩來勸防之烈婦隨改命其姪曰姑備一棺待葬汝叔後再商之因留諸姻婦與共宿所以爲日後計者纖悉無不具語至夜分猶不休諸婦女多倦睡去呼之覺更爲言諸婦女半從夢中答烈婦曰若不慮我死乎皆不應烈婦乃起遍撼之曰我今眞死矣天明起視

烈婦則縊於夫柩之旁遠近聞者爭來羅拜太息時方嚴暑凡經二日始歛而色不變葬之日輤車已南轅矣居人攀號曰吾儕生平與三歡既不忍訣復慕烈婦義願留葬是里日封樹成列使人望之有所興起固此邦之榮亦君家之光也其兄無以奪聽葬集之東南衆復伐石孔道而丐郡人潛庵湯太史紀其事

夫之弟蘭芳曰烈婦初適吾兄時蘭尚幼其所以事尊章者不知爲何如及城破各以貧居異所嘗一再見烈婦衣服飲食必整以潔與之言楚楚也

以爲詩書家女婦功婦言宜所夙講豈知其識明氣定如是哉余家自祖宗以來率以彔道治其家子孫浸失其意至于懦不自立而烈婦一女子以剛果矯之嗚呼豈徒死哉

形容烈婦識明氣定極盡

成先生傳

先生諱袞皐字居左寧陵人仁軒公之季子一室窮年不越戶限仁軒公慮所學局陋使負笈江南與毘陵吳正球諸先生游尤爲陳公名夏所知許學成而歸曹州何應瑞督學中州即拔入縣庠世亂將作仁軒公詔先生曰毛錐子不足以託業也盍學萬人敵於是去攻孫吳家言援弓橫槊居然英李嘗從尉君常吉出遇賊數騎於途追殺之立盡明末河南群盜起未嘗不在兵間最初受知于郡通守顏公挾與上下因而一時諸大帥如張院

鎮陳永福父子無不禮而致之先生爲設方略征征有功然多讓而不尸時土寇段三蓋起縣境縣日數警縣大夫沈公强起先生先生不得已任練兵守禦之事賊卒就擒即日投袂謝曰此足以報公矣遂不復見其後許定國據睢州作亂歸德桑太守伐之寧當兵衝人心多懷去就先生從容談笑餽兵郤賊人卒不擾歸闖王之綱聞先生名召與議事先生既出城遂爲定國所陷先生卒以計逸去且聯合諸土砦爲守河計未幾而明亡矣先生遂斂穎含光走金陵從楊季衡受醫輒精其術所活人無算曹南趙某妻得異症召醫凡十七輩環視無人敢出一語先生最後診之爲處一方衆皆吐舌先生曰第飲之藥未盡而愈又嘗過市見三人者仆地狀類圉臺群拱而嘆息謂爲已死先生就視曰未也以一七沃之即欻然起于是求者無虛日先生不擇人而應久不勝勞避而之亳戶外之屨復滿先生曰此非所以逃名也遂歸闢地一區多蒔花木客盡謝去獨瀹茗吟詩于其中不問戶外事令欽其高風延與鄉飲酒禮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論曰吾未及交先生聞閭行事之詳于吾里之知先生者而王紱劉光院輩言人人殊將何以定其稱哉後叩其甥張君政濂曰皆然也

平平叙次亦自磊落英多

李公師墓誌銘

爲公師之親者余爲最與公師交游而往來者田鈍庵劉石隱孫曉壑獻史黎藹石沈方壺爲深當庚寅辛卯年各未壯爭從事於紫陌紅牙間閒月則聚城中聚則進退必共或分有所適則怒牽聯徘徊一人不欲往則皆望門躊躇常至日中始食嚴冬寒夜雜集一舍主人供具未豐則訐更而坐意甚快無苦者如是者累日方別去則猶執袂諄諄訂後期有離別可憐之色噫可謂密矣後三年余館於曉壑之西園與公師居益近田劉黎沈距

公師皆無出十里者憶嘗春宵獨往公師具酒海棠樹下余不飲公師自酌酲醉公師起弄洞簫花明月暗聲嗚嗚然不忍聽也時從公師聚飲競觴角辨喧聲徹於房闥婦子驚伏屏間竊聽以爲恐爭久之鬨笑語乃去公師嘗過曉壑處談方快公師以事須去衆共挽留至再三不可則以玩物爲進公師笑而止一座遂爲增歡於是稍有數日之隔即家人計日亦必知其將聚也大抵數年之間或聚或散或結隊而游或促坐而語或庖有蓄鮮則相招或杖無餘錢則遣去或疾寒甚雪則相就

爇炭飲酒食肉或高歌微談或謔浪笑傲或至更深而去或當夜分而來或襆被就宿或披衣相過或喜而笑或怒而叱或指揮而爾汝意未有間也然別必尺幅往來剌剌道細事聚必家計寒暄相慰勞好客必共無事必過歸自他所經其門雖晩必呼去必送送必屢進屢止然後別去有喜必私爲慶有恤必代爲憂有事必相聚而爲謀有闕失必相掩覆而規要極於纏綿而後已每謂此日之周旋樂矣回視少年已成疇昔更三十年人事推遷能必其常如此日耶假得白首相從曝日冬簷

乘風夏閣相與道往日情事使兒子見父老之歡閧笑談朋友之義不啻足也嗚呼江山如舊而此事已渺焉不可復追矣誌公師而銘之聊以寫黃壚之痛也公師姓李氏諱天錫一字伯引明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諱汝華謚恭敏公之曾孫貴州都勻府知府諱夢星之孫文學諱壽祖之子也公師生於富貴幼孤祖母曾恭人愛之特甚以故少多紈綺驕奢之習爲諸生恥佔畢稍長放情聲伎城既陷家遂中落然性慧穎與人交必盡其歡急人之急不啻己急也公師未嘗讀書而舉子文輒可

觀學爲詩卽有奇句間作書點染之工人有稱之者獨於長笛畧盡其妙公師短小精悍有心計能飲酒喜談說淡言微中類古滑稽者稍欲以機籠人然淺而易窺人用相責則笑而受過無難色而用情尤爲獨至友人嘗爲健兒所苦閉城而噪聲聞數十里親故無敢前者公師策羸馬三入三出卒與共濟其勇於爲義乃如此公師素豪奢一旦貧乏聲色玩好之事常不滿其所欲外若快適而中實有不能自得者間有所爲輒困益無聊往往致疾晩復憤發治生操節亦苦然卒鬱鬱窮困而

死生於明天啓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卒於今順治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年蓋三十六云

銘曰嗚呼此乃君宅百世後準疇昔

纏綿嗚咽

田鈍庵墓誌銘

鈍庵姓田氏諱世亨字子貞鈍庵者則以生平所往多與利反故用之以爲號也先世以武功爲雎陽衛指揮使時暢中崇禎辛未進士爲盩厔令鈍庵生於富貴天資開豁强記過人案牘書史經目輒弗忘覆而錄之無遺者性愛書畫指次論辨必歸大雅其於文章詩歌無問古今見之必手錄盈紙歸則投廢簏中以此爲常亦士之解攻苦者以志不自得怨嗟之聲窮年不絶於口面垢不頮衣浣不滌與人共食則遺瀋濺人人皆厭而遠之鈍

庵默默獨居而厚與孫沈田黃五六輩者遊然意忮不能容物比死亦皆不復情好如初靡間也鈍庵幼旣失怙復不見慈於母家業飄零一切人世易致之事至鈍庵而所謀輒沮嘗記布政使丘公茂華盩厔公同年友也㦤州守徵鈍庵狀州守多方延致至則親具湯沐更衣磬折備主人禮鈍庵私念曰以往衣食不復足慮矣旣而曰丘公得無以此去乎坐未定丘公左官之問果至曲周李公繼來梟豫鈍庵以年家子上謁李公存郵周至許援其子入庠人爭爲賀鈍庵曰命乎命乎會當有

變已而學使者以遷去歸德遂不果試靈寶常蘭汀舊與鈍庵善爲山陰令道出睢訪鈍庵欲有所遺遍詢無知其處者常怏怏而去鈍庵聞之往數日蘭汀其行乎至則蘭汀果行一日矣蘭汀逆旅去鈍庵所居僅半舍耳鈍庵自知數奇毎出雖晴則曰是必雨人初笑之已而果雨毎訪人近村則曰是必不遇人且不謂然也已而果不遇持錢入市則曰是必不得所需人猶疑爲未可知已而所求之物果告匱久之人始共信曰鈍庵拂逆之遇誠如所言非誕也鈍庵長子旣以貧故失學次復

不慧環視目前無一可用自慰者晩益無聊時時自語雖歡集未嘗不聞其歎聲也癸卯鈍庵應允歳貢鈍庵泣語人曰余生平勤苦讀書雖屢試輒前而卒艱一第淹蹇困躓以明經老不謂遇矣然造物阨人我其死於此乎聞者駭焉未幾考貢檄至皆曰鈍庵之言今不驗矣鈍庵曰未也及就試果以新令報罷鈍庵忿恚抑欝歸則病病而試符復下則鈍庵已不任行矣乃飲泣曰命至斯乎病遂劇怨恨涕泗以至於死鈍庵生於明萬暦乙卯卒於今康熈癸卯年僅四十九配孫氏子二鈍庵

好劇談雖嬉戲語皆刺骨然聞人之善猶能信而稱之性苦細事尤畏吏胥見之則變色而走嗜酒人爲供具往往縱飲無節醉後則悲忿詬訶或歴詆富貴名高者以發其不平人習知其如是乎避之弗敢繼也鈍庵立身頗有本末而頽然自廢如中風病酒其意趣向往無一人能知之者而數奇獨爲古今最

銘曰斷厓絶港遇人則通康居坦途遇公斯窮公以憤始公以憤終啾啾如聞乎長年太息者公冢上白楊之悲風

經以數奇緯以愁忿虛實互生淺深疊見○一字一句無不有鈍庵在

侯長華墓誌銘

康熙乙丑歲十一月晨起有衰絰踵門者則叔岱之姪職持叔岱書載幣而前曰先人葬有日矣幽宮之石未有所託敢介叔父以請幸先生哀而予之銘因陳書奠幣再拜而泣余却其幣一再辭職進曰先生其卒銘之歛泣再拜而退憶丙申歲始讀朝宗先生集見其每述梁苑人文之盛必曰吳侯徐劉所謂侯者蓋長華先生也然不悉著其生平至司成公家傳乃曰子方鎮能文學自有傳則欣欣然冀一見之而卒不可得嗣後遇宋中故老

未嘗不以長華生平爲詢也甲辰叔岱延余家塾因得交仲衡季嵩間時從問先生長短瘠肥性情嗜好與其行事之詳叔岱曰揚廣之間覥家仲而微豐腰齊以下不余及也性嗜酒銜杯無虛日字有晉唐風爲詩立成數千百言擊鉢刻燭不足以喻其敏也（段波瀾構造）先君子往常爲余道幼游京師省外祖翰林李公公爲置酒因招孟津王覺斯裕州吳隆媺及吾郡侯許諸公子侯於其中年爲最少沾酒揎袖論文睥睨一座舉杯長吸客爭避匿不敢與爲對倘所謂長華先生耶或曰已已庚午間司成

公官留都長華無由在燕今皆不可復問矣獨其行事之詳卽叔岱兄弟亦不能一一舉之長華於仲衡爲兄仲衡每道已方弱冠時太常公卽任以家督又聞長華有齋名曰大晋意其爲人蓋不以世塵攖寧而得趣于酒者長華於兄弟（又生波）季嵩似其酒叔岱似其筆詩則皆似之余嘗從季嵩飲見其燒燭招朋酌大斗屬客客不勝求罷季嵩不可連畢數十觴因强客釂之往往醉卧飛罍間而季嵩據案呼酒猶不已也因想長華當年對酒時但不知醉態孰爲勝負耳余曾見其遺墨數行微覺肉

勝使其回腕秀拔足奪永興之席詩皆豪逸高華能老其詣盧駱不難到也而獨以酒傳信如役人所言將古人多以酒全其天者先生或其儔與先生醒日常少然制舉業積至數百篇亂後散失僅存應社刻本數藁皆錦爛繡鏗客曰惜哉早世使少需公與卿豈足道哉按狀先生諱方鎮長華字也於南京國子監祭酒諱恪公爲冢子於太常寺卿諱執蒲公爲孫幼爲名諸生尤精于詩出入皆有古法筆札亦畧臻其妙性躭酒與吳劉徐賈輩日銜杯詩文往往得之酒中生於萬曆辛亥十二

月二十九日崇禎壬午闖寇圍歸德守城西門三月二十七日城陷不知所往久之後人董才自賊中來云被擄時有賊係數輩過其前一人目我賊以刃擬其頸日須殺之已而同係者脫歸語才曰向目汝之侯公子罵賊已見殺矣始悟曰我者乃三王人也長華蓋以不屈死云爲之銘曰

長史被酒壘潑淋漓白醉登殿宦妾紛披元亮盡杯中物而得保晚節于東籬嗣宗六十日不醒師婚自然其能辭勿謂有正有事無藝于酒不妨能痛飲者即爲吾師公腹皤然願作鴟夷曰生前一

杯吾既有矣身後名又安用之然特借糟丘之徑與古人嘗別有其心期不觀蹈白刃而無悔豈區區酒人之所能爲

全是虛空設色章法極斷續之妙

徐先生墓表

邇黄徐先生沒七十日其孤介懷先生行實匯蘭門伏地而泣稽顙而言曰先府君棄不孝孤而逝也其生平事親孝事兄恭束髮爲文章即得其解爲郡人所宗師者垂四十年而卒不獲中甲乙之科歯歲月貢於　天子之廷且棄去不赴對下帷授徒一切賢豪長者游荊屑也惟于六經濂洛之書俯而讀仰而思矻矻然手而錄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間間有勸之著書者曰吾未信也强以講學者曰予好辨哉晚得君以爲同心十年中痞而

寐之雖至于易簀之際語不及他猶諄諄然以未得與君訣爲恨也今件繫行事欲求銘于侍講湯公公與先府君爲至交且海內之望也方在史局苟介君而得公一言以信諸天下後世焉先府君爲不朽矣君豈有意乎出行實授蘭又泣曰先此所述者皆孤之所及知與郡中學士之所能言則湯公固得憑而書之矣若夫孤之所不及知與學士之所不能言者湯公將不得而書之也君侍先府君帷中久必有獨窺其微者敢丐表而刊諸墓宮之石異日過其下而憑弔之者必有肅然而拜

蹶然而興者矣復再拜哭失聲蘭雖智不足以知先生其何敢辭蘭始謁先生也以甲辰其後時相周旋每見其色溫而貌恭不惰肆亦不矜嬌造次於是顛沛於是也及聽其議論平淡而意足不藻飾亦不激昂朝叩之而應夕叩之而應也或見之筆札點畫工而指次密無躓蹩亦無躁率緩而不濫急而不縮也此豈可倖而幾者哉然猶貌也言也簡牘也夷考其行乃有群指而疑之蘭初亦未能無幾微之憾者久之事當其前徽纆棘塞求其善之之方至於知盡能殫卒不能出先生所規措夫然後暢然心服北面而學之至於今十年之久猶茫乎未涉其津涘也方其置　廷對而甘于自廢也鮮不謂塵視軒冕膏肓泉石者流耳蘭於先生論古之餘獨有得其永矢弗告者蓋不特仰止於劉會孟謝皐羽之清風而實景行乎金仁山許白雲之高節者也先生之教人也以平實爲宗以積累爲功以費隱爲機無倦誨亦不强聒屢易舊說卒以考亭爲至當不易之歸其諸溫故知新惟精惟一非同狙公之朝四暮三者先生爲絕學於舉世未尙之日非如近今之名公顯卿資以逼聲援助談塵循故事之時也神解天動闇然自力若近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不易幾也倘所謂豪傑之士非與每當悄然而思披襟微笑如見仲尼之在川上子淵之嘆未由程伊川之舞蹈朱元晦之喟然及欲輒名其所至則又爽然自失矣爰系之以詩嗚呼先生群陰之會應世挺生皆濁皆醉獨醒獨清遺經是討先民是程不避謗不近名雖孳孳以窮年猶然嘆白首之無成縱不敢定春融而蟬蛻亦可稱特立而獨行者矣嗚呼先生春風庭草玉色金聲莫及其大難窺者精苟非得先生之門而入之又誰信斯言之稱情也耶蔚薈言行綿蕞里系家有藏譜壙有瘞誌爰掇其大姑舍其細用勒貞珉興起百世

境皆獨造故語語入微

故明定州知州唐公墓表

崇禎十六年癸未定州守唐公[illegible]
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塋久矣[illegible]
三年其孫丙欲伐石墓道以彰公烈而徵辭於蘭
芳夫惟有明末葉宇宙敦龐純固之氣猶未盡散
國家培育甄陶之澤猶未盡泯以吾一州而論時
則有若公及大行振寰王公關內副使陶宇楊公
通政使元居李公皆廉而有度且能以德及人故
至今里巷遺老猶有聖人君子之謠迨壬午圍寇
陷雎城李公縊而死踰年定州失守公亦不屈議

者謂同在敗屋漏舟之中王與楊公前死得不遭
厭溺之禍爲厚幸若以二公之死爲可恤者或則
曰爲臣死忠爭光日月誠男兒不朽盛事非啟手
足于牖下者所可幾及是皆昧于君子夷險一致
蓋有本焉故或抑或揚均失其實徒使人於常變
之節容心幸不幸于其間其爲世道人心蠹爲不
小蘭特揭其大者明公處死非難而所以處死者
之爲難如數公者亦各盡其自有之外無所謂幸
與不幸也則其細美節善蓋亦可畧而不必存矣
按狀公諱鉉字節玉又字起文宋御史介之後也

生而貧始就外傅即能知程朱之說爲美而篤信
之萬曆壬子舉于鄉崇禎丁丑始成進士公未第
時目吾州職灌之爲暴于鄉也而嫉之甫釋褐即
約諸巨室懲暴止貪以息左戶魚肉之慘筮仕得
開州多善政以憂歸殯塋之隙集童子而課之亦
如其未遇時其孝于親友于弟中乎所逮信及豚
魚城破賊黨猶有爲之守其門者服闋再補定州
未幾　天兵下其城公冠服植立以頸受刃而色
不懾妻蔡氏弟婦何氏及家人死者凡二十餘輩
當時聞者莫不謂公意氣所激故成仁如是之烈

而不知蓋非也夫當聖道榛蕪群言淆亂于其中
即有超然自異者一不見信必疑再則動三則從
風而靡矣公獨守其所是歷久不變以至九上公
車絕不攖情好爵求爲詭遇之獲非依乎中庸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能如是哉凡人遇事之不當
于義者旁觀每爲咨嗟及一旦身處其地則盡反
吾意所不欲爲而蹈之幾忘疇昔之曾有是語者
公則矢之窮居之日即允蹈于榮遇之時所謂不
變塞焉者非耶然則臨大節而不可奪蓋其學問
養心之有素有非倉卒捐生慷慨慕義者可同日

而語也明矣慨自人心日溺士習日偷六藝之言雖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故凡其所爲莫非毁方就圓狗人忘已之事馴至機張阱設而淳朴亡坐甕潰腐而簠簋棗苟得苟免而廉恥喪心死于牿亡而行同于狗彘天理民彝蕩然無復餘矣丙其以余言歸而大書深刻樹之周道使過者讀之背汗面赤奮然興起知六經皆聖人爲人之方深究而詳辨之將見人心丕變士習聿張吾鄉得以再見昔日之盛且以知勝國養士之澤之爲深且厚而先輩流風餘韻之不可泯而爲人之子若孫

者當效丙之無念爾祖益顯其光無若他氏之後不強于德自底不類以致在天之靈不祀忽諸之爲可痛也嗚呼余文豈徒也哉

議論醇正英偉

張太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鶚翯字時漢𢬵秋其號也始爲寧陵縣人自汴來公距公蓋八世云汴來生顯顯生米脂縣丞嵩嵩生太學生鳳翔太學生儒官鈍儒官生嘉靖戊午舉人慶陽府通判艮知是爲公之祖慶陽公有子二書紳書銘公父仲也公生而醇謹少攻舉子業入諸生籍後即時時病其伯戒勿事公雖病然間涉經史即能窺其旨要常曰聖賢千萬言不過教人立身爲已而孝弟忠信其根本也（借公語爲提綱）故其事父母依依膝下不暫違晨起問安畢即請

日間應行事及暮視寢歷歷具白以所行視親顏色悅愉乃退而喜即稍有不懌則終夜徬徨弗寧也凡出無近遠必啓而行歸雖至晚不面不敢歸私寢母病足不離牀蓐者近十年公偕其配侍榻側食寢幾廢行坐必身爲扶持雖有婢媼不敢任庚辰母亡哀毁有戚性之憂壬午寇亂公奉父輾轉避以免而左右就養無缺父殁公年踰五十毁瘠柴立附身附棺必誠必慎君子許爲知禮又謂身爲繼別之宗享親宜有專祠構宇於居之東復勑嚴祀鄉族治身齊家諸大義於石且刲負郭

田若干畝俾嫡孫世主之以永饋祀焉事同祖諸兄尤恭事無大小必諮歲時里中之聚延已舍者必兄至乃往延兄舍則造兄所借往怡怡然終身無所間妹一相愛尤篤接親族厚而有禮御僮僕寛而有法處鄉黨無飾容無戾色坦懷樂易不敢以言侮人人亦卒未有侮之者人負於已置不校惟以負人為兢兢好義而喜施嘗見有母子對泣者詢其故云質女於債家不忍離也公予之金使贖其女而不問其姓名舊館人貧且喪室公為捐貲助娶廪食之終其身有負於公者割膏田以償

公却而弗受陳姓田盧鄰公苦徭賦欲委於公而去之公曲為經紀卒完其業與鄉飲酒禮環橋噴噴嘆無愧焉嘗誡諸子曰汝輩所承祖宗遺業勿以為薄果能安命守禮兄友弟恭存心行事無愧屋漏天地亦應福汝毋見富貴之家子孫驕奢恣衡不數年而覆亡隨之遺玷泉壤取笑鄉黨可不戒哉結茅祠屋之側樹名花數本置棊枰茶竈於中署其門曰蝶夢不驚名利事蝸廬閒度老來身日與同輩三五人啜茗賭墅優游十餘年而觀化其類古之與天為徒者與嗚呼今世之人矜智尚力鷙聲譽急貨財至於恂恂門內之行略而不講夷考所履視公有愧焉否耶公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九月二十四日丑時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二月二十八日巳時得年七十有九娶國學生仁軒成公女子六人政浩政溥政洽政濂政渥政浹俱庠生女二盧宣烈解永楨其壻也孫十四孫女九曾孫十五曾孫女二十二玄孫三玄孫女一覩公昌後之祥愈徵其所植者深也蘭善公諸子復與政濂有連故知公為詳而件繫其行事如右

敘次謹嚴可匹萬石君傳

哭侯曜文

生爾者而不得遂爾之生成汝者而不能玉汝於成嗚呼誰爲爲之而子得無抱悔於冥冥

寥寥數言讀之涕淚千古無他情至故也陳共年

祭劉韓南文

君昔有知我之言而我竟負君之所期嗚呼今日所不得素車白馬執紼而引君之柩者亦諒君之我悲

四十字耳情事亦盡

祭王象中先生文

嗚呼哀哉公與余家婚媾便蕃弟室余姑妹嬪舅門公於小子實丈人行巷近烏衣門當朱桁家君從公翱翔群彥梓澤傳觴蘭亭染翰仰溯流風彷彿可記撫今追昔潸焉出涕巢角煽焰毀我舊棲瑣尾河溯流離宄西大難既夷爰集無所賃屋依公舉族安處丁亥之冬余游泮林公惠我顧遺我南金歲在戊子陶陶孟夏信使方通奇書許假嗚呼維公提攜小子孔邇之交自今伊始遭逢板蕩十與公隣白露蒹葭秋水伊人雨淞原翠風振林黃公顧我廬我登公牀㓜好奇服睨躭佳句酒後耳熱告我如注謂歡可久溘焉雲散公入州府我客異縣目斷江雲心傷衡泌庶續昔遊公乃長逝困方徐渭傲類次栖身隱名微弗弔旻天絮酒炙鷄望廬可薦我之懷矣有淚如霰家君執紼復不我從昔慚素韓今愧青松公而有靈尚憐小子所擬國士憔悴至此嗚呼哀哉

韻語叙事只如說話煞有筆力

祭舅母文

嗚呼舅母亡十二日而蘭始來一哭耶其送往者乃斂衣一襲桐棺三寸實不禁慘余之日耶人事何常零落而歸山丘者昔固生長於華屋耶舅母之生實惟甲辰舅母之寡憶在丙寅舅母之父素族偉人舅母之舅清節名臣壬午之變舅死以殉姑泣不食亦殞其身家緣既盡僕夫亦亡母也拮据負土掩藏誠馴烏兒淚枯白楊觀者如堵太息道旁祭祀以時無間暑寒終始一身人稱爲難外王父母厚撫蘭家於維舅母無已有加念吾亡母育吾兩弟蘭也流離亦賴以濟中遭青蠅視蘭稍疏未幾豁然相顧如初母義母慈如淵斯深難形以言徒壓於心今春許迎肇牽車牛人事不偶出言成尤秋暮有求約未及踐敢負心諾而忘掛劍母病不起蘭視於牀懽若平生玉音琅琅蘭約再至母曰難期豈意望顏竟止於斯母於李宗七世是寄松楸昔翦烝嘗今廢舉聲長號淚血漣漣曰已焉哉風木寒泉舅母有靈聽實不遠一日之存終身之勉嗚呼

叙次簡括而瀏脱

說許多情事言淡而意悲

哭李駛文

李生以七月五日死既瘞後十日老友田蘭芳問疾之使回始知之嗚呼生死矣生父之付託眞無可如何矣生父靖懿先生舉生而屬之我所謂此子材吾受子賜此子不材吾怨子者見必言之書必及之以至屬纊之際氣息財屬猶諄諄以相命嗚呼生父死而余之責始重矣求可以無負生父之託者去生居遠圖近之生有志向學極所以引之掖之生廢業思所以復之生貧困禍患雖不能濟猶得慮之問之嘆息嗟呼之至於今日眞無可如何矣憶初與生父交生即時時在余前不謂賢也及丙午生父不以余爲不肖攜生登余堂納拜於余余辭不獲以故人子待之而已未敢輒許以能負荷也久之生質余以文雖未甚工而蒼直勁朴宛然靖懿先生筆也意不敢疑長者然猶曰盍試諸於是致生于余之館舍十日一課文成與曩所質余者罔無異也因稍進其禮未幾其父喪明欲讀書生口之欲作文生手之於業爲漸精其後生或侍其父來或持其父書來或問業來情日洽藹藹然師弟子之義焉猶以爲父在則然束于教

耳苟一旦其親亡保不至土苴詩書而路人師友乎乃庚戌先生亡生繼其業猶昔也日親乎余不啻過之且疏通謹朴擇行擇言余然後嘆先生之爲有子而余得借手以告無罪矣久之以困厄故漸分力以謀生每見余必泣余亦相與對泣終不能出一粒以相遺然亦不能出一語以相責及今甲寅有以童子塾延生授書者余聞之喜遍贊于先生之故人曰其業不奪而可以義飽豈生漸亨之候耶而孰知其命且不延矣嗚呼死生常事人孰能免夭折不淑將亦有之獨是先生之高節峻骨而天其嗣生之居約守素而夭其身蒼蒼乎奪摧腸之倏忽使余負先生之託而無以盡生之義不能不一灑原上之淚而終恨涕泗之無從也嗚呼

只是質述情事而哀思纏綿不求工于語言之內也然此等文字正不易作

祭魏振之先生墓文

嗚呼先生百夫之特千人之英挺骨瓌瑋賦氣剛
清志匡一世胸藏萬兵無過不責有美必成於是
乎人服彥方之義士仰子將之聲蘭當童丱受知
匪輕吹生噓枯益觀增榮時因黎而倒屣許陪𨿽
以趨庭目窮帳中之籍唇厭皮闍之羹雖未置杯
酒以託妻孥蚤已因子弟而交父兄先生初聘先君子于郡邸
日人皆因父兄而交子弟今日與蘭壯年而失志
君可謂因子弟而交父兄云云便是無過不責
公如病之在已口雖默而不言實授箴于令子及便是有美必成
蘭悔而改行公之喜可知矣惜蓬轉于他方不得
再親先生之杖屨謂公遐福樹德立勳介壽登堂
二方與群胡天不弔遽歸白雲徒抱廟門之痛未只如說話
修磨鏡之文蓋始以親疾侍醫而身不可以遠離
繼以遭喪未葬而哀無容以他今來公縣歌咏
猶新九京在望宿草成茵怒焉如擣泣下沾巾故
停車以哭太尉豈被放而弔靈均聊具桂醑用表
丹勤負生平之我知終忸怩于丘墳諒教誡之如
昔羌隔世而弗聞風飄烈兮漸急日淡泊兮欲曛
馬鳴遵路以蕭條人影在地而紛紜苟有情之當
此奚太上之足云

鏗鏘之韻如出金石讀之使我蕭然生感愴然
生悲

祭張匏客先生文

嗚呼求真士于今日卒未見先生其倫也先生而外余固未敢多許夫一人也蓋先生有梯榮之資（伏下二段）乃遯世而無悶惟求道亭毘恤身困縱石泐而丹渝余必以先生爲可信嗚呼先生斯世所貴乃在利名先生掉臂曾不攖情覩糾結擾攘紛晝夜而不息者一若羣蠅逐穢而薨薨嗚呼先生發憤刊落不與一念淵默雷聲尸居龍見秋月皎潔春花（山谷善狀茂）爛熳含笑皐比曳杖隴畔（叔質山亦善狀先生）嗚呼斯人不可忘先生之剛制而遠希夫泮奐世議先生多疑爲腪惟余

小子獨不謂然彼隱賊險譎突梯脂韋者始無論焉乃有自命豪傑群推聖賢樹望擬斗發論如泉（氣貫存）謂三軍不足以奪其志烈火不足以鑠其堅臨利害曾未若夫毫髮則已盡棄生平而喪所奈何怨以論夫若人而獨于先生其求全嗚呼雖得失固較然如列眉（權衡之乎如此）余終不敢知先生果本心而本天嗚呼先生乘化歸盡來既弗有往復何吝其浩然之長存儻寂寞而難聞嗚呼先生悉虛御空未立我志徒聞其風炙鷄絮酒感愧交衷

論思嚴正有功名教之文

告孟昂之殯文

嗚呼余之識君也以乙巳而君之交余也以戊申終始十五年而敬不衰可謂交之善者矣乃或以包承見訾者非也蓋有試之譽余固未嘗賀賀焉自戊申情雖日洽禮則日莊每見必肅衣冠盛暑祁寒造次沉酣而嚴不解每余言語行事必加歎賞雖歷久退後而辭不易常言生平之所不足于余者僅二事焉此君之過信于余者也君交余之始請記其堂即知天下有道之當盡雖弗克踐履其事然聞是言不忤也見是行不鄙也二年以來

數以此事相咨余以爲非其所及而不告也今春求箴其過余稍開其端而君竟請其緖焉余以爲時之不暇而不言也今將告之言之庸可及乎此余之有負乎君者也君少孤孑然無輔濡伈忍辱斬斬持門戶以求自立酒醢肴核無不自親亦無不告理有子成童不使之就外傳惟恐樸之見於人也（熱淚欲湧）其用心精强自力如是幾成也而天敗之此余之爲君致悲者也君父陷圍城中不知所終常抱無涯之戚數衆以相質欲行葬衣冠之禮而不忍遽行猶思卒有待而行而竟終已不復能行也

此余悲君之悲而益復自悲其悲者也其後有所億焉無可語也止爾隣焉無來訪也見爾童僕無所語也過爾所親無與偕也病不視也亡不訣也喪不弔也君所諒也堂不登也子不撫也謀不遂也余能已于悲乎尋常聞余來必就談今呼之而不應也每常余有作必索讀今示之而弗矚也余今試事之得失君不余許也余今去就之可否君不余決也行其國瑟瑟誰慰也顧余身鬱鬱難久也所以悲君者將轉而爲他人悲而不知果有人見悲焉否也嗚呼又何言哉今也初撫君棺其哀

無緒略述生平追憶之苦倘以俟之後日也試詩一章并焚之柩前冀君靈慧不沒猶知余不敢忘君生平之惓惓于余也嗚呼

絜絜叨叨瑕瑜不掩而一往悲情欷歔無盡祭十二郞文不及也

哭魏方木文

嗚呼方穆義隱無勇哀生有觸自解旋咎慘莫予毒昔與君同送大曆之葬路人亦感其行哭何君死而余來必待墓草之再宿其所以然之故以質君則有餘而對諸孤或恐其未足嗚呼方穆九年之間凡兩過此而所見者僅存數椽將欹之茅屋憶與君疎而密合而離壯而老生而死迅如抹電與轉轂嗚呼方穆世甚蜩螗人軼巖谷君與大曆寧九死而必不忍見此態也余猶任世以碌碌知生者之爲倖死者未必其非福然過彼都而興懷

終傷心以慘目㶑舍黑漆與誰逐竹房黯黯罷夜讀坐影無客空喬木近新阡兮生躑躅淚不禁兮體欲仆子慟矣兮勸童僕嘆往日兮難掬哀吾生兮剌蹙此時兮此情萬古兮不復嗚呼方穆

哀情文藻兩盡其致

張勉客先生哀辭

風振林兮黃脫木鬼嘯雨兮霜壓燭坐寒榻兮悄無言掩黯弃兮淚相續慕潔兮懷貞鴻飛兮冥冥（誰敢）出商山兮訴四皓聞漢庭兮病兩生闘昏黙兮日（加靖節以昏黙此可爲知者道）沈醉龔矯激兮近天刑齊得喪兮一致如草木兮無情

平臺咻兮河之滸草不綠兮霜月新空竚立兮茅屋披素帷兮無人

文豹驕兮赤鯉怒叩閶闔（當此）兮欲上訴帝下兮巫陽來告余兮以其故山巉巉（境何不幸也君子惟有慎獨而已他復何言）兮橫積雪雲慘慘兮日欲暮蛇虎縱橫兮榛莽翳魂惘惘兮不知路退無所兮去不可前洶濤崩奔於左右兮勢稽天蛟龍磨牙兮思吮人血山鬼含笑兮視連蜷女委身於其中兮而往不知止胡爲欲若人兮重困乎此

陟崑丘兮濯海洪雪爲冊兮氷作胃襲五銖兮冠重霞餐墜露兮飲迴風雖姱修以終古云信芳兮誰恫

驂匹鸞兮駕騶虬適余意兮迯遠遊望放勳兮不可見攀重華兮難久留馳馬兮流沙弭車兮玄圃倘黃農兮可作聊逍遙兮與處

題則哀辭而文實述懷貌則楚人而言實宋儒

吾見簣山之自得也

吳生哀辭

吳生子壽孝友忠信人也學匡子之學而不以余爲支離時相過從惜未至於合并也今歲之七月墮馬死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哉系辭焉以哀之

念天地之悠悠睢涓涓其淚滋自逼都以遯僻壤匪人焉其安維痛人云以邦殄豈淵死而孔悲荀脩國廣廣兮無君子爲之典型予賤雖賢其何從以如斯惟若人之挺生於延陵之舊族美靈根之無虧乃幼好此奇服晤往聖於一堂聞足音於空谷孳孳然日敬夫主人何紛紛乎屑役志於奴僕矧古人已死之糟粕尙足勞矻矻之誦讀當代所號爲巨公偉人者曾不滿其盼睞顧懇勤兮謁余廬而來告傀心源之末一匆舊聞之羈束雖朝夕乎嘉謨至今猶然守筌蹄而碌碌猥欲披于衷以相視而猶未及也傷五穀之不逮夫旣熟醜衆草之蕪穢曾不知靈蓀之有異彼勳與華昭昭萬古兮其道曾不出乎孝弟終身游之而茫不得乎岸畔兮正人生日用之常事世衷其體貌貌不及中（數語括事無限一思一恨一根一涕）人也而負此繼往開來之大志遂群吠其所怪也

紛口訏而心忌不知若千百輩逐落葉與頹波無
亳髮之有損於斯世兩間之氣日以漓兮悟吾道
之其非奚銜橜之失御兮蹈旻天之疾威畏厭溺
之不弔兮雖有淚其焉揮九原茫茫而不可作兮
悼餘生之何歸覆舟下之無孔兮奔車上之無夷
胡於今更不信兮挾此惑其語誰玉無瑕而竟碎
兮蘭有香而亦摧干忠直而罹禍兮原信芳而被
災下巫陽而迅招兮靈顧瞻斯世浩然其不忍回
川滔滔兮其不舍景翳翳兮其將頹苟大道之朝
聞何夕死之可哀上下四方兮魂游望故鄉兮迴

生愁㷀㷀兮弱子憐憐兮白頭靈養心兮有素果
兮順兮無尤

道喪之哀有異常情

詩以道性情凡按其所發足以驗其所存者皆詩
也余十八時學詩於張心若先生即教之由唐而
六朝漢魏騷賦以溯三百亦嘗取其書而讀之矣
四十年來參伍反覆間窺作者用意之妙於當世
所譏疑無當也故雖良友每持其指以相格余終
守吾之說而不敢變譬之鵲噪鴉鳴各率其天欲
以人之愛憎而遂改其聲焉弗能之矣四十年中
喜怒哀樂之所形當其得意輒沾沾自喜殆不知
有漢何論晉魏嗚呼此鷽與鳩之逍遥也遂謂蜺
大鵬海運笑其奚九萬里而南也則吾豈敢盡蒐

篋中去其不足以見志者凡得若干首付王略藏
之後世子孫倘解文字可不像而識吾之貌不狀
而得吾之行不問之故老而惻然雪涕于吾之所
遭也嗚呼蓋可廢哉康熙丙寅秋九月无咎老人
自題

逸德軒詩集總目

上卷

古今體一百八十五首

中卷

古今體九十一首

下卷

古今體一百三十七首

逸德軒詩集上卷

睢州田蘭芳

商丘劉

[藏書印]

柘城送紀大曆葬事畢歸自史家橋 丙申

依舊人歸綠水涯涵波飛燕影參差荒城匹馬余還日野土孤墳汝葬時春草無情將聚壠秋風有恨永塗碑傷心莫近韭園槐青盡從前送客枝

哀淡

送友南歸 己亥

記得別時八月天月明皎皎照離筵不知來歲江樓上能爲清光一黯然

孤身匹馬逐征鴻秋色蕭森野色空莫問故人情幾許也能一晌立東風

聞李貞孟秋捷 庚子

貞孟大曆至友也甲午貞孟應試薦門大曆病中送之有他時君馬上人命知何如之句嗚呼貞孟馬上矣大曆於今何所

曠士輕榮寵猶然念此時可憐馬上者不及故人知

贈李子金

造化茫無垠人命若朝露愚者貪長生往往窮智數祀竈鬼物遍服藥金石誤徒然形神勞未見壽命固我友冰雪姿靈通絕障霧一朝披丹經欣欣如可遇精誠注黃芽闢奥抉蟾兎執卷笑向余神仙眞有路蹊政與勤徹焉得知其故

只數虛字如讀封禪書見所摹畫

蟋蟀 辛丑

秋夜凉如此況當蟋蟀吟一聲生敗葉萬感聚鄉心瑟瑟飄風急悠悠帶月深明朝臨寶鏡青髮恐難禁

陌上桑

日照城南隅五馬行躑躅驕動錦連錢且復立斯須立斯須靚羅敷羅敷亦有言羅敷自有夫使君第宅有金屋綺疏珠箔光如沐後堂列神仙美者顏如玉終日不成粧隨時巧結束艷髮穠鬟孔翠簇花間鬭草日相逐妖態冶情不自閑夢中猶理相思曲使君歸來無使獨宿

日暮田家

墟里淡烟生村中日將暮林隙射金霞草際團玉露農人荷鋤歸柴門成晩聚偃臥息劬勞披襟話

情愫今歲麥頗熟乃爲霖雨誤安知秋禾美能不奪寒沍大家責逋償小兒待婚娶引領望天時庶幾畢衆務微聞東鄰叟甕頭香醲注醵錢覓一樽今宵盡歡趣塘香墻鈌來朗月雲中吐瓦盆稱量飲野歌隨口度半醉忽失聲新稅方勞措

規格似石壕吏春陵行若以爲文過之擬倒便非其類

雜詩八首 壬寅

炎威爍茅屋昏錯縹緗前林間韜白日幽堦氣復鮮露華寂群籟星影靜遠天念彼長逝人淚下如漣涓伊昔當烈暑相過竹凉邊寒脆雪冰藕淅瀝聞堦泉不知人散後明月幾回圓

縈情在何許乃在淇源縣腓動泉聲隨蔭合谿流轉迢遞入高峯遠近谿所見風緩桂香齊日上山容變塘明鷺滅沒寺紆鐘麥緬耳目寓巖壑青鞣寧辭倦悠悠靡不思芳蓀無由踐

塘明二語似康樂

少年遊宛洛長衢修且廣流水響朱輪軼塵飛青鞅荷賈儐芳筵王石奔大饗翠盤競勸樽玉腕助飛漿綢繆皆鄭鎧苞桑盡茫泱斯人雖頗敗王道無偏黨猶見姱修士弛轡擧宿莽蒼梧騙旄頭下

乘載仙仗泗淪鑄形鼎鄴移承露掌風發輿車揭
引領絶遺響揮涕望三塗白日見魍魎
少小攖憂患獎助間周親三都經雄藻席門交朱
輪二方日騰貴奮身據要津伏雛仰威鳳欲就道
無因終身識舊德豈謂隔風塵
錦雲蘸原樹渦水亂寒潮南望路漫漫非顧風蕭
蕭下有陳死人千載不復朝伊昔履華屋赤城早
建標英論開塵沙靜宇整繁囂體閟草萋萋魂悄
日倏倏巫咸竟渺茫虬驂難遽招鳳鸞逝不還無
爲響簫韶

生平重儒素周行望嘉賓每鼓湘靈瑟異音妙若
神四座列齊謳懷技莫能伸一旦悅青鳥翹首層
城闉乘風夌窮髮御霞陟崑崙不見浮丘公回首
泣沾巾茂陵柏正古鮑魚臭方新不如返故山弭
節綠芝茵
夌晨入空山參錯窨盤石雲樹相稠獨巖呑互欂
廹虎豹嗥陌阡山鬼來衽席四面起悲風魂悄走
號號披逕訪歸途藤蔓露微隙自顧儔侶單雨面
弔行跡若人在山阿文貍借服軛和鸞無停驂終
逫江上宅

詞旨幽深不
但色貌逼古

冬日客中書扇寄田鈍庵先生
尊鱸日日生歸興花鳥年年誤舊游團扇殷勤寄
歲晚故人看去莫驚秋

哭鈍庵先生 六首 癸卯
造化何不仁迸力奔烏兎長驅一世人共向北邙
路昨日笑語新今朝松柏故何以得長生千載猶
旦暮
哀樂自循環白髮自紛紜眼見交游中日日起丘
墳蘭膏煎以明芳香燼以熏壽命無由固何云樹

功勳
生幸與君子託義成周親忘年喜見收抗志比昔
人西園娛絲竹東國奬人倫死去復何道懷意終
莫伸歎息生存日戚戚長苦辛

此章稍覺
絃緩桎疏

抵足風雨夜長歌明月中發言期大雅論藝鄙宗
工歲月去不留歡好難及終悔不結交日託身於
喬松
征還十年中晨夕無時閒爲無資生謀去任隔異
縣百里豈云遥終歲未幾見謂當返故園把臂纏

歡燕倏忽歸山阿風霜柴門斷反羨別離時時
謀會面
平生多憂患壈坎纏其身行步觸畏途感物成悲
辛所謀一無成弱體蔽輕塵父母委蒿萊孤兒等
路人
結語尤不忍讀
冬夜飲劉山蔚齋讀鄭石廊戒酒賦
梁苑豪客建安雄才汪汪之度不可津涯六載風
雨共一牀貧賤於我何有哉辭君攜畀縣俗塵堆
滿面今宵坐君齋銀燭光燦燦懷偪側情繾綣半

榻書三尺劍前宵鄭子曾待余神物會合寧有時
不然秦王已定平原約如何孺子反後老人期金
盤落紅層蘇讀酒賦聲嗚嗚閎思麗藻登揚馬之
堂何數兩京與三都從此雄名不敢向人稱東有
使君西有狐屈屈雕蟲何足紀澄清常欲師元禮
酒後往往發狂言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猶吾恥森
森王立推君與鄭我里數人亦皆梁棟材夜覘天
何夢夢於今瓠落無所用率彼曠野吾道非歟敢
泣麟與悲鳳舉君酒不能酬既不能履承明之廬
又不能盡朋友之聲自顧鬢髮白毿毿猶在地之

非猶在天之南毀譽浮雲安足問譙周多智孫叔
貪
豪放自喜
越女吟柬劉篤甫 甲辰
春草沿湖綠春鳥遍湖鳴不見越溪女空住越王
城越女盛顏色閉戶待粧成望望室自邇脈脈恨
還生東西一水間擁棹不勝情
楊花
爲客梁園春又歸遶牀柳絮暫相依梨花夢遠香
初冷玉屑風飜粉乍圍游屐十年芳草暗月明百

里故鄉遙隔墻便是天涯路問爾飄飄何處飛
得沈方壺札却寄 時有粵行
牡丹花下復清晨書到秋霜滿葛巾風雨凄迷百
里路琴樽寂寞十年人壯懷漸向愁中老遠道猶
從夢裏親聞道南方饒卑濕湘流切莫弔靈均
聞劉篤甫草堂成柬之
問爾堂成意若何避喧聊欲息庭柯應無鶴蓋沾
雲入定許幽人扶杖過喬木能禁容月少非慂如
薇受風多相期好爲烹雞黍清夢時時遶薜蘿
全首寫一閒字

詠篤甫盆松

偶免牛羊蹢移來若有神雖無千尺影足老百年身節勁盤霜飽滋深積葉新時時虛室裏風雨動龍鱗

比興之間無限涵蓄

莫相怪行爲鄭石廊作

玉腕騮白項烏寧集菀不集枯朝來武安舍上鳴暮向平津府中趨君不見杜子夏又不見郗嘉賓文茵繡轂賁丘園天閑獸錦爛盈門辛夷之室白玉堂娛賓仍欲借明光寒食上巳競度日蕙性蘭

質紛入房凉州掐促花間弄翠袖徵旋香風動監奴雜遝擁金盤將軍磬折倒銀甕銀甕金盤盡所歡酕醄岸幘麾千官漫道帝城簪紱珥何似侯門託肺肝莫相怪漫草草子雲終寂寞安不達未早區區修名安足保斯世果有金張許史宅急營兎裘吾將老

深於諷刺

篤甫有約來過屢期不至衝炎相訪雨止卽行攀留不及惆悵在心效何仲默體柬之

海門潮有信日候海門潮青鳥黃雲近炎天白雪逶維駒攀雨足促馭怨虹橋送客柴關閉庭空一燕飄

偶過廢寺有僧以茶來供再至相訪而僧已去矣

樹倚石壇有逕逗微微仙梵出花宮重來欲選清溪坐無數蟬鳴落日中

寄懷王象中先輩

雨過逶林翠如沐初製芰荷坐空谷終朝寂寂歎無隣考槃聲斷誰相續憶昔忘年交君子出入紅樹白雲裏越陌度阡日往來往則雞黍來蔬水或爾銜杯論世人不則燒燭披文史文史世人盡有

時此中眞意少人知磊落激昂多白眼楊修小兒融大兒豆葉叢邊秋蝨叫芙蓉葉上夜月窺清典欲發詩思狂湧如白虹翻豫章連城豈是尋常價光燄寧止萬丈長自從展轉去他邦謝句時時憶澄江眼底紛紛走鮑庾振鬣長鳴未肯降近聞長者辟蓮社所居南浦學耕稼新詩題罷只自吟日暮烏雀繞荒舍年來得句頗欲傳買紙羞無囊底錢何時坐我青松下爲君口誦三五篇

豆葉二語有新色

題王象中先生畫二首

村路圍高柳溪流脈脈斜厭人說晉魏不肯點桃花

鼎中烹白石門外長青苔當日尋高隱疑從此處來

六君詠六首

張子性高簡偃仰慊竹素一往三十年進退準尺度大材紺棟梁小技託詞賦應龍有卷舒非謂煙霞痼令雨秋燈寓香風梨花路參商隔兩廂至音等部護 張心若

蛇龍不易測長歌謝爲農勳猷輕巢牧平章希塒雍虛願竟何補毀泣嗟閔凶睥睨天地間由由任不恭所云師子房乃在從赤松 李子金

赤諷赤謔

孫生年四十志大學未偶行豈殊流俗心謂絕塵垢側目視世人屈伸寧堪醜吾生幸有託出入齊耕偶離別浹旬間惑已鍾兩缶 孫嘯史

英雄胷無塵秋毫析至理羞受準繩使反啖儒冠鄙然諾託死生無乃非道揆同甫未可希劇孟安足齒 魏方穆

汚俗多卑趨往往誤所向之子振遺響令德發高唱荒塗賴翦除愚蒙資直諒昂霄刷羽毛衡樊思飛颺常節鄙巢許蹇劣安閒曠榮名未敢希圭組非所望生逢堯舜君衡門仍曳杖 劉山蔚

少壯後心於今好付一笑

風流鄭仲子謀生老瓦盆醉後飛玉麈長江萬里奔彷彿坐茅茨煇煌羅彝尊生也應不偶伐性豈自蕃沛公不易轍久入亞父褪 鄭石麻

子金以下發藥都切其病直諒之資端在貫山

哭可兒

入門無復兒兒迎白髮蕭蕭一夜生五世松楸誰作主三年笑語我關情魄歸愧少延陵達淚盡愁傷子夏明有夢今宵須報我可能地下往來輕

擬樂府四章 四首

悲朱襄烈婦共而醜其男子也

越王姉一何愚損貞潔就霸圖不惜一身佐其夫來爲姑蘇臺上奴姑蘇臺夜行觴紫金杯白玉牀吳王醉妾扶將勾踐一旦得釋纍四來歸故鄉百姓讙呼百僚趨蹌百姓讙呼百僚趨蹌長頸烏喙爲伯王夫人魚軒參翱翔越王前爲容光姑蘇事

若可忘

慕容垂謬男兒奔關中擕其雌出入宫掖綬綬秦王載與共車出垂觀道側不忍睥睨雀來歆垂知之冠軍將軍還我爲官難得恥易絕衰老終與秦王決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結背諸趣

天命逝時運徂封豕長蛇漸食郢都令尹避匿王竄伏令尹避匿王竄伏宫中孑孑餘小姑小姑泣沾襦爲誰訴區區拳兮一人荷戈趨荷求違難遑恤其軀亂定楚王來求姑安在哉建乎建乎負向前臣奉經險身幸全王別配姑姑曰何愚亂中與建無葭莩女子奈何以身委非夫失從而貞其節斯下嗚呼未嫁之人猶可嫁

饑不使腹汚食困不使身汚人白日褐中天弱軀同輕塵身匍匐情激楚載夫喪奔逆旅主人覩輙轉而不憐於色我室置人還自賊婦哀致辭塗危力弱一出君門長委溝壑主人怒相趣攫臂當日暮斷腕自全哀動行路海可枯石可沒天地盡時常存貞骨

得劉山蔚黃州札有感 乙巳

去國經春可自由東風楊柳思悠悠若無鄉夢逼關塞豈解江梅倚隴頭滿目白雲還作客連天芳草莫登樓向西便是鄂州路多恐魂銷鸚鵡洲

二月六日見一樹桃花盛開戲效杜體用抒懷抱

淚說東風獨有情爭先花發最分明相憐共醉朝霞日林下無人顧落英

悲薄技之登兒耶

秋鶊

百囀經秋未肯停如從衰柳惜餘青綿蠻莫作違時怨會有雙柑擕杖聽

蓋勉過時人不可自棄

喜大人病起

北堂却藥竈始識涼風天過眼稠紅樹觸溪冷碧烟登高從載酒遶膝可忘年莫漫愁衣食傳經有奉錢

趕城

瞑鐘未動欲黃昏鳥向斜陽入閉門馬上相逢各舉手紛紛落葉滿前村

急處在眼界中得之

苦雪

四圍風動屋一色雪連天王猷眞可羨此際得廻船

試大梁和鄭石廊 丙午

天末凉風客恨深登高凝望自沉吟黃河故道仍千曲緣柳新條又幾尋疑事難憑詹尹卜幽懷懶付伯牙琴三都次第傳京洛寂寂蓬門橫古今

課昻姪有感 戊申

凌晨坐茅屋清露滴方硯瓶花參差香古人次第見炯明輕浮名五男無寸善謝公溺絲竹群從皆

美彦天道自虧盈人情何嗟羨一子甫二齡飮食仰母便弟子過十三總不親書卷堦蘭豈敢希前蔵無由踐悠悠歲月侵星星毛髮變已矣復何言臨風聽鶯囀

李襄水之官彭澤賦此送之 四首

無復河橋酒一傾論交自許淡相成不堪曉日東門外處處繁陰叫乳鶯

莫謂閒身勞墨綬須知種秫有公田若能一醉輕千慮便對廬山奏五絃

已分褁臺理釣竿羨君寧復計彈冠佇看雲表廻孤鶴好向秋江淨羽翰

久信高懷師五柳佳期千載忽相招君行好語陶彭澤强半如今解折腰 語舊彭澤却亦竟語新彭澤矣

秋晩途中

西風颯颯不堪聞獨作傷心雁幾群容膝家園無十畝倦遊客况只三分霜寒徑斷迷黃葉天遠林空下白雲髮髮蒼蒼搔更短終年驢背送斜曛

哭侯曜 己酉

聚散憑誰主浮生信可哀方驚蒲柳晩詎意蕙蘭

摧行雁愁三數囊書忍一開依稀問字語日日耳邊來

聞襄哉王老師楚問

湘纍孤踪何處尋夕陽澤畔想行吟長鯨鼓怒滄波偏山鬼淫威白髮禁總使有天寬吏法難將如水見臣心無端車馬來傾覆今古滔滔淚滿襟

侯仲衡招同徐恭士陳其年陳子萬看牡丹有作

游絲不斷裊晴空吹落澄潭信好風夢裏忽聞啼鳥喚春心依舊滿閒中

語境可會

齋中偶見

隨意楊花上下飛飛飛歷亂點人衣簾前觸忤如相得紫燕黃蜂無是非

聞侯仲衡計 四首

聞名戊戌更識面甲辰春被褐寧懷玉看花得飲醇難期六載好易老百年身薤露凌晨起凄凉淚下頻

函書來昨日借屋許從人憶共披朝錦擬同蔭晚筠匣中留素鯉戶外斷朱輪草木何情思婆娑故

愴神

籃輿花夢路春半問蒓蘆敢信德星合真承二妙俱入門投白帢移席藉青蕪最憶生平語鬑鬑愛此鬚（仲衡常徑余不珍其鬚每見必及之）

憶開蔣詡逕折節禮裘羊麋補朝餐晚衣添夏雨凉頻催校白雪一爲奏清商往事難重思牽人淚幾行

八城哭仲衡有感

漸異平生趣猶然入此門披帷緗帙亂壓逕黑雲昏有淚揮僮僕無情對弟昆何期重到日爲爾賦

招魂

聽陳子萬道乃見其年事有憶仲衡（先此陳有卜居約之）

南州名士倦廣厦許分投一闥重泉路難尋百尺棲得無疑訪戴未免失依劉待火千家者懸知亦淚流

擬琴歌 三首

望盧

有盧有盧河之湄側身北望繫余思心兮心兮與雲馳有美一人授我梁云邂逅兮與偕臧初既成

言後有他松柏直上困女蘿力弱廻風激陰雪望盧不見恐終絕恐終絕兮時運衰百爾所思不如之

東山

有山有山里之東奇峯縹緲插雲中欲往遊之力莫從山兮山兮匪異縣咫尺戶庭無幾見荊棘蔽天豺虎遍獨坐窮居淚如霰

思鄉

我所思兮在故鄉菌桂椒蘭郁芬芳沿堦被逕爲容光紛獨不得與翔翔鴻鴈南飛露爲霜中夜不

寐起徬徨凡卉凡卉愼自將

送靖懿先生葬 庚戌

隔年霧掩少微星渺渺人間喪典型一片孤衷聊自許千秋汗簡爲誰青黄花何日期元亮皂帽今生送管寧墓道模糊留細字行人竚馬野風腥

柳花

眼前春色滿柳絮起遲遲隨意親紅蕊無心傍素絲去難憑樹管來豈仗風吹遶院撲還放天機驗小兒

一圈 天機

六月十六夜聞雨

出戶瞻雲色支牀待雨時定能蘇萬彙莫便斷千絲菜甲勻高圃藤梢潤短籬微生欣有托展轉愧余私

寫得喜雨意出

見蝴蝶

秋色淡如此舉頭蝴蝶飛須知微物心別自有芳非

簣山智中眼底亦別自有芳菲

聞趙彦公訃

戶戶埋頭索稅錢雖陽景色異從前今年拚作歸村計又報城中喪一賢

留别叔岱

竹圍松映讀書堂百里胡爲念故鄉絳帳雖安吾道拙鱸魚忽憶秋風凉吟殘伐木仍回首唱徹驪歌更慘裳此際此時無限意歸家亦解鬢毛蒼

史子餽芥

前朝有客款柴門屬付兒童寄一言青青分得霜畦美此際正須咬菜根

過靖懿先生墓留別

九原可復念離群落日停驂一弔君冢上白楊驚客耳啾啾如作送行文

送春 辛亥

樹頭樹底積香塵此際殘紅昨日春寄語流光好自主年年枉送看花人

偶成

幾廻屐齒破蒼苔爲語籠禽莫浪猜昨日鏡中添白髮看花那得不常來

鸚

最愛金衣友群飛態轉閑好音時見遺樂意每相

關遠近雙柑任尋常十日還須防百舌巧入耳混
緜蠻　戒心之作

雪中叔岱邀視陳共年時徐先生病欲入城
未果

三壽隨人且須禱曾聞蘇李是吾師羊腸胡爲蹈
雲母鴛帳恰當倚少兒東掛玉龍懸望絕西排銀
樹戒途凝梁園授簡非吾事俯仰行蹤有所思
自訟文非岡陵頌須辨

戲柬嵋史次微

一別梁園歲欲徂聞君客裏盡歡娛醵金幾處邀
公子避席終宵狎灌夫行笈橐魚從上下法堂哀
草任荒蕪隔年又定北園約花底行吟倩酒扶

有事入城已而風雪大作叔岱念余驢瘦僮
弱不任道途爲詩述懷余實先時在山蔚
處也依韻奉酬用安其意

六花亂眼旅魂驚況復長風入夜生此際幸沽公
路酒先時已出孝王城跨驢灞上思仍苦披氅山
中態更清京兆只今安穩在莫疑罷病倍關情
三四只如說話

小鳥

小鳥饒情性終難辭稻粱飛飛穿戶牖去去怯榆
枋無機眞堪樂有形亦太忘依人漫自切多恐尉
羅張　有擇木之思

歲暮村居

八年今始賦歸與境自蕭條我自如願向伯夷稱
後輩不從元亮問前車繁華過眼逢迎少寂寞宜
人誦讀初獻歲莫愁傲酒絕應無客到子雲居

即事

寒氣宵成白炊烟午未黃暫辭姜被凋一舞萊衣
長病去貧何累道聞死不妨妻孥笑謂我之子已
升堂　固知貧山有此倔强

元日侍家大人有懷諸石仲藏生百　壬子

飛雪戰寒空夢回爆竹中一般蕭瑟意幾處故人
同酒貰隔村白燈資比戶紅高堂能自慰含笑待
春風

侯敷文招飲同共年叔岱篤甫

極目郊原霽色新閉門怱怱過殘春開筵恰近清

和節折柬能招憔悴人敢負好花紅勝錦須防短髩白如銀無端歲月成今古幾度樽前送客頻

送陳其年歸宜興

睢陽城中笙歌起睢陽城外桃結子桃花漠漠逐飄風笙歌紛紛隨流水梁王墓道不可尋當時賓客餓欲死康熙十年九月半梁苑停車來彼猱顱盼炯炯鬚髯張議論滔滔經史貫丞相之史人爭親君翩附之身流汗斯世大抵重浮名真色誰解悅傾城盤空我獨賞老句至音要眇雲中度前有梅村後其年正始忽從永嘉遇此曲歌來聽者誰

人間幾許見鍾期德盛曾不棄芻蕘一言偶中亦相知雪裏胭車雲母亂花間藉草羲馭移階堤宮鶯逬柳色白駒驕嘶留不得旗亭握手復何言滿目飛絮心惻惻君不見牡丹花開已謝平臺畔哀泉瀉鄒枚稱名向千秋五老覆頂無片舍君家半畝色嫻娜婇妁未逼身坎坷好爲田生致一言中原人情如江左

清怨

任孔樓三年矣別去一歎

明朝回首即天涯此地曾經閱歲華舊舍乍離猶入夢新居更卜未還家飄風燕子依人怯背日柴門任意斜物理推移渾莫定青衫何用濕琵琶

古人埋馬埋狗之意如是

候敷文遺使餽杏

佳果分名圖殷勤愧莫嘗數行楷有法一器漆涵光過目奪金覞銜唇潰玉漿野人方病熱猶自幾回嘗

詩情只在第二句三四正寫之七八反寫之極淋漓滿志

榜發簡侯六陳四

怪君癖好獨憐子錯把文章當子虛須信相如累狗監從今莫作薦人書

拜信陵君祠

大梁酹酒揖君時烈烈英風如見之任俠幾邀屠販客全交一逅虎狼師新祠落日圍衰柳古墓清秋想斷碑市上往來毛薛賤窮年憔悴少人知

秋懷九首

黃葉做陰岡白雲亘平地廻飈豁峦蒙清曠適心意淡淡西日流凄凄脫芳悴孤鴈自南來翻翮求其類覩此物候移憂懷縱橫至曳杖返窮巷入室聊自媚披卷萬慮空何須謀一醉

灼灼淵底華英英原上樹駪駪行役子勞此山川路脩靑廹我前不遑將其父計拙事遠遊行藏多所誤朔風振寒林奄忽歲云暮日入群鴉隨搖搖傷情悰

元亮天下士高懷託樽酒軒冕不能縈泥塗豈足醜輿來令彭澤揮絃遣掣肘長揖謝簪紱短棹歸壠畝尹何手雖傷元規塵未垢鄉里嗤小兒禍幾眞自取

鄙哉屈左徒察察怨獨醒散髮泣窮山奇服飡落英寧爲蛟龍食忍與雞鶩爭志絜空自殘無乃非

道情嗟彼採薇人令名至今稱

東南有高樓繡甍插雲端亭亭堦前竹郁郁檻外蘭有女當牕織達曙聲未闌彷彿羅袂舉想像瑶箏彈道傍遊冶兒下馬倚雕鞍逞技沒白羽耀宮簇金盤日暮空歸去褰草受盤桓

伶倫入嶰谷律呂從茲始后夔與簫韶九成誰與齒淵明琴無絃詎謂非至理未聞黃虞心窮年繫宮徵斥鷃棲榆枋鼷鼠飲河水蹇劣安所營寡陋敢辭耻名列方技傳終當遜彼美人固不易知郭生炳上知片言聊相許徃徃成令器甄拔良由入千里須自致騏驥羈雙足伯樂爲世戾

百里智計士出謀霸西秦兩遣蹇叔言幾於殺其身豈鬬踦眉睫區區戀斗升鴻鴈雲中翔安從致繳矰方知稻粱謀適足邀鼎鑊三復伐檀篇古人獲我心

陰陽互爲用今古有狂瀾拳石置其中廻之良獨難紛紛天地間各云趨所安衣冠盛白日相過不相看蠅性集物變鷗羽耐波寒燕姬倚市門盜跖食人肝歎息復何言託志青雲端

當察其寄託所在

春日同曉壑訪叔岱于水墅明日謁徐先生過山蔚子萬數文皆匆匆別去以永日相待移花孔楼故也薄暮言歸遂失篤甫之約因歎垂老玩物并追咎疇昔而爲詩癸丑

去歲心縈子久畫今春目動孔楼花曾無淡泊安時運尚有閒情戀物華草草別人五六舍盈盈入望兩三家舊遊風景今如此何必驅車落日斜

賦而興也

御題有法遂覺神閒蕭密

轉憶念其年也

轉憶蚪髯者日前孰與同飄飄交粉蝶默默坐春風作客因循裏逢人洮愛中飛騰徒有意清淚濕花叢

送春

聞道小園春欲歸不辭沽酒典春衣去時似悔追隨少來日還愁伴侶稀芳草萋萋催淑景落花片片冒斜暉東皇不管人頭白直向尊前叱六飛 三四若有神助

夏夜侯川如招同田天波侯叔岱劉山蔚李象九坐月西軒有感往事

地僻人豪酒復清榴花月下玉簫聲當筵未解翻新曲對景猶疑續舊盟絳燭深燒平樂館青驄齊唱少年行老來漸悔從前誤羞向笙歌寄此情 與轉憶俱是觸此念彼異法同工此因王子而歎廣居之情彼惡鄉愿而思狂狷之意也

即目

昨日門前樹稠濁蔽天昏今日門前樹疏秀豁川原物態無美惡人境有寂喧鑑形畏水清濯纓傷水渾吾欲寧有涯戚戚徒自燔酌罍怨罍淺樹萱望萱蘩灑然釋夙累無求道自尊誦讀消長夏衣

食任荒村搔首復何道明月滿柴門

和劉篤甫新植茉莉

小卉悅人意移來君子堂牽藤蔓勁竹綴雪遲柔香暫爲拋書卷終堪佐羽觴龍鱗閒自老盆畔漫蒼凉 有刺其親小人而遠君子意

六月十一聞王先生訃 四首

猶望寬恩釋纍臣薰風忽送淚痕新湖湘路險仍留客松菊園荒不待人瘴積叢箐天入夜猿啼苦竹地無春誰教六載禁畢濕天意茫茫未可詢

小園三十年前事一道清溪斜抱門自近鶯花開絳帳常從風雨侍黃昏平臺漸老他鄉客江介難招此日魂故國漫疑陵谷變澧蘭沅芷不堪論 起語愈淡愈悲

先生淳朴本羲皇一盞纔醺歲月長適意何須求宦達誤人翻恨有文章丁家營裏花欺眼蔣七樓邊月滿墻春晝秋宵猶昨日重行此地一凄凉

執手河梁意倍親滴殘銀箭尙留賓豈知慷慨驪車日便是逍遙曳杖辰無奈青山愁在眼不堪白日欲辭人玉關生入終難遂腸斷睢陽麴米春 戊申

四月蘭爲先生設祖論文飲酒徹曙不倦豈知遂成永訣

聞蛩

微蟲緣底急微夜向人鳴天地原空濶何由得不平先生自克之言

得金銘札有感

莫愁抑鬱老王郎尚有西風字幾行墐戶仍求三畝宅葺荷可耐九秋霜長貧孺子容空美不醉寬饒態轉狂此際望君君更遠故園平楚日蒼蒼

和李襄水癸丑自念韻

襄山笑三峯君一湯呉二峻嶒摩青霄過者皆心醉蒼翠蔽冥煙望之發深喟湯侯未四十知幾妙不事吳窮工爲文君剛拙爲吏不受世網侵聊以行吾意浩然獨往還窮達渾一致完此求米腰歸來柴桑地九原起陶公當之復何愧謂可忘簪紱

魏闕恬夢寐謂可輕謠詠婞直甘笑詈考槃寬碩人願言矢弗昜不謂行義迫致君仍須位雲壑當暫違松桂漫相異斯世待昇平豈敢辭贔屭君也磊落資屈伸必有爲無乃悔前非用壯寡知慧區區燕雀心焉測鴻鵠志白首困一經行藏多所累反顧叱馭人慄慄恐失墜

深厲淺揭之歌婉轉見意

懷友三章

聲華十載闘詞場婉轉心期屬孟陽閉戶惟知安淡泊驚人不要出文章何當歲晚天南北莫問愁多夢短長有日汝南詢月旦舊游君定許誰狂張心若

華海鶴飛叫不歸亡友華海交游中性最坦白交游許爾尙亡機良籌未遂青鋒鈍大藥難成玄髮微已見代兒營兔窟待無對婦泣牛衣別來亐亦添愁絕終日

昏昏懶下帷李子金

朔風烈烈動寒雲憔悴他鄉忽憶君意氣猶能殺李廣文章何用哭劉蕡玄夜驛前商往蹟青春花下感離群少年情事難回首掩盡柴門日正曛魏方穋

石隱詩來有籬間小摘之約如期而往則石隱遐不可見矣戲成一絕

一封書到故人來準擬烹泉懷抱開寒日籬間收短影無邊黃葉捲蒼苔

十月一日拜先外祖墓有感少保公賜兆

指顧恩光變白雲夕陽歷歷此荒墳更無片石存周道惟有哀泉瀉夜分水過青城洗舊血人從紅粟憶殊勲可憐率土烝嘗日滿眼朔風狐兔群

叔岱宅守歲論詩頗溢世格即此以推雖乎免矣放筆書此憂形於辭

今宵狂殺兩狂夫狂興比來得似無我自含愁却竹葉君還帶笑看驪珠（時其子明在側）侯漫羞緑勝隨游女多恐春風玩腐儒人事年光催短髩相將只可醉如愚

歸舍後再成

除夕蕭條睡轉遲少年舊事總非宜詰朝爲獻高堂壽且向燈前鑷髩絲

叔岱元日示予明有作和之並遣明知（甲寅）

風雅於今定短長漫從異論指予狂胸須泰華羅高下眼可淄澠混渺茫周道平原時感慨囊沙背水亦堂堂傳來馬服書空好熟讀猶能誤趙王

（即此可徵先生詩旨）

上元日曉起念孀史前夕婚成戲成絶句

此際與公睡起遲妝臺想像畫蛾眉却嫌雙影入明鏡偷取青螺掩鬢絲

趣

篤甫早春見訪留飲有作和之并用其韻

羞將短髩狎年光豈有春風到草堂岸柳幾分偷碧色嶺梅何處露紅妝青樽不醉陶公酒紫氣虛飄荀令香一自銀鞍歸去後暮雲愁思兩茫茫

見桃花憶故園所植

花開早已惜花殘過眼流光淚暗彈陌上漫言千樹好人間那得幾回看迎風帶月情何極傍戶依簷事正難漂泊十年猶未定虛勞紅袖鄣春寒

聞隔院吹簫

悲來豈定感雍門隔院簫聲慘客魂秦女樓中虛引鳳楚臣江上乍聞猿淒清帝里三秋月要眇梨花午夜村自顧一身如夢裏臆前芳草正黃昏

同叔岱南村看芍藥應虞服之約也

縱橫白雪堆雙髩碌碌從人倘看花羽扇勤搓珠汗落蟻樽初近緑陰斜憂時賈傅渾無淚棄世君平正有家飯飽撥書眠自好何當驢背送生涯

（先生每於人所愛戀處說得意興索然可知別有懷抱）

夏興八首

杜陵秋興前後詞人復有春興之作夫興

隨時生豈限春秋余當夏有懷不能黙黙

遂用杜韻抒我懷抱敢云分繼前哲實欲

範我馳驅云爾

且喜門開賜茂林千章撲翠冷森森微風振籟炎

歊歛細葉封天白日陰喘月吳牛總有託隨陽塞

鴈亦何心誰能坐久從衣薄雲外悠悠念晚砧

小院夢回白日斜依然澤畔寄年華論交漫說穆

生醴陟岵難憑博望槎子舍嗷嗷常索米天涯處

處更聞笳一身去住渾無定遮莫飄搖歎柳花

柯爛纔消兩道棋韶光如水果堪悲揭來粉蝶攢

芳日又見彤胡汪飯時尊展桃笙瑜髮早簾垂湘

玉燕歸遲華堂零落今何在回首茫茫總繫思

雨過疎林透晚蟬綠蕪緩步日熹微愛聽衝岸雙

魚落閒看沾波一鷺飛白髮真愁生計盡青雲敢

道壯心違羞將骨相推唐舉雅志生平恥刺肥

三四可想懷抱

仕無懷抱隱無山浪跡浮遊天地間自分青蠅爲

弔客誰瞻紫氣倚函關千秋裘馬堪求侶何日風

塵可破顏授受年來殊鹵莽長稱絳帳有仙班

詰朝倚枕暫梳頭長夏蕭蕭滿鏡秋晝燭秉殘難

續晝檀槽撥遍只攀愁故園夢裏迷蝴蝶伐木難

前狎鷺鷗少不如人無那老誰當出計定神州

秋字妙押

合當耽酒學無功世事艱難伏枕中塵去熟梅一

夜雨醒來穠麥滿場風新知對面垂頭白舊負關

心向臉紅過眼幾番朝更暮人間不信有仙翁

押紅字更匪夷所思

清谿花下去透迤草閣乘風俯藕陂十載買山空

有願終宵繞樹更無枝畸懷闕世迂難合素節因

人晚不移堅臥露天星斗近銀河永夜看垂垂

八詩用意深純而於時與在卽離之間尤未易可到

除夕

此際客心長沉吟如可說舉頭殘照明戶外落松

雪

送內弟王思艱應試郡城並呈克壯丈人 乙卯

曉起溪邊送客廻桃花紅間菜花開春風苦遲今

朝髩濁酒嗔停昨夜杯無復關心枚乘賦何須擕

手孝王臺阿翁若問田京兆爲道飛騰志已灰

韓子新燕人也家於禹凡客禹而死無所歸

者子新皆買地而葬之殆古節俠之流與

余亦士之窮而失職者聞客言欣然動兗
裘之想焉因成一律
白頭書劍嘆無成物態關心眼倍驚已見黃蜂黏
紛絮得無絲柳變啼鶯衰年伏枕三泉偪盛世投
閒七尺輕陽翟城邊須十宅好將傲骨委蕣生
音悲意憤
秋日寄曉壑伯仲
木傍玄亭遂卜居西風且爲寄雙魚多時消息渾
難定何日行藏得自如半世堪羞惟寤寐一生喪
志是詩書故人敢道能知我攜手登高問太虛
五六人不肯道亦不知道

冬晚同沈方壺過白邨曉壑延款盡日辭去
曉壑伯仲送之屢進而後別因憶疇昔田
李之歡曾幾何時而已成隔世斯游難常
後之視今日者恐更發山陽之痛也
回首黃壚事已非今宵風景尚依稀流連送客經
村坐躑躅別人向夜歸華表插天鶴不返畫樓如
夢燕還飛眼前物態年年變一度相逢淚滿衣
聞陳其年膺薦戊午
彈鋏終年羨食魚誰將詞賦識相如　九重彩鳳

銜丹詔一路青山擁傳車諫獵有心須具草登封
無兆漫成書玉堂舊是論思地莫把勛猷付子虛
忠告
送湯荊峴應　詔北上
交交鶯語滿　皇都酒醒旗亭未問途豈有蒼生
瞻謝傅翻從白髮戀潛夫一犁春雨眠方穩半卷
秋燈興不孤他日柴門迎晝錦還將明月映冰壺
聞李澄野因悶傷之二首
風流曾憶謝玄暉早據文壇衆望歸猶見錦囊捎
暮血難留玉貌怯春衣黑頭一闋重泉迴白馬仍

迴好客稀惟有多情黃蛺蝶飄飄時過墓田飛
敢云小友致情親豈便憑君作替人風雨無端摧
弱蕙乾坤何處置勞薪參差鶯語聽將老斷續花
香送未勻此際不堪回白首故園落日一沾巾
暑甚移館據梧堂口號時王人有事城中
掩卷匣琴硯覆塵豈因出飲去經旬北牕暫假涼
風榻代作羲皇以上人
昂之庭畜雙鷺俛仰飲啄意頗自得傷其去
江湖之濶供玩耳目雖受寵取憐而曠致
盡矣偶成六咏代伸鞠思

溪魚正美渚蓮秋柳覆石欄曲逕幽鷺鶯不知滄波遠烟光猶作五湖遊

昨夜海鷗有報章機心許爾太相忘罻羅常恐時時着不戀魚梁戀稻粱

獵原較逐蒼鷹健逐食還羞鷄鶩貪借蔭榆枋君莫笑意中無復有天南

曠懷高致君容我檻外池邊任去來佩髮微間剪翠羽中宵顧影自疑猜

明月蘆花冷釣磯十年幽夢舊相依能言敢謂如鸚鵡悔殺朱門次第飛

鳳毛翩翩翔千仞遍覽德輝下遠空假使一般輕飲啄人間不信有樊籠

六詩清曠可思兼有自箴之意

七月十六日叔岱落當戶齒意中頗有遲莫之感爲此廣之

有涯終是盡無患復何求漫怪落君齒儘教白我頭文章誰更問勳業亦從休繾綣秋光好聊當秉燭遊

曠

同人赴鄉試者十七輩有作 四首

策杖尋良友無人次第回西風吹短髮始悟選場開

玉樹倚瓊殿春來秀幾枝獨憐幽谷裏不被早風吹

暮鵲巡檐急殷勤念桂譜家雖任越鄉豈敢輕章甫

沉吟臨寶鏡懶取舊儒冠無限玉陽在知從何處彈

中秋叔岱傳命讌集入城歸晚不果往柬之

出城日停午緩轡入斜曛柳下勘魚網天邊數鶯

群有期酌桂魄無意襲蘭薰試問穆生醴諸賓醉幾分

笑落雅莊

中宵聞鴈嗷嗷似有驚弦之慘者傷之

未見銜蘆苦徒聞訴痛長虞羅今更密可得到衡陽

弔葉元禮

羸馬天街病不辭春風名滿洛陽時定見花甕朝朝酒結綺拍新夜夜詞荳蔻枝留蝴蝶夢芙蓉闕隱鳳凰池繁華已逐行雲散殺殺城中昨暮兒

哀豔

侯彥室見招 彥室朝宗鳳毛朝宗以順治甲午殁

四憶堂中列綺筵烏衣如舊子孫賢此行頗假乘槎晚不及　先皇十一年

袁信庵有喜余還里之作感其違衆孤賞依韻奉答兼抒懷抱

漫道交情老更親畸懷轉覺不宜人新知鷃鵡闚朱閣舊業蒹葭冷釣綸誰計青燈連夕盡爭嫌白髮隔年勻對君擬聽鄒生律黍谷寒回一線春

歲暮雜感十首

朔風振衰林柴門落葉積寒爐欹斷垣敗衾淹病客牀上厲呻吟戶外絕行跡伏枕復何言長空萬里碧

客自彭城來爲道彭城事彭城古帝鄉至今多豪士挾彈朝出游牽犬暮呼類相揖衢陌間一笑如同氣醉後鄙張陳結交姝兒戲昨日過其廬已鬧背相詈歷歷平生言不復記一字言罷三歎息君鄉倘異是

南國有賤士周帽出簷尾瘦面引頸長磬折來廣廈一步再三顧紆遲足難下主人待已疲童僕回首罵入門發陳言意在傾坐者連瑣無一急喉間格難瀉寒手汲修綆熱坂移駑馬所苦盡無將曾不片語假聽者避稍稀旁觀汗盈把大易垂明訓吉人在辭寡

鳳材挺巒嶂龍種出羌谷佳人無定村生長亦茅屋龍糀不待學天然成結束十四走媒妁十五交朱轂王侯與卿相爭欲致令淑洛陽冶容女夢魂競芳躅豈意彼美心終年常不足下簾語女伴淚雨紛相續志士多辛酸應知各有觸

難揮西頹日易逝東流水是非心苟亡安望識進止古之介石人所貴在得已小物辨未明終爲大德累孔聖行爲肉穆生去因醴王德寧不懷但欲守義禮矢報如申白君子以爲恥

卓哉蕭夫子高氣凌九州急中賦櫻桃權宰不見收空有腹中策一身難自周素知掉臂去弟子間來游獠奴反愛才依依不能休衆人勸之去瞋目聡相酬所願同饑渴守死無怨尤內顧非茂挺對汝還自羞減食聊相餇妻孥復啾啾

簍人易去鄉壯士寧戀土茫茫圓海中欲去竟何主留既絕斗升去只遺環堵縱然無還時微軀安

足數含酸辭丘壠落花與墜雨去去未幾程已逝長途侮却足避危蹊韜精畏猛虎平生拙言辭況乃身羇旅叩門既羞為捃拾亦焉取死復誰見憐生惟自知苦故國多親舊次第列朱戸堂上薦鱔炰塔下羅鐘鼓錦段贈纏頭黃金教歌舞中庖肉盡臭大庾粟空腐顧云思遠道終歲不相覯

良璧天下重往往產巖谷哲匠識寶氣窮險鑿山腹璞盡發異彩光怪耀人目藉以篤鶩錦盛之翡翠櫝每當欲啟時三薰復三沐摩挲樂有餘傳觀昔未足奈何不自珍三向楚王哭總使易連城至今色帶辱

文淵性濶落論交貴終始每重平生言不顧屈伸理謂與梁竇游艱難同時起自待比弟昆往往拜其子豈悟帝壻尊光榮冠戚里問安來牀下仍欲遵甕禮少年習貴倨古道反為恥歸去見婦翁嘵喈動唇齒遺骸不敢收妻孥誰復紀術牆昔所崇達人宜鑒此

王風久淩替非傑諒不典衣冠互假冒腐臭相因仍文成輒自許粧綴殊堪憎腹虛受無多喉格吐未能筆轉失脂轂篇衍度風藤詎云超象數但悲

落尺繩回才正須竭山堂庶可升所恨負朝日反欲覓夜燈斯文倘未墜大業屬良朋

諸詩率多刺諷而與人爲善之意殊懇

元宵偶憶　燕京諸舊 六首

金門賜沐看銀花紫袖招搖出內家　天語傳來催獻賦莫將疾苦照繁華 湯荊峴

鰲山燈火壓蓬萊魚鑰宵懸萬戸開咫尺風流追四諫天街走馬帶愁回 王公垂

後夜初聞長樂鐘是時根叟方在途中故云鑾迴仙仗瑞雲封總饒　御酒沾三殿不及呈橋駕　六龍 徐根叟

大酺今番看幾迴白頭舊是洛陽才半酣馬上逢詞客盡道鴻都賜宴來 徐恭士

分得侏儒粟半囊爭成文字奏　君王今宵法部翻新曲知在烏絲其年詞名第幾章 陳其年

依舊吟成火樹辭望仙樓外步遲遲豈知亂雪衡門下一焰青燈有所思 樊學師

夕陽

李義山有句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怪其衰颯偶成此章

春晝困人眠欲起微微睨梵動禪宮沿墻嫩草沾

烟碧出樹含芭射日紅未暇攤書坐硯北猶能訪客過橋東漫嗟時與黃昏近照徹乾坤是此中要有此硯景

哭徐先生城中回

誰許斯人信有功出門我欲哭途窮難期向後安時論深悔從前負此翁庭草空聽疇昔翠醉顏轉憶隔年紅去冬與先生共飲叔岱座上遂成永別長辭絳帳重回首一路鳴蟬咽暝風

初秋暝坐

百年此靜坐槐露散微京正欲生幽意寒花寂歷

香

苦雨

奔雷纏樹怒掣電閃飈明浮砌贏三尺翻盆近五更心承飄瓦碎命共敗垣爭自顧鴻毛似悠悠意自平

五六極慘極新

逸德軒詩集中卷

睢州田蘭芳
商丘劉榛山蔚

春日弔劉伯起墓 庚申

與君相遇少年場競日追歡意未央楊柳拂堤油壁近杏花撲座玉缸香春風舊巷留殘照亂草新阡見牧羊腹痛應關怨素約不將酒椀潑靈牀

宿昂之宅偶傷劉僕

幾度春風過錦城停車喜爾便相迎小筵處處勞趨走佳客人人識姓名履浸談深霜一尺茶烹酒醒月三更何當細事分明記白髮中宵太劇情

結得大便不爲題制

仲聯別二年矣是日遇于曉壑齋中即同信庵昂之聿宣嘯史小酌酒深歌發佐以洞簫憶及疇昔田李之歡不禁悵然而爲詩

渺渺風塵客路艱相逢此地倍愁顏華筵回首簫聲咽破帽當樽鬢影斑東夏途窮寧有哭西山人老不知還余時客東夏仲聯家西山中黃壚歷盡陽關出慚愧江南庾子山

同山蔚過白雲寺訪雪笠不遇

避喧僧院欲偷閑無限松陰晝閉關童子汲泉留
客坐城中無事頗能還

見白髮

鏡中霜鬢亂如絲逝水流光去莫悲總使青青回
白髮也應不及兩髦時

悲

得耳公伯舅札却寄

於今客鬢已蒼蒼一紙書來感渭陽四十年中無
限事不須回首各沾裳

王公垂徐叔肯有約見過久望不至

樹間殘照沒極目望長天暝色延雙闔孤光託素
壓殿勤仍拂榻惆悵恐廻船自理平生病徒聞信
約堅

荆峴有書問程祠消息作此代柬

先生祠畔日西斜酒艇催歸競落霞無數水禽鳴
聒聒秋風吹遍白蘋花

全不說出

暑行途中偶感

久信勞生日難辭劇苦辛如何豐樹下更有熟眠
人

送王三表弟占荒遂平 四首

聞汝遂平去鞭牛耕古烟故鄉情尚可莫費買山
錢

云去非無爲山中饒橡栗終年枵腹人行欲履君
跡

清溪汪碧澗茅屋枕青山此地熟春酒何人曳往
還

無客猶堪遣能禁寒食雨哀哀攜紙錢眼底紛來
去

寄曉星嘯史

明月醒清夢槐風着面吹故人當此際未有不相
思别爾方前日爲心又一時滔滔眞可念珍重待
秋期

淡極

讀史 四首

風昔高山翳水清織麟見所爭在毫髮巧曆不能
算昔日程正叔慶成下金殿違衆不臨喪偎欲遵
前傳砰砰固其節宜爲世所賤所以命世豪顚倒
恣狎玩雖分左右袒得失究莫辨

漢武負雄姿生時早九州冲齡據洪圖仁義頗外

修金屋蠹清明佳兵恣狂謀鞭撻遍邛僰攘奪及東甌廻戈指祁連單于抱鞍愁歸來侈荒宴迎仙起重樓蕭墻日流血斬刈皆王侯睥睨一世人曾不比蜉蝣一旦視茂園寒烟失故丘摧折石麒麟礪劍踞上頭路人盡雪涕龍隼亦含羞驪遣仗野人哀哀夢中求

倚伏之理可鑒

風流謝安石凋落鄙世緣擁妓載羣從東山開華筵巖花間綺羅松風雜管絃封胡侵蟬鬢過末儔翠鈿接跡既交舄目成寧比肩顧之樂有餘蓬壺

詎能然嗟哉萬石君乃爲禮法牽一門盡白髮終日猶跽拳寥寥千載後誰復稱其賢

意似答安兄不能以禮範其子弟者

昔人願爲兄事親之日長天顯既有序鞠子寧無將所以古薛包分家最有方臧獲引其老田園擇其荒乃云意所戀不使弟心傷弟數蕩其貲復爲之紀綱我讀角弓詩掩卷淚沾裳

秋海棠

墻陰聊却跡紅散一亭幽未易輕纖骨頗能立素秋繁華從氣象冷淡自風流桃李成蹊徧悠悠非所求

何等寄託不以刻劃而工

偶然作

身爲百物役門對秋原閉偶然得無事披書此閉關槐風搖薄日影落几案間掩卷屬有思何者最往還

叔岱餽蟹

拔戶來童子霜螯餽早秋手承置石鼎汪待浪花浮銀甲循臍入紫膏潰殼流沾唇疑往日饜箸思悠悠

五六形擘蟹工甚

空齋

槐影疎暗壁落葉響庭階此際讀書人掩卷坐空齋何必山陰行戚戚難爲懷

秋杪劉濟之徐叔肯吳淑厚劉聲木過訪叔岱邀飲據梧堂成醉而別 諸君以郡試至

樹頭殘葉鳴壁間蟲聲積若非美人來永日成蕭索東鄰老翁亦懷萬古愁詰朝就我銷隱憂欣逢嘉賓憶壺觴邀向據梧堂中盡綢繆諸君且莫厭老叟昨日少年今白頭四十流光如過隙屈指朱

門非舊宅清歌妙舞醉青樓回首歷歷皆陳跡勸
君何須重徵名人生萬事宜浮白爲歡未終各出
門鞭搖落日如星奔極目寒林暝烟碧當筵須史
成疇昔袍上猶漬舊酒痕座中巳見延他客獨反
空齋淚沾臆蘭亭金谷餘荊棘從今以往四十年
更憶斯遊誰歎息

富兒行

西隣朱家暴富兒出入田間有馬騎黃葛袴衫綠
鞶帶無人不道盛威儀昨朝飲酒田家去麔至雲
從塞門戶年紀上下未三十揖之祭酒稱阿父大
甕瀉酒盤堆肉一人色汪衆人目獻酬紛紜汗未
乾左邊附耳右躡足主翁屢向厨中走主婦頻來
牕外伏相如犢鼻筵前過四座回面交口唾

寫炎凉如畫

少年行

洛陽城東桃李蹊青春欲半紅日西白馬少年紫
騮馬空城絲管來花下欝欝孤松老澗底道上往
來疑生死漫負奇材中棟梁千人萬人無知巳君
不見商朝微箕稱大賢飛廉惡來與比肩吕望失
計貪垂釣坐逝流年渭水邊

放歌

君不見魏其中宵開玳筵身不嘗食妻擊鮮丞相
巳忘醉後語仲孺屢勸車不前又不見劉季留客
就嫂廡羹飯別貯頻櫟釜衆客聞聲各出門回顧
劉季色如土東陵道上侯爲圃平陽屋裏奴作王
廷尉方嘆羅可張長史巳苦汗如雨嗚呼物之不
齊物之情總有不平何須鳴

結語亦怨亦達

曹生行

梁園誰數醫國手新安曹生聞名久龍門欲毀倉
公傳紛紛餘子復何有曹生活人不望報僻巷窮
鄉皆肯到意氣逢人露肝鬲文章落筆發閫奧公
幹由來愼品題對客往往嗟神妙今秋偶過據梧
堂老幼輻輳索禁方余亦邀來視糟糠曹生出戶
色傍徨十日不治當偃牀時方執炊兼紡綿笑而
頷之意不然如期不飲復不食一絲兩絲伏枕眠
兒女悲號淚如泉曹生聞之義激衷單身策蹇走
西風入門謂我莫恩恩參苓我自有藥籠五七包
君採杵舂診病旣擅寬用術起偃仍奪造化功東
隣某甲專論錢揚揚馬怒復衣鮮時來虛名要貴

權門巷克間走駢闐責貨未厭身不前孝子慈父
蹤任穿若人視之色不憐假饒有術可回天四境
貧兒安賴焉嗚呼曹生眞大賢

曲折盡致

偶作寄叔岱

豈戀他鄉棄故鄉洪波睍去日汪汪鄉情想更醲
如酒恨我離鄉未解嘗

十一月二十八日過今是園談詠盡日蓋愛
主人智次卓犖了無世俗卑鄙態古人不
知何如求之近今誠罕見其倫匹顧而樂

之爲是依依耳獨謂曾點已見大意千載
下僅以狂者相推殊爲宇宙一大恨事襄
水襄水更欲見君之日有所進也爲詩四
章簡之

蕭閒韻自高亦不拘名理若使逢宣尼喟然應在
爾

今古觀場者隨人笑罔强紛紛成褒嚮由也自升
堂

聖心具大易圖象偶先陳孔子絕韋編虛懷下古
人

謾云獨醒人踽踽非吾偶最惜陶彭澤至今傳以
酒

夢張心若以所書相遺中一託字記最分明辛酉
兼呈雙果刻鏤獨工時別張又三年矣

張子結廬處近郊如洞壑衰俗還淳古盛年久寂
寞自我別紫陌梨花凡幾著前歲登君堂告歸誠
簡略旦旦矢再來三載負夙諾今宵楓林青謂君
親見索蛟龍恐精魂縹緲但著作紙上覩鍾王秀
骨宛如昨字多認未眞彷彿記一託得無露肝鬲
聊許我斟酌雙果細雕鏤至味殊淡泊蓋以命心

期君子貴落落終隔平生顏魂返意錯愕悲此伏
櫪馬徒羨雲表鶴往來百里間地異五丁鑿春風
扶筇杖秋葉泛芒屩會當至君前蹤彼石梁約

見道旁古墳花樹歛而覆之命僕折一枝戲
爲問答之辭以致慨

不見人間春復春繁花何事更棲親冢中應笑折
花客暫向花時作旅人

和叔岱賦人所居

徑曲迷幽鳥樓高帶斷霓仙人徒好耳君子且居
之翠竹疎堪賞紅蓮爭不緇歸來無好夢更與白

雲期

賓敏修見訪適余他出賦此識悵因簡之

聞君追大雅兩載夢依依豈望騎牛至翻成題鳳
歸一心沒浩蕩萬象隔希微何日春風裏憑君判
是非

揚子雲已到陽氣潛藏於黃宮耶

叔岱屋中見梅花偶嘆

金桃梅名金桃珍重比南金未厭金桃此日心何似溪
橋深雪裏絕無人到是知音

借居王公垂非園

生長茅屋裡樓居亦偶然伯鸞棲廡下應爲王人
賢

陳園舊屬張氏余曾借居及此再來樓臺花
樹殊異往日屈指歲月蓋三十七易矣不
禁慨然

三十年前地重來意惘然忽驚亭榭改始念歲時
遷白髮安漂泊青燈慰簡編古今傳舍裏無用轉
相憐

贈史生日述舊爲祝 壬戌

攜手當年宴早春羣沾壽酒樂芳辰一從別後無
知已重到筵前少故人遶檻紅梅香作路隔簾碧
草繡成茵只今景物難回首扶杖仍來莫厭頻

非園紅梅盛開爲之婆娑其下忽念荒村所
有竟成抛置一嘆

爲愛名園春不闌隨蜂逐蝶日盤桓敝廬自有紅
梅樹一任風吹雨打看

有曠安宅而弗居之嘆

惱觸襟落花

愁沾穠蕊避春深片片飛紅故故侵豈是繁英偏
戀客還因人有看花心

訟俗情未勇除也

復就侯館入門自嘲

戶從蛛網徑從苔有客年年去復來漫訝西鄰嗔
老婦黃鸝白鷺亦相猜

聞陳其年凶問哀之 四首

纔聞供客典春裘又報蘭臺哭魏收掛幔仍圓燕
市月揚舲長廢五湖舟千秋大業風中絮一代榮
名墓道侯不慣書生膺異數至今野老尚啾啾
逢將杯酒酹其年回首浮雲萬慮纏淹蹇爭尤韓
內史風流誰弔柳屯田朝中執戟仍無乘地下修

文詎有錢生死一般貧徹骨何勞萬里費貧緣
梁園雪滿憶從君握手花階意倍殷分譽頗因尊
癖性耽籍終爲賞雄文春蛇蜿蜒留新帖簡多其年手帖
候雁飄零感舊羣時令弟子萬初歸有約重來今已矣乎
臺原樹正斜曛
龍門咫尺昔同歸轉眼人間萬事非身後無兒衝
積雪天邊有妾處重闈驅車送客侯巍老謂叔侑剪
紙招魂宋玉稀謂牧仲采采春華紅滿袖泉臺應悔
失因依
言言悅慨

夏夜獨立小院忽憶心若
炎曦忽西匿揮書出幽房雨餘生爽籟明月流素
光槐花黃參差欹欹墮我傍念我同心友乃在天
一方翩翩雲中雁北去復南翔瀰瀰東流水連波
逝湯湯欲飛膚無毛欲渡川無梁佇立長太息露
下霑衣裳
古意

溪邊晚坐
天涯屬思正茫茫萬樹平原下夕陽坐久微風入
短鬢石橋南畔白蓮香

有淡逸之致
所聞
嗜我如君類嗜痂索燈蕭寺覓龍蛇從無文字逼
禪喜莫怪籠墻少碧紗

送劉山蔚入都從人易墓田也
此行不爲謁朝貴愴露悽霜理舊墳白髮應愁勞
陟屺青樽況復感離羣鳳凰曉霽喧殘角鴉鵲秋
清接暮雲有賦莫傳傷得意只今天子正崇文

九日同徐叔肯張玉標登高
作客淹斯地年華幾度新頻逢九日酒各是一番
人風葉紅初變霜畦綠尚勻無邊臨眺意雲起白
鄰鄰
三四化境

賦得秋菊有佳色
白帝秉權日金神得令行嚴凝敷下土搖落感羣
生灝皛雲容變泬寥天氣清蔚條戢燕羽在宇咽
蛩聲風凜拂紅淡霜濃隕翠輕豔葩競萎翳勁節
乃孤撐不受鴻鈞轉直同造化爭亭亭覘夏莽落
落鄙春榮偶貢幽人賞無妨隱士名跡從雕畫遁
性絕艾蕭并周后裁新服楚臣搴落英五方分氣

半九日插頭盈豈但微香徹還看秀色呈枝殿金
俯仰葉動玉逢迎射日朱霞爛遮欄錦幃平濯潭
骨爭嫠映月影空明舒采寧相媚修容敢自鳴芝
蘭甘草伍桃李侈蹊成曲澗存芳質疎籬護晚貞
西園筵雜遝梓澤客縱橫璀璨目憑眩蕭森意未
傾漫憐身瑣瑣惟解守硜硜正好攜騷侶莫忘載
酒醒陶潛今果在知賤久要盟

氣骨不為
藻麗所掩

同孫嘯史鄭介夫看芙蓉

背郭問芳叢行行萬慮空相從復勝友安上與興

公白日流光靜清霄洗露紅涉江徒爾爾秋色此
園中

梁園懷古

挾愁出宋城愁積鬱不開登高一眺望愁至復無
涯平野多悲風颯然萬里來黃葉紛欲下鴻鴈鳴
正哀卓犖此中人次第掩蒿萊營營結珮客翊翊
綴文才意氣滿衢路日夕起浮埃九原不可作獨
立久徘徊

意興
自遠

訪彭士報客寓傍橋茅屋數椽呼之良久乃

出若有不勝愁病之意為之悵然

客至日高尚偃牀半傾茅屋壓清霜溪橋近任幽
人宅不喚當年朱雀航

偕叔肯季畏踐嘯史隔宿之約是日秋光流
煥人意靜適談宋詩娓娓可聽生平不多
覯之事也書以紀快

前宵鷄黍約朝同二妙至扉隨履聲聞故人知久
遲小摘佐盤餐楚楚多幽致清酒一再斟陶然成
薄醉起視庭樹間紅黃交相媚眞宰各所呈於何
分榮瘁騈拇啟緗帙英挺發闓議今昔浩且長新

機無時匱變化準靈心令人寧昔愧斯文會有屬
不扶恐將墜使我聞未聞劃然闢天地是日歡情
洽落落皆眞意彼既爭虛憍此亦絕曲僞擾擾百
年中得此良不易策蹇出桃源回首發深喟

送鄭介夫入粵西官幕 二首

會面梁苑日相隨如弟昆青衿憎紆紲丹徼試飛
翮翡翠彌山有鷓鴣到耳繁衰年為此別含意復
何言

南雪銷無影北鴻去不前官仍愁瘴癘客自愛山
川酒醒蠻娘曲思清漁父舷壯遊當此際可復憶

耕田

壽樊先生

宗國日交替羣陰銷微爝戰龍愓血黃載鬼傷軸
踢蝃竅巃雷轟棘芒恣鷹攫文衰起有時偉人此
振鐸菜施及秋殺魍魎當晝縛坐使浮雲斂朗然
太清廓不圖平桓後復見大雅作蘭時蓮閔凶萎
翳如風籜兩載守庭戶函丈久跡俯吾師絕世情
任天無適莫貞明並日月幽邃幾巖壑鼓筆春林
繡運思巨靈鑿其喜魚鳥游其怒水石薄龍紋出
若耶寒光動霍霍褚裒具春秋季布重然諾阮公

事沈醉衛武屢戲謔往教破拘攣童蒙欣有託曲
木辱直繩大耳顧伯樂勤欲騰驁驥驥乃損囊槖
不責龜山侍反受彭宣約但知剪綴榮豈恤溝澮
涸定具賞外賞寧任錯中錯生也嘆不偶五十仍
落魄砣砣窮年間所得但糟粕此日壽筵開翩翩
隨舞鶴屢空無可獻寧淡當大藥 其氣排沛

言別叔岱

歲歲秋風憶敝廬感君執手更躊躇凄凄寒日折
楊柳欵欵荒村奉板輿向後脂車觔力短只今甑

影鬢毛疎聯吟共酒何年事惟有殷勤託素書

留別侯明

離筵未醉馬聲嘶吾道從東我更西十畝之間聊
泄泄百年過半尚棲棲枝頭黃鳥當春囀籬畔寒
螿入夜啼此去須聞絃上手高山流水調空攜

再辭叔岱二首

將母心誠迫論交意未終敢忘情眷眷莫怪去悤
悤朧月凄清白園花爛熳紅但期人共健車笠互
西東

別離雖素願須盡手中杯馬首夕陽亂人邊鴻鴈

哀眞成渡易水無事築金臺不似何公隱悠悠去
復來

抵舍慰侯役

黑夜衝泥至循轅慰僕夫幾年操短策屢爲取長
途莫問鷄三唱且傾酒一壺送迎從此絕喜爾脫
艱虞

歲將盡矣叔岱以兎鴛諸品見遺猶殷殷冀

返用和來意

同心羞道臭如蘭幾載勞人託肺肝杳杳西歸原
樹黯依依東望鬢毛寒每因辂達親劉季敢指糊

塗命呂端謎詠朋典君莫信須知平地有波瀾

元日述懷 癸亥

欣逢元日雪初晴久曝茅簷暖自生有客乍親還望望所言熟聽只平平欲知彼美無勞美須信吾寧木可攖戶外風來塵滿面呼兒急爲掩柴荆

哀侯蘊常

依舊春風燕子家重來小徑夕陽斜烏童不見書牀冷一院青蕪落杏花

七月十五日世俗省墓辰也余以病廢因述往事責躬盡誠敬之不至固已久矣爲詩四首

嗟余膺薄祜慈親逝早齡臨終顧其母細弱勞心經未久降罰避地影伶仃敗葉振風疾搖落離戶庭病烏啼瞑樹咮毀血飄零所傷在一身誰復念幽坰嗟哉復嗟哉胡爲生寧馨

羲和翻日馭滾滾去莫追滔滔東逝水到海無還期眼前尙有父念母亦何悲終身客異縣膝下當依誰詎知經營苦不及容鬢衰人生愼疇昔無待悔今玆

無母情罔極有母情更多母死淚未斷當如生母何一往三十年罪戾等山阿業業奉菽水此意竟蹉跎置痛辟几筵戩酒許相過聲振林木間多士咏蓼莪

結自咎哀感之不至也

磊磊原上柏鬱鬱色不開纍纍道旁冢萋萋野風寒紛紛拜墓子異品同辛酸而我困微疾丘壠欲到難乖老鉠掃除念之傷肺肝所疾良易已憂來更無端

哀思纏綿

南山有烏

南山有烏孫几共軀授形雖先賦性則愚老雌隕巢巢有遺雛雄未及顧待烏而餔伐蟜共飽藉翼爲禰時思老雌矯首相呼迎雌居巢雄念雛孤雛假蔭母棄烏不需雌復撫雛撫苑遺枯遺還就烏烏復哺禰撫雛習羽雌如弄珠撫雛畏傷雄痛在膺據巢望歸盱目送徂烏感斯義愛均不殊雌雄物化顧烏鳴鳴遺雛間愛強子附塗烏音嘵嘵欲脫之弧息禍無術匿將安逋山有猛虎川有短狐射影成痏咥人爲腴別族異類何惑肆痡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離離坐樹顛老烏辛苦覓食歸來從一遞二各予以飽意猶憐明朝出巢去到晚還復然老烏老烏何太苦未必他年望反哺彼如饑時彼自取

陌上桑

陌上桑森成行千年遺教遵周王上以充筐筐下猶得爲老人作衣裳提籠少婦力非寡競欲斂形避五馬家有嚴督督不假倭得蠶老早上簇已責能先四月穀

日出東南隅

日出東南隅杲杲照四方萬彙競作息其下各皇皇彼不見彼短而此矜此長是非有定時倒景入榆桑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洪波森森吾舊居荇藻秋肥春流濶時而吹沫時而躍此間不樂西蜀樂君不見嘗丘美爽鳩齊侯常共此雖常共此難據此舊去新來方未已

將進酒

將進酒樂有餘一杯復一杯南面王之樂不是過

也三山神仙或相如德將之訓未可薄長萬輩褒仲孺縛

君馬黃

君馬黃自君之馬黃原與徒步不相當總使君閑饒上駟千里故人重趼至

公莫渡河

公莫渡河莫渡河如之何當謂河上多風波座中風波險更多季倫樓頭醉綠珠趙王劍鋩已及膚

艾如張

艾如張幹絲小羞羣芳伍衆草冥搜孤賞難自保

艾乎艾乎莫太息人如畜爾得爾力三年能已七年疾

吳趨

吳趨今古非一趨昔也泰伯仲雍背親棄國採藥來此都斷髮文身形毀名滅中常自娛今也彼都人士富文章盛威儀而矜捷謝巧言人人殊今何其智昔何愚吳趨今古非一趨吁嗟乎吁嗟乎

君子行

君子行君子名兩者同號不同情虞周孔孟今未死濂洛關閩呼可起朝談心性暮講理區區方寸

寧有此欲希賢須爲巳

荼陵自序其樂府謂能因人命題緣事立義蓋以删去舊題能發新意自命也余讀而異之夫意苟能新題何妨故偶門下士習漢樂府各各取其目附以巳意新與不新所不敢知也自記

連日寒甚見嘯史袴巳裝綿戲簡之

衝飈激陰林凜霜逼簾戶憏憏白雲流停午如薄
暮硯冰冷於鐵袖手無可作念我陽力微清羸況
有素自應如蜩縮避此寒威怒乃見白村翁當風
了不怖顏和氣復舒脫帽恣英吐之子非盛年數
鑠緣何故葑菲視下體較我多綿袴六月披羊裘
昔人意猶懸同一非將服至願甘回互安得白青

逸德軒詩集 中卷 三十二

銅入市致大布裁形準犢鼻取兒雙股露合兩更
泉著亦可敵寒迈三冬事巳足不用廉叔度

結語趣

樊學師有投閒之請賦此慰留

驚聞銳意返林丘曉起繁霜入鏡稠世路爭思佽
吠犬人情誰復念虛舟木榮楚岫須開眼塵觸湘
簾且下鈎漫道山深樵斧絕遍來叢桂逈生愁

南隣爲余置飯其處乃先外祖平泉舊地也
兒童時嬉戲歷歷如昨回首蓋五十年矣
感慨之餘因成長句

心謂地偏隔塵俗小門別闢荒徑曲入喧到處有
逢迎履聲橐橐仍相續送客纔罷偃方牀四肢汗
流輟誦讀南隣遣使復相招門外短轅駕黃犢再
三辭之不肯休緩步衝寒過茅屋此地歷歷憶舊
遊五十年間變陵谷記得當春逐香輿菜花黃爛
柳條綠迎門繡毬白團團隔籬牡丹紅簇簇苜蓿
薦蒸豆粉凉坐食槐亭團骨肉轉盼午橋屬他人
咫尺丘隴摧喬木衰老猶標隴西名兒童但識隣
汝日人疑百歲樂施魂夜夜常傍此中宿有知應
痛哭河山無情寧吝戀松菊盛衰代謝亦尋常何

逸德軒詩集 中卷 三十三

須廢箸生剌慼飯罷歸來林洞黑呼兒展卷燒明
燭

情眞筆老

責竹

我聞昔人言不可居無竹一日少此君頓使面貌
俗遠舍長兒孫漢書亦省讀常思一畝宮關向湘
川曲今夏假館處橫牕饒寒玉謂可辦塵襟切磋
比淇澳而乃出入間多見異標目烟斂失瀟灑月
來傷局促無實致丹山有音殊嶰谷似畏淇園伐
如規湘江哭疑余非儵隣坐令形神辱不見芝蘭

生無人亦芬馥松栢挺蒼翠曾不移寒燠君子秉
貞操所貴在幽獨因物有加損怪爾終碌碌

題奇詩亦奇

哭嘯史

平生無限事一想一回悲出冶疑難量蓋棺竟若
斯只今思閉戸向後罷論詩是否高山曲無從問
子期

嘯史死後三十七日同樊先生過曉壑齋索
其遺稿不得

疇昔喜優游雕蟲掛口羞偶然高興發隨意大文
流賤近存憑少逃名散不收應防身死日擾擾茂
陵求

贈袁國玉

炭熾大冶鎔範金殊良窳堅剛仍易銷脆觸誠難
補物禀雖有常修短貴自主陽降與陰升人貌於
焉聚六沴被外焦七情蝕內腐逝如雨墜雲逝過
弦激弩炎黃憫其然力爲壽命輔𣪠遍百草根著
作活人譜扁鵲及倉公歷代相述祖流丹賴挽牽
覆屋資撐拄昔聖參贊功淺士棄不取鄙瑣博飯
翁滿垣何由覩傷哉所受分期十恒縮五吾雖百

萬族命危石懸纏茫茫持此生不知託誰宇歸汝
富淸姿卓犖窮今古游藝及青囊諸家悉參伍方
畧運寸心自然嚴行部屢將溝中瘠元氣爲再鼓
輻輳羅孝孫號呼拜慈父虛往必實歸履跡任旁
午馳驅及遠村傴僂入蓬戸寧容神技藏要使仁
恩溥前朝造其廬偃牀緣病姹一諾即戒途不畏
梨花舞入門東欲僵氣蘇頻酌醽指到差劇分奚
啻一二數一七沉痾釋羸軀比健虎歌誦罄筆舌
祈願傾肺俯從來仁者心不忍含生苦抱此施濟
心勞甘烈臣膚皇皇胝生足棲棲毛去股猶病見
神堯巳溺痛大禹斯人果壽康何必儋圭組

說醫功用甚大未可以一藝相目

除夜

老去愁添曆憑人闘歲華萬緣隨漏斷一焰看燈
斜匣底萊衣冷天涯栢酒賒何期當此日回首淚
如麻

雎州田
商丘劉

夜聞舍弟飯牛 甲子

塒上膠膠聲不惡土銼噢起人夜作破帽縕袍冒曉寒雙鬢鬅鬙霜花落减食屑豆拌細草寧使人饑牛須飽躋向牛前勸快嚼叩門鄰父牽牛早牛飽道逢供春耕牛饑無力曳犁行壠上鳳肩鞭屢下叱牛聲聞淚縱横將軍戰馬田父牛相憐與欲託死生今宵藉草近牛臥阜邊視草通宵坐膨脝但使牛腹充龜坼不計十指墮吁嗟向老猶碌碌毫髪無力及骨肉短衣急縛到牛前怱問牛草叩牛角

結出別意正是風人旨趣

叔岱約過水墅及至尚在城中未返

客來鳥亂啼踐諾甜幽棲兒爲拂懸榻孫還拜杖藜問梅尋舊圃看水到前溪落盡平原日迎風候馬蹄

讀史八首

子厚探索久詎足窺易秘設座據廣都頗存及物志一旦兩程來亹亹多深致翻然撤皐比捫心有餘愧勇變能若玆大道奚難至常處心不安神明應有累

生人品不一賁若草木滋百尺與徑寸高下良易知貿貿不自量止爲智者嗤如何王君眖抗顏屈等夷及聞說大畜始悟所受卑不知容可逭但病知復爲

河汾有賤儒白首仍韋布淵落多大言往往乖情愫獻策既已愚擬經亦云誤諸生及其門茫如墮烟霧猶幸房魏賢中說未敢附

灑掃與夙興上士多草草膺聖九十餘不忘以自考一室如四海豈可荒弗理君子法乾行鷄鳴必盥洗今人笑古人細瑣費苦辛古人哀今人何年步後塵

彭王初起時群材欲禀令與爲日中期曾不信軍政將施後至罰戲笑前相請雖有如是言寧容負畢命簡策影聖眞非徒資諷詠儻疑滕口說舌敝復何用

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儉德古所愼難下胡恤焉袁海一千里家家仰桑田臨淄十萬戶敫敫藉

市廛人既足其分已亦何須然九章命有德大烹養聖賢

當年㚊同叔總丱具夙悟貫穿百氏言組織十年賦顛鼎取來新咂淚棄在故天子試大廷日此臣經作稽首願改爲不敢眛平素宇宙一生機榮瘁變朝暮胡爲守枯株窮年待蹇兔

五湖棄組練大難中君親怨氣塡滄海漠漠起黃塵千金致死士萬鍾養謀臣瞋目淬鶻鷀直欲銜仇人常恐志不就寢食勵艱辛堪笑乘化叟終年亦臥薪

八詩謙厚悱惻溢於言意之表非小儒所能道

問署中鶴唳

矯矯雲中鶴翩翩高里翔白鷺亦修潔曬翅但漁粱曠邈辭雲海聿來君子堂君子意良厚飲啄宜自量松幹抽雖高苔逕鬱不長俛首隕曉霞聳身凛秋霜離立寧孑孑交舞漫蹌蹌孤山有高士雅欲託閟房蜀道有介臣臞質副輕裝胡爲日中唳頻激旅人腸得無念故侶羈紲豈足傷

石僊堂卽事 三首

市近心仍遠尋常欲到難梅風開墻壁石氣壓墻欄經淺畊披卷日長暫下冠歸家疑太早朗月照簷端

談經吾豈敢且喜會羣才應劭投書拜鄭玄擁箅來循墻乖佩屈問字踢苔開三樂輸君子餘生信可哀

案上飛螢亂咿唔接曉雞一憑傳紫葆無意命青藜止水生心悟浮雲當耳提莫須求上達孑厚在關西

於友人處見式穀詩一卷英偘僻麗其下分行自註亦復落落率露狂態歎弗及也因索備錄來玩繫以三絕

散構徑寸踞危峯得勢平臨坼甲松莫道他年干白日只今鱗爪已成龍

夷玉天球羅紫屏王風已邈復誰歸偶然彈指遺塵屑猶化流虹片片飛

細註奇文並作行清光砍取索鍾王無辭偏鼓春風瑟縱老猶能嘆爾狂

炎暑如灼僕僕館路如蟻旋熱坂其苦可想然人各有位於其中生厭與羨則非素矣每一念此煩熱頓化爲淸凉遂成二章

祝融戰方勝蘊隆餘怒憑青葱立焦枯湯海莽沸
騰官衙數步地却足無敢変此時縮項鯿垂簾激
寒水吾生與閨女勤瘁骨頗勝麻蘖赴講席遇迴
意不憎三夏五百四計日無減增入座移晷刻形
神接未能淋衣方揮汗惱而復集蠅豈謂衙有補
惟知道所應譬彼農家子習已絕論升負火耘無
休服勤即命凝日暮步歸來偃榻百慮澄氣蒸三
更後歷憶身所乘既此安晦宴胡彼病夙興循分
齊勞逸無煩道斯弘吾職幸未曠豁然釋炎蒸

此安命之學

赤日當空過鳥停湘簾暫下戶重扃只疑巖洞無
車馬不斷蟬鳴古柏青

白村第三女殉夫奉　命表閭人有惜白村
未及見者賦此解之

閭中浩氣倚雲流但得心安死便休父子泉臺應
一笑何須人世見烏頭

偶然

座上客常滿虛懷欲問津不知孔北海酌酒與何
人

白日流煥庭卉色有秋氣又聞市上鶉姝徵
耳忽憶叔岱

薄日流風感客心鶉姝灌灌送輕音分明五栢垂
簾坐恍了牽牛不可尋 五栢叔岱堂名

寄侯生明二首

秋齋清夢發夜夜遶河濱不爲逢疑義胡然念故
人解頤空有願抵掌苦無因若共張吳語知余最
恰神

世路榛蕪久吾生聚會難人矜鬪有異自覺發無
端帝王傾宜室公卿勁小冠追思清論日幾許見
容乾

一陰

純陽方在眼其奈一陰何姤卦難觀玩榆風且嘯
歌飛螢光自照零露泫偏多不辨蒼蒼色中宵步
院莎

多少藴蓄

病中秋夕

黃昏八事絕百感病中生鴈弱流雲白秥風搗夜
清蕭蕭飄短髮默默倚前楹骨肉十三口寧知慰
此情

答仲方用元韻

多病復愁侵文離漸成叟據案暫展書顧左旋遺
右嗟哉五十年俯仰媿高厚西隣袁奉高羅列多
衆有孫白村孟昂之昔登堂啜茗坐必久論到每開願
輿盡仰揮手周旋慣童僕姓名徹主婦猶憶平生
顏其人骨將朽墳塋既俊士雷鳴任死年生死理
難違立身須不苟言念寒氈翁沈吟搔白首

簡方壺往踐曉塋之約

豆覆短籬花如繡天風漸漸吹清晝下堂緩步到
籬邊大摘小摘盈襟袖呼兒漬菹命東厨及時爲
我合朋舊朱門有肉堪人飽實未離席迹已掃何

如永日喫豆角淡中常覺滋味好憶昔二十重交
結風雨不輟非園道當年同游半蒿萊鏡中顧我
亦衰老與公有約君莫辭今人後會知有誰白村
伏戶與不醒謝我當筵空淚垂
作眞色

偶閱歸太僕與人帖引君句四海無家何處
歸用以形其所苦余謂不歸即不歸何苦
之與有因借其詞以反其意爲句雖同成
趣各別

滿目秋雲自在飛松間石上坐斜暉天邊有路寧
須到海內無家何處歸適口呼兒求皮閣擁書待
弟叩重關幾時涕淚新阡就鵬鶚逍遙任是非
灑落

曉塋約方壺及余過非園風雨阻行戲柬之

子荊約余及沈重隔宿踴躍思趨命不期夜半風
雨作蹇驢借得復何用憶昔歡遊踰三紀朝從汝
弟暮田鈍菴李伯引三子久已化輕塵我輩偶然尚未
死皚皚白雪滿頭來即使常會寧幾回不嫌貧家
供給少柴門日日爲君開君家鶩炙推絕妙大婦
法傳少婦造主人雖賢客命薄千秋劉毅稱同調

見宋詩

白村孫子舊閱呂晚村宋詩有選刻不勝
梟藻期終購之而終未及見今秋王生買
得相示爲之愴然因勉王生

白村先生耽論古秘籍珍函思盡取餓隸臧恥鶩
壺餐孟士捐生恣剽鹵前年聞得呂留良宋詩編
次類鄭譜心計口書不暫忘何時貨走歸德府饘
粥之資變朱提挾向梁園問書賈日誠有之未易
多錦袱牙籤財一部侯家公子披氅仙光彩積玉
照玄圃雉膏不惜重價酬安有餘瀋霑蓬戶書淫

反成垂橐歸作書忿氣嗥如虎未久先生謝人間
此書有願終未覩秋霽晚坐石僊堂孤烟淡淡映
霞縷堂下王生抱書來肅容清廟薦琮琥陳詞頻
使冠纓側指揮但見袍袖舉久欲網羅今始得延
陵賢詞藍田王書中升降望誰知世間有目皆成
瞽昔人留恨不可償只今討論莫辭苦不禁聞言
雙淚垂隻字可能及黃土王生王生亦俊才心胷
須教十分開窮源逵變到纖埃在昔積薪重後來

一氣
蒼莽

東屯偶傷呈樊學師

翳翳西頹日滔滔東逝水底柱障難回魯陽揮不
止上帝賦靈根亘古常厥美何年倏忽鑿混沌七
日死菊英秀東籬瓣瓣成文理鴈陣排南雲聲聲
當有旨昨朝返敝廬西隣朱家子叩門就我言月
上猶未已詩書既不諳桑麻復所鄙直方每見疑
廉潔皆遭詆破鏡開心胷腐鼠馨頰齒金人自不
緘巢父無容洗所望振鐸音豁然清世耳

九日襄水約到今是園看菊余以服解卽舍
迎唐大表伯高四表叔奭傞二老人所言
皆余家高曾時事因念唐年八十有六高
亦七十有四視吾父齊年或則過之而吾
父棄不肖孤已九載矣不覺失聲而紀之
以詩

含戚辭高宴傷心對老人百年聞舊事九日憶天
親黃菊流霜淡青霄叫鴈新欲行猶執袂生死一
沾巾

悽
淡

九日出郊隔水見太守駝嶺登高憶嘯史舊
與斯會郎用去歲太守所賦韻予之

杜蘅依舊滿平湖不見三閭屈大夫漫慮蛟龍隨

在有須憐詞賦隔年無流雲欲任清歌徹落照猶
存瘦影孤十里白村極目望霑林著草淚痕鋪

起句便
自悲絕

九日太守邀襄水駝岡分韻索其詩觀之來
札云客皆翩翩英妙以老朽忝其中殊覺
無味因賦此柬之

太守心閒樂未央駝峯攜客醉重陽赤闌返照城
隅黯黃散飛英水面香梅下難招林處士樽旁猶
見魯靈光一般景物多般賞莫厭隨人數舉觴

訪李襄水用梅聖俞簡尹師魯韻

散痾杖輕策信步至君處闍者長跪辭空望庭際樹主人知我來追還復成聚素瓷已餐菊宿火倘煨芋懷意各未伸言前領眞趣僮來報客尋又入紅塵去

秋日館中

東屯野老年齒大十九開行十一坐洸愛不辭買壁親分甘常使妻孥餓出門尋訪家送迎終日擾擾勤雙踝亦知讀書靜心神拳腰折胸恐及禍燈燭之光任潑撒六州鐵合難鑄錯我生不有命在天更向秋堂理舊課難字聊睨去不留會心反覆

吟必數松頂貪隨返照明樹間誰知梅蕊破簷邊暮雀啾啾鳴爭棲群鬪飛且墮拋卷離席六街爭東方小星出幾箇歸來綿被裹吾頭蓼蓼更鼓愁驚臥黎明入館了殘書日月奔迸如轉磨

朴茂處全
是天機

贈別王生式穀 二首

脂轂今朝輟誦聲驪歌欲唱淚縱橫且攀數盞離羣酒聊表一時共事情

掛夢裘降燕市雪回顏春轉上林鶯病深愁劇頭全白剩有多時念玉京

欣承嚴命理輕裝猥有閒情戀講堂絳帳暮辭三尺雪板橋曉印五更霜酒憐騎省宿凝綠（叔肯爲生最交）梅憶揚州早破黃（梅則石仙堂舊物）舞罷綵衣官署靜將無回首思茫茫

清
麗

放館後偶憶疾明

野老懷人意何年得暫移日停當午院雀噪欲昏時望遠風添淚函書鬢墜絲心儀行役者三感黍離離

東巡

煙開岱首日曈曨玉輅先天下朔風縱轡鶩詢棲

畝綠充庖忽見梁輪紅揚班盡在龍麾下趙李不居豹尾中莫怪鑾回虛後載只今誰是釣魚翁

余歸自村市下馬樊先生乘月過訪是日齋居啜茗久談語多微契因紀以詩

下馬未遑息欣迎報小童盈庭披月白一穗坐燈紅蒙氣樹無隱清齋便屢空單衣支夜久茅屋有春風

偶觸呈叔肯 三首

幾近瓜田從踵夾偶經李下任冠斜古人作事還迂濶留得無人滿院花

暑逢惡木不留連好惡一成豈變遷忽改衙門爲
好語乞求寧得幾銅錢
憐才誰許壓東坡半是羣英善打和正叔當年肯
破敬秦黄才具亦無多

偶過袁仲方出宋墨相視飲以蘭茗愧余不
精鑒賞復無澹泊簡遠之韻聊書以自警

郎簡仲方

无咎屯東有賤士胸欲畢天學無所至兩間卓爾
窺萬物嘆余心有獨知之契標狀領情口欲言喉
間格格不能成一字頑璞自安不受琢胡爲乎高
士逸人恣把臂前朝偶過袁仲方編壁物几皆三
代之法器俗子餓腹入芳筵長歠兼啖遑分類區
別淵源丐齒牙如讀張華博物誌大鋌小尤出古
墨花紋巧藏淳熈字露芽湯成泡素甆入口如無
久愈味廷珪小華特耳食建溪蒙頂誰從事彰采
振萬娛瞽聾茫然莫辨聊發喟至淡往往得久要
自顧甘醲生内愧天巧半由人力餘學道鹵莽羞
小技不誠由來同無物無惑乎斯人白首遭世棄
朴辣不可及

送樊先生會試歌

桐柏突兀半天矗下有清淮遶山麓煙霞鴻濛資
巽人振鐸重見孫明復越人由來畏章甫爰居聞
樂形匿伏先生直欲往教之反介孫昉沈璹走牲
玉兩載始拜明倫堂猶龍無定看不足仰觀黄鵠
摩絳霄回看紫燕巢華屋坦如宋祖洞重門靜似
虞皇遊豕鹿下士廬外車頻駕長官門前帶不束
五品斤斤奉尺繩六經滔滔噴珠瀑大文惡著尚
以綱至性有端露所觸我信蹈空尋伊洛人皆洸
愛渾寒燠神堯則哲宣尼心未易輕度君子腹大
匠宇下多棟梁林間仍不遺樸樕蘭也死礫人久
賤一旦摩挲成結綠咨嗟既掛長者心盼睞轉注
世人目孫昉李遇疾方巖知我應推先生獨今歲
借居門相向中隔五丈地猶縮諄復提耳發誨言
大幅方來小簡續積塞跛蹩授枯藤老洞陰黑導
明燭既容孟郊上韓航欲效黄幹推朱轂時而狂
至獻小言迂怪膚陋皆卒讀不但却簞箪點評更
見淋漿手抄錄忽覩葭飛陽漸回鶯羽蹁躚上林
木從此有口向誰開挾策暗向秋風哭先生此行
登玉堂破例須奏羅倫牘即使作縣縮銅章人予
絃誦家藏粟不然白衣出都門歸去醉看籬邊菊

落落襟懷無齟齬此理先生講應熟要使進退繫
汚隆莫把升沈當榮辱惲云人生行樂耳行樂雖
同各有屬古今知樂當推誰千秋惟有周茂叔栝
樹枝動薄日寒風來粟生酒面緣小子久銜國士
遇不敢相送同流俗

一任眞率之氣如日麗月清如此方謂性情流露之言

將別石僊堂 二首

烟草經年鎖屋牢每聞銀牓與滔滔（堂額王孟津筆也）踏
堂笑我緇殘帙倚石看人縱絲毫陰砌漸悲新鬼
出春絃莫憶曉星高他時重過談經地隅院長松

送暮濤

丁香破紫草含青記得人來啟舊扃老子垂簾逃
熱客諸生窺戶質疑經梅枝幾日穿晴雪蛛網何
時斷石屏烏兔升沈同轉眼須知光祿解沈冥

精錬

甲子十月二十日孀史死一週矣往盡一哀
因與練祭或疑有踰禮法作此寄方壺并
呈樊先生袁仲方儻可憐余意耶

豈謂白村有送迎凍雲壓帽鬢絲生藤枝搭綫新
梅賸練祭班成舊淚傾我輩原非踰禮法世人誰
可語交情此懷向秀疑能解隔歲知沾幾處纓

別叔肯後有作

時聞落葉響空堦更有何人到小齋別緒難將詩
打疊閒情好仗酒差排玉壺清映輕三伏葛履形
單畏六街須念歸家門早閉斜陽一縷對霜荄

十一月朔侵曉入館見太守馬公履霜謁
廟因思樊先生假放齋除高眠痛飲之樂
既以自咎且歎世之擾擾者果何爲也遂
成長句簡之

東方欲明霜鼉吼六市紛紛生塵垢早銜未排羅

帳垂月朔迅報促州守碧烟籠籠翠尾寒戟門晨
開官吏走先生昨朝送印還絮被日高尙蒙首人
生萬事無如閒餠中那禁更有酒遙想此際破清
齋正當卯時三杯後醉來拍拍滿懷春一笑天地
直芻狗念蘭臨老豪氣除窮年營營志鍾缶尺寸
不敢踰房闥猶如蔽韡三日婦侵晨踏氷過講堂
神囚體傴疑病栁人生得失亦等閒何須抵死如
債負眼前擾擾皆何爲果是男兒圖不朽事業但
拜張讓奴文章堪覆揚雄瓿何如閒中歲月長曲
肱伸足眠北牖先生恐遭世人嗔卷詩背人輕擲

手

留別石仙堂諸生口號三首

石仙堂上掛壺盧叩去叩來片響無混沌未經開一竅先生那得不如愚

毋怪當年馬季長諸生不許擅登堂欲知往事推今日多恐人來費抵當

來時亦道公求我去後方知我負公猶喜太虛無點染鄙夫留得舊空空

此自天趣豈可繩尺相格

仲方以端硯古墨相餉兼惠長句依韻奉謝

一生能着幾兩屐況復石堅勁爲硯貪得盡取意何如大小方圓徒目駒貧士腸枯拙濡毫茅屋未許留一片廣坑潭龙歙山骨層門屢經唾不嚥渴礪之質磨老烟瀌瀌雨雪立逢硯求恥與吝購無錢五十七年終莫辨臨汝嗜古鑒復精偶過吾廬覽所見遺來端溪璞未雕墨倣仲珪法更善緘開倏啟光滿室感君爲我割纏綣詩言墨質絕世無硯僅七八十猶欠寶劍良弓壯夫珍人器相資堪百戰未聞長平侯手中奪來二物授藉建闘筆豈嘗冀馬歐分定從未攀羲獻但喜上蔡克所難功

深眞能適我願

如老栢蒼松虬枝鐵幹世上粟草艷葩更于何處討生活

弔徐恭士前輩

孔樓英論憶初聽精悍推君果善形驟裹氣驕蘭薄偃芙蓉光閃電痕青徒知文瘦逢新賞嘯史每稱先生文字能瘦是時嘯史先亡不道懷高誤舊經千載鄒枚難更遇人間忍見此彫零

寄蘊撫湯潛庵

東南地重 聖情依暫輟親臣出講帷茂苑鶯花忙裏過錦川風月夢中歸卷龍被體新恩重短檠

攤書舊願違最怪丘園耽魏相昇平未奏拂朝衣

遷塋

兩儀交鎔液山川成伏起靈秀之所鍾往往多嘉祉觀原與營丘未謂無其理翳哉郭景純强欲疏支委譬彼卜隻偶豈會義文旨吉凶信地操人可謀利已倘云有命存紛紛徒勞耳趨避誘狂夫很愎泥張子宇宙此兩途至今爭未已余家藏先魄想曾經巫史前年瘞吾祖闕地輙及水土瘠生旣難未殖已殃趾匍匐百里遥風少烏鳶紙每過不忍觀心痛顙更泚今年母歸窆改卜形家啟吉壤

購無力期屆不盈咫議格雖不用身若困瘡痏昆弟面欷獻婦子背諭誠曰固天所爲吾末如何矣地師勤三駕艮朋勸不止突來指墻東牛眠無踰此眠此榆柳繁足知土膏美誾黨懽聲騰家人顔色喜人情既已然神靈亦應爾不見沛公魂千秋思陽里决意成東遷廣栁馳雙軌豈敢覬後福聊欲安先體誠慎準古訓封樹用近禮福伸險自出膈衷適從彼禍萌會地凶特爲鬼物使但能見爵慼何暇計亨否回首顧舊阡清淚灑叢枳

疎健之筆意思一一道得出

再舘商丘留別故鄉諸友 二首 乙丑

垂老何當更此行難將漂泊問君平百年有眼牽雲樹七尺無家傍弟兄錦水才堪吞別淚鳫橋未便散游情春光馬首知多少其奈桃花引去程

悲壯雄渾

把鏡朝來見白頭征車欲駕意還休伏生經好家中授宗炳山憑臥裏遊無歲不回輸乳燕得巢且任厭鳴鳩敢勞故友頻東望稚子清香理菟裘余城

北小莊傳是宋張師德清香舘舊地王畧謀築舍以奉余

菟音徒作爫應誤集中此類貧山多不暇討也

所見

衣上時時見酒痕紛紜車馬任閒門久知處士心如水怪語當年惱白村

用子瞻迎子由韻示兩弟

無端垂老身置此銅鐵壁坐井時仰觀見天僅一席瞿曇涉中華已悔東來失欲述心所苦恐禿紫茸筆屈指此團圓尙近三百日栁縣白過墻牡丹紅成纍棲𨧹盧橘青沼漾鴨頭碧有眼不暇窺相隔亦咫尺吾家破茅屋奈何輕一擲念我友于歡暫別悲情溢人事劇推遷壽命豈金石昏燈聚三人此樂可常必

又客商丘有悼白村

憶昔睽違日愴神首丘得遂喜相親長虹吐論隨高下短徑揩節互主賓天上已難更李賀人間豈望值王筠如今又作天涯客去住無情劇苦辛

即目

陳園曾看牡丹花閒聽白村雨後蛙回首三年眞一夢誰家庭畔日西斜

山蔚生子彌月襁褓出見餉以百銅而詩先之

鄰下劉公幹草木夙同臭孟春才十日芝蘭當堦
秀未開泣喤喤豫知大堂構前朝風日美襁褓出
簷霤聲旣金石宜身復松栢茂囊中無長物欲贈
心徒歎默默枕上思團團堦前走待我王姉來容
函庶可收入肆博老錦嬌色紅勝肉麒麟信筆描
南極隨針繡裁縫作彩衣持往添眉壽告語入門
時目瞪手祗袖所謀旣無成此意憑何侑聊選百
靑銅牢牢朱絲扣銅堅比勁質爍濕不能採數以
當歷年筭則周而又文期寶王家流通惠宇宙朱
彼戶與轂世世爲華胄小句疏其義不肯安凡陋

聞者應大噱張老果善祝灌夫君所驕寧忍復疵
詬山妻聽高吟反脣獨向後知此可贈人吾工亦
早就

以質勝

古意

君不見龍文紫氣彭城起漢王高會楚宮裏傳觴
未終叱咤來睢水血流戰鼓死隆準據地索良謀
九江王下隨何齒闒道走歸拜漢王兩足插湯弗
輟洗出幕着見偕來入寒鍔滑滑搴秋水又不見
熊穎計就商臣愁宮中有師納邪謀夙聞有此誠

未祭享江勿徼餂厭由哭哭吼烟江芋怒語淺語
深寧知顧登車回首呼役夫殺汝立職王豈誤嗚
呼驪山之徒慮非長巾幗鼠腹亦易量江東宰相
步子山淋漓飽食焦征羌

渾穆

昔遊

石僊堂畔柏髯蒼今是園中竹逕凉歡喜西隣容
載酒怛恍北鄙許升堂盤霜一隼爭新擊戀帽雙
花固晩香回首昔遊如夢裏鄉思飛絮兩茫茫

叠韻答叔岱

逸德軒詩集 下卷

無客何須晝掩門終朝几坐意昏昏年光過眼誰
收拾物態經心費討論總有臨淄十萬戶誰留函
谷五千言綿蠻忽遞西郊語幾日春寒取次溫

讀曉壑陳園賞牡丹詩感成

前夏孫徐共倚欄雨絲亭畔萬松寒多時方冷遊
仙夢又說陳園看牡丹

言外悠然

見齋前白蝶戲爲問答 二首

白蝶團團貼地飛滿庭荒草借光輝翻然忽過墻
邊去不及相陪待我歸

羨爾生來鎭日閑堦前幾過又飛還先生本有閑
如許只在茅廬八九間

乙丑歲余客商丘邑宰新令無分主客戶俱
入保甲於是保長編余游徼籍中因成
田園堪送老州府詎逃名旣喜無車轍何求脫踐
更身方執籥賤力較荷戈輕向後從人與雎陽擊
柝生

偶然作四首
林深蒼鹿適波冷白鷗閑幽桂逢人采香風悔出
山

汗血辭凡馬春風十二閑無緣追絕足只好骨如
山
瘦骨禁氷雪老梅意自閑有人思共臥攜酒入深
山
設酒梅花下花忭人反閑呼雲封谷口明月伴空
山

題周將軍墨牡丹
羞將濃艶點花王凜凜毫端帶雪霜能挾清操居
富貴分明韓范富歐陽
裁別

封詩寄石庵綴此以成一笑
一紙新詩手自封葉公可辨好眞龍不知今夜燈
牕下側帽微吟酹幾鍾

脫諸生籍寄子金
閱盡西風病未蘓蕭蕭黃葉下庭梧鷃冠此日隨
公等蓬髮何年見彼都尙有然灰衡獄吏憑將腐
鼠嚇鵷雛閑尋破甑當時意撫已羞稱我丈夫
風流蒨蒨妙極自然

十月十二日館童以海棠一瓶來供
三春宜爛熳何意過深秋色豈憎蜂拾香難倚靄

留摘來須愛惜老去尙風流時過應生厭無人上
鬢頭

十月遇華海子於途憔悴單寒無復生意問
其家曰妻子盡矣行售其所居數椽自此
以往松楸不可問也聞之隕涕成四韻呈
忽生過時之感令人欷獻三歎

叔岱山蔚
朔風獵獵葛衣飄衣上涕痕凍不彫誰爲蓉懷華海
別號收後嗣路逢龍準泣前朝凄凉海燕迎新主憀
淡印松下悅樵不用朱公勤作論知君相見自魂

銷

弔石隱 二首

識面朱襄國爲歡一草亭流光何荏苒故物半樹零寵辱余無改愛憎子屢經新詩和淚詠彷佛有人聽

歷歷前朝字人來索木瓜如何君謝客不待我還家漫倚風前葉深悲雨後花諸公須努力杖履莫辭賒

入情語只如說話

謝敷文餽蘿

蔾莧饑腸慚問奇寒蘿遺送最相宜非關佽佛葷常斷豈謂聞韶肉不知快嚼橙香芼笋茁似逢鹽豉下蓴絲蔬畦爲報能安穩更少羊蹄入夢時

先生偏多諧趣

哭妹

漂流常恨隔西東四十年來一夢中花謝非關愁甚雨葉飄難解怨終風雙牂有盡傷心血三寸無情徹面桐忍憶群雛亡母日兄啼妹續比寒蟲母兒棄時余十五妹始九歲

字字血淚迸出

爲彭士報悼亡兼慰之用潘安仁韻與山蔚同作 三首 丙寅

四時更代序萬古忽流易逝者去不回骨肉永乖隔徒然摧肺肝相思竟何益所以古之人不爲物所役如電掣長空誰復窮所歷如鴻飛雪上無用尋行跡何有齊眉賓常守四立壁豈知君子懷終朝自惕惕憶昔臨明鏡雙影今遺隻平生合歡帶一旦成離析沈腰瀾落覺潸淚轆轤滴堦前攜手地坐見芳草積太上能忘情斯蒙庶可擊

悲至歡如掃憂來莽無端孤燈悄無人沈思坐夜

闌獨鴻叫天外似訴形影單悽惶不成寢畏此春衾寒甘苦昔所同夢見何朧朧未及訴家計攬袂忽成空橫牕入明月緣隙進清風清風動明月彷彿見爾容離情與長恨交來塡我胷長恨何時已蹶然披衣起出戶時注目屬垣亦傾耳空閨絕音形清淚泛之子嗟彼鼓缶生無乃傷恩紀樂哀豈人情州鳩宜見鄙

貧賤老難支糟糠復長逝百年有盡身於世成大厲總帷雖暫依芳容已久翳中腸刀劍攢一日如三歲聊自勸加餐抑情從王制念此蔾藿盤不堪

輟而祭空餘愛爾情非不爲爾盡桂醑與椒漿湛
湛能復引鄰家聞其哀少長畢爲悲清淚自何來
各各應聲隕幾欲如下邑巳駕還脫軫不哭而神
傷蘭石見安忍回轅既躑躅驅馬復踟躕聊欲憑
雙鯉爲君舉一隅遙逢萬古人於今還有無此日
泉下客昔曾乘素車收淚袪夙哀勿使中留餘
三詩中多
神來之句

許昌寄樊先生三首

臨岐翻却馬恐動黯然情白髮三千丈青山五十
程有人資坐嘯無念置澄清又道官田潤逢春督

種秔
匆匆斟別酒意謂更前期忽念山川隔非同歲月
離含情若有訴伸紙竟無辭向後鱗魚鴈悔輕比
舍時甲子與先生共居一巷
鄰子搖鞭去紅盆冉冉低望邊原樹盡歸際柳橋
迷行客貪茅店居人怨馬蹄許昌相見日舊話省

重題先生待石廊於許州

敷文以茉莉花餽山蔚及余山蔚有作因用
其韻

淡懷與年增萬般覗無分人以樂事邀搔手指短
髮何意北鄰叟小籃傳花信儻因憐老醜故著芳
鮮襯所贈復有誰急進使者訊此外惟夢得瓊瑤
感意慎

役人以饑告謀酬備直戲成

一僕麥時瘦可憐典衣須與買糧錢此生巳絕乖
魚分敢許楊金報晚年楊金韋莊僕也韋贈詩有云他年爲爾覓金魚

疇昔行寄沈方壺

疇昔爲歡今誰在君與曉壑亦老態風吹秋蓬東
西飛轉徙終年面難對漫憐嘯史解人頤昂之繼
之奇復奇相逢閉戶十日談如繭抽絲無厭時巷

鎖寒雲跡如掃彷彿餘音空淚乖此外惟君知其
故紛紛世人墮烟霧眼前有景只顛狂思君不見
向誰訴作客兩載羈絮園悶來亦解到人門寧爲
盤餐了公事清晨流連及黃昏舌乾口枯喉生烟
怪我刺刺何所言

七夕前一日余過曉壑曉壑遣報季畏信去
時巳迫暮且上雨下泥季畏冒暗而至入
門則乙夜矣季畏顧余之重艮可感也其
曠爽尤人所不及云

東隣馳報客人去巳黃昏索火纔開篇披衣便出

門雷轟驚後役電定失前村來豈關杯杓堪爲知者論

三四之妙 聲臭俱盡

食餅

諸生散曉齊整襟對往聖童子報晨餐百喚不一應奔雷赴饑腸乃悟輒諷詠老妻指瓦盤笑言羞國政不但關甘肥遂至絕餖飣秋葵時未及春韭人所屏荼苦刺舌决莧酸螫齒定盤餅充君飽倘失齊眉敬聞語頭變赤嗜慾其未淨不然饜足心而疑廉淡行衣食受於天豐嗇各所命三旬纔九食元亮心與競不見范萊蕪日日塵生甑吾德愧古人所遇不猶勝麥乃穀之美甘實味之正萬色白爲先謂比氷雪淨細屑玉霏霏合和脂凝凝萬瓣瓊花薄一縷鸞翎輕銀絲不堪奴白飯纔充腹接來恣鯨吞三張盡復更摩去腹漸果覗來豆巳罄或可偃風牀亦得步苔逕樂與數晨夕久要自今訂萬錢無下箸君子不謂性

偶成 二首

滔滔東逝水翳翳西沉日眼前無數人還向眼中失

今宵暑氣薄夜靜消群籟一片平生心悠然別有會

弔李襄水 四首

壯懷豈願老泥蟠直道難行暫掛冠可惜夔皐無限業一齊收拾入桐棺

青山萬仞聳寒空今古何人到眼中季重頗容豨翰壘大王終覺領雄風

門開頻許過君家相對蕭然日易斜揮麈秋堂談易罷紅塵渺渺隔桃花

畫橋竹外透波明竹徑客來有送迎自閉朱門金鎖澁寒梢空起隔年聲

弔彭士報 三首

與君相識衛河邊歲月崩奔迅逝川一笏喩麋磨未了人間幾度喪名賢 余與士報初識于共城白村寓舍遺墨一笏爲贄時鈍庵諸君在坐

少年往往氣干雲癖性畸踪未易群百鍊老來羞自化何當憔悴正逢君

出游無路入無妻茅屋瞏瞏色笑低如此人間難久住寢門爲爾不須啼

偶感寄劉仲藏

辭家頗欲老西山鄉井分明誤爾還坐看妻孥雙
淚落數峯遥掛白雲間

李萬宗先生以詩見遺答之

蕭齋日暮望江東乾鵲巡簷叫不同白雪飄香來
折簡青燈飲婚避雄風記書不數張安世陳戒欣
逢衛武公屈指披帷窮論說雲將端欲下鴻濛

三四寫事雄盡

集敷文齋

巷泥融屐齒比舍暫成歡梅影沾春動星芒入夜
寒紅醥撲玉甕紫蟹漬金盤爲聽齊諧語時時側

小冠

逸致翩翩

歲暮有懷樊奕文先生兼憶鄭二 三首

嶺外縈懷切中原梅發時對人當置酒感舊罷吟
詩海霧迷鴻雁春風長鬢絲此邦多往哲倘可得
心期 陳白沙湛元明陳清瀾皆廣產也

春風句新穎

莫問別來况村居倍寂寥紅塵驅駟馬素業守簞
瓢長嘯絶孫昉名園附李遥舉常春社酒故老亦
相招

村居以下七句謂別來况也五六悲惜老致

鄭泉渾忘世樊英每露肝不更狼尾度須戒虎牙
灘隙過桑榆近牒隨轉調難前期愁未遂南望淚
闌干

三詩清遠有味

歲暮即事

一身如飄蓬作客又三歲朋舊喜我來不復見傾
頓把臂發交懽往往呼其類便蕃盛承筐鱗集而
麏至或當風日美於粲勤招致度非周瑾醇恐近
劉輿膩是邦風俗淳夙昔稱好事奈何口腹間遍

爲斯人累安邑去未能聊欲行吾意逝將守淡泊
不受無名餽故人郵屢至歲宴仍遣使花豬牒芥
葱溯蕈下鹽豉紅醽香落槽白乳擱浮器入饌銀
絲鮮決牙水果脆羅列周老屋偷眼羡童稚方謀
堅遂初頻庵乃肯出却半已不恭留餘終内愧提
攜既離門立壁園赤地團圓視骨肉得無滋背議
交謫竟不開含飴願頗遂孺子向我言當膺固窮
志不覺喜生顔若輩能素位爆竹喧比鄰蒙頭成
美睡

先生之介節共見一斑

題孫白村傳後

欲畫插天第一峯筆先意到攝仙踪未窺頑石添雄勢却怪微嵐毁妙容粉墨參差防類狗陰陽合變本猶龍無須慘淡分明說白帝眞源覿面逢

渾練辨晰

除夕

眼底物情自不齊何妨同聽五更鷄春鬢插勝憑新樣除夕吟詩只舊題暫卷殘編寬稚子頻將清薦問山妻明朝合向鄉中住社酒相招許杖藜

前四語筆墨都化

哭王克壯丈人 丁卯

電抹流光四十秋於今回首憶登樓豆棚夜雨蟲鳴急木榻晨鷄客夢稠難可忘時目渺渺無如何處路悠悠隔年白露蒹葭晚悔殺臨岐痛莫收

有新色

哀矦川如 二首

牡丹臺畔憶相招雲際冰絃和玉簫酒椀十分攀月醉花枝午夜向人驕多時藥餌傳加減一夕妻孥見寂寥露濕棕亭石徑冷魂游莫更倚山椒

淡淡語令人斷魂

三載悠悠託王賓典亡滿目轉傷神須教折柳防攀柳切莫留人解負人不斷縈香籠月榭依然玉樹起梁塵舊家庭院春常冒百里何勞涕淚新

結尤忠厚

新安戴乾鏵從余問字未幾輒病病輒死旣傷生早折復悲其父白首他鄉書來詢生病狀也

共作飄飄泛海萍無端載酒向揚亭回頭荏染曾鑴鐵彈指轆轤已碎缾鸞傍玉埋紅塚冷烏先門倚白珠零可憐憶子江南客猶自逢人訪難經

哀麗

送陳其白之燕

定上元龍百尺樓簪花仲寶見風流故人若問今何事半枕安眠一飯休 故人謂子萬公乘

正見涵養

樊先生同鄭石廊之粤東去後久無消息前夕客云有人自三水來言先生絕芭苴斷麯蘖美政及人者不一喜吾軍之得張欲紀以詩甫就四句而鄭至矣驚問其故曰先生志欲解組是以歸耳中間所述多與

前聞不酬因續成首尾吟以見意
消息疑當問水濱梅花忽報嶺頭春酌泉久信爲廉吏對客今忘中聖人神武掛冠應有說剡溪返棹果何因一般情事傳來異消息疑當問水濱
回環生情

今春所舘主人死余邅然有不能終日之勢雖爲叔岱所留暫爾息駕於心卒不自釋偶讀東坡得歸囯不惡不歸且淹留之句因念古人亦少如意者苟能以遇自安則無往而非樂境矣因用其字爲韻各賦一章十首

吾生詎有常世變安可極奈何藐然身置之孟門側託足既難安奮飛復無力戚戚終日間去住不自得
側身尋樵徑微行亦可歸雖近豺鴨聒得遠虎狼威萬夫合力招不直一手揮藜藿既能克何用泣牛衣
日出啓柴門呼兒理場圃碧水浮殘英青甲犄玉露觀物悟微生百年誠旅寓會須有盡時難比金石固眼前骨肉親終歲艱一聚

須知生世勞由來在多欲微塵填巨壑待足何時足閒默念舊歡半已登鬼録紛紛倘役人坐使壽命促握圖而刎喉愚夫蓋已不
姑射有仙人肌膚何綽約問其胡能然泰宇無銷鑠如何棄腸運而乃就蠶絡臧穀羊總亡詎得分善惡歸來乎歸來無爲戀糟粕
塌來解六鑿天游無拘束猶如塵垢身驟得清泉浴平生所由徑看仍著脚不束阜十斛收北𢚿一枕足虛舟漾中流輕重隨所觸
柴門做無關皓月下庭闈閭家雖已熟幽人向夜

歸俯仰四十年風景尚依稀欲較今昔間嗒然已忘機
當夏枕簟清夢至茅屋下伸足破壁攔舉頭矬簷打了然一無愁坐起皆蕭灑醒仍任他鄉安安非苟且不知有何事足爲吾憂者
莫尋季主卜漫勞詹尹占汪生鈌圭組賦命有牙籤近復謝去之方便覔黑甜但得吾心樂誰計此身淹
閉戶讀我書出門接勝游綠酒怯盡盞紅花插滿頭反服豈云樂信美已忘愁玩物齊得喪委心任

去留嗟哉大塊客知命復何求
十詩灑灑自得
四月初一日
別筵動見聞驪歌喧車馬一道黃塵中不見當筵
者此塗容再來清淚已盈把有力負東皇逝如江
河瀉形聲兩寂然一往難更假懷此萬古愁誰者
能蕭灑敢作不祥金受命於大冶
觸時興懷無非惕厲
初夏侵晨訪周引青値其庭前滿池嬌盛開
主人方攜稚子傍檻觀賞不復知客到也

呼與相坐而成詩
麥晨整我衲陋巷謁詩老門開無剝啄相迎何由
早一逕穿芳叢到眼紅未了春弦垂帳紗秋獵熾
原燎砂出勾漏井霞起赤城杪佛柔氣久懾躑躅
跡可掃艷膩貯金屋輕盈馱騣裹巡欄勤白髮提
攜及童小會心固有在微卉寧所寶不見君茂叔
庭有不除草
結歸何等
石孝廉索熊母苦節詩賦此以應
兩鬢如蓬侵雪冷閉戶窮年少入省總有甘泉慮
涸枯誰容轆轤汲修綆多時塵語新剝啄聞欲持
耳洗清穎前朝守道致書來長夏開函雪皚皚乞
我援筆繪松柏萬牛難挽今何迴百年孤闇照燈
青苦語分明述寧馨天昏地黑風雨急猿嘯腸啼
不忍聽新鄭侍郎聞名久二子文章每在口常思
驥尾附青蠅不謂千金易敝帚濡毫未下忽愁生
離裏屬毛各有情幾回細計人間世不知何事可
揚名
脫灑
題劉弦佩書屋

偶就阿戎談許爲題書屋搜枯藜覔腸此諾終難
宿憶昔客幾齋然藜分天祿七月大火流投枕睡
易熟童喧雜秋蟬報主産麟犢雖未聞啼聲已辨
非碌碌肇錫命製辭雨中寫大幅謂人七尺軀宇
宙事皆屬要與兩儀參須用三冬足所適非一方
相宜勤卜築默默坐焚香花氣襲簡牘別來二十
年修眉掛黛綠自當走玉帛煇煌賁巖谷無徒掃
一室海內孤懸目
叙事朴動
祝太守馬公

潛虬媚幽壑素士無外願精默感必通豚魚亦知勸吾道際休明誰敢安肥遯使君韶年出貴胄士嬉農咨如負疚乞霽泥活雙壓插作人藝榛孤芳瀫當時見之巳心傾眉宇久况仰淑清月吉讀法屢欲前引分輒爾守硜硜十月早梅破官舍邀客聯吟追大雅當筵悠然念野人十堠五堠奔驛馬嚴城漏盡尙留闕嘉賓擁席仍停牟書生何當致盛禮築臺僭謂從隗始心源直將濟魯鄒學海豈但論文史楚醴頻曾酌穆生陳榻終難淹孺子偃蹇寧敢違朱門誰信臣心眞如水氣至嚶嚶動微蟲忠愛還須繼豳風朋酒羔羊躋彼公鼓腹終俛擊壤祇帝力渾忘耕鑿中

氣厚而詞亦鍊脫

七月二十九同玉標叔岱共坐五柏堂是夕觀物論文所懷最適

當年五柏堂前酒此夕同沾慰轉蓬亂放柔香黏架白衿圖緐影入杯紅遡洄彼美嗟難得辨析群疑喜驟通無奈一鞭乘曉露秋光回首滿園中

幽悅

卷終

〔清〕單隆周撰

雪園詩賦初集十五卷二集四卷

清康熙刻本

蕭山單昌其著

雪園詩賦初集

懋友毛奇齡定　本衙藏板

序

蕭山毛奇齡大可譔

予與昌其比隣居兒時同學于塾師沈四先生之門予九歲爲文十歲出赴試應童子科而昌其小予三歲甫九歲而即應試嘗曰吾無以過君然先君作舉文者穀一熟矣既而丁國變燕京不守留都之建號者相繼潰西陵烽火達既粤界中奔逃予方避南山與沈七包二先生蔡五汁一子伯爲四隱闢土室列藏書室中刻日遍讀而昌其方竄處山陰之馬社不

相聞也及　王師東略地風鶴稍定予出爲文社考鍾伐鼓號名諸名士始得偕昌其及胡子尊聞領東江大會飲酒歌呼流涕道故舊然而昌其已就試每試輒第一聲名藉藉雄長諸試者諸試者見之輒相下呼爲先生當是時昌其間爲詩會以一卷示子伯刻之問世世多稱之然實未見其全詩也暨予避人去周流淮蔡不相見者越十年而昌其已厭世不得志嘗謂昌其賫志殁恨無表見舉文不可驗而生平詠吟且無所聞于時也乃予請假歸杜門十年而昌

其令子能發其先人所藏棱儷篇什披簡諸闕軼付
之梓而屬予爲敘方予與昌其游時沈七早殞而子
伯與包二先生則各有詩文數十卷藏之于舍乃數
年以前沈七所遺子折而無嗣而今年八月則予伯
之子不幸巳娶婦而夭亂之其所遺集且不知棄于
何所祇包二先生孫枝巳成長其別集中有所爲蟲
弋編者約三十餘卷予嚙之孚刻而其孫不戒爲無
賴子弟竊數卷去而昌其令子獨能保愛父書遍收
其滯澤而使之嬗後今而後然後知昌其之過人遠
也

序

蕭山陳至言青厓譔

夫使朱顏如故青鬢依然則壺中多不死之方市上
有長生之藥六朝金粉不聞玉樹之銷殘一寸胡香
絕少璧人之搖落將瀛海鮮陸沉之怪木有恨而寧
填銅山無東應之奇石能言而不爛者矣然而委都
梁於地下香在千秋散芳澤於人間馨垂百世昭陽
殿裏想玉顏於紈扇之詩花蕚樓中思麗質於琵琶
之曲青娥去國苧蘿則越女名村紅粉辭家錦石以
明妃號井斯固英銷華落詎奈卿何幸而身滅名飛
差強人意傷斷魂於才子自昔皆然比薄命於美人
從來類此吾鄉昌其單先生烏巾名士皂帽詩人識
殘碑於岣嶁七歲稱奇辨香稻於瑯琊八乂擅妙宅
近許詢之石里號西河家隣江相之祠風高北郭嘗
石頭塵污之日君以詩豪値新亭垂涕之年公因狂
廢社裏則句翻紅葉追鮑謝於歌鼓酒旗亘中則怒
吼青萍唱辛蘇於銅琵鐵板既而鵶飛晉地鶴語堯
年錦帆放江瀨之戈船赤幘走春城之甲馬鄧攸則

棄兒以去庚水且褰裓而逃時則甲申當歲詩以下
卯名爲鏤魚自况偏工愀恰之詞窮鳥誰依恒吐蒼
凉之調洎夫登樓既去染春草以爲袍磨石重來飛
秋蓬而作鬢羅君章之松菊别墅猶存顧長康之風
波布颿無恙於是漢南鸚鵡且撾鼓以罵人江左枏
榴復建牙於雄伯鷄壇戰壘長冠一軍牛炙譚鋒便
驚四座左太冲之雕華罕匹何用十年張安世之博
辯無雙補其三篋振采則沉雄激蕩牛夔州諸將之
篇揮毫則凄惋淋漓似溽口茶商之娟其或調翻樂

府譜哀鴟於箜篌艷凝玉臺寫靈犀於錦瑟則有捉
刀而至護軍廄下之酒徒側帽以來開府座中之詞
客築康成之館從游弟子千人上蕭統之樓妙選丹
鉛百種家僮病梨一樹賦添處士之愁門則垂柳五
株人比先生之號亡何黃陵春斷星掩少微碧海雲
飛天傾素月張思曼風流頓盡名在生前王子敬人
琴俱忘美留身後過江洗馬久已哀感路人座客鳴
驢誰則神傷武子爾廼痛稽生之鍛室過黃公之酒
壚塵封翡翠之床縹緗宛在月冷珊瑚之架詩卷長
留顏延有子未得臣狂杜牧生男偏成父志爰集陰
何之彥捜羅屈宋之遺亟以子雲奇字多收拾於寺
壁旗亭謝朓新詩半消磨於芸編蠹簡文同霧豹碧
山僅見一斑影剩雪鴻銀海但留寸爪行間蝌蚪宛
挾風雷句裏豕魚披其月露鏤冰錯玉裝成玳瑁之
文犀管蠻箋染就烏金之色嗚呼謝翺已逝孫楚云
遐黃金難賣既傷妙製之無多絲字可傳竊幸兹文
之尚在讀澄江之句如聞妙語驚人咏清夜之吟眞
見才名冠古玄功大進似宋處宗牕下雞談名理咸

通恍陸士衡墓間鬼語自此搴薜荔以爲衣歎佳人
之難再紉秋蘭以爲佩知神女之匪遥是則羊秉云
亡序叅軍者傳其令譽亦猶虎賁共坐思中郎者如
對故人云爾

雪園集目次

卷之一　古樂府一

短歌行　怨歌行
傷歌行　長歌行
春江花月夜　佑客樂
豫章行　胡姬年十五
朝雲曲　半路溪
渡易水　秦王卷衣
妾薄命　塞上曲
少年行　農臣怨
山人勸酒　樹中草
登高丘而望遠海　艷歌何嘗行
欸乃曲　上留田
擣衣　紫騮馬
燕歌行　楊白花
銅雀臺二首　出塞

入塞二首　升天行
龍笛曲　鳳笙曲
覩刀鐶歌二首　隴頭
雉朝飛　劉生
猛虎行　慕歌
河女之章　小海唱
千里思　夜夜曲
從軍行四首　採蓮曲
思親操　放歌
長安道二首

卷之二　古樂府二

反招隱　貪交行
長安有狹斜　擣衣曲
白紵歌三首　烏夜啼
烏生八九子　折楊柳歌七首
江南春二首　千金意
西湖竹枝辭三十六首
明妃曲二首　少年子
廧上難爲趨　採菱曲二首
隴西行　天馬歌二首
上之回　艾如張
朱鷺　釣竿
前山手可數　巫山高

卷之三　似樂府

紅羅幢　采石磯
黃瓜謠　清水塘
天子氣　花將軍
武昌平　高陽侯
定姑蘇　澥島寧
轉輸車　清汴梁
老客婦謠　明昇降
冬青樹　醉學士歌
剖赤心　蒲菴僧
瓜蔓抄　孩兒餓

雪後山　雪菴僧
祭忠臺　太液池
宸翰頌　燒羊爵
銀豆謠　飛昇臺
萬壽閣　左論德
修書山　天語下
驛宰妻　沉英石
終養疏　傳奉官
斷藤峽　臣安進
青菜劉　手扳書
帝星明　五花宮
射獵夢　趙義兒
鴛鴦陣　東林黨
王世名　棗木棍
紅丸子　李選侍
張相公　茄花紅
厰臣書　閹廠堵

卷之四 五言古詩一
擬古詩行行重行行　今日良宴會
迢迢牽牛星　涉江采芙蓉
青青河畔草　明月皎夜光
青青陵上柏　東城高且長
西北有高樓　庭中有奇樹
冉冉孤生竹　迴車駕言邁
驅車上東門　去者日以疎
生年不滿百　凜凜歲云暮
孟冬寒氣至　客從遠方來
明月何皎皎　與客遊蘭亭用晉人五言八句原韻八首
擬選體魏太子公讌
陳思王贈友　劉文學楨感遇
郭景純遊仙　謝靈運遊山
陶靖節田居　顏延之侍宴
謝惠連贈別　鮑參軍戎行
王仲宣褒德　左記室詠史

張司空離情　阮步兵詠懷
張黃門苦雨　嵇中散言志
陸平原羈宦　謝叔源遊覽
劉越石傷亂　盧子諒感交
孫太尉襍述

卷之五 五言古詩二
襍詩二十首　送客江上
穫稻　所思二首
張節婦詩八首　避兵小源
武林夜望　陶拜王徐仲根叔雅招
遊西施山同諸子賦
夢大徽　題張子房圯橋納履圖
醉中漫興貽平日諸同志
鄉居　賦得山水有清音
賦得攀林擷葉卷　賦得明月何皎皎
賦得日飲三春黃　賦得冉冉孤生竹

賦得堂上生荊杞　賦得北臨太行道
陪羅紋山先生舟行即事　遊璧雲甸過訪不值迺
旅次逢朱金章
此贈之　贈隱者
似百一詩二首　朝雨
代送人遠戍　渡楊家浜寄懷楊子默
病起　朱幽臣以端硯見貽
答姜桐音夏夜見褱之作

卷之六 五言古詩三
詠史二十首　詠貧士
索張南士所藏墨因賦謝
種橘酬來生　題丁履端身後芳名卷
於陛下廟舍舟登航塢山龍池頂
從鳳凰山得徑憇地藏菴菴臨大湖復至山頂
無題　七夕
溯茅家埠造三竺却至靈隱
自孤山渡湖心亭　古意六首
十五夜月時感徵疾　十六夜月

十七夜月　靈橋
鼎新廟試茶　樟嶺
丹霞觀　詠雁山
孫洲　龜川

卷之七 七言古詩一
南村　歌風臺
老漁詞　與來我平泥飲我平掖
之始得歸　雨中夜泊斷橋聞笛
觀捕魚　湘湖採蓴歌三首
競渡曲　古處齋一瓢草歌
陳州行哭關兵憲　欸欸辭
族人有寓會城者詒一　白鷴甚馴屬予賦
墓田歌　汪家堰望落日
陛下廟後一松甚奇詩賦　病馬行
遊女行

題陸氏所藏馬遠畫　避兵移家瓜涇六月十
七日都返西河舊居　復集丁三俊日宣宅即
席賦此　代言宅聽王生絃索有
贈　作夜吟
壽趙母八十　寄南士
送劉參嵐先生歸里待　復
題唐寅畫竹林七賢圖
卷之八　七言古詩二
訓來元成先輩　謝生爲予作紀年圖歌
以贈之　代門人李日焜大聊上
姚工部　丙申寓武林作歌九首
贈李襄岵岷源　贈番禺一靈上人
吳王治夏圖　輓黃太夫人
雙星篇爲子鴻師雙壽
江右家孝執君由進士歷官守紹郡未至郡先
投書於余因答以詩而遲其來
雪園集　目次　五
雙芝歌　代任待菴壽姜極生雙
誕　題門人丁欽天敘枕石
圖二首　題趙大琮堂中秋江圖
贈周子鉉　輓姜桐音
朱宸副宅觀商彝歌　趙子昂八駿圖
石菴老人歌　賽神曲
題大敬所藏郭忠恕臨王右丞山庄手卷
寶劍篇　初秋集楊旨音
雪後登山歌
卷之九　五言律詩一
晚入富陽靈巖寺　晨鐘
與呂一濱木宗　婦病
萬松嶺詠古同徐伯調二首
中夜　美人蕉
仝任季翼啓蛟胡漢尊　聞王立相代言蔡之莊
以敬飲北山頂　江梅同大敬木弟南士
子先賦六首　遜敏居紳事示王丘[illegible]
代言二首　同蔡大敬與西美上北
幹山鄉用大敬韻　新聽與南士步月昔七
月十六日　朗十四漢以詩稿見屬
哭沈子先　客夜
寒食雨中上墓　襍詩六首
老少年　蜘蛛
曉發　夏日山居
述田家夜飲　雨
得嘔血疾因書以自懺　四首
秋蝶　苔
舞伎　城河
予疾未愈大敬移詩見　問且欲餉予藥口占三
首命門人書以復之
夜起望落月　王鴻賓小樓索題
江月有感　贈別趙禹功甸
庚寅元旦二首　過沈了舊居
孤客　避地村家賦贈
雪園集　目次　六
敝廬甚狹因貸友人吳　彥錢僦旁舍廣之幸爾
有作二首　春夜大雨即席同成璧
殺韓昌穀二進士　北牕
秋澥棠　酒間仝趙禹功張雛隱
分韻　仝來元成徐徽之何一
嵗丁廻吉蔡大敬任　于之集何伯輿梅花樓
指杜間偶句碧木流　寒月即席同賦
西府澥棠同諸公賦　泊舟
垂釣　快意
俗客　題畫松
晚晴　歲暮仝大敬入山鄉信
宿始返　雪
能仁寺　元夜宿楊寺二首
入嵊山寺　獨酌
春夜倚梅樹下　花時與客集鼎調叔齋
中二首　問二月大雪
與諸子飲白馬湖舟中
館江上任氏以盍簪不得宿齋中遂宿草舍二

首
逢陶拜玉
□與道明卜築
許開升移居
卽事
王麗青先生作
臥龍山太守行春詞爲
項王廟
懷及門諸子以勸學
與朱錫鬯
送五弟之姑蘇
觀濤
哂昔
贈友
月下粉閒

卷之十 五言律詩二

送葉聖野還吳門
河燈
廢寺
過童氏園亭
江夜有述
眺望湘湖贈別
徐步
宿劉繼來小樓
在武林遙挽包飲和
首
歲暮撰感昔館瓜瀝五
陸冰修沈寅工至蕭寺
昔在江干不得晤
贈丁萃吉二首
哭去矜兒二首
孤山表忠祠二首

和徐水部南關官署八
二友軒
詠宋德壽宮梅
桂墀
石芙蓉
閣後梧桐
舊塢
雲峰
玉蘭臺
見村人飼魚有賦二首
胛病二首
掃四弟墓二首
古意三首
隱几
雙橋池中小鴨
泛舟
野菊
與歌者鳳生
西瓜瀝望寒月三首
鏡湖阻風
寒食
卽席與姜桐音
曉
夢遊五嶽二首
西陵遇雨
五月十六日舉子
納凉桑下
與黃聖則夜渡
瑞峯菴
晚霞做徐庾體二首
入村家宿
金魚
聞落葉二首
宿聽松樓
聞雁

避地呂才帶穰詩七首
夜飲菊下贈王代言二
首
東郊春泛
三月鏡湖
送黃心甫入燕城
秋聞
新婚
韓藍公詩二章
壽姜德操母夫人
同諸子泛舟載酒
田家卽事
值邦上南城望紅葉
同王牧臣訪張子始不
用牧臣韻
賦得西陵統越臺
飲黃石臣
江上數峯青
村中三月
芳樹齋社集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一

越中懷古十三首
乙酉除夕
雪夜懷江上諸耶
同王叔盧丁大聲蔡大
戲沈子先集翁織若齋
春日苦雨
在靈橋聞來盛夫病

曉望
功
新秋有懷張木弟超禹
訪李山人
南野卽事
初晴同諸子登北山
深秋答觀知見問
九月望日至楊寺二首
避警同剡妻入城
七夕雨
哭翁子
答大敬
走筆題包飲和詩稿
飲田家
見征婦出汲
倪徵之有母之喪阻兵
不得弔乃寄以詩
與諸子宿峥頂二首
題友人草堂
包飲和卽山居索題
冬日郊行
贈醫友俞文起
觀競渡有感
秋夕
野祠
八十壽
題畫爲黃開平母夫人
生朝飲胡鈐聞王代言
酒二首
江上
春雨
酬張美仲先輩
社集梅花樓
西湖夜集
于肅愍祠
岳王祠二首

壽姜定菴都諫五十　深秋陸麗京見過不值
復以大雅堂詩留贈
同宋旣庭孫喈公臥公　諸子集丁大聲豪飲達
旦　集蔡天德虛室看牡丹
何郡尊九日讌別越望亭
送丁廣文新任壽昌　再贈
丁日宣嚮及門徐生就舍錄余所著襍文若干
首漫賦　壽盧公弼廣文
初霽徐玉函胡仲呂以近詩請益
贈丁黔于四十　壽來母
無題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二
秋懷十七首　出郭到蔡子莊宅看殘
雪同包飲和賦　來我乎以佳茶見惠
訓舜木黃子　晚歸
喜張木弟徐伯調姜桐音見過

雪後同諸子集大敬齋頭卽席分韻
送張南士歸白魚潭　芳樹齋社集仝禹功雛
隱成夫伯調奕慶奕　喜賦
商太傅宅訪陸章之　訓徐仲根
七夕　內子歸寧遣信招之不
至復促以詩　雪夜懷所居垣不寐達
旦　吳山
賦得合丹只用青蓮花　爲徐嶽之母夫人壽
答南士以詩見懷　錢塘懷古二首
白露　歸途
瓜瀝塘二首　鹽竈
送劉刑尊歸里待復　木弟南士見招報以詩
所親處觀新婚偶成　遲范社生不至至又不
値　衰艸
蠡城元夕　雨中觀江漲二首
爲周兼三悼亡　木弟亡數月發篋中得
其舊所寄詩泫然有　賦二首
交山　兼汝倫客予以婦病不
赴報以詩幷復吳門諸子
題宗蓮上人淨土菴　題楊悾菴齋頭菊
南士席上與朱錫鬯一　公
朱錫鬯以南車集見示
游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限韻四首
題趙氏積功錄　西陵渡二首
前題和友人韻二首　題贈松菊主人
上朱荔裳守憲二首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三
送范社生司理南康　荏山張神祠
謝人倫櫻桃　過秦君故里
中秋無月簡南士　除夕立春
秋夜憶來我乎　送南士客游解州
飲張氏水亭限韻同吳陸二處士
劉繼來席上送章合可計偕
仝呂黍字訪日者有賦
客舍送倪徽之任千之北上

會城訊李子　春日旅懷
送朱金章令永淳　奉寄徐月鹿先生
夜坐聞隣女吹簫　得黃秋涵書幷惠尊著
賦答　聞雁二首
蔣馭閎過訪不値　午日
胡祇臣自松江還見訪　有贈
早春旅中訓顏虞先王舜舉見枉
大敬齋頭牡丹　卽席咏王氏牡丹
張氏天風閣同諸公賦
謝劉繼來餽酒　瓜瀝西浦荷花極盛與
諸子泛舟其內夜分始罷二首
蠡城靜玉姪過我以手巾團扇摺洲賦答
謁劉念臺先生祠　送人遠戍寧固塔
壽來商老七十　送王自牧北上會葬朱
鳳梧擬憲　和王枚臣落花二首
贈徐元白先生　王麗青先生自省渡蕭
羅紋山先生偕余同候之西陵夜飲百尺樓
有賦　贈禾中盧使君

全黃艮菴先生集劉繼來高閣黃皆令同其夫入越寓梅花樓
九日得王文叔信因憶文叔舊有見褱之作幸爾賦答時王客維揚
嚴子夜泊京口以詩見褱賦答李三純節久客番禺項寄書云遊番禺市得見
尊選欲反寓持鑑易之則他售矣別覓了不可得殊爲悵然　夏日丁琴溪以楚行襍
咏見示不賦答皆丁令通城　重上徐元白先生　醉後示門人
贈張赤巡姚非菴先生元夕上姚非菴先生　和戎裴美人燈四首奉賀姚非菴詩四首原
韻巡視澥塘宿紫竹禪房西江塘點給馬草于役即事
雨中早發詩一章原韻奉答　招來我乎小飲我乎貽枚臣招集容安軒看梅
贈許使君二首題浮湘閣　壽熊太夫人
雪園集　目次　十
卷之十四　五言排律
春日同諸子集任千之與枚臣坐談撫時感遇嘅然久之昔牡丹正放
翠色嫣紅向人如笑因起製詩令屬和焉　蕺山戒珠寺　予西河舊里南都即魏
文靖先生故居也撫今悼往愴然有懷　爲俞仲高尊人雙壽　禹陵
湘湖曉泛　靈隱寺　柯亭　七月十五月下作
門人任夙以生日索詩因書十韻　病目劇甚口占命門人書之以當丸散
冬杪大雪阻道不得歸命門人一闋韻一行觴每一韻一浮白疾落數十韻竟醉矣
登揚斯寺大悲閣　題畫　壽丁母　嫁女詩
草螢　春日鏡湖　賦得紅藥當階翻　家孝執郡守爲予言鄒
湖之勝因期後遊嘅然有賦　遣妾詩　揚雲士齋頭看菊十五
韻　木瀆自上海歸過我稱西府澥棠之盛亟索詩　驟雨限韻
粘壁雨霽往觀因有斯作　上姚非菴先生兼述歸懷一百韻
代趙探花上李總督五十韻
卷之十五　五言絕句
木弟渡江以病不得渡口占與別　登大善寺塔　暮期友人不至
納涼小述　殘雪曉　舟寒　殘雪晚
夜書　偶書　凝綠房訪葉雲期不遇　春江晚眺欣然有述
夜憩　爲友人題紀年圖　題友人扇頭小景　贈星者郭生
雪園集　目次　二十
靜玉席上贈史生　秋雨　風中踏青女　望行人
題丁天敘小像　蝶　檣船口號三首　夜醒小述
遠寺　七言絕句
無題　題江村曉漁圖　富春道中　山行
贈醫者　題畫　錢塘夕眺　夜醒偶述
新婚二首　八月十三日雨河道既通秋成失望用以誌感
訓傳德孚見懷二首　試砲　一雁　答徐伯調
寓錢塘適伯調以甲午詩抄見示　採菱曲四首　遲來成夫不至
遙寄蕭錄師二首　白龍山望雪　漁父　會城見軍人獵

席上與歌者阿蘭首
和張司理西陵渡詩六
楊崧菴初度
咏芭蕉
席上觀劇口占二首
題聰前楸樹四首
贈柳奕遠伎人
秋宵
題來北沙詩集
酒後與晉安黃子
暮登西興關樓
過吳西美
沈租承以近詩見貽
秋日病中三首
見蔣樫長先生桃花詩
所見二首
旅樓二首
桑麻
金寶相菊花
皓腕
蔡生小像索題
南都宮詞十首
宗陽宮
夏寒
街鼓
和雪中紅梅詩五首
和青未閣十咏郭外青山
麟寺曉鐘
綠野春耕
碧池朗月
新篁烟雨
漁燈晚唱
城頭夕烙
宵舟欵乃
之小蓬萊詩二
平田雪霽
首
飲宮風樓
旅次逢姜衎先開先丘亻
夜宿六都見木師列營江汜
七夕與友人泥飲
蕩婦高樓月
訪人不遇

雪園集卷之一

蕭山鼎隆周昌共著

古樂府一

短歌行

北風栗烈，戢戢摵摵。蟋蟀苦寒，趯趯空床。晝以憂短，夜以樂長。舉火命酌，鳴琴東廂。曲陂有淵，尺木有枝。壯年蕭索，沉吟生悲。操舟入山，駕馬到木。楲敝鞭折，所利無幾。老親在堂，稚子當門。中厨有婦，烹鮮擊豚。明月經天，光影垂地。雞鳴漏稀，惟有雲氣。昨暮兒子，

今晨白頭。縱有杜康，何以解憂。

怨歌行

貞山蔚珍木，托根在陽阿。凉飈拂奇姿，浩露浥繁柯。上有雙飛禽，下臨百尺波。輸石出天巧，製瑟依清歌。善傳素女悲，更叶庖犧和。雅頌齊逑響，絃軫美且多。碧城陳廣樂，能令天顏酡。一朝付倡優，引手爭摩抄。皇華調不成，蛛絲生網羅。宮商一以絕，掩袂傷如何。

傷歌行

妾心知憶遠，狂夫知憶家。故鄉苟可居，何爲樂天涯。

邊花開荷荷闔垣蔓天棘均在陽和中同時不同色
厠爲火齊珠光輝入君懷光輝有歇絶君懷何時開

長歌行

浮雲車蓋形亭亭映高樓飄風自南來忽變爲山丘
人生倘知命焉用懷百憂白日頭上速黄河地中流
惟念崇明德竹帛垂千秋

〇春江花月夜

綽約盧家婦娉婷卓氏娃人間鷩狐齒天上墮金釵
金釵狐齒長干渡羅袖輕袿芳草暮賤妾穿針翡翠

樓良人挾彈章臺路此時鳴雁啄佳音此日雙鴛共
一心既倚箏絃歌得實還看苔色喜同岑朱顔開絳
樹逸韻拂青琴素腕但嫌條脫重輕軀眞畏碧襦侵
膈坐藏鉤花巷晩分行鬬草鶯聲小步底荷香著處
憐鏡中鸞影廻身抱松栢同心結莬蒻定情簫銀蟾
夜夜滿琪莚朝朝鮮堦前不種相思樹堂上時排子
夜筵自言愁思眞無賴豈意山河有遷改賤妾方吟
赤鳳詞良人出戍盧龍塞恨別終成別看春不當春
公子西園虛折柳五侯百里尚留賓北里西園張曲
宴挐娥紅粉裁歌扇朱門半啓且鳴鐃獵馬齊驅朔
弋雁珊牕倦繡有所思阿閤開簾獨不見珊牕阿閤
臨春樹樹外江波同灔瀲不識江縣何日開但憶郎
從此中去去去匆復道行行難重陳邪旋飛紅落今
年嫩綠新床空雙簟珊瑚冷枕剩單帷琥珀塵何時
五兩棹直泊長風沙詩艣青玉案垂楊白鼻騧閨夢
虛期潮汐信行車自繞浮游花西洲波浪三秋闊東
園桃李萬枝斜自憐不及江花色旖旎輕盈焰行客
巳分瓊姿丞見摧誰言傾國眞難得瓊姿傾國翠痕

重皓腕臨流花氣濃寒影偏依斷腸草清光不上合
歡宮望舒山側徐徐下此宵那得千金價紅霞斜映
鴛鴦機澄波倒浸薔薇架上宮孟弋相經過燭滅酒
深奈樂何絲絡獨纏雙婉轉柱刀五尺三摩挲沙棠
舟險難容楫蟾蜍窟遠莫乘槎自把孤鐙焰蘭紙擬
傳長恨憑江鯉欲寫加餐字不成啼聲方斷城鴉起

估客樂

西州大賈歌嗚嗚黑門廂頭傾百壺銀鐺金尊豈足
數自誇櫝裏附侯珠河梁烟深日色晩牙檣鐵鹿青

樓遠不道黃牛江路長柳揄榜人舟楫短張帆偶値風勢好却信蒼天受私禱蕭蕭驟雨停橈時夜半舶聲到水草

豫章行

山青不過江水深不越鄉覩吾舟與屐所至足徜徉蠨蛸網簷端蒔莢遶朝陽人生守空株意態何由張投袂出門去歲月隨津梁恒華旣慈禱泰岱復昂藏濟勝有先資臥遊實荒唐旋軫歸舊廬青春滿高堂春鴿無背飛停雲靄前岡浩然任我倦對酒徐自商

粗者注水經精者補職方今合情自愉昔離爲足傷從茲閉巖戶昂首歌豫章

胡姬年十五

胡姬年十五當壚笑春風巧安白玉鉶坐對黃州銅山後馬蹄響店傍桃樹紅金吾逼脫甚半醉睨嬌容

朝雲曲

深帳宿楚王羣神於高唐王乃少年子神仰妙女郎未知平生情何以共翱翔造次臨別言妾在巫山陽

半路溪

長安少年乘駃騠長安女兒曳輕裾有背膈而有背見兩人各識半路溪陽春三月歌竹枝兒家柴門春樹西嫣然流眄近復遠青山欲暮林花飛

渡易水

按劍而前呼我壯士貽我玳瑁之盃火玉之鑱齪齪安用此朋友所賜亦可喜解一醉目不瞬當之者天與水一座盡傾屠狗之夫知我耳解二燕關則閉秦馬則駛秦將頎而長引弓搦矢稱吾君威神易國爲郡印席開之爲我擊筑且無止解三高漸離前致辭今日筑

聲爲君火去去勿復言故人車中不顧矣解四

秦王卷衣

重樓複閣咸陽道宮漏遲遲天不曉中有眞人拂劍鋩殺人如豕羨洲島自古神仙好樓居飄揚精爽出雲衣寵朝更衣呼所歎趙女燕姬盡美好雲錦如荼作贈遺縈莭綺麗鴛鴦小游上徙倚轍石威筋竹還隨衆人老

妾薄命

小鳥啾啾呼晨低徊角枕重裀燈黯形影不親思慮

滅損精神懷念行子艱辛何爲嘗試風塵倉皇迷失
四鄰山水之間一人愁來悄然衣單對影左右自看
悲慼橫集無端彷彿春至花繁兩手採摘艱難欲怨
年時驅馳使我頓念當時羅帷明月低垂雙笑齊舉
玫璨密意柔情告誰祇許爾我贈遺贈瑤遠人登山
仙人偶坐山間婉轉致辭優閒賜妾仙藥斕斑駐妾
千年玉顏千里萬里不還

塞上曲

男子遣戍婦人守閨風霜撲面海水飛有馬日行數

百里不能使我歸制馬肉療腹飢燒馬矢薰鐵衣

少年行

邯鄲道中少年友騎來白馬繫青柳陽和天氣風花
香高揖金鞭共酤酒學書學劍謁王侯神情瀟洒不
報儷塵世恩怨亦瑣瑣此事安足當深謀握手相語
多闊略依倚青春壯魂魄縱令白日遇神仙不肯俛
求一丸藥村中子弟亦作遨東市西市但相斫

農臣怨

荷鋤歷溝塍芒屩沾微霜背畝拾穗歸野月上藤廬
焦勞竟晨暮吞聲自悲傷水旱仍徭期豐歉各異鄉
所患實細瑣何以告君王今年頗成熟僅足供秋糧
新草懸樹杪雞鶩登稻場伍伯持縣符入門索酒漿
草野禮數疎手足見張皇國史書大有愼勿訴荒凉

山人勸酒

百藥之峯高碧天細石短草鬪流泉山中野霧白如
雪宿火歷歷青茅簷同心偶爾入巖穴世人便謂爲
神仙持觴酬酢靜無語松子墮落幽人前

樹中草

陽春生氣蕃小草知天恩因依猶可活何必皆深根
寄命不擇地顚仆仍生存剪伐慚細弱庶幾全吾眞
雖無人世譽枝榦何鮮新多謝路傍子惻惻悲飄零

登高丘而望遠游

登高丘望遠游天水爭廣狹島嶼皆壁壘如問至人
敎慷慨發愧悔波濤澌㵿流萬古崔嵬五嶽靜相待
三山仙人不可期荒淫騁目到渤澥萬人聚死沸州
市日光晼晼浮雲低山行巉嶮烏路惡腹饑趾皸衣
裳薄天地置人丘壑中窮秋陰風噪野雀

艷歌何嘗行

飲酒日求醉不識世事非夜半酒醒其婦被病竊向
床隅啼解一男兒志四方何爲强飲强食牢守門戶賤
妾卑微不足比數流涕雨面終不告所苦解二良人悵
然獨悲攬衣起坐撫心靜念古有賢夫妻嘗相向貧
餓解三汝辛于邑夏日冬夜千步之外不見廬舍何況
汝勞勞辛苦獨在其下解四野風悠悠明星屑屑急下
四五鼓口諸幽咽憯憯不得離別解五

欸乃曲

小艇層波不支欸乃灘頭白勃堅持欸乃櫂聲札札
木嬉欸乃張布作帆風吹欸乃五里十里無涯欸乃
夜泊平沙曲坻欸乃折蘆敲火作糜欸乃悄然霜寒
鳥啼欸乃巔聆青山崔嵬欸乃江水循環一圍欸乃
中山有人徘徊欸乃渺若鳬雁徐飛欸乃

上留田

庭前有荆茂茂當風上留田本末相與始終上留田
何爲使我僻錯多困窮上留田自知慾尤祟隆上留
田顧念骨肉恕我孤幼再拜稱至公上留田尺緍升
粟童童蓬蓬上留田自古大道之世皆相容上留田
近代有同氣半世相失心悖上留田持杖而鬪其弟
錯愕惻怆不能舉擲杖市里中上留田邊徼之戍憧
憧上留田發聲歌阿千䠷踖陡起敬恭上留田

擣衣

蕩子出廬龍清砧拭露濃桃光寒琥珀帳綠落芙蓉
愁緒連刀尺秋聲和草蟲思君如滿月一炤舊時容

紫騮馬

趁趣復野遊聳轡出長楸赤耳蒲梢種桃文苜蓿秋

因風嘶玉勒映日過金溝絕塞方酣戰嫖姚倘見收

。燕歌行

秋風淅淅吹黃埃羽林孤兒音如雷六鈞硬弓手自
開孟勞七尺往復回捉生月黑馳龍堆搴旗斬將功
巍巍仰頭覘雁雁聲哀爾將何適何毰毸寄言家裏
莫疑猜生當躍馬黃金臺死同馬革還歸來

楊白花

輕風澹蕩江水深楊花飄泊傷春心鴛鴦樓上成獨
宿鷫鷞屏前空好音綺牕紬斤多顏色誰道江南勝

江北楊花輕薄燕空還夭桃穠李春如織

銅雀臺

漳河日晚暗宮槐六尺床空繐帳開一隊名倡齊合樂共看今日貴官來

二

墓田迢遞不勝悲陵樹蒼蒼淚欲垂賤妾哀聲似琴瑟君王應怨絕絃時

出塞

烽火炤甘泉徵兵備左賢將軍思剖竹天子重開邊

班劍威容盛推輪閫務專箭蒲空董澤宛馬自張騫萬隊熊羆靜千羣茶罍連分營向靑澥挂幕滿居延鷹隼秋風厲枌榆夜月閒兵氛愁太白武略奉中權倍道持糧糒蒸砂繞隧埏窮陰凋蔓草莽霧墮飛鳶兩廣犀渠麗雙鵰燕尾穿地中韜鼓出天際幕烏旋霍氏封狼日蘇卿返漢年何如班定遠白首滯燕然

入塞

平原淺草暮雲寒一騎銜堅斬梟韓酬郅腰間切玉劍何須頭上惠文冠

二

伐鼓摐金入漢關長風獵獵繡旗殷不知戰火沙場骨解逐鐃歌結隊還

升天行

天下苦踟躕乃思雲路長玉京何玲瓏舉手啓帝閶雕盤進六膳玉盌浮三漿遙睨廣寒月爛熳如銀塘醉罵雨師座怒翻旱魃床滂沱復乾枯至今苦堯湯大笑黃公愚役虎爲虎傷東方眞小兒歲星隱還光穆滿八駿圖劉徹王母觴意盡骨亦朽金棺埋寒霜

高舉自有經御風自有常夜半學尸解畢飄同下殤丹篆大如斗鶴唳諧宮商泰山片雲來挹袂凌穹蒼携鼠語上眞一月三出腸

○龍笛曲

美人袖長纖指寒閒吹紫玉雕闌端撫音按節悲復歡悲復歡淸風發翳羅衣望秋月

○鳳笙曲

江南女兒鳳凰樓玉笙吹徹丹山頭九苞五彩來下遊來下遊亂心曲悲盛年憐獨宿

視刀鐶歌

大食斫冽在烏孫瑱石多戰還閒傾聆歸思滿關河

二

刈葵刀易傷及瓜心自切不似鄰家兒出門佩玉玦

隴頭

少年束髮事都護掉頭遠別不回顧千金馬𩑈百金刀長駈獨上隴西路隴城九折何高高上與雲氣爭秋毫其下岑枯倚人骨鬱林茂密烏鳶號朝朝暮暮行山趾一泒飛泉半天起月寒草白念妻孥遭逈應

雪圍集（古樂府卷之一 二十）

如隴頭水隴頭之木出隴頭何爲東西南北流龍城湔類各異處滔滔不得同沉浮

雉朝飛

朝光曈曈雙雉在中𠰱飛𠰱止以西以東（解一）幽蘭合跗不樂松篁澤雉比偶不樂鳳凰（解二）維星有芒維月有輝暮年長夜凄絲容幃（解三）翼鼓翅張去雲數里抗聲歎吁無和而止（解四）今我不樂㕘見坐作何以誌之鉤餌隱約（解五）

劉生

星辰五陵聚交遊四姓繁騎來紅叱撥索取赤崑崙荆卿朝問劍郭解暮趨門阿充城邊去云將報主恩

猛虎行

𤻲饑不飲鴆羽解事不食蛤螭飲食豈不欲苦荼甘薺遠山何蒼漱餘青杳無際萬木紛離披亂石隱磷荔東郭有樵夫取水淬雙斧獨行陟危峯負手入榛莽㞌衛何所恃斧利不居虎倉卒遭其睡安謂虎不怒

騤歌（思禹功也以下三題見晉書夏統傳）

雪園集（古樂府卷之一 三十）

微禰禹吾其魚河流湯湯洛徐徐死礫之聚哀哉下愚（解一）防風九畝身以後至當誅禹步不相過九州駈車巧者何所用拙者爲令圖（解二）衆人日登茅山不辨有與無唯禹扱稚其上嶙峋蒼翠高萬丈餘（解三）金簡碧玨光焰四野扶登㞕驁成集其下（解四）

河女之章（悲孝女也）

一江若街衢馳驟風與水神靈終未來越巫不惜炊十三頗有餘上無滄浪天上無滄浪天不若從黃泉江波浩蕩蕩白日何悠悠猗誠洞幽冥衣沉尸還浮

自古有江水從玆有神宮禮䰟歌簫鼓舞之所周
歌聲悲且哀餘音繞山川曲罷有落月四顧當鐙然

小瀨唱 弔子胥也

五嶽之下波路如掌不知誰何廻轉地軸駈潮晝夜
兩上 解一 荆楚有男子發憤攖逆鱗其君仁恩不忍餧
肉螻蟻送其身於江令統諸波濤音兆矞矞在人耳
解二 嗣後謂得奴所日夜戒嚴瀨勢益厲叱咤土伯爲
衆鬼先噫吁嗚號往來瀨章馬銜 解三 吳人至今漉酒
吹竽合土木肖像讚歎懽踊稽首稱伍公子胥 解四 壯

雲園集　古樂府 卷之一　四十

哉男兒生挾弓注矢破辱侯王奴不得志駕瀨水滌
蕩汚穢千秋萬世何可量 解五

千里思

明月懸中天萬峯如聚米愁人驀目坐動心睭千里
江水浩浩流舟車雜行李天地收氣色百草互生奴
妾家住西山山足有樵市男樵伐松枝女樵摘松子
欲以遺所思道遠長若此

夜夜曲

明月起東壁旋風入曲房落葉不上樹掛心中夜傷
歎子辭我去空室臨路傍[illegible]中有悲人吟嘆獨坐床
四壁靜如水悲意不敢長[illegible]路雜車輪白日無歸人
如何夜來意怫鬱暨及晨天宇洵高大自顧祗一身
不熟天官書下堦看星辰

從軍行

羽林蹶躍赴龍沙自分孤兒不顧家忽見賓鴻向南
去一時洒淚望京華

二

征人結伴磧中游明月三更上白樓挑拭甕中大羽

雲園集　古樂府 卷之一　五十

箭彎弧夜夜落旄頭

三

孤城圍合起黃埃戰骼空枯積似柴昨日轅門宣帝
旨將軍今已上雲臺

四

皂帽黃褶鐵作衣狐疑不識舊將蹊傍人莫笑龍鍾
甚二十從軍八十歸

採蓮曲

採蓮去矣約同心侶不是浣紗石畔來卽在若耶溪

上住薄鬢淺安黃罽衫初試暑微蹕蹐灑裳合晒輕
搖櫓祇知妾貌似荷花誰道荷花似亂麻遠望長洲
疑散錦徐看曲渚正燒霞脂香堪比菂眉翠欲齊蓮
比菂齊蓮相競逐沙頭驚起鴛鴦宿進艇微傾葉似
欹斜棹界破萍如聚採蓮去須及時誰識薏中苦先
淵躑外衣歛瓣嘗含露摧莖未剪絲芙蓉滿船不穀
藕房中蓮子常低垂採蓮日將夕遠岸烟初碧剩多
纖手紅途遙浪花白就中芳蕊不全開歛身欲採還
徘徊蘼蕪山下須相問桑葉林中却費猜大堤少年

騎駿馬採蓮不如歸去來歸去來復回船風露滿身
先山浦可嗟莫採雙頭蓮

思親操

望歷山兮崔巍田蕪穢兮何時當歸耒耜兮露沾
衣地土浩大兮一身微思我父母兮不得同居日月
疾兮夜復旦思終畝兮不及斗吾親睽違兮心紊亂
泫泫怨咎兮如水旱

放歌

白日皎皎人馬絡繹道傍流塵數尺門內有人高坐
據几大喚酒炙解一風吹帷開有客自來促主人僮僕
行酒酒罷自登高臺解二遠望何所有木葉錯落下高
塚似頹屋山鼠輕捷走死解三人壽八九十幼者怯怯
就乳老者攜杖不能舞傲然七尺軀何爲甘壁却餐
獨愁苦解四沙瀾草長平野牛羊日暮不食躑躅野塘
疾駈歸來悲歌臨觴解五

長安道

秋風吹度灞橋寒六郡良家酒未闌夜半露華濃似
雨滿身明月看銅盤

二

青樓薄醉未全消笑整金鞍說度遼銜陷羞隨李衛
尉射生新隸霍嫖姚

雪園集卷之二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古樂府二

反招隱

深山有徒徙都會無罣塵較最多謬誤所尚在清貞
奇士引孤尚顧與烟霞親瓢笠挂地肺廬令搆青城
木杖朝市穢遂令姓氏新何如涸蹤跡狂泉戒獨醒
鼓刀就屠酤傭隱負荊榛賣槳與博徒焉往非通人
燕雀噪野田不知鸞鳳音相見不相識泰然全吾神

貧交行

不如淦巷游俠兒格五彈棋纂輕薄金瞳紫燕何驕
斧塵起探丸賦白黑朝遊大梁邪侯生暮歸共醉金
張宅前塘肉掠得幾何桓東孤兎啼松栢不如長安
貴公卿弟爲金吾子執戟負賜嘲笑縫掖生倒屣惟
迎二千石冠蓋紛紜咏燕敖蹴坐同啖牛心炙一朝
大勢相遭逢引車岐路白眼隔四海鼎沸無寧期耳
聞目見空咄唶拖書抑鬱向誰語道旁人馬雜行跡
鞭莢雖健非所歡閉門掃雜髮尾萬背有知己多素
心高談往往失晨夕雌蜺隊有解人意醒酒作秦互
主客塵毛零落滿胡床盃案拍張汚巾幘有時風雨
其妻其始覺天地非偪窄世路翻覆何可極關河萬
里歧蕭瑟阿里街前逢故人北辦市中歌屯尼

長安有狹斜

衢路直如髮不見車問關曲巷饒樂方行塵獨漫漫
解爾陸離珮佪規有餘歡微歌笑白雪命舞翻七盤
豈不羨詭遇薄俗惡單寒美人秉貞素河干咏伐檀
終隱玄豹姿對食不能飧匠石知曲木明鏡知傾冠

本初盛徒旅許劭起長歎

擣衣曲

快馬利刀隨征兒齊紈蜀錦盛中笥征兒未返秋寒
重紈錦在笥何所用關簾百媚出堦庭露珠泥泥羅
襪塵坐聽遙城更漏滴不向高樓吹玉笛流黃一束
須剪裁殷勤拂石多蒼苔清宵正長蕣烟接皓腕纖
纖雙廻欹參商相望不相期室樓路嘆兩不知衣成
未寄情惻惻蟲聲猶自催人織

白紵歌

舞衿翠粲嬌洞房紅虬凝露鬱金香鐵項錯彩旨滿
堂泰箏趙瑟行相將主人軸簾命紅粧欲前復却態
無方皎若秋月流輝光

二

歸風送遠擲妍姿草生盤石音最悲上邪之曲無絶
哀歌以奉君君莫辭與君醉醒半相持傾心吐豔同
露葵目成色授知者誰

三

合樽促坐醉燭開流風回雪兼落梅情如白紵無纖

雪園集　古樂府卷之二　二　三

埃啓籠發囊君所裁稱身恰體絶嫌猜寒威栗冽常
與偕新衣婁非傷人褒

烏夜啼

哀柳搖高月飛蓬飄朔風群烏啞啞柝聲急城頭夜
色青瓏璁蘭房膏火半明滅錦衾角枕對幽咽夢中
道里空復行鏡裏容華牆觸歇試詢爾烏夜未明哀
音故惱閨中人群烏啁啾答以臆枯枝揀盡不得息
夜深呼侶出林去何曾強道知天曙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乃在南山北山之高枝朝嗉草實莫啄
螻蟻口腹雖未厭不失老烏慈道逢燕雀吞腥竊脂
羽翼肥心豔之當語誰屠門有肉棄老烏攫之網羅
施網羅施困刀俎所私不得遂終爲燕雀誤八九子
啼遶樹不見老烏心獨苦

折楊柳歌

牧馬長城下沙礫傷馬足邊地少春風那得楊柳綠

二

將軍能射聲健兒但射跡抽矢百步間顧笑柳葉密

雪園集　古樂府卷之二　二　四

三

田田復戢戢葉葉風沙入不悟閨中腰伴我沙頭立

四

逐鹿飲鹿血拂拂鼻端火柳陰覆襧襠却抱柳根臥

五

柳枝策健馬枝柔馬不前繫馬柳樹下堤畔覓金鞭

六

四面吹橫笛旋風雜黃埃軍中齊辱食頭曼夜深來

七

古柳高於墻新柳短若齊長大不封侯莫俤蒼天意

江南春

碧玉盛年華江皐約素紗為臨波水漾微見春風斜
朱閣花偏嫵香車柳故遮長堤日色晚安坐撥琵琶

二

野草青牛渚晴瀾漾石頭飛丸朝逐烏約侶晝藏鉤
已過催花宴還同繡被舟相思渺何似泯泯寄江流

千金意

美人容色茗華鮮柔姿弱態搖輕烟琉璃屏合開粧

鏡鸊鵜聲稠弄管絃若耶溪畔少年子青袍白馬踏蒼耳家本扶宮舊得名才稱司馬今無比奚奴負錦芳何中朱簾乍起春花紅應唾柳葉空酬價會哂芙蓉學避風芙蓉柳葉顏如土生小香閨諳歌舞梁柱摩抄數尺刀何似胡姬年十五姬人十五未有餘含羞斂態嬌難舒日照高梁依玉燕月窺繡戶低蘭蒲蘭蒲王燕朝還暮絳唇丹的美無度將軍徒奏前溪辭淵明初就閒情賦爾昔婉轉汝南雞爾日凭有試畫眉區區扣扣千金意歌聲彷彿莫愁來叶音釐

西湖竹枝辭有序

余薄遊西湖歷登南屏石屋諸勝遙望南宋舊基悵焉悲之而當昔諸咏鮮有合於風雅者因採逸事為前後竹枝歌三十六首聊志盛衰其以竹枝名者令思婉轉或為此體所宜也

莫道西湖景色多西湖無奈客愁何寂寞雍門三弄後請君試聽竹枝歌

二

結綵懸𥀹七寶裝旌旗遙擁御舟黃魚羨進罷頒宮

錦風味何曾減汴梁

三

擊球場畔水仙繁校射廳前趕趁喧今朝排當烟霞嶺明日承恩聚景園

四

水簾陰洞藕花香玉椀盛來沆瀣漿日暮內家寒似水競簇屏風繞壽皇

五

木蘭新曲舞春風錦壁瑤津遙望通牡丹千樹玫瑰

甊獨愛中間炤殿紅

六

舊京宮女翠花鈿十里朱樓敞御筵今日從官須盡
醉供奉傳宣玉酒船

七

六橋明月五雲衣南北笙歌隔浦飛惟有覓裝人不
識酒酣更名小劉妃

八

清河車騎列平沙玉蓋江瑤鬪麗華泰淮巳作漁陽

雪園集　古樂府二　卷之二　七

地休將羯鼓更催花

九

豈闕鐙市踏歌聲誰畏金吾禁夜行銅壺漏深莫歸
去火城稀處月華生

十

畫舸探春近禁烟少年遺却珊瑚鞭移昔都入西冷
去繫馬垂楊放紙鳶

十一

素袖輕襦料峭寒眉尖新樣髻入稍紛紛下搯綠何
事無處追尋金彈丸

十二

布帘三丈竹竿高花帽鮮衣酒客豪橘柚帷中官長
在傳呼白墮索春醪

十三

湖邊營妓學梳頭雙鬢輕開曲似鉤採得山丹忘帶
却粧成依舊上紅樓

十四

儌侯賓從勵長虹促坐旗亭氣色雄連日玄陰籌未

雪園集　古樂府二　卷之二　八

暖部頭攜得錦薰籠

十五

格天相業九原遙繡柱丹楹漸漸消何似明湖曲宴
後蟋蟀聲中倚孟姚

十六

灰飛百咏縶爲船兩岸山花凍亦妍撒漫且投翠錦
社來朝領取雪寒錢

十七

誰何泰號從如雷二八紅顏競落梅笑入龍宮祈禱

龍一時齊上畫橋來

十八

南北峯峯木葉乾名園高會夜漫漫都城車馬如流水不見朝中大小韓

十九

王孫消息近如何賤妾空悲芳草多淚痕寄似三春雨一夜新添烟水波

二十

胡姬二十翠鬟斜搖颺村旗襍杏花舊日金吾能就飲南屏直下是儂家

雪園集　古樂府二　卷之二　九

二十一

芙蕖香艷嫁昔顏雙宿雙飛共往還金馬碧雞都涙說教人腸斷鳳凰山

二十二

湖水東流兩岸平荒烟古渡不勝情枯楊影裏城頭日射到湖心曲曲明

二十三

岳王墳側有蘭橈金牓朱宮對石橋三朶白骨猶封樹冬青花下更蕭條

二十四

蒼頭兵子學風騷挽得村姬上小舠指弄三絃囉嗊曲聰懸五尺琉璃刀

二十五

大將從軍道路賒玉泉雙鯉素書差寒刀乾枯春月好白憐不及道傍花

二十六

湖中雁字拂殘霞湖上宫人老醬茶一自冲華冠帔後至今秋月冷琵琶

雪園集　古樂府二　卷之二　十

二十七

舊家庭院長青苔欒鹿鳴呼臥石臺芳樹一朝零落盡不知白雁爲誰來

二十八

柳彈蘇堤葉葉新小船却載松醪春晚來風急波紋亂愁殺船頭舉棹人

二十九

內閣春深叫杜鵑遊人不惜杖頭錢芳林茂樹年年

在苕憶當時遊孟堅
三十
赤髀橫稍鐵蒺藜名山欹馬聽黃鸝鏇條摺疊成猕
舞觀擁如椽改舊題
三十一
放鶴空亭風葉愁烟雲橫捲栢宮秋半畝荒畦雙樹
橋路人還識酒家棲
三十二
禁苑伶人掩袂啼傷心凝碧臥青溪一曲關山脊正

午餘音直渡段橋西
三十三
五國城荒信使難南來遊凑葬凋殘華表千年城郭
是石函風雨夜臺寒
三十四
蔑炎秋風病橐駝孤峯日落瀨雲過若添亭障烟霞
側邦似邊隅無定河
三十五
歎子迎潮浦激鬬儂家採菱住湖灣會將湖水遮江

水試借吳山作豬山
三十六
錢王金碧落紛紛內苑仙吹不可聞漫詡竹枝聲過
苦孤舟落月病休文
明妃曲
白馬關塵暗黃榆白日疎漢宮輕絕豔春色墜穹廬
二
鐵騎驕乘障軍行往復留佳人能保塞無用更防秋
三

絕塞河雖黑泉臺草自青堪悲百戰後陵寢未分明
少年子
江邊少年狂復癡自云當今遊俠兒平生惟望開西
郎起家但稱呂不韋高皇溺冠真可意狗漢殺郝安
足悲我忽遇之負風伏通脫如爾誠吾師人間惟有
錢帛重天下無過詩書卑為語少年且勿歸與爾蒸
食哀家梨
牆上難為趨
東方有一士流耶襲衛褕杜若充左佩芙蓉耀前裾

蔵爇泉美備脂車入名都堂搆喧藉稚叙鍜扣盆盂
鍾呂淪蔓草爲麟何其遏捲袂還嘆息我馬誠當將
仲尼老轍轗顏回困泥塗呂望鼓刀昔廼遭里媪驅
末世難爲好席上難爲趨

採菱曲

一曲澄湖萬柳垂波光月色似琳池只憐女伴菱歌
咽不及當年度曲時

二

畫船欹側晩風徐墜露無聲濕碧襦棹入湖灣最深

處盈盈烟水望糢糊

隴西行

萬里秋原起暮雲隴頭流水不堪聞灞陵射石歸來
晩不識當年李將軍

天馬歌

竪虢血懈不凡材土偶持軀豈易來却笑燉煌暴利
長誤題野馬作龍媒

二

扶桑弱水暫西東天馬驅馳疾似風塞下貳師無信

息長斷猶滯滛洼中

上之回

上之回從萬騎列羽葆合鼓吹孤塗夯季騠懾旅闘
闘車斑斑斕龍城啓蕭關祠神君上雍山名王來伏
青蒲拜稽首上誓書授胥紕朌比余甘泉宮烽火除

艾如張

芳洲縈蔓草彌望何青青瀞雉矜飲啄黃烏聾蜚鳴
薙氏與羅家乘權恣經營燃我野田火縱我架上鷹
窮搜徧廣莫殺僇到螽蝱塲地白如雪孤雲瀯無情

爲皇語藺惠各各全其生

朱鷺

絲禽翔御苑蹁躚往復回似入紅藍色如從赤鳳來
影動銅池麗光隨金埒開莫言聲韻寂建鼓有驚雷

釣竿

鼓枻下灘曲移舠隱橋梁綸深翠篠弱橈靜白波長
漚沫承竿影江花觸距苡風廻烏柏隕月落鳧茈香
逍遥理釣車秋水漾芙蕖孤石仍蹤餌三閭有卜居
藻鋪川路闊雁度碧天虛白有滄浪意誰來問得魚

折楊柳

繁華只合脩堤住寥落誰移灞岸栽芳苑長留張緒在旌門青擁亞夫來舞殘羅帶春光盡歌到章臺別思哀卻恨萍蹤無定準飛花莫遣墜江隈

劉生

洮名金馬建高牙歌舞筵中度歲華片語填胸寧愛死千場塵雉不言除節懸珉珥車非澤袖拂芙蓉劍有花聞說君王誅郭解至今墜臥賣漿家

冉冉孤生竹

琅玕幾尺雨蕭蕭擬作蒼龍向碧霄羞逐渭川隨衆變還從嶰谷奏仙韶深溪翠影流難盡薄暮寒霜倚易搖爲報使君輕肉食扁舟嘯詠度河橋

古別離用江文通原韻

行子日已遠清晝下重關妾意君盡知何惜君未還繁露及春零嚴霜向秋溥沉憂忘歲晏不覺衣裳寒漠漠天無涯中有人別離青鸞儷威鳳坐守梧桐枝阿閣空有巢丹山終不移

採桑

妾本貧家婦採桑弄溪雲聊借東方騎相隨愚使君

春女行

漸漸湖水流容容雜花出春風綏徘徊開帷坐春女腐草上青苔小鳥啄濕土旦晚變氣候閒心察微雨

蒿里曲

四野何茫茫殘葉下林杪陰風動微塵白骨生青艸狐兎踪跡多年遠不可掃親戚各有身形壞情亦槁行人據石臥放馬走墓道宿憾亦已忘誰能念君好相望正纍纍殤子與壽考黃土變爲緇顧嘆令人老

大堤曲

大堤廣廣漢水西駐車如岸花如籬尋常兒女競採摘金鈴樹杪駐春鸝青蓋游移歷香徑花氣入帷人不知役役游人徧行李聚首看花疑入市任君酌酒坐華裀鞭驢獨向青山裏

閨怨

書梁半落燕巢泥濯濯青苔欲上衣莫向東園問春色桃花正逐鷓鴣飛

二

明月如規覘曲房凄清笛韻更悠揚鄰家夫婦成雙
笑聽到商聲亦斷腸

前山手可數

涉風下南原黃鳥鳴蘭渚平楚何蒼蒼百草徧江滸
幽人策杖來逍遙久延佇循磴聞流泉攀芳渡孤嶼
援琴奏盤石悠然矚儔侶城市日紛紜勝懷復幾許
跼蹐莞簞間褰嘿不得語一從物外游長嘯藐千古
野曠天自高前山手可數

巫山高

懸峰俯浮雲怒雷發深谷斷壁絕飛鳥神帳垂古屋
靜聽不聞聲恒催秋氣肅久之深林中噭然一猿哭
神女環珮古何見魂夢逐幽巖出妖艷當是鬼之族
在昔相見時能無駴心目

雪園集卷之三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似樂府

文人擬作樂府往往有辭無聲不被金石論者
病其複襲余以為借題發義苟有當於與觀羣
怨之旨雖言人人殊工拙自見無嫌擬作至於
擬古之外取近代可歌可咏之事立題製什此
亦變通唐人係樂府新樂府之意也嘗讀明史
因刺取其事與會所起繁簡聽之被以古體間

以唐音即境寫情遇物成象得如干首題曰似
樂府昔李西涯自為樂府王元美始痛抑之已
而自悔稱其奇旨創造名語迭出李空同以樂
府音節譏咏近事極得諷諭之體數百年來競
稱卓絕余竊取其義用抒于邑云爾若云有得
無失則何敢然

紅羅幛

炎精匿彩氛霾不開紫色抛聲陰風大來（解一）太平之
鄉鬱鬱葱葱日星河嶽赤帝在中（解二）濛流激揚疾如

箭筍輕羅的爍色如流火解三三秋栗烈序馹西庚唐
日地平周日天淸解四渝聖宮隆後聖度越滌啟漂虞
東鵝西鰈解五

采石磯

北風駘蕩雲油油舳艫百萬橫中流踴躍叱咤天爲
愁長刀大戟摧采石刀光下擬無餘隙持刀一躍百
丈强飛身直上磯頭立左旋右斮登發弧殺人如艸
不動色壯哉熊虎開平王鳴鐃伐鼓聲喤喤

黃瓜謠

陳張跳蕩燐火紅天下十城九城空烏鳶競啄人頭
堠兎葵燕麥官塘中分明李樹生李花內僵外槃成
苦瓜天地長汝風吹汝黃實參差如亂麻黃實復黃
實老大無人摘爺娘饑什空桑問鄉里被掠望廬泣
君不見青軍出降鎭南殺楊州戶口一十八伊蒲供
養正驕奢天魔亂綰靑絲髮

淸水塘

野外戰車斑斑書生徒步往還軍中擊鼓起士士盡
躍起張空拳奮挺如湍今公何所恃城大於螺傍有
小孤山解一冠來上城城火兀兀天蒼黃頹垛塘水瀰
瀰龍宮貝闕奠吾鄉脰雖離心不懲解二古有義士田
橫不願大侯小侯賓客齒劍流涎唯恐奴期迺遲人
生亦不惡傾耳戴目咸願從余公地下黃泉解三廟貌
寂寞空堦墮瓦繐帳高懸鼯鼠在下老臣危素何爲
者解四

天子氣

異哉非雲亦非煙或疑壞山或天船大呼張目酒似
泉同舟碌碌李英賢黃石之徒倚秦鹿南陽先生高

臥足登牀且救蒼生哭何爲駈使破犁犢

花將軍

太平摧將軍妖妻赴淵兒在抱東丘不絕賴孫媼爲
語淡軍勿草草蘆中有人號雷老

武昌平

嘽嘽王旅爰撻荆楚稱戈比矛組練其衆緊彼凶門
廼鵰廼祖銜枚椒馳莫或違處解一徐氏之臣悍如飄
風忍殲舊主據茲神宮胡爲小醜謫法重軛陽脅義
帝飲刃江中解二蝡蚑既什食梗不化蝂車既頹血拇

猶駕飼用老鬭決勝始謠故人素書亦在床下解三師
憤鮮律寶帷灑陵戮我解揚射我丁城帝曰毋動南
昌震驚康瑯琊子顛隕厥身解四餘孽驕稗食魚武昌
牽馬操璧輿觀以降稍甲山齊魚貫雁行巢覆卵完
歸德不忘解五

高陽侯

王車轔轔帝晃岌岌紀公爲祝融高陽作河伯

定姑蘇

定姑蘇入對門東街燬齊雲焚白衫蹴客風波莘高

郵躍冶速弟昆大哉王言逃子寶閒八愆擢髮洊西
追奔手提天戈鋒截雲縛虫滅虎胥濤昏風霆擊凶
醜天日焰至尊司徒倒戈拾爾魂將軍保越今何存

澥島寧

有漢權首陳涉大呼方氏作難爲我先驅海水折揚
翻日車鯨魚乘潮混太虛巨細肥犆徙區區負人玉
斧湔佅儲天水如鏡陽侯枯左推右挽肆中佑浙河
以來成沾濡澥島寧撫呈圖

轉輪車

主人縛著床將軍速辦裝十千雖可愛車下有沸湯
娶妻如之何爨養得羨膂

淸汴梁

商辛窮兇痡康來若游光嘯呼盛徒黨負固徧羣方
王師仁且武一舉淸汴梁積壇塉幽都離照劃恢張
勝算授方名分道誅猖狂踰南涉衡山亘西窮太行
靑齊巳拉朽雍涼復騰裝拾搖之所指次第開封疆
無假輓輅策何藥銅人樂貞符啓王會定鼎鍾山陽
九門詄蕩蕩宮闕臨康莊絡繹贈旋車歌舞登廟堂

老客婦謠

妾年十五頗有餘娉婷嬌態花不如一持盤帨靑廬
內舅姑粉澤紅顏頳機絲散作五彩雲紉針音繡黹
荷紋三日試廚作湯餅調爛擘鮮自井井良人雜珮
何所須金鉤象環雙玉瑱安坐鳴琴淸韻絕西陵松
柏同心結爾昔正値君懷開纏綿輔屬無疑猜良人
好從狹邪路引鷹呼狗美無度新豐醇酒邯鄲倡繁
絃促管多樂方入門競媚反見嫉楊柳章臺之顏色
斗帳不寐愁銅龍心孤長見燈花紅飛蓬勉飾啼痕

歛沸湯可沃石可轉青春一失無還期子規啼鳴鸞鶖稀舅姑下世良人死天地茫茫竟如此城頭荊棘高如麻蕭條萬里身無家每從房老乞餠曰素絲滿紛對土缶大堤白馬誰少年臨堦淚擲黃金錢

明昇降

伐山攻徑緣蠶叢青莎被體色朦朧高巖艸樹墜天風颺然甲胄居其中揚旂建節江之東石梁鐵柱皆斷絶大呼萬弩敵壘空艨衝如山壓九龍瞿塘水勢成從容劍門跛馬亦須通易哉蜀道芟芟功瀘州孔

明珠且庸子嬰子嬰徒後恭何不先事爲寶融

冬青樹

高孝非新莽西僧非趙襄瑣瑣遊手人敢爾僭帝王雖云失勢猶人君何爲帶劍升高墳黃腸玉柙悉摧破忍將白骨當汙樽附虜夷墓終自戕赤眉淫横翹足以白骨誠無知百年竟歸藏可憐冬青樹日夕揺蒼黃

醉學士歌

淳于飲一斗學士但滿酗滿酌無不可跛倚如中惡玉墀步走不能上重開天語嚼復嚼大官餘瀝傷霑臆一醉三百六十日一日不醉蘷州行任大責重多憂心

剖赤心

良知非白亦非黑洞開朱門色正赤君不見樂浪公右手提利刀左手瀝肝高喝爾高麗勿爲逆八十大將爾僻易

蒲菴僧

蒲菴僧不可耐棗酸梨就鹽菜鹽菜近御床久食得

烏喙

瓜蔓抄

東征歷三年罪人徧四澥郡縣日流血嬰孩立葅醢周公輔王王安在

孩兒餓

本是神龍種忽忽吹雖風牵衣匍匐淚眼紅天庾粟腐兒困窮乾坤雖大無所容乃翁聞此淚沾衣汝生帝王家何愁餓死爲

雪後山

雞鳴峰野狐嶺雪後看山山色佳大地關河成綉影望氣長淸躡虛長白帳縵鬼鬼北斗之北

雪菴僧

犍河西樵渺上塞馬先生補鍋匠相見忽慟哭別去默惻悵雪菴乾卦聲琅琅騷經投水水盡香問爲誰子爲松陽忠賢奇秘多遺忘斷名復氾姓萬古空微茫

祭忠臺

東華可涉鐵碎可滅龍泉之高不可躡三楊凋其輸

雪園集　似樂府卷之三　八

四輔莫試屢大書特書孳乾綱裙中一臂血猶熱獨不忍土木之役帝座傾旋忠還賜王先生

太液池

西苑雅游宮花夾路中使傳宣肩輿徑度一解賜臣旨酒寵臣栢梁斟酌赬顏淋漓墨香二解謂高匪天崇山之麓謂厚匪地太液之曲三解斑斑象簡藹藹朝簪劻爲天北乃憶天南四解

宸翰頌

追君五國城晉郎雷轟劍吞蜀失勝算入井覓下策何如守成賢吹豳雅稼穡艱無鬬與辭惡殘二南色殷矣招隱士褒哉歌祖德

燒羊臠

迴遭鐵騎環臨衛上皇兎高俯大同大同諸臣伏城下天威咫尺抒虔恭長刀下注若溜木寒光射人毛髮起刃端一臠安足辭開喉仰噬爭嚼指傳語田豈勿咋呀尚書吞爾不搖牙

銀豆謠

銀豆白金錢黃累朝盛典撒滿堂高公年老不入襲

雪園集　似樂府卷之三　九

李公直立氣不降何不進請定公章

飛昇臺

夫出戍姑苦貧刲股愈病後碎身飛昇臺高高入雲投身而下如墜塵膚肉無恙非鳳何蒼烟繚繞凝天貞姑幸不死婦爲人問爲誰辭符民

萬壽山

內有蕭徐外兩石皆能重若輕社稷輕君之罪當族誅從輕決郤否君德萬歲之竹竹有遜翠華不幸無入識祇應淚向寂高枝假□烱漏色初碧

左諭德

去以李來以石詔書伊傅官諭德何爲宮僚不妥立

修書閣

遷國訪固家竊忿羌鉗蟣蛺蝶世家直筆禍更烈後身一旦聚史館老夸弄手互摩切三長何在四維絶布衣大儒空結舌

天語下

深宮天語下甘肅廻陽春乎枯雖急氣不奔室盧雖殺美奐輪御前指畫眞大膽渤洩齷齪山龍染金雞

雪園集

促赦龍鱗長舊日衆梟敢不敢

驛宰妻

蘇夫人不代夏張夫人不代楊何物驛宰妻徒手扣九閽本意丐夫生特旨都饒奴幸甚至哉曠蕩恩可以諭孫更翌子

沉英石

五羊石一片君愛我亦羨沉之梅嶺波水清石自見此石能破堅田州峒猺皆環服此石能厭虎橫門溪刺色如土我欲移之向平梟不然栽取西陵船

終養疏

爾何爲總旗兒囊何獲省克錄憲臣有母七旬七無兒無弟無嗣息微情縷陳字當泣後有沈烱前李密

傳孝官

十式侯以聚相如郎亦貴博勝猶得守餉酒作州司有糧船縫開無糧船縫塞莫待船覆時爾糧亦沉溺

斷藤峽

大藤枝葉何蔓延豕蚘橫踞層樓巔欄風呼雨薇白日修仁荔浦全腥羶韓公玉帳分弓出赫怒何須假

雪園集

磁石軍門銅鼓一時鳴筊豎刳腸挂簳棘兵威可合不可分寥寥三百胸家軍歐冶之鋒拉枯朽燕然斑竇吾同羣君不見褒殺之後王守仁屹然天外雙峰青

臣安進

脈脈長川耿耿河漢魚鑰未動相臣待旦 燮理無狀憂心有忡深謀秘計許國奉公 宦者何不仁中道逐相臣尚有何稠車或爲烏銅屏功業多未竟惜哉遙望三台星嗚呼宦者何不仁

青萊劉

貴人工數錢窮鬼惟一夾曉曉者譏大蒼素易彼此
何意青萊劉化爲黃金璽

手板背

對山救我來對山救我來三泰豪傑殊可哀熱名香
列舊醋孟德廼謫智力士負僻才此等交情若蘭臭
蕭艾紛紛議其後

帝星明

艮之才全卿爱王守仁亦可福州亂軍實愛我縛孫
雪園集　似樂府　卷之三　二十
磔許人姓火孫許就僇王脫禍丙子跳梁丁巳墮鄱
湖末縱湯武誤帝星煌煌乃如故

五花宮

宛若雖有囊不如飯賢才通天雖云高不如上輪臺
望之珊珊寧更來萬歲之聲安在哉耳聰目明不可
信藥丸何杵堯何哉吁嗟乎陶仰元修漆國祉未食
馬肝猶不夾

射獵夢

銅壺沉沉宮漏沍千門下鑰愁雲濕青詞額禿燭淚
爽香蘗冠斂紗影漩小臣孤憤抱愁眠精魄夜逐獵
馬爲御史弓箭推矢有隨少師角復猗不射高山射
培塿培塿既倒火燎原龍僵牛踣獵方止試問東樓

倒瀉水

趙義兒

咄嗟義兒何無良但令爾進金絲幕誰令爾上不夾
方我易爾腰帶爾遂易肺腸今日樂相樂諸兒避行
觴薌澤微聞絲竹代匱納言後來用調羹味　軒楹
重蓬偃僂以入阿父不念兒此身誓不出再拜稽首
雪園集　似樂府　卷之三　三十
下氣怡色夫人勞苦兒雨泣

鴛鴦陣

楯刀如雪武剛如城陣中有陣營中營不願爲鶺鴒
但願爲文禽

東林黨

中山兎盡魚網窮抑毫端贖爭雌雄邊庭一帶烽火
亂羽書背入甘泉宮滿朝充耳復拱手東國人倫日
在口摩厲于將邦授人黃門自馬齊驊首

王世名

父容儀然誰殺之帶劍而侍者為誰挾長持鋏嘯復
嗚儺魂碎嗚儺不知父儺不得報獨活為誰施父儺
荷得報一死安足辭王世名真可見

張木棍

青宮應立母也微冠婚講讀俱遲遲祚席不斷梃杖
飛來方甲乙木幾摧民犧裸袒憤且悲興謗何事聲
音為庇狐護鼠有爾私乃云吾惜城社危

紅丸子

不嘗方聽止誤投更賞李寧令鼎湖泣不令安人死

傷哉一月間奪我太平之天子

李選侍

掖庭前傳艮帝御屏後太后衣愼夫人坐袁盎移選
侍剔者人乾清久踞之先皇憑几內外噓唏攙幔挽
手出復推要封皇后此何時

張相公

精饌一下箸牙盤棄羊溝步輿臨康莊彙使効千掫
千金購偶語百金飾吳鉤誰憐下生淚寂寞荊山頭

茄花紅

上帝篤生夫人為國大災昧爽入聯浮薄暮本出莫
見火城來　漢宮盛威儀頎長頸大或為于思脊辯
鵠立頎咳閉息時時翹首顧望竟得見火城來　火
城來闖闥啓大力者盛氣鼓行得近輔軿自陳牛馬
走遭遇美備夫人九千九百九十歲走為公與卿事
天子不然執金吾最下二千石善地

厰臣書

厰臣不識字諸君讀何書縉紳點墨邪正殊執中宅
中帝王居天鑒同志網罟密紛紜罝罦胥為魚原道

為妖言不若魏九錫紀略為孽府何似要典實二十
四罪巳抵辟胡為兩錢猶誦習趙高之傳讀未䂬虎
彪新臏懸明鏡

閹獻屠

乾方風驟木猴朔帝星下移孝陵哭金湯在城市醵
金有單子雷公張卯大目李卯三老巨人當復起卯
引去若飄風其來如聚螘截人為棧刎骨為埘無
罪無辜哀哉蒼生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五言古詩一

擬古詩十九首 有序

十九首和平溫厚貌似淺質而味之不厭實三百篇之門戶也予嘗反覆諷詠若有所得因概擬之或畧形而取神或襲字而異意或推廣以盡變或翻案以出新斟酌觀摩曲有微旨有謂古詩不可擬者非知詩者也

行行重行行

遙遙望關河夫君行未歸離別猶昨日三見雁鴻飛
雁鴻羽翼輕秋至常依依弱水抱東流扶桑晻西暉
寧辭勞瘁意但惜所願違沉憂歲月長良會恒苦稀
思君萬里外薄暮空垂帷洞房綠草徧朱戶青苔微
長吁掩明鏡留光待芳菲

今日良宴會

五侯張廣筵七貴羅八珍珠履盈華堂四顧無縣鶉
竝坐堪鼓簧合尊促文茵傲舞古有戒聊以娛衆賓
呿口吟皇華拍手謠巴人慎勿唱高言白雪同陽春
陽春調易孤白雪多苦辛

迢迢牽牛星

纖阿正耿耿絳河復迢迢牛女微情合東西隔而遙
一葦倘可渡安用鵲爲橋七襄空爾遲淸淚溢冰綃
願爲支機石杼軸偕昏朝安得挽三時夜夜成秋宵

涉江采芙蓉

命駕登山椒采采蘼蕪葉素枝間崇蘭舒芳及秋節
將以貽所思道遠不可涉蕭草徧江皐黃花飛白雪

不見同心人坐令芳華歇

青青河畔草

飛飛兩鴛鴦連棲覆左翼灼灼雙菡萏偶跗通花色
亭亭閨中婦單機不成匹微風搖蓬髮朝光媚螓首
忽憶遠征人金梭落織手

明月皎夜光

析木壓寒暾玄冥司北方澤雉入淮流莎雞遶空床
暗蟬抱木葉巢鳥將遠翔歲寒念石交饑渴同壺漿
拚翻躡青雲倏忽如游光裘馬輕故人都會輕故鄉

傾葢復何益白頭多遺忘五輿不芻概三杵寧粹粱
悲彼谷風詩俛仰情內傷

青青陵上栢

泰山何崔崔河流方滔滔人生非山河瑣細徒自勞
盃酒速親故雨雪歌同袍游者寧在人厚者我所操
驅車長安城戚里多賢豪建章列千門雙闕摩天高
人馬如春雲結侶相遊遨慷慨愜生平胡爲滯亭皐

東城高且長

東城一何高高高美登眺嶠谷無安輪夕陽慶西照

蜉蝣上朝菌修短遞相笑賓客朝塡門薄暮更以弔
奕弁今抱子丱角昨年少願以變修言一覯嬋娟貌
江漢多遊女光輝何熠燿斂衿撫素琴聲長節殊妙
初爲巫山吟再鼓歸雲調曲能人已退雄鳩憮佻巧

西北有高樓

美人臨高樓明豔若朝霞玉膚聚寒雪玄鬢飛雛鵶
秋水濟將波蘭苕翠初芽借問彼何人弄玉本秦家
吹簫叶雝喈傳響動蒹葭雖隔容顏好已識聲音嘉
絃調久不陳掩抑徒自矜思欲丹山羽雙棲梧桐花

庭中有奇樹

陽和散園林佳樹揚其葩惜哉無嚶鳴滿目空繁華
江南春已徧隴首音正賒芳芬憯銷落攀條徒咨嗟

冉冉孤生竹

翩翩孤飛燕乃巢鬱金堂結髮爲絲蘿比翼雙鴛鴦
十五桃未夭三七梅盈筐不恨軒車遲但恨減容光
修我蘋與蘩理我嫁時裳守貞待鳴雁旭日上高梁
嘉妃盛光儀珮玉趨東廂姸姿媚春色媵侍相扶將
顧彼賄遷人中心徒徊徨

廻車駕言邁

驅馬南陌頭平原闃無人微飆隧中來幽花搖暮春
新者日以故故者無重新盈虛本遞代誰復私吾身
嶇嶔有傾夷滄波成黃塵速盡杯中物浮名空紛綸

驅車上東門

杖策遊北門深松夾青槐蔓草縈石馬高墳何崔嵬
猿狖登詩堂夔魍嘯泉臺長夜難再晨陰風千里來
名德既摧殘帝王全衆灰念此伊悒悒懷抱何昔開
學仙道倘成化鶴懽重回人民悉殊異城郭增餘哀

會當考鐘鼓調笑傾城才

去者日以疎

少年非舊人遠遊非舊居出門步念之縈縈多元慮
茂陵玉樹發甲帳珠簾虛道逢安期生眇眇正愁予
授我丹篆文棲心混沌初

生年不滿百

蜉衣警夜寒蟋蟀厲秋聲空將一時意勞此身後情
投袂陟高山曠然銷煩憂山窮水未盡何不呼方舟
攘攘鄙吝子不肯營糟丘暨目歌舞場黃金惜纏頭

良時不相待吁嗟徒怨尤

凜凜歲云暮

涼風夕淒厲滅燭開孤衾拊床三嘆息遠人勞夜心
耿耿不成夢旣夢還相尋頭上金爵釵裏中綠綺琴
容光若皎日珊珊來空林日成恆違耶卽之無徽音
覺來紛以喜低首復沉吟仰首窺青天唯見商與參

孟冬寒氣至

冬日行牽牛短晷不盈尺初聞浴咸池迅轡頓連石
歲月忽巳馳門有車馬客褰中出素書古誼照顏色
前言崇明德後言長相憶金石有時渝千歲字不泐

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貽我雙南金南金何足貴所貴在同心
製爲鋸鋙刀琱琢容長鐔陸離充左佩光芒映寒潯
摩挲刀上鋟感激懷知音神物久未合昔昔作龍吟
英瑤不成報密意還當深

明月何皎皎

明月近南斗愁人在北堂秋輪無私照流耶睨匡床
此夕復何夕深閨正彷徨却扇惜紈素對鑑悲鸞凰
莫言多睽違萬里同清光

與客遊蘭亭用晉人五言八句原韻

暮春汎蘭渚遊戲南磵濱却憶晉諸賢楮墨花間陳
謠咏雖異曲感懷莫不均嚴姿映春袍勝侶坐相親

二

登峯瞰澥色悠然思褭褭螢嶠夫如何一葦倘可航
中原盛豺虎時代非黃唐吟嘯適幽情焉不齊彭殤

三

冉冉青林日騶騶動高旌四山霧初收草樹懷新榮

微烟澹華薄流盻皮繁莖援琴鼓幽澗嘈嘈叶清泠

四

梓里既殊方浮沉亦殊跡良會發佳音何必絲與桐
負手倚磐石其上有長松廻睇夏禹壇左挹秦望峯

五

重若吐清泉交流下亭皐柱酌何盈盈羽觴浮波濤
濴紆蔿勝勢洄洑爭纖毫據不辨流坎覡睆疑蕭韶

六

國香生幽渚微芳美孤尚淳雄深林來飲啄神逾王

自虛賡新詞青雲恆高唱永念樂土情襟期倍愉暢

七

丹崖重前題撰辰思古懽時移徑巳湮尺木無餘瀾
俛仰跡復陳後期慮艱難寒烟起萬壑漁叟藏綸竿

八

修竹依昏鴉旋軫惜泮渙山月引微弦芳爐未能散
蒼蒼平楚閒暮光足瞻玩千載情自同悄然發長歎

擬選體二十首 有序

竊覽昔賢倣擬諸詠規摹甚似面別寓苦心故作述後先不嫌並見近人多於聲調字句間剽竊點竄目爲選體恐非多擬古詩則詩道自進之旨暇日取選詩擬之得二十首雖未敢方駕古人亦庶幾無乖商推昔于鱗之於樂府也謂擬議以成變化余之於選詩也則竊變化於擬議之中或不至爲文通士衡諸君所笑爾

魏太子公讌

鄴城敞高閣華池脩登臨家主勞四方始得娛清陰
匪饑眷伐木設醴徵積薪濟濟富時彥雅集撰良辰

微風吹鶴蓋侍從皆無聲好鳥托南枝芙蓉被清泠
規矩浮大會縱横羅庶珍唱酬未及終月露倏已盈
主稱上邪曲客賦驪駒吟豈乏旅進徒所重賢與親

陳思王贈友

凉飈拂高樹吳壘逐飛揚攬秋思駈除利劍不得將
終軍繫南越耿弇摧漁陽鉛刀各一割焉辨鈍與良
塗乞功未成把臂思丁王藻采洵獨步悵怨各殊方
熙朝侍曲宴卜夜無停觴季舒窮秋桐瀟灑徧金塘
作逆憂易積事違樂難忘駕言登山阪采采蘭蕙芳

惜哉無所寄美人隔瀟湘

劉文學楨感遇

纚綜一何紳嘖薄隨飛蓬兎絲一何高千仞緣長松
託身苟得所碔砆亦光融伊余謭陋質獲會風雲通
初從大駕遊哀劉慚英鋒纔沐聖主恩處我淸禁中
簿書素僶勉文墨期恪恭夕望延秋月晨趨顯陽鐘
丈夫用知已何必懷固窮

郭景純遊仙

綀雀逞寸翼力盡榆枋開寒蟬鳴樹間不見秋風回

欣戚爭瞬息浮雲蔽蓬萊赤松授大還丹丘駈封灰
寧羨彭稱壽且得離塵埃崑崙合抱木昨暮猶根荄
門外淸淺流化爲凌雲臺

謝靈運遊山

會稽鬱名勝洞天閉絕壁幽林挂飛泉峭巘逐遊客
二非秀南條三菁纏地脉霧盡河山青展眺洵咫尺
汀渚旣往還繚岩時絡繹霞映丹崖傍葉落芰荷際
遠揚柎會雲孤標萃危石杖策披蕙荷去齒就仄嶺
谷深情彌舒徑折與屢獲縱沐潛修鱗凌厲褰飛翮

薄祿負素襄芳時慨虛擲且就木客吟永脊山靈宅

陶靖節田居

季秋蕭爽候蟋蟀吟前廊長風颯然來裋褐多微霜
無衣誠可慮且復謀稻粱殿阡課僮僕秔秫搖斜陽
腰鐮衆務齊簷際充餱糧芋栗各有實瑣細羅筐箱
荒路交遺穉野鶩登秋場臨觴勸孤影雲水同蒼茫

顏延之侍宴

在鎬歌周文橫汾謠漢武翠華集恩畢豈必皆宴處
蘭甸列簪纓吳京儼樹羽奢侈雖吝嗟太康非過舉

高臺限飛鳶絕壁疑斷杵春來淮溯漲日白勾萌吐
金盤臛羊領前箸下觔鱮立表顧豐隆行廚命天姥
鵁鶄舞芳洲參差振廊廡泰交正悅豫謏聞動齟齬
賦乖執戟人文媿司馬侶蚍蜉戴崇山猶希登璉簠
方從赤松遊養拙遁巖戶

謝惠連贈別

我行日已諏子留懷未展別酒尚盈几引跡乃漸遠
榜人趣嚴裝帆檣忽在眼攜手佇湖陰南山青數點
山橫舟杳杳岸隔車瀠瀠掛𣪊念滄波推篷眺途中

春日洞水面遊魚如乘空對此滲汎瀾操翰情易窮
含情未及伸暝湉延宵夢瀰深魂愧夾徑黑步履重
凉衾熒孤燈星光落崖洞愬無凌霄姿拚飛千里共
千里何遼絕所思積昏晨浮蹤久未合二壠皆虛行
相彼澤中鴻雙飛鳴好音聚秩多遺忘想似樂難任
樂往哀還來歲始寒猶結大風鼓裂雲四陬匝飛雪
已乏同舟人千巖空皎潔倚棹須朔陽浩蕩杳超越

飽參軍戎行

龍城一萬里飛雪何颼颼朔風揚平沙瀰水凝寒流

諜者塞外歸名馬動氊裘朝膺天子詔長纓來畀鈞
揮手別劉郭殺氣滿幽州趨捷赴三軍賈勇寧逗遛
營伍得奇士鬼神協陰謀矢摧射鵰手劍決康居頭
從此焉支山黯淡如素秋部落盡解甲抝怒猶未休
扼腕在國恥竹素非所求

王仲宣襄德

蹙蹙江陵道悠悠清漳湄避地情易傷忽如山下麋
皇輿昔板蕩華闕喧征鼙塵沙暗離落荊棘當路陲
辭秦還入楚世亂身常蹐踧觸兵戈中隱憂當告誰

一家賢主恩陳力效驅馳西園侍高宴栢觴相追隨
匏瓜豈徒懸河清愜心期愧茲菅蒯質拂拭成素絲
迴思鋌走日判若山與坻

左記室詠史

薏苡伏波貪寵錫望諸走鄒咎遭說勝幾爲獄中叟
伯魚探餠笥傳自天子口賢豪貴特立高步鮮儕偶
惜惜道途人非笑無不有一會身名泰震雷破豐蔀
拂衣岱華巔舉手謝羣醜

張司空離情

蕩子行未歸捲簾見寒月瑤瑟網蠨蛸流蘇墮玉玦
金風吹夜寒始知及秋節別久愁途新道遠情苦拙
中庭有桂樹素葩映綠葉不遇芳菲時徒然怨鶗鴂

阮步兵詠懷

蒼蒼自終古杞國憂方大富媼貴靜貞一怒地維壞
天地既爾爾微軀復何賴不見榮名子實行若盲聵
燕雀護其巢詎識棟梁敗蕩襟懷鯤鵬擊水天池外

張黃門苦雨

非生歸千金曾迹蹈澥淚皦皦由了方不愧貧賤士

君子有介性塊然本無累多營神理疲守貞造物倖
凝雲臨前除密雨滴蘆葦石梁上河魚若鮑抱荒蘠
斎旦鳴自稠高春寐無已江流洄日夜游號車方始
寐彌有貞學安能問亨否破覦塵初滌饑烟鬱遲廻
蒿目平楚餘搔首席門裏

稽中散言志

嗟余素蕭疏將貫任疎頑擲朵妨代沐失晨見當闕
長大讀老莊假寐思無端知足戒伎係懸剔羞神殘
廣陵有絕調拊手試一彈曲罷音尚留意與淥水閒

雪園集　五言古詩一　卷之四　三十

赤松跡伊邇歲星光未闕俯策蒻子杖仰頫洪崖丹
常恐墮風波垂翅傷羽翰擲烏惜隋珠負薪慎綺紈
仲弟愉往轍高賢在中山蟬蛻污泥中采真翳文鸞

陸平原爵宦

重潤蕩恩波先驅蠢彈冠樗櫟備採擇仗節發與闕
奪我桑梓情置我征途間親交一揮涕投箸不及餐
梁陳客思積人馬秋風寒珈躅銅輦側退食青瑣班
才謝事彌劇路修行復難潺潺流谷水峨峨峙崑山
谷水留別蹤崑山集夢想逝欲歸舊廬反若異天壤

籠烏思雲霄檻猿思林莽何時羣簪組雖厚懷塵網

謝叔源遊覽

友弊慰私懷遊衍袪寂寞之子眇難覯聊徇山水樂
巾車眺西池步櫚度飛閣積翠浮陽崖懸流響陰壑
草露朝不晞山花寒未落坐久風益定嘈嘈沸青雀
皐壤得所歡轉眼驚離索豈以市田詩遂廢然與諾
相思若冬春廻環自緜邈

劉越石傷亂

盈虧有常理天下忽紛更鮮卑踞邯鄲猴子蹴西泰

雪園集　五言古詩一　卷之四　四十

參軀互跳梁四隅聲戎兵仲升戰蕭類臥龍扶炎精
迷居居邊徼叔不誓澄清攘袂一瞋目我生何不辰
蠶決已盡疼規模隔幽并晉鄭頭未白太阿停有神
伏櫪志千里撫髀思功名脊翼馮異拜嘐彌孟明
胤霜殺野草松栢非凋零誰言盤錯艱利器如新硎

盧子諒感交

蔚矣列星德偉哉西陝賢中朝立良佐反側心自寒
戔戔范陽士未學慚窺天壯事及老謀內顧俱嗒然
疾首君父讐拔血何汎瀾飄風隱本葉虛舟隨逝川

勉就短後衣間關逐烽烟孫陽鬻疲駑躑躅相周旋
蟬翼荷重負私心逾自憐中道會有役奉命出幽燕
登城眺大荒落日淪虞淵平沙莽無際時見雙飛鳶
長歎還所居緜緜不能眠牧馬嘶夜風鼙鼓正闐闐
感荷熱中腸翰墨焉能宣

孫太尉襍述

太空本無形陰陽遞推移橫目易熒和康衢成嶮巇
彌發競秋毫楮葉雕新奇口咮無所得千古多是非
崆峒有真人寥然坐忘機神光烱虛室素琴聊自揮

童觀辨題角神龍遊天陲詹予知何拙泮漫空爾爲
東風動春陽百草皆華滋蘭蕭各自遂焉用分妍媸
醇樸苟未散汗漫真吾師

雪園集卷之五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五言古詩二

襍詩

亭亭菡萏花繁霜隨逝波皎皎嬙施姿鏡臺生網羅
與君爲婚姻纏綿若絲蘿儀容未分明一旦隔山河
雙雁相背飛睽違日以多不見東鄰姬齲齒歌陽阿
紅顏處空房年華倏經過青溪流白水信誓成蹉跎

二

雄狐鳴中澤萬里生陰風陽烏忽蔽虧滅沒東澥東
白楊愁暮堤平陵鬱青桐臨江送將歸悵然起悲忡
安得昆吾劍光輝夌太空羲和迂轡策高挂扶桑弓

三

投袂出門去仗劍遠行遊逝將別桑梓高步凌滄洲
詎料所願違飄若不繫舟凜冬嘗苦寒客子嘗苦愁
湘川有怪鳥長喙何啾啾啄我場間粟斷我架上耩
回念舊田廬涕泣盈雙眸昆弟布華所族姓羅莊馗
雞犬暮還家榆柳相與稠寧爲故鄉裏君子重首丘

四

陶朱不滅吳癡醒笑閭里子胥不伐楚吹篪走西市

及乎會風雲鼓動從茲始澥瀣青菸菸萬古此流水

爲弔碼舟人庶逢素車子

五

仲舒甘寂寞不窺渭南花少年非笑之輿服爭紛葩

朝騎白馬出暮宿秦娼家奇字了不識醉飽窮豪華

月明仙露墮日晚枌榆斜可憐天人策棄置如蓬麻

六

六

倚棹望碣石層波蕩人寰風定島嶼明如見三神山

褰裳不可涉雲路何間關陳辭向澥若徒以凋吾顏

七

燕雀無遠圖腐鼠自相索邦國競干戈乃不出蝸角

善哉魯連生遐情寄寥廓匹夫不帝秦千載仰風格

功成輕黃金高月映冰壑

八

嬴秦事東遊舳艫亘窮髮更築阿房愁弛刑何搰搰

搴舟與作室民力將無竭當時黔首心匯勉作讙悅

不見敵村餘發卒威南粤生爲異域人死即荒遠骨

九

傾城十五餘繇來織作巧綺繒杯文斜羅穀鷲鷲小

降里互傳看嗇妒不言好司服求上供拂拭恨不早

一分藻火光始識天孫造名香百和濃華燈九微繞

春色漢宮深雲裘擁天表

十

壽考賴日月疾病苦寒煖日煖月本寒何以定修短

但知飛光速不知俗情緩雖有松喬年千春一展轉

十一

七尺英雄軀傲岸歷冬春晨登北邙遊夕爲北邙塵

波瀾未遠大吾已非吾身死者何所疎生者何所親

牛山兒女淚萬古同悲辛

十二

松栢非部婁聖賢非窮居權勢變人情舊交空嗟吁

與君成誓言丹青久不渝大暑石猶泐冱寒澥亦枯

物理自消長何用多躊躕昔爲管與鮑今爲耳與餘

悲彼車笠歌古誼徒區區

十三

日暮羣動息宮禁下葳蕤徹侯就甲第或獻葡萄卮
貴賤賓懸隔拜速起自邇在上爲承塵在傍爲屛幃
在下無所爲願爲履中泥既分潤屋榮又免當世嗤
疎鐘數聲動天曉月已移

十四

秋風起天末吹我上高臺徘徊落日間舉目紛蒿萊
將然難預期逝者不可回置身天地中細小如塵埃

何當百憂集慽慽傷心懷

十五

夢寐入几筵澹然忘世情關山絕刀斗禾黍被郊坰
中有賢達士芳華若茗英有德不敢居何况功與名
我欲從之遊庶幾慰生平明燈焰獨覺切切秋蟲聲

十六

俗客使我吝遠入使我勞高賓迴末流數爲物所嘲
俛首謀稻粱戢翼牽蓬蒿乞食市里中焉能復惡囂
俞將謝爵紲俯弄滄江湖

十七

友生資雅容仇讐走俗狀中夜泣還嘯精神莽搖漾
窮鳥思塡澥脩蛇擬吞象事勢有盈虧賢愚乃同諒
國士炊趙襄仲子摧韓相匹夫持寸心尺水生巨浪

十八

重華十二州姒禹列爲九而此九州中目覩無一有
芥舟浮坳堂飄飄自先後盤旋憁廝下安得不老醜

十九

仲尼老徒旅孟軻困艸萊郭隗彼何人高揖黃金臺

曾知擁彗日遂伏焚書灾妻孥棄道周白刃交相摧
羨彼田間農飽食無嫉猜

二十

沉沉白雲鄉杳杳靑鳥音若不求神僊何以銷壯心
崆峒萬餘里終欲造廣成俯首睇羣山盡作蟻蛭形
野馬揚糠粃滿目皆黃塵燕石登梧臺本非希世珍
猗哉無枝桐百尺高嶙峋

送客江上

孤舷逗前浦葭菼何萋萋膝席勸離人別酒難盡觴

離人下北渚送者遵南塘舉篙漸迤迴擊汰忽微泫
落葉爲妻其哀鴻亦廻翔借問彼何人萬里赴邊方

穫稻

江光搖林端欲曙猶未曙田家炊黍熟荷蓧出門去
勞止歷三時甚快覩百秖草根漬宵霖苡稠上晨露
陸澥漾金波西疇滋黃霧斂衣畦曲行執卷松間度
濁醪作衆力遺稺喧童竪學稼雖小人農臣洵當務
白蘺既羅筐早菘頗供箸落日竹痕青歸雲山色暮

所思

日暮天氣清曲水碧如環月明薜荔亂露滴芙蓉寒
所思杳不見鳥雀翻簷端

二

黃蒿數尺長青雀昔唧唧啄腐命羣侶飛飛不得息
憶彼威鳳儀崇岡獨翔集

張節婦詩 有序

里中張氏子素無賴使酒縱博已酉秋遂鬻其
婦發有日矣其婦啼泣不食縊而死

翠栢縈蔓草雛鸞投燕巢猗彼窈窕姿二姓成久要
虹梁日初升春園花正天登堂奉棗栗容止以不佻

二

貧家婦難爲女紅日易短潘醴突始黔緉紝衣未煖
終風曀重陰憂心如匪澣雖有歐冶鋒割水何時斷

三

良人遊狹斜作計一何拙酒漿與博徒步步尋毛薛
盧雉有雙呼餅罍無畢竭來歸相怨怒輿傷輻輪折

四

披我頭上釵君囊恒苦微解我嫁時裳君腹恒苦饑

君腹尚苦饑妾飽寧有時但祝天雨粟與君共餔糜

五

平昔相怨怒將離乃懽笑言談久趑趄噌啄倍顛倒
云有里中兒多錢聘年少及茲綽約辰高還事重醮

六

嗟哉生不辰自反誠何辜抱布可貿絲束薪易秋菰
豈以齊眉人驅豚入屠酤君心有棄婦妾意無金夫

七

驚風號北林戍鼓動南郭莎雞激寒響屋梁月將落

宛頸青絲緪高秋競寥廓空床失故妻鬼錄增新魄

八

四時本平分胡爲悲廩秋貞木萎嚴霜和璧碎道周
故廬猶在眼人遠不可求抽札紀遐躅千載馨常留

避兵小源

高丘無靜柯淺瀨無潛鱗所以塵埃外爭有避秦人
策杖走窮谷亂石迷通津頗見茅茨屋時聞雞犬音
嵐烟停脩篁岩光通綠陰夕思虎豹過朝連猿狖行
竹筩引山瀑樹膚春溪輪俗鞅寡所累卽事多所親

幸遠兜鍪徒莫傷饑渴情

武林夜望

闕城吹畫角烽臺懸旌旗暝色蒼然來寒烟亘東西
平橋停客軫交衢介燈輝明月起瀛澥波光何陸離
浮槎不可乘羿妃杳難期登高攬清影垂焰徒依依
塗紓壓市滿風勁雀歌飛惟見鮮卑騎白馬聯翩馳

陶拜玉徐仲根叔雅招遊西庵山同諸子賦

凭高一慨慷衆山不可數邦望香爐峰蒼翠當門戶
繡楯環嶇嶔中唐激遊浦荇藻動微瀾凉氣集亭午

主人何翩躚百里相延佇綠醑泱深苔清吟對芳杜
絲管有佳音一彈再三鼓悠悠白日長景物歷今古
世事徒紛紜面目困塵土若復不放歌何爲獨愁苦
停雲凝前除東風吹縞紵滲灑滄州間相期在何許

夢大敬

佳人不可見獨立空含情滔滔三折水如君浩蕩心
魂魄度秋嶼滿目芳蘭生採蘭洲渚上悠然逢故人
我爲水仙調君爲江上吟曲罷一轉輾仰視匏瓜星

題張子房圯橋納履圖

祖龍奮鞭箠帝師隱阡陌未能隨赤松聊復禮黃石
力椎四海君心折褐衣客墮履水德窮納履炎精赫
十朝抗雄威五日冒苛責橋邊木葉深橋下水流碧
瞬息接言談乾坤此擘畫咸陽焚鮑魚軹道銜蒼璧
莫矜博浪謀且就穀城役張弛各有時披圖三歎息

醉中漫興貽平日諸同志

胸懷羅錦綺不能蔽寒膚圖史足甘脆不能當朝餔
簦簪列門端風波阻修途自謂前箸長中堂無豚羭
井蛙與窟鼠高坐名其奴唶彼鳳與麟麗大不可居

靈均沉汨羅上官方懽呼賴叔奮先登子都乃彎弧

鄉居

鄉居亦何佳所喜無敗羣一水近遶屋數山皆當門
泉聲美清聽嘉樹蔚紛紛甲子了不知惟見朝與昏
作書寄同志能來倘相聞

賦得山水有清音

成連水仙操伯牙崩山琴天籟貴自然宎(音杳)吸移人
情連峯積遙響萬壑互呿吟羽商激秋思鐘呂和春
心每當神解時靜對不告人懷哉石隱徒千古存知

音

賦得攀林摘葉卷

往麓連高岡還汀帶平疇風葉動春林蕭蕭似清秋
褭新眷初苕發拆試萌句(音勾)噲觀解綠籜碩復臨南
摎雲氣籠袂寒露華繞指浮榦隙擷蒼翠龍鬬驚鉤
輸無勞贈芍藥寧同寄隴頭聊當萱草枝用以解煩
憂

賦得明月何皎皎

高秋天無雲曠然滿關山玉露濕寒彩金波生夜瀾

俛瞰蟋蟀吟仰見飛鳥還浩渺想萬里攬衣徒自看

賦得目翫三春荑

後彫信堅貞從時亦荏苒颸風一廻薄繁英忽在眼
荑荑綦徧鋪蓑蓑頻方展登高屬遙目千里何瀲灩
但見叢薄深豈辨町畦淺蒨色雖爲名幽芳易及遠
彌皐既芬披縈川復繾綣丹疑紅泉滋碧共微烟偃
東皇乘氣和三素流陰轉莫待嚴霜零頓使光輝滅

賦得冉冉孤生竹

欝欝青瑯玕托質本無累原野獨紛披人烟渺蒼翠

延雨集墻陰浮月亂空際所厲皆直節幽芳謝蘭桂

賦得堂上生荆杞

步出城東門舉目觀荒郊童蔦過雨長兎葵當風搖
舊時貂珥宅茲茲塞蓬蒿茀逢鼓刀徒不見縫掖曹
石城與玉題歲久丹青消步頓留未姍雍門淚洒酒
疇昔繁華日車馬如遊颷觚稜上朝霞歌鐘懸正高
芳蘭憎當門旅榖鉏其苗

賦得北臨太行道

少年好遠大蹩躠厭麋褱如何四澥中不能自往還

盛氣出里門長途相追攀揚鞭房子邑立馬弍平關
雲盡大行出屹然天漢間片石起千峰三晉旨西環
信宿達五舍經旬了一山金盡無英雄白日凋容顏
旋軫長太息斯路良獨難

陪羅紋山先生舟行即事

賢宰雅愛客同濟托仙舟雞鳴海日起伐鼓乘上游
捲簾霽色佳雜英點村郵兩岸夾翠微奔逐如連牛
前瞻岩岫深迴瞰林塘幽漸忘青雀移如登水上樓
談讌無俗客盃行不可留博塞窮新歡規矩盈珍羞

游葬入鑑湖空青撲衣裳絲竹次第發波闊聲正浮
無爲愁酒渴萬壑本爭流

旅次逢朱金章

當日西陵渡送君入燕畿自分遊四方策馬來相依
蹉跎二十年相逢猶布衣久賤謗自積年豐家苦饑
但當傾濁醪莫言時世非

過壁雲甸過訪不值題此贈之

家居不得志朝出夕還復婢子笑迎門何人叩蓬屋
圓頂爲其冠方袍爲其服數珠當胸垂磊磊如寒玉
低首乍沉思似道還疑俗由來儒者家豈許緇流辱
遠有道林徒寧關惠休族知爲壁雲子遊來慰幽獨
夜舟應未開鏊爨欲濡足

贈隱者 五平五仄體

團瓢山爲屑道士每獨處梧陰鋪層岩鳥道上一綫
鵾雞翔天風澤雉鶯遠渚丹成顏如童嘯傲返太古

似百一詩

有客升座右雙目如曙星贈予以忠言黽勉當自今
詩書縱滿腹不如遊公卿蓬纍行不遠會當競虛名

老少乖時尚枘鑿違衆情戚施俗所歡籧篨恐難伸
老親耄倚杖妻孥共呻吟何不改弦柱爲子發徽音

二

前席拜嘉惠頑走實下愚作詩百不快著書一字無
躭閒似長傲無佁且茹茶蓬蒿性所安俯仰何于徐
蕉夢駭鄭鹿瑟聲非齊竽養親乏牲鼎傳家事耕鋤
但恐行誼衰以此愧居諸負日自言脏幸客無胡盧

朝雨

海雲起東山風吹度江北油油雨如麻晨雞膔膈曰

牽犢岩下童荷擔渡頭客負手待遠舟行歎望暮色
科頭忘朝饑庶以慰糾纆

代送人遠戍

戎馬走萬里徒旅中夜發擾擾萬夫中塊然一戍卒
豈知別離難舉家盡泣血折柳送行人倉卒語言拙
勉强告後期此行非永訣飲酒慷慨去儕伍相愛悅
行子離桑梓煩憂成瘦劣艸木離本根枯萎在枝葉

渡楊家浜寄懷楊子默（子默富陽人嘗兩過予竟不及面）

昨暮宿吳山玆晨來渡頭纖纖林表月遙映池上樓

微霜澹極浦孤煙引扁舟廻望富春郭亂雲蔽層丘
有懷不得晤悵惋蘆花秋

病起

習喜易佻達積憂得沉痾伊余素善病潦倒負年華
寒衾擁敗絮單帷脫輕紗蟏蛸挂垣隙鳥雀喧籐蘿
山妻搆宿火揀藥曝簷牙生平金石交寥寂無經過
移榻望遠山歷歷如青螺昨夜微雨來落盡櫻桃花

朱幽臣以端硯見貽

幽臣題八行餉我端州石短髮蒼頭奴交予如捧璧
囊篋函既開遙天墜蒼碧硎硎書記才疾揮琳琅筆
萬里制溪雲遠念柴荆客發墨快生風觚棱若點漆
暢然懷伊人清暉滿一室

答姜桐音夏夜見褱之作

逸翮思共翥脩鱗樂同游幽人愼夏餘彩思若雲游
憶昔登君堂高會集應劉大斗夜未空歌兒曉仍留
綢繆如昨日歲月忽已流不圻驂游號凉臺橫鬱攸
所患非炎熱別久心煩憂煩言勞明德相契及九秋

五言古詩 三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詠史

斗樞環電光河圖授蒼姬六術開文民五雲連衞蜚
軒轅握玉鏡文德與天齊蚩尤實始亂遐邇多瘡痍
廟算登應龍渠魁殲凶黎捲霧脂南轂裂帛摧北旗
闞鄉喪其元鉅野埋肩髀從此伶倫徒歌舞吹咸池

二

大禹登塗山萬方盡來同深淵鎖支祁祟臺殪防風
界定青泥篆燧絶三危峯曹魏譬神武屈鶩震折衝
燕詒及繼體滅扈叅肩功至今空梁夜風雨颭飛龍

三

殷高踵辛乙駿厲傷中冢遂以恭嘿餘疾呼走氐羌
一舉罙荆楚再舉入鬼方有截纘先緒俔濟居重剛
三年雖淹久大義何煌煌朝食無遺圖珉翼終飛揚

四

申甫文武才東都帝王宅周宣開明堂鐘鼓羅玉帛
其上列朝儀御氣浮丹帝其下五等封濟濟瑞圭璧
哮虎行獸塵鹵弓且入不鑿凶集車徒禡牙觸戎索
坐見匪茹人銷聲復斂跡涇陽落日樂太原秋草白

五

暴秦恣焚如衡石嚴棄灰揭竿競稱怒疾下如奔雷
鉅鹿一奮呼諸侯讋西來司馬三日留漢法三章開
泰清歌已矣阿房安在哉

六

長城何遙遙遙遙一萬里因巖勢彌高濟淵深未已

天險設金湯人工固啓齒落漢有經涂河山自表裏
燕貽隴首西趙代陰山趾侯邪誠有爲雄略從天子
蠶夏竟南陲榆林窮北紀讁道邪許餘五嶺直如矢
詎以祖龍殘奇功昧經始

七

漢武席豐豫雄心良獨難甘泉爟火紅昆明水增瀾
東闕肇平城桑榆在天山浮苴匪蹊食膆露盡龍蟠
孤兒十八萬揚鞭拂金鞍幕無水草地亭有中央官
逐北暢王威頗反儔其[illegible]邢迦歌萬載窮躋攀

八

赤幟飄南陽漸臺紅紫落九賓鐘呂鳴摐聲不得作
大風鼓瀠川屋瓦頓飛躍懸流漸新腥虎豹氣蕭索
巨君果無霸先號後不樂斗柄黯無靈七首空盈握
女碧洵非狂理軍固多錯

九

諸劉雲擾時晉室虛無人豺聲一長嘯天地爲欹傾
八州苦僇力偉哉陶士行夢寐裏中原引手援陸沉
利劍掃蘇郭桑麻蔚南陵秋色澄三巴白帝高嶙峋

木柹雖細瑣霏霏逾玉塵竹頭有妙理塵尾非其倫

十

符秦挾強力驕兵偪淮淝斷流擬投鞭半渡貪乘危
營陣動難止土崩遂不支鼓勢射觀者作氣快周麾
風聲助天討草木壯坤維張鴟息狂顧天假罷爲窺
始知東山奕賢於百萬師

十一

詰汾祖拓拔長川賚力微空林頓成榆廼在參合陂
彀弩向關射撥馬當南馳畜牧徧幽冀卓帳連青齊
洎乎後嗣衰餅餌喧羣兒爾朱及宇文禍發嗟噬臍
餘孽緣巳裂陵遲判東西長廊猶述贊龍華空賦詩
彭城自貽戚同宗無子遺哀哉朔野天蹣跚徒爾爲

十二

石勒北原樹季龍萬斛舟兒雛販洛門快犢推轅輈
漚麻昔爭池淩風今建樓鄴姬耀五紋徐光詡二劉
諱嚴漏馮樊役晉駕麟虬威制盡濕束令行如水流
天高地不陷顧盼復何愁棘子生殿陰塔鈴鳴新秋
骨肉遽零落溘爾歸山丘

十三

慕容乘板蕩裂土遁分瓜庬垂固封豕德超亦長蛇
獵火焰碣石雄風吹瑯琊拓境日千里料丁役萬家
枯禾喜抱甕維婁友柔嘉魄出自相嚙轉眼饒風沙
詐力預驅除鼠穴空紛挐臨朐挫前鋒大峴浮戰艖
溷亂一以滌皎日懸中華

十四

強隋絕天紀逐鹿徧方州晉陽拯倒懸惜哉無良謀
借旅下韓城卑辭事仇讐英辟實幹蠱誓師奮奂鉤

窮追鐵山北受俘順天樓凌煙迺起舞穹廬獨悲愁

十五

天寶啓息荒楊李梁棟傾壑彼阿犖山率來自柳城
國狗噬三道銅魚停府兵鼓催胡旋舞蕩蹴漁陽塵
長安不換馬巴蜀鬧淋鈴胡爲萬乘尊驛門潜酸辛
闖刃僞燕碎懷箭宰干驚誰人非父子何代無君臣

十六

樊尼析支中贊索牂牱境冶金獻高駕車書一何靜
中葉遂乘虛翠華動修軫劍拂朝霜寒馬嘶夕陽冷
甘涼悉丘墟瓜沙終道梗壇端血未乾幕底師旋殞
鄴侯運神策韋李截頑蠢點蒼誓先驅錦浪灌餘滁
所以震聾心感激盟元鼎

十七

世里盡朔漠環梏惟幽荒黃雲白草間山鬼羣翺翔
萬騎踏桑林一箭恢疆場大矣沙河功無忝三垂岡
禁臠竊神器假手於德光本非毛裏親傳子册晉王
哀哀十六州一旦割封疆棄衆實啓侮貽謀安能臧
黃龍徙天仗掛犬泣羣方湯陰空嘆息安得歸故鄉

十八

婁非得貝錦淪訛得高位南牧窺朱幾控弦勒精騎
土釁怒未洩徐河戰猶潰臣工集忠謀楚蜀聯遠地
羽書求濟師一夕凡五至秦公信人豪酬博蘊深計
鑾輿一渡河三軍作朝氣遠邇何譁吟稽首或賢涕
匹馬無廻鞍隻輪不返旆厭兵竟許成北門獨傾頹

十九

黑水生波日端王當璧年誰知艮嶽高迺化爲冰天
截流網淮汴芳餌在幽燕九霄閶闔閉大漠風淒然
建業不可飲何況居臨安悲彼背嵬軍轉戰鏖朱仙

二十

有宋丁叔季山河遂魚爛半壁非百二長江豈天塹
城社自謂堅狐鼠恣汚漫蹂躪數百州誅夷二千萬
生靈亦何辜相看就塗炭潮落戈船來颶號瓣香散
龍種入貝宮雁陣引瓜蔓墱陰失懸瞰深宵不重旦

詠貧士

嚴霜偶寒氣先入貧士居黃蒿委後畦篠葉零前除
流目騁川原白骨交丘隅衰翁別愛子饑婦隨金夫

中腸久茶毒懸肆皆枯魚入門覺顑頷始悟中厨虛
見時弄柔翰無力勤菑畬田間日荒穢聊學理園蔬
稻粱雖不充幸與骨肉供曲突時見烟饑菜登盤盂
飲啜良易盡相讓頗有餘幼穉莫怒啼東隣喚蓬蓽

索張南士所藏墨因賦謝

孤懷無所托所托在詩書點檢明牕前揮毫且操觚
樹經慈幽討使墨如人奴下品膠節解彫質松心虛
淋漓盾鼻材依微𥿄得潞三臺無賭螺起草寡賜腧
知君有文癖賞鑒窮錙銖數挺惠然來百朋豈云殊

沉著跡不留輕淸潤常餘誰謂席門貧玄霜滴圓珠
誰謂道幃窮英鋒同屬鏤抽札引秋蚍暢適當何如

種榴酬來生

簪黻情頗疎林泉趣非一陵谷有推遷事事乖今昔
名園列嘉樹曾枝發朱實濃雲蔚翠幄廕陰動秋色
密似若榴搏香分桂華白凝滋雖未剖早識甘如蜜
藥骨蛛絲紛蔕染嵐烟濕朱門無所投爛熳陳蓬蓽
汸漻滂微炎淸泉淨潤石當乘艑魚船來詣兄洲宅

題丁馥端身後芳名卷 馥端明太學生父病篤具疏請代父良愈而履端疾閱月於廢簏中得其藁全邑孫學思書身後芳名

庚子求代死月杪延樞星張孫求代閤金鎔轉雙聘
夸杖成鄧藪衛石填滄溟事勢豈不艱洞達惟精誠
猗嗟東皁君令德垂典型三讓膠庠爵大堂洙泗經
悲此膏下童勞我岵上情遂因人定餘酒血干帝庭
寒風吹蘭香短燭搖雲屏哀毀有兩髮易僵猶隻生
祝宗無他祈飲食詛身傾榆枝高參天鶴鳴鮮和聲
爲誦蓼莪詩千載同楷腐

於陛下廟舍舟登航塢山龍池頂

雞鳴戒榜人紆廻烟水圻旣登陛下祠輒憶塗山石
花光手欲搴草露衣潛濕危岑斷復開重岩近還隔
拂袂事凌緬疾步屢奔迫平明陟山巔團圞見瀛日
精神越蒼穹瞻矚盡空碧潛虬臥湫底白雲滿蒼隙
孤嶼苔紋斑舊戍烽烟直摧墣慨今茲烏喙仰風昔
邪許七十夫裹長三百石宿萊治須慮渡險過枕席
騰兎杳南林蜚鴻下絕壁未窮樂野蹤終愧濟勝策

從鳳凰山得徑憩地藏菴菴臨大湖復至山頂

兩岸多喬木三面盡高山山深地垂盡路轉湖澒瀾

青漢落餘影鱗翰同游盤僧含嶺尚半無事門常閑
粲花覆屋脊筍嶂排簷端納屐就硌砟倚竹扶蹣跚
稍凌木末高不覺天首難石婦褭雲表岩鸞棲澥南
翏翏畏隹除下眎輕塵寰市朝爭野趣渟峙愜神觀
雙童來幾時貽我赤木丹

無題

平原芳草歇王孫無歸旌晨膏閣上燦西日竹中青
流光誰與共彈琴不成聲推琴起歎息願爲影與形
逋步繞花徑偶坐對朱欒容與雜離思淺深有定情

何當運會微天道忽中更陰雨翳陽烏隙風落華燈

七夕

瓜果從微瀲蛛絲綴長柯澄澄玉宇涼剪剪金風多
披襟躡廣榭驟首覩秋河河鼓駕蒼軛天孫停錦梭
東懷怨彩機西眺嚬青蛾經年闊良會此夜重經過
圓景輪易殘朱縷針常訛氏參變遠望管室悲蹉跎
烏飛晚無梁漢廣夕仍波緜山杳翠耕埔宮隱雲窩
信誓成旦旦蓄意期鳴珂

渺茅家埠造三竺却至靈隱

舊舫泠蘇堤平梁如晴虹雪後嶺彌秀日出波初融
岸近氣微和途迷徑旋通五亭望泉脈九里行谿風
盤林歷鳥道拾級登龍宮升降境差異清曠心自同
樹外淛河白烟消吳城空飛鴉噪斜陽滃然聞疎鐘
尋聲指幽磵傑閣摩穹窿奚留月路香青辨鷴鳥峰
水痕漬深洞金仙坎高峒流眄悔前遊裹糧矢來蹤
歸鞅下平蕪引領猶蘢葱

自孤山渡湖心亭

疇昔尋孤山疊草蔽芳甸今來出陌頭㶚浦孤山見

竹閣清陰移栢堂翠色變天寒鶴未來地僻棋初絢
一葉汎空青澄波碧於練潦收鶩影深亭虛木光眩
飛樓四牕開紫霞平映面參差遠悲吟酒旗盡飄颭
陂窮聚市井巖壗搆梵殿暢哉遙望情適此登高願

古意

黃葉散夕陰微霜集瓜蔓枕席生新寒時序倏已變
啞啞聞哀啼仰見河橋雁嗟爾亦何爲酸辛歷鄉縣
三匝苟無枝兩翼應苦倦低飛挂網羅高飛弋人羨
四澥豈不寬實恐攖憂患思此不成寐涕淚如飛霰

二

太行高揷天虎豹紛豕逐猿險蜥長風行人權災莇
大梁有勇士徒手謝僮僕叱虎令虎前大坐方瞋目
爾無騶虞心貪婪喜食肉淸晝遠遁藏驅倀佐屠酷
晉將黃公刀殲爾飼黃犢虎鬪弭耳忿抱悲死山谷
世路本平夷寧效阮生哭

三

步出城西門偕秩登前山山峯不可上聊坐空亭間
亭傍少年娘飛蓬亂雙鬢涕流雖被面猶有好容顏

問之前致辭家住嚴陵灘東方千騎來挾妾置雕鞍
夫壻長別離幼子隨波瀾今來因戰敗棄妾獨蹣跚
饑人臨遠道焉得望生還

四

蒔春花從風稍稍墮滿瀆方塘蔭楡柳池水淸且綠
好友忘形骸得酒意即足燃竹炙枯魚烹泉濾苦茗
幸無糾纏患相將返初服

五

佳人產名都被服麗以鮮纖腰擬束素盛鬋臨華軒
蕙蘭芳竟體遺視極餘妍冶質寡其偶峭崛徒自憐
我來値歲晏理佩涉廣川下女不可期邈若雲與烟
徒負秣馬心何繇致拳拳野風吹衣裳獨行生暮寒
目極千里波躑躅洛水邊

六

祝融鞭羲和啾啾驅豐隆草木失葱蒨滅沒黃埃中
鳴蜩抱枯葉野葛捲天風日光烱赤地谿達徑路通
但聞枯槔聲四顧無人蹤枯槔苦不給拙哉漢陰翁

十五夜月將感微疾

納履升西樓爲望今宵月江水平不動微規露天末
漸引霄漢間晶瑩鑒毫髮蛤滿珠光浮潮來樹痕沒
緬想芙蓉城重輪渺宮闕影娥弄池泉鳷鵲低雲棊
千門靜無聲仙掌逈高揭伏處堀堁中苦思送華節
膺陰鵾雞舞戶下兪斯切夜光德難量靈藥安可竊
擬作廣寒遊授我長生訣

十六夜月

廣漢散皎素持滿匹前期圓景在三五二八猶未虧
玉輪駕天衢金盆浣江湄彩珥爲其瞼霞氣爲其堤

昔題硯匭石提見淮南予兟澂未及崩浮雲西北馳顧瞻時隱見
黯淆無光儀銀漢亦沉沉衆星密復稀西風萬里來
屏翳肯推移披衣步淸庭中天更揚輝諷詠及明發
何惜露沾衣

十七夜月

日入門巷靜烏鵲羣飛飛翅首天路造乃覺流光遲
初時駕修堞良久臨深溪河橋白如練寺塔影正西
露華滴叢桂枚翻葉離離高樓脈未扃簫聲亮還低
垂玆薄寒候發爲淸商吹佳人不可覿妙曲想幽委

側耳循廣除舉頭月已移

靈橋

入浦流漸狹循涯岸彌高一里經幾曲停橈見靈橋
遠浆暗叢篁小市依亭皐江光結爲霧溪聲散爲濤
楢多采苦乏村民常嗷嗷悲彼鴻雁詩將誰懇〻勞

鼎新廟試茶

慨慷遊思發相將入荒畦斷碑仆樹根神宮薾榷籬
颷颸穴壞栱燕鳦營新泥山僮稱解事萪具備相携
撥草覓佳泉爵沸聲音微密錚吐餑沐上湧如鼎糜
敲石碎新火鐺鑠隨風移啜噉神倍爽點注手所宜
淸茗佐玄談滅葭藉我衣持此娛終日漱流要來期
尚追蘭茝樂誰云桃李蹊

樟嶺

嵐氣遠濛濛行行入陰翳紆廻徑何微盲篠青無際
仰眎最高峯猶然在平地崖傾隱東曦日中始知霽
烏道藹虬松樟葉夾容翠適玆突兀情渺焉濠濮意
蟻垤環江流山城大於礪攀巒頓忘疲長嘯得高寄

丹霞觀

郭北何葱蒨白雲時往來杖策歷荒塗誰爲剪蒿萊
丹房滿層陰玉洞生紫苔步虛無留音雞犬嗥荆柴
三山眇難卽飛光使人哀霄漢淸且迥聊復臨高臺

詠雁山　山形似雁在富春江中

爾從何方來言棲長江潯雲漢鮮高響霜旦成秋賓
張翼亂帆檣滿嗉騐淸泠鄰秕謝鳧侶楚鳦隨波臣
霧重迷碧翁煙褰滌繁翮奔潮喙頻濡下水足還輕
單泛遵矰繳應谷疑悲鳴東南縱凋敝何有北歸情

孫洲　相傳孫堅爲郡吏昔富陽地有沙漸漲堅嘗赴府邑人餞於洲上或謂堅曰此沙狹

而長君後當爲長沙守果驗卒開吳國

大江浩浩來素波若雲浮蜿蜒過富春彈丸帶城樓
郡吏瑣細人何以成孫洲枉渚生新派長沙肇英謀
悵然懷霸圖事業垂千秋沂渭祠片石南原集雙鳩
蟣伏人豈知龍躍驚姝尤日暮浪花白葭菼聲颼颼
潔汜遞更換厓朧互傾泅蒼茫問土人迹往名皆留

龜川

方舟避極浦弭棹越田彷雨歇沙岸白日斜桂樹黃
振衣及秋爽解佩吟滄浪茲川將容與懷古吟江陽

龜茨豈知事輪囷偏林央元緒語子明妹乃太荒唐
彼淵動弱穀天風吹枯桑吳豁鬒楚甸烟草同茫茫

雪園集卷之七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七言古詩一

南村

南村少年何白皙姓名不挂官軍籍吞聲負米供二
親雙手猶能開五石南山豺虎勢頗張笑指咽喉堪
作的深夜猶聞礮疊雙皮以爲裘肉爲腊歸來月落
銀河低健婦開門燈在壁

歌風臺

大風蓬蓬東南來扶搖獨鹿聲如雷咸陽霄然捲秦
灰劍光熒施老嫗哀白蛇當道俄分開韓僵彭吹全
塵埃長安雙闕高崔嵬千乘萬騎今始回大酺半月
醉綠醅抗音昂首出新裁歌兒按節承其頹百二十
人爭徘徊父老頓笑諸母詠但聞萬歲音喧豗懽多
樂極哀思催沉吟中坐忽停杯乃公自喜若碭隱鴻
門瀕死無驚猜車書四澥飛龍媒昔移事往悲雄才
沐流湯湯泗瀠洄州城落日低青苔漢家天子何恢
恢當年龍準復于思楚歌四面夜走垓吹倒重瞳戲

馬臺

老漁詞

淸江夜烟如引瑗江畔漁人老猶健半天碧雁啼月明小舟燒竹爨米飯科頭搖槳繞岸趨菰蒲拍拍驚野鳬山影樹影俱網且波瀾不動疑有魚

與來我乎泥飲我乎拔之始得歸

懸黎希世珍轉盼隨濁水神龍御霄姿沿溯忽遷徙英雄失志成酒人朝朝暮暮風塵裏來予居冠山溪流遠柴關抱膝苦吟洗黃獨悠然意與淸波閒半橋

斜日黃榆晚軻我大艑風帆卷江舟新句持叩門笑上酒樓弄琴阮荷荷滿酌柑柿紅羊領鵰腊囊未空我歌行路難君賡明下童人生無計留白日眼見乾坤日蕭瑟關山落月慘弓刀瀚澥黃雲愁筆築弓刀筆梁何曾無兎絲力脆桐心孤北瞻斗柄光芒照東鑿扶桑枝葉枯千觴亦不醉但催傾玉壺袁安雪臥通車騎相如壁立雄成都吁嗟我輩逢厄運如山着迷無人問布衣豪飲眞佯狂爛炬高燃焰孤憤玉山頹後華星稀倉皇不記下樓時耳聆烏鵲噪步逐蒼耳低來刺還約西山上荒烟翠澗聯新詩

雨中夜泊斷橋聞笛

楳花簌簌落如雪楊柳毿毿未堪折段家橋上暮烟平段家橋下寒雨欺我愛錢塘舞鳳形翔翔踴躍快登臨山樓倒影笛聲發水中答響眞龍吟倚舷側耳曲未半驟聞惟恐風吹斷凝神細按曲中情甞鴻暗度波紋亂宏音盤辟聲聲續鳥磴羊腸三十六抉幽出險漸燚猶平原如髮旋車轂樓前黯黮雲油油雨絲颯颯來輕舟推移篷底還擊節拂拭亭柯又換頭

孟德沉雄氣出唱莊春蕭爽小涼州移昔入破珠璣走木木陰森天影涵融和竹肉想深心跳擲聲音落繁手傳歡傳恨傳者誰布袍淸淚還自知愁淚脣翻洞庭夜胡床小坐靑溪時曉來覓韻不知處颼颼似繞梧桐樹解維樹下水光寒南北雙峯靑玉竿

觀捕魚

葉落水收寒田空高霞焰池池波紅桔槔聲疾池水涸泥塗轉眼足跡通牛蹄涔裏鯸鮐窟頓時消滴猶從容衆人狂呼裸袒入白小堆積如土封鱔鯋撥刺

氣劇壯頭尾擊地仍豪雄倚夫衆魚同衆石應予遠
投埸閘中鄰里醵錢競居制江州丙穴負再逢今夕
江天少北風坐舟明發歐鯝鰌死盆注酒燃枯蓬斜
陽網罟光玲瓏

湘湖採蓴歌三首

西城春暮桃李香春風吹落春溪傍人隨花片緣溪
入小橋南去皆橫塘橫塘一望天水碧四山蒼翠負
欲滴層層屏幛繞湖波青峯盡處湖烟白水而新葵
葉似錢隨波長短芳且鮮卯色天中雉尾密玫瑑影

裹晶珠懸下有丁首丙尾之素鯽上有晨開夕合之
水仙小舟擊汰銜波綠翠荇縈衣垂露薄仙靈釵股
合還分解珮生絲遞相續日暮村庄似有無前灘月
色開菰蒲棹聲一歇萬籟靜蒼茫彷彿千里湖采蓴
采蓴風蕭蕭濃陰滿樹啼伯勞羊酪久輸陸內史鱸
魚正惱張東曹聽闌拾菜曲未諳採菱歌東南風味
稱殊絕實與含桃同催科野藪潤毛若易盡銀盤玉
筯將如何

二

誰家蕩槳湘湖曲垂楊兩岸紛相逐朦朧白霧花如
烟蓴絲細細搖空綠顆顆皴珠水底明探來還似玉
壺冰冷淘槐葉香非刈滑膩醍醐味乍凝外湖沙淺
根株少鷗鳧唼喋漁罟繞裏湖澄澈多盤渦卷葉抽
莖似芳草為語採蓴須及早遲迴莫待秋風老

三

五侯之鯖高如山馬行酒炙車斑斑窮搜珍錯幸一
值犀筯不下空問關蓴根瑣細生湘渚綠蔕柔枝密
如縷肉食焉知風格超抱甘獨向波瀾苦幽人氣味

條相投筐筥朝來理釣舟擷實何辭堤路永寥芳不
惜木痕收寒香一帶平橋口脆質腴條不留手汲取
清泉葉竹燃披襟坐噉除煩垢寄語同心共往還冰
甌雪椀非人間

競渡曲

勾踐城邊水驟下百川滔滔向東瀉蜆旌畫槳銜波
來須臾低昂速如馬蘼蕪葉底亂漁津楊柳陰中聚
觀者魚龍怒起滄浪天銅鉦撾鼓音駢闐夾岸懽呼
聳標手日車倒軸瀉攻旋翠舟迴合警鼉駛眼前倏

忽生雲烟銀濤奔吼陽侯狎浮沫縱横知幾里抱石
岑傳楚客愁拔河重見江皋戲須臾路轉東溪東短
簫横笛吟長風謌入南薰歌婉轉韻兼欸乃聲從容
別有高樓倚麗姝爇金廣袂紅羅襦縈肘雙文長命
縷當門五色辟兵符倚欄團扇月盈虧粉臉丹唇花
陸離中央宛在淥水動微波未達愁陳思夫婿從軍
去鄉山岑駐天南憶天北安得黃頭一日船鏡湖返
棹看春色

古處齋一瓢草歌 有序

一瓢草爲閩中羅宣明先生聰藝先生古學宗
工喜文章好汲引士類歲丁丑繇京秩左遷蒂
僚滋蕭署始見予文大怒召詰之是丐老生越
翌卯復嘻笑曰我今爲師汝爲弟子試呈課課
倘步當與杖因授几座側故取重因發論之敲
卄自辰至午血朱殷漬堦石間老吏抱牘者無
人色矣予不顧疾草數藝則大喜導以古學出
金爲購書且以一瓢草授曰是我所嘔心得者
春夜鼠嚙書傾倒廢簏復得是草讀而慟慟而

成歌

元度門前鐘乍歇縣樓雞鼓鼕鼕發青燈吐焰橘花
紅檢點殘編心欲裂憶昔名賢東冶才未央射策金
門開直道不容佐天子湖山分幕堪悲哀是時予也
甫十齡先生拚檄臨蕭城自言伯樂題神駿若個豐
城識劍星操觚旅進文一上先生陽怒色惆悵童稚
何人救汝來珠英錯落光搖漾須臾指顧索胡床硯
古筆精紙復艮幅右新題催脫稿案前礫鼠何蝌蚪
纍纍鶉衣牽傷面銀鐺大鎖憑庭讞撈掠紛拏呼謀

高骨肉淪澌血痕濺公堂日影猶在簾草隸襍書無
滅添文成數章讞未畢先生諦眎方掀髯中廚饌玉
休銜早琥珀新醅數傾倒俸錢贈作買書錢示我古
處齋中一瓢草初讀駴心目似玉還疑璞天邊澥舶
初停橈滿載珊瑚與結綠久誦清心脾如對古鼎彝
斷紋細纈色璀璨秦鑄漢篆形陸離迄今相去幾十
載滄桑隔世殘編在蠻觸何繇出角端丁莫焉能倚
身外敝裘鹿鹿徒傭書小昔了了老更愚却訝茲編
負說我鄉清繞指成籧篨茲編可棄不可褻敝帚千

金豈無別長吟永夜思人琴地厚天高伴幽咽曉鐘
晨鼓相遞來屋梁落月光皚皚

陳州行哭關兵憲 有序

關名永傑由進士爲絡司理庚辰遷陳州兵備
副使李賊攻城力戰死是時賊每攻城輙鑿小
穴裝火藥其中卽壞尋丈曰小放鑿大穴裝之
卽壞數丈曰大放云

柳湖水涸宛丘平怪雲正壓陳州城陳州城傍多曠
野鼓車駕賊聲彭彭鄄根大目八十萬汴梁破碎仍

滋蔓巨人脫兎更求林督師養虎誰遺患（先是賊困於函谷幾殲督師一傷嗣昌謝關師必欲空武關一路賊得乘隙突走）遂高輣百里捲地來小
放大放天爲摧樓櫓飛鳴岩石裂平原蕩蕩皆塵埃
人豪爭羨關兵備羸馬單車獨攬轡按劍高吟退賊
詩捧觴灑淚傷時淚衆寡乖方勢不同折衝無策憑
愚忠城上擊鼓士不起賊軍肉薄官軍空瞋目大呼
厲弓使短兵殺賊賊沮喪須臾蝟集血糢糊凜凜長
城久猶壯可嘆淮陽似渫陽韓遂披猖傳燹亡可嘆
淮陽似涇陽萬年跳躍周處戕野死不葬安足慮魂
魄毅今爲國殤西關茂草風泠泠行人指點徒酸辛
誰知顙上捐軀者卽是龍山解綱人

鞦韆辭

南國春色映長空千樹萬樹參差紅江南女兒惜遲
日粧成羣向花間立閒看燕子過樓前花枝低亞懸
鞦韆徐伸素腕雙扶鬢流蘇翠帶單彩繫繡板稜稜
半有餘彩雲欲化誰牽留領內茱萸散作花裙中翡
翠驚啼鴉絲繩直上飛難住一團紅玉纏香霧憑虛
不數地中蓮身輕疑向波間步長空春色忽下來乍

羞微喘往復回前溪立馬偷窺眼朱戶嗔人晝不開
金梭誤擲當牕織匝月須知不成匹

族人有寓會城者畜一白鷴甚馴屬予賦

堦前白鷴何蕭騷赤冠長距雙足高累紋壘縠細如
許空中微雪鋪翎毛獨立檐楹思振羽紛紛鵷翟無
清標問之云來自日本雌雄咬喋遞鳴號軍官防戍
得其一致書相餉意頗豪千里萬里冒霜露低頭來
就籠中繫市塵烟火縱橫亂素心耿介棄林皐辭門
爰居駭鐘鼓羊公舞鶴遊雲霄失志如斯眞可惜噫

姿仙質成蓬蒿更有鄰家年少兒拂掄寶客爭招搖
盃闌氣熱愛其尾引手推妝供懸貂只今顧影回味
豐拚飛不得同鵂鶹主人黽勉欲終惠蓼芽孤米徙
勤勞

墓田歌

墓田二月風怒號青松白楊參差高蛺蝶飛飛春草
綠蕭條華表依亭阜小橋曲徑南郊道繁花亂落無
人掃肩摩轂擊競相從祓酒提筐及春曉吾宗世業
多清芬金棺石馬非同羣蒼巒一派嵌空碧云是當

年始祖墳始祖遠自棲霞至（棲霞山在鼎縣）承事崎嶇抱關
吏齒髮空湛岍江濱（以公事溺於曹娥江）衣冠僅葬西山地此
後綿延歷五代元廬幽室山城外東西交互列碑題
涂術蘐迷少經界堂坊馬鬣舊會封上殤下殤蒿里
同私謚空存祝辭內風標暫識畫圖中喪亂無家愧
貽厥饕殄何計謀與宗俯躬再拜多錯愕孰謂九原
負可作昔日曾聞別業存豈意今朝更疎索曲欄杆
前花覆簷青粉墻邊田負郭樓臺澌傾池復堙但有
古塚高嶙峋蓬藁無能述祖德仰天浩嘆予何人復

入單堰一杯土始祖當年葬其父引蔓藤蘿狐穴深
盤根大樹龍鱗古始祖之伯官道旁長橋巨浪山低
苔蘚蒙茸失封樹却指平田是北邙三百年來祠
缺荒丘獨焰梧楸月只今重醉禁烟樽夜臺再潤
花發成禮傳葩草露圓新火熒熒吹紙錢翁郁長
光分餘餕日暮笙歌夾畫船吾宗游俠多少年懽呼
浮白對遠天半醉相持臥酒泉摘花滿插顏色鮮脫
冠擲袂舞傴僂感時念往心欲然

汪家堰望落日

兩山中斷錢江中中懸落日丹砂紅倒影搖波散成
綺長橋百道開蝃蝀我來江上苦奔走布衣躑躅官
塘曰此中疑有瀛洲仙石上苔紋坐來久瀛洲窔窔
定難涉人生安令頭如雪逡巡落日墮洪波光影銷
沉紫烟結村家醞熟滿甕香不如一醉綠蘿月

陛下廟後一松甚奇喜賦

我愛蒼松十數丈托根石罅形似石日影　麗車蓋
翻苔痕斑駁龍鱗碧臨風偃蹇山之阿彷彿山鬼帶
女蘿其餘磔磔道旁者跡枝偃鬣樵人多

遊女行

錢塘門外湖水清錢塘女郎色如瑕金枝夜燃理雙髩粧成倭墮雞已鳴阿翁久㕕平陽馬夫埒新隸孤兒兵姻戚權謀更赫奕黃頭赤鳳齊聲名招尋女伴渡湖去平梁漆桁來亭亭雙鉤危步空中倚單衫徐舉波間明侍兒百媚映舟立紅花白雪皆輕盈牙檣振花孤山側凭欄笑指山岑青青雀三層雲母屏斂高層裹陳醁醽瑪瑙盤中仙鹿脯瑠璃盌內諸侯鯖繡毯金爐發沈實㮰頭咫尺烟雲生薄暮佳人醉復

醒斯烟瀟瀟花寞寞解珮倚歌墮流水抽簪刻竹遺荒埒我忽見之再三嘆夢寐猶作數日驚村中少婦斆績成縫裳販屋爛明星儲田汲井啜玉鋤柴門晝關掃落英敗衣椎髻心自平錢塘門外真蓬瀛

病馬行

秋風蕭起塵四揚日氣慘澹天無光遠郊病馬臥沙磧雄姿摧剝猶昂藏拳毛如蝟霜蹄蹶臏門糜碎數流血草根如石芻秣乖飲水水寒又傷骨憶昔曾稱致遠才聽風嘶影如斧雷玉鞭起處一千里陣雲迸散無氛埃萬衆權騰驚劚目此種當來自西域厩中精爽已射人官道盤旋看不足無何鶩鈍爭驅馳再鑣驤首爲權奇得粟長鳴不解擇柔心侍御甘捶笞空傳上駟能識途訶斥覂駕無時無棄置中野久則已誰能從俗驅鹽車

題陸氏所藏馬遠畫

凍雲漫漫三尺雪掩映空庭光凜冽朔風徐來不動林虬榮翠栢枝猶壓主人高坐拱袂看幅巾重裘垂長髯天清神遠欲命筆經營慘澹心悠然險爨新殺

汁滿硯兩袖半掩雲霞牋爐中燃炭紅灼灼玉壺暘沸茗未渝小童伺隙爐左坐俯身拳曲煖雙脚尺幅波瀾自舒展清曉摩抄蓉難捲繪風繪雪何其多劉毀以來無善本披襟盤礴驚有神畫者爲誰爲馬遠

避兵移家瓜瀝六月十七日却返西河舊居復集丁三俊日宣宅即席賦此

浮江萬騎皆浴鐵分營抽隊旌旗別銅鉦鼙鼓動地來犬吠雞鳴聲頓絕青雀倉皇烟水深回望頹椽愁未歇家爲遷移始悟貧人因卜筮方成拙速朝蹀躞

官道行淸風漸高塵漸滅家人喜賀蹤舊居赤日平
波苦執熱斛斗綠堦蓬蔓長螽斯趯趯上履襪中厨
絲粒隨征斂杅楹倒塌戶樞折兵威熻赫何可言生
理蕩盡焉得說汗流至踵枕席敝不記懸鈴舊昔節
蓬頭奴子誰所使懷抱尺素走蹴躃輾然把臂塵頰
挪西山半規淸酣列行觴稠疊多樂方簾外颯沓雨
聲發須臾雷雹空中懸銜盃耳熱更騷屑丈夫經營
在四瀚讀書師古蘇奇拔卽今戶口俱瘡痍擧眼乾
坤日流血江水江花空焰衣疾步安能出吳越有饑

從生范冉塵無魚恥動馮驩鋏頭顱三十猶如許邪
堪誹俊復疑傑世途鹵莽難爲心容愁何似容麴糵
四座忼慨盡引滿天潰倒注百川竭淸夜沉沉更漏
徹大醉開門又明月

代言宅聽王生絃索有贈

牆水鳴咽東城坳竹枝樟葉風蕭蕭主人閉關傾琥
珀膾絲如雪羊頜高金燈絢爛華屋深星光月色俱
沉淪眼看不落飛滿座庭前寒氣空嶙峋座中王生
五十餘白髮種種容顏舒紅牙玉甲一聲發酒入寂
靜心神蘇良久喉轉杜旋應淵梟細向深林邀忽逢
盤石流且駐吚唔喑啞倏若無須臾變微凄復孤大
塊噫氣山鬼呼瀟湘洞庭萬株樹片片推剝爾不蕪
西湖舫憶曾同載草木再花音未改往往淸謠繞夢
魂時時負態銷塊壘只今索寞窮冬晉若復能來我
仍在誰令樽前與不關天遣王生老湖海王生王生
一彈再鼓伎入神試聽風聲與水聲

昨夜吟

昨夜摧殘河伯宮衙飈跋浪驚魚龍雷車塡塡山欲

裂金蛇下射盤渦紅梁恩決壞燭焰息雨腳如麻撲
牕急欠伸布被神未安床前隙地春水入曉來日滿
淸江口搖搖光氣動楊柳翩然雲影停前岡或爲行
人或蒼狗高歌痛飮傾百壺陰晴瞬息胡爲乎

壽道妓八十

琱牕魚鑰下且開高樓大道浮雲廻軒車殷殷若流
水紫芝鈿鶴紛紜來仙子𨭆𨭆出金井珠樹三枝交
靑影婀娜風搖翡翠參斑爛日射來頁領憶昔歌成
黃鵠篇茹茶習苦欲忘年鸞鏡朝朝對綠鬢靑燈夜

夜照孤眼青盤鬱鏡不勝情光氣充庭盡德星元方
躍馬空薊北沒石飲羽千人驚季方策名挹彩鏁避
逅公卿盡長揖雄文麗賦齊京都黃金如山登堪易
况復仲氏亦有聲居奇膝下娛老親薇芾荆株長共
柢鶺翎絲鳳惟同林仲冬之月天氣肅頹兎暘烏一
百六虬松蒼翠聳寒枝東澥扶桑西若木

寄南士

憶昔南士可奈何我今抆劍爲爾歌崎嶇百里隔山
縣問爾失意遭風波憶昔爾寓西河下我住西頭爾

雪園集　七言古詩一　卷之七　六十

西舍朝來漬米共流泉薄暮掩門隔桑柘把酒清琴
仲對眼談心明月炤秋夜斯時意氣不可當我誠跌
宕爾飛揚爾兒木弟頑我語帨巾瀟洒唯行觴行觴
酬酢紛無數高閣懸燈映庭戶曾中于邑暫得舒隨
風落咳成佳句城翁逍遙日觀峰湘流坐蹟雲門雨
（木弟贈予詩有城山增意氣湘木發雲霞之句）横絶四澥眞恢奇凌顏鑠謝
無所辭嘤喈喑啞萬大走何況閭里居酤兒世途傾
側百憂集知交雨散逢荆棘昔日阿蒙猶在眼黑烏
啁啾赤狐立爾返舊居爾兒死寒爐愁卧失美子匣

裹金刀空爾爲土中玉樹今如此濺世推倖多遊愆
亥灰在地那復燃嶮巇衆喙森相向公等可殺非可
憐西湖蓮葉長如船高槐細柳罨平烟夾轂逢人問
消息目眥頓裂張空拳君不見天雨墻壞朱富人甚
智其子疑其鄰又不見仲尼嘗阨蔡與陳顏回攫飯
實攫塵世態反覆安所極鄉里口舌空猜猜南士南
士愼勿嗔古來賢達多苦辛

送劉參嵐先生歸里待復

淡阜重見蘭與芷桴卧嚴城塵不起彌望園扉草自

雪園集　七言古詩一　卷之七　七十

靑但飲耶谿一杯水問誰能此賢使君清標直上干
寒雲臨江揮手情未已持錢挽袂空紛紜婀娜帆影
乘春放水天如鏡無怒浪禁苑牙璋計日來故園松
菊仍無恙銅鞮坊高車馬多鹿門何策長婆娑星光
遙指在何部紫氣應曬太史河雙龍之劍光欲發昂
首承明天路闊帝京花柳絢新陰那能長弄滄浪月

題唐寅畫竹林七賢圖

誰何尺素風謖謖壁間一片青相逐蟉枝翠葉亦尋
常至今猶傳七賢竹仲容杲騎方息肩巨源啓事苦

追促閉來坐隱劫甚急步兵側首試覩枋向子能非
尚未成獨對平林自開軸驚聞隔岸本游淺劉伶酒
徒方濯足回頭笑覩兩忘機廣陵忽動稍生山背倚
脩篁冠服清一月不梳今洗沐安豐携杖獨後來傖
父意敗嗔人俗高崖幽澗負蓬瀛僮厮雅似蕭家僕
春蠶綿渺舒遊絲不使精神遁筆墨我來覔侶吳江
濱對之浩嘆更疑惑昔代驅馳白骨寒恰得晉人集
吾目細看卷末蠅頭字作者如林多碌碌伯虎當年
豪放才傲睨塵寰成一粟湖山浪跡等飄蓬彷彿諸

賢共高躅含毫慘澹烟雲生盤礴應呼文與祝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七言古詩二

謝來元成先輩

長安璀璨青雲開八紘高張羅異才美人十指瀉珠
玉香生咳唾落塵埃一從紀夢文成後名動江淮埒
山斗蘭槳直渡青溪橋金鞭遙拂冶城柳銅馬門前
解褐時石棧峰下惠風吹肺石銷爲五色錦桁楊齊
發珊瑚枝（來以貢士提兩關司理安慶）典酣落筆凌班馬舒文摛

藻何瀟灑佇傳顧曲有周郎換羽移宮奏風雅自慚
細瑣生太晚蓬蒿困人天衢遠睛聰侮展瑤華篇循
吏還驚冠文苑吁嗟世事安足論白衣蒼狗爭紛綸
纔聞春鳥啼花樹又見寒風驅雁羣道旁徙兒色如
土躍馬吹笳更撾鼓一室不掃甘窮居出門恐遭官
長怒著作難逢沈隱侯刺字漫滅未敢投孩提荏苒
成老醜駑駘何幸爲驊騮瓊瑰貽我佳何新琳瑱奚
啻雙南金龍門高啓揖寒士曲江應是忘年人

謝生爲予作紀年圖歌以貽之

赤烏啣昕黑狐舞世情變幻何須數坐將七尺對時人面目堪憐複塵土謝君寫神不寫形五十踽踽猶獨行鬚特如戟持寸管意匠指畫負平生初時握筆久不下逡巡五指波濤瀉持賦又手詳復詳三毫畢肖意始罷謝君投筆向我笑策助亭畔須與照野興猖狂喜避人獨携書卷尋同調眼前時靄媚幽獨清響遠過絲與竹青松石上酒烏巾朱草崖中映飛瀑酒酣自敘多感傷疇昔嘗師馮與王文侯家法稱第一樹石更兼曹有光因遭喪亂逢兵革潢池晝沸烽

火亦盡室殲焚無子遺十六人中留一息只今無子尚有妻倪首潸毫更和盤謝君謝君歸未得且作侯門謀面各老我布衣亦寫生丘壑差堪展顏色蹉跎吾已慚吾身身外之身復何益爲語謝君無戚戚雷馳雨驟春風急

代門人李日焜次聊上姚工部

梧桐離離東澥東桓根未固摧爽風流塵滿除葉欲墜鶖蹤雀啄枝還空黃金閣下來綵律春風一吹和氣集手拂窮岩磔砢條移向龍池映朝日雨沾棘路

雲油油城烏夜啼呼爽鳩元武清陰徧廣陌宮商遞代聲颼颼鍾期不作伶倫杳布衣扼腕知音少徑寸滋培作鳳條畹蘭畮蕙功猶小於今歌頌泰階平攻鐘伐鼓明堂深願將柯上青銅質製作嶧中綠綺琴

丙申寓武林作歌九首 有序

余區勉備書寄食牖下憮然身世幸爾成歌體用浣花境由自運蓋直吐胷臆不得不借途同谷至當境發抒俛仰沉頓又不敢爲無病呻吟也變七爲九境未盡耳

姬孫苗裔爲越人悲宗之代降丙寅生髮未燥事油素與世落落無所親閉門坐書守困辱開門又見漁陽兵紆頭帶絡縛人急英雄俯首甘浮萍嗚呼一歌兮歌正清西風蕭蕭多羽聲

二

父母養子於子何所求聖賢持達公與侯垂裕高名徹天壤滿堂絲竹百不憂今我樂托異縣徒驅馳一歲十月東復西背夫市衣欲遺父茅生餇母猶有雛欲歸不歸萩木失蓬科亂轉山鵑啼嗚呼二歌兮歌

漸悲奉親無狀將何爲

三

有弟有弟得四人幼者童騃長者病田間無力任耘耔市門無與錐刀競白挈拾捃橫索錢百宮淘物捉如鏡歸來疾首對殘燈反唇互稽怨懸磬嗚呼三歌兮歌快悒閉戶自撾復何益

四

殷深源謝仁祖袁家兩妹實得所此外尚有桓宣武大妹遣嫁橫塘南良人種秫收黃秥績麻舂粟夜雨多倉皇屢斷嬌兒乳小妹崎嶇涉富春迢迢百里難爲情嗚呼四歌兮吾翺翔願生羽翼浮清江

五

寒士嘗乏食檳榔何所須金盤一斛昔未至江氏裁疑不肯梳男兒七尺塵埃裏負薪行吟過城市入門大呼作黍來貧賤獨堪對妻子嗚呼五歌兮歌正舒阿承有女輕雲荼

六

女兒雙眼黑如漆翻箱傾篋無休息遶床千迴笑復啼斷人衣帶索梨栗今年育兒聲喤喤中廚拮据餅與湯愧我羇棲向江北皆庭未得看琳瑯嗚呼六歌兮聊四顧囊中無金豈慈父

七

兒童項領今如何鴻都擾擾稍覺多李蔡下中印如斗青油幕裏形容訛少年拳迸五色毬脫冠大索鞭蒼頭手携萬番親授我讀之不解且復休嗚呼七歌兮非吾曹孟青白坂徒勤勞

八

丈夫會當怒飛破青雲安能瑣瑣困斗米生年碌碌三十餘沉埋柔翰不羞恥蔡侯奪相如釜鬵仲升食肉居萬里天寒抱犬犬不馴生產終難汚雙耳嗚呼八歌兮歌嗚嗚窮愁孤憤忘居諸

九

火雲爍石石盡落車音䟦跋沸寥廓黃塵隔岈參天高螭出野鳳紛相攫白衫鹽徒微有鬚手搖羽扇窺窮居胸中豪邁不可測時時令我稱詩書嗚呼九歌兮悲細瑣滿堂擊筑無一可

贈李襄岵屺源

李生落筆空天下赤葦山前稱作者歷代青箱擁百城不向諸陵開裘馬元狐呼鷹白日寒干戈盜賊如奔湍延秋門上鉦鼓急長安摧折仙人盤珊瑚路陽走荊杞風塵滿眼變蒼紫禁城塔樹日枯傷何況區區蘭與芷濟鱗吐墨網愈急窮烏寞寞猶矰弋丈夫忼慨無所愛豈惜入門徒四壁卽今鎩羽來山城崎嶇寄食傷旅情酒酣往往得佳句寒棵叢雪何清新別有奚囊書數卷六日七分互旋轉途人悉口說干

雪園集　七言古詩二　卷之八　六

支低頭布算無覷腆李生李生莫懊惱致身太平若不早棄繻勿使關吏嗔吹簫且上姑蘇道蓬萊參天死礫高乾坤何處容吾曹朝菌蟪蛄眞齷齪乃知李生眞人豪嗚呼乃知李生眞人豪

贈番禺一靈上人

仲冬寒飈襍霜霰塵沙咫尺暗江縣高霞的礫墜柴門四座清光忽如練吾愛一公璠璵姿少年夙工黃絹辭元覽臺前月皎皎西竺若下風飀飀陽山聲鼓動地來珠簾玉盤俱寒灰摧殘風抑無不可棄置家室同輕埃羅浮之高幾千里瑤宮石閣烟雲起梵唄朝朝怒辱衣襟楡夜夜烏皮几道猷寶刀何足多赤烏白馬共吟哦遠遊瓶鉢盧能客與酣濯足桑乾河帝城宮闕遺不黍王氣金陵散如雨蕭條窮衲何所求躑躅道旁誰共語大鵬失水天池頭芝焚玉裂行當休窘步尚能登五嶽狂歌且復傳四愁揭來問渡錢塘路江水蕩蕩白將暮垂帷秉燭更吞聲烏鵲飛飛向高樹

吳王消夏圖

雪園集　七言古詩二　卷之八　七

日車當空天宇赤大王風來頓灑淅披圖親見吳宮權富貴荒淫到蘿草畫船徐進川雲涼朱欄錦纜芳洲長黃頭呼鷁齊舉棹澄湖面面荷心香紅衣褪盡艷珠流花房漸稀葉漸密當筵顧笑空復情隨漪委藻何嗟及莫哂君王愛輕薄繁花麗色眞不惡寄言百草且從晴胆胰何事同飴酪冰魚雪藕擁嬋娟引滿小對滄浪天清聲緣竹聽未畢北風寒浪催歸船歸船正泊齊門徑上有星河下燈影蓮花漏盡曲房深塒鴉無數啼參井

晚黃太夫人 畏菴先生母也畏菴令余邑

金風作意凋林薄日色西傾霜露落病氣孤雲黯北堂弁刀掩芒長淮洞猗壁中闘降德星石麟玉燕天漢青口授諸經版磐悅賢聲散滿龍舒城琱雍使君吏才敏冰心凜冽官署冷歷塊過都有喆孫馬蹄踏衕宫花影太夫人之孫平子名中犧傳南閣閒閩洞開紳珮集九衢似掌千官入女德漸從邑里聞馳封親自楓宸出何[illegible]萱樹忽摧殘萎垣無色陟屺難瀰上赤松方採藥[illegible]闇白布巳纏棺江波洶湧山城下北郭衆濤響幽

夜可惜河陽徧地花轉眼素車同白馬越王臺畔繞青燐江令祠前罷採蘋悲來瞥見西山月還似淸暉解佫人

雙星篇爲子鴻師雙壽

戊巳之交方束髮操翰爲文學奇抜世儒委瑣無足言蕊然懷古不得發吾師閃閃若下電鋒刀頎謂豐城劍華陰赤土洵有神拂拭光芒何燦爛柟榴驚羡江南客何人不識寒陵石翹首青雲早致身何期業就仍偃側城東之宅青門瓜小橋南去樟陰斜石徑盤紆問籬樹淡烟青靄相交加主賓不問剝啄響高齋自灌忘憂花竹叢深處危樓出過鳥歸雲辦進疾衡泌徜徉不記年歌騷掛憶揆初日行年半百稱強固萬里鵬多始跬步庭下長看兩玉人空中恰指雙星度、

江右家孝執君由進士歷官守紹郡未至郡先投書於余因答以詩而遲其來

參天碧嶂高巙峨懸流千里騰淸波山川英爽有時合卿雲紫氣相經過神君乘箕下玉潤陸瀰潞江今

復顯論古才空架上函揮毫疾似岩間電天人三策仲舒題太乙孤光劉向藜帝城春樹花爭發珊瑚鞭起青驄飛河陽試守兒童慰日午公庭靜如水雲屏香靄坐鳴琴幸舍車多行御李政績曾居課最先隼旟贊務需豪賢共道郭公臨涿郡如聞弘儉遷潁川蕭蕭駐馬蘭亭路沿途拍手歌來暮鑑曲遙添十丈淸爐峯高捲千層霧周也寂寞胥江濱項函先寄蓬蒿人發函展讀顏面赤何當瑞鳳與祥麟書中有吾宗麟鳳心儀日久等語山雞毛羽飛欲墜雄陵善鳴色空翠不爾穿

書作蠹魚無由三食神仙字越城浦滸桴長臥右杜
重來重嶺坐願向洪川挹醴泉編洒窮檐赴游佇

雙芝歌

留軒主人煙霞客蒔荔垂垂覆簷際夜午編書山月
涼雞鳴舞劍霜華白風塵滿眼徧大荒唾壺缺盡還
悲傷已見芙蓉成枳棘更聞野鳥摧鸞凰沉吟延佇
意惝惝江畔行吟自枯槁紫雲一片天際來連蜷化
作雙芝帀此芝會產甘泉宮絳華高蔨銅池中又如
峩冠出豐沛丹莖綠葉搖天風即今卻作幽人媚合

跗聯葩眞上瑞山川黯澹無妍姿獨向衡門吐縈麗
吁嗟乎虛盈消息互往來紛紛衆變徒喧豗瓊田蕙
圃好珍護扶桑日出暘春開

代任待菴壽姜極生雙誕　定菴尊人

秦望高雲如紫烟縈廻輪囷依瑤軿芙蓉峯起瀰波
曲中有瓊臺貝闕雙神仙堦庭玉樹玲瓏色柯幹參
天河漢碧人間翹楚失鮮妍移向天家根似石高梧
茂竹誅垣深銅鐶青鎖翠成陰布葉摧枝承曉日棟
梁黃屋當堯心海晏河清無秕政諫書例稿千宸聽

緋袍即是老萊衣白簡不讓千秋鏡江上東風萬樹
花魚須更傍海榴斜會將卿月冰壺水潤卻安期合
蒂瓜

題門人丁欽天敘桃石圖二首

山中之人何寥廓采藍作冠荔爲索炙手餘光不到
身獨臥寒岩空翠落細聞乳竇淙鳴泉飽看蒼虬摘
萬壑琴聲在側且嬾援雲倚冰雪清心魂此中寂歷
有眞意避人安必桃花源

丙辰冬天敘以諸屬予題何偶拈一首字不滿

幅且奔走鹿鹿不得暇丁巳夏久陰初霽日光
的然殊有苦熱意開圖展玩覺爽氣撲人走筆
復成一首卷還之因以誌予之嬾

丁子授我桃石圖寒風十月吹蒿蘆丹青暫舒肌骨
深幽谿高樹思添褚衣食奔走淸輿淺度置高廚久
未展冉冉流光不待人桃李繽紛落蒼蘚無何鵾鴂
鳴初夏午日呼嶸汗欲下試取茲圖細討研心神頓
爽炎威能停峯巒嶂淡復濃千尋磔砢雙長松火輪
破虧陰滿地流泉百盤何淙淙大笑濡毫如懸瀑書

中之詩恐未到覽勝思攀華嶽雲詩眞擬向終南道
蕭條高臥彼何人蹶然而起無逡巡

題趙大琮堂中秋江圖

大琮堂中懸文徵明所畫秋江圖節取工部石出倒聽二語即席諦觀輒有斯咏

十二峯頭秋色起佳氣縈紆夕陽裏空濛靄嶺多雲烟散作雙流錦江水錦江浩浩紫瀾迴西南天外如奔雷四面但愁沙嶼遠頃刻疑有蛟龍來扁舟大坐者誰人褒衣縫掖頭烏巾滄波萬里杳無際兀然相

對惟吾身東風正利不得泊楓丹菊黃江水白極浦遙看古渡橋漢西欲覓滄洲宅蒼頭雙槳兩擧手笑指黃花共回首詩思嶙峋寥泬高詞原瀬洞珠璣走衡山繪水水有聲水天一色素練明銜盃脫幘各三嘆滿堂颯颯秋風生風塵握手日未午縣樓側耳三聲鼓更將官燭灼青簾沙頭猶恐驚鷗鷺

贈周子鉉

吾愛荆山子吐氣凌白雲不隨紈綺習超然脫塵氛城南數里有別業種樹疏泉名志雪會取園瓢一曲凌坐銷穠纖三庚熱先年曾讀輿公賦布襪靑鞋裝大步屬轡徒手捫霞標懸磴赤足行瀑布巢雲孤處瑤臺開落日正從雙闕度天台幾萬八千丈胸中一一了其故逡巡赤水還問津蓮峰鄧嶺爭嶙峋礪齒夜抱貞明石梳流枝襪太白辰渡江得徑通左目一棹金陵隨雁鶩鳳舞虬飛看未窮龍蟠虎踞觀方足諸山積雪杖底收傾向堂中志始酬仲夏招我作泥飲四顧颯爽如淸秋荆山吾子眞達者不擁輕裘策肥馬東南名勝跡幾徧依然息影衡門下重岩翠色

指掌間萬壑飛流向身瀉滿堂諸君咸憮然銜杯絕叫酒似泉愧我濟勝實無具臥遊安足窮山川江天欲雨生暮烟醉中恐墜蒼耳邊柳陰滌手呼釣船扣舷擧棹歌遊仙

輓姜桐音

憶君與我同年生君後我生日數十君來訪我河西時含笑凝眸良久立不問寒暄急問年肘我門左低頭揖謂德有鄰交有神損箎何曾盟金石索我新詩稱絕倫桐音有詩見貽云單子五言眞絕倫芳樹齋中成雅集倘我待

刪幾百首頻催擊難雙魚急飄零我滯胥江頭君亦
頻爲白下游乖違百舍似天末蹉跎不而愁復愁思
君正覓山陰舟訶意旋聞萬里謳生別猶悲兄死別
素車白馬空遲留

朱憲副宅觀商彝歌

朱公意氣何雄奇酒酣爲我陳商彝中庭巨箱汗兩
僕絙錦爲衣光陸離衣解帶散匣始見沉香蓋上盈
標題四座駭嘆爭屬目久之始得開葳褻短厮呀呀
發玉斗覓舟登几細埃走渾淪古氣涵鬚眉空香異

色無不有泗濱極磬若痕深姑洗編鐘篆文厚款玉
綠輪嵌作邊晶珠起粟微成壯五彩並非時世觀闊
裝還似磨鎔後朱公旁睨負手看源流得失俱上口
再三咨賞翻不憚醉飽之餘有太息三變典寶事依
稀鐘鼓明堂會咫尺大糟沕穆黃流浚嬀方中器見
顏色崎嶇千古幾紅塵吹瘢屢見尋常人綠鵠响雉
不可作誰爲贗者誰爲眞予也讀詩呵凍筆歌盡商
彝想天乙死盆土缶聊作儔雖像彝形是何物請公
豁達開朱門此彝用作中衢觶頿旟瑚璉稱弟昆珠

盤玉敦爲兒孫

趙子昂八駿圖 有序

江上所親家得見此圖上有元學士虞集題蓋
刪白居易原詩而取其首尾又有宋景濂小敘
云趙魏公八駿圖蓋摹李伯時筆伯時元本余
及見之與此無纖微不似但李用白描趙則設
色耳人物古雅筆法雄健不獨可與伯時並驅
當令曹韓虛左

穆王八駿善馳突朝秣燕秦暮荊越深宮一旦厭垂

衣愛向崦嵫禮蓬髮歎沙成玉飛鞚高指竹爲觚屬
車發鳳鳥瓊璈不待人數聲嘶落瑤池月瑤池月冷
雪作花北風吹來人洛嗟弁山蒐野一萬里悄然歸
思懸中華此後雄心久寂寞天馬詩成青鳥落渥洼
神種不復存唯有斯圖供盤礡兩史以後稱伯時蹄
嗷之中見魂魄臨者誰歟趙魏公特爲神駿開顏色
迴毛如乳榦骨潑紫艷繞聘金彩薄昂者吐氣噓青
天瞽張顙駒舌本圖低者努目注雙蹢闞虎倒垂尾
上拳三四成羣各馳騁兩匹跑跳勢欲前金敉玉勒

寄後乘閫人廐吏無先鞭逐隊狉狉西走驕態雄
委無不有白狼白鹿中作奴風塵騰蹄能爲友就中
一馬尤恢奇徧身叢赤連錢驄四蹄踏空蹀躞行簇

遼東闕獨向首

石菴老人歌

老人少年爲禮官驊顏赤口雙眉攢奉詔民間點采
女從頭據簿細檢看明眸趨府顏如玉纖趾巡簷步
似蓮掩抑閒情不敢賦萬花過眼心難安無何失意
棄官去流宕人間朝與暮東國徒然作旅人西江不

復思鄉樹行囊往往遭胠篋擊鼓訴官官長怒有時
倒髮號寄林或爲童子通章句一朝上頓食數斗七
日不火吟在口醉墨歎傾題滿堂放筆猶能弄箕帚
昨歲酒酣相叫呼君家曾解開關否骨節盡作碎玉
聲神泉巢入華池數坎離龍虎相灌輸不分長生亦
上壽里中好事爭相持內丹杳渺不可知側聞外丹
世所重搗衷善藥先升提勾漏砂琉璃汞曰鉢羅陳
柞聲動硫黃姱橫面目脈擁被呻吟色猶勇吁嗟乎
叜努敝蹝天一涯冬宵寄食寒燈斜好奇任達亦不
惡坎壈飄零當奈何

賽神曲

白頸紅蓼秋江渚白頭靈子共神語細腰鼓罷銅鑼
鳴相和佮停作宮呂江村夜深無柝音月落參橫燭
旁舞年年傾囊供賽神今年霪雨淹禾黍典衣貰酒
厨無薪盃盤艸艸靈子怒爲語靈子且勿怒溪毛澗
菜神所祐君不見北隣殺牛蹄角腥鬼神南頑無留
行

題大敬所藏郭忠恕臨王右丞山庄手卷

摩詰千年不可作輞川别業成疎索後身幸有郭恕
先孟城南垞重開鑿嵐岫儵然似刻眉目巉凌空布
樓閣雲根歷歷隱披麻絕礀濛濛通畧彴青蒼夾岸
古樹回樹裏幾層幽澗泉長堤相類不相襲却疑中
斷還鉤連平林如薺人如粟人巧天工皆具足秋毫
點拂玅入神洵稱使筆如使墨空天更有煙波圖此
波欒瀨還欲湖大舟中流下罾網小舟淺渚依孤蘆
空濛滅沒窪隆轉天際餘波杳難見匠心吐納春蠶
絲元氣淋漓獨校絹我聞恕先稱酒人號呼裸袒陶

天眞氣凌鄉相同灰塵一巻詣旨工萃臨剩木殘山
非等倫十日一木五日石誰道狂夫解細心

寶劍篇

泰山坼裂深溪涸風雷一夜驚廻薄蛟龍跳舞犟靈
趨晶熒神物從空落太乙發豪光赫然精英四射洪
鑪邊素蜺青揮晉鄭白紫氣宵衝牛斗躔湼江水佳
冶工善高懸國門衆所羨乎持寒玉乍離盤縱引青
蛇續如練鋒鋩間世無能名委理淳樸疑椎成學掌
艮久精彩出漢文斕斑龍淵明長安買人醉飽餘掉

頭揺手爭揶揄犀利不隨燕使者形模愁絕吳專諸
別有并州金錯刀巧裁纖纈芰圖萬里婦捗夫悉應
手匣中往往無鳴號紅塵十丈淸輝辱莫問風胡與
薛燭野老畦中且刈葵歲星儿側空制肉紫塞黃花
秋更春雲臺無復繪麒麟誰將一斛華州土贈取淮
陰市上人

初秋集楊旨音

秋風獵獵吹平蕪悾菴主人一事無科頭逝客向曲
室意錢格五苹懂呼石上首瘕界如綫荷香近人蕉
映面筆床茶具分餘淸竹林雅遊今復見高歌浮白
意飛越莫問笳聲動城闕乞君桃枝六尺笙醉向花
陰臥秋月

雪後登山歌

酒酣耳熱忘嚴寒大雪滿山登墓門堅冰懸崖路艱
難崎嶇轉側不得前山勢陡絕忽連蜷窺幽抉微久
盤桓樹木石窮躋攀茲茲環素莫奇觀青蒼數點
痡與癡讚歎無極心所歡須臾月出光斕斒粼粼萬
頃琉璃田高樹既落甲復懸下有流澌為淸泉飛鳥

澌瀝求壺飧窮檐曝背呼黃鷄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五言律詩一

晚入富陽靈巖寺

我愛清溪水尋源得梵宮秋陰香閣晚落日寺門紅
野菊禪心似歸鴻客思同平林烟霧起小徑失西東

晨鐘

高閣疑鐘近殘床起靜思絮袍寒悄悄甕牖夜遲遲
戍鼓千槌歇銅鉦五轉時關山明月墮無限朔風吹

與呂一濱水宗

白髮對滄江貧珠滴玉缸筆床欹硐石茶竈隔紗牕
北里人誰在南華興未降相思期盡醉尺素鯉雙雙

呂少年昔好爲俠邪遊入試以文中用莊子被放

婦病

天道三秋暮人間四壁貧饑寒妻安素厭疾病望良人
瞑色通帷幕回飆合甑塵出門求藥餌栗烈怨雞晨

萬松嶺詠古同徐伯調

荒嶺尚存松偏安宋故宮籌邦南渡策勝地北關雄
汴洛輿圖外荊襄鼓角中帝城風物麗日日翠華遊

二

返棹上層阿樵蘇行且歌閣深佳士雨水減相公蘿
入塞歸鴻少盤空暮鴿多西湖燈火暗千古一烟波

中夜

栖遲春已半輾轉夜過中朝暮成吾老寒暄與世同
雞聲高柳月犬吠落梅風愁思如更漏沉沉聽不窮

美人蕉

佳種何年植芳名獨遠聞平分萱草色細吐絳霄雲

隔水明朱耳留仙纈絲裙頒施丹的艷不學墜樓羣

仝任季翼啓蛟澗漢尊聞王立相代言蔡之莊以敬飲北山頂

北山高不極亦足望滄溟泉水分瀛澥羣峯起越亭
一城如蠣小數埆似螺青浩蕩濤聲壯能無把酒聽

江梅同大敬木弟南士子先賦

江岸望不極結根獨在茲清輝搖野渡水色上高枝
澥月春依樹村烟夕傍籬幽芳浮動處何假惠風吹

二

澤畔乍含霜滄波共渺茫閒却月觀不逐壽陽粧
蠮螉垂山閣鸀鳿臥石梁從無輕薄態好爲謝漁郞

三

原野淨風塵天清碧蓓新樹間留浣女花下醉騷人
古驛疑殘雪長江漾早春徵吟當薄暮孤景伴閒身

四

綠蟻樽初滿青溪鶴自還雅琴操白水疎影放柴關
練色明沙嶼瑤姿映玉山羅浮清興杳何處夢雙鬟

五

梅福逃名後江皐度歲華拈詩無俗客蹊徑是山家
冷豔東園竹疎狂釣客槎無端羌笛動歷亂盡飛花

六

曲澗蘼蕪葉中庭桃李陰君看答秀色誰抱歲寒心
皓露千村曉繁花一徑深江南春事好欲寄隴頭音

遜敏居卽事示王立相代言

青青北城下登眺憎忘憂却入故人室竟爲終歲留
樟陰移石磴竹路近層樓滿眼楊朱淚悽然罷遠遊

二

小展花陰坐遥飛竹葉觴茂陵人已病彭澤菊初黃
服古嚴魚鈐徵詞並馬揚百城何局促高擁舊青箱
時予鴻師謝絶人事

同蔡大敬與西美上北幹山郞用大敬韻

駐步有山阿清思寄薜蘿迸空疎雨過秋氣北林多
古藤青習石白水淨沉螺許掾風流在臨崖起嘯歌

新晴與南士步月昔七月十六日

與子共今夕清光應未删一層浮漾水半截上青山
斜漢秋偏皎雙扉夜不關景陽休苦雨抵掌破愁顏

胡十四漢以詩稿見屬

亦有君知我新詩慰鬱陶翩躚過蜀錦裁剪媿幷刀
夜月墻垣白青燈几案高朗吟幽意適達曙不知勞

哭沈子先

早歲石交情相於若弟兄一身今就木四海未知名
蠹史搜方術鴻文損甲兵窮冬皆肅殺蘭蕙盡私榮

客夜

奔逐誰遺我吁嗟青眼稀方塘秋潦盛門巷夜烏飛
病覺江山遠愁看人代非踟蹰待明發拂袂欲東歸

寒食雨中上墓

一木碧盈盈輕舟出小城楊桐徧江滸風雨識淸明
野火燒雞黍春盃沃酪餳不堪山色暮搖落墓門傾

襍詩

烈日炤揚州胥濤泗似溝北鞭浮蕩馬南檝火千艘
劍術思林女雄圖少仲謀坐令章句士慍駭失春秋

二

緯婦啼闉左簪紳走道邊可憐環堵裏相視尚依然
白鵠譙調馬黃頭未櫂船前驅聲息厲猶冀久留連

三

酣酣城北火驅我到蒿萊弟妹行難速雙親首重回
電光四面合雷雨半空來自愧非庾信江南倍可哀

四

山樓纔逗宿昧爽又逃津計拙隨屯難途窮憶遠親
青山鬪野哭綠樹隱離人莫道蝸廬惡畢枝好寄身

五

勇謝彭修劝勤慚陳紀車封瘡虛藥物定息記方書
七尺悲無賴孤裏懼有餘從茲焚筆硯刀篘度居諸

六

竄走寧論向呼號不審音問天期雨聚指地欲鋤金
菜甲青侵案菱花香滿襟腐儒眞態在順領發高吟

老少年

百卉凋殘後名園此傲霜凄凄從歲月葉葉上丹黃
直節圍金井低枝倚石床山童爭拍手秋色已成行

蜘蛛

繞樹輕紗襲當檐素繪微落花空弄影乳燕忽驚飛
厭浥承朝露縱橫胃晩暉巳無擒網力須避一城圍

曉發

村巷虫飛候青山客夢殘子規啼樹密沆瀣濯花寒
旅爨分蔬食商車隔水看前途烟靄裏小艇一漁竿

夏日山居

不爲山風至柴門豈浪開花間衣桁密柳外麥車迴
叢灌翻鳩羽濃陰暗雉媒輞川閒潑色疑向此中來

赴田家夜飲

夾岸青楓暮催人上晝船到門流水盡開牖石崖懸
野興桃源地高談杞國天欣然餌幸態不厭久留連

雨

細雨亦可喜如何當客途空濛侵袂濕蕭洒入江無
深竹間啼鳩飛花下酒壚羇人苦悵望道路日荒蕪

得嘔血疾因書以自譏

貧居神尙王病至骨增寒館粥依人易參苓奏捷難
輕鷗浮檻盡倦鳥借枝安高閣臨嵐翠朝來不耐看

二

幽意久蹉跎逢人奐奈何澆愁頻中酒傾曲屢徵歌
藥白敲烟細方書散雨多因貪高臥足不復苦吟哦

三

閒來卽病餘拱袂學端居仲舉嘗蕪室江淹嬾著書
山雲交態薄風竹世情疎終歲坏園戶慚非董仲舒

四

小食存雙韭空囊各一錢常將獨醒意長謝衆人憐
花近穠香聚天空麗日懸無勞泛碧瀣慙倍赤松年

秋蝶

苦菊老依井荒葵瘦傍垣如何春去久猶有蝶來翻
低翅隨裙茜輕紈撲粉痕繞枝無一遇擬攝到黃昏

苔

庭草由來綠堦苔亦自勻幾年因未掃數寸不關塵
濯濯新過雨靑靑不見人莫敎稚徽子高屐破繁茵

舞伎

剪却畫屛燈洋洋舞態增斂衿如未語細步似初能
擁髻鈿方顫翻空掌欲承毬毬剛五尺愁殺是飛騰

城河

櫓聲殘夢斷伊軋上城河渡口魚鹽磔橋南估客多
日高明著樹雪盡墻添波擾擾行塵裏誰堪共嘯歌

予疾未愈大敬移詩見問且欲餉予藥口占三首命門人書以復之

苦熱釀沉憂滄凉又暮秋不才甘久廢良友動深愁
金盡垣猶堵心疑蒯未投中郞詩句健一笑强扶頭

二

隔郭遠山靑飮椽搆草亭羞稱美人賦徒有太玄經
綦縞供朝爨牙籤視夜星長波千萬里漂泊任浮萍
來詩有云揚子逐貧貧尙在相如刺病病仍存之句

三

君髭餐霞侶因思授大還五禽方漸效七發事非艱
世游頗連慣人貪手足頑從茲焚藥拱日好登山

夜起望落月

當晝聽來足中宵寐較難禽鑫上禾黍孤火渡江干
霜重條枚落月沉門戶寒空庭餘鳥雀相對起悲酸

王鴻資小樓索題

歸來長鋏在市上卽林丘相識滿環瀛故園惟小樓
雌風開木壯槲葉墮羊溝莫道無行李傾裝有劍遊

昔王久爲記室始歸里貽我劍遊集

江月有感

天宇淸如水纖雲簇細濤夜闌人獨眺寒甚月偏高
砧急鬧鄰杵江明度客艘東南稱澤國猶有雁鴻號

贈別趙禹功何

送爾東門道孤舟斷岸間水光涵別恨花氣慘離顏
倦鳥求聲切浮槎逐浪還如何歲寒日對面只靑山

庚寅元旦

五十稱衰邁于今已半之性情近高簡踪跡苦游移
江湖波揚日蓬蒿齒長時屠蘇促坐處應笑舉盃遲

二

朝光環藻井草樹倍鮮妍因酒應忘日翻詩欲紀年
鼎鐘身外事甕牖隙中天試看官街柳新荑綠似烟

過沈子舊居

宿草迷蓬戶斯人安在歟黃塵簷日淡枯樹野雲疎
幼子知騎棟慈親能倚閭遊歸傾舊篋抑淚讀遺書

孤客

孤客滯久雨愁然迷舊津難聞征雁至況遇薄寒辰
道遠頻催僕心傷不告人秋花依古驛誰復念沉淪

避地村家賦附

平原隱山逕息旅坐中宵所幸驚魂定兼令俗慮消
戴星攜襆被竹日減簞瓢古誼猶堪恃全枝許寄鷦

敝廬甚狹因貸友人吳彥錢僦旁舍居之幸爾

有作

芒棩新移處經營亦慨然稍寬近市宅不費買山錢
紅杏垂風重靑蔬剪露圓雖無箸下酒時接故人賢

二

遐址傍河西偏教剝啄迷詩書消藿食風雨共山妻

藥室許元度臨池王會稽閉門成左古顧與昔人齊

春夜大雨卽席同成犀毅韓昌穀二進士

按轡成豪飲同人喜盍簪燭催蓮漏短雨傍酒盃深
花柳三春恨龍蛇萬里心湯湯流水韻堪譜伯牙琴

北窓

避熱復何所涼風滿北窓倚梁橫半嶺人影動淸江
野馬吹難定溪魚靜自雙羲皇如不遠高枕夢敦厖

秋瀨楽

蘩霜塗四野何草復當門衆雨逃三徑數枝猶在園

脂痕凝欲滴花片落猶翻卯醉應難醒含嬌無一言

酒間全趙禹功張維賢分韻

白首臥糟丘良朋秉燭遊抽思山月吐得句渚花秋
醉失乾坤大狂從歲序流可憐高詠罷無處寄新愁

今來元成徐徽之何一夔丁廸吉蔡大敬任子
之集何伯輿梅花樓指柱間偶句碧水流寒
月卽席同賦

長流流未已明月瀉無心偶爾成佳景悠然開素襟
波瀾搖影碎輪郭到江深脩得淸虛意涓涓自古今

西府瀨楽同諸公賦

東野看嘉樹猶傳西府名枝從椿樹接種自會稽生
小苑春寒淺長欄逸態生夕陽留醉客著眼更輕盈

泊舟

凉飇天末起落葉滿孤舟哀雁題秋思絲楊亂旅愁
篙師陳土俗亭長盱更籌自笑烟波上徒然浪出遊

垂釣

返炤明前浦渡頭行客稀低松安舊帙老竹挂單衣
颺餌嫌花動收綸諛鳥飛東方新月上淸影送人歸

快意

快意及壯盛輕裝事遠遊嘗姿淸齒髮瀨色上衣裘
嘯詠浮三峽驅馳到十洲茅山與鏡水跼蹐使人愁

俗客

俗客曾酬應軒渠對濁醪齒牙張艾氣錢穀剖秋毫
淡世無王粲生人有孟勞傞傞頻舍坐舉袂屐聲高

題畫松

尺幅烟雲起蒼松逈出塵壘根靑石筍筆幹老龍鱗
映日團如蓋凌虛別有神此中藏綺皓應作採芝人

晩晴

戸戸開蝬烙山山對晩晴波流猶迅疾草木作分明
步屧憐幽徑尋方佐養生輕風差慰意吾欲傍溪行

歲暮仝大敬入山鄉信宿始返

空齋無俗事臘月入窮鄉依夕牛羊下開門松檜香
瓊瓢田父醆黃竹女兒裙莫令村醪竭山中覺夜長

雪

夜雪無聲響侵晨忽皎然東泉平度鳥寒爨綴浮烟
獨樹楳香細低枝竹影偏相將幽絕意樽酒坐漁船

能仁寺

路入南城近門臨學舍寬花宮斯地僻畫壁幾時殘
鹽菜諸僧鉢香烟古佛壇危樓開眺處天際暮雲寒

元夜宿楊寺

久憶玆山勝睽違忽數春喜今夜月重話舊時人
清磬香臺上幽花澗水濱見聞多不厭餘興自逡巡

二

景物眞如昨疎欞俯石流剪燈銷夕漏把酒敵春愁
樹散銀花影歌移子夜舟何如向寥廓一上妙高樓

入嵊山寺 昔寺左新創妙高樓

竹徑崎嶇路猶留烏喙名嘉魚新藻綠洗馬舊波明
一旅卑微意中宵啼笑情至今憑弔者慷慨見生平

獨酌

燭光洞四壁引滿黯無言久雨敗人意落花滿夜園
窮愁兼緩急春氣半寒溫知己終難見蕭蕭獨閉門

春夜倚栃樹下

花香娟幽思出戸獨搯尋月色猶在樹風寒正襲人

凄清饒野興寥落向江春相對忘言久翻疑畵裏身

花時與客集鼎調叔齋中

綠草徧城西村村望轉迷松枝脊沐重漁艇竹竿低
顧曲遲才拍懸毫待赫蹏樂方堪永日客意漫悲凄

二

燈外有纖月披襟藉翠苔數聲鸜鵒唱滿樹碧桃開
山靄夜逾濬江皐春正來不須亂角枕取次出新醅

閏二月大雪

誰言春是閏却訝臘仍頒霰逐繁英落光疑鄴燕還

意微看日御負對有冰山兩度花瑚俯空令移鬢斑

與諸子飲白馬湖舟中

吾意在沉飲呼朋作快談舉杯芳樹下停檝大湖南
淚白衣逾薄風多酒不堪莫愁前渚暗汀月焰餘酣

舘江上任氏以盜警不得宿齋中遂宿草舍

蒼頭持炬火引我向圍焦半蔌猶驚鼠全枝不寄鄉
斷蓬緣白蜋濕榻長青苗頗似牛衣臥踟蹰奈此宵

二

飄零當此地一宿竟遲疑旅夢酣還醒湖聲近漸危

星光帷裏見曙色隙中窺自笑謀身拙支頤但賦詩

題吳道明卜肆

新雨呵著日奔馳奈若何酒闌高辨出坐久客星多
寞罔玄堪著潛虛理不磨了然身世事莫更畏風波

逢陶拜玉

憶別三十載相逢尚布袍丹青初勝落苔蘚臥堂高
蒼露垂椽筆繁霜起鬢毛浩然秋興發把管讀離騷

許圜升移居

行歌仍北郭種藥只西鄰買宅無千頃移居有主人

成蹊春樹綠夾轂席門貧不盡蕭疎意高蹤有許詢

卽事

芍藥揚葩艷山蘭合德香青苔巢翡翠涼水汎鴛鴦
花重窺粧暗烟深隔珮長碧雲千萬葉作意恨河梁

臥龍山太守行春詞爲王麗青先生作

開道龍山守簪帷到水干當思生我意莫作貴人看
樾露流車蓋嵐雲傍馬鞍今年兆豐稔士鼓望新歡

項王廟

漢祖恩豐沛重瞳戀越遊舟艤虛古渡魂魄醉村謳

駿馬嘶楊柳妖姬妒石榴只愁溪水上不似舊鴻溝

懷及門諸子以勸學

人隔錦城西江天雲樹齊長途開謝舉死屋老青溪
萬笈花陰重中宵燭影低好將千古業束素展封題

送五弟之姑蘇

估客起清謳輕裝結伴遊紫荆闘樹晚鴻雁瀏河秋
馬足酬魚劍雞塲近虎丘高堂念行役莫更上揚州

與朱錫鬯

山城荒草外之子暮停車勝覽隨行色新詩識大家

高談榜正滿寒夜燭猶花莫[illegible]相逢晚朝來水一涯

觀濤

烟光迷日色秋氣捲潮來耳目無停勢山川起壯懷
海疊明乍滅雁嶺劃爭迴極眺江樓上憑軒亦快哉

晒書

奇字驅吾嬾長吟與自親最憐頭白叟猶作口珠人
燕帶梁泥落蛛懸花網勻晚寒雲驟起好護鄴侯塵

月下粉團

蚌蛤依宵曜琉璃散藥欄濃陰春有月素面粉爲團

粧重風微動花繁露細溥乎明圓景落餘焰待人看

贈友

桃李春風下芬芳遠地聞三都抒鳳彩千里快龍文
錦濯錢塘水詩裁石旣雲才名瓌瑋甚何數鄭虔藝

五言律詩二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送蘂聖野還吳門

雞唱驚宵短談深蕭寺中高文開列宿幽響發孤桐
水涸開河凍霜寒橘柚紅那堪揮手別佇立歎西風

廢寺

古刹何年造層臺送落暉檻邊平楚斷花外一僧歸
鐘寂宜禪定香銷悟息機舊遊曾賞晤記憶是耶非

河燈

輕舠城闕裏鼓樂夜娑娑珠樹浮光細星辰倒影多
斷因烟霧隔急向石梁過明滅渾無定回飇奈爾何

過童氏園亭

歲壬午與蔡文可沈子先讀書童霄羽齋中已丑秋杪重過之銜盃話舊泫然傷襃蓋相去八載矣

曾於全盛日好友共聯床對景如疇昔驚心儼異鄉
蛛絲懸畫棟梧葉冷斜陽況復秋將盡天寒欲雨霜

江夜有述

風泉江路永一夜作潮聲旅思逢寒食殘編識短檠
微霜洲渚白春樹鷓鴣鳴古渡舟人語應知近五更

徐步

霽後沙痕淨扶笻野徑偏地喧如近市江遠欲浮天
高柳迷官舍疎星點客船一聲欸乃罷暮色在平川

曉望洲湖贈別

隔水誰家宅清晨尚掩關一谷烟霧下兩岸桔槹閒
寒氣全依樹澄波半浸山凭高無限意況是別離間

宿劉繼來小樓

飛閣連嵐翠高眠客夢新睡酣兼聽雨衾薄也禁春
少壯貧隨我心思夜損人朝來餘爽在啓牖對花裀

在武林遥挽包飲和

多才易浮薄吾子獨清眞畜意惟懷古虛名毎讓人
搏牛終抱疚擲面幾曾嗔痛我高歌日當君撤瑟晨

歲暮襍感昔館瓜瀝

何事最傷心窮途久滯淫苦寒親裋褐近臘惜光陰
斷岸喧朝渡空林響夜禽浮吞滄日御天宇更沉沉

二

物外存吾拙頽然之遠圖已悲將父母不暇計妻孥
褁草荒荒白饑烟裊裊孤閉關高臥足排悶強操觚

三

三徑成蕪穢求羊不我過床頭鳴蟋蟀野外起駕鵝
曲澗樑應發層冰水未波溪橋堪倚杖相傍釣魚簑

四

茅茨松柘下斷續自爲鄰荷蓧倉箱滿抨弓雉兎陳
綠蟻延狎客朱火焰歸人獨有揚雄者終年賦逐貧

五

關山屯鐵騎勒馬盡戎衣雪密旌旗凍沙長燧火微
野欒看角解葭琯待灰飛安得桃源地家家稉稻肥

陸冰脩沈寅工至蕭子肯在江干不得晤

不共休文騎仍邀脩靜舟抱靑淹草閣伏枕對江流
白雪虛高唱靑春阻勝遊徒看莞蒻上烏雀暮啁啾

哭去矜兒

天道知無誤人生痛若茲二毛方嘆老八歲又殤兒
大雪梅花凍回風燭蕊欹巫陽何處覔長跪欲陳辭

二

淚盡聲難繼心傷夢亦虛安豐摧萬子孟德愫蒼舒

竹馬昔痕徧桐棺樹影踈封灰應太酷焚骰到璠璵

贈丁萃吉

丁楨萃吉廬州老諸生渡江謁所親不遇乞食
於越臥病蕭寺中貽書告所苦予問醫歸見其
書愧之藥錢導以俚句

行藥歸來晚吁嗟尺素書征途今苦媿故國久爲魚

白下空囊滯雲門舊侶踈街衢平似掌誰是趙岐居

二

旅鬢玉猶豋秋深紛漸寒無家三載別行路一朝難

廬子連愁夢吳吟倚客看何昔酒轍裹爲灑上池瀾

孤山表忠祠

官柳啼鶯聚蘇堤靡草芳銜悲倣亭側長嘯勤公堂

苦節風霜勁丹心松栢香至今聞父老憔悴說興亡

二

張讓私桃酒樊崇入桂宮異時傾碧血千載仰孤忠

雨歇斧泉響雲移青嶂空誰憐失意客憑弔挹高風

赤眉入長安止桂宮
桂宮在未央宮北

和徐水部南關官署八詠

朱德壽宮梅

關署南園地揚州東閣時蘚留襞洞色苔引綠絲垂

寒盡香纔見春來人不知甘棠猶可憩況復對清姿

德壽宮梅一種出張公洞蘚甚厚
一種出越地苔如綠絲長數尺

二友軒 又名梅石雙清處

軒外憐佳品相依見未曾踈梅憑驛使片石似西陵

瘦削宜調鶴孤高伴飲冰雞壇聲價重莨樹本良朋

桂墀

秋風搖瀨色叢桂夜留人弄檝開江練翻堦舞月輪

辛香靈鷲種金粟謫僊身幸以單枝借頻將綠酒親

石芙蓉

山骨難添翠繁花易萎冬朋持金鑿落坐看石芙蓉

絕壁移高筍青天插異峯隋園休剪綵艮嶽漫輸供

蕉塢

地僻成荒塢蕉深即綠天侵堤傍晝帶映浴亂荷錢

雨濟芸牕靜風來翠幔褰自公無俗事懷素碧雲箋

閣後栫榭

疎雨秋陰裏銀河夜色中幽栞都水碧落葉省瀟東
石鼓鳴同調吳歌憶故宮不愁風鳳遠千仞下芳叢

雲峯

觸石奇峯起會從越嶠分使君巖洞返剪得一溪雲
皴貯氤氳氣臺縈錦繡紋油油漸江雨好為解如焚

玉蘭臺

玉色溫還潤蘭風遠更香根深遶堦砌花發是河陽
素練明霞影銀盤沆瀣漿隨他紅紫豔清白也芬芳

脾病

扶病節猶怯傷春花自紅加餐成我倦高臥任天風
白水疎林外青山夕炤中披帷閒眺望箕踞羨村翁

二

默處久不樂持盃毎易醺游蟻翻攪思啼鳥故相聞
體弱裝綿薄心清症候分徐行曾捫腹世態漫紛紜

見村人飼魚有賦

數寸河魚種農家畜牧先何須雞母抱不待木奴年
呴沫防鷹眼澄波避獺喧陂池霜降後大有屬烹鮮

二

習靜卑窪地流澌傍澥塘燕飛低貼水花落細聞香
已能任公釣長辭抱甕忙近知濠上樂鱗介亦相羊

掃四弟墓

自爾遭摧折心驚寒食天有愁縈蔓草無淚滴春泉
石罅蚍蜉穴牆陰薜荔穿蕭條應太甚腸斷已三年

二

何日共斑衣荆榛手自披闔人悲集蓼稚子喜含飴
嫩綠歸桐樹新烟冐柳絲雁行中斷處斜日在棠梨

隱几

隱几對芳春誰能識素心幽蘭當檻落非草上堦新
白髮依殘帙青雲少故人邇來詩興減著論擬錢神

古意三首

一雁雲中字雙魚水底書轆轤牽綆斷經緯入梭虛
拂壁蛛新綴吹缸蕊暗舒含情理絃柱不似抱琴初

二

門限身常怯瀛腸夢未慳青春欺弱縠白日助紅顏
桑下蠶催馬峰頭石作山十年鸞鏡掩豈是恨雙鬟

三

郎行麻紙地姿仕棄林中萬里羇情薄三秋苦思窮
織詩金鏤字掛席石尤風一種天邊月誰窺兩意同

雙楡池中小鴨

野鬧通一徑鳬鴨滿秋池侶失鳴相續人來影漸移
綠開萍路直黃映菊叢欹日莫蒹葭冷雙雙傍短籬

泛舟

一夕滄江雨滔滔灌百川孤蓬乘水漲鼓枻亂秋烟
木落村扉出天空雁影偏舟廻因岸曲明月又高懸

與歌者鳳生

清韻繞高梁清歌度折楊傳心持玉椀顧曲待周郎
映燭顔微赬當筵袖故長酒闌貪避客深坐細添香

野菊

野菊何時種纖纖漸作林黃花秋未摘滋蔓爾何心
風樹搖輕萼晴軒翳綠陰羣芳凋落後似欲助蕭森

西瓜濺鑒寒月

歲寒生皎月登眺興悠哉斜漢纖雲凈青天萬里開
鮫人褰蚌出神女弄珠來烏鵲依疎樹飛鳴亦可哀

二

人事應從拙天心未可憑愁看日晷促喜見月華升
十舍官塘路雙竿野寺燈無衣甘困悴不必問姜肱

三

不對新蟾久誰知淸夜心金波空際湧翠色冷相侵
平楚人烟淡涵虛蜃氣深更憐閨閤裏思婦起秋砧

鏡湖阻風

放舟方百里亦有路行難浪濶青山遠天高夜艇寒
稍知風色緩漸喜櫓聲寛烟火垂楊畔迤連聊覘端

即席與姜桐音

不見姜生久虛悲歲已更年華銷走謁饑渴愧交情
筒裏梅花落樽前雪色淸飛揚元故態况爾美如瓊

寒食

江上逢寒食悽然對物華缶瓴春社酒麥菜野園花
漲水溪頭合孤烟雨外斜大堤閑竚立隔岸見桑麻

曉

曉露滴枯梨家家炊餾齊腰鎌除野葛折竹牧山羝
破夢聞雞唱披莊誦馬蹄連朝潘侯盛道阻錦城西

夢遊五嶽

誰人難地險高枕足遨遊夙負凌虛意今操濟勝謀
州烟蟻蛭下澥水帶圜收倘遇洪崖子羣真自可求

二

不假申帥幻應嗤樸客煩高雲親劍履墜露灑心魂
日覩歡初觶寒門憶駐轅隱然方寸裏騶衍詎堪論

五月十六日擧子

遲暮三旬外懸弧寘及玆蟠光今夜滿熊夢客秋期
問寢傳貽厥抛書學礜兒醴泉應有望需爾負薪時

西陵遇雨

急雨西村暮沾濡徧做裘雲平江樹沒潮滿越山浮
消息愁兵仗安危託釣舟書生何計拙直欲佩吳鈎

納涼桑下

桑葉大如手垂陰半畝長遠揚低映戶離立夜生凉
練雀營厨粒哀蟬咽荔牆幸無薙伐患木曲伴徜徉

與黃聖則夜渡

張燈催發棹取路向沙微落月簸漁網寒雞促蚤潮
人聲連樹隱海勢入船遙豈慰窮途假行裝滯詰朝

晩霞倣徐庾體

天半輕霞吐非烟遶夕暉彩新疑石鍊體薄似蟬飛
貝闕仙人鳥流黃織女機平原方野燒倒影是還非

二

未破龍泉水無規白玉盤河千槎木至溪口斷虹寒
山帶晴時見金蛇電外看可憐菁莽氣能使絳衣殘

瑞峯菴

兩山迴合處倚谷架茅椽溟渤幽巖下荒城落焰邊
平蕪含細水高樹上秋烟日日經行地相暌已十年

入村家宿

日夕投人宿褰帷而遠岑回飈剪蘿燭疎雨襍鄰舂
僻地饒幽事青山識泿蹤柴門聞犬吠籬外有歸農

金魚

幾尺甕甀內金魚亦粲然隨波阴作態映日靜相憐
丹的腮開露珠肭木底旋無心逐香餌長得近庭軒

宿聰松樓

雲樹蒼茫後孤城起暮鐘世途看斷梗詩思喜秋容
山菓經霜熟寒花帶露濃夜分還秉燭引滿踞長松

聞落葉

中庭多襍樹半夜起秋聲拂地琤琤舞搖枝策策鳴

金飈送流火玉露浥西庚滿耳凋枯意遐如淚裏萍

二

月挂絳河腰雲連北斗杓芭蕉吟蟋蟀叢桂網蠨蛸

病氣搜脂髓兵氛助泬寥悲秋別有賦不是恨飄颻

聞雁

秋色橫前浦芙蓉夾岸開無魚羞作客聞雁獨登臺

羽拂朱霞度音連畵角哀不如銀漢鵲猶爲女牛回

雪園集　五言律詩　卷之十　二十二

避地呂才帶襍詩

避地無長策孤舟思欲逃西窮范蠡渡東盡若耶溪

展抱吞江澥潛身怯鼓鼙城南纔數里惜別意凄凄

二

上谷棲盧植西川隱孟光但存儒素業莫厭呂才鄉

犢木明蓬戶槐陰暗土牆毋當行役倦私謫主人良

三

隙地茆成屋坳堂木作閘堪悲異縣客同是避兵人

鼻息啼兼夜哀翁嗽及晨愁心增汗漫滅米散比隣

四

處堂翻不樂焚棟日猶賖詭戰乾坤事蟻丘萬姓家

征塵逃七粤爟火接三巴消息渾無定秋城咽暮笳

五

習苦久顚連經營思惘然烏皮支木壯倒哺（音脯）嬰山

泉藥辨神農草書開素問篇斜陽柔艣外悵向北堂

穿（時老母病瘧余自城中挾醫拵舟省之）

六

髣髴爭設驗鉏棘當持矛敗淚蛟螭舞嘷山狼虎稠

雪園集　五言律詩　卷之十　三十二

鳴金張網繳桀石捽咽喉誰問新亭淚蕭蕭不黍秋

七

詰盡三章法敲殘五夜更村村屯戊巳日日守庚申

慮險輕衣食防疎聽鬼神盤旋方寸地無處不風塵

夜飲菊下贈王代言

逢君不快飲何以對名花爛炬張簾幙芳姿入絳紗

橫汾歌麗曲灞岸泛流霞無限蕭疎興相看任歲華

二

紛華隨俗尚吾子獨清真倚石脩花史開屛對美人

賓朋誇四座繝轡更三春古樹平橋內歌呼莫厭頻

東郊春泛

微和動林薄黃鳥哢新音野岸難停舫春雲易作陰
脩篁浮袂碧孤棹入山深日暮清江曲聊爲梁父吟

送黃心甫入鄱城

離筵俱醉起斜日漾輕舟落木蒼黃色寒塘清淺流
蘭亭新句好禹穴昔年遊只恐山河異飄蕭動客愁

三月鏡湖

出郭振衣輕芳洲杜若生塘沙雙燕度深柳絳霞橫

畫閣褰珠箔旗亭㸦玉笙春風揺蕩久處處櫂歌聲

秋閨

莫植忘憂草徒甚歎伯勞秋風鳴敗葉落日焰閒門
石井銀缾冷機絲錦字存窻前雲黯黯應已近黃昏

新婚

青鳥拂簾鉤流蘇繞畫樓案前九子墨庭下五花騮
碧月朝猶滿瓊枝冷更稠催粧新咏罷應得錦纏頭

壽張德操母夫人

孤忠曾抗節喆胤久趨庭熊軾秋官署雕胡少伯城
芝看金谷秀冰向玉壺清還傍雙成駕丹淵聽鳳鳴

輓藍公詩二章

斯人今寂寞吾郡共悲酸文自蘇瓌啓花從潘令看
旋風雙表靜白日九原寒慚愧生芻缺徒憐行路難

二

鳧舄由來舊龍章自此開聲名猶往日松栢已新栽
畫壁青山側靈輀碧水隈只今蟻結處大鳥誌餘哀

同諸子泛舟載酒

進艇橫秋水銜盃睨太空半江潮欲暗十里葉俱紅

是岸篙應駐逢林路屢通不愁憭慄意似向錦城中

田家即事

西日隱輕霞秋林噪亂鴉牛羊千嶂夕燈火庶人家
野蔌裝初斂宵長酒頗賒寒香生曲徑遙認桂枝花

同王校臣訪張子梠不值却上南城望紅葉用
校臣韻

偶共王融載來過張緒家門庭惟落葉城樹似寒花
色點繁霜絢光含夕照遐裒人獨不見眇眇眺烟霞

賦得西陵繞越臺

澤國山川秀無餘統緒開岸沙亞北盬濤勢向東來
凝醒遺荒堞烏鳶下草萊霸圖猶在望極目興悠哉

江上數峯青

曲裏青山色飛來楚岫多調高衡嶽翠影落洞庭波
渚北愁眉黛天南渺髻螺相思餘杜若延佇欲如何

飲黃石臣

芳草帶烟生春波繞岸平野船隨地泊蠟屐傍林行
霧宿池邊樹雲連山上城愁心何蕩漾聊對濁醪傾

村中三月

三月惜春歸人家近翠微門開楊柳暗昨暮李花飛
小婦挼芹嫩山童採蕨肥不須寒食節烟火自來稀

芳樹齋社集

叢桂碧紛紛開筵思不羣青松懸皎日白水繞停雲
彩筆題歌扇飛觴濺舞裙蘭亭高詠後嗣響勵諸君

雪園集卷之十一

蕭山畢隆周昌其著

七言律詩一

越中懷古

禾興巨鎭古苗山遺構隹嵬絕壁間蒼水共傳金簡
出南音無復翠華還高梁鐵纜龍常蟄抔土苔紋劍
自斑丙戌年陵爲何人所發得古劍以去當日玄圭應不再滔天怒淚
日潺潺右禹廟

二

梅山拳石接雲霞曾駐高蹤不顧家新室會將移漢
臘南昌何意滯官衙橫塘木漲瀾仍遠少伯城西日
易斜誰道遊僊無信息市門蝦菜即胡麻右梅山

三

風流賀監解塵纓遺址荒凉過客驚七日雲霄聞廣
樂九重珠玉壯行旌酒因李白杯頻舉詩入家鄉句
倍清觀號千秋名共久開元時代本昇平右千秋觀

四

嵩仞胥臺今在無苧羅猶見一峯孤石留紅粉延朝

旭江帶春紗繞綠蘸舟畔烏鳶休戀越樽前歌舞解
吞吳諸侯鬥力空相逐誰信裙釵起霸圖（右苧羅山）

五

東山高臥避時名古洞烟霞蠟屐輕不有新亭邀內
侶翻疑石壁負蒼生林間廢曲藏風鶴石上圍棋授
甲兵百萬秦軍齊敗北悠然仍見白雲情（右東山）

六

禹廟南頭寢殿虛冬青高樹斧斤餘六陵風雨花香
隱異代衆愚藥影疎鑄鼎宮中空祀杖通天臺下莫

陳書從龍多少公侯爵爭解崎嶇護玉魚（右寶山）

七

浮圖航塢太崔巍東有禪龕是翠微列嶂忽如長劍
倚繁雲常伴白龍飛高臺吹火窺龕嶼尚父開營挂
錦衣（山上有烽火臺相傳錢武肅王嘗屯兵於此）漠漠瀰天時騁望蘆花
飄盡雁鴻稀（右龕山）

八

瀛海風廻碧浪虛懸崖曾駐祖龍車仙臺東峙求靈
藥射的西來想巨魚石走鞭梢天子令篆鐫碑額李

斯書十洲三島空凝眺回首咸陽有故居（右秦望山）

九

茂林峻嶺舊山河勝事偏傳晉永和萬古蘭亭猶有
序千年曲水更無波幽蹊過雨微生蘚羽騎環池蚤
射鵝杜宇桃花寒食路可堪俯仰久蹉跎（右蘭亭）

十

晉室名流致自豪沃洲峯頂有方袍五花神駿留芻
秣孤鶴沖天剎羽毛福地麈揮摩詰現旃檀香動拾
輪高緜緜宗旨知誰屬宿莽荒丘起鬱陶（右沃洲山）

十一

秦政雄心勘八荒臨流不敢渡錢塘非關帝主樓船
小直畏胥濤車馬張雈葦烟平連岸白瀰壐日出射
沙黃秋來休赴觀潮約寂寞魚龍隱坳堂（右錢塘江）

十二

總帳臨波太守祠當年貪賤欲何之樵蘇負擔行歌
日郎吏歡呼醉飽時故國蒸嘗喧譜棋中流絲竹截
濤漪春來山色還如繡可惜怡怡白晝馳（右太守祠）

十三（江北有廟中爲潮神旁有劉公像 公爲漢宗室）

幾曲衆流繞客途江南江北迹名呼澄潭曾護珂谿
錫夜月如浮合浦珠鎮澥祠連濤氣白宗濱派遠轍
魚蘇使君懷抱淸於水多少貪泉比得無右錢淸江

雪夜懷江上諸軍

遙空飛雪大江淸虎旅宵聞刁斗聲隔岸節旄蘇屬
國繞池鵝鶩蔡州城平沙翦馬衆逾厲玉帳懸弧火
作明見說冰堅那可渡朔風密霰正縱橫

乙酉除夕先是避地居鄉冬季始歸舊里

舊宅歸來思惘然家人聚首竹鐙懸鶉衣聚列蓬門

暮旅殺蕭條廢井烟十里江流牙纛外中宵星斗戰
場邊隣居莫作藏彄戲鼙鼓紛紛又一年

同王叔虛丁大犖蔡大敬沈子先集翁織若齋

大堤楊柳弄新晴桂酒晶鹽泛落英尚有詞章堪愈
痾誰言縫掖未知兵三春啼鳥猶懷舊一曲溪流解
護城座上嗷然淸嘯罷悲笳滿耳不勝情

春日苦雨

小橋東去盡潺湲芳草迷離一望間誰挽天河瀉江
左尚傳白氣繞廬山罨藏柳葉鶯雲黑燕蹴花飛掠

水還簷溜黃昏聲漸急依然爝炬炤人間

在靈橋聞來盛夫病

百里相思音問遙故人高臥浙江潮靑藜吹火翻豎
史白板成屏藥苗隔縣屢遣雙魚信何時重上木
蘭橈層樓愁對春堤柳遮斷淸波千萬條

曉望

竹裏新烟近曉雲樵人柯斧隔林聞野橋水漲蒹葭
溆澥國風驅雁鶩羣作賦有哀同庾信棄繻無地效
終軍登高莫洒窮途淚爽氣西山已十分

新秋有懷張木弟遊禹功

前溪過雨水潺潺盡日無人獨閉關坐久振衣逢落
葉林疎隔郭見靑山斜陽晚動杆檻白小艇輕隨鷗
鷺還悵望所思波浪闊新涼幾日徙追攀

訪李山人

彌望前峰微徑通獨攜茗具問裵翁巖間匹練縈山
帶樹裏殷雷接水筒草露霑衣朝採藥花香滿屋晝
分蜂深溪不放漁人棹容我疎狂醉晚風

南野即事

幅巾藜杖夕陽中隴畝盤桓似老農已是逃人須道
匿不堪避世在樹東漢陰抱甕經營抽河上編書感
慨同稍喜原田收穫竟村祠簫鼓夜燈紅 ─

深秋答親知見問

幽花寥落白傷神塞雁來賓已浹旬賢否甚從閭里
定○貧窮獨與故人親○青苗隨地徵求急白馬臨江戰
伐新屈指秋來多病後更無蹤跡到北鄰

初晴同諸子登北山

朝暾喜見積陰開勝友登高坐草萊遠水溶溶堤樹

合○春雲漠漠浦帆來○紅亭翠管翻金縷○別院梨花冷
石臺○惆悵昔年佳麗地壯遊零落不勝哀

九月望日至楊寺

楊斷臺殿傍青松故國碑題碧蘚封幽檻花開風裊
裊空堂雲盡月溶溶霞明湘畹橫秋黛浪白錢江隱
暮峰清磬音稀仙梵靜滿堦寒露落芙蓉

二

蒼巒疎樹遶禪壇回首紅塵息意難劇亂寺中遊亦
好○高秋燭下醉能爽○阮嘯琴入金繩調慧遠溪傳白

社歡却憶朱門森棨戟嬌歌豔舞夜漫漫

避警同荊妻入城

叢樹妖狐竟夜呼江皋處處見萑苻自憐避地逢豺
虎却喜携妻拜舅姑小徑階苔迴翡翠傍簷榴實映
菖蒲室中剩有琴樽在從古長貧屬腐儒

哭翁子

平陵碧血夜臺昏天宇蒼浤白浪奔不合高名徧林
野遂令佳士惟煩冤一𣕼薜荔纏山鬼滿屋風霜哭
寢門寂寂南郊寒食路預愁剪紙未招魂

七夕雨

垂綏抑竹舞婆娑准擬文成乞巧多風色片時驅練
雀雷聲一夜滿銀河合歡樹底愁雙望祭杼筵前怨
翠娥欲叩天孫閶闔遠應將雲錦寄江波

答大敬 大敬以後漢書貽我并導以詩因賦此 漫答

舉篇發篋墨痕新五字芙蓉識故人梁上添書如得
友○閉來讀史好忘貧○南陽功業鋤奸莽詹事文章準
過秦身世浮沉兩無定秋颸長卷淚沾巾

走筆題包飲和詩稿 包所居近市自題曰郎山

藻思鴻才見一斑沈郎詞客擅無顏千純錦繡開處
里萬斛珠璣泐卽山但有沙塵悲阮瑀何曾名聲動
江關摮旗潑詑兒曹力風雅壇中奪幟還

見征婦出汲 時其夫戍閩

征婦提壺汲早潮孤村茅舍竹爲橋最憐鴉鬢鬟蓬
首不用鸞釵點步搖百粤弓刀閩夢杳三年絡緯客
途遙流泉石上聞嗚咽疑是離人淚未消

飲田家

村舍碧梧掩夕陽冷風徐徐秔秫香老人揖客整白

髮兒女打桑飼黃羊居肆道遠莫酤買園蔬秋深酒
酒糧隣家喜慇各在口清醴濁醪持滿觴

倪嶽之有母之喪阻兵不得弔乃寄以詩

讀禮銜哀歲已殘亂離始信死生難烽連燹會千城
險潮噴胥門萬馬寒縱有生芻誰拜墓應無白布可
纏棺隣家莫漫悲征戍猶把刀鍰塞上看

題友人草堂

美子臨流搆草堂諸山迴合樹蒼蒼奧深方徧先坏
戸雨過疎籬早滌塲敝俗何妨應牛馬素心今欲問

滄浪晚來共對前溪坐紅蓼花開橘半黃

與諸子宿峰頂

絕巘岧嶢霄漢通神宮高擁翠微中梵音細動澄公
鐸江影虛涵霸國風金粟尚疑花是雨林於誰解劍
成虹雄圖千載悲寥落獨倚層樓海嶽空

二

世墟村雞夢乍迴滄波東盡日光開林間宿鳥銜人
過天末寒雲渡水來古樹參差青著雨荒丘碑碣冷
生苔羊何莫負登臨意授簡懸知作賦才

包飲和卽山居索題

萬騎驅馳草樹枯鼓鼙聲裏獨操觚西陵塵土埋和
璞南斗光芒起屬鏤久向江東賦鸚鵡今看網內隱
蜘蛛知君五嶽生方寸翠巘丹梯與不孤

冬日郊行

古道淒清風怒號扶筇晚出坐林皋枝條盡落山城
闊木潦初收石岸高一徑蒼雲垂鹿苑千巖寒色壯
松濤自慚躑躅東園路猶怯霜威戀布袍

觀競渡有感

檝馬江南舊得名黃頭蹋躍櫂歌聲衝人急槳絞珠沔近岸廻波綵鷁輕幾樹榴花迷赤羽一簾梅雨雜銅鉦滔滔流水自東去更有何人問屈平

贈醫友俞文起

體中消息最艱難俞跗偏從指下看并日箪瓢思善飯十年裘被怨晨寒虛傳盛怒能差病實幸將身異貴官淥木高雲增起色數時清話循憂寬

秋夕

徙倚空庭日已殫紛紜不放百憂寬山松謖謖聲常

勁江烏跕跕影自寒高臥故人無信息盛年四澥屬艱難清樽明月遙相映莫問風塵老鶡冠

野祠

烟草凄迷何處村連蜷祭陌動精魂石床亂點䟤𨈀跡繐帳高懸風雨痕社後春齋依叢樹花間巫媪醉魚飧他時重見明禋典八蜡三農細討論

題畵爲黃開平母夫人八十壽

堂下露華如石髓門前山色似徂徠簾垂錦幔青烏至盤覆寒花碩果來熊軾轔轔秋樹遠魚須纚纚畵屏開披圖共識松筠意不羨天廚醽淥杯

生朝飲胡尊𦕈王代言酒

晶壺玉盤午風清花下傳觴問錫名一自干戈連歲月幾回詩酒失生平柴門水漲芙蕖短草閣霞開榆柳明壯志不隨時俗盡敝裘應得困桓榮

二

方舝隱囊作名士亦雞白狗爲從兒權衡兩事實不欲瀟洒一身安所之子美長安下第日仲華梁國受封時黃河清澈若可待垂老彈冠未是遲

春雨

高樓愁坐對郊坰歷亂飛花點畵屏天際驚濤迷海窟山中疲馬滯淋鈴鷓鴣米熟芟園韭鸚䳇盃閑讀水經惟有固陵城畔草穿林繞岸自青青

江上

戍守橫塘江上軍吹來春角客銷魂迎人花草縈愁細隔浦陰晴變態分雁戶一繩朝乞糴孤嫠杯酒暮澆墳皐蘭澤芷無消息獨對滄波望白雲

酬張美仲先輩　張㝠舉賢良後隱居教授

末俗猶然見典刑萬衣鳩杖眼還青東南文學高三
輔里塾桑蔴重五經機上鴛鴦慚凍指波間鱸鱠困
秋演共車好定忘年約咫尺河橋有德星張詩有五色散積紛
俎爛心與日傑留發雄奇龍起無底谷等語

社集梅花樓

萬琴寒梅香正繞一簾疎雨徑還新移床入樹當花
檻傍竹呼船載酒人高揖衣冠聊撥悶愁心詞賦欲
傷春若無知已琴樽在爭奈干戈與賤貧

于肅愍祠

雪園集 七言律詩一 卷之十一 二十

肅愍祠前湖水清故鄉遺構野烟橫香生蘭藉春庭
滿魂逐巫陽夜月平絕域鯨鯢翻海窟千門鎖鑰仰
神京幸留東市全歸地洒血猶堪答聖明

西湖夜集

蘇堤西去六橋灣人在微茫濠濮間畫舫移燈低拂
水平沙吐月遠連山吳儂白紵鬪歌變秦女紅裙清
酒殷更欲幽巖尋桂樹中宵著屐共追攀

岳王祠

神宮繫馬讀殘碑金碧崢嶸淚轉垂祠畔遺封留白
骨湖中陰雨暗靈旗嘶嘯銀聲隨流日躑躅黃龍奏
捷時杜宇可憐啼碧血蕭條松柏起人思

二

野老金牌哭未休孤忠從此困幽囚天心南渡朝廷
小廟算和戎玉帛稠俎豆至今傳少保山川當日號
純州精英想像知何極北馬如雲禾黍秋

壽姜定菴都諫五十

佳辰相對藕花紅萬里權心兩地同畫錦開樽懷直
北夕郎清夢滿江東大官猴異青瑣外六月冰寒旬

雪園集 七言律詩一 卷之十一 三十

服中獨幸堦庭垂玉樹遊仙一曲正薰風

深秋陸麗京見過不值復以大雅堂詩留贈

誰爲詩家起積痾開緘重見魯陽戈雲間露向三秋
盛瀨若濤來八月多蓬戶不堪題鳳字高山只合譜
琴歌草元亭上頻相問爲報扁舟逐逝波

同宋既庭孫暗公臥公諸子集丁大聲豪飲達
旦

擲菜樟陰淨石床縕袍寒夕見繁霜一朝傾蓋樽盈
酒十載勞心月滿梁嘯旨蘇門工唱和微辭楚客盛

篇章况聞倚曲奏箏抄四座應忘夜漏長（時既庭有侍史以箏笛倚曲）

集蔡天德虛室看牡丹

風雨連朝妒物華蕭疎春色向誰家但知四壁虛生白不道層臺滿放花檻外青油籠繡段樽前琥珀貯流霞縱觀已盡中郎秘何必圖書繞碧紗

何郡尊九日讌別越望亭

冠蓋追隨五馬遊龍山翠色接天浮祖行未逐麗倡叟公讌先開飛翼樓烟樹平臨秦望近管絃齊傍會

吟留傳觴失憶仙舟別醉折來萸插滿頭

送丁廣文新任壽昌

檄書新自選曹開羨爾明經有異才甲策未從金殿入高車先過玉虹來青溪颿飽雙厓雨白浡洄連七里雷早晚扶搖看脫穎不須更上子陵臺

再贈

細雨論文煮酒濃西城別業對芙蓉忽傳半璧虛函席最喜高堂不杖節水到濯纓清見底山堪卓筆錦爲峰漫嫌朋署無知己咫尺蘭亭擬再逢

丁日宣囑及門徐生就舍錄余所著襍文如干首漫賦

白頭經義老田何幸有徐生載筆過尋諷正惭遼豕賤摹臨轉笑魯魚多桐音映架書千葉棐几鉛塵墨數螺他日承明前席罷好將奇字憶烟蘿

壽盧公瀞廣文

蒍何宮廊啓壯觀荷花五月大如盤半圍水色朝常霽一片冰心夏亦寒嵩嶺文章丹詔近扶風絲竹絳帷寬高齋別貯松喬意不羨仙人有藥丸

初霽徐玉函胡仲呂以近詩請益

積陰十日若爲開展卷朝暾入座來席捧橋衡猶禮讓懸淪宮羽待詩才問津眞欲緣桃岸（仲呂自桃源入城）吐鳳還疑傍玉臺自笑苦吟多偃蹇幾回搔首困蒿萊

贈丁跨千四十

江城寒盡絳雲翔美子文園歲月長家近西山蒼翠色樽開北澥蕙蘭香筆花競簇仙人樹墨沼層翻玉女漿名下應知同耄髦董帷年力正雄强

壽來母（澤蘭先生配也）

秋風一夜動芙蕖天姥覩乘碧玉車衣繡尚傳秦御史履聲猶憶漢尚書千尋琪斡推枝早萬里龍媒縱轡初翡翠屏前形背在人間疑有廣成居

無題

三十餘年食賜身敝裘兀兀坐風塵文章誰復驚當世筆札猶堪奉貴人蒿徑苔生疑過雨蓬門花落似殘春明朝擬拾湘湖月倘許窮途更問津

七言律詩二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秋懷

苦竹城邊望夕陽青溪白水渺蒼蒼棲臺鶴去雷門寂橘柚烟深禹廟荒舊國蒹葭秋自老新亭涕淚醉難忘不堪日暮悲笳動吹徹寒蘆一夜霜

二

發源高浪向東來盛勢遙連溟渤開斷岸平分吳越

盡驚波三折斗牛迴旋旍虛憶金根度王謝空憐玉樹才回首錦衣征戰地魚龍寂寞莽堪哀

三

帝京宮闕鬱嵯峨曾憶文皇奏凱歌絕島鯢鯨朝碣石普天筐篚度滹沱嘗麻原廟祠官缺蔓艸含元故址多歲晚獨愁華髮短承明廬畔幾回過

四

秣陵城郭枕江流天塹雄都古石頭一自塞沙龍馭杳至今風雨孝陵愁六朝玉椀隨黃土百尺金蓮落

素秋黍政浸勞疏竪若長淮王氣黯然收

五

歷下梧楸墜露空海天返炤見歸鴻黃花洞古泰官篆戲馬臺高豹國風遠浦魚鹽橋鷸亂土膏絲竹野棠紅何時重上東封頌玉策金書禮數崇

六

澗瀝雲氣連波白臺殿虛無勝蹟湮地接舂陵終為漢沙名博浪本椎秦侯王賓客藏屠狗梁苑衣冠理釣緡慘慘曾陽城欲暮何曾見有荷戈人

七

漢家雙闕亘西陲清渭黃河雁鶩池日午銅龍天語靜夜深仙掌月光移霜前白幕貔貅節禁裏紅雲王母祠更喜甘泉頻報捷塞垣萬里盡熊羆

八

江漢廻瀾太白移康郎山下整魚麗子陽殞命成都日項籍悲歌垓下時高閣天長帆影沒孤城雲黯劍光遲自憐不及隨陽鳥儔侶相呼秋水湄

九

肅廟龍興佳氣浮上游形勢舊神州柑橙雨壯襄樊色兔雁晴翻雲夢秋令節杯深還落帽清宵月冷罷登樓槎頭魚美無前箸千里潯江水自流

十

西南天外錦官城啼鳥猶留望帝名奇字祇應貧孰載高懷只合老君平使星遙指泥雞路祠廟眞留金馬鳴蜀相唐宗兩遺恨猶憑天險定紛更

十一

樓船東冶徧銅鉦赤地家家嘆癸庚一旅孤兒從絡

古十年海島困田橫黃花慘澹逃榴洞青雀飄搖脂柳營但使攙槍能坐掃遺黎無暇惜秋成

十二

淩虛仙馭羨騎羊欲往相從路渺茫澥畔盲風沉玳瑁山亭蠻雨濕桄榔威加象郡秦軍壯險據沌江霸略長獨恨伏波銅柱短分茅不辨舊封疆

十三

八桂高臺楚粵分荒城喋血不堪聞安邊無復戈船下謀國誰為廉藺羣綠鬢寒波流落葉蒼梧清淚滿

南雲林泉頓爾達幽賞莫問當時銜鉢文

十四

沐國當年闘外尊煌煌帶礪誓書存波摧萬騎傳榆
水桴臥千城壓吐蕃蒟醬紅藤通貢獻金沙玉簡焰
乾坤攀髯涕泣祥雲散何處堪招楚客魂

十五

愁思眇眇渾無定忽傍青蘋入夜郎投筴河流成甕
甯輿尸關路失羊腸澥棠夜散盤江雨銀杏朝含羅
何緒闘道南滇多怒浪蘢駒應喜早騰驤

十六

苜蓿風傳鐵笛音崚嶒玄嶽氣蕭森城隅木暗朝驅
馬磧裏塵飛晚射禽榆柳枝疎句注出葡萄葉落井
陘深李陵臺下重懷古勝跡凄涼不可尋

十七

蝸廬謠詠倍幽憂衰柳枯楊徧陌頭村舍蛾眉應免
妒高堂雀啄不知愁百年有恨存山鬼半菽無心抑
海鷗四望遥天終跼蹐還從世外覓滄洲

出郭到蔡子莊宅看殘雪同包飲和賦

看雪何須待主人登高浮白莫逡巡山峰不落寒猶
重草樹先低白未勻色借曉光同玉立影涵碧水淨
江塵若非朝日林端現却道飄飆微霰新

來我下以佳茶見惠

聖酒枯腸祗自愁龍團千片遠相投色分白雪驚人
句香借名泉第一流素椀清風花沫細幽窗活火竹
烟浮胸中塊壘消除盡何用重登孫楚樓

詶舜水黃子

余素不識黃子黃子見余詩走僕數百里致詩

序一篇內有李何後身造物所忌等語

佳坐無緣慰索居美人錦字寄雙魚舜江地避懷空
仔皇甫文成曾未初蛙响漫勞當鼓吹瓊英何意到
蘧篨試看藝苑榛蕪久忍使前賢風雅虛

晚歸

西日餘光春樹上東流細水深溪中元子眉宇不易
識阮公車轍將無窮城頭角聲襍啼鳥天外雲氣妨
孤蓬余亦隨人抵家去柴門暮色青濛濛

喜張木弟徐伯調姜桐音見過

幽巖松栢挺芳姿勝友維舟把臂時野岸寒威吹縞
紵高樓雪色潑蓊眉樽前絃柱憐同調夜久綈袍喜
共持百里星辰吾鄙在笳聲哀怨不須悲

雪後同諸子集大敬齋頭即席分韻

一到衡門地自偏同心人日久留連都無黃鳥因風
囀剩有梅花犯雪妍衣褐愁逢秦歲月銜杯仍對漢
山川不辭沉醉還傾釀憔悴何曾減昔年

送張南士歸白魚潭

南士贅於邑至是歸里余與諸同人餞之城南

相視黯然各有短賦

白魚潭上有柴荊執手河橋別酒盈戰後歸家如作
客樽前百里似長征寒花幾樹臨霜發斷雁千羣映
水明此後相思東野望龍山直下暮雲平

芳樹齋社集仝禹功雜隱成夫伯調大可奕慶

奕喜賦

婀娜輕舠瀏碧漪高齋風雅自巑岏珪開禹穴瑤光
聚劍出耶溪秋水寒頻歲亂離愁未艾故人貪醆醉
相看述哀幸有新詩句添得南湖幾曲瀾

商太傅宅訪陸章之　章之抱病

舊家庭院玉爲堂彌望盈盈水一方夜雨雙桐青石
井秋風疏柳傍藤牀談經有席牙籤滿封禪無書消
渴長惜別還期同載酒釣魚磯畔對滄浪

訓徐仲根

翩翩徐穉富才華濁酒松琴送客霞無事獨滋三徑
草幾年不逐五陵花南城水淥鳧茈淨曲巷春深燕
子斜愧我蹉跎淹泗轍閒來詩卷即桑麻

七夕

江花江水一登樓凉夜池塘月一鉤共道明河限析
木試看織女會牽牛高臺影落滄波冷絕島烟平水
樹稠欲覓仙槎霄漢上瑤林金闕恣遨遊

內子歸寧遺信招之不至復促以詩

歸寧江滸近黃梅遊汝連朝竟不來子婦正宜勤視
膳高堂况復易傷懷青絲小甕誰行汲白紵單衫待
剪裁莫惜金錢買漁艇夕陽雙槳到城隈

夜雪壞所居垣不寐達旦

袁安高臥夢蘧蘧蓬戶摧殘半壁虛兩樹寒梅充棟

宇一天冰雪焰圖書牽舫古岸風還勁策蹇長途褐
更疎縞帶銀杯仍有賦窮愁應不到吾廬

吳山

吳山春黛似青螺共展連鑣試一過雲霧開時臺殿
出江湖盡處市廛多長堤隔樹窺車騎遠舫因風辨
綺羅忽憶昔年行樂地啼鵑芳草奈愁何

賦得合丹只用青蓮花爲徐淑之母夫人壽

銅狄摩娑筭未央雲璈冷冷動明璫虛傳白石流仙
液爲覓青精作異粮鼎白夜深雙鶴下芙蕖秋豔上
池涼應知凫舄凌空日天姥丹成百和香

答南士以詩見懷

江天雲淨雁飛還滿眼斑瑕焰客顏滑滑孤懷向秋
水蕭蕭寒影坐空山城南風煖吹蘿帶隴北陰多掩
竹關不是故人離別久佗篇爭解落人寰

錢塘懷古

武肅當年舉大名曾將鐵騎擣羅平一犁馬賜中書
令十里花繁衣錦城別殿金章樓閣迥胥江紫氣斗
牛明東南半壁知無恙却勝燕雲未寢兵

二

三節還鄉魑魅消武林形勝舊名垚黃頭入水擢淮
騎强弩乘秋射浙潮官巷鳥啼軍壘廢荒原麥秀夜
臺遥那堪旅舍黃昏雨寂寞羇魂未可招

白露

白露摧殘木葉黃愁中容易又秋光千羣鴻雁過村
渡幾牧牛羊散野塘靜掩松風帷燭暗高吹梧雨石
臺凉一葦僅隔錢江水却望江南是故鄉

歸途

車馬縱橫道路賒郊原盡處暝煙遮青烏繞樹鳴三
匝白板籌燈影半斜多病陶潛終乞食無官張翰好
歸家昨宵抱被舟前宿手啓蓬牕對淚花

瓜瀝塘

平沙一望出西村海氣微茫島嶼尊雨後波濤歸日
母秋來車馬下雷門樓臺好傍蛟龍宅木石應憐精
衛魂緣岸只今多戍卒不堪烽火焰黃昏

二

句踐當時欲問津烏鳶江上淚沾巾豈知臣妾中衰

日卽是山川重秀人石室規模心未泯會稽竹箭色
猶新年年躑躅滄波側澥霧輕風度短闍

鹽庵

纍纍饑人傍野塘熬將沙土濟空囊買梟競衆寒宵
火驟日羣飛若路霜飄入斷蓬編曲牖伐來枯木代
橋梁不辭澤國輸鹽課猶喜會無半畝荒

送劉荊尊歸里待復

使君青雀向荊襄滿眼名花古道傍舊日聲名傳畫
地新來綸綍待鳴榔高門故里稱冠蓋玄鳥虹橋號

驌驦莫惜鄉關春色好鳳池鸞掖禾相望

木弟南士見招報以詩

大雪紛糅當晝昏故人尺素遠相存正須歌笑同浮
桲無奈窮愁欲閉門紅燭畫屏牙拍細短檠殘帙角
聲喧他皆努力加飡後擬揖車塵細討論

所親處觀新婚偶成

花花葉葉競東風迤邐香車綠樹中春晝細聆雙燕
曲暮山遙映美人虹粧成玉導誇鄰母酒滿靑盧有
醉翁美爾偶鄉猶太古不知城郭厭兵戎

遲范祖生不至至又不値

安成一別莪山腴隔歲相期首重回三徑草深車轍
少秋風道上故人來行非樵採歸還暮趣協滄洲波
巳開望望西陵飛白雁依然孤影自登臺

褒艸

薄暮聊登王粲樓可憐衰草被長洲風吹野燒山如
赭木落平林月似鉤寒盡樵蘇爭負擔春來麋鹿漫
遨遊雲荒木闊悲秋意彷彿征人在白溝

蠡城元夕

各暮徒傷萬里情春來寒氣動高旌樓臺冰雪通泰
望闕闈歌謠譜渭城幾樹棋花浮夜色誰家羅綺試
新晴莫愁曲徑無燈火共指橫橋月倍明

雨中觀江漲

二月錢塘草色寒江流不盡雨漫漫城頭旌旆連雲
濕水畔人家帶霧看廢檻半攲芳樹下亂帆爭度屋
檐端畫簾終日遙相對始識今來溟渤寬

二

五里波心亦壯哉拍天濤勢向南來習　空憶軍聲

動地戸誰傳王氣回蔓草淒淒逃斷碣陰雲漠漠擁
春雷何時一遂滄洲興滁市蜃樓逐望開

爲周兼三悼亡

鶯啼綠樹燕棲梁周子神傷悶結腸裙里香隨朝囷
落汝南淚酒夜臺凉芝膍舊幔留雙僞月旦新題有
悼亡門巷依然誰作黍江花江水兩泫泫

木弟亡數月發篋中得其舊所寄詩泫然有賦

剪紙招魂無見期江干腸斷舊來詩蟲聲四壁人亡
後燭影三更花落時囊槖蕭條虞祭緩親朋零落素

車遲才名枉自齊山斗滿篋遺文盡可悲

二

屋角千章夏木新重驚之子骨成塵十年憶弟愁中
酒客歲維楊病裏身光氣已隨龍劍没後生還共虎
賁親白魚潭上風波惡何處招尋舊隱淪

交山

交山抔土江流側山下縈廻瀊里閭比舍雞豚隨地
牧農家晴雨隔晨占沿溪咯彴斜通岸隔浦垂楊細
拂檐携榼偶來披草坐野翁爭席更無嫌

兼汝會各子以婦病不赴報以詩并復吳門諸
子

澄江如帶隔山城夾轂紛紛御李行亂後親朋堪把
臂貧家夫婦最關情雲龍日下終遲發匣劍延平祗
自鳴一榻尚留知已在青松黃菊滿柴荆

題宗蓮上人淨土菴

名山遊歷興蒼茫獲盡驪珠返故鄉道左草封玄度
石秋深雲滿贊公房悠然亭午鐘初歇不斷湖堤雁
幾行風俗祗今殘敝甚花香盈鉢是貲糧

題楊悋菴齋頭菊

春風瞥眼在城隈對菊誰知秋氣哀日煖枝隨簷影
動夜深花並燭光開懸金實購平泉種剪綵虛誇西
苑材身入錦闈慚應接落霞孤鶩焰銜杯

南士席上與朱錫鬯一公

試借杯醪散客愁寒天星斗動江樓懷沙重見湘臣
賦廉吏誰爲相國謀筆底風花容檇李樽前霽色滿
羅浮明朝携手山陰道應有新詩慰敝裘

朱錫鬯以南車集見示

南車高唱久嵬峩側理於今價若何家世舊分三殿
席山川重見五噫歌尉佗墓下龍文出陸賈祠邊新
語多始信君才如海大瀏洄倘許一乘槎

游靈隱寺賦得山鐘夜度空江水限韻

青閣山畔化城高隱隱疎鐘夜度濠九里松風傳浦
溆空亭泉韻落林臯雲深舞鳳飛靈鷲月黑鯨魚捲
怒濤疑是延清佳咏罷層臺獨上扣蒲牢

二

澄湖一棹逼三竺却似陶潛過遠公山色遙連江氣

白鐘聲初帶夜霜空湘靈瑤瑟聞流水天半殿雷渡
彩虹欲寄愁心餘韻裏何須對坐剪梧桐

三

咸和臺殿有軍題午夜聞鐘近虎溪逸響自飛湘水
上清聲不斷武林西敲殘榆欖天香落震徹龍宮澥
色齊向曉雞鳴波影動隨風還傍客船低

四

白毫樓敞接層霄燭下鐘聲響泬寥輕重似搖澄願
鐸宮商直上浙江潮金繩夜月龍吟起石洞秋風仙

梵遙我欲扁舟乘遠興清音離思兩飄蕭

題趙氏積功錄

無兒伯道桑榆晚貝葉書功手自緘鉢樹高枝垂印
度禪壇夜露濕金函青箱不入芝蘭室白首雙歸鷲
鳥巖試聽將雛春燕子綠楊堤畔正呢喃

西陵渡

西陵驛路草蕭蕭范蠡當年築麗譙白膀青蓮餘舊
字輕裝片石送行舠平沙古戍朝驅馬水國秋寒夜
上潮獨倚山樓閒眺望雁鴻飛盡澥天遙

二

城西十里水光微笠澤潛流事已非天上素車從海
下人間強弩射潮歸風迴荻渚鴛鴦起月吐江臯榆
柳稀青雀臨流期擁楫歌謠還共浦雲飛

前題和友人韻

西陵渡口有荒臺斷碣殘碑臥草萊澤國烏鳶舟畔
落柳營組練鏡中開遠山翠渺天無際兩岸帆低潮
欲來滿眼興亡千古恨平沙斜日共徘徊

一

西陵古渡木蘭舟楓葉雲光對驛樓白馬濤聲颿過雨紅亭帆影正乘秋閒吹短笛驚鳧雁擬上仙槎泛斗牛無數江頭堪作佩寒烟白水使人愁

題贈松菊主人

初度花朝醉叵羅披圖得句勝懷多秋光到處隨彭澤春色依然似永和郭外紅塵三竅馬鏡中白髮五噫歌閉門卽是茹芝客寄語金張莫漫過

上宋荔裳守遠

射策金門振羽翰分符瀕國靜波瀾蜺旌影傍樵風

動玉節光浮蘭渚寒牙帳鼓鼙新試馬石渠文學舊登壇鯨鯢莫恃濤聲壯南斗星高倚劍看

二

使君持節下耶溪蹀躞花驄碧玉蹄匣裏劍光滄澥白胸中冰鏡斗山齊九霄鳳羽看文彩萬壑泉聲靜鼓鼙自愧柳蒲非竹箭丹崖千仞許攀躋

雪圃集卷之十三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七言律詩三

送范祖生司理南康

滄江秋色帶烟來送爾征帆欲溯洄名借桂香符竹近望高蓮幕翠盆開匡廬岩畔雲隨蓋陶令祠前石滿苔遙憶刑清風月皎公餘頻上讀書臺

茌山張神祠

漠漠平沙到海壖神宮旦啓列清罇丹梯石上留仙

篆春社花前拜耳孫雨滴藤蘿青墁落風生壇樹絳旗翻溪橋爭指停橈處急管繁絃十里村 墁莫半切

謝人餉櫻桃

含桃三月大如丸郭外青題露未乾數顆初疑丹的墜傾籠漸訝火齊寒枝防山鳥先時摘味壓江梅濺齒酸好伴晶鹽添逸興何須翠籠共金盤

過秦君故里 秦系字公緒唐隱士也寓幹山之陽

公緒當年此息蹤幹山寂寂水溶溶漱流絕勝嚴陵瀨枕石堪題高士峰官廨喃烏西日冷射堋碧草曉

霜濃故居千載迯三徑何處相尋菊與松

中秋無月簡南士

蕙草江蘋逐轉蓬悲兼屈宋賦還工滄波東注日將暮天漢西斜秋正中燭外高原迯遠近樽前清影暗長空扶搖瞬息浮雲盡千里澄暉兩地同

除夕立春

江城臘盡不知寒解凍和風水巳瀰戶內迎新懸綵燕爐邊守歲見春盤星回未飲屠蘇酒木德先占太史官簷際疎梅花正發呼童秉燭倚年看

秋夜憶來我乎 時來客維揚

當日驪駒不可留還將造夢度芳洲懷人晝短仍兼夜送客春初又及秋瓜步潮生衣袂濕蕪城月落鈇聲愁竹西漫道無歌吹應有新詩滿上頭

送南士客游解州

瘦馬單衣露襧襠問君此日向何方驚心饑渴隨桑梓脂指山川到解梁河派雙流襟似水桃花高洞筆生香州城莫戀風光好回首澄潭有北堂

飲張氏水亭限韻同吳陸二處士

江天把臂問飄萍促坐新來水上亭日轉朱欄花桁密風開綠樹麥田青泉聲暫咽聞絲竹山翠横飛散醁醽向晚留賓休列炬座間雙映少微星

劉繼來席上送章含可計偕 章家貧賣卜市上劉子繼來其舅氏也章嘗依之

關河曙色動征袍不盡離情對濁醪市上干支新雨霽渭陽裘馬朔風高聲傳黍谷迴寒律字滿金臺拂彩毫好寄魚書春欲暮晴江如帶水滔滔

全呂黍字訪日者有賦

日者爲呂言前遇應不佳竟佳不呂答以前亦無他煩患腹饑耳予笑爲口占贈黍字

城頭日映老人扉呂子東來問息機郊路塵沙蒙席帽官街荆棘惹鶉衣地中晝餅名須啖天上高雲腹苦饑蘭露菊英消瘦甚屠門踪跡到來稀

客舍送倪嶽之任千之北上

客舍寒梅傍酒帘昨宵疎雨曉還添三年晩食消虀雖五兩輕舟坐孝廉內史經鋤辭故陌彥昇筆札賦新蟾明春定貴桃花紙一字携來值百縑

會城訊李子

東萊止客本好義太白被拘空苦吟市虎漸成辭聽淺囚書不上獄門深烏鴉聲斷晨霜厲劍戟光寒夜柝侵籠鳥檻猿悲跼蹐加餐聊慰故人心（張儉亡命止東萊李篤家事見後漢書）

春日旅懷

柳嚲花殷照碧流鶯喧燕媛過南樓吟餘暇日常如病客裏逢春不散愁老去坐書廿下考狂來投筆未封侯明年此際風光好元度山前有敝裘

送朱金章令永淳（金章舊爲將軍屢立功）

翩翩昆季喜談經頭過揚雄構草亭木岸寒深鹿白雪茆堂夜午對繁星將軍樹底棠陰逈椓筏江頭石色青二十年來重話舊陽關一曲若爲聽

奉寄徐月鹿先生（徐爲水部司椎南關）

南州淸望久嵯峨莫道簪纓異薜蘿卿月寒生元武署使星高映淛江波玉臺章何山川秀天府金錢竹箭多不遐冰壺賢水部窮愁無奈項斯何

夜坐聞隣女吹簫

烏相丹楓玉露明花陰月影石床平誰家翠袖扶龍笛此夕秦樓作鳳聲調入淸商傳恨字歌翻折柳見離情空驚半壁餘光壻無數梁塵落短檠

得黃秋涵書并惠尊著賦答

苦憶鄣城黃叔度論文官舍夕陽斜風簾孤鶴閒窺羽露井雙桐靜落花遙夜楓林迷舊徑淸秋雁驚帶晴霞由來古調應難和擬譜朱絃愧伯牙

聞雁

哀鳴霄漢正悠揚聲入秋風斷客腸不分衡蘆投塞

北可能戢羽向衡陽空弦驚墜雲霞字鎩翮頻登雞鶩場何處稻粱堪托宿王孫芳草已繁霜

二

天末飛來似倦遊淸音歷歷度高樓汀州木落兼葭暮林樾烟橫禾黍秋足斷八行遲客淚翁摧五采渼宮愁避寒紛作天南計一到天南寒更稠（翁雁頸也紛員姝翁）（五采文見漢書朱雁歌）

蔣馭閎過訪不値

悵離三徑過茅茨應怪求羊倒屣遲露筆善題招隱

山雲箋細寫步虛詞藝林飛兎空羣日南國佳人獨立時十載含情艱握手波光帆影亂參差

午日

萓花菰葉滿蒼苔高樹垂陰霽廟開伯趙鳴聲乘夏至西陵雨色趂黃梅（時二月夏至七日出梅）盤餐侍饌貧逾好簫鼓移舟晚更來自有芳華酬令節蘭湯莫遣隔辰催

胡祇臣自松江還見訪有贈

美人返棹闔閭城句踐山頭問舊盟秘笈緘來搜石

匱高才豈合老明經扶風門下紗遮絳東郭朱家榻自清（祇臣謁張蓼匪先生歸寓余友朱畫臣宅）越水縈紆無限恨客星掩映不勝情

早春旅中訓顏賡先王舜舉見枉

索米鄉關愧腐儒雙懸明月過交衢羨抽蘭野詩無價（顏延之詩蘭野茂荑英）雪滿山陰興不孤藝圃彎弧生射雀市門投馬夜呼盧（顏胥中副車王有儁才而喜博）琳琅觸目驚玄圃為看西山爽氣無

大敬齋頭牡丹

翠袖幾雙繞丹葩油幕常容護紫霞避世久拚甘寂寞種花翻遣學繁華和風深閉談經宅春色長留庭上家寄語東園桃李樹莫將輕薄委泥沙

印彪吠王氏牡丹

玉饌金卮坐不辭綠肥紅滿醉相持但逢暄煖香爭發即奏笙簧韻亦宜拂檻露華朝爛熳臨池烟月暮迷離六朝粉黛空成妒珍重題名謝客兒

張氏天風閣同諸公賦

天風高榜共摩抄若谿瀟條引興多蘭澤吹蘋三楚

賦浦宮擊筑赤靈歌南山豹起雲俱淨北溟鵬飛海盡波落日寒林無意緒窮冬歷亂轉蓬科（漢莫迴切）

謝劉繼來餽酒

秋雨連辰滯客裝麴生風味永難忘菊開水岸清觴滿桑落孤城自瞪香阮籍猖狂醒未醒茂陵消渴興偏長明朝還伴扁舟去不是愁城是醉鄉

瓜瀝西浦荷花極盛與諸子泛舟其內夜分始罷

十里新荷莫倚闌輕舟短棹載盃盤棹開翠荇分波

入舟擁紅衣捲幔看葉動夕陽深到水香侵清醞醉
生爽前湖別有空人處更轉蓬廳覔大觀

二

碧潭紅嶼望重重白鷺銜烟度遠峰極浦月華瑤佩
冷清宵露浥蕊珠濃樓臺面水神仙島簪珥臨風傾
國容醉折芳菲著高樹真成木末有芙蓉

義城靜玉姪過我以手巾團扇留別賦答

年少頻驅問字車殷勤留別愧瓊琚人非夏月何乎
叔過似秋風班婕妤杳杳蘭舟津樹遠蕭蕭梧影夜

廳虛他時下榻重投贈應有奇文照里閭

謁劉念臺先生祠

想像精靈淚欲垂玄陰慘澹朔風吹空桑分派麟經
遠白簡朝天雉尾移前席虛期宣室名荒臺徒有蕺
山祠斗杓爛爛滄波廣滿眼高深慰夢思

送人遠戍寧固塔

幽州已在天東北況隔幽州路萬盤肅愼東偏疑盡
地高麗北去有層巒澥童霧暗晴猶雨山鬼林深夏
苦寒五板船頭莫凝望黃花獨鹿總雲端

壽來商老七十

城西春色近如何鳩杖携來指薜蘿傳後孫餘新卷
軸里居况復舊鳴珂山間朱草含香細花裏高松積
翠多把酒臨江更南望驪駒曾上漢臣歌來曾爲太僕

送王白牧北上會葬朱鳳梧離憲

江潮春漲片帆開蕩漾還同客思哀寂寂金臺長鋏
散蕭蕭易水素車來征途酹酒稀公約夜壑招魂朱
玉才千里逢迎爭下榻浮雲落日漫徘徊

和王枚臣落花二首

東風一夜妒春光搖落蹴簾委衆芳紅雨枝頭驚燕
雀文茵蹊路宿鴛鴦遊飛綺席浮罇偏細骨晴絲弄
影長莫遣秋千誤隣女沾衣撲面不成粧

二

誰憐傾國墜胭脂片片殘英細雨時桃葉渡邊香作
絮柳陰堤畔樹爲籬芳菲似恨開偏早輕豔難教落
去遲別有琪花芬少室隆冬還發向南枝

贈徐元白先生

才名應屬舊南州排拭鳴琴伴雅遊滿地春風連草

碧一簾秋水傍霞浮交因仲舉時留榻路近山陰夜
上舟無數管絃花外合淚將三異說中牟
王麗青先生自省渡蕭羅紋山先生招余同候
之西陵夜飲百尺樓有賦
暮夜清樽列綺筵西風古道共揚鞭山城漏滴郎官
水沙驛燈懸刺史船公廨幾年成隙地高樓百尺本
連天坐來莫訝肯寒重皎皎冰壺到眼前
聯不中盧使君
三韓星向兩溪濱熊軾形蟾有後人涇外清風吹霽

色臺前烟雨趁陽春山分吳越蒼巒合江界東西禹
甸均正喜百城推子幹不須枹鼓備黃巾
仝黃長菴先生集劉繼來高閣
珊闌木葉墜梧桐促坐焚枯對朔風重嶺峯高亭嶂
迥招提雨霽塔輪空巖城治術推黃霸北澥文名媲
馬融夜久驪駒歌漫發清談不在齋書中
黃皆令同其夫入越寓楳花樓
從來天壤恨應賒檢校奚囊渡若耶聚校可能勝石
曰揮毫自解對梅花清池靜焰芸編細片月東生簾

幰斜都怪塵寰多少事獨將澥市向人誇時皆令書澥市詩幅
其外楊世功示我
九日得王文叔信因憶文叔舊有見褱之作幸
爾賦答時王客維揚
登臨憶得仲宣樓異地相思盡敝裘霜落雁鴻鳴北
幹月明歌吹滿揚州高堂蔽水雙蓬鬢萬里風烟一
剃猴見說隋堤風景好茱萸花發念同遊
嚴子夜泊京口以詩見褱賦答
燈火旗亭客思勞扁舟獨夜倍蕭騷平沙月吐金山

白極浦潮平鐵甕高此夕題詩雙寄鯉當時樽酒共
持螯輕帆婀娜天無際莫問西河有布袍
李三純節久客番禺項寄書云遊番禺市得見
脅選欲反寓持錙易之則他售矣別覓了不
可得殊爲悵然云云
天南雲樹鬱蒼蒼尺素來存道路長一代楷模推少
府千金增損笑咸陽遺臺明月珠連舶越市青萍劍
澥裝獨爾疎狂憐敝帚白頭鉛槧柰相望
一日丁琴溪以楚行雜咏見示賦答昔丁令通

城
小楪名花滿正開烟波萬壘渡雙回豈無錢穀咏清署獨把詩篇紀吏才鴛鴦淚傳仙馭遠魚書真自武昌來披襟不用頻揮扇三楚雄風到草萊

重上徐元白先生（先生爲大司馬諱京咸之孫）

雲夢天南盪日華層瀾浩衍起龍蛇旌鐃北塞三驅法烟雨西陵百姓家海畔公孫仍牧豕上林宮樹未開花自憐潦倒巴人後又許傳經入絳紗

醉後示門人

劍鍔青熒對曲欒馬蹄蹀躞起歌聲放懷蓬丈三山頂高覗金湯萬卷城變響岩禽時上下推枝灌木璫崢嶸蕭然一笑蕪園裏應見當年裘葛情

贈張赤暹（赤暹尉蕭多吏才又著他邑事書董修戰艦復解餉而性喜吟嘗著遠事篇若干首）

誰道鹽車困驌驦風流還似舊漁陽一江甘雨隨細帙兩縣名花入錦囊下瀨毎傳帆艦利天庾會上度支章新秋應假扶搖便會向塵埃待九方

和戎裴美人燈

妖姬莫遣雨雲迷鬉鬄平分太乙藜聖女祠前爐火合夫人城外劍光齊歌傳夜度紅牙裏舞妒明妃黑水西應是深閨離別久遠隨夫壻聽征鼙

二

方疑累騎阮家郎又道吳姝入試場火樹滴將紛拍淚金蓮改就木蘭粧珠懸明月全身現鏡貼玫瓈寶袜光應莫宵深麻炬冷更懸孤影待朝陽

三

赤羽青絲綴錦鵝朱顏分焰傍驕支飛揚燭舉書明

日悵惘燈灺欲落時月下隋宮初放隊花前秦國舊封姨阿嬌應悔留金屋試逐紅塵覓荔枝

四

拂拭啼粧逐斷篷腰仍束素足猶弓朔人絕塞眉峰翠走馬天街意蕊紅竿戲漫旋花萼殿銅屏空上合歡宮金吾正值無嚴禁只合銷魂午夜中

元夕上姚非菴先生

今年風物最關情絕代名賢此濯纓皖子國中春渡水惜陰亭畔月臨城吳興健筆推梁國宣室新題策

買生萬樹銀花添夜色秖應相炤使君衙

奉和姚非菴詩四首原韻

巡視獬塘宿紫竹禪房

茂宰星軺獬峙行閒尋祇樹看春耕幸無趵鱎妨公事却對鄆筒暢遠情丰韻蕭疎修竹翠襟裛浩蕩夜濤聲折衝合是樽前意不羨當年武庫兵

西江塘點給馬草

江臯旭日快新晴炤徹薪芻給遠征雨積預愁苦蓋[illegible]風橋難測石尤情輪供困後蒲鞭緩羽檄馳時肯

着平誰信催科成撫字春郊細數百花名

于役即事

巡行溝洫乍張紘不爲山陰訪戴船百里川原牙鼓外三春花柳畫橈邊東臯燕雀依村社絶島鯨鯢息燧烟邪許聲中歌頌起從今瀛海是桑田

雨中早發

春霖一夜曙光昏銀髣遊菁到愈煩編戶尚嫌驚曉夢籃輿先已度荒村雲根墜碧迷沙路麥壠餘靑限漲痕好待平疇催布穀隨車甘雨細評論

招來我平小飲我平貽詩一章原韻奉答

園蒿新剪小醅紅眼底窮愁箒嘆同彈鋏有魚辭幸舍雕蟲無字問楊雄調乖竽瑟音難識柄異方員術未工笑指山梅寒更發拚教泥飲莫書空

枚臣招集容安軒看梅

風光不到野人家寂寛春前負歲華蠟屐平橋尋竹徑淸樽微雨見梅花籬烟覆綠浮香細宮燭搖紅動影斜聊借餘酣閒倚樹爭疑避酒笑相誇

贈許使君

燕臺夙磬使星明千騎東方獬獄平買犢餘閒堪說劒藏書萬卷更論兵灌門濤轉隨雙節射的雲開護百城莫道循良無敵愾耶溪父老舊知名（許自郡守爲寧邊兵憲）

二

節使東南棨戟臨幽燕氣韻本蕭森五花牧馬雲光麗細柳轅門獬色深阮檄陳書防禦策雅歌嘶矢太平心鼇城漫惜旌帷遠咫尺龍池待作霖

壽熊太夫人

漢陽芝草傍胡麻遊海安瀾蚤建牙樓近白雲鸞馭
遠城臨郝月桂陰斜六銖巧護金條逵雙珥新添玉
辟邪赤羽榴花相共色何須勾漏訪丹砂

題浮湘閣

謫橋分徑敞層陰高閣摩空試一臨樹外江湖浮日
月檻邊魚鳥任飛沈一圍翠壁蓮華色幾道溪流梵
唄音不是西城吹角近還疑此地即深林

雪園集卷之十四

蕭山畢隆周昌其著

五言排律

春日同諸子集任千之

野渡城闉外人家津樹中倒衣忿晝永把臂失途窮
曲徑苔初合縣橋柳漸叢砌床當几席鳥韻發絲桐
竹下泉俱綠花間酒正紅繁枝低礙屋芳草遠連空
遊倦悲司馬（毛大可遠遊始歸）樽前覩孔融還思居止近（予舊與千之同里）
猶憶嘯歌通客至惟呼黍詩成不用筒翠微

仍繞北塘水舊歸東飲隊隨羈紲氛埃任轉蓬棲遲
三十載搔首媿春風

與枚臣坐談撫時感遇慨然久之昔牡丹正放翠色嫣紅向人如笑因起製詩令屬和焉

促膝傷遲暮名花入座來艷居百卉後滿向杪春開
水焰卿雲聚風移紫綬回闕闕扶翠葉面面映蒼苔
漆桁青油幕雕闌白玉臺朝暾憐嫩色微雨淨輕埃
香重非關麝葩繁不記枚疏頭瑣自合側暈錦成堆
紅粉新敷髻緗裙別樣裁燕鶯齊上下蜂蝶緩徘徊

神女巫山曲湘娥洛浦股丹唇垂絳蛟鮮掌滴珠胎
種陋彭門質根疑西洛栽大觀增卷軸絳色稱尊罍
富貴誇芳冠文章錯彩才從教金屋貯青帝莫相催

蕺山戒珠寺 右軍嘗刺江州

爲歷山南寺因登寺裏樓寺從賢內史山憶小諸侯
大造金仙古興公墓石幽於今成淨刹自昔重江州
雁子翠飛遠鵝群筆勢遒竹堂雙樹曉墨沼雨花秋
智永依行腳西僧尚臥遊棲遲千載下叙宴瀨東頭
周顗方輕訥深源復棄謀百錢艱售字十笏暫維舟

蘭渚流漸恨臨沂隔故丘何方堪避地此處即滄洲

予西河舊里南隣即魏文靖先生故居也撫今
悼往愴然有懷

碩德高千禩清風閱四朝孝廉初釋褐觀聽肅圜橋
宣室齋郎潔春官禮數饒閒心耽竹素垂老嗜簞瓢
象簡三辭後金陵八座遙栽培多大拜拂拭盡連鑣
夏屋惟延士春湖好漑苗階除荒薜合牆角女蘿飄
俎豆喧鼯鼠丹青失絳綃上尊昔代易東里子孫凋
春議空如薑詩稱枉以陶惟餘碑石峙灑暮宿鴟鴞

爲俞仲高尊人雙壽

百尺姚江水千尋甕緒峯梧垣鳴綵鳳緗素映銅龍
四瀨期頤享高堂孺子容雙星光自遠並蒂露偏濃
長夏風成曲清秋月在松畫屏開翡翠繡褥合芙蓉
問字頻移屨提筐不恃節還期宮闕下掃室待珍從

禹陵

憑弔茅山下蒼黃歷歲年一坵多茂草兩岸盡春船
儉德葦爲椰神功鳥作田偏枯艱杖履勾股計山川
章亥乾坤步岣嶁簡牒傳玄圭三過績金鼎九州煙

秘策留宛委陽明接洞天龍梁岳駕遠龍尾水車旋
觸外阿鋒瑩碑中斗篆鐫飛虹纏荇藻砭石失丹鉛
俎豆祠官廢蒸嘗祀典愆庭蕪汲綆月地冷受書泉
荒服封幽壤垂旒對數椽愁看條蕩色搖曳惠風前

湘湖曉泛

艇舟西郭外旭日上春衣地僻溪流響灘喧釣艇稀
園桃紅帶露山鳥宿初飛漲水圍青渚孤烟出翠微
壓蕩應不到倚棹對芳菲

柯亭

沪市通漁捋蹊橋跨雁堂前臨江水闊側望越城長
亭廢時移淡柯傳韻在梁高遐思寄笙龍節論中郎
困約羇人意風波逐客裝徒聞曳歃（踏去）曲未有會吟
行樂異蝗蝍㚓音妹焦尾拋匠心濟總衕（總蘇董反 衕徒董反）
目睫辨宮商黃署吹繁觚（引同）朱脣飾太常東閒安磊
柯一旦遇夔襄玄度文但麗（伏縚字玄度爲笛賦序柯亭事）青溪調
最良（後柯亭笛爲桓伊所得與王徽之遇青溪因吹三調）征夫何難遝俯竹自
蒼蒼

靈隱寺

西域翠巒坼東江積翠遐老僧停杖錫新水漾香閣
狠跡開禪窟龍宮振法華高梁荒晉宇深院落秋花
泉冷空亭下猿呼隔水涯松篔搖碧漢葛塢對青沙
湖色諸天淨鐘聲晚焰斜峯蓮舒鷲鳥蛟穴嵌谽谺
陰嶂疑神斧平林畔鬼車凭高無限興直欲駕烟霞

七月十五月下作

江月漸踰垣江濤靜不喧蹄犍懸戶風露集高原
葉亦知寒早山青見遠痕秋聲歸茂樹暝色近黃昏
孤憤城頭柝離騷浦上村昔危逢劍戟計拙但饔餐
大慶隨昔俗盂蘭列巷門投花恒滿鉢剪紙欲招魂
佛火燃靈隱行雲度小塵誰憐羇旅客浩歎向丘樊

門人任鳳以生日索詩因書十韻

相逢猶未晚投分笠嫌猜竹舍烟中見扁舟江上來
檢書嘲繡帨問字落燈煤三徑人無跡雙扉晝不開
飛灰俄氣至吹律又星迴草野空傳臘山城正憶梅
雪花供洗沐湯餅重嬰孩幼志行當乘飛光屢牆催
人倫憑郭泰顏質過方回莫負驍雄氣還看萬里才

病目劇甚口占命門人書之以當丸散

飡茶褱苦易執熱望涼難何事連朝臥因予兩目殘
多時昏似翳初發痛如剜掩袂嫌衣濕扶床怕暮單
光投侵背裂風入剪摒酸匹練無停跡狂華有百端
乍開延棘刺久瞭失峯巒提燭塗鄰壁焚書棄鶡冠
傍行酬密友眼坐對朝餐庾亮西塵急蕭王北渚寒
幾成丁掾癖應減夏侯歡附子功何奏鴝鵒效未殫
敝裘愁兀兀角枕夜漫漫非夢瓊瑰滿無哀涕淚漙
顴頤流漬穢揩拭盡瘡瘢寂處常思過屏營獨永[illegible]
愆尤難悉數儆戒必多般萩麥輕偏焰淵魚鬱大觀

舒瞳分支蕙承睫剖賢好巖下畢能遠忝宮胆不安
滿堂邀美子上榻覗尊官眺瞋微雲白緣腓火色丹
額辛從熱胸怒盛恐傷肝弘㯮方堪俟支郎智本寬
謹循遇轂禮不掾伏波鞍攬帶惟防傲周身毎自看
王喬仙藥在秋月映澄瀾

冬杪大雪阻道不得歸命門人一鬮韵一行觴

毎一韻一浮白疾落數十韵竟醉矣

原野方飄瞥林巒已皓然紛紜吹短褐淅瀝響低檐
絮起枝猶凍花飛香未傳透迤荒逕裏寥廓一江前

覓鋍封樵隙乘瑕入座邊緣爐濡宿火點被醒朝眠
棟宇看虛白乾坤想太玄幽葩終抱素貪鳥競營巔
婉轉逼池沼淸狂覆市廛蚪龍殘戰甲瑤島碎瓊田
阿閣平過死澄波仰墮鳶因形施堊鏝任質飾方員
馬櫪餘拳蝟蝸廬駭折綿利錐難入地寒聚易齊肩
冰合堪徒涉膠強好控弦銀毬山菓落珠鋤薜墻懸
火井堆湯餅青崖易鑿錢䶵臾常缺陷撲滿墜高簷
谷散無聲瀑簾垂不夜蠙微芯同月皎鼓舞得風遄
氣肅關河靜香添節序妍竹梢全勢壓木葉徧林卷

梁苑遊誰續渦行望屢愆脂侵紅燭艷遙映翠翹鮮
絕澗千嶂祭柴門萬里天玉塵迷貝闕鶴鼈待神仙
脈脈親書幌颸颸集釣船鷺鷥疑脫羽煙拂似鋪氊
鐫刻成還毀茶鐺掃復煎鬢增李耳髮色潤碧雲箋
快寫幽蘭曲高歌黃竹篇稻粱何足計松栢自爲年

登楊斯寺大悲閣 寺帶江面湖是日卽宿寺中

慈航來古渡晝水架層樓落國楊斯舊旃檀法相幽
閣中大士像以檀香爲之汪洋天唄近瀲灧化城浮江幻颿橋影
湖喧菱芡舟林塘橫曲蜆鷗鷺落寒洲戎馬連三粤

棲遲愛一丘花飛金磬濕露下石幢秋頓失紅塵事
疑從白社遊翻經竄客義辨餅悉莫搜暮靄依簷盡
星河帶檻流摩尼如可借離垢是良謀

壽丁母 丁琴溪尊人

西灝司杓節東瀛合樂時衣鳴雙玉珮鐙簇九華枝
烏使喧成樹魚須映介眉發星臨閥閱德到蘭芝
夙著遺金戒人傳裂織辭雕胡朝作膳熊胆夜催詩
愛客如陶姥貽謀亦泰姬巳裁同舍被自把曲江巵
秋浦明珠泫春溝御柳移屺山千嶂遠天女七襄遲

珍甁安期舄光分太乙藜仍看迎侍日白髮上丹墀

烟霧

武陵初返棹拂練寫滄洲下筆生春色中堂擅勝遊
谷深疑過雨嶂遠共雲浮虛閣當蹊路濃陰覆石流
坐間餘白眼樹杪出蒼頭氣韻看逾儁風標老更遒
含毫驚欲化造物妬名留點染人工絕盤旋繪事周
祗應烟水際添上小漁舟

嫁女詩 有序

八月十五日女適蔡臨發成詩命侍婢如琴歌

以代訓

河鼓聯橋後鍾陵度曲前筵歌喧水岸爛炬向欄栟
結帨臨斯夕葯辛念昔年長卿家四壁平子賦三篇
堂有扶鳩勝郊空負郭田還將文代耕應用筆當錢
驛路愁行李江干喚渡船微軀輕似葉吾道直如弦
婦嗣謀醫藥艱難弄紡甎琴書仍未寄饘粥倍凄然
往信傳啼乳來音苦折綿坎流隨地換吳越任人牽
敝幌須盧植諸經祖孝先會聲皆試鼓無室不名鱣
茶沫迎風細燈花伴月圓常思節序易坐使百憂煎
白髮驚親老青春度客邊吳蒼高莫問兒女弱堪憐
簡戶蟏蛸網紗牕蟻螘穿仰慈袍姆共扶弟步蹁偏
露井提泉缶中廚起爨烟縫裳擅布澁刺繡澼圖延
斂黛描眉樣拈脂注的鮮新蟾方罷拜翼髮已齊肩
祠次闈紅 工音 麗笄脩食譜全長吟道韞句憶得大家
姑 音 編婚嫁非嫌晚言談遠有緣鄭齊嘉耦異狐趙細
君權夙昔通名字逡巡下禾戕輪將傾學倖甌沒 沒甌
猗言 黿勉 竭寒氈髹澤朝乘潤機絲夜失眠窮奢投珮貝
瓊碎及釵鈿曲意遵駔儈回還識市歷評纔推蜀國

品玉愛于闐幔首王鳴活懶隅龍子懸含茲訏 平聲 寂
寂以此致拳拳負敗東蓄盡貧同北阮瀟叔鸞標素
志繫犬畏成愆幾歲經營拙多昔俗累纏事過 平聲 交
態見勞極夢魂顛簾鳥纔充使壺公舊十尊颼颼布
楓棗細細畫坤乾旭旦逢秋半纖阿帶雨妍古垂蹁
竟禮今少御輪旋馬候施衿發興因芼藻還爲翁予
漸傷作婦汝能賢凝立看西席分半對綺筵鹿車桓
飽馭石臼孟粱竪佔洗勤盃擧祠牲蔪鯉編籍緊懃
季讓婿快或劉延好績城頭蕎休誑相府莊老夫真

適願巾幗也翩躚

螢發

疏雨初收夜薰風乍轉時當空能自焰入牀迴生姿
欲駐流還駛將飛態故遲火齊懸未定星影密仍移
拂地黃金碎窺樓藜杖吹燭征燈落蓝翠引電如絲
焰自齋丘冷珠應合浦遺寒灰孤鑑淨腐草舊根離
隱導平津駕頻經東觀帷齊紈爭撲處似切塘投悲

賦得紅藥當階翻

芍藥紅堪把華芬向碧墀近人花映面舞帶葉如規

豔態行雲散冶下聲粧絳樹移露嬌低尚泫風定裊還
吹萼曲珊闌赤陰遮苔蘚邀江南春欲暮切莫贈相
離

春日鏡湖

鏡影漾晴光丹青近水鄉扣舷依浦漵解帶喜滄浪
宿雨嵐增翠條風樹漸芳牧人驅小犢遊女識南塘
古渡漁竿靜平橋竪子張窒深人面綠苡古燕泥香
阡陌綿堤曲樓臺盡瀰陽波因唐監冷派接若耶長
吟哦推靈運功勳說允常佳人微靄隔春色在何方

家孝執郡守為予言鄱湖之勝因期後遊慨然

有賦孝執江右人

龍山清話久愁思滿番東史記吳伐楚取番即此地番音婆土壤傳
聞異神讖感慨同玉衡占癸巳木埒會艨艟星子寵
僊窟康郎虎豹叢營開檣鷁白燈引艦旗紅拾匯犀
函繞懽呼洲渚空上游遮彭涉問道礎泰豐黎楚餘
分盡魚督鬼念窮後車諸尚父天語屬元戎謂俞通海也
章貢涵瑤鏡衡廬掃蝃蝀丹青荊棘下帶礪史書中
漁唱過左蠡蘆花落夜鴻池清思淬劍石古漫垂虹

何日乘秋興揚舲大國風

遣妾詩

陶令腰難折安仁鬢欲絲長貧隨病婦久賤任癡兒
問渡尋桃葉探春栽柳枝有心藏柱繪無夢叶熊羆
拾翠情懷巧流黃織作遲豐星光黯澹蘭麝質離披
藿食吾從好虀鹽汝不支寧甘覆水誓別譴遠山眉

楊雲士齋頭看菊十五韻 有序

得張子尺織書稱雲士愛菊東籬百種號為絕
盛請一題咏為名園生色夫余雅善雲士去楊

居僅數百武而菊成最早且盛秋過數日尚假
蹇不前重煩孫子之促則余之疏狂潦倒亦已
甚矣因同門八徐檢過之晚菊猶盛見壁間多
佳什往往言淵明余笑語雲士淵明於菊直寄
意耳其所植必不佳晉書稱九月九日出宅邊
叢菊中坐摘菊盈把忽王弘使送酒至便就酌
淵明自言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又云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不移置不愛惜不培灌不
過如陶注所云蒸嘗氣香莖青作蒿艾氣兩種

耳使淵明得佳種若楊子將纏綿躑躅另作閑
情一賦即江州愧酒不顧也焉肯採摘盈把且
任其荒哉但言一律落句及之既以效顰兼用
謝盛焉昔甲寅十月望日也

佩解茱萸女香銷桂樹花比鄰煩尺素秋盡訪寒葩
卷書重巖近蕃牆略彴斜叢篁低荻岸流水遶人家
纍纍金英細層層玉葉遮色驚宮綵換名借美姝誇
纈障圍朱藥蓮脣吐碧紗低昂無俗態應接有咨嗟
正則蘭芬並長房酒味賒斯昔多賞鑒終歲似菑畬

音夸蝕舊防蟲蠹踈枝護鳥評湘筒背汲井拎剪牆分
茅甘谷芳彌譜河陽種滿車風霜開錦繡丘壑貯雲
霞獨惜陶彭澤無由覩麗華

驟雨限韻

澥色傾林表天風起蟄龜輕雷方過樹急溜已銜階
羽鏑飛還止浮漚散復排田溝新埒滿溪碓舊聲乖
壞棋尋微蠹坳堂走怒蛙雄吹堪立木盛勢欲崩厓
蟂閣飄延死江桴斷木箄巡除看藥裹望遠暢狂懷
三伏驅炎熱時行殺草菱此中多蟄伏應免久沉埋

木驪自上海歸過我稱西府澥棠之盛函索詩
粘壁雨霽往覩因有斯律

未悉吳淞勝先誇西府奇春情濃舊館秀色湧疏籬
條異櫻珠弱枝從梨樹移開數須撰日草木更多私
木蘭云得此種日久毋歲多不開開必有喜慶事細蕊含朱的繁葩淡口脂
守宮深注點卯醉乍闌時蘢甚殷紅開昔漸淡挼數瓌姿密是昔
開近百頭尋香淑氣吹俗傳此花無香特為解嘲如此淡樓携問望唐譜
重敦詩誰信兼旬雨能教花事遲

上姚非菴先生兼述鄙懷一百韻

南服文章伯吳興鴛鷺行銓司推幹理天子識循良
本縮江郎綬旋臨許掾鄉諸墟曾誌濮八柱憶封梁
鵬翮培霄漢龍池接混茫考功初授昜丹鼎舊稱光
紀傳名山業牙籤副軸藏萃峯爭排瀉江水遶圍纏
美政傳陳實高吟度會昌星聯流石洞日氣射擬陽
瞪斗思雄鎮歌風果盛唐國華擔彩筆家學貫靑緗
薇省花垣燭蘭臺彖簡霜先標經子義遂擅董龍場
玉筍班纔合泥函字有香淋漓麋瀋濕躞蹀馬蹄忙
十載需凫舄崇朝剖澤璋棲霞遶磵級越嶠是金湯
雪園集　五言排律　卷之十四　四十
紅雨重開秀明湖促治裝逸情千嶽麓麗句動滄浪
梓里庖丁技刀非福鵲方文翁非泣蜀朱邑再爲郎
一稅雅亭鴛還鬪輿論揚神虬行碧澥綵鳳下新篁
古道雙旌直孤城建鼓鏜雅琴單父韻淸水使君囊
濕室猗疑樹原田豩憩棠儒生敦夏課野麋足秋糧
市闤如環堵芹塀似截肪艸深圜土外桴臥雉垣傍
蔭覆依枝鵲波濡頳尾魴有河皆渡虎無畝不栽桑
礌砢層巒峻沿洄曲澗涼箭傳朝試屐檄駛夜鳴榔
捫嶮雲隨蓋臨深潦濆裝萊鮭供晩食葭葦列胡床

兆姓惟高枕畢車駁下堂松飈吹北幹冰鑑貯浮湘
闊月俄登最經時盡報章巡幰數奏重集腋品題芳
噓沫喧鄰谷盤根試敵彊靑屏名已舊借箸績難忘
驕旭開仙仗春條拂掖廊雞人呼絳幘鸞輅近東廂
荆芥投戈甲馳驅總上驤飈言由八座捧旨自中璫
紫詔從天下黔黎計畧望轉闔怜爽苦飛騎走康莊
竹騖兒童馬醍斟村盎凝潁川留子翼孔奮守姑臧
白叟扶鳩杖靑蛾事蠶筐鍔銳潛偃息魍魎能披猖
拭目觀規檢傾心凝頌颺館陶難挽魏繁縣竟攀楊
雪園集　五言排律　卷之十四　五十
自愧蓬蒿賤應知縫掖狂朋吟酬畫角潤玉對梨槍
子職供難盡親年老易傷盤餘小草賓廚鮮大官羊
荏苒聞嘲唾蹉跎駭異粻殘回占利涉十上困名韁
翁子薪常負公孫豕未央舊交靑眼失薄俗莠言張
勳烈虛銅鏡生涯托稻粱揆文尊太史選調怯思王
西秘千緗隔南華一尺強褐衣寒補袂茅屋暑颸牆
入室荆妻謫趨庭嗣業荒納頭頻俯仰徒步強翱翔
設醴樽非綠流言口自黃笭羞慚市駿遠辱避傳觴
朋侶多通籍門人或紀常卽谿沈劍影禹穴隱珪苡

寂寂攣書幌蕭蕭啓素緗平川浮雁鶩陶徑濟鶺鴒
遮莫安恒分寧須怨彼蒼誠韓壓萬戶師鄭得三長
翦拂題中駟推敲示七襄堤河輿販築牧藁盛帆檣
束帶鄉籤祿術圖口數詳鹽醝鋪雪練賦鋌列銀鐺
丁壯遙率礟精糈畢到倉藝林飛矢鏃學海泛鶖鶬
灌氣懸珠咳濤聲浣繡腸緣形皆藻繪應手必宮商
百代源流合當時籍湜僊塵埃泰壑嶺涓滴伍胥塘
釣樂終鷙鳥轉丸懸帶蟻揮行歸詰匠彈指去膏肓
湖曲尊浮葉嵐扃密滿房含桃霞片片碩果露瀼瀼

芰角纖還密蓮頭並不妨苦茗煎雞筍元鯽雜魦鱨
兎頰花生蓼鉛紗石炤粧嚴修湖議策塢泊越君艎
嶺擧烏江渚橋橫九里岡漁音聆欸乃鞭勢茁貧筥
驥足休嫌跼觚棱未可量旌尤廷柱側應宿泰階旁
拓地西門豹封侯卓子康還贍北闕上梧竹待鸞凰

代趙探花上李總督五十韻

溟渤旂常績東陲社稷臣腹心堅壁壘喉舌統星辰
嶠斗懷恒切登龍願始伸夙膺取履訓蚤遇解縧人
遲木驊騮藪梧岡鸑鷟晨白篇供柰酒萬軸鄴廳塵

快賭從雲便還同應宿倫班聯稱玉筍几席禮儒珍
白簡青思遠青蒲抗牘頻潮河臚蛉聚會叢聚蒞薪
府尉容交益監臨酌衙荷桃花浮雪浪傘子結冰輪
已奏巡方最仍安甸服民揮險武庫滿銛筆太阿新
九伐雕鳩署雙推司馬麟箸籌參密勿鎖鑰重絲綸
名伯棠猶茂燃波鹵不湮舒襟江浩蕩堅操石嶙峋
牙鼓稜門肅恩膏澥嶽均蜡魚蟻穴沸狐火柳營燐
翁子方依舊孫恩未破亡烽催古戍檄餉轉大官緡
田父抛鉏泣舟婺掩袂幫杞天憂碧血澤國偏黃巾

申甫旋移鎭鯨鯢漸戢鱗崢嶸懸吉曜姑蔑啓雄屯
兵氣摧蛟島威聲指劍津上游諸將合山立萬夫馴
細鐵勻如礨霜袍皎似銀條侯平七國蕭相定三秦
分郡隨耿弇維藩擬義眞誓書盟帶礪傑閣畫麒麟
露布叢銅馬雞竿下紫宸熙朝虛席代碩畫抗章陳
蒲類應留趙川陽遂借恂旗門開履道幕府起親仁
爲勢原標浙鯢波本向閩孱樓登庾亮記室揖陳遵
自此鉦鐃息兼聞俗尚醇伊余慚末契夙昔托交親
行準文中子經傳井大春支流心學海千里德成鄰

杏苑充花使螭頭近繡茵鷞鵔逃赤羽序鵽逐青蘋
編戶衛謠後嗚鞭鑑曲濱趨庭陪左仗鳳輦候高閶
野賓芹莖味纖材竹箭鈞枝颺分鳳彩小草仰靈椿
滕紙文須備瓜期歲幾巡竚看河海晏金闕想紆紳

雪園集卷之十五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五言絶句

木弟渡江以病不得渡口占與別

朔衣風漸來古道日將落欲渡錢塘江廻舟返西郭

登大善寺塔

寓目最高層遊神極天表長空象緯親津市行人小

暮期友人不至

角起閶歸騎烟典識晩炊西風驚宿鳥黃葉滿東籬

納凉小述

當晝待凉飈芙蓉隔岸滋長廊行聽屐磐石坐看詩

舟寒

沍寒凍舟楫斧冰不得水朝發西江頭暮抵西江尾

殘雪曉

朝日懸東隅雪花殘未落無風波自搖流影動高閣

殘雪晩

凝結珠瓔重苔依玉岸乾晩霞空亦色不滅夜來寒

夜

颶風夜更雄餘颶射簷隙不惜燈光寒但惜燈花拆

凝絲房訪葉雲期不遇

馬首知何託行來越嶠東雲横金界靜葉墜石壇空

偶書

洛川逼珮女金谷墜樓人點髩花連蒂迴頭香繞身

春江晚眺欣然有述

波動雖渠起洲搖杜若香鷁頭乘上水魚貫向斜陽

夜聰

烏鵲依庭樹螢光樹外浮夜聰淸影射眞似廣寒遊

題友人扇頭小景

浦口迷白雲烏雀自來去風吹柳陰開老人讀書處

爲友人題紀年圖

晴巒敞空青滄波吐朝日中有素心人綬帶坐磐石

贈星者郭生

翁子歌薪日綱成奪鬲還如何相問處將及鬢毛斑

靜玉席上贈史生

素質巾猶垢朱顏酒漸閒當年衙洗馬幾日渡江來

風中踏靑女

帶絲縧結重鬟葩拆蕊紅全露鴉頭襪懊惱對東風

秋雨

多病臥蕭齋何由散旅懷愁心畏秋雨一夜滴空堦

望行人

行子歸來未斜陽秋水紅年華會有盡山木終無窮

題丁天敍小像

支頤凭古石橫膝試新茶七盤風生竹無言對菊花

糧船口號三首

隱隱雞三號篙櫓破烟水佳地不問名披衣坐篷底

二

舳艫逆逆水氣勢不可料攔頭頗安閒持竿向風笑

三

迢迢十丈船架木作高樓樓頭望飛鴉飄揚何時休

蝶

綽約名姝步雙隨蛺蝶斜芳香應磷魄不爲鬢邊花

夜醒小述

青燈焰夢寐夜雨聞幽語啞啞枝鴉啼啼聲向東去

遠寺

遠寺依青嶂飛樓拂絳河高秋雲影遶鐘磬隔烟蘿

七言絶句

無題

江南春事總堪憐花柳長堤帶露妍齲齒愁看爭衒
寵宓妃寂寞對芝田

富春道中

客途無奈近清秋衢路人稀市蚤休獨上孤城望江
水滿天風日漾新愁

題江村曉漁圖

江村岸岸有垂楊草樹參差杜若香一片寒烟浮白
水春來無處覔河舫

山行

水漲平田客路迷鷓鴣飛盡稻花齊晝橋一曲千竿
竹幾杵聲聲到隔溪

贈醫者

刀圭屢奏越人功肺腑能言亦與同斜日衙門新病
起滿簾秋水映丹楓

錢塘夕眺

蒼茫雲樹隔林微水岸餘寒上客衣一陣江風初過
雨殘紅數點落來稀

題畫

臨流把釣得魚無芳餌微綸靜斂趺岸似帶圍波似
鏡一竿日影落平湖

夜醒偶述

水閣孤衾睡未甦初冬寒氣夜還添數聲柔櫓驚殘
夢月色無人自上簾

新婚

羅幃舒卷問誰開青鳥遥從天際來爲報丹山秋色
好梧桐早傍鳳凰栽

二

雙成綏拍奏雲和無數新聲擁綺羅此日聞君歌得
寶他年為爾唱迴波

八月十三日雨河道既通秋成未望用以誌感

鯉魚風起夜蕭蕭是處名田長莠蒿舟楫縱通不盡
槁憐他好雨不知時

酬傅德孚見懷

意氣如雲若有神多君遠道倍情親明光宮裏春無限誰辨傾城第一人

二

飲酒歌驪四座驚少年今日爾橫行勸君莫恨相逢少秋夜深山月正明

一雁

澤國霜前雁影徐悲鳴天半墜銜蘆會稽竹箭絲來美今日應憐草樹疎

試砲

城東飛礮碎平蕪更有前軍十字呼匝地鸛鵝鬪虎帳排空雷火擁雕弧

答徐伯調

三徑春深草色滋江東孝穆故棲遲晴牕綠樹無他事細檢牙籤日課兒

寓錢塘適伯調以甲午詩抄見示

百觚巖前巨浪迴玉津園裏萬花開山川此日還無色爲有驚人好句來

採菱曲

纖腰消瘦不禁秋羞整紅顏向碧流却幸舟輕來路合翠莖綠葉滿湖浮

二

侍婢承聲傍石苔前船風緊浪花催鬟邊卸取搔頭去桁上還尋半臂來

三

廣川十里浸靈芽斂萼含苞待月華始信粧臺懸皓魄教人終日對菱花

四

采菱低唱水中央桂浦蘭洲聲韻香莫把南音歌邂逅褰裳誤殺少年郎 菱一名薢茩

遲來成夫不至

昔時隔面三秋久今日比隣兩地長薄暮空堦人不至河橋明月白如霜

遙寄蕭鍊師

聞道蕭翁百歲餘方瞳綠髮搆精廬雲屏深處留丹字石壁開時讀素書

二

千峯飛瀑到堦前萬樹修篁繞洞邊何日春堤騎款段花間剩喙問遊仙

漁父

曲岸朝朝理釣緡青莎白雁伴閒身秋來極目蘆花水不見當時仗劍人

白龍山雪

千林蜚練覆村墟萬頃元陰逼歲除我亦扁舟乘興者白龍山上看清虛

會城見軍人獵

半醉都軍黃戰裙波斯栢直徧丘墳紛紛雉兎懸歸馬衣錦城頭有暮雲

席上與歌者阿蘭

灼灼紅桃倚露新輕軀細骨掌中身嬌歌乍斷求清若濕却羅裳泥殺人

和張司理西陵渡詩

鼓柑西陵烟火新連蜷驛路動車塵烏啼啞啞歸飛急苦憶江干度曲人

二

遙天隱映澥濤移戰士騰裝萬旅馳驛息波高江樹沒舟人愁殺哨帆遲

三

西風歷亂轉蓬科十里黃沙一雁過樓閣遙連山色斷角聲喧處野雲多

四

亭障凄凉草樹荒江皐烟水漸微茫沙頭幾片盤陀石曾繫楄舟待越王

五

艇背前後浪花迴直抱錢塘浩漫來潮落潮生無限恨孤帆還傍夕陽開

六

朱旗赤羽映波明萬馬驕嘶古道平却爲使君新擊楫錢塘江水似錢清

楊椌菴初度

好奇絕似子雲亭曲徑平梁戸不扃歌罷反騷人醉後竹中高士對樵青

咏芭蕉

黃梅雨過夕陽紅翹首青冥指蝃蝀獨有綠天深處
好依然點滴碧牕中

席上觀劇口占

花陰樹影共低昂絲竹應憐春夜長今日當筵誰第
一畫屏深盼柳青娘

二

兩行蠟炬碧紗籠影入深盃琥珀紅繡柱珠闌春色
媛不知明月滿庭中

題牕前楸樹

豫章幾丈綠陰生大葉疎枝燕雀驚莫道長材枯槁
盡半天風雨夜來聲

二

江城九十踏春陽過眼春情桃李芳刼羨清明花落
後一庭風葉澹晴光

三

白板低扉近市廛小橋流水傍人烟閉門卽似羲皇
上竟日科頭枕樹眠

四

世態巉巇天柱石人情翻覆廣陵江相看惟有凌雲
質翠色朝朝到曉牕

贈祁奕遠伎人

燭下孌童紅錦襦餘桃滿口似塗朱酒闌細數南宮
調更拂鸞簫唱鷓鴣

秋宵

秋宵若箇最傷神月近銀河露滿蘋連理枝頭罪宿
鳥合歡被底獨眠人

題來北沙詩集

八分書法字如麻萬斛窮愁惱北沙自古知音天下
少詩成頻向細君誇

酒後與晉安黃子 名鳳昭字天苞最善星術

古道霜前倦鳥哀相逢珍重晉安才勸君痛飲三升
後示我壺公日月來

暮登西興關樓

關樓迢遞瞰濤飛客舍凋零禾黍稀幾處村烟數聲
角西陵千騎一時歸

過吳西美 西美李翊氏以吳行其所居累石爲山

梧桐花下叩雙鐶殘樹疎陰滿地斑岩壑當門看綠色謝家元自有青山

沈秬承以近詩見貽 秬承爲蔣大鴻高足

字瀉珠璣筆湧泉杜陵門下富才賢於今屈指誰登最天岸山人沈億年

秋日病中三絕句

俯檻觀魚水荇繁登樓送雁溯雲昏晚來秉燭還行樂落葉蕭蕭又掩門

二

婆娑庭樹暮烏飛華髮休驚鏡裏非鐘鼓南隣開會客空齋莫歎故人稀

三

黃楊閏月若爲逼老大生涯逐轉蓬司馬不逢楊得意茂陵四壁起秋風

見蔣樸長先生桃花詩 有序

先生名星煒癸未甲申間皆令余邑遭亂去官至交山友人倪涵家兆禿筆展廢紙作桃花詩一首屬倪寄余倪蹉跌未寄也後數歲余避地河西於舊帙中得其原稿悵然有述

村庄竹暗亂飛鴉曾駐河陽舊日車故國飄零多少事淚痕點點落桃花

二

浩渺長江日夜浮干戈滿目未曾休青山不解興亡恨只合愁人自唤愁 蔣詩有青山盡是唤愁時之句

旅樓 昔余病足不良於行及人扶掖始得上

累石爲梯勘泊舟荒亭白草酒家樓不因良友推移力那得新蟾上敝裘

曉起復賦

村中酒薄夢應殘丙夜雞聲木葉乾樓下孤篷寒不動霜花幷作月華看

所見

長露如珠點碧紗美人睡起玉梳斜曉粧未靚下堦去金錯刀輕剪菊花

桑麻

桑麻千里舊神州夾道扶宮屬五侯誰敎伶人吹入破鼓鼙處處起邊愁

金寶相菊花

西庚時序氣蕭森面面銅盤墜露深千種與花推第一還疑秋色重黃金

皓腕

皓腕雙扶鬟髻偏朱櫻樹下鬬香肩花前細語風吹斷何處今人不可憐

蔡生小像索題 天開小像爲隱士服坐桃花樹下

武陵何處訪漁家萬岫烟雲隔水涯只向蕭然山下看春風片片拂桃花

南都宮詞

內家歌舞愛長裾承寵生憎說貫魚翠殿紅欄隨意入君恩不復待羊車

二

羽林走馬戲城南撲面風沙犯劍鐔誰似昭陽新注的應知生女勝生男

三

掖庭新點翠蛾愁聖主臨軒試冕旒昨夜黃門聞稱旨平明官拜大長秋

四

舊京宮樹集昏鴉羅袂分行戶外斜今日太平新度曲殷勤莫唱後庭花

五

簾外雲璈紅粉香宮中同夢楚山陽雞鳴共整鸞龍管不倚鐘聲促曉妝

六

幰呼承巷擲金丸更撤春酬賜女官墜珥遺簪渾不管風流莫認小長干

七

幾曲雕闌玳瑁床輕扶井幹照妝黃高樓拋擲胭脂水誰道規模遜景陽

八

鍾山王氣本蔥蘢天半朱檐遶蝃蝀先好阿嬌三十六選虛金屋待中宮

九

兩行獸錦瑞爐邊一簇鸞釵綺閣前鳳燭龍膏明似晝不知城外有狼烟

十
春日春花劇可憐留連駒隙日如年終風芍藥吹難
盡不記周南第一篇

宗陽宮 地近南關官署

車塵馬足起黃埃古木參天白鶴來關尹可曾頻望
氣青霞仍護老君臺

夏寒

宵來擁絮晝羊裘杪夏江城寒雨稠流水聲中雲樹
合瞿塘五月漫驚秋

雪園集 七言絕句 卷之十五 十六

街鼓

街鼓鼕鼕未絕聲馬蹄得得目霜行山僧睡醒微紓
眼宿火殿紅映畫屏

和雪中紅梅詩五首 有序

枚臣齋中紅梅盛開春雪覆之以五咏見示急
索和章約用原韻

好景催成黃絹詞羅浮素影覆紅脂朝來掃徑尋香
去春在江南第幾枝

二
碧澥飛瓊吐艷詞寒宵趙女凍凝脂若非丹的開新
瓣錯認梨花上舊枝

三
朱顏貪誦撤鹽詞粉澤紛紜過口脂一種寒香誰得
似粧成妒殺壽陽枝

四
淡掃虛傳虢國詞嘗將顏色倩臙脂一從素面朝天
後化作亭亭玉樹枝

五

雪園集 七言絕句 卷之十五 十七

鄒枚莫倚兔園詞西抹東塗盡粉脂小閣軸簾高咏
罷珊瑚齊發水晶枝

和青未閣十咏 有序

余友徐仲根題所居南樓曰青未了蓋取工部
望嶽句也其嫂氏及子女輩俱工吟咏即斯樓
為粧閣遂有青未閣十咏詩唱和成帙憶辛卯
嘗過仲根登樓吟嘯面面皆暢今二十餘年矣
覩詩憮然遂有此和

郭外青山

南山翠色繞城頭二十年前醉倚樓此日粧臺臨鏡
黛雙眉不用話春愁

綠野春耕

杏花如雨草萋萋賽罷勾芒盡把犁正是綠䆉人靜
後千村野色到簾齊

隣寺曉鐘

銅壺漏水起昏黃鐵馬懸風隔上方惆悵晨鷄三唤
徹幾聲敲徧滿林霜

碧池明月

雪園集

開簾落去黃金鏡掬水浮來白玉盤報道曉粧休舉
燭圓波倒影夜光寒

新篁烟雨

帶雨含烟似有無幽篁小坐望糢糊深閨亦有王猷
癖一幅卭溪水墨圖

漁燈晚唱

雨餘驟長鑑湖波點點漁燈古渡多不是釣竿新度
曲虛疑淥水映星河

城頭夕烙

萬壑西風閉暮林玲瓏吹動夕陽深分明數曲屏紗
裏添上清秋桂樹陰

宵舟欸乃

博山香燼暗燈煤翠被鴛衾夜漏催萬籟銷沉山月
落櫓聲搖曳夢中來

秋林絳葉

高閣秋寒墜露清亭皐木葉烙人明玄臺素郭憑誰
說遥指山川是赤城

平田雪舞

雪園集

瓊瑤百尺列仙家下瞰川原盡聚沙却喜朝暾籠草
樹凭欄着意覓棋花

贈徐涵之小蓬萊詩

新秋雨闘殘暑猶王覓舊所作苦熱行改之握
筆未下揮汗而已適涵翁袖諸同人所題小蓬
萊詩見示讀竟已如坐冰壺中矣因走筆成二
絶俱得萊字率爾塞責深媿沙礫奈何

荀蕳滿架綠陰開倚杖長謠獨往來白馬自驅西驛
路紅塵不到小蓬萊

二

鳥鳶寂寞猶圖開風月蕭條元度來北幹西陵留勝
事於今還有小蓬萊

西陵遇風

一夜東風滾浪花蒲帆五兩任欹斜沿村萬樹穠桃
李飛向天西作彩霞

旅次逢姜行先開先昆仲劇飲寓樓

車愁擊轂馬淋鈴徒步倉皇問驛亭此日逢君須快
飲秋霖初歇暮山青

夜宿六都見水師列營江汜

如山戰艦擁高旌錦纜征人盡木行薄暮連營齊列
炬魚龍應駭夜波明

蕩婦高樓月

青海連天君未還高樓近月妾先寒開廂爲惜征衣
薄砧杵無聲掩淚看

七夕與友人泥飲

樹影參差漾夕波銀河如練挂山阿相逢把臂須沉
醉况復秋來風雨多

訪人不遇

柴門遙向大江濱種竹無多徑已深落葉滿堦人不
見枝頭拍拍下鳴禽

蕭山單昌其著

雪園詩賦二集

窓友毛奇齡定

本衙藏板

雪園集目次

卷之一 賦

杜門賦

白石榴花賦

五十賦

喬松圖賦

卷之二 序 啓

樂群堂詩序

王子鴻師詩序

行稿愼餘序 一

行稿愼餘序 二

房書大觀序

益社序

十代圖序

往山張神會序

許氏族譜序

答周石菴啓

請賈大尹啓

雪園集 目次 一

卷之三　傳　祝文　祭文

魏文靖公傳
胡上林節愍合傳
祝關帝文一
祝關帝文二
祭盛大耻老師文
祭趙太夫人文
祭周文伯文
祭蔡文可文
祭王子曆文
祭某孺人文代
祭四弟文
祭郎復生文

卷之四　雜著　說　引　疏　辨　節槩　行實　跋

月蝕說
爲丁履端先生保舉鄉賢
徵劉司李復職贈行詩小引
北京齊化門子母神祠募造山門小引

生生社小引
施方小引代
再舉張神會疏代
弔刺辨
富徐氏節槩
張母龔孺人行實
跋韓仲戩詩

雪園集卷之一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賦

杜門賦 并序

方今名彥如林冠蓋彌道旹高和疾美盡彝起心竊病之摻諸古者求聲之義或未悉合而論者以爲非此則身名不立夫天下大矣豫章之屬安在而十步茂草哉僕欲爲瓠巴暴鬐爲伯牙仰秣將遊虛息影以求其眞不僅如當世爾爾也因作杜

門賦稍遇同志庶有所裁其辭曰

有洸愛公子言於玄濟先生曰甚哉名之有造於人也天地絪緼肇乎太素揚靈啟璞就新含故文墨漸開名亦隨布是以金臺棄英柏梁表譽西園騰輝鄴中振羽藻水溢蓮花之池仙舟闢龍門之路范公對鯢魚而進飱蝨甫下縱掖而御步智愚駁猥胥書遊征鬱蹟飛業也予將一瞬而培塿崇望荷瓶鄙人也有道片言而椽杞發音於是雲霞聚影而增態猿鶴指辯而遞鳴人以類顯氣懸鐵成燕僑札之獻縞附詳伍之班荆張敏入夢以求徑伯桃內手而捫心孰高孰下則或隱或顯孰淺孰深則章三張八于鸚贈遺拾搖施伐鳳樓崔嵬强弩歷發王侯爲之傾動薄澥縣以嗟咄是雖絕次窮絕坤輿舉離刀劍錚摐山谷饋屍而斯道光氣不斷若絲不猶窈冥之爟火艾田之桂枝者乎先生負瓌瑋鄙詭隨掩蘢咬發雅吹寵秘笈燒青藜緝短焚以禦寒咲奇字以塞饑春花欲燃較譽閣扉夜月掃空拱袂入帷才適時哲學擅腹笥而霧籠二酉波胃若耶和氏在石火齊歛葩履

未通於上國名不齒於京華謂當碎琴分軸懷刺盈肘負書遂隱侯共車商可否者也爾乃謝賓客閒交游守眞含朴如沉如浮年垂三十嵩目善愁何務一室之偪側遺四海而無求先生慨然而嘆曰有是哉子徒知畫地作餅之可咲而不知其欲嘔徒知似龍之鏤金錯彩而不知眞能下翔市人且驚而走也襲聖往哲與時抑揚質文互扶內固外彊動爲模楷言成典章建標東魯獨步西羌八儒歸極九流騰驤紛瞻昧之在望歷辭寀而難忘若夫闢冗爲情于徐飾

貌倡優抵掌便希楚相之封箝步修容適獲邯鄲之
諂嚮柑以敗絮見誣吹竽以合聲竊號而彼方且掀
髯抵几盛氣狂噺撫老生之常談指提徑而誇妙何
異公孫辭賜縱賊驅百輛之車郭祚謙冲登朝熟進
趨之道亦有受經昨暮披莊半尺曲禮頌其聚麈雉
斑賦其繡臆不識網在綱悞改八寸策爰乃肆意褒
譏任懷跳擲東方旣臚嘲腐相嚇敝帚享之千金瓊
瑤題彼燕石固知稱古賢者卽肆中之陽五學謫仙
者有厠下之李赤馬遷得游覽而成奇張說用江山

而助惋未聞求裝可代擲管然而憑生提足命質普
馳翮若湘川怪鳥翔舞丘坻倏如銅臺烏雀輪轉隨
機朝食五侯鯖暮披十襲衣張帆迅涯涘騎驛臨堦
墀莫不甍若秋荼滯若凝脂要當路之片言望舊物
之光儀故或拜馬而見屈或覩砦而貽譏又如珥貂
奕葉手板盈牀爐枯而死灰動色䀹眦而暘谷成霜
虞氏之後必非將作封羯之屬豈有王郎庭下勾萌
浸灌而成玉樹園中瓦礫拂拭而皆夜光坐看氏族
之譜行倚斑絲之囊睨寒人而隽踞何論原憲之與

田方下至閭巷素封田舍賤隷書壁記租緘縢舉契
覓二毫之雅敬乞八人之風慧使太玄登富室之名
斷當覆盎惟嘗子邦衆人之入斯曰伉儷奈何僧門
且啟黃鍾夜鳴膠漆滿座邑里相驚始舉篇而銅臭
旋擲地而金聲凡是數者觸襟盈目山劚川崩雷殷
飈縯千指萬態一呼百族颯拉蜩螗惟日不足炎羹
不及涼冷席不能燠如蟻附羶如土逐肉邢邵訕蛺
蝶之善偷李彪受僕射之層酷心銛利鋒意埋鴆毒
僉棨石以投人且殺侶而得鹿鳴呼五入七入素絲

爲仇十舍百舍慟哭何孫覽物態之多變樂余懷之
信修樹萱草於北堂告蒼蒼而寄憂嗣是塵氛屏鉛
華落開甕牖呵寥廓高雲停而不流淸霜飛而乍薄
寒木葉之參差俯潛鱗之踊躍山委蛇而無盡城蟀
峋而如削採早秋之崇蘭紉上巳之杜若肝腸擬雪
意氣凌虹悠然拊節率爾書空卷軸旣陳闡幽發曚
窺六籍之奧旨出百家之折衷史鄙陳壽之洩忿詩
傳少陵之淹通死桐材之遇石鼓羌錞于之得芒筒
雖日晏而未火喜剝啄之無從於是神情斯飲形體

亦和不覺盛衰之遞代不聞車馬之經過惟引滿而
獨酌復振袖而揚歌歌曰居尋室兮葺短垣光爲予
兮水爲孫濟泊寧靜古所敦廣漢之樹無寒溫逍遙
江漢浮大樽傑然高睎羲皇聲擁書萬卷如雲屯松
不摧兮芝不焚蠶蜉兩陷徙紛綸請絕跡兮季孟之
介請綴咏兮楓林之魂遊與逐兮河東之粲粲寧適
願兮株守之昏昏洵固陋之不敗聊逍遙兮杜門當
此之時吾將遊設陽叩無名見壺子齊豕人上揖廣
成而下偕孫登何暇知銖重兩輕寸長尺短朝三爲

緇暮四爲盈而務乎人世之營營哉公子乃仰而眙
俯而笑避席陳辭敬聞至教

白石榴花賦 有序

城南蔡府浩先生之婦傅出也婦居幾五十年予
婦亦傅出婦居如姑庭有白石榴花余友蔡仲光
其猶子也示余兩詩而請余賦

惜哉春之已去也芳林從風落英似雨丹蘤辭柯韶
顏別樹三河麗人戌綳衛而能帷五陵公子解金鈴
而徑度斯時也有雙蔡之笲笲植庭榴之粲粲塗林
始根浮槎著產吐鮮葩而出塵佇朱實之在眼上有
朝暾之逼籠下有綠陰之蕭散方且晻藹扶疎紛繆

纏綣似丹樾之相依比兎絲之不斷綠羅之帶指柳
成腰緋鳳之鳴用梧代管於是蠟珠綴蒂星影聯房
金枝曉燃桂炬宵光花花葉葉相對相當彷彿桃源
之洞氤氳揭車之香無何而草戔憐媚蓼墜鴛鴦慚
文連理愧字青紫柏泛中河之艇松凝左嬪之霜冷
芙帳之合歡空柟枕之半牀瑤瑱初卸銀燈在缸明
河耿耿玉箸雙雙素欲擣而莫寄魂忽觸而失者爾
乃錦霧雲濛紅蘭雪色桓發機上瀑水閉簾泰瑛鏡
中菱姿映碧洵草木之有知感人情而誰白嗟乎哉

橡媪苦饑榛婦坏戶孫桐萎枝低樊乏助任咸既殁
而密友增悽敬禮云殂而室人念故撫茲清潔之觀
彌勤堅貞之操水晶肴樹則黃女浮泔冰鑑分條則
陶嬰紡素衎扉餘粉先布客搴陸毋瓊田再闢月路
鄰下之玉壺自懸元長之金盤誰貯若其清齊芝圃
光逾蕙樓近瑩花而不勻眉黛依荷葯而羞照梳頭
沆瀣連天驚挹玻瓈之碎鈿蟬墮地爭看雲母之投
宜乎郝醲釀棄胭脂姿方少室質似瑤池綠葉同其
憔澹形子變其風儀崖容寂寞洛種雕披鵲解音聲

惟歌宛頸鷺來睥睨不忍雙飛異簷隙之黃花無勞
雀啄匪同心之縹李何藉蜂媒高者如授臨苔蘚而
晴光搖漾卑者如承卷羅幬而月露霏微女貞挺負
霜之偶標嫠妃傳瓊樹之分枝寧羨纂纂之佳實非
關戀戀於東移其各蒂而同樣如古度之含益其別
態而一色如張谷之懸梨伴鬬樺之連璧貽姑婦之
唱隨彼縣圃之妾隋珠既陳更逢編貝正則之晦杜
衛斯馥復見留夷亂曰分合生綃帨參差承露盤繁
莛隱豐幹中有兩孤鸞矢貞萋兮辟仙洵嬋媛兮素

娥花落花開兮奈何

五十賦

逮五十耶啞然失笑荆翟署爽泥塗皆曉衍垂大易
韜厥耆草觀應藏經中氣嘗葆艾傳戴禮臥應脈道
何徒落名鳩節扶老大夫未命何以養鄉官政不服
胡爲畏根雖則始衰立侍於庠縱云衣帛河圖未央
我思古人天五地十中郎吳會仲華高密臺閣貢瓊
懸車陳實元禮度遼子師轉側然明拜郎關西應辟
皇甫授徒硃溪賣食老杜出州次子入省包咸侍中
叔齊劇尹融交正平吏祈蘇頲道濟封禪伯貽朝請

退之佐軍權公禡旗翁子嘗貴伯玉知非微之觀東
文饒察西王老登第達夫學詩序首蘓絡補闕王維
京州郭初信都賈始荀卿老師公叔弟子安石代桓
子堅太尉孔宰中都將見李耳我獨何人虛添馬齒
是昨皆悔無動非蹇昔慚年淺今患時多乏榮尚可
乏道則那

喬松圖賦

嵩嶽蜚青徂徠得路爰躋仰而深思敲瀟毫而揮素
爾其靜柯庇鳳挺榦梢雲盤紆直上屛翠輪囷成隥
而穆滿攀援霈膏而劉澈裹芬若乃遺元陰而弄姿
迥秋容而横翠留羲和之馭則暘烏久懸迎望舒之
車則清影在地龍蛇千尺與絕壁以俱搖筆竿萬籟
共長飈而引吹宜其儷貞筠推秀葉牟能衆有循環
五嶽留閭闔之舊封試赤仙之術棲於是石磴穹窿
華巒茂業雖老之芝熠耀其光志爽之花霜濡其英

起硯北之煙波餞儀型之可接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序

樂羣堂詩序

獻貞先生字貽余予祖免伯父也幼時從友人壁間見貽余伯詩數首輒驚其雋邁吟諷往復弗能去諸心嗣是即蓄意索其刻本及其逸藁求之吾郡吾邑更求之族昆弟終不可得今秋得周子兼三書則以貽余伯逸稿來請共爲表章傳之不朽嗟乎鼎者求之二十年之前而不可得者而忽得之今日鼎者求之郡求之邑求之族昆弟而必不可得者而今又忽得之他郡之同人豈詩之隱顯離合固有數耶予因之有感矣昔謝混目弘微謂其領會機賞言約理要非阿遠阿客所及王微之目僧祐亦稱其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使貽余伯得享上壽猶及見予相與斟酌風雅研究指歸其傾倒歡踴必當十倍王謝而業已中道殂逝矣夫復何言雖然貽余伯縱蚤死其詩在則其人固未嘗死也屈指弘嘉間工詩而夭者

前有何仲默後有梁公實當時皆振羽掖垣通籍甞禁而信陽七子詩家久奉爲祭尊今貽余伯雄才秀骨傑然作者其視仲默公實非但不媿之而已乃生則爲貧諸生死而其詩猶杳渺滅沒竟與荒烟野草全盡疑天所以待貽余伯者不若是酷也干將在地光燭霄漢貝玉不剖泣血相明予又有以知貽余伯之詩之必傳也夫使貽余伯之詩而傳周子表章之功茲可以忽乎哉貽余伯原名人瑩後更名斗同志者私謚爲獻貞先生云

王子鴻師詩序

詩猶史也才以標奇識以選勝學以徵實爲意人當甚畏之不意其雁就之也雁就者衆高下遂分下者不究指歸不便南北選詩數部唐韻一帙遂謂足了此業其病曰疏高者區別古今尋覈聲體黨同伐異數手如一或遇奇警輒搖首咋舌棄擲恐恐弗及其病曰襲夫古人之詩固可擬不可襲者也擬詩自陸士衡始句摹字倣竟如臨帖然於相肖中別見才情仍戕太似何況遊處交接賦物感時褻瑰不可復按

而紙墨驅染必麋麋私計曰某首效某法某句效某體循聲逐響不知紀極此中意氣已消亡盡矣世俗貴耳或未窺堂奧強作解事語無格者以爲多才無才者又以爲入格嗟乎詩家常稱共曰李杜但記事必襲彭衙北征言懷必襲學仙飲酒卽海內李杜數百識者當焚筆埋硯不欲爲數百中人耳吾師近詩如雲中孤鶴遺遠高潔不入畦徑而竹枝子夜諸體尤爲殊絶是刻出所以破天下之襲也

行稿懺餘序一

人處風塵中意向甚高奇蹤跡甚屑翛悠悠忽忽殆將終世大可畏也四海干戈日尋流離播遷心惛然不寧萬慮俱廢特以迂疎日久[illegible]屬而僻又不能棄業他徙仰覗白日婉婉趣速卽又不得不屈首受書屈首受書而不得志卽又不得不取先達之文簡練揣摩之已又出平日所拈弄者稿相比擬則又真如騎驢駿駿不得度驊騮前衆向所爲倣睨不馴之氣消落都盡文人伎倆誠可詘笑者歲之杪代言過予

病中語及文今因謂之曰分裂誅殺文之沴氣也邇來操觚家隨意爲體毀方爲圓菱菱小言離經畔道試閉戶靜息以對之一種破碎支蔓之習深入人心卒不可破在一人爲功名之門在一世遂爲禍亂之漸久念使人驚怖人當蟄伏時他無所建明豈可令尺幅波瀾滔蕩不止耶代言然予言因出名稿數百互相商度僅得若干首付之梓人由以問世然雪蛆雲障止堪自娛不能如屏風屈曲隨人趣予避也

行稿愼餘序二 代

海內名賢意氣激宕嘗其陳篋數十莫不家陋中郎人稱開府見其中乘時奮起波合雲注爰山素所著述以行於世足令巨石書號山鬼夜泣寧有瑕瑜不掩如楓落吳江冷之所見不逮所聞而淌淌俟棄取哉是亦有說帖括雖小道驅天下才智之儁嵩精耗神從事乎此其間循堦苦塗奚囊嘔血者不少然一藝既成求其快所欲言訖無遺憾十祇得三四且三四之中我以爲大好者人未嘗不以爲大醜也帖括雖小道夫豈易言邇於辛卯名稿搜覽殆徧但吾鄉私相戒寧刻毋濫者何也語云錦繡千純善作者不必善裁沈約郊居賦成自謂奇絕第其注意處惟墜石磓星及爀壻帶坻數語外此者意不自得亦不甚責人以欸絕也每念緒餘極易累人俗眼未窺全豹輒指摘微疵以相訢病則既有作者固亟須善裁耳及今不定吾文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誠名言哉取儈虔之書法棄其擬筆可也取明遠之佳篇棄其累句可也范曄贊文苑諸君子云言觀而則永監淄費此則愼餘之志也

房書大觀序

文之盛莫盛於今日而論文之難亦莫難於今日十年以前浙生始更清辨方厲有能去華就實者人咸奉為拱璧邇來雖髫年稚子亦知嫉浮袤遵傳註其於大全性理諸書不啻儀人之於稻粱也然就實而不得其本原其弊乃與蕪華等今人咸奉一必不可易之字曰清於是學為清而為燥為窘為板為縮為迂腐種種見病而仍自命曰清又奉一必不可易之字曰轉而為淺為支為晦為油調為重複種種見病

而仍自命曰轉蓋不得其所以清轉而徒學為清學為轉數人作之數千萬人從而和之嗟乎以周程張朱之理而付之抄襲時藝之手無怪乎湮沉埋没無所發明而使論者謂八股之無裨於實學也夫人當四體堅強耳目便利意氣橫絕無所不可固將每變益上而必欲苦學時藝何如進而學臨川萊峯毘陵震澤諸先正之為得也學臨川萊峯毘陵震澤諸先正何如進而學唐宋大家之為得也學唐宋大家何如進而六朝而晉魏更進而兩漢而秦而浸淫乎三代之為得也難者曰古今好尚不同體勢亦與儕必欲進時藝於古文辭是使竽瑟乖器鼠璞殊音也何可哉予曰不然吾之所謂學者非欲人抵優孟之掌而逐邯鄲之步也亦貴得其氣而已矣昔人鍊辭必先鍊氣或斂氣於片語數字之少而氣不見多或展氣於聯篇累紙之多而氣不見少入理則使理純馭才則使才振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也夫惟鍊吾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之氣而又取古人

之氣助吾之氣則清者能腴轉者能快凡所著述莫不讙然見施之時藝又何不可哉故是集所登一出腴快予將以闢天下之學為清轉者更將以救天下之自為清轉者嗟乎使天下皆自為清轉而予又何必感慨嘆息於論文之難哉

益社序

澥內之社社以名邑中之社社以實海內之社或里世不面但暗中摸索易知某某難忘某某邑中之社地則咫尺人則姻黨屈指可定其業計歲可問其傳綢繆遇從晨夕無間故爲道雖狹而爲益獨多余年來頹唐潦倒爲口珠鄙儒恒以載籍自適又歌詩古文之好不肯棄絕每對八股輙惛然不辨南北懼無以爲及門益也因聚邑之賢雋者抽瑾吐瑜互相取法余惴惴從壁上觀頁令山谷沸騰天地改色吾知

邪谿英鋌諸君必當及鋒而用矣卽澥內何以加玆徐正我爲余友伯調子贅於邑故亦得以邑例求益焉

十代圖序

余族弟廣宗延畵史爲十代圖而附已像於下爲十一代冠服體製隨時循分不矯不飾畵成而問序於余余歎曰安逸則尙體貌倥傯則忘高曾人情乎今兵荒洊加萑苻多警而廣宗般般遠思不忘先澤自厥父及大父遞推而上以至鼻祖之敬一君莫不心慕神追俯求嚬笑其用意亦勤且厚矣天性旣厚將何事不厚夫廣宗承襲世業少豪放不事生產及丁外艱遂棄諸生躧屩走邯鄲道日與其賢豪長者交

驩甚槖中之金散而復聚一旦慨然思故鄉復作菽蘆中人人謂必從事格五意錢鬪鷄挾彈作邯鄲少年遊顧一切屛去弗事獨時時求其先人之形貌而擬議揣摩之若有不得已於中者推其心豈僅荷析薪存桮棬而已哉余願余族之俱有是心也則幾矣

長山張神會序

吾越之地擅勝東南江淵奔流傾動左右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其間踪跡瑰奇炫耀耳目者多有而崇功偉烈惟吾邑張神爲最三家之村田夫牧子無所知識花朝月夕聚會神巫蝎蹩豚蹄酒黍不愛金錢俗得以滔祠目之若張神則固合諸祀典者也都鄙父老傳其有功德於民甚悉而卒以水死雖草木千百易亦將長奉蘭菊不衰豈僅等蘇侯一騎貽靈浴鐵而憤王之睠戀一室乎故茲社之立也蘋蘩荇藻

以爲神祝是猶把土而附泰山之巔卽曰杪小亦少效涓涘云爾雖然今之爲神祝者且何如哉朝不齋夕不戒其備物也不虔跛倚以臨祭所稱觴殊不濟濟也及其旣徹則謔船蹁跛歌呼嗚嗚槽丘速醟沉湎達旦如是者神將吐棄之不暇尚得畢事自誇謂神其佑我耶明不負朋友幽不負鬼神其爲神祝者莫大乎是爰以告同人之事神者

許氏族譜序

凡稱人子孫之美者多推本其祖先此積厚流光之義也許氏系出高陽而在蕭然者莫不以詢爲稱首蓋因其父仕會稽遂以流寓爲土著耳許氏族最繁多散處郡邑而於蕭爲尤夥說者謂詢石隱幽穴屏絕世事所愛不蘄枯極而昌余獨謂詢之自處於昌而以昌貽後人也造物之意每惡谿刻而樂平和隱之上者銷聲匿影已不欲存其名人亦莫得而名之如馬王二老東湖樵夫之類隱之次者高蹈遠引與

人事絕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此兩等人者非不知已之谿刻也而甘爲之非不知谿刻之爲造物之所惡也而甘爲之非不知谿刻之爲造物惡將生而困其身殘而餒其鬼也而究甘爲之此品之所以不可及而所得於天亦多侘傺凋瘁而莫可如何也若詢則隱之又次者乎詢薄朝議吏部郎不就而才情名理傾動天下天下苞苴筐篚日走其門詢一無所郤凡朝貴王濛謝安王荀子劉眞長王中郎會稽王以及方外道林之屬莫不屈服踴躍聯臂與阿訥

交卽與公才多操寡每不爲時賢所與而詢獨抒吐
肝膽亦卒莫能免焉是則平和之至矣平和者諸福
之所鍾而子姓之所繇聚也故由浮屠氏之說則後
身爲大力長者而由玆族譜以觀則自晉齊宋迄今
一千四百餘年許氏之後綿綿延延與地同祖上而
名德貴宦下而技藝方術莫不曰吾元度後也而元
度之所以克昌厥後者或未之知也今而後爲元度
子孫者取玆譜而䌷繹之其尚思無愧於元度哉其
尚思無愧於元度哉

答周石庵啓

伏以嶽降誕賢備萬壑千巖之氣天開碩德分銳湖
泰望之奇翠滿江南波清鄰境恭惟 含仁吐義武
緯文經棟梁傑峙眞稱鉄幹橫秋柱石嶙峋不數金
盤承露柷盈門之帷幄派接銀潢聆高閣之簫韶歡
聯緑牒重以義方式敎豸吐甘雨在鱗毫兼之神勇
斯傳劒戟寒光生虎帳某等窮鄉末俗田野鄙夫享
廣莫之濃陰頓消道暍酌中衢之醇醴不減丹丘忽
驚楮穎之頒質切曝芹之愧敢軼生輝似沐隆冬之

日發雨煥禾看成五朶之雲斷瘧何必呼名入筒想
當碎寃所願憐深凋鮒曲賜鵷傒澤霑枯枝特吹萌
管將山陰道上益垂名伯之棠北幹峯頭競勒當陽
之碣謹啓

請賈大尹啟

伏以光焰東來霞滿湘潭雲彩熊興早駕風傳北幹松標百里降高賢之席三秋慰景行之心恭惟　石渦化氣日觀奇峯學起董陸而上治在趙張之間青鹽赤甲觚漉輸於壯游白燕朱櫻更摘詞於采物歷何初傳價重洛陽之紙驚才絕唱聲高明月之珠需滿六藝學海喻其朝宗璀璨三辰德星方茲仰止某等情深請業分屬編氓瞻芝宇之芬芳自疑形穢映瓊田之琲且絕嘆神清越人擁楫猥邀李郭之舟驚

駟登途妄拭皐陶之目危陳桑落慚非西園風流桃下柴門或步南陂勝跡郊梅未綻先題何遜之詩夜燭方殷快續平原之飲伏望日車廻轍聊寬數舍之期棧木停槎真起明河之路則談高麈尾寒谷成暄附切龍鱗冰壺濯魄矣謹啟

蕭山單隆周昌其著

明南京吏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諡文靖魏公

傳　祝文　祭文

傳

公諱驥字仲房蕭山人也號梅居又號南齋晚年孫矞書原貞以書稱天壽不格宜號平齋遂稱平齋一變其先系河南固始宋高宗時有江淮總制司制幹文昌者隨駕南渡自固始家臨安文昌子有聲為宋

常德路判官有聲子應元副使應子毅元廣東鹽課司提舉則公祖也毅子二伯雅字元方希喆字元明伯雅為元主管明興積官寶鈔提舉司都監卒官無子希哲知上高縣子二長騏永樂初進士授庶吉士選主事坐事戍保安後為兗州泰寧兩學教官次公希喆自臨安家蕭山去湘湖二里而近命公為伯雅後公恭謹樂易至臨大節則毅然不撓以永樂三年領鄉薦其明年中副榜進士釋褐松江訓導諸生讀書學宮公輒喜不寐側耳廊廡間夜漏下十餘刻問

誦則又喜諭若勞之至漏下三十刻又問誦則益喜給麋粥諸生人人自奮明年預修永樂大典十二年充江西同考官明年諸生楊珙等顧留時獻陵監國命復教三年十五年再充江西同考官十七年以吏部尚書師逵薦擢太常博士陛見太宗諭之曰是官也固劉履節爲御史九年而我皇考特簡以授之者也其無忽公頓首謝既而侍皇太子北上留行在太常署事皇太子雅重公眷注甚厚公時時有所啟沃十八年營建畢遂行郊廟耕籍等禮並以公充導駕

官累賜金綺二十二年夏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從上北征軍國大事多被顧問秋七月旋師至榆木川上崩與定喪儀仁宗立仁宗自太子時固已重公至是召公命近前者再喜動顏色諭曰久不見卿今朕且作弘文館必卿與楊溥任之復賜太乙金丹御書封識居頃之復遣修撰曹曼齡賚手勑令晉濇然二字益仁宗重公不名御書稱魏仲房手賚稱魏博士云宣德元年賜白金綵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充副使持節冊封慶王府安化眞定二王并妃王賜金銀綵緞表裏鞍馬貂裘等物不受瀕行王贈詩三章又遣中貴追賜衣一襲銀相鏤花銀帶鞍馬又不受上聞而嘉之特賜白金綵緞光祿酒饌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七年進太常少卿正統元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四年爲眞上耕籍賜白金綵緞五年充正使持節冊封代府賜賚優厚不受七年畿內蝗勑公巡視公巡視蝗蝻息乃重立洪武璽祭北嶽碑復濮漁賜循吏及昌平狄梁公祠餘不合祀典者悉去之時畿內

升瑞麥山川瓊穫白兎人咸異之公獨却弗奏公在吏部僅五年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然持法峻緩頗爲先容者必正色拒之又冊封巡視無虛晷而是時司禮監王振以青宮舊恩得上寵顧內憚張太皇太后不敢發而朝士嗜進者多折節下之望見振來歛輿巡弗及公過之崇文門弗爲避振怒訴之上時上幼冲即召公問之公正容對曰臣備位六卿不可辱辱臣是辱朝廷也上溫旨慰之時尚書某聞而嘆曰丈夫哉我輩媿死矣適以公事會振振傲然將上座

尚書曰公雖寵也尚四品吾雖疏幸二品奈何以能
故壞祖宗法耶振下而坐其上振賜謝之卹公益深
然是年冬太皇太后崩而明年公遂請老矣於是詔
公禮部仍勅巡視而公請老益堅遂改南京吏部賜
爲優禮陰實疏之實振本謀也十年復請老不可仍
進階時大旱承命讞獄王姿奴殺夫獄已成公辯其
誣平反之戍卒共毆人至死同官欲以一人抵公請
旨杖而戍之至少年王剛犯惡逆或欲寬之公曰不
可此婦人之仁耳竟殺剛天乃雨十三年復詣闕上

章請老進尚書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孝順事實爲善
陰騭等書明年死刺也先入寇王振挾上親征師潰
土木上北狩振死公三上安攘策景泰元年得請以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而時年七十七矣蕭山地逼江
瀕勢下方春霪潦發源乘高數折而來激嚙堤岸悉
潰秋飈怒吹澥水推堤蕩滷瀕洞微露木杪公自致
仕歸仰躬率鄉黨宗族設法繕備如碕梛西江諸塘
應宿斗門石掩林家徐家螺山長山霪頭村口麻車
新河諸閘每風雨相所圾急捐直集役大抵石下揵

役夫苦其勞而感公之好義也人人盡死力公爲作
築堤諭使歌天旻當邪許爲而邑之湘湖者宋政和
間楊時爲邑令始築之以溉夏孝新義等九鄉者也
周八十里灌田千餘頃厥後顧冲趙善濟張懋諸公
踵而行之修廢隆定約束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
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洩放凡溉田一十四萬六千
八百六十八畝自梛塘至黃家霪爲穴一十有八民
藉以生歲久寖漫滮邑令脩多不事事而鄉之士大
夫率畏禍銜口豪有力者益熾山封水攘爲私有莫

敢誰何公慨然曰是誠在我家居二十年講求清理
兢兢興利除害雖誰悉復故蹟憲宗嗣進階敕有司
廩給如故初順德梁昉由進士任邑令心慕公師事
之及履行阡陌問民疾苦隄矩水則纖悉有意知爲
公所定益嘆服欲上其事於朝會內艱去不果成化
七年爲監察御史備疏公事奏請優禮奉旨會多官
議皆曰可八月二十七日上御奉天門名尚書鄒幹
右侍郎劉吉雷復等諭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
德望朕深嘉悅其草勑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月給

粲三石九月遣行人張和存問勅曰卿以醇篤之資
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
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舊嘆不忘茲特遣行
人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粲三石優贍終身
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用慰渴思卿其
體朕至懷未至而公以是月二十日薨公未薨前一
月有大星殞隣人王文政庭中光燭地前數日酬答
登䄂遺書子完戒以勿擾鄉里勿營墳塋勿受賻贈
口占一詩將薨紫光熒熒自寢門出頷手若謝恩者

而逝既薨里人皆哭松江人士或奔吊於門或爲位
而奠而學士錢溥率舊門下士及庠序師生以少牢
祀公於學官如胡安定故事明年上聞深悼惜之遣
祭議劉溥諭祭并營葬事又明年冬復遣布政使甯
良諭祭當是時武陟人李謙補任邑令會風潮自新
林璵萬椰塘田廬蕩析因考求遺跡感公之義奏請
贈謚時祠部集議謂本朝舊例曲輪林進身者始得
謚文今公理學沉浸衣被海內不得以常例拘之請
謚文靖擬上詔曰可公性孝友七歲而元方公卒九

歲生母李夫人卒俱哀戚成禮鄉試前元明公病不
待撤棘亟歸侍湯藥卒愈訓松江聞元明公訃上表
陳情乞奔喪語甚悽惻許之母王卒喪葬盡禮事兄
騏尤篤摯方騏自戍所還將抵任道過南都時公爲
吏部在南都竚立道左迎騏涕承睫顏色愈恭觀者
咸歎息嘗戒其子完曰端重祗慎簡默廉勤吾生平
用力處也汝其識之公巡畿甸時有孔評者四喪不
舉子完以告其母丘且以未稟公命爲疑丘夫人曰
此義舉趣贈之汝父必不譴遂厚遺之公聞手書嘉

奬公受業張助教經顧翰林觀時謂公博學多聞以
經練達國體似觀觀卒時年二十四無子公傷之時
設一主歲時祀數十年不衰至老猶拜奠如禮大學
士陳循公同考江西時所拔士也公爲尚書時以進
表詣闕循來謁且曰公即位冢宰未嘗立朝姑徐之
此吾輩責也公曰君爲天子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
奈何私一座主哉循愧謝教士必盡誠諄諄恐不及
而持分嚴即大暑諸生執經進不冠不見也公自奉
儉佽脫粟菜羹有寒士不能堪者公處之恬然過軒

晁與談政事遇士類與談理學遇耕夫與談稼穡無不各滿其意而去獨好辨臧否務別白君子小人後進有過必面折同官亦然雖怨誹不顧官南都時所屬郎中殷時縣亡盛夏未沐櫛公即以豫所調官贈之公嘗奉使出寄其俸金某刑曹郎所其舍人范僞易之去公知而弗言後事敗刑曹郎償公金公曰吾金固在也卒不受公推誠與人無所攀附舊德如三楊二王蹇夏師黃胡于諸公皆見禮重門生故交如陳循蕭鎡李賢楊珙尹鳳岐錢溥周敘劉定之陳詢

何文淵張鑾之屬前後迴顧而公未嘗投意干一私事既請老專務杜門絶請謁先墓在西湖之積慶山每祭墓輒屏騶從角巾布服人莫知其爲鄉先達也太僕卿王槃布政使夏時杭守胡濬每歲撰上巳端午重陽日倣古耆英會倡恩榮會欲伺公上墓邀之卒不得公素嗜學喜爲詩文求者輒應戶外屨常滿出刊木刻殆徧天下所著有南齋集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諸書理學正義公八十時所著也公豫卜湘湖之齊嘉塢名曰樂丘因葬焉李肇上書之明

年邑老人沈安等乙千五百四十人復上書曰竊有故鄉官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闕

胡上林節愍合傳

胡之樾字上林妻來則文人所私謚爲節愍者也樾蚤慧孝友於世事一無所解獨有時藝癖几牀帳裀席几案縱橫傾倒至觸手不可復理余嘗見之頭岑岑欲眩樾則徜徉其中猶百城而南面也性簡傲見富貴人每掩耳疾走獨以父執敬事余從余西渡江寄食主人時令弟子頗衆而樾年最幼較藝輒空其長者長者群目笑之樾意色愈壯每夕必篝燈兀坐隨取一卷連揭數百葉盡卽易又盡卽又易因以達

旦余雖屢戒之愈以此自喜既補諸生豐潤谷霖蒼先生晉江史二爲先生司榷金陟三先生亟賞之或爲延譽或爲授梓樾益奮厲謂功名可立致晨起竟一藝始朝食然卒鬱鬱不得志以父命出授生徒非其好也遂得疾疾時苦閒甚旁獵醫家言卽有所得嘗自脈其手謂余曰樾脈有數端在死法中雖五分八滅何裨哉因不起年二十四所著文幸千餘首嗟乎此皆無所復用矣樾死時執節愍手與訣曰若與我俱死若且得佳名節愍慟且應曰必死樾既死易衣節愍卽解樾裏衣衣之投地欲死家人持之力不得死嗣後數欲以滷死家人知輒覆其滷數欲投繯死家人知輒斷其繯棄之又不得死或惜其年稚以甘語動之則長號曰舅姑不令我死今死晚矣擗地殞絕良久知不可得死乃攬髮斷之曰一斷不再聯此髮所以志也顧舅姑不忍令我以不良死我將終不得死乎自是疾遂劇節愍喜曰吾乃今而可以死矣日夕見樾來與語髣髴如平生竟衣樾所衣裏衣以死節愍性儉朴食不重味衣不重綺寡後卽麻衣

蔬食終其身節愍遇諸叔甚方嚴不假言笑然諸叔爲舅姑所撻卽具禮服跪堂下必貰其罪而後起節愍不知書顧其見恒出古人上一日令仲氏讀徐節婦傳至每夜則散篋中石子百枚於地必暗索無一遺始就寢以絕妄念艴然正容曰此誤矣是以外絕內不以內絕外也念在我何妄之有死時年三十蓋長其夫一歲云

贊曰余觀樾所著及平時度詞隱語觴政射覆諸事喜作悲愁死泣等字余固疑其文而殀而不意其遽

殀也更不意其婦之隨以殀而竟以節殀也余友尊
聞每爲其子請傳於余余久而未有以應今婣克爲
之余何足以傳兩人兩人自有其可傳者也然爲樾
易爲節慇難年少少喪母家貧夫家又貧無子生一
女而孀年少則易移少喪母則教疎家貧則倚弱夫
家又貧則所處不安無子生一女而孀則痛夫德之
不長而慮不及遠乃卒能以節顯不其難哉然則樾
之傳節慇與節慇之傳樾也

祝關帝文 一

年月日某某謹以蘋蘩之薦祝帝君壽其爲生兵戈
烽燧鬪戰之焦思抱一卷獨紀慕英風千百載以上
讚嘆稱道猶夏蟲語氷也何能祝帝君壽哉夫帝君
豈能爲壽者也山川河嶽秀麗奇偉之氣聚而爲人
天下之大時代之久僅可得數人而數人者百骸不
足爲其身大椿不足爲其算轟轟烈烈磅礴上下是
則山川河嶽有高深而更無崩竭者也帝君之生僅
及中壽而謫說名號千古偉易尸而祝者徧華貊四

方碑記稗官野乘所識烜赫响應指不勝屈即閭巷
所誦俳優小說數千萬言深入田夫僮婦之心牢不
可破律以正史雖甚紕繆不經是亦足以見義聲烈
概如日用飲食不能一日舍此而去也然世徒知帝
君起家爲別部司馬時周旋先主不避艱險厥後江
陵陷許臨沮不屈爲一生大節且解白馬奔袁軍恥
與老兵同列武侯貽逸羣之書孟德建徙都之議以
及辱罵使人陵厲糜傳多以武勇見推孰知攖城而
下邳圍決波而七軍殲迎印號而梁郟陸渾之群盜

伏覩詩坐論前筆拜恩與劉背嚴益陽不渡此皆沈
深有謀動合典則使乖紳紆紛之徒爾瞀較虞髙談
風雅將遂能度越萬一哉至將星旣殞而遺形足以
死于禁遺惠足以反廖化遺教足以及侍中益斷非
武畧可盡矣或以華陽國志畧損盛德爲帝君憾則
殊不然陳壽私憤紀事獨畧于蜀况㕛㕛野史乎是
某等之稱觴以祝者不敢祝帝君之壽而祝帝君之
能爲壽者也

祝關帝文二

赫赫明明川嶽之英郵爾景開肯縱揚靈河東紀地
夏五傳辰子光孫水旣澤依聲於惟壽亭允武允文
東鎧照雪朱旗絳雲起從別部爰定三分臥龍餽績
白馬銘勲武安歎謚壯繆未典重臨匪前顯彭力淺
𥡴𥡴忠趨蟻丘崇巘費謨葛書不謀皆善維侯何怯
袞流湯湯興覇宵戒不渡益陽維侯何神漢流洋洋
樊垣盡摧安遠愧亡侯之茹矣平原侍立侯之吐矣
訶威絶戚神以怯運吐由茹出睦渾風偃鄴下雨流

呼尹蒼凉望帝咽啾旣備遂禪天道悠悠孟德何厚
阿蒙何讐白衣未𠸄銅雀誰留仰瞻上木慷當曰慨
修髯偉如剜臂無害吳志濫觴單刀謬會明燭猶虛
布妻安在樹蘇隨風平殞興傳陰平之役盡室殲焉
日月爭光不泐不騫魚菽絃管用貽大年

祭盛大耻老師文

嗟乎德星不留令義馭無停鞭何詰人之芳躅匊隹
譽乎由拳鬱尊金粟之叡葉潤灑鶯鶩之淪漣伊閲
閲之貽質固不雕而白妍怏封末之鵲起晉昆友而
聯翩抱機雲之左袂齊王謝之右肩發渠莊之異藻
乃甲午之書賢頸長戀於短鶴鑒苜蓿而扣舷於是
寒帷改色半燈潑鮮盼若痕之緣砌傷茂草之如煙
駐駐蝕殘碑之字榕影碎講席之磚爾乃衆百廢集
蘭楊既鄰張而矢嫩亦室几而堂筵高閣剏啟會皷

騈閲陰襟睥睨陽帶流泉聳朱闕而雙峙砥馳道以
綿延晃榮柝而照地紛古樹之參天飛甍捷獵似魚
鱗之櫛比長廊彌亘若雌蜺之連蜷長吏雁行而旅
進諸生矩步而肅焉儼孔林之絲竹覩闕里之筵尊
雖賢達之好義辱甄鑪乎鄭皮結黎里陳燕石失堅
豫章既採憑木斯捐廣孝章之援引萃弘之之雅篇
僉云木天之彈指詎謂文旗之速旋嗟乎哉瀧渡始
欲鶴花如船聲音滿空人琴絶絃披絺紗而隱馬詞
腹笥而思遊踪陳辭而潰酒蕙麥雲之慨然

祭趙太夫人文

簪珥詩書閫閾蓬瀛於帷內則令德令名彤娥儷月
寶婺分星言辭師氏襄政中扃一鶴家傳百蟲駿聲
績銘京兆系聯漢廷相厥夫子服義飲仁平原掩骼
遊旅還金繩先萬谷貽後專經篤生麟鳳山川之英
東方千騎幕府雙旌營開濼旻劍指江淸流有魚沫
庑開駒鳴烽烟坐息桴鼓誰驚是皆幃教式儀式型
方期道茂鴻濛等春水枯石泐不奪遐齡鰲山迎侍
上鐏載擎何期遶豫大椿凋榮照乘貽光延平喪精

璧存遺挂軸有餘巾蘭宇蕭然靈衣儼陳芬苾升堂
契猶密親傳范爵醴雪涕含辛

祭周文伯文

嗟乎含樂速化卿雲易流賈生怨鵩不了吟愁維嵩喬之重望擅令名之信修製椒蘭以成珮集芙蕖而爲裳似世業之綿延斂季方之遠猶晨陪銅治暮度金溝勸木天之穹窿賓家督之諏謀擁擊書而坐對拜百城之通侯卓彩筆於西園驚垂露於稟秋若乃慎逾數馬讓致閉嚌家傳萬石之長厚里誌二江之綢繆莫不飲醇醪而霑醉問謨顕而停輈至其蘊晉裔心汝南作求憐混沌於甜碣矜猿殼於蝤蛑絕何

肌之血味怒鍾屺之虔劉故能解衣覆縣鶉之體推食塡翳桑之喉履道甫入而上池遂灑親仁一叩而青添旋沒矧夫猷開閩閫志托滄洲室寡扶鸞之膝座無統梁之謳木脟竹頭皆令授籍蟹螯蝦椀動必經聨是以守令欽風碩秀蒙休賢嗣特立於江東苗孫三秀於庭砌某茂苧未契劍既追遊方振捧安車之轂嚌背杖之鳩快桓榮之稽古視羨門之添籌豈圖厄運枝幹俄凋密雪載塗猗蘭遂幽徵君有漠音之哀樂天有寄集之哀去白日之昭昭卽長夜之悠悠聊持麈以呼復奠鷄黍而如抽

祭蔡文可文

昔莊周謂弟子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是死壯丈與死期顧等耳且士人傷心世故憂讒畏譏蹙迫困苦卽壽考未央亦所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者也昔人齊彭殤一修短造化小兒萬物芻狗死何足畏弔死何足悲哉雖然俗子萬輩心眼敝陋而行茫茫而目鰥鰥緩急無可恃當其素車白馬挽歌在途雖使執紼者激昂而詬曰應野哭者野哭應寢門哭者

寢門哭應廟門哭者廟門哭誰復能借而弔喪應聲號慟哉惟以文可之賢而竟以三旬有六而死某等迺不知涕之無從文可少歷艱苦初喪偶繼喪其尊人未幾尊堂又歿家益零替然文可意致故豪邁處倥偬若無事心誦手抄口語目視四五事並下旁人鮮不心怪之微察其顏色乃愈益暇又霜晨則擁被吟哦每夕篝燈兀坐非漏下三四鼓不止晝則拮据謀生頗以筆舌耕非其好也其友誼高甚遇事則悉力裨益之卽傾囊橐亦各滿意而去無論遠近愚智咸稱文可文可不豈云文可之死也以痁症故未死前兩日猶步趨矍鑠乃以舊疾陡發一晝夜竟死春草不剪閒庭晏然傷如之何顧文可嘗自言嘗髫齔時其尊人羅訟歲暮不得釋文可擔簦躡屩思脫父於難積憂勞十數日終無所濟輒叩督撫門請以身代五伯爭持挺摧折之弗爲止日夕大雪欲返逆旅不可得犯雪僵臥鼓下逮旦遂得是疾阽夜卒全父以歸是文可之死死於孝者也夫又何悲世俗遂謂刀筆非永年之道又惜其食餼庠序文譽籍籍不得

伸其志以死爲可痛恨此則下士蠅聲不能善爲文可誄者也

祭王子曆文

嗚呼子曆竟死矣子曆少負奇氣急人困阨遇事即能建明無所隱避然精力甚强固每過月明花發輒潦倒酒壚之側引滿絶叫高唱渭城一曲閭里多目笑之子曆意故自得也國變後以故貢士廢於家竟于邑以死嗟乎子曆喪亂正多河淸難俟瞬息之間化爲異物追念昔游邈焉隔世雖思車過三步之言競以斗酒沃酹使方丈遂成泥濘正復何益哉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天道無知奪我通遠如此人竟

不得四十也可慟也

代胡尊閭祭某孺人文

（尊閭介石姻家也介石客游其內人以鬱死）

女觀山何以名也昔有思婦夫官於蜀望慾歸期登山絶望幽感而死山木憔悴鞠爲童枯私心每異之今而知無足異某與介石以友誼講姻好知孺人事最悉雖少君德耀無以過竊嘆賢明慈儉可續古史列女之後與日繫幟提壺必有以垂訓子婦作閨中女師也乃嚴霜零蕙草萎羅幃卷舒明月直入到門臨奠能無愴然介石之出游也本以桑梓齷齪阻人輿會故挾其縹囊彩筆走通邑大都欲以問俗徵風

偏索古人遺事而當道者數耳其名一望見顏色莫不咄嗟錯愕思得其緒餘以光宦署遂遷延時日不即束裝耳豈意家中有炊臼之悲哉憶介石將發餞以多筵介石飲不謡歡停觴爲某等言室中有婦掩袂而啼聚首數時睽違千里故不能以夜卜也孰謂彼時與孺人已成長別乎雖然介石勵志四方行且書名竹帛如古鐘簴廟貌之言震動天下家庭燁然蘭玉無恙斯時以蘋藻之薦上之孺人孺人其不死矣然則雖以吾邑之北山爲女觀可也

祭四弟文

嗚呼汝竟死矣汝竟死六月矣汝竟死二載矣人皆有死而汝之死獨夭人亦有夭死而汝之夭死獨痛則以汝之所遭獨值其不幸也憶汝初生時戎馬紛紜盜賊竊發流離奔走殆無寧歲及丙戌兵亂中夜逋竄而饑渴寒煖之調多至失節此始生之不幸也迨汝稍長讀書一目可數行而家道貧落卒棄筆硯就操作汝是時敝衣赭汗赤脚行暴雨烈日中即求一息之休息不可得況敢望鮮車怒馬膏粱文繡哉

此稍長之不幸也及年踰弱冠未有室家因為擇弟予中之殷裕者得任起熊之女弟與締姻庶不失所及遠贅江干既欲定省老親又欲營心貿易方擁檝而渡吳復擔簦而走越搖搖懸旌汲汲顧景緒禍未期而身已就木此終身之不幸也予昆弟素貧賤無以為父母歡每遇歲時伏臘烹羔炮鯉昆弟五人竟夕歌呼老親持盃一盼欣然而笑差足稍慰而今已矣荊異株鳥異林矣撫時念舊啜泣橫襟恐貽老親憂強為絮語逾增切怛耳汝奉養不終愧乎為子雁行頓失愧乎為弟倡隨未浹愧乎為夫汝非人也然天降之割於汝又何尤哉今花朝之後惠風遲日草木羣生之物皆已向榮鳴鳩黃鳥之屬皆知求侶負暄夏畦耄期齠齔之輩皆能提筐挈瓶一掃先墓而汝獨形灰神滅塊然祖壠之側呼汝汝不聞酹汝汝不歆哀哉痛哉誰使汝不幸至此也

祭鄭復生文

嗚呼世嘗褒敝狐鼠晝游城市昆明刼灰飛滿寰宇習俗以殺僇爲耕耘探丸打稽踵相接也其閒窮巷蓽門之士言行惢惢惟謹向三尺木牕標中作鈍口蠹魚日穿一帙卒感憤放廢老死不知名可勝道哉友人鄭復生醇士也家素貧所操持甚固下帷攻苦恂恂如不勝衣然每嘗公私讌會氣熱盃闌談古義俠事輙據案拍張顧盼動色其天性然也生平故多病往往悽然爲某輩言予病甚相如渴休文瘦李廣

失心是數者一孱軀兼之良苦然是不可死家世衰落瓶無儲粟無衣門以內榮榮有四喪覔一舉者虛無人此誠在我是固不可死不謂復生之竟死也傳復生死時與友人在書舍中言笑趨走無恙啖橘數十枚聲夜半遺矢在席仰悸呃不語舁至家已奄奄就絕遂不得與其親族把袂訣別悲已某輩是時知復生死尚未知復生之死之悲也雖然兵甲摐錚流離日甚僵尸之血散爲夜火經生斗室膚踏環顧父母妻子惛惛恐不能旦夕而復生廼壯年瞑目甚善

獨恨里巷屠酤兒噉人之肉擁三易田萬頃大兒爲侍中次爲執金吾最幼者亦居東方千騎上日出筵敞高坐行觴動稱三槐萬石垂裕後人而復生獨殃同伯道居喪無枕塊之人虞祭廢卒哭之禮凡我同人能無感慟倘以玉柄塵尾升屋呼復生之魂而告之亦將戚嗟黃壚下也因酹之以酒而侑以楚聲曰

惟神宗之末造兮石殷殷而夜鳴夔文幟之懸鈴兮固佳士之所生紛頭玉之早慧兮鉏刷翠而騰聲覩幽蘭之盈襲兮又何兒乎荃與蘅夫何籤軸之環列

兮胥筆舌而同耕慨嚴寒之抱犬兮羌堅築夫愁城僉不聊而外營兮覯厠菓而倒箸也君靜默以自藏兮謂故鬼其可語也入憒悱而莫予憐兮嗟時命之太訛出縴繾而不得通兮孰肯爲隨刀之如何知怨怒之賊人兮遇寒人而百倍更年歲之積累兮苦兩竪之相對孰聆灼而覗垣兮笑懸蛇之弗類亦聞盛怒之善病兮攻厥証而或背惟窮冬之索寞兮攬輕霜之盈衣痛寒威之摧折兮木葉蕭蕭而集扉曰傳人其永絕兮悼若敖之苦饑噌壁立而磬懸兮恐生

婁之去帷亂曰門庭兮荒蕪春草兮坐鵩北風吹柩
兮施邃篠薄綿濆酒兮心瞿瞿媿吾鄙之不成禮兮
又安問夫故劍與生芻

籍山單隆周昌其著

雜著 說 引 疏 辯 節概 行實 跋

月食說

問日月相食可以爲災變乎曰非災變也儒者之書名臣之疏皆以爲災變此其曰非災變何也曰凡稱災變者如日隕地相承夜出月色赤如血星散落鎭岳崩及諸大傀異哉出人意表則災變之正稱也日月相食行度所遭分道所值非災變也非災變而曰

災變柰何曰日陽類君象也月陰類后象也日月食雖爲行度分道所遭值而陰陽厄戾君若后之司陽教司陰教者固不得坦然於其下目爲無與我事也故君則有伐鼓用幣去樂弛縣之事后則有把搥擊柝致齋服縞之事以爲陽教修則日應當食而不食陰教修則月宜當食而不食而茲何以食也是司陽司陰者之醜也故日月食之爲災變深文而周內之而以爲災變也非災變之正稱也然則春秋獨書日食三十六而從來天文家言亦詳日而略月何也曰

日食者以陰侵陽以卑凌尊也其爲事也逆其爲道
也逆故諱之月食則否故略之司馬遷云月食常也
日食爲不臧也正此謂也日月合朔時月在內而近
人日在外而遠人日體爲月體所掩則食易明也至
於月旣藉日光以圓於望矣豈又爲日所掩而爲食
也曰暗處也暗虛之說出於曆家其爲暗虛奈何曰
日光所被灼灼炎炎望舒得之含影內燃參差旁暎
其靈始圓兩體正當赫曦洭焉氣睒充射月迺無權
殘缺晦昧如有食然日猶洪爐月猶爝火月質差小

日輪較大爐火爲母爝火爲子火偶而衝爝火卽死
此暗虛之說也然則相當亦次舍使然而古人多謂
月亢日故食何也曰臣之於君規步矩趨一進再進
鞠躬傴僂恩顧優渥覩下言徐后之於君貞靜恬愉
當夕益恭小星與俱孰謂敵體脅迫瞿瞿是謂不亢
其光乃舒如拜上成泰專房以居脅陽以實而顧爲
陽所處何恃厥應爾而遷延退避之皆無謂之亢也
不亦宜乎友人蔡仲光嘗疑暗虛之說旣答問者并
以質蔡子

爲丁履端先生保聚鄉賢

蓋聞秋菊春蘭不及濫竽之奏竹香登豆必加初爇
之躬故生逢孰爵望滿閭橋殁備禮魂風高靈旆歷
稽往古代有偉人平陽一拭昧目重光益母作牆傷
心實甚頤長沙之號火[illegible]梁帝之摘詞陳鴻臚之婉
容致豫州之畫像病從口入非崔侍御何以祈幽酖
向足流匪賈直言孰能謀代至於蕭邑亦有前型夏
方廬墓不廢烝嘗仲[illegible]咎醫遂通雷電獨楓里畔猶
傳郭氏之傭百斛舟中不挫原平之志衙陽負土之

香與獸采偕鮮寶著悲秋梅實與鴉聲俱墜是皆至
行之因心遂勸不刊之令典竊見故太學生丁應正
學窮二酉賦越三都望龍門而平步佳士廻車從釋
負以覩光名流接袗將膺鳳閣之注銓不廢鷄鳴之
定省于某年父某抱痾負遺奈兩豎之攻心定劑誰
施痛長桑之歛手應正誓堅刎股意鋭封肝慮爲左
右之所知翻致沈緜之難救於是抽箋和墨拔血淚
以陳詞搶地呼天指黃泉而投牒當元朔之旣昏懷
短章而長跪淸風墜露瓣香氣徹雲霄修竹啼鴉顧

禱發通帝座幸北辰之鑒誠庶類陽之再返未幾而
高堂釋慈已回大宅之春子舍巢爲頓有寄育之疾
忽臨風而一笑廿九死其如飴長幼道驚鄉閭駭嘆
乃于遺帙之紛如忽獲修詞之半藁援鬼神而共訴
荼蘗非遙馳精魂以排閶夜臺何遠始悟桃偃李代
之非誣益信注籍移災之不妄爾乃青雲貴彥千里
投銘白雪詞人一朝集唁贍珠璣之滿握元圃光騰
舒雕繢之盈囊錦江色麗兆乎餘美足概前賢爲模
爲範仲舉流風式戒式褒林宗碩德詩徧李杜贍遺

椿之充笥序記班楊覽傳文之盈案守百金於吳窗
浙水同清選緗褰於蕊城秦峰爭翠斯又儒林傳裏
可着先鞭獨行篇端無慚信史者也某等事從公好
情協輿評伏聆國典之輝煌更荷持衡之樂育百年
趙璞堪仲卞氏之光隔世千將頓吐豐城之雌伏乞
龍蛇競筆遊飛駁賞之文廊廡鏘名續設鄉賢之座
則祇李世之狂瀾捍俗功高捍患致淳風于世衞道
施事等法施矣

徵劉司李復職贈行詩小引

劉叅嵐先生省洎肅漪渼皋明月聶者司李稽山洗
滌宛溢庭無肺石座有蒲鞭凋已挹鏡水而同清越
泰屏而競爽昔韓退之建節武寧操行堅正蕭子瞻
移任開封斷決精敏方之兩賢殆將繼美洎乎分閫
乙酉衡平鑑室潛消軋茧之風大起單寒之色瓊瑰
滿目功絲巧匠雕搜劍鍔飛光賈藉華陰拂拭不僅
聲馳南浙抑且譽重環瀛茲者紫綬重紛御屏再名
指銅馬以揚帆飄颻青雀望金臺而攬轡蹀躞花驄

行將使兒童徧騎新騰騎竹之歡父老載塗頓慰識
荊之願夫西陽被名謝瞻有盆日之吟文始封孝王
粲製唐林之詠則長江送遠可無賦白水而雍心況
郎羼承恩能弗繼驪駒而發唱哉屬在同人幸援佳
句

北京齊化門子母神祠募造山門小引

蓋聞風傳南國首慶螽斯教始宮幃藉馨椒實雖荀龍謝鳳自關世德之修而崔夢沂名動有神靈之應都城齊化門子母神祠者青鸞儷勝菴奈齊芳彩形相贈無勞樹木之通音響互傳不僅鮑姑之艾初平傑莽寶藉茲務賣花聲裏漸看迦葉莊嚴忍辱衣中遂使銖瓔絢爛星龕籠曉日美哉畫棟雕楹芸閣繞和風允矣秋蓮夏藻因已楊靈旂旆高出露筋之祠設驗香華遠迤宛若之語然而山門未建道俗靡瞻

長廊何在難燃長命之燈廣廡無材孰傳廣教之號是用恭持半偈徧籲羣方當舟車輻輳之區值河海晏清之日須華祝之次三熊熊叶吉歌斯男之則百璋光齊休念芳蘭當茂佛猶有千小兒之名今矢棘遄興寺亦仍相嗣續之義衆擎易舉試聽邪許聲喧風順當呼詎謂落成日遠所願各展息慈心共輸阿堵物使畫者不呰重闢輪奐之觀天壽山南永壯鬱葱之氣

生生社小引

蕭然山之傍有漏澤園掩骼穴歲久漸廢今好義者捐田鳩貲池焉屋焉累土成丘一以瘞貧喪一以護物命同里諸友人約以月計值生辰必舉酒池上隨力所及取物命而生之勝事也或曰儒者濟人利物從大不從小務遠不務近放生禪教也不幾與儒相刺謬余謂不然九成之高始於一簣昆明之深始於蹄尺近小者遠大之基也聖有解網賢有禁捕孔門愛敬鰲孟氏遠庖廚將以爲儒耶抑以爲禪耶如

以其近禪而不敢於生是學爲儒而反敢於殺也且江河之水水也涓滴之水亦水也今使天行旱暵草木焦枯巧者以桔槔拙者亦以抱甕因時補救豈謂非宜儻必曰吾欲挽天河之波傾西江之澤以相從事奚用是區區者爲吾恐物命終不得活而識者且譏其無實也夫古人不知有今人猶今人不知有後人而後人之視今人未必不如今人之視古人即如蕭然之名人咸謂起於元度嘗考舊史元度家北山之陽蕭然自居因曰蕭山其集中所云蕭條北幹園

是也則元度之蕭山即北山明甚兒蕭山之說嘗見之澳人非始於許也又明甚然以余輩寄情塵外涉趣禽魚維舟載酒相與徜徉嘯傲其側蕭疎自放不減高陽得元度之致不必拘元度之跡可也城西片石題曰蕭然當自余輩始

代王式木施方小引

蓉田長桑齒遮必重上池之傳梁氏攤瘮不辭改察之獻故刻舟膠柱不如盡去方書而斟酌會通豈得妄爾醫祭慨自沮洳成地茶苦為時徒羨康强之木艾恒悲疾疢之難除飇風春雨抱布被以呻吟兩豎三彭入靈臺而盤踞某猥從豹之有窺用備養生之一術雖饑塵猶冷難炊彥伯之煙而毛穎尚存當次叔和之訣爰諏吉日敬候來車必使對脈無差實與國瑒幸中然後呈方得驗寧須肺腑能言謹啟

再舉張神會疏 代

伏以江濤吞吐申胥傳潞候之奇潮汐振揚正則負憤沙之痼鑿脣波之五里壁劃堪傳指飛棟之三成豆鷄斯傍豈若升崇變鼎留廸村落之金錢禁樹生黃炫爗前慰之耳目雖積水以至天終行沙石或降靈而作諳迎與死生巫覡不施陋矣狠山孫氏刀符失兒容傳東瀕黃公誕稽偉績惟我張神禦患鄉陽勤官水死風波無鶻起張庶歎乎家廟有鞏飛兒孫摻舞暮春花落祠門停士女之車瀛海沙黃山麓滿

豚蹄之祝某等身叨縈拂心切贍依涓涘行潦薦忱應風雨之占縹沙空䟦響應居酒食之外吉日兮辰良楊椰滄靈旗之色成禮兮會鼓旃檀兮藹璧之光祗緣甘泉塵起積甲堪齊熊耳山御蠱狐升髑髏復立人頭堠旌星夜耀大地戈矛烏幕晝空江南兵燹北軍飛渡塞上之笛時聞渡卒偃尸舟中之指可掬爰是萃率妻孥亡命山谷鶴唳猶驚何况八公之草木騷行不遠敢云九折之馳驅禎遠岫以息心山鬼燈吹滅剛奚囊而負眾機變烟不興以致荒庭草長

冷風飄茶壘之禍神帳皆生苦霧走魑魅之跡感中衰於蘋蘩酬獻全無負初度於桐華秋冬六易殊不思人代雖更祀儀難墜視白日之悠悠自慚內手睇長江之渺渺敢不銘心當玉石俱焚之日邀室家再造之休視彼骨枕寒烟見頭顱於秋月血殷碧草澆菜飯於春風轉盼枯榮終身天褱儻非神眷無疆豈卜維祺未丈是用掐額舊人恭圖再舉維舟石岸以葵藿爲義鐏引唱竹枝以桑麻爲上瑞咸抒正辭以揚靈不敢嬌舉以祈福

吊刺辯

同社周文伯有祖母之喪予吊之署曰同學弟某爲主也事竣聞周有門客竊詆爲非禮舉筆抹之客有知其事者過詢予曰今吊死者爲死乎爲生乎予曰爲死客曰然則署名有爲生者何也曰爲生所以濟爲死之窮也先王制禮愚者由之智者辨之今世所行大都因時隨俗其於古者適餼執豆不巾滅燭諸事悉棄不用然儒者亦當補苴節目取古人之意稍通之以求其安而已族有定分者也可以爲死親有

定稱者也可以爲死身之所交有密友有所知密友則登堂拜父母夷險共之畢世僅數人或畢世不得一人彼之大父行吾自視猶孫彼之父母行吾自視猶子亦可以爲死所知則降密友一等無休戚胏附之深而通吉凶慶吊之事然其大父及父輩亦可以爲死至於所知之祖母暨母暨妻必不可以爲死蓋語死自生始別嫌愼微禮之大體當其生也梱以內外未嘗通一言未嘗覿一面是不知誰何之人也以不知誰何之人而以所知故吊之則事由所知稱亦準所知何惑焉客曰奠死者準生者爲其死生者而疑於不祥也曰夫生者固喪主也所死非其所尊則其所敵非其所敵則其所出固有至痛而不得已而纍然在苫塊號踊之中者也而尚忍以不祥疑所稱乎哉伯高死於衛孔子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此爲死爲生之分也爲死則傷死之意對死者而始切爲生則吊生之誼準生者而始安以今人當之不且以子貢之不拜爲傲矣乎喪禮吊客之入必曰某孤須矣郭泰之母

死徐稺吊之置生芻焉泰誦詩而自念曰吾無德以堪之禮之所謂某孤林宗之所謂吾皆喪主之謂也未聞以不祥而避之也今不察聖賢之意而動違時俗之私或曰晩生矣或曰猶子矣死者自知必將許而唾曰若何亥男子而晩生而猶子者哉爲諂而已矣客曰噫有是哉朝菌不知夜夏蟲不知氷彼門客烏知禮予曰不然若輩挾兎園册萬寶書與顯者游監廚借面矜而自得殘盃冷炙飫而微醺睨貧賤之士所題之刺揮筆而抹之以相誇示亦猶行門客之禮也夫

寓徐氏節槪

蓋聞義重乾坤道基夫婦故百歲爲期競傳我特之句終身無改始稱未亡之人彼封髮待歸鄉評猶推女德懸車誓死漢記實奉禮宗陶氏鵠黃能無悲惋儒家鸞隻何忍雙飛凡玆貞烈之媛允副激揚之典花山寓時巽之妻徐氏者年甫及笄禮成合巹素嫺師氏之教不僅婦功更得舅姑之心無慚內則乃于彌月之期遂有三泉之恨撫棺痛絕哀感旁人對醱陳詞酸辛行路即欲執巾于地下更虞營壙之無期爰是飲悽茹苦屏却鉛華集蓼飡荼長辭膏沐階前夜雨神傷杜宇之聲陌上春風淚盡宜男之草當兩髦之臨窆願九死而若飴同穴既有成言投繯誓將無悔焚遺嫁之奩哀麻覆雪擲妝臺之珥素練鋪霜衣帶如繩苕華已落神魂雖斷顏色非凋視彼荀粲題牆不用還陰之字較之凝妻斷臂更韜封桒之名謂當寵以貞珉光諸彤管並美清風嶺遊邇均瞻遠繼華山幾秀頑同感伏乞亟示表揚速爲申請使丹篆留標汗青長照豈惟一邑高風實是千秋盛事 某氏

者從一而終以貞爲行數旬新娶婦一載未亡人當所天掩壙之期即厥配投繯之日擬早寡之陶氏應有重光學貞順之桓嫠自無慚德從容就義風化攸關允當褒以山泉垂諸國典者也

張母葉孺人行實

孺人姓葉氏禹航明經南丘公女余友存翁先生之繼室也玉臺儲秀婺曜流暉德備女師曹大家之規範學稱士母謝太傅之閨門節扶風之於皇甫魯國之於滎陽方斯蔑如也孺人笄時南丘公得疾十益醫藥畧無纖效孺人旦夕籲天誓以身代且封股進之南丘公沉痾頓起邑里驚異年十六于歸存翁事卿子公暨李太孺人內外稱盡禮爲曾孺人存翁元配也夙奉舅姑以孝旣歿李太孺人歎曰何處復得

賢孝婦如曾者耶及孺人入門椎髻操作滫瀡畢具卿子公又雪涕曰曾氏婦不死矣先是卿子公博學神解受知黎博菴先生之門遠邇傾動而存翁益光大家學蜚聲庠序胸襟貯雲意氣凌雲四方從遊者或千里驅車或經年下榻孺人躬率婢僕飭中廚挑衣裄羹截以序甒甈有堤內政臚列栩言不聞肅如也曾孺人遺丈夫子二孺人哺煦唯謹宵晝不懈因患痘疹相繼而殀孺人竊自傷保抱之不至也顧復之未周也擗地長慟幾幾不欲生行道之人皆爲落

涕無何遂以側室請存翁以孺人年未暮勿聽卽出奩貲爲存翁娶妾一爲呂一爲葉琴瑟靜好終無間言已而孺人舉一子側室亦迭舉二子天之相酬善人豈爽哉嗣是而能允盡荻總角先勤教績筬機外傳未艾咸謂曲江風流于茲未墜矣存翁慷慨博施持危扶困得之天性而友愛尤篤己酉[redacted]仲氏急難懼遺卿子公憂亟破產佐之家道中落弗顧也孺人又脫簪珥質衣袖傾筐倒庋無所恨納[redacted]之使未返

割肉醫瘡[redacted]之[redacted]方廻牽蘿補屋嗟乎耰鉏德色人情盡然箕帚誶語房幃實甚孺人旣無幾微懟怨之色更竭絲粟以佐君子之盛舉今無論已古人不亦難乎孺人素善病勉強自力督家政無倦色投以參苓却弗進曰我貧士婦也安用此爲以今秋九月某日卒鏡臺新去南都之石黛無光錦軸猶存吳苑之流黃莫繫桂樹辭柯菊英謝葉繁霜零而蕙草摧金風厲而蔓歌絕某自愧不文而與存翁[redacted]交如孺人事甚稔其長君祐又以狀來因端牘抽札次陳梗槩備採擇焉

跋韓仲戩詩

人情所動游移矜渺不可遏絶因是端牘抽札舉吾所思而詮次之似乎調聲切韻一鄙生日坐繭室中撚髭吟弄足矣廼殊不然腐遷史才奇絶恐從閱歷得之子瞻瀨外文字益放縱俶詭駴目懾心至如杜之北征韓之南山皆可奴視晉魏上薄風雅以是知奔走跋涉嗇於安臥緩步而豐於鈲奇選勝也仲戩早歲宦游遵途瀛海鳥語禽言草生木落即索楮馬上投之錦囊取而讀之使人如登泰山最高處見滄

瀛日出滮瀁明蠱發狂大叫拍播竟日益仲戩視山水如吾詩而見仲戩詩者又如日在山水中行也然世人心眼僦陋行盡天下白頭逃蔵雖使水仙奏琴山鬼獻笑終等視肉又何有於樵子之詩擔夫之字哉於其梓也熟誦之而為之跋

〔清〕陳僖撰

燕山草堂集五卷

清康熙刻本

序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似以質勝而文非所長然歷代作者實不乏人唯不立壇坫不事表襮有懷瑜握瑾終老鉛槧而名不出於鄉閭者至於種德績學積厚流光久亦莫能掩也以余觀於陳子藹公殆其人歟陳子家清苑累世仕爲顯宦有聲甲申寇變門以內殉節者纍纍後數年尊甫公亦以守土死叛帥之難蓋世以義烈著稱陳子起孤子幼嗜學博涉六籍好湙湛之思制舉業外尤工古文辭逾壯而學成久之無所遇陳子性恬靜雖不爲傲睨

嶄絕之行而每遇俗流則翛然自遠以此人罕知之間一走長安有識者讀其文爭爲延譽因而貴遊中頗有知己歲戊午以博學鴻儒薦

名試　闕下復不遇歸而益緝治舊業肆力於古學哀其歷年所著授之梓而寄余一編京邸且問序焉余讀之見其書序論記諸篇篤摯斐亹宛有歐蘇風範傳志碑銘則蒼老渾成以龍門扶風爲鵠而思力副之益融秦漢唐宋之町畦而運以己裁不偭矩矱者也有韻之言亦矯矯自立不屑寄人籬下作者之能事備矣噫陳子不云乎士爭傳

不傳耳遇不遇非所計也陳子之業殆必傳者也向使陳子早達得貴仕其所就未必至此然則造物者之以晩遇阸陳子所以善全之而予以遠且大也然而余於陳子有進焉立言者三不朽之一耳即立言之中道德經術風雅詞章品流既殊等差亦辨陳子年富學充所造將日新而月異吾願拓其心胸廓其眼界無安於所已成而益臻所未至余衰且陋於當今作者無能爲役行且操筆特書以播諸同志爲北方學者吐氣不敢以燕趙之士阿其所好也陳子其勉之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夏至前三日

高陽李霨拜手題於楓栞山房

小引

宗愨志萬里常擲筆於地曰甚賤不可爲壯哉丈夫言也余雖手不能彎弓轉矛自髫年間便不屑以雕蟲小技卒其生平迄今蹉跎老大尾瑣如故乃仍濡毫伸紙爲豎儒之爲當亦爲宗愨之所悲也

辛丑仲冬我道人識

述畧

余學疎才劣妄事著作不過聊見志之所存若曰竊附于作者之林冀千百世後之知我則吾豈敢

余九齡時先王父即命讀秦漢書教學古文訶甲申保定城陷皆失之童子時文不足存也嗣後有作業已成帙自就正於舊日二三前輩乃別出心眼讀書始知不合又盡焚去所存者只此

余髮未燥即侍坐于先生長者弱冠便論交四方夙昔故交艮友今皆貴官長者矣集中諸作隨時隨地出之稱謂不得不仍舊葢當日情事如此不容易也非敢不

恭

古文不圈注是矣昔聞之錢虞山先生曰古人之文有立義處有筋節處有錯落法有句法須爲標出即能文者讀之亦省目力但不宜濫粧點耳韓文公每自加丹黄注解亦是此義故文中圈點存之

標榜邀名素所不敢文中間有評語志教也非關親密故鈌者鈌之存眞耳

校字如掃落葉愈掃愈多訂文如理亂絲愈理愈不淨

先生長者惠而教我不難刪正感甚幸甚

康熙二十年辛酉陽月保定陳　僖藹公識

陳祈年永菴　編輯

男

陳恆年耆祿

燕山草堂集卷一目錄

書

與孫徵君書　上陳溧陽書
答某大將軍書　上梁大宗伯書
與吳祭酒書　上龔合肥書
寄澹歸和尚書　答周孝廉書
與孫生論文書　答衛秀才論文書
與汪比部論文書　再與汪比部論文書
三與汪比部論文書　與麗齋公論文書
答王戶部書　與王戶部書
答王戶部書　寄王戶部書
與劉吏部書　與繆狀元書
與徐崑山薦劉秀才書　與朱學士薦吳山人書
與李司理書　與韓聖秋論交道書
答會公子論游書　答許孝廉書
寄周憲使書　答李處士書
答嚴侍郎書　答戴滄州書
答戴滄州書　與戴滄州書

答梁大司農書　答宮詹學士黄岡王公書
答郝御史書　與郝御史書
答張克念書　答李憲使索觀靜樓記書
求歸舊園書　與汪舟次書
寄顧先生書　與陳學士論文書
與施宣城書　與湯睢州書
與湯侍講書　與施侍講書
寄王侍講書　答湯侍講書
答魏獲鹿書　與傅先生書

燕山草堂集卷一

書

保定陳

[seals]

與孫徵君書

僖再拜、徵君先生足下、曩者鼎革之後、先生浮家遲求、時僕以陳氏闔門死節狀上呈、辱示書惠教、徵輓詩引、兼述兩接先王父於鹿太常座上、言以爲仁人有後、奬掖後進、殷殷懇懇、至今奉之等拱璧焉、彼時喪亂、遭家獨懨、存亾顛沛之慟、幾不能自生活、乃南走趙、北走盧溝、漁陽、日與

游俠酒徒輩相徵逐、以自放廢、竟未得買棹東流、一親長者、誠恨事、既而先生隱蘇門、僕又以先君子殉難、故再破家、如窮鳥枯魚、不惟不能遠問嘯臺、且焚硯閣筆、無所携持、以就正有道、遂終與教違、自丙申後、殘喘少息、重理舊業、而窗虛月白、幽星且雨中、未嘗一日不神從道履遊也、今歲陽月、蓮陸集詩奉祝、敬賦俚言、附諸君子後、用代稱觴、復爲書與先生垂聽、先生忠孝性成、清風高節、照耀今古。共千百世後。所以傳先生者文集耳。竊見古人著作、惟杜少陵、白香山詩集、無掛漏之感、以二公皆手自編年紀

地故也大約文之一道貴可傳不貴充棟須汰之又汰其可存者必如咸英部濩之樂可以降神人和萬物使學者聞聲而思旁皇而不得其處庶幾可傳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傳銘不及司馬氏則文宜選也歐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唐無文章惟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昔人謂取其大而變僕則謂取其題義可諷也則題目宜擇也漢季黃叔度有顏子之稱而所爲徵君書皆僞筆耳識者憾之先生程朱其身自程朱其文一字一句皆非他人可參幸自加訂正孔子作春秋高弟子若游夏

不能贊一詞又深可念也抑更有說楊子雲著書成有人載錢十萬貫求附其名子雲不肯先生之書非子雲可比而謀壽梨棗者秉彝之好亦非以緡購名然亦須慎重之勿使後之議之也千秋之業固非小子所能知然芻蕘之言聖人不廢先生能無取乎并有啓者讀乙丙紀事張果中布衣也白溝河距都咫尺攖虎尾而不懼慷慨奔走求脫諸君子於難豈止爲燕趙中之劇孟家抑亦荆聶之流亞歟朱祖文於蓼洲顯晦不同而風波險阻甘之如飴見完天赴義處始知朋友一倫原不可廢此二公者人皆最關係人事皆最關係事僕欲爲之立傳亦太史公樂於傳游俠意也但其狀不詳望備示之僕近虛心細心肆力古文詞覺隱然靈光漸透入載籍中每與前人之命筆命意相遇倘天假以讀書之福學力日進道力日堅或後有可表見指迷扶弱望之大君子甚殷勿使步趨蹶其趾則幸甚伏惟台鑒不備

上陳溧陽書

僖六齡時先人教制舉業即命讀閣下文比于四子書焉彼時私以閣下爲非今人也癸未閣下冠南宫凡先生長者過保定訪先人者僖皆得侍坐側聞閣下爲一代偉人心切依之雖時在都門而小子無知不奉先人教又不敢親道範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溧陽曾幾何時而閣下楚材晋用矣惜哉當必有以諒之也前者李舍人示閣下所評僖制藝奬借過當客冬閣下命韓孝廉招致因得上謁承忘分下交殷殷愛才皆小子所未經受兩月盤桓言盡

意暢教誨多端復蒙謬譽以爲近今一人噫媿非敢當然不敢不知勉矣閣下荷今天子薰沐殊恩驟躋宰輔秉國成年來鋭意有爲即如令從龍子弟讀書悉隸庠序由科目出身幾于漢羽林介冑悉通孝經由是詩書之道尊孔孟之俎豆不衰斯文賴以不喪閣下不謂之聖門功臣不可者近見海内人士雖爲閣下惜皆爲斯文幸焉閣下誠關係世道之人哉僖分徼齒穉既蒙遇以國士胸中久蓄一言敢因便進于下執事惟閣下江河爲量收而納之今夫舊家有一健婦失家政事新主雖克家必不能深諳其家世且其新主崛起而成閥閲高第其中不少淑媛具有奇才異能非外人所知者我恃其新寵一力持之未有不與諸婦相左既相左即嘔心出血有益其家尚且未見勞苦況勞苦未必功高不亦徒滋罪戾乎愚願閣下之鑒而愼之也而閣下今日之所宜爲只有一端則前史耳反置之不講何也當今最亟者史才次則史事據僕所見雲間李舍人則史才也本朝亦嘗拔之草茅之中列之詞勅之館羣議以史事相屬未幾而詞臣以資格抑之閣下不一言何也乙酉平定江南得勝國黄髮錢虞山他不足

言以云文獻庶幾足徵者乃卒以其所短并其長而棄之眞可惜也閣下能無意乎或別有史才出雲間虞山之上不須此二人固未可知然亦未聞閣下之旁求則又何也至于前代事蹟如吾學編名山藏左右編史纂傳事編大事記史料從信錄世法錄法傳錄憲章錄明政統宗通紀諸書所載不爲不多然皆非善本近聞啓禎兩朝實錄毁于兵或有惡其害已者而滅其籍乎是眞無可如何之事矣前年在都下聞有王安名下一老中官削爲僧寓平子門外古寺中蓄有自泰昌元年迄崇禎十七年全邸抄間

有未盡、皆詳識于端、曾于雪天訪之、惜不得其姓名居止、究不可得近、又傳有所謂識大錄者、體裁甚正、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幾數千百萬言、可稱信史、不知撰自何人、此皆大關史事、閣下不可不遍訪而急購之、倘得其書、釐定前史、則閣下一生分內事、有此一節、亦可告天下後世而無媿、若居得爲之勢、舍其所可爲而亟其所可以不爲、恐爲閣下惜者、斯不能爲閣下諒矣、主臣、

答某大將軍書

王生至、辱示書、僕始而駭、既而怒、終則啞然大笑曰、將軍誤矣、將軍誘僕作字、不早應命、因而督過、僕誠無所逃罪、其書不出自將軍手、雖督過尚詞婉而義約、至若王生所述、則將軍爲失言矣、將軍自述其於僕也、造廬而請、餉爲以迎坐、僕以重茵晏僕以女樂、謂其視之欲然、豈不自視爲折節交僕者哉、將軍不言、僕亦緘默、僕誠鹿鹿不足比數、若今日之事、在僕則猶以爲折節而交將軍也、僕性僻氣傲、不能脂韋從俗、低首勢位、況將軍之今日乎、將軍則

舊元帥也、請一自思其披堅執銳、佩印行師以來、既不能約降道合兵討賊、復君父讐、又不能死社稷之難、復不能建開國勳、而徒有今日、必慚恧之不暇、不敢施面目於世、以將軍之不敢見人、便知人之不欲見將軍、僕忠厚來而不拒、以云折節、誠折節也、夫布衣章帶之士、苟能抱道而處、即王公大人尚且屈體下之、故子夏處西河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而昭王陪乘、何況其下之區區者、將軍能修一待客禮、而望人感恩圖報、無乃未深長思與、甚至謂某某委僕、則當報命、恐後、又何其見之鄙而言之陋也、僕

誠與諸公遊交稱善諸公齒位懸於僕不啻倍徙然所以
與之遊者葢聲氣舊通其中水乳有不能爲將軍悉者僕
等視諸公諸公國士遇僕不惟不有其一日之長且能不
拂僕性而曲如其指此其所以善也如將軍言是順指使
之矣稍自愛者不受而况僕哉將軍誤矣卽以世情論所
貴乎富貴人者謂能富貴我也旣不能富貴我安往而不
得貧賤將軍今日之富貴以愚論之非富貴也殆所謂豢
養者耳將軍不能富貴我而僕又無所求乃欲侍豢養之
富貴高自處而視人之卑噫不亦過乎僕爲將軍計闘鷄

走狗博奕蹴踘不患無事羔酒侍兒中不患無人凉亭燠
館燈火麗室不患無地偃仰如意樂也洩洩何必強心書
畫降志交游每向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落拓書生周規
而折矩前拱而後揖自取煩苦爲哉將以爲名歟將軍不
宜有今日將謂從所好歟僕竊窺將軍於古儒將中如祭
遵魯肅曹景宗賈復張郤似皆非其匹豈不聞党太尉學
書生語秖增其醜耶甚矣將軍誤矣僕原不善書不意將
軍重某公言得之不速因而開罪僕腕弱少愈仍勉圖報
命以踐前約恐麾下不諒意暢語直死罪死罪

上梁大宗伯書

丙午重陽後四日上谷布衣陳僖謹上書梁大宗伯閣下
竊聞賢者議之愚者守焉貴者議之賤者安焉拘於分也
古者懸鐸以購不廢芻蕘又何以稱歟如遇不能無言之
事值可以上言之人而仍安愚賤之分亦非甚盛世風也
昔韓文公上宰相書汲汲於道之不行蘇文公上韓富諸
公願慨然一陳當世之務僕非古人也而不敢不以古人
待當世之先生長者况閣下居然古人者哉僕今願有言
矣閣下所官者宗伯之職也宗伯者典知貢舉斯文之宗
也故權德輿知貢舉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

韋貫之抑浮華先行實於時浮競爲息甚矣宗伯所進退
天下之好尚因之不可忽也請以制科言如帖括之制殆
象易之陰陽奇偶定爲篇章其初非不甚善益人之有用
視其心耳首經藝者所以觀其明理細心終策問者所以
觀其通時達務前明楊文定王文成諸公皆由帖括出功
業甚盛卽降而至於神廟間執其文以定之某也元某也
魁可操券而得何者其制未變也無如旣也濫矣知貢舉
者其於經義并未嘗執其文而察其理察其理而知其心

弟執筆怡然曰是文也其詞藻也其豐贍也其於題貌合而不違功令也則入選矣其於對策并未嘗問其所條陳者何事所借箸者何策但以陳芻爲步趨其美惡皆所勿論若稍議時事遂棄之始以其人登科目繼卽以其人知貢舉久而化焉相視莫逆如出一轍科目帖括始愈趨而愈下矣國朝踵前明取士之制亦以帖括爲程式數科來亦浸浸乎有反正之風乃有主司錯認顏標甚而故友私憐李膺以致賢書甫升爰書旋繼兼之文章之士多不稱職此帖括所以廢而制策所以崇也竊思今之首制策者

豈不欲得經濟之士用之哉旣求經濟之士於制策則當錄其條對而不必論其詞章錄其適用而不必責其忌諱錄其練達而不必詳其豐儉論以觀其理不明理必黜表以觀其才華才華贍者亦錄五對五善者上焉五對三善者次之兩試兩善者上焉兩試一善者次之舉子庶幾盡力主司庶幾盡心所錄之士庶幾有用國家定制之義庶幾無負其柰舉子溺于時藝相沿日久有司廹於功令救過不遑可惜制策一道朝廷之意甚盛而有司仍以虛文塞責也夫以廹於功令之主司而遴溺於時藝之舉子無

論經濟之士世未必有客或有之主司抱畏罪不遑之念遂不敢薦賢爲國之心見其指陳當世侃侃娓娓則亦黜而落耳於是以荒疎爲老成以庸腐爲條暢以艱澁爲謹嚴以枯寂爲簡潔寧短勿長寧俗勿雅寧泛勿切但求其依違兩可商量便稱國士其餘非頴光搖落則才氣尚屯不過勉强支吾苟且了事卽許入彀所謂經濟百不得一焉亦甚可憐也嘗試論之若但如此而已何不可得之帖括而必求之制策也况帖括尚有章法可循不尤愈於此歟嗟乎漢之錄士首孝廉其弊也則窒於墓壙唐之錄士

盛詩賦其弊也則變爲西崑明之錄士重帖括其弊也則詞塡花鳥愚謂此後必有假經濟者出而不謂其竟若此也應制之文原不同夫傳世故西漢文章如晁董公孫皆不免科舉之累弗純於古然未有所錄非所求以至此極者時當宦官用事劉賁訟之固不敢錄若區畫時事深文剔弊何不可者長沙無故痛哭故不見用若陸之新語賈之至言安得不令人稱善甚矣制策一道朝廷之意甚盛有司仍以虛文塞責也目今鄉舉已終春官伊邇扶衰救弊正在此時閣下負海內之望操進退之權而不有以澄

定之以當上意則始爲佔括不足得人而祟制策及制策亦不足得人勢必因而廢科目矣豈不重可憂哉倘閣下體國朝制科之義本先王作人之心操化權運帝車黜虛文而尚實濟將見投竿捨築無非賢者僕雖窮困屈辱終老山林聞足音而跫然喜行將爲之賦卷阿歌天保矣不揣愚賤冒昧上書伏惟台鑒無任主臣

與吳祭酒書

人生出處固在乎自審然其中行止則不徒關乎人蓋亦有命存焉有幸有不幸不能強也閣下在前代以辛未第一人官至宮詹學士文章德望震動天下彼時海內之望閣下與閣下所以自期寧可以涘涯量者忽而滄海變爲桑田閣下已披裘戴笠長與世絕豈非不幸哉然數年來典型淪沒獨閣下棲遲荒野守先王之道學爲前代之遺老天下指婁江衣帶水比于洙泗之流斯又不幸而幸矣當中酉間江南秉國者起黨錮之禍既而大兵南渡私以

閣下爲必無生理而皆得免則幸也及清夜思維以閣下之人之望受昔天子國士之知既不得與范文貞倪文正諸公同死忠于北又不獲與徐少詹黃進士諸公同殉節于南徒以今之有限歲月存一息于荒江寂寞之濱志苦而心傷豈非又其不幸哉向見江南重臣登閣下姓名于啟事故舊爭爲推轂知閣下自審必淸當堅臥不出爲今之謝疊山不謂敦廹之至閣下復出而官祭酒也此際幸與不幸惟閣下自知之則不容不委之于命矣丙申北歸家兄言夏述閣下憐才之意附一書爲介比入都聞閣下

志氣頹唐無復曩時光焰僕又無所言遂不果謁未幾而閣下復乞歸其棲遲海濱披裘戴笠也如故而天下之指斐江者遂不能如昔之比于洙泗焉亦大可感也信矣命之制人甚矣哉今歲七月接家兄言夏所郵閣下書索僕所著甲申保定紀事茲緘寄呈教著書甚難傳聞之説萬勿輕據甲申所紀事皆僕身在其中者然已數易其稿他不敢言信之一字自謂不虛并附一詩倩見乎詞貌惟丙鑒

上龔合肥書

自老成凋謝海內二十年來皈依合肥閣下當此則有倍難于昔者當年龍門不過成人聲名而賢士大夫喜結納樂延攬士之懷才者各有所歸而不主于一今則只有合肥矣且所亟者又不尚在聲名是翬天下之讀書學道藏器愛鼎之人皆衣食于閣下性命依之而閣下據孤立之勢處乞米之時左覆右載皆如其所指使之安其所不亦難乎而閣下樂此不疲羣謂閣下氣魄大能感動天下寧知閣下心腸熱肯贍顧天下也哉其加于昔人一等矣近

自輦下來者傳閣下官司寇生全萬餘人僕聞之舉手加額此不惟仰報朝廷且種德甚大立見大公之門爲之擴慶然閣下尚有一不可不關心之事曾在念否沛縣閻孝廉賢者也其人特倔強性成不合時宜使酒罵座耳即近日所爲無非在廢所致原未有所謂干法犯紀者不幸爲小人所誣當事不察至比之殷頑必欲除之亦過慘矣屢奉肆赦人尚出亾此老寄陳溧陽詩曰誰無生死終難避各有行藏兩不如則生死之道見解已清倘一旦塡溝壑當亦無悔可惜讀書種子絕矣閣下與爲老友當亦惻然

勤心倘能仰體朝廷寬大之恩有以生全之使得生還故里常爲堯舜之巢由不亦善乎昔魯朱家以廣栁車中季布言之汝陰侯生全之况人無季布所犯且屬汝陰侯故人而不爲之地反出一俠客下者惟察照焉不宣

寄滄歸和尚書 是爲金道隱先生

二十年前僕方髫齔從文章知執事仰之如泰山北斗少長知讀書取執事之文雜之八家中以爲無以過也朝夕諷誦又私謂以文章知執事知執事不盡滄桑以後人文變更向之以文章節義自雄者面目之真僞始見卒不得執事真消息又數年天下大定乃知執事祝髮法幢寺成和尚執事而和尚和尚誠是也執事則逐婦耳逐婦不有其大家凡家之成敗夫之生死舉不預既不得家食然又無改適之禮詎惟有削髮爲老尼而已執事而和尚和尚誠是也側聞和尚曩日一鉢赤脚行乞人人以須達給孤自期動以千金供養因建大蘭若爲遠近所瞻仰愚竊以爲不必也和尚之所以爲和尚出於不得已寧不聞青蓮意中語曰學神仙非喜其輕舉所以耗壯心遣餘年况盛極必衰數極必變安知瞿曇一席地遂足以安身立命而無虞乎愚願和尚之慎之也若詩之一道吟咏性情存我輩本色非以爲名而爲之此固無妨寄去素縑一幅敬求詩字非終以文章知和尚蓋欲存真蹟耳然至今日而果知執事不盡也不備

答鄒生書

僖不肖少負志節長無所豎立生乎今之世好古之道抱愚守拙多否少可昌黎曰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在僕則學未成而道窮年未老而智困者也足下書辭高妙目空一世獨於僕盛有所稱許愧何敢當不謂之知僕不可也然反覆書辭似艷羨僕之虛名而問所以爲文之道又似不知僕者僕之于文非以爲名而赴之也大凡人聲色嗜欲各有所偏僕之于文亦性之所好耳僕既淪落不偶生平喜賓客好聲技失家後皆不可得又他無所嗜

好復不能治生乃退而讀書久之覺世間樂事未有過于書者溽暑嚴寒酒罏茶竈時携一卷真不知身貧賤而年將至也見獵而喜間有著作以見志豈徇名而然乎不意浪得虛名忌者蜂起甚至甘心者有之及今匿影挫名而不能足下謂名可居耶郎以文論自漢以降文如昌黎詩如少陵亦未嘗有少年得意之遇今世以文章名家者其人亦率多坎陷造物忌才文之不利于人久矣而況務乎其名而爲之乎無論徇名而爲之其文未必如古即使文亦古人而名亦如古人究竟其利于人者安在足下少年高才取今之所謂舉子業者熟讀而揣摩之以干當世上之可以得位行道次亦不失爲富貴中人乃舍坦途而圖操風浪之舟愚竊以爲計之左矣願足下改圖故不敢進其說

答周孝廉書

孝廉足下客夏辱書問舉子業僕顛頓佷但于此中者有年所謂迷不得路者足下問道疑言之謙而詎也故不答冬月復示書問各省已售之文言詞殷懇設疑問難娓娓幾百言始信足下謬愛僕亟欲傾心告之但彼時僕初被放恐不能心平氣和失作者識者深微之意有負足下又不答既而少少窺見欲為書以報再四思之而不敢也遂終不答方懼足下督僕狂妄疎慢罪無所逃不謂今又以各家選政相質也足下於僕真嗜痂之癖古人申於知己

安得不傾心以吐哉國家以制義取士蓋經濟本於經術所以發明聖賢之理而已於是執帖括一道察其存心之浮沉入理之深淺以定忝取非徒辭令爾爾也前輩某也元某也魁可操券而得者其理不移耳然場屋之文文章之運數操其半士子之時命操其半制科之功令操其半衡文主司僅操其一故科名者一時之得失也若操選政則不然文經已售則運數時命功令皆不與焉惟以聖賢之道帖括之理為主故選政者眘一時之風尚定千秋之是非也若亦脂韋從俗借此為趨炎之地獻諛之階不惜

牽強附會巧為標榜而曲為之辭昧聖賢之理壞先民之法以誤天下所謂侮聖人之言較之執左道以惑衆者不更甚乎抑聞昔者倪鴻寶先生寄擬程於劉伯宗伯宗答之日先生之文則善矣然以聖賢之道帖括之理揆之似尚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傳恐誤後生來深心遠會者之議鴻寶先生以為相愛愈重之由是伯宗聲望品行卓絕一時此當時所以有得科名易登選冊難之說也目今選家林立其識力自高出前人僕何人斯敢為軒輊故以其理暨已事告之即發憤一道亦猶之乎不答

而已雖然足下之疑即僕之疑夫亦可以相信矣果相信不亦不答而答也哉惶恐

與孫生論文書

僖白、今人志趨卑下、間有高才尚志之士、多不肯虛心、無可與言者、足下不屑讀秦漢以下書、欲從海內文章家游、汲汲皇皇、惟恐不得、又慎重之、恐失所宗、來問於僕者至再至三、足下尚志如此、虛心如此、此天下有心人求之而不可得者、幸及吾身而有之、且折節於僕、僕即不足當足下之問、凡生平私以為得者、敢不傾心以吐、大約文也者、以道為本、而行之以氣、規模乎古人而不襲也、文不本之於道、則無光明俊偉之致、發見於外、所謂道者、不止不悖

乎聖賢、即通乎人情、達乎世變、皆是也、至於發為辭章、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氣耳、非故為漫引之謂也、大匠不能廢繩尺以稱巧、故為文須規模乎古人、然像物取其肖、為文取其不肖、肖則文章優孟耳、優孟似叔敖、終非叔敖也、假也、此唐宋八家各有所本、而各不襲也、昔人論字、謂有意到筆不到之妙、夫意到筆不到、猶得謂之字乎、其妙處即在此者、蓋精神有以注之、隨乎運腕之輕重、自然變化、不經意而得之、為文亦然、文之佳處在無字句處見、深厚顯蘊藉、在不接而接處見、錯落見力量、見其步武、一絲不亂、如黃河發源於崑崙、折而入中國、任他千支萬派、其脈絡井井、使讀之者如觀夏雲奇峯、莫測其端倪、又如觀百鳥裙、正視一色、傍視一色、究不解其所以、此中微妙、多讀書、厚養氣、沉酣於史漢唐宋之文、當自得之、非論說所能盡也、今之能文章家、上而縉紳先生、下而布衣韋帶之士、彬彬軒舉、不少文章正宗、足下乘便從之游、必有以贊足下高深處、非不肖比也、惠示五傳、大有風神、能力為之、史遷不難到、但書爵宜遵昭代、不宜借古、宜直書名、不宜稱公、此義每同若文先生、笑今人之誤、宜改正之、

答衛秀才論文書

僕既放正督奴子移蕉種菊接足下書特來問文是誠江河之大不擇細流而不知其問道於盲也足下所問者舉業之文乎僕足已再刖胸中筆下今已無權安能舉以示人即欲舉以相告是猶躃躍跨下而談登壇後事祇增其妄足下即道氣凝重不以爲妄亦必生疑若予不以不信者教人僕則何敢而足下所寄之文則古人之文也若古文一道僕苦心於此者有年其所爲文亦不知自成何等據其中之所見似有一私心獨得之境雖未敢爲有當或

可以應足下之問蓋古之人實有一段纏綿篤摯不可解結之情存乎中故其所爲文得之於誠到氣到神到遂有一種句外之情字外之義透入紙背發出墨表使讀者徬徨夷愾尋繹不倦而又不得其處此其所以傳也若近人則無合作間或有之而胸中實無纏綿篤摯不可解結之情縱斐然成章亦春花之艷秋草之榮轉月便蕭索搖落已耳玆敢因足下之問再歷歷及之文有體論序傳記贊賦箴銘各不相移即如五體之不可互易也文有裁制或搆樓造堂正大軒敞或銅山東崩洛鐘西應或草蛇灰線

馬迹暗伏大約閒處冷處纖碎處務要摹寫發揮盡情極致至於大關目人人能稱道者不過數語便了又須於筆陣縱橫快意時務留餘地歸於含蓄一瀉而盡便不耐味修詞設色又必須顯易簡潔此楊子雲之艱澀見譏柳子厚所謂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也若夫文之品視其寄托之高下而已文之致隨其蘊藉之淺深而已文之旨依其命義之遠近而已論此道於八家之後蓋難言之而足下深究詳訊此文之所以不同夫今人也足下之文殆從八家入手者也此足下之所長也亦即足下之所短也有六經

而後有左國有史有漢有八家六經不可以文論若左傳戰國策國語則藏氣於骨字字縮入若史若漢則運骨於氣字字衍出然特據事直書他無可講唐之韓昌黎出始有開闔首尾虛實之法繼而歐陽諸子倡明之其道乃大著如造屋者其堂與墻垣始顯然與人見也然八家之文蓋本之六經出於左國秦漢而自闢一境者耳離八家而言左國秦漢是不卑而高必蹶其趾畧左國秦漢而崇言八家不亦顧子失母而無其基乎此不肯切願足下之有進也如存於中者有一段纏綿篤摯不可解結之情與否

是又在足下之自審處矣、足下勉乎哉、

與汪比部論文書

僕上谷之鄙人也、生長河北、囿於見聞、且距京師三百里、紛華靡麗、又素所習染、雖不致有美酒梁肉、褭蹄纍絲之好、實未甞刻意讀書、自先大父出守新安、傷魏瑠爲海內引重、僕自十三歲時、因得數奉教於諸先生長者、擴其聞見、遂發憤學爲詩歌古文詞、惜彼時齒方稺、不能領會、即有所爲、亦未甞慘澹經營、不過與會所至、游戲出之、博稱譽耳、坐是未得望見古人爲文旨要、甲申後、遭家多難、救死不暇、丙申以來、携策干當世、足經再刖、無可消雄心、遣壯年、乃一意讀書學文章。所歉然者孤陋寡聞。不得當日之先生長者。一指迷而扶弱、及取近日之文私淑之、又如夢中吟囈、偶然而起、忽然而止、不敢言文、難於引端觸緒、竊矩就裁、以故愈不得長進、終於文義淺薄、數年來竊聞足下善古文詞、幾欲束橐就正、但乘車戴笠、恐來按劍、兼之僕性傲、且疑未讀足下之文、究不敢深信、竟逡巡不前、昨在劉比部座上、得親道範、見其沉心靜氣、盎於眉宇、始恨相見之晚、承足下謬信劉比部言、顧以顏色、又匆匆別去、當面失之、可惜也、茲不安固陋、敢以胸中所得而未敢

信者、畧陳其槩於書、以求足下指示、夫文也者、人爲之、人之所以爲文者、必有所寄託、而後成也、有寄託、則眞精神出、眞精神出、然後能透入紙背、一字一句、鏗然有聲、爛然有光、歷千百世而不可磨滅、故凡爲文者、必中有寄託、而後求之法、法備矣、而後成章、章成矣、而後可以論氣骨、觀氣象、定品格、審辭令、如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辭令、則亦木偶之形、侏儷之音而已、雖然六經者、文之祖、而六經則明道之書也、文非明道不可、然則有寄託而眞精神出、所謂道力者、非耶、惟道爲有力、然歟否歟、古人之文、如秦以

前漢、以後者、不暇論、姑舉其近者、昔人謂明三百年有詩而無古文、詩則七子救之、文則七子壞之、然歟否歟、時人稱王遵巖、唐荊川、孫月峯、毛鹿門、歸震川、而昔之方正學、當在何等歟、并今之錢虞山、侯商丘、又何似歟、嗟乎、絕學微言、風息雲散、文章爾雅、花謝草枯、幸有足下與劉比部輩、講求而倡明焉、誠空谷音、廣陵散矣、倘不以僕爲不肖、而有以敎之、使得望見古人爲文旨要、是僕當可以領會之時、重得奉敎於當日之先生長者。其私心感佩、豈不淺淵而輕鼎也哉。況乎有倡之者、必有和者、而後其道始明。

而寧肯吝也、竚候明敎、無任恐惶

再與汪比部論文書

四月望日始得閣下前後二書欣悚兼至僕壯不如人數遭坎陷窮困屈辱智耗神涸又不得長者朝夕奉教匡直輔翼坐是讀書卒無成就然心竊好之不肯半途而廢每聞士大夫交口先生承先生加以盼睞乃敢肇之於書因劉吏部求教而不意先生不以僕為不肖條分縷悉誨而不倦幸哉喜可知也敢不拜謝一讀再讀覺先生詞氣似疑僕抗衡而論議欲申其說以求勝者是昧皈依之誠而反開罪於先達豈僕所望於先生者哉果爾則阻僕請教

之地自今以往雖有三復先生之書服膺求旨要於六經三史諸子百氏唐宋大家之語而不復再請矣雖然王安石三謁濂溪不得見豈然曰獨不可歸而求之六經耶所著三經字說等皆畔道韓歐能成人聲名後世想見其人尸祝之先生自處寧出韓歐下僕無安石之才安敢歸而求之不復請益僕愚魯無似既遇先生豈容當面失之茲敢因先生之言仍以胸中謬以為然者再暢其說質之有道之前祈再有以教之毋使之終於迷也先生之言曰為文之有寄託也蓋出於立言者之意非所謂道也是矣愚不謂寄託非立言者之意特以其立言之意關世道係人心光明俊偉此即所謂道氣也至於寄託者蓋人之胸中實有一段憂時憫俗忠孝節義蓬勃於中欲言而不能欲不言而不得纏綿焉鬱結焉不得已而發為文章使人遇之虛無之表得之詞令之外者也故寄託者不止託物比興也即感物造端亦是也不止離離於篇章也即隱隱於象外皆是也以為深於道恐未必然以為非道則其鬱勃而昌明者何物乎謂寄託非所謂道則可若謂寄託全不預夫道無乃甚歟先生之言曰為文之力在才與氣惟才

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非道為之也愚不謂為文之力非才與氣也足以壯其雄才而沛其厚氣則道為之也何者大人之胸中未有恇怳惚怍而發之於言磊落光明有神采者昔人有言曰惜拘於流俗之見不能盡其才若是乎才之必本於道矣又曰理直氣壯若是乎氣之必出於道矣故天下之真才未有不本於道者不本於道斯偽才耳天下之直氣未有不出於道者不出於道斯客氣耳偽才客氣數武而蹶安能摧鋒陷敵以制勝哉大約文之所貴者氣也能御夫氣者

才也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鄙倍之病才之盡乎變而無冏惑之迹者道也前言惟道爲有力是或一說歟先生後書曰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雖聖人猶取之若是乎止求工於篇章字句之間便足不朽則僕之惑也滋甚矣昔人論詩謂詩之工拙視其懷抱愚謂論文亦然昔人又謂古人之文亦無他長只是平澹之理眞篤之精引人入勝僕雖不敏又嘗聞之先正之言曰渾然於氣與骨者漢以前之得也文之所以盛也求工於字與句者晉以後之失也文之所以衰也渾然於氣與骨日星河嶽是也求工於字與句春花爛熳是也日星河嶽亘古彌今永不磨滅若春花爛熳柔脆夭灼轉目便搖落可憐論者謂揚雄沉鬱相如濫虛義正既乖菁華無裨況其下焉者或者工與否不耑在字句之間而徒工於字與句或不能傳之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乎愚意先生所教益愼言夫道因節取其文而不輕許耳非謂文不必出於道也不然浮詞詖說倘能講求夫篇法字句法而即謂之工乎

即工矣寧於文有當乎足爲先生之所錄乎知其必不然也然則先生所謂工者必其言之幾於道而又有篇法字句法者也如謂能文之人必不知道又視道爲太隘矣凡爲文之人未有不學聖人者既學聖人即至愚不肖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雖所見不同著述各異不得謂非道之所寓特未軌於正抵於純耳至於通書東西銘傳註乃傳道之書不可以文論以此求文則文不自今日絕矣如謂不能以此求文遂謂文之絕不預夫道或亦持論者之過歟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輙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講求於微茫疑似之間此事甚大非僕所及特以人懷抱眼界不流於俗不淪於妄志在千古卓然有以自立此即爲文之本而去道不遠矣先生無乃認僕爲講學耶誤矣僕雖不肖亦少少從事于學寧至泝流忘源如先生所云者特以嘉隆諸君子時所聚訟故折衷之亦以僕器識卑暗便於領畧耳僕心粗氣浮未嘗多讀書執泥錯誤影響浮游自知不免惟高明奬掖之幸甚倘先生不察以爲立說求勝疑其於長者傲僕則從此捲舌入喉矣伏惟台照不備

三與汪比部論文書

前書既刺刺乎言之矣五更臥被夢醒神清深思細惟多所未合反而求之又不得於心但知高論一句令人十日思披衣起盥漱再取來書反覆讀之覺僕言之未盡而先生之言尚有宜發明者乃拭几滌硯又爲一書庶幾僕之言盡而先生之義亦發明無餘或不嫌唐突也先生論文以法爲王謂如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旨哉乎其言之也今文之區區於無法有作者出能講求夫字法句法篇法有開闔有操縱有起伏照應頓挫則古

人復起矣僕因先生之論又有進焉姑妄言之先生亦姑妄聽之可乎夫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各有成式此奕譜也往在長安集諸國手奕一國手最知名三戰三北局罷僕問之傍觀者曰此人素無靜坐功心亂神弛是以數敗耳然則如田單之奇蘇張之資縱橫闔闢之機神出沒死生之變者又不徒恃乎譜歟僕昔年好聲伎曾遊廣陵有程生者精音律曲工所不及姆延之度曲分別節度窮極窈眇一日劉孝廉遍徵清客曲工之知名者作盛會於梅花嶺引商刻羽抗墜疾徐按拍吹竹循節而和各盡善也

僕聞而樂焉曰美哉此誠所謂穿雲傳谷者歟程生曰向以子爲知音今始知其未也子所美爲穿雲傳谷者皆浮音蹖響其發也不出自丹田按之無着探之無本元音區矣即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不足聽也僕因悟古人度曲未終雲飛雪起轉喉引聲悽入肝脾欸發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甚而降神物暴風雨固有出於節奏之外者矣繩度者規以規圓矩以矩方準以準曲繩以繩直雖明如朱巧如般不能廢也若夫建阿房宮車行酒騎行炙造觀風行殿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徙倏忽有若神巧造五鳳樓

非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豈不又存乎人之智力哉僕因先生之論而廣之又得之古器與美人矣鼎彝古器也其貴在骨不在貌如象鼎之形爲之象饕餮象蜼象雲雷著夔龍而製爲鼎象彝之形爲之畫鳳畫蜼畫雞畫虎畫禾稼而製爲彝即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將製耳奚益乎所謂美人者謂其質美而氣清風韻絕人不在乎妝飾也如徒以妝飾而已試僞爲一美人以沉香木雕軀以芙蓉粉塗膚衣明霞之錦着霧縠之羅佩朝華之玉飾夜光之珠浸以茵墀之水薰以蘅蕪之香了無生氣所謂美者亦徒

有其名而已然則文之必視夫道非卽奕師之心神曲工之丹田匠氏之智力與夫鼎彝之骨美人之生氣歟若夫義依題衍文從字順作文必是文無所謂纏綿鬱結不可解結之處形之於神力變態忽見忽隱之間徒工組練而少懐抱此乃本題之義而非寄託者之意以此論文則古人或亦有無寄託者矣而先生惟以法爲斷無乃以僕小生末儒但能講求乎法足矣不必問其他也亦大匠誨人以規矩義歟求敎之誠不自知其狂瞽之至惶恐惶恐

柳柳州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可見文章以道爲本眞不易之論 計甫草

與麗齋公論文書

數年前相傳虞丘有麗子齋公者能詩古文詞好議論固已耳聞而心存之客秋在易水足下同耿子贊思顧我旅舍見足下纖尫懦弱而高談雄辯却有挽勁弓射石虎之槩心誠好之會以詩屬序不自揣量漫題數語志企慕也不意足下妄以僕爲知文別後蘽其所爲文謬爲恭敬若請敎者噫媿何敢當僕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只以結髮修學自謂非常人迄今老大栖栖竟成庸碌而懵懵趺趺無所税駕乃從事於不急之文先

生長者不察其愚且戇或謂之好古焉足下故以是厚相期待乃感其聲而求其類歟噫媿何敢當雖然旣辱勤厚又不敢隱所知於左右昔伍子胥抱與亾之才過昭關困於江上問渡於漁父而後得覆楚又金玉重寶也火與石賤質也然金須火煉玉須石琢僕感足下之誼欲爲渡負之漁父因取足下文篇裁而句節之比於火之鍊金石之攻玉者然諒足下不以爲罪復敢爲言以告凡文章之不可不講者有八八者何體也理也氣也法也情也韻也辭也宗也詞賦傳誌記序碑銘各不相侔一篇之中前後巨

細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述之以事本之以道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悖乎人情不謬於聖人理也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峒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大焉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如脉絡之行出入無間則氣也若夫法也者繩墨也開闔起伏虛實照應是也得乎法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圜旋中規方折中矩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陵阪無所不可否則倒行逆施康莊皆險阻矣情也者心之所思意之所感發舒於語言文字讀之者皆可逆得其

悲歡好惡之微雖欲自掩而不可得者此工樂者能使喜愠見於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容也至於篇有含蓄句有蘊藉墨中之鏗鏘言外之風致餘章末句圅味無窮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所謂韻也文章無韻辟之壯夫骨强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亦庸俗鄙人已耳夫文何爲而設也以傳理耳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言之不文不可以行遠因其能文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則辭尚焉所謂辭者非艱澁險怪必如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期於典則簡潔而已不典則無氣象不簡潔則不雅騈堆砌綺靡失之遠矣宗者何一篇之立義是也凡作一文必有一義始終關鍵皆繫於此如四瀆雖納有百川或滙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此文之不可無宗而宗之不可不趣也能講究乎此則超然懸解躐等頓造徑至妙處不然卽研精苦思抉隙發罅究不得窺其門戶矣霽公方舉孝廉正揣摩應進士科不宜以此說進因足下才力儘可幾於此恐一旦棄去則大可惜僕又竊窺足下之志尚不肯徒爲富貴人欲勉爲傳人故

不辭覼縷而畢其說塵事浸汨報章苒苒稽晚足下諒之而已不宜

答王戸部書

阮亭先生閣下十月二十三日得所寄書始而欷歔繼則狂喜重知已也閣下前人忠孝大節當代不少作者必委僕立一合傳其言詞之婉切諄懇使僕不敢以不文辭愚竊窺先生之意非徒謙野微賤也直以邇固視僕矣以邇固視僕僕固不敢當僕有私心語因敢爲先生吐之他人視僕之言也賤不足重輕僕則珍如金玉如朝廷爵秩不肯輕以假人者也讀僕燕山草堂集可畧見一斑何者文章千古事不在一時世俗升沈之中確精研思期於必傳

千百世後必有位置之者則一言一字又安可不慎乎合傳經營慘澹歷四晝夜始得脫稿茲繕寫以報昔王弇州曰子長不絕也而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爲史記蓋謂西京以來無當時之文足錄無當時之人足模寫無當時之書足耆蘶也今幸反是御史暨茂才之詩考功之書足錄矣其忠其孝足模寫矣閣下所爲行狀暨諸鉅公傳誌贊序亦幾幾乎雅馴足耆蘶矣故寫來倍有典致有神采大約史記之佳處在疎其疎處却密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其密處却疎弇州滄溟學史記立傳生氣索然者蓋寫真人物強牽湊以生硬古文神氣拘廹也若史記因人立傳别有寄託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天眞爛熳直如化工之肖物矣因便附此惟教之

與王戶部書

韓退之論薦侯喜狀有曰、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僕迍邅坎坷、私謂世能棘我以仕進、不能禁我以文章、不謂落拓日久、即文章一道亦不得揚眉吐氣于世、只可藏之以待其人耳。又私自省念、即後有知者、使其人無位而尊、有德而貴、而我之能知與否、又不可知。是終我之身、卒無揚眉吐氣之一日、豈不重可傷歟。閣下賢者、于文章獨傾倒于僕、以為今之子長退之、雖不敢當、可謂見遇于大賢、俾得揚眉吐氣矣、安得不靣有矜色、而辭氣激揚哉。茲有欲言、敢為閣下告之。僕初讀古人之文、見其位置極其自然、以為其文必宜如此也、既而求之文中、本一事也、彼乃兩段寫出、又極其自然、覺此事非兩段寫出不可、其文必宜如此也。又細求之、彼于振筆疾書時、又不肯竟盡、又不肯直寫、其中或寫或止、忽斷忽續、又極其自然、至此時覺此文固必宜如此、假使他人為之、便不委折、委折矣、便不自然、自然矣、必不含蓄蘊藉、但喜其文之妙、却尋端委不着矣。既而深思冥會于古人命筆命義之變竅處、乃忽有悟焉。葢古人之文、千變萬化、總不

出理也、氣也、法也。理主而氣輔之、氣行而法範之。當為文時、既定其下手處、乃理足而氣行、氣行而法備、隨筆所之、或正寫、或反寫、或旁寫、或不寫、任其理氣之運用、而範之以開闔縱宕之法、變化日新、自極其自然之妙、而非千篇一律者也。而幾此也難矣。蜀道集序、或贊詩、或感嘆蜀中山川、得遇知巳、比于杜陵之在夔峽、康樂之遊永嘉、僕固無所置喙。再四思度、惟有用僕之所思所見所聞、就蜀道集發之、使先生之人與詩、皆見于言外、方不雷同。且此固賤者言也、昔人曰、貴者之人、每得賤者一言而顯、無乃是歟。謹繕寫請教。

原缺第四十四葉

寄王戶部書

古來勢位原不足以榮人此立德立功立言者所以尚也無如典型云亡風氣日下世界中貴賤兩路人多不喜讀書好名于是貴者遂以勢位自雄賤者遂以趨奉爲幸無論有志之士見之欲嘔即市井中之老成者亦莫不竊笑而巷議之乃公然爲之甘于笑罵旁若無人無怪乎四維不張竟至三空也僕少愛讀書數從賢豪長者遊當年舊人軼事高致流風尚歷歷在目今非敢厭薄時尚不過從我所好略自愛而微知耻竟動與世忤茲亟圖避匿以不

見人不說話爲學問進步不幸舊有虛名人猶側目此謗訕殺機之日伏耳亦柰之何哉聞鴐到都神情飛越不能即北走一晤先此候起居近讀何書著述有幾物色得何人統惟示知心緒作惡腕不受指作字不恭并宥

與劉吏部書

僕父執梁公狄先生之言曰不有處者則難明出者之心不有出者則難安處者之身時在丙戌嘆爲知言繼而友誼日衰僕爲之續兩言曰不有賤者則難成貴者之名不有貴者則難成賤者之志二三故人亦嘆爲知言嘗持此求之輦上貴游除一二前輩外則貴者自貴而賤者自賤貴者貴矣卒不欲成其名賤者賤矣卒不得成其志於是僕之言虛而不足取信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矣海內三十年指潁川爲龍門曩者足下官冷曹人無所倚賴今則吏

部矣當今功令森嚴六曹之事一秉成例私情請託不惟不敢抑且不能今之吏部何以異於昔之刑部哉亦徒有其權勢之名而已然既有權勢之名人未免有權勢之望足下慰其望則甚難不可不思所以自處也足下道誼深重處軒冕如遊青山如臥白雲自不爲富貴所役而熱腸肝膽古道照人又世所欽仰所以自處與所以遇人者寧煩友人之鰓鰓慮哉茲欲有說非足下無可告語敢因便陳之足下毋以爲刻薄也曩在一貴人座上見其拒一友曰此人周旋之何用何不自揣乃爾僕聞之私嘆焉嗚呼

季將軍得曹丘生而聲望益重王修齡不受他人金帛惟
索米於謝仁祖而仁祖遂傳郎降而至於雞鳴狗盜之徒
亦能導孟嘗君出關何無用也近見宰官對客羣矜爲顏
尚書乞米狀及徵梨閣歌子夜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一
遇披裘扣角之良友乃惜金如寶惟恐浪費甚矣楚莊王
愛叔敖終不如愛優孟也豈非行其所不宜而不行其所
宜歟又有窮窳其人之資而修蘭若建利宇羣以須達給
孤自期曰我修功德也奈何知造七級浮圖而不知仁民
愛物乎則亦大惑不解之甚者矣凡此種種皆宦途時尚

難以悉數足下或亦見之熟乎足下見之熟而不肯一言
及之僕乃言之鑿鑿者蓋爲我公勇言非向吏部郎言也
嗟乎富貴場中最能移人少不檢點便落時蹊即如邢恕
一日三檢點在寵榮中猶嫌疎耳先生之人久困賤者而
顯其所以成賤者之志將自今日始矣而僕言與公狄之
言欲皆成至論豈不賴有足下哉

與繆狀元書

讀試錄知閣下獲售不勝輾然喜也雖然昔牧之第五子
膽第二時謂不厭人望況次于三十六名之外乎此後私
心以鼎甲相期但功名無定時命實難望則望矣却不敢
必而閣下果賜狀元及第眞令人踴躍起舞不覺其屐齒
之折矣憶初訂交時見閣下澹而眞靜而脫畧無纖芥世
俗間氣韻無一切奔走虛名風味不過以爲今之良友而
不知此即所謂大器也快哉然科名何足重閣下亦閣下
重科名耳即如宋朝科目多矣其所存試錄僅有朱文公

文山二本不可槩見乎當今之事非我輩所能爲惟木天
一席職在讀書讀書乃我輩性分內事不可不勉前明楊
文定讀書後來致相業之盛王文成講學卒成擒濠之功
此中自有其可傳者閣下幸無易視之更無畏難之也然
讀書之病在乎矜與負而矜與負之病多中於名高而位
尊韓魏公自决大事典故則問趙槩文章則問歐陽又宜
深念也而僕之所以相期者更有進焉今日朋友一倫絕
矣不止乘車戴笠貴賤不敢抑且覆雨翻雲瞬息萬變此
劉孝標廣絕交論所未盡者至於延攬汲引更屬罕聞其

所以然者。蓋由根基淺薄。無真種子。未免爲浮雲富貴所役。此僕深有望於閣下。返其風而主持之也。近貴鄉如龔司馬之愛才、宋太史之敦舊、爲世界中絕無僅有之事。閣下當深求兩公所未至者勉之。俾天下後世。稱之思之。而不忘。庶此科名。能稱之而永不替矣。僕貧困屈辱。捲舌入喉久矣。而畧無隱忌。刺刺於閣下之前。蓋以受知閣下有年。知閣下必不按劍也。主臣。

與徐崑山薦劉秀才書

僕簡傲。不修人事。宜見絕於世久矣。且一肚皮不合時宜。慷慨激烈。流爲嫚罵。所在詆倍謠詠。聚喙欲甘心者甚多。而先生昆弟暱我倍於他人。世人皆欲殺。惟公獨憐才耶。嘻亦羊棗之嗜矣。數年不作遊。杜門却掃。日事著作。每到月白風清。燈荒酒盡。自讀而自樂焉。恨千載上人不從我遊也。坐是肢體愈懶。生計愈拙。一卷氷雪文。饑不堪煑。妻孥未免受累。即交諭亦聽之耳。交際屏絕。久無一字到長安。寫懷詩有情。疎每畏人之句。豈故爲疎節者哉。四明劉子。文章士也。庚子之秋。抱劉蕡之慟。北來。迄今無王粲之依。南朶坐咄咄以書空。行匆匆而迷路。僕感同兎類。敢聞之大君子之前。劉子舉子業。未窺半豹。但得讀其渡河來之詩。大約古詩祖晉魏。而近體宗獻吉。東吳菰蘆中有此人。真可造之材也。昔謝玄暉語闔于坒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閣下能無意乎。嗟乎。文帝尚德之上。常稱孟舒爲天下長者。卒免其官。李廣號飛將軍。又值武帝用武之時。竟未封侯。甚矣時命之難。不止儒能誤身。貴相之者過之。牝牡驪黃之外。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已。

死而無恨者也先生如以僕爲越俎僕將爲之賦招隱矣

與朱學士薦吳山人書

僕髮未燥聞之先生長者曰汾之濱介子之鄉有朱先生焉今之郭林宗文寬夫也心竊向之所欲委質薪之役諄諄而來願掃於閣下之門非一日矣庚寅冬匍匐汾上閣下憫流離孤子進而教之照拂周至盤桓解脫圜者歷月比行贈僕長歌大酬夙願惜彼時學力未進道力未堅且號泣於天形憊心喪種種教誨未能領受眞不知斤斧之用而叩魯般之門不知御策之用而入王良之廐者也別後重罹患難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亦本質僅存

而已自丙申後始得安其斷虀畫粥之素乃刻意讀書他不敢言間常自省念覺向之所履所著皆咎叢媿藪也僕今僅可力幾於道所望於先生者甚深無如其太絳帳甚遠何哉閣中吳平子善篆籀今之丞相斯也攜門下郭大理之書來謁因得具書達左右吳子人澹如菊周元亮先生以國士遇之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吳子自是藥籠中物僕不敢多贅一言不止以賤干貴以卑干尊非分所宜亦恐失龍門中一段好客佳話耳惟台鑒不宜

與李司理書

漢景帝冊封一子於瀛海是爲獻王王嗜學築日華宮延
文士後世稱之自漢以來無有嗣其響者足下一代龍門
明刑於其地日華宮之流風當於茲再振而謝泌之焚香
陳襄之屬草不足多矣敝庠廣文先生一函走賀兼以童
子數人仰賴玉成恐開唐突之罪命僕代爲緩頰不敢辭
又致書資清聽高先生乃文端公嗣君人倫喬嶽當代譽
龍江以南河以北稱爲高勵昌者也孔北海或亦知世間
有劉備耶昔人謂介甫一生誤處只說天下無才文饒半

生誤處只要賢皆我舉愚謂介甫之誤則誠誤矣若文饒
之誤豈非天下有心人所願舉手加額事之稱畠佛者哉
惟執事念之焉

與韓聖秋論交道書

僕受知於足下有年矣足下先輩典型老成直諒而暱僕
爲忘年交凡僕所不及者皆繩墨於足下亦有年矣獨是
讀所寄書謂某故人也三投書而三拒之乘車戴笠自古
爲嘆大可傷心是何所見之不早歟古之交視其人今之
交視乎已已無所用卽其人爲大賢亦擯之耳古之交在
千秋今之交在一日今日不用明日卽路人耳況以今日
論彼自繡衣而君則縫衣也貴賤已不敢渠又無所用於
足下安得而不拒之寧論新故哉甚矣足下之不諒也至

謂其公誠賢者掛冠閒居賓客滿座客幷無濃澹之異差
強於古是又不然請爲足下陳之彼廉頗之免長平歸孟
嘗君逐於齊翟公不爲廷尉門可羅雀蓋三公素養客勢
盛而客盛真如趨市罪誠在客若今之朱門大半禁客而
吹簫彈鋏販繒傭賃負薪鬻舂者蜂屯蟻聚皆爲朱門所
不收至於朱門失勢冠蓋貴游星離雨散而想紛華厭寂
寞無可排遣不得不招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與之游以解
牢騷抑鬱之況最之不得朱門而入者一旦得登司隸之
門飲北海之酒乃慷慨傾倒指青天誓白日虛張肝膽以

盡其執鞭操箠之誠殆相須而成非賢不賢可同日語也而不肖所以爲足下進者則有兩言焉亦高處己卑視人而已何者處己不高則自待也薄視人不卑則望人也厚以卑予己以高望人倘非大賢鮮不水火寧僅一拒而已哉足下先輩典型老成直諒豈後於僕就世界中一思之則得矣

答曾公子論游書

僕總角時喜聞天下事每侍坐於先生長者聞南昌有曾給諫者負侃直聲能力任天下事有子庭聞詠奇英邁國士也因知公子久矣二十餘年陵谷變遷人文凋謝公子乃顧我黃金臺畔正擬白飯青芻款良友談往事乃廼於作游匆匆别去以子先大夫之家世公子之才華竟淪落不偶亦衣食於奔走糊口於四方竊爲公子傷之而不謂友誼之薄人情之變以至此極也公子之言曰古之游客立談而取卿相今則贈其身而不足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我爲若之故人而且有德於若何爾爾也有是哉公子

誤認游客而重言故人宜乎其所遇之窮矣請爲公子悉之昔之游客志在行道以盛世律之皆亂政之奸民也今之游客志在救貧以時勢觀之則就食之饑民耳奸民者皆非常人識時務者也用之則昌不用則亾所以囂囂然薄三公而不爲藐侯王而不顧其時然也若饑民者止足起人之憐憐生忽忽生厭厭生拒所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人不一應即有哀王孫者亦嗟來食耳而公子所以見絶於人者却不在游客而在故人試平情論之非盡

人之過也人情莫不好上而諱短一登仕籍門生故吏趨奉已慣故人與之分庭抗禮便覺褻尊且故人必深悉其未遇之事旣不得放言濶論以愚不知之人而碌碌貧賤之友又不能增我聲價所謂故人者非玷辱我卽剝削我也我方擯之不暇乃彼則紛紛然高談臨邛重累安邑於是故人兩字仕人見之如魑魅魍魎避之惟恐不速矣若有德於彼則更爲絕交張本亦豈人之果無心哉蓋人必自爲而後能爲人彼自料素之受恩甚深卽竭踵頂不足報塞與其卑禮厚幣周旋之究歸於開罪何如遠之之爲得乎此小人見於論交者往往如此而不得徒歸咎於友誼之薄人情之變也公子具不可一世之才儘可建白登立而乃衣食於奔走餬口於四方安知拒公子者非卽蘇君之激張儀者歟公子可以返而思矣

答計孝廉書

秋厓至接足下書相念之情委曲周至捧之怡然君才十倍於僕而屯躓落拓亦所不免惜哉長安以客爲諱借栖甚難今人又不喜讀書師儒一席無可稅駕旣不能窮巖深林長嘯遠引而廣廈萬間又乏一椽之影徒使之魚魚鹿鹿亦世道之日下矣僕自顧不暇無能爲足下謀願贈一言以解足下抑鬱使足下雖逆旅無聊而浩落於長安市上亦猶之乎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也所以贈言於足下者豈有他哉不過省無益之晉謁却無味之交游而已何者蓋今之貴官乃土塑之神今之朋友則粧筵之菓也神有靈者也土塑之神有靈與否所不可知如朝稽首暮拜跪土神未必知也降福禳禍祈禱膜然則亦徒費物力極疲精神而已且有識者見其爇香火虔祝誦必從而指之曰大夫也何惑於禍福癡愚乃爾神而靈也干之以私不受神而不靈卽干亦安所用之何如敬而遠之之爲愈歟菓可以充饑者也若粧筵之菓乃巨家大族式晏高會水陸并陳借以美華筵之觀非用以悅口也至於車怠馬煩日暮人饑返不如脫粟麥飯菜根濁醪可以醉飽耳我生

也曉不得見古人而晉謁交游不亦無益無味之甚歟而足下之晉謁交游原有異者足下幼年高才不幸㝢鄙儒凡席之聲慕名先施者甚衆勢不得不晉謁不交游也亦惟是處之以疎遇之以淡得謝則謝而已僕十年學問一無所長惟有不敢見人自謂得力足下倘能用僕之言省無益之晉謁却無味之交游寧神養氣讀有用之書以待時命世有殷往嗣不愁無諸葛君物色寧有老釣竿之淮陰侯哉若文章一道在僕謂之嗜好則可謂爲能文天下之大或自有人决不在我如勉力兩字何敢負我良友二

詩賦答惟聚查不宜

余答甫草此書聞甫草得書仰天而嘆即賦歸歟閉門著書既而賫志以歿近見有人遍掃朱門執弟子禮以事之者七十餘家羔雁奔走無虛日且賄結投分于臧獲隨成入幕之賓竟賴以遇而甫草落落終身是此書誤我良友悔不可言然細思之假使甫草晉謁交游知此等伎倆恐未夢見其無益無味也如故何如省之之爲愈歟嗟乎行已有耻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甫草有知九原之下應爲首肯

寄周憲使書

海內自庚辰後引領櫟園而僕竟未得一瞻風度語云草布之士心雄力短有欲建之業而不能成有願見之人而不可得此或其一乎仕路傾險幾頹泰山天意惠愛斯文閣下固至今在也古道風塵英雄銷色閣下生生死死其逸情曠致能不感昔否今秋九月得與介弟盤桓於下里因得具書上達用代御李兼有啓者明詩最著者前後七子也然瑕瑜各不相掩選家多未盡善僕欲爲前後七子詩選評其詩不註其詩揚其善不掩其醜俾後之讀者曉

然於諸子之所以爲諸子者如此庶指竟陵者不致轉而指雲間也嘉隆七子之選已成其中惟方城未戚家惜全集未見不敢告竣前七子除空同仲默皆未得其全本先方伯所集書上谷城陷皆爲祖龍收去也閣下栖心風雅鄴架中定有善本能借觀乎士林中以古人視閣下僕敢不避罪譴附上一言於左右知閣下能以古道納之也聞閣下素好客曩被誣時客無一過而問者今著其說絕之不止於翟公之署門愚竊以爲過矣從來天下事偏重與矯枉皆不得其平昔閣下有鑒於刺史不迎賓邵卿無食

客開東閣續南皮殆無虛日所謂偏重也今一旦絕之抑
之且欲傳之天下後世使之皆視為不祥之物投之窮荒
惡地永不一見而後甘心無乃矯枉過激乎翟公不為廷
尉門可羅雀田橫死五百人皆自殺此中自有其所以然
者或愛博而情不專斯勢太而客太知人能得士斯足以
致人之命歟則僕之所不能測識者矣且閣下更勿以為
為其事而不食其報為悵恨也天下未有為其事而不食
其報者特報之者多不於其為之者耳寧不聞千金買馬
骨之說耶毛遂脫穎出王楚定從而歸平原君以為上客

固賢於衆人然非平原君好客則毛遂亦不得處囊中俟
贏奪晉鄙兵大破秦於邯鄲若非公子無忌好客夷門監
者何由延之上座愛之而揚之層霄之上惡之而抑之重
淵之下皆有所不必也閣下倘能易其說則千百世後豈
不高於翟公之署門哉而凡為客者尸祝之矣何如

與李處士書

處士足下僕少矜志節喜從賢豪長者遊上下其議論因
得竊聞海內人物知足下名最久丙午客雲中在曹司農
坐上得足下所寄詩以為崆峒再生也既而足下遊下里
訪僕值僕西長安僕抵里而足下復西歸輒相左前者承
足下顧我燕山草堂見僕坦直抗爽得謗為惜又述以僕
里人蜚語毀僕事質之長安賢豪長者得墍然相白者數
人為僕幸之兼因僕膺擠排推測於容城孫徵君寓蘇門
皆歸咎於下里之不能容誠愛僕之深哉所謂有一人知

巳死而無恨者非耶雖然君子貴自反而持論也貴恕僘
里之賢士大夫未嘗無謬愛僕如足下者惜足下所聞皆
是其鋒舌肆其娟嫉煽譸張之毒於僕者也及今不為足
下白之使僕鄉人獨受惡聲是又重僕罪戾僕之所以致
此者蓋有由矣僕貧而好客近於富賤而好名近於貴富
貴人之所欲不得則忌嫉生乃以貧賤者假託之其動人
按劍招人忌嫉當在何等況兼之以僕之負性傲岸睥睨
一切乎此是非之胎謗訕之本也自知骯髒所在牴牾只
以半生偃蹇不廢而廢何妨任其褊簡縱其孤高不謂其

解衆怒也。嚣嚣嗷嗷。莫知其端。爭相率而樂僕之不利
撫得他人不檢事。造作扮飾。必文織於僕而後快。甚而謠
詠聚喙欲甘心者有之。初猶起於不相知之人。久之宵小
播弄。浸滛至於久與遊者。亦岌岌操其間。聚爲讐怨。僕又
安從辯之。於是聲益惡。勢益險。終日處於甏甑中。閉門却
掃。實不能容。誠有如足下所惜也。何莫非僕之自致哉。然
有說以處此矣。寧不聞鄉人之皆好皆惡。夫子皆以爲未
可。必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乎。嗟乎。僕又聞之先
生長者曰。淸福上帝所吝。習怯可以銷福。淸名上帝所忌。

得謗可以銷名。凡天下至美之事。必得其人以享之。僕學
不及古人。才不踰同列。而幼竊文章之聲。生來躁急淺露。
涇渭太分。榮古陋今。動與俗忤。好高潔。就受享。種種皆薄
福之相。以薄福之人。浪得不實之名。皆非所宜。安知毀之
者。非所以愛之歟。惟足下敎之焉

答嚴侍郎書

灝亭先生閣下。八月旣望。拜手書。何其勤厚乃爾。士之不
遇。方鄕躅泥犁中。每以故舊之誼望之先生長者。非分也。
顯晦殊途。亦不諒之甚焉。而先生長者。竟以故舊之誼加
之蓬頭攣耳之人。則其人沒齒不敢忘。何者。有以動其心
耳。閣下之位尊矣。龍門中不少俊物。而獨篤念于僕。此段
交與。每羨古人。僕今竟得身受。又何幸也。追言感激也哉。
閣下事事以古人自處。僕亦不吝。不以古道望閣下。茲有
一言。敢附達左右。吳江計甫草。天下才也。當日在詞壇中。

吾黨有飛將軍之目。其相期爲吾道干城者。眞不可量。世
之得交甫草。亦人人以爲光寵。不幸罹奏銷。今且長與世
絕。故舊中近亦微有異議。嗟乎。士不得志。衆人欲殺。齎志
以歿。賴有憐才者。嘘枯彰善。使聲施于後。爲憑吊者咨嗟
欽仰。則千載如生。若不幸身死。故交良友。不惟不爲表揚。
反皆有異議。固人心之日薄。亦世道之日下也。傷哉。猶憶
與甫草深談。推閣下爲生平知巳一人。則今之遺孤遺文。
舍閣下無屬。倘年舌郁成之人。撰次繙遺之事。不嵩美于
前。甫草生慧而死靈。九原感佩。所不必言。凡有心人皆嚮。

絡恐後矣伏惟垂聽圖之不宜

答戴滄州書

滄州負海內重望迄今幾三十年僕未嘗不望嘘濡挽摩一借聲光只以屢遭顚頓門單旅薄氣焰寒冷且賤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避奔競之嫌卒逡巡不前既與仲君大行爲金石交思一執子姪禮拜牀下而閤下已杜門謝客矣今春幼女新殤悲憂煎熬之情憔悴鬱塞之氣充滿羙隘忽陳孝子子石携翰教遠來拜讀之下不覺破顏一笑遂夙願重下問也僕幼頗狂妄髮未燥即同賢豪長者遊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常笑古人不如我滄桑變更飽經

患才與命讐道與時左始知天下事無一我可爲我能爲者無論我萬不如古人即樵夫牧豎其才力皆出我右因屈首事舉子業思博一科名隨世浮沉乃同學少年脫穎而出相望于道獨僕屢屈蹉伏日甚一日坐是憤懣萎薾志強而形憊年未耄而老及之慚魂愧影重可傷也子石先生聞聲而來能免腊鼠之嗤耶無可將意贈以二詩野人之芹如是而已微言將絕賴有諸大君子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續濂洛之傳以待來者先生偶見錄何減傳習惜僕方事著作私謂不得揚榷開口于今期取償于後正偶

見錄中所謂名根未斷者、如何窺見大虛、然竊有志焉、不敢虛敎、惠書如寶、并布謝、

答戴滄州書

二月望日、郭編修始郵到大集、午夜張燈、繼之以日、反覆誦之、神逸情遠、若引人于山巔水湄之際者、庶幾讀書見道之言歟、其傳也必矣、大凡文章根據六經、規模先正、抑要自出機軸、不宜寄人籬下作生活、摹古人而似、與不摹古人而全不似、皆非所以爲文、然不多讀書、深講究、積精蓄思、不能自至境地、雖曰拋却醫書、方像得盧扁、然亦不聞未見醫書之盧扁也、近來縉紳先生甫通籍、即作古文、人亦以古文推之、莫不裒然有集、相沿成尚、莫知其非、嗟乎、天地日月宛然、而狐嘷鴟嘯、恬不爲怪、亦世道之大憂矣、

與戴滄州書

綱紀歸、尺一裁報、想達記曹、呂子文輔來、踐約、敬作三詩、完前命、題佳箋求教、共邐邐者、盍小巫見大巫、不敢輕率、不謂黔驢伎倆、究止于此、可媿也、僕幼年狂妄、交游太早、中年輒感索居、益近人不尚讀書、又不喜議論、自陳溧陽龔合肥已往、前輩中相善者、只有一梁真定、相見時、談往事、論經史、尚追舊懽、此外寥寥矣、先生爲梓里鉅公大賢、素通聲氣、竟未接教、陳子之不幸、寧僅一第之艱也哉、趨侍有懷、敢云乘便、但蕭索之餘、事事棘足、勢又不得不乘便矣、附答問一篇、用資撫掌、

答梁大司農書

我輩生來、原有一段不可一世之槩、然非大位以發洩之、必鬱勃不舒、此等地位、世之得到者幾人、除此則陶朱猗頓矣、而又不能、其人雖生猶死、必不久于世、不則必發狂疾、爲世廢人、若久于世、不發狂疾、氣不灰頹、仍施面目于世、著書立說、尚欲妄取償于千百世後之虛名、而不致漫滅者、賴有大君子之在高位、爲知己也、然在高位者、不盡大君子、即有之、又多不知己、是以兩失焉、若士之不得志于時、而有高位之大君子爲知己、雁之過于骨肉、勝于故

人、雖此生之時命不辰、而天之所以愛之者、原自不薄、其人之福、亦加于同不得志者數倍、當今之世、僖之于閣下、非耶、每抵掌深談、眞不知此身爲貧賤中人、即承照拂周至、不惟閣下以爲分內事、僖久之、竟亦視爲應得矣、閣下于僖、寧世情世事所可彷彿也哉、佳惠新窖舊款、質色皆可愛、酒力雖不勝、當借以博醉、或僖之不合時處、半坐醒眼、貽以寓教旨歟、敢不拜謝、

答李宫詹書

近來河朔風氣日下惟以縉紳一部爲人物張本不知世界之大千秋之遠自有不朽者在不係區區窮達間也閣下東海偉人冠蓋中不少交與而獨樂與數布衣遊具此心眼不才卽未得晨夕追隨亦可遙引爲水乳矣合肥云亡吾道龍門今在霑化幸自愛而力任焉辱示書兼惠大集謹拜教復蒙索及拙著是何過信人言愛才不遺以至此也僕幼抗志千古不欲爲時人及蹉跎老大世事無可爲乃退而著書亦妄念未除耳然學荒于貧才短于氣究

未有所成就只可謂之自好而已承命不敢匿謹以已梓二種呈教畧見一班清光只尺願見有懷草此布復不渝

答宫詹學士黃岡王公書 丁巳

八月十日伏讀我公之書曰秋闈伊邇可急來長安以八十金分任於諸大老中之有交游文章之好者此亦一機會也讀而思思而再讀展轉反側不禁泣數行下是我公只以己之待小子之意愛而欲成之而未酌夫時有所不能而事有所不可也今之時上下交困至於交游文章之好亦大非昔比也當顔尚書乞米時效王修齡索米必無應者容或有之亦必有不應者事未必濟卽使無一不應者而事濟此中又有義命存焉其得失尚不可知幸而得矣余小子倔強半生遲至今日沿門持鉢逐隊隨伍於寥

寥三四百人中覬隙濫竊一名似非所安假使仍前不第徒靡諸大老有用之金又何以自處也嗟乎韓文公應科目時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小子

爲有力者熟視而若無睹也久矣何機會之可言哉敢辭
惟查照之幸甚

答鄭御史書

癸丑歲暮以來以爲賜環直旦暮間事何遲至今日始得還故物也僕草野卑賤瓦雀井蛙近日之事多所未解此則其一矣閣下既出山天下想望丰采開予第一篇大文章當從何題目做起自九月不聞即抄間亦有所建白但不見人人動色相告則知非最得意之作或豈而後言耶望之僕頓頓思聲自顧不足比數閣下垂問不置何啻痴之癖依然如昨閣下誠古人哉自聞還官佳音不才氣強骨立若有所恃而閣下所以爲故人地亦寧有他惟望表暴于不通家曰陳于性拙寡借原無得于世毋橫肆嫉排足矣

與郝侍御書

日擬走賀卒不果寧獨歸于疎哉言之可笑亦可嘆也頃讀人疏條陳時事謇謇敢言即觸龍逆鱗有所弗顧忠鯁直諒方驅舊時面目愚謂奉一番嚴旨增一番聲價不才草野不及知或于道理不甚遠耶河朔風氣延攬及引素所不講而主持斯道之二三大君子世皆仰止恒陽一郡而中山則更爲天下士所歸人歸則名重名重則望之者多望之多斯責之備閣下從此借斗極之餘輝灑天漢之波潤覆露重陰惻㦖天下以慰其望者將安在歟問之

答張克念書

僕半生拓落無所事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下里自好者爲之終不敢齒於諸作者之列不意丈人過信阿持言辱以不朽之言見委愧非敢當昔人曰文人之詞易飾而誣近之不若野也貴人之辭多可而譽近之不若賤也丈人之命或謀野徵賤之義歟若然不敢辭容勉爲之以報大命但恐無還固巨筆爲丈人父兄傳耳先此布復不備

答李憲使索觀靜樓記書

文各有體卽人五體之不相移也如記也者無非記事解義而已或先記事後解義或先解義後記事或隨記隨解任他千變萬化總不出此否則非體也至於發大義見蘊藉有神氣行乎其間使讀者目不停視口不停誦道衆之中又不許一覽而盡是又存乎作者矣今人才高氣傲才高多不肯讀書氣傲則不肯虛心不讀書則恃其才自師胸臆不虛心則無講究體認之功其於文章一道雖自以爲成家探之作者之林似未安也不肖於文章一道謂之皆好則可其實茫無所得承命勉爲之以報雖才鈍未嘗讀書但屢經挫折其心頗虛惟高明有以教之

上趙侍御買孝廉求歸舊園書

僖生不辰往者遭家多難先人用價一千一百兩典到王威遠北大街路西房一所言定增房修葺俱作典價贖房之日分文不許短少寒家增房九間并一切修理又用銀七百兩原約墨跡猶存然此房無後路攀房之下則陳氏祖基也後王氏自地投充身膺莊頭仗孫羽子凶惡魚肉闔郡殆遍恐嚇百端用價二百兩憑王維藩取贖又與銀十六兩脅買後園一段井一眼此井卽甲申流賊破城日陳氏一家殉難井也彼時僖焭焭孤子落落一身威廹勢

孤面順心逆故原約不出只立一照日原價贖回訖以族凡增房修理皆未講明俟將來也又同維藩面訂後園在王則無他言若他售必歸原主言猶在耳口血未乾後保定東關一十八村百姓伏闕叩閽

世祖章皇帝震怒弄魁孫羽子等伏誅地歸百姓斯時本宜上告但僖自失家以後飄泊流落原中王維藩又不知所之多難餘生驚弓怵木且乘人之危素所不樂因而高閣亦俟後園歸主時再議未晚耳嗣聞王氏售產卽走字維藩維藩答書至今什襲嗟乎門衰祚薄忍辱含怨猛思往

事未嘗不搔首問天焉今幸　聖人在上天道好還曾幾
何時王氏亦衰微售產矣乃執原契求之原中以短價增
房告不報以園歸本主告不報徑自售人天理人心王法
國典茫茫安在切思園以前之房惟宜爭之賣家而房以
下之園并宜求之買主今既相持未定正可相懇以情仰
仗兩大君子委曲轉致者耑欲歸房以下寒家之一席地
耳陳氏伶仃先世基業盡成落葉飄風何必戀此不足耕
不堪構一隅荒蕪之土蓋為此井也井乃先人殉難泉也
欲建一亭以妥先靈為百年香火地也子孫三十年春露

秋霜悽愴怵惕未完之心事死不瞑目者也賣家固恃惡
不悛買主幸樂善恐後不能得於賣家似可得之買主如
蒙推查正理憐念至情敬呈原價讓此一隅俾陳氏得遂
其夙願則先人不致有血落重泉魂依令月之慟而寒家
世世子孫感恩圖報永矢弗諼矣嗚呼此一席地也得之
他人不過為堆柴牧馬之場歸之陳氏則永成表節揚烈
之地他人失之不過一隅之缺陳氏失之則絕千秋之享
況此井也在別姓畱之似屬不吉之泉在陳氏守之則為
不朽之井言念及此即此地已屬他人而兩隣先生長者

非託舊誼即承新愛抑强扶弱旌節維風知必代陳氏爭
之以存此一綫而況他不屬乎倘關天地之心必圖大馬
之報臨筆慄慟無任恐惶

與汪舟次書

十二硯齋所藏匡廬帖讀其詩所謂崔顥題黃鶴樓青蓮爲之閣筆其所作字則當以珊瑚架筆琉璃作硯芙蓉粉傳紙幾欲霸匿恐荒寺中忽發光怪驚動長安今題數語仍歸之主人翁君家爲今之古人其可傳不在詩字而詩字又如此可敬也然僕則深仰其人故于詩字置不論

寄顧寧人先生書

壬子在都門承先生枉顧次日報謁不值又二日上一書訂晤而先生行矣既而讀先生日知錄又擬寄一書卒忽忽不果此番羇都下每同青主山史兩先生盤桓復深悉先生所學所立嗟乎天地如故聖賢未死賴有先生一輩人而僕竟未得一識山斗半生來眞虛度此歲月是何異禽鳥獸屬之食息于世上也哉可嘆亦可憐也側聞先生論交甚嚴有議其太峻者愚竊以爲不然天下只有出處兩路出者行道處者守道行者可以與世浮沉夫既曰守

非有堅定之力不可者故峻其門墻堅其藩籬孟子之所謂不得已也然而有說焉兩路中無所關係之人毋論若皆出于一本而分其途則皆讀書而好名者也如交游徒以其迹則處只宜與處言守而出不與焉安知處者不有所以妙于行出者不有所以貞于守也安知簑笠之熱心不遜于風塵之冷眼也安知西山之薇蕨不變而爲終南之薈蔚又安知釜魚幕燕非即鴻冥豹隱也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孔子曰察其所安正謂此耳先生龍鳳其德土木其形天下有心人聞其名仰者日星得其言榮于華袞

思一坐春風爲幸者實繁有徒望先生寬以收之慎以察之先生倘納芻蕘之言而慎之又慎察而又察不惟嘉與斯人之意不患不弘郎門墻遐峻藩籬逾堅千百世後亦無執簡議之者矣便羽布候伏惟垂照焉

與陳學士論文書

士林中仰止高都如泰山北斗每晤王侍講復備述閣下爲文章司命人物權衡多士所依歸僕乃摳衣操簪之不前者蓋既耻作火馬遊神又恐爲典謁所阻坐是歸韓之志徒蓄于心昨承閣下折節賜以延攬下問文章僕稱客坐右揚眉抵掌脣吻揮霍幾不自知其身之賤而學之陋雖師儒之席不拒曲士能不罪在妄乎惶恐惶恐也紅亭記謬加注解雖未必盡合作者之旨自謂不甚相遠惟教之面教有曰我輩所學不能爲甚甚之文若微詞隱義則可若巢以彼文辭之作者之刻則非愚之所敢知也兹又

捋鄙見暢所欲言筆之于書爲先生悉之今之文章家其體裁法度皆古人所已爲非如左氏莊子屈原馬遷能自創一義例者前文稱爲大家傳世者具在可取而鏡也蘇子瞻謂揚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指爲文章鬼魅夫子雲好湛深之思漢人稱爲文中烏獲而卒不免貽譏如此况未望見子雲之藩籬者愚嘗謂燕語鶯歌不過花茵柳浪之點綴自不同黃鐘大呂爲清廟明堂之聲響也春花秋葉不過絢爛一時自不同日星河嶽昭垂萬世也

又况崇事辭牙零星破碎又無一氣一義貫穿關鈕而可謂之文也歟哉葢文章一道根乎心術心正則文必端雅而淵醇心回則文必輕浮而詭譎昔人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冶無論此人尚未成說靡一家不過學走邪徑以欺世即使成此一家亦只可稱之曰此鄙人哉其文碎而巳而可辯諸大雅之林也哉嗟乎古文之亾明嘉隆時亾于襲古太切啓禎時亾于風尚不勝邇年來似亾于作者過多襲古太切則無眞文風尚不勝則無崇家至于作者過多齋文一道斯濫觴而掃地矣先生所著莊重典則爾雅

舂容而洊度凛然正是文章正宗且位高望重足以鞭弭天下望亟出而正之使此道昭然可信而不致泛其轍則砥柱狂瀾有功于斯文不在昌黎下矣謹啓

與施宣城書

二十年來仰宣城文章德器耿若霄漢搖搖心如懸旌承謬愛惠教大集又使僕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閣下之文動合古法神明變化所不必言獨是一種儒者氣象大人容止則令人可望不可即大雅不羣惟閣下無愧歟大集細爲繙閱偶有一得悉注明以商此其道如製玉然成其爲器矣而後見有可修處不然不惟不知其瑜并無由見其瑕也大約文章一道作者固難知者更不易博一時之稱譽易爲千秋之傳業難今人胸中無書未經講究茲

無定見惟耳是寄眞如羣瞽異塗取道一夫拍肩而隨此中得失非愚山先生不敢商榷拙著最多苦乏綿手僅以數十篇就正惟敎之若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而東野巴人崇鄙益著則有所弗恤耳

與湯睢州書

前有從蘇門來者皆稱述湯先生之賢同孫徵君講躬行實踐之學爲今之程朱旣晤王華陰復悉其居官耿介又今之趙清獻始知世界中尚有如此人聖賢未死豈不賴有公等在耶此番集都下承閣下謬愛枉顧因得數坐春風見閣下澹泊寧靜而趨時矯世兩不與焉誠有道者愈恨相見之晚歸時走別未得一晤以爲憾事嗟乎煌煌曠典而升沉泰否大有可議然而天在上地在下日月在明鬼神在幽俯仰進退可信之同人傳之天下後世而無愧

者惟有閣下不才有所欲言亦不肯不爲閣下一傾吐也今之人未見閣下而思旣見而幸聞名而稱道弗絕寧以其爵位也哉試思河以南河以北前之爵位顯於閣下者不啻數倍而今皆聲消響絕若無其人者卽有言及之亦不甚稱道乃獨羣起而仰止閣下是不可不深思其故始終持之若一念少懈則生平所守將不可知悔無及矣昔公孫弘薦居相位以布衣封平津侯人至今薄之黃霸入爲京兆功名損于治郡時許衡爲一代理學後人借其多一祭酒此際立身行己當志决而立穩不才從此拭目以觀先生之見地焉不備

與湯侍講書

近有從都門來者自述其致史館諸公之言曰前代人物
我輩未詳不宜寓貶詞諸公以爲知言彼亦詡詡自矜豈
不比之善善長而惡惡短自負爲君子長者之流乎僕聞
之不勝長太息而不然于心也春秋聖人之史也其法莫
大于誅意以此論之得不淪于刻歟葢春秋一書隻詞褒
貶定于萬世賞罰是非之正立千萬世綱常名敎之防有
不出于此而不可者非聖人之得已也故知我罪我毎自
矢之若含糊包容則鄉愿之行駔儈之心非史之義也至

于善善長而惡惡短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而可恕乎甚矣天下之壞不壞
于不讀書人而壞于讀書人讀書之害不害于不知讀書
之人而害于不善讀書之人此中庸君子小人之辨甚嚴
而聖賢之大經大法後人毎以之而禍世也至于明代大
事如靖難復辟大禮前論甚多姑置毋議即如庚戌十年
來爭淮撫爭內察工戌數年來爭三案爭熊廷弼爭講學
甲子乙丑以後爭門戸而立門戸者敗攻門戸者亦敗時
事屢變釀成三大局禍流家國其源流本末未嘗不昭然

耳目亦不暇細述只就門戸一端可以四言蔽之曰東林
不無小人魏黨斷無君子載于逆案之中者固屬賊子逃
于逆案之外者不少亂臣此際無分別則千秋無勸戒矣
閣下接濂洛關閩之傳者也請以作綱目之義持之毋惑
于人言則幾矣

與施宣城書

閣下負海內重名、後進之士、望風傾葵、人生至此、亦榮矣。此番名第、雖于重望不無少損、而授官差足相償、昔士林以閣下不在木天爲惜、今已厭望、文章之遇合在閣下亦可無憾、而此後之事則大有不易爲者、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閣下今日所居之地何地、所受之恩何恩乎、昔劉文肅別鄒文莊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競、閣下必反之而後可、愚料閣下必不能、則請以楊椎斂座隅十思中之五思以進、曰行思、後名思、毋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願閣下時誦之、此等語在今日屬怪誕、然非僕恐閣下必不聞此言、非閣下僕亦斷不敢開口也。四詩寄懷、惟教之、

寄王侍講書

今歲荒旱饑饉、僕敷敷三十口、無田園託一日之命、向所爲衣食于奔走者、又無可之之所、典貸支欠、苟延旦夕、因而杜門却掃、日與脉望爲隣、一日昧爽睡醒、忽取閱歷者自思之、生平顛頓、固由于命、其實大半自誤、約畧計之、皆可舉數、環顧無可告語者、乃筆之于書、郵寄閣下、用博孱暑一噱、笑誤乎、一誤于讀書好名也、既曰讀書、卽讀未必多、其居心尚志便大遠于世俗之氣、既曰好名、卽名未必有、其愛身飭行便不同于世俗之爲、違衆以自修、絶俗以行已、則德不必修而謗興、道不必高而毀來矣、謗興毀來、其于身也利乎不利乎、且一好名而虛聲斯起、虛聲起而交遊以興、又誤于齠齓時、卽受知于前代之鉅公長者、待以國士、長其聲價、大其心胸、凡便于己者多以爲不可爲、復誤于齟齬時、又受知于　當代之聞人顯者、如閣下輩三五公、引爲同調、堅其好修、養其廉耻、凡便于己者又多以爲不屑就私、以爲凡爲大人未有不憐才愛名者也、凡屬交遊未有不惇篤氣誼者也、今之大人、知我者不少、而交遊中又多得志貴人、當不使我沒沒以老、毋一念之氣

揚志得輒生欣幸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而仍恃螢火之名颺鼠之技倖不干而祿邀不辱而貴能乎否也嗟乎落落一身既爲謗訕之的又無攀緣之借則今之困頓當亦無可怨尤者矣雖然舉世皆富我獨貧舉世皆貴我獨賤則謬者謬之也舉世皆爲我不爲舉世皆欲我不欲則謬者又未嘗謬之也閣下聞之能不指爲巧言解嘲乎近者最多苦于繕寫不能彙寄近梓數篇用呈大教毋以示人恐買禍也

答湯侍講書

士當不得志時得人一言之善終身不忘于心閣下相遇無論其他即一禮儀稱謂間亦迥出常格在僕當之固屬非分而大君子優崇款雁之雅有令人惟然以喜慨然以悲者故每接瑤函執玩反覆不能釋手處翻所謂可以無憾者非歟來教謬許僕爲文脫手即妙熟思之微得其解敢爲閣下悉之爲文慘淡經營尚恐不工安能脫手即妙蓋爲文最爭命義命義命得高便開口即有神彩又最爭落筆落筆落得着便通篇皆增氣力豈非脫手即妙之說耶然幾此也難矣而謂僕能之乎愧矣愧矣承委書院記謹繕稿以報台敎脫手即妙所不敢言若夫起之立義中之重發末之映帶其開闔安頓處皆存一段深心未知于文章有當否惟敎之

答魏獲鹿書

僖再拜寓書睢伯先生閣下、先生位臺班、負重望、僕心儀者有年、恨無因緣相見、前者徵辟之典、竟登僕姓名入啓事、惶恐感激、交集于心、既而被放、深愧累先生知人之明、因爲書以報、自咎生來未具媚骨、不通時事、于世齟齬、致困而不知悔、辱復書曰、孔聖不得中行而思狂、狂者任道之器也、足下幸勿化方爲圓、貶勁爲軟、能始終成此狂字、亦是孔門第二座、士當爲不朽謀、日前行止無論也、得書執翫、不禁跫然一驚、先生國士之遇、仍然視僕過高、似乎知僕尚未深也、如僕也者、狂也云乎哉、而狂何敢當、言又何容易也、古所謂狂者、其人胸中實具有闗道維世大本領、因而目空行孤、動輒驚世駭俗、孔門諸弟子惟琴張曾晳牧皮、而後可謂狂、而僕敢望耶、如侯嬴久立信陵君于市、信陵君執轡愈恭、嬴乃曰、今日嬴之爲公子足矣、張釋之爲廷尉、王生廷使結襪、或罪之、生曰、吾老且賤、自知終無益于廷尉、故欲以此重之、此亦可謂之狂、而僕有其一事耶、僕不過知廉耻、依本分、安義命而已、安義命則省人之所不肯省、非疎也、依本分則素位不願外、絕蓬徙塵走、

燕山草堂集 卷一 書 餘菴藏書

趨聘淹華之跡、非傲也、知廉耻則耻無耻之耻、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非高也、非高非傲非疎、而狂也云乎哉、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僕雖不才、亦常讀書學道、不敢不以君子自勉、凡人所指僕爲迂戇怪誕者、在僕則皆以爲禮也義也、而非敢自處于狂也、竊恐先生偏愛、真以爲狂、世人不查、羣起而信之、是又重僕嫉忌鼓譟、夫以謗尤矣、特再書白之、幸垂照焉、

與傅青主先生書

戊午冬、晤先生于荒寺、先生備述敝鄉楊猶龍先生所稱許、僕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而二十年來、願抱墨翟素絲之悲、猶龍先生爲燕趙賢者、實未謀面、乃獎借過當、聞之有道之前、何其幸也、復蒙先生別具青眼、遇之流俗之外、以光明俊偉相加、昔人曰、人生在世、顯晦皆不足言、惟見知于大賢、乃可貴耳、無乃是歟、已未春、先生西歸、不及走別、嗣君壽髦過寓、述先生致意、此後當尺素代面、源源而來、又許緘示所著、或云存稿、是夏聞之儲君廣期、述先生不

知所往、豈鳳凰翔于千仞、竟不與世相見耶、嗟乎、海內大矣、傳吾道衣鉢者、迄今不過二三十人、而徵召一舉、竟是洪爐烈火、煅煉五金、其程色高卑眞僞、始一一畢出、甚矣人物之難、腊鼠死卮、所在皆是、而吾黨風流雲散、鳥沒而不可問矣、傷哉、宜先生之高蹈遠引、不復與斯人爲徒也、子壻度關而西、假以再訪消息、并討或云存稿、或止錄周寧武一段、暨太原一郡死事姓氏行狀相示、亦可風勵、幸賜教音、

燕山草堂集卷二目錄

序

玉川義學記序　東鹿縣志後序
雪香居詩集序　張桐峯詩序
送肅州兵憲沈公序　贈劉曲陽序
壽王安肅序　再壽王安肅序
壽吳巡臺序　送王山史歸華陰序
田鄒淵詩序　蜀道集序
蘇子政詩序　致遠堂詩稿序

林皐思小江南咏序　贈胡孝廉序
劍霜齋集唐序　舟車集序
北行日札序　石書書屋紀夢序
叢碧山堂詩稿序　送黃俞邰奔母喪序
學文堂集序　王進士稿序
麗彝公稿序　塞上哀編小序
張應侯閨詞序　贈高芝巖序
茂綠軒詩集補遺序　北游草序
甯元標上谷吟小序　馬弔全編小序

杜詩說畧序　家子萬寓園偶存草小序
再壽吳巡臺序　邵田功閒居集杜序
送董守臺內陞京堂序
論
史論　孫文正公論
种放論　法正論
李林甫論　放肆論

燕山草堂集卷之二

保定陳　僖藹公著

序

玉川義學記序

三代以後漢治最為近古嘗編次其循吏必以文翁張霸為首蓋古之稱至治者須教化行而風俗美文翁守蜀修起學宮於成都市聲教大洽比於齊魯張霸守會稽舉賢士勸教講授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此漢治之所以盛也學校既廢世衰道微老成寡聞有賢者出為有司或長難而不敢行否則博崇文重道之虛聲于建學之義無當也若玉川令余公論山庶幾猶行古之道而非博崇文重道之虛聲者歟燕趙風高土厚聊事詩書　國朝定鼎近畿三百里皆隸羽林軍畇畇原隰盡屬諸王公貴人采地救死不贍奚暇禮義乃余公毅然為之竟克有成慮教化之不廣也墨庄硯田碁置星列建學十有三區慮學之不專師之不久也學必有師師必有田田租稅糧又勒為成書以垂千百年而不廢噫若余公者誠哉能行古之道而非博崇文重道之虛聲者歟予從而有感也昔光武五年初

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大悅時爲美譚余公以一邑令而得之玉川斗大流亾之區何其速也漢自孝文登用文士至武帝後始有可觀玉川建學僅三年而歌鹿鳴者二人今則小子有造烝烝焉賓賓焉德化之入人何其易也漢孝明時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郁然明盛今則潘陽從龍耆舊多捐舍建學而與鄉飲文明之風又何其盛也因信下之思治甚于上之望治凡畏難于時勢而以古道爲必不可復者特其人之心力有未至耳若余公者豈非今之文翁張霸乎　國朝景運方新行見教

化行而風俗美論治行者當推之爲天下第一矣雖然漢建學自文翁始後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張霸勸學一郡慕化于于天下守令鄰封弟子更有厚望焉

東鹿縣志後序

前明熹廟時先王父出守徽州爲織造事侮逆璫李實被劾逮撫周忠愍公疏救禮垣封駁奬其不阿南昌劉文端公尙在政府持之詔勿問是時僖尙未生也越數年僖始生少長知讀書每侍先王父竊聞當時東林黨錮之禍暨文端公相國之賢私心嚮之旣而僖蹉跎老大文端公猶子西來先生知東鹿縣事猶執舊誼顧僖于沉頓困躓中每談往事卽以氣節相勉慨以嘆也先生任事之二年修邑志不棄黯淺命從事慊鉛握槧之末敎青旣竣使綴一

言于末簡悉無皇甫謐巨筆何足爲先生重先生命不敢辭因忘其蕪陋附于志後今夫經世之道寧有外于經術者哉古來吏治漢爲最盛若倪寬董仲舒文翁孔安國龔少卿之屬皆所謂經生宿學也咸飭行修業卓然名家至授以民社之寄乃推其所學以任職治民吏治蒸蒸稱乂安焉後人假經術以竊科目及任職在位晰夕從事簿書期會猶恐恐焉捄過之不暇而遑問掌故旣不能飭文學以致治故其道不尊其功不顯世之人乃以儒爲詬若志也者其經術經世之一端耳韓文公有言文章言語與政

相伴朱文公出守南康甫下車他務未遑首詢郡志良有以也如先生者可謂以經術經世不愧西京者矣雖然凡千古不刊之典固待其人而後行亦必得其時而後舉即如東鹿縣志自明正德以來中間不乏良有司乃陳駒侯爲雨不暇給卒未聞叅考編摹用襄文獻迄今越百六十餘年時異代殊先生乃諏遺人拾殘帙成其書于典籍銷沉老成凋謝之後豈非得其時歟方今　聖天子雅意右文開經筵咨治道太平盛世將在目前此正其禮樂文章之先見者予小子敢曰陳師錫之無當於廬陵史而閣筆卷舌乎哉

雪香居詩集序

昔先王父出守新安偧瑲掛冠歸家居二十年足不窺園惟課子讀書僖方離襁褓每從先君子後竊聞庭訓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易忽而疾去者年也多散而少聚者友也爾輩當及時讀書勿使有年至之憂當篤友誼勿當面失也彼時僖即能記憶總角時侍先王父又以教先君子者教僖謹受命惜彼時席祖父餘業負性浮泛不肯一意讀書雖愛交游樂群已耳不知離索之悲也既而日月程深時失年至始知讀書恒爲涉俗所累每憶庭訓輒自悔艾私念所可不辱教祖父者惟有友誼矣乃今求祖父之交游事之杳不可得而僖又早出大半爲前輩所器愛即所與游之當代賢豪長者不惟顯晦升沉多地異形睽亦零落大半此僖所以年未衰而多感也今年夏于鹿巖客

邸得序先王父同年生博陵張刺史應白先生之詩噫幸矣哉雖然僖服序先生之詩也歟哉先生同先王父舉于鄉時乃明神廟盛時也回思往事已成落葉飄風而盛衰之感生死之慨流離困阨之顛連愁苦一舉筆而心神之惝隨之暇序先生之詩也歟哉然而先生固已自序之矣

先生之詩曰野獲草謂詩亾而存諸野也曰賸草則性情之說也統署其集曰雪香天然者貴也先生固已自序之矣嗟乎予小子服先王父敦友誼之教幾幾乎又將序焉乃不能事先生于生前猶得序先生之詩于死後亦可謂不辱矣豈非幸也哉豈非幸也哉

通篇以其先人之篤友誼立論悲舊傷往借詩序以寫其幽憂抑鬱之思眞一唱而三嘆也 張蔚侯

張桐峯詩序

詩也者發于性情際乎興會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詩話盛于宋而宋人無詩詩亾于法也詩家多于今而今人無詩詩亾于濫也亾于法而體製尚不甚遠亾于濫則依似冒襲紫奪朱石混玉風雅之道始大裂矣若桐峯者庶幾永嘉之末猶存正始之音者歟今亟所著耐軒集讀之發于性情變化乎古法而體裁一歸于正不惟依似冒襲不以犯其筆端且一字一句無不本于風人不謂之風雅之功臣不可也嗟乎詩原于三百篇自有正派偏重矯

枉無當焉昔詆濟南者必祖竟陵則是只宜有杜工部之殘杯冷炙不當有李翰林之名姬駿馬矣今詆竟陵者必祖濟南則是只宜有賈舍人之早朝不當有陶處士之窮巷矣而奚可乎總之人之際遇懷抱各有不同興會所至各抒其性情之所近而止于義理縱横變化動合古法風雅之道庶幾不遠不然則不懽而笑不悲而泣殼孟賁之目畫西子之眉不至于濫而不止也此余極欲取桐峯詩以正告天下用以正趨止濫還于大雅即後世偏重矯枉之說亦可以少息矣

送沈郡伯之肅州兵憲序

肅州漢酒泉郡武帝時河西四郡之一地倚合黎山孤懸一線阸途于西北之極邊也明時設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棉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襖五百六十二領建兵備副使一員整飭之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沙漠經制長策非豪傑任事

之臣不能爲　國朝定鼎四履無虞仍駐開府幕府于甘州軍隷大帥凡所舊設槩行裁汰距甘州四百餘里僅一備兵使者坐鎭已耳康熙十五年保定太守沈公碩需遷會肅州兵備缺銓曹推補公公守保定六年上下稱之百姓遮道請題留拘于成例不得甘肅撫軍奉有便宜用人之旨別推官上日吁嗟哉于是公仍啣命行群以奪所宜處納之遠地以枉其材惜之而未嘗取今日時勢朝廷用人之意暨公所以居官者一深長思之也中原之大勢繫于西秦作西秦之屏翰牽制兩蜀使不敢問漢陽開出連雲棧直窺關中者賴有沿邊諸鎭而沿邊諸鎭所恃以爲安危者賴有肅州也自西蜀烽火所在跳梁連年用兵問昔之馬步官軍者無之馬無之屯糧料鹽糧民運銀無之草與折色草銀布棉毛襖一切無之乃以諸鎭安危所繫之肅州懸于一備兵使者之赤手即有豪傑任事之臣亦無能爲計非得廉明惠愛威望素著者言忠信行篤敬以固結人心鎭諸番而拱三輔不勝任也此朝廷所以不肯易公任公所以毅然請行乃相須而起所謂得一人而賢于十萬之雄師者公之謂歟我公勉乎哉若張騫使西域

開四郡地霍去病將萬騎出隴過焉支山非公所任至于孔奮爲姑臧長雅持清節羌人德之种暠爲凉州刺史以寬厚得民心西羌望風而遁則公所優能也我公勉乎哉予小子辱公知最厚于其行也爲文祖之他日三秦底定朝廷論功行賞公必牙旗鐵馬北應內召予小子將攜布帳張于井陘關設樽俎于綿蔓水畔以西迓公相見時當輾然而笑追論予言爲左券云

寫的肅州儼然一重鎭其設施如此之詳且備非得豪傑任事之臣尚不可爲今値用兵之日一切無有卽有

豪傑任事之臣亦無能爲矣討非用公不可則公豈常
人哉篇中寫公凡兩段絕不用一正筆一段從時勢需
才朝廷用人寫出一段從勉公寫出而公之生平昭然
言外此映帶巧法也韓文公常用之其設色處亦倍有
神彩經濟冠冕洋洋大篇非近今贈送文可比也 賈羡署

贈劉曲陽序

曲陽劉令君峻度宰曲陽五年道洽政治當事兩擬以卓
異入告不果今年用例入貲內遷于其行也其友陳信爲
文以贈之曰嗟乎朝廷最重吏治間歲徵吏之良者擢省
署臺丈亦不失爲六部郎者多矣今令君獨以貲入豈不異
哉按貲者金也流于泉也然皆依乎人之性情而運數隨
之有當職入者有當職出者而賢不賢不存焉以余觀令
君殆職出者流歟令君家維揚固巨室鼎革後漸落而游
戲之鉅公大儒以及山人墨客無不歸之凡花臺月榭歌

兒舞女冠絕一時素任俠散財結客比之戰國諸公子即
其宰曲陽也出家中裝完夙逋革羨錢一意與民休息邑
素罹水旱仳離者因而田而田而廬而廬時有三穗雙犢
應爲其郵事行惟表彖圖籍洒如也豈非天之生令君也
當以職出無事不出貲以成之耶行將如陳丞相將黃金
四萬斤出之以破楚陸大夫將錢五百萬出之以安劉皆
令君事矣則今之以貲入也又奚足異哉若曰以令君之
官而借其以貲入人材吏治莫盛于漢漢法貲五百萬得
爲常侍中若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貲爲郎黃霸以待詔

入貲補左馮翊至丞相又何以稱也令君嘐然因書其言爲序

職出職入論甚奇思來確有至理一路駁染令君之散財處眞有不可一世之槩援古論職出事業亦奇而確末引古之入貲者作証見此事無關于賢不賢一若爲令君惜一若爲令君解奇文奇文 白仲調

壽王安肅序

前朝熹廟時先王父出守徽州爲織造事忤逆璫李實爲海內淸流所引重至己庚間余方就外傅卽得侍教諸先生長者猶得聞雪苑名臣有練司馬云今遂城大尹廉夫王公卽練氏家舘甥也當逆璫旣除士大夫重文章崇節義祇膺廉隅而江南人士因有復社之舉江北爲應社應之主之者則雪苑諸子也迄今三十餘年老成凋謝傳舊人衣鉢者雪苑僅有數人公其最焉公學有淵源人有本末凡古文詞詩歌以及書畫無不各造其微而倜儻不群之槩時形之眉宇間余與之談當日事暨古今人物淵源悉委如數掌螺不止練氏之學得公而傳而雪苑風流亦賴以不墜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公不謂之今之碩果不得矣當此前人旣往後人未興吾道榛蕪孤懸一線吾知天愛斯文因以愛公其康寧壽考當未艾歟今年二月三日爲公初度之辰余述其私意爲文祝之若夫公之爲宰淸而愼勤而惠遂城德之亦如詩之歌民之父母祝君子萬年者皆不具述懼越俎也

再壽王安肅序

康熙庚申二月三日又值遂城大尹廉夫王公初度之辰其友陳僖前年爲文祝公義已盡矣茲即公堂名寫菜一本致祝復系之以文曰公署其退食之庭曰菜根堂菜者遂城土產載邑志者也見令所受享者止此耳或有取于汪信民之言人能咬得菜根斷百事可爲以寓盤根錯節之義耶大凡人之立身行己即窮可以知達即小可以見大即一言動一好尚可以卜其終身試思古者亭下一鳥田間數本韭亦安與治平事而事之治平吏之循良遂莫

道于此興公之立身行政俱可想而知矣且菜之風味澹也澹則不以嗜欲亂其性清也清則不以紛華移其情性情正而命立焉康寧壽考寧有出此者歟余因而又有進也昔人論菜謂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小民不可一日有此色客冬朝廷勑計典公膺徵輔卓異擢省署臺當在今歲公處軒冕如遊青山如臥白雲常此風味可以相信當今凶年饑饉載道仳離他日躋顯秩爲　天子貴近臣何以使小民無此色也仁人之言其利溥端有望于公矣仁者壽行將見公之自造命焉

壽吳巡臺序

前明崇禎壬午上命興化相國吳公出師辦賊相國上徵兵措餉圖賊諸疏皆救時大計上俞允戶兵兩部徵調卒不行未幾首揆推孫陝督以易公識者危之後賊勢廹追論相國之言如持左券尚論者迄今嘆息相國當未枚卜時賑秦撫晉悉著偉績雖愛才慕實無客其經畫妙筭皆出深心惟過庭得之今巡憲公是其冢君也公出華胄官禁秘歷尚書郎沉深有大畧受　上特知前輩鉅公謂有父風焉會朝廷政亟愛養軫惜民命畿輔巡憲報遷銓曹

交推公乃勑公綜理甫匝歲而理繁批劇案無留牘庭無滯獄矣搜蠹剔奸胥吏抱牘聽命驚若神明矣執法嚴峻衛客霍奴斂足屏息矣片言折獄決剖如流民無疑獄矣發奸摘伏惠化德教萑蒲少聚矣刑曹制日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碍恕縱則生奸維是四者持刑之難公庶幾得其微歟所謂傳相國經國之畧以理刑名者非耶豈非相國當鼎華之日天不錫明以靈長之祚故不果用我公當鼎盛之時天祚國家以昌熾之福故得顯其才耶若然則公之功名壽考將不可量矣余小子幼從賢豪長者遊

畧諳前代掌故深仰相國公之賢素重公德望兹又蒙公
一日之知今歲長至之前五日爲公初度之辰爲文介祝
因序述之以見蓄久者流必光蘊隆者發必厚前世之盛
德大業未竟其報者必有後人昌大之天道昭然人不可
不圖所以自立也徒華封之詞也歟哉

送王山史歸華陰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春 皇帝詔舉博學宏才內外諸大
臣于己未出仕暨山林隱逸共舉得一百八十六人閱明
年己未春三月一日 御試于體仁閣得一百四十三人
又三十日抵四月一日宣 旨留用者編修明史其餘回
籍當諸君久集輦下及既試而未宣旨也物議騰沸幾于
齒冷時論惜之余謂是役也迫之而來脫然而去成其爲
有道君子者得三人焉一則太原傅青主先生山一則容
城杜紫峯先生越一則華陰王山史先生弘撰也傅臥病

不起杜行年八十吏部驗實具題未與試山史先生以病
呈吏部求具題不允不得已與試其應制省耕詩有素志
懷丘壟不才媿稻粱之句得 旨回籍忻然曰余今歸去
寧敢言高所幸者庶幾得免無恥二字焉嗟乎士重行誼
而後文藝人之以文藝著名者必託行誼而後傳及試之
紛華靡麗之場行誼衰而文藝亦隨之而敗甚有身名俱
喪者比比也先生誠可敬歟先生入都同余假寓于京師
孤僻隅之昊天寺暮鼓晨鐘荒烟古樹盤桓八閱月竊見
其旦夕手易一編每惓惓于退不出僧寮不與燕會不投

贈詩文間有著作皆寓歸與即有貴官訪者亦不報謁命兒子稱謝而已先生有良友顧寧人先生者今之大君子也每述其所鄙書中寄當歸而太息諸語輒泣數行下比得歸如脫樊籠鳳凰翔于千仞燕雀彈射不去茲益信之余嘗私謂先生無傳之病遜杜之年又負關中重望其脫然更難不抗不隨浩然長往其道氣定志貞有不可及者先生取道保定信宿荒齋詰旦行行之夕語余曰人無不死之身而有不奪之志因而于百世後有不朽之名予丰稜孤峻讀書學道不苟同流俗當益勉力為百世謀勿尋

目前也余益恨相見之晚先生家華山之下友人戲謂關中名勝若獨據之今而後華嶽三峯千雲直上始眞為先生獨據矣因為文贈行并呈之顧先生

田髴淵詩序

詩盛于唐衰于宋元北地信陽諸君子起而救之倡于前歷下婁東諸君子起而和之繼于後明雖不以詩取士其盛亦不減焉自公安竟陵倡其說以亂風雅天下惑迷載胥及溺雲間陳黃門起而救之為明詩選同時有李舍人宋宗卿倡予和汝詩之一道遂如嵩嶽在望不能慢易乃十餘年來吳中司文章者復以他憾齮齕黃門天下不深悉其故復惑之浮軌濫轍靡所適從大雅久不作王風委蔓草此田子髴淵十九種所以出也髴淵者出于夏考功

之門乃黃門舍人之的派與宗卿敦僑盼之好而任廓清剪薙之力者也其為詩也一氣渾淪非篇分二旨句各一義者體格正也可歌可咏確乎鼓吹聲調高也且紀律最嚴非斷跪任意粗豪鹵莽者也又含蓄最厚風華蘊藉不使一覽而盡也出乎性情當歌則歌當哭則哭止于義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也若髴淵者庶幾乎一過古人得三百篇之遺意直與黃門舍人宗卿後先輝映為詩家正派上接乎前後七子而紹美于三唐者歟嗟乎二十年來典型云亡老成凋謝正風正雅榛莽孔多髴淵卓然立于飈

同霧塞之日鏘然爲此黃鐘大呂之音余雖不敢謂雲間操觚家盡如彝淵之詩而不敢不曰詩學淵源斷在雲間也余屢遭坎陷困于蒺藜匿影剗名酣枯恬寂而彝淵顧我蕭寺中言天寶遺事溯西京故人每一相對日必移晷愈信吾黨期許原有寄託因叙詩而并及之以見雲間之領袖中原又不徒在區區聲詩之末矣

蜀道集序

乙未之後士大夫競尙詩古文詞海內翕然向風山左則推新城兩王先生比于宋之二蘇余雖伏處凡當代能文章家皆從之游間讀兩先生著作獨未一識其面迄今垂二十年曹劉沈謝落落晨星每同友人論當代人物則以不識二王爲生平一大憾事今年秋八月王考功西樵先生歿已二年餘乃得交戶部公世所稱爲阮亭先生者于蕭寺先生軃我愈故人縱談兩日出所著蜀道集屬序余于詩之一道久欲北面先生樂得而卒業見其入褒斜出三峽與會所至撫今弔古洋洋纚纚三百餘篇凡蜀中之山川古蹟皆于筆端露其奇穎發其幽光余未讀先生全集即此亦可獨步一時矣余何知詩且其言也賤不足取信于世又安敢序先生之詩猶憶先生之言曰詩文之傳視乎人之力量力量可五十年則五十年傳之力量可百年則百年傳之旨哉其言之乎凡古今來一技之傳當剏始時皆具有不朽之力量況詩文一道乎天地自開闢以來日星河嶽終古不滅者有元氣行乎其間也詩文比于日星河嶽久而不滅者有神氣行乎其間也先生之詩一

字一句令人顛撲不破尋味無窮其殆有神氣行乎其間比于日星河嶽者其力量寧計年歲哉余雖不敢以蟪蛄而問大椿之價至于日星河嶽則有目者所共見也亦述其所見而已又淮南陶季者工詩余每讀其詩輙擊節以爲必傳季曰余之爲是詩也雖私以爲道當在是而不敢自信得阮亭定之始進而益工則先生之于詩可知矣因序詩而并及之以見余二十年來所私淑不枉也

只就所思所見所聞爲序澹澹寫來而其人其詩與有不可一世之槩 王子重

蘇子政詩序

天下所高自尊貴者勢位而已然有一時失之千秋得之勢位不得與之爭者則詩文之一道焉在昔孟襄陽布衣也而厠名于高岑諸公之列謝茂秦山人也盧次楩布衣也而厠名于嘉隆諸子之列天下想望而稱道之故詩人尊而詩之道愈貴自腐儒豎子皆學爲詩詩廢而詩人亦賤宰官貴人乃以勢位高自尊貴詩人遂不敢仰視詩至今日是亡之又亡也然天下不乏奇偉非常之士振拔于山林之間以詩尊人以人存詩者他不具論而論金陵乃

有數布衣焉余之所善者則顧與治紀伯紫耳與治已作古人伯紫頽然老矣聠懷耆舊每動零落湮槩之感今年于友人座上得交蘇子子政兼叙子政之詩子政固金陵人也余不敢曰子政之詩即與治伯紫之詩也而不敢不曰子政之詩之派非與治伯紫之詩之派也余雖不敢曰子政今日之詩不遜于與治伯紫之詩也而斷不敢曰子政後日之詩不愈于與治伯紫之詩也子政少年嗜學恂恂然菲菲然大雅君子也自不以布衣終就今日論之則居然布衣矣然以子政之才何患無脫穎之日勢位固子

政所自有耳余正使子政曉然知詩之一道勢位不得與之爭克自振拔以詩尊人以人存詩崛然起于諸布衣之後爲金陵英絕領袖而零落湮冥之感庶幾其少慰焉

致遠堂詩稿序

甚矣詩之難言也自作者多而風雅之道熄矣往者不具論即如明興以來賢才輩出而號爲能詩者不過弘德嘉隆數子是何今之世屠沽傖父輒敢自矜風雅致使詩之一塗鞠爲茂草而不可救哉僞髫齓喜爲詩恨生也晚不得奉匜沃盥于數君子坫壇下及今欲從當代之詩家遊而海內不過數人此數人者或天涯散處或名位參差又不得同師漢魏盛唐苦吟意得一遇古人每欲任廓清翦薙之力而不克自振庚子秋杪勵昌先生來其學得之過

庭而詩之源出于陳溧陽因而匯余過故人鷄鳴風雨共爲切磨轉嗉觸喉往往相示見其爲詩也有北人之雄而不失之莽有南人之雅而不失之靡從此再進之庶幾乎況雄博大可以砥江河之趨惜乎其讀大父禮歸而不得竟其業也茲行矣無可贈而贈以言附于致遠堂稿之後昔空同駁仲默七言寡音節姚子山期曰音節自有但虛薄耳似蚕出倘少十年書則學貴博也謝茂秦每論詩輒言當割愛元美意不能自決屬于鱗泚筆抹之大叫稱快則心貴虛也昔人有曰離矩而方棄規而圓取其能化又

墨家之秘曰舊能不死新奇不生則牙後慧不宜拾也今歸而能行我之言自師漢魏盛唐苦吟意得一遇乎古人則弘德嘉隆諸子不得嵩美于前而風雅之道自我其不熄矣

林皐思小江南詠序

小江南詠者林子皐思所著也小江南者乃金城下社村花木之區因唐貢闈仙而得名也皐思者乃金城刺史林二史之弟以詩名閩莆世稱爲閩莆之機雲者也二史負柳下之直行吟潭畔金城人德之歸之以劉大將軍之圃爲其尊大人游息之地皐思追隨其父兄而得此詩者也丙午余客雲中二史邀遊其圃不果旣而出此集曰此家弟所著即邀子不果遊之地所咏物即景諸詩也余讀之而悔焉然得讀皐思詩亦可以當遊矣東南固多佳山水

亦須得人物色之而後著故非康樂則世不知永嘉非少陵則世不知夔峽非子厚則世不知柳州非石湖則世不知吳船夫康樂少陵子厚石湖乃永嘉夔峽柳州吳船之知已也然則皐思者其亦小江南之知已乎雖然以皐思之才不使之賦卷阿歌天保乃隨其兄于荒雲野水之地即景感懷消其羈栖之苦遣其故鄉之思則此集也直比之王仲宣客荆州賦登樓杜工部客浣花賦一室賦泛江矣嗟乎下杜村得貢闈仙而小江南始名得皐思之咏而小江南始著皐思固小江南之知已矣方今詩父不作餘

子紛紛作者識者寥寥希覯皐思以詩稱知己者何人哉此又余所停筆而太息撫詩而躊躇者也

贈胡孝廉序

曩者嘉隆時文業昌明及啓禎人文蔚豹輝動國光而司天下之風氣者東南也以故海内讀其書想見其人見其人如睹麒麟威鳳著作家得附其名以傳如登仕籍者然彬彬乎何其盛也天下之文固盛于東南東南之盛曰蘇松常鎮杭嘉湖而山陰不與焉自倪文正劉忠端出山陰始大著爲七郡領袖兩公没二十年胡子德懷出仍山陰也胡子在鼎華前余未習知鼎華後伎劍走河朔無所事乃脩就科目籍順天舉孝廉其人殆所謂澹遠寧靜者歟

憶辛卯與胡子交善時有山陰孝子覓得父骨于京師不能歸號泣于路胡子素不相識聞之爲遍募同人佐之行若欲稱其負者余愈知胡子非常人丙申余遊江南凡操觚染翰之士暨吹簫織屨之流無論相知與否皆匿余悉余家世余異之群曰胡子言也夫群東南之人而皆信重胡子一言胡子豈常人哉方今厭儒術薄文章長林豐草中人久難安于丘壑中即有一二有志之士攜策干當世造物忌才復使之蓬頭攣耳躑躅泥犁即我與子之故人顯晦存亡亦辰星落落則守先王之道學聯當代之聲氣

非非常人不克荷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尚其念之
他日得志揆之同鄉兩先生雖時不同而道同道不同而
心同吾終謂有以繼之不止大山陰顛顛七郡也實賴以
重吾黨耳德懷勉矣
從文章盛時出東南從東南出七郡從七郡出山陰從
倪劉兩公出胡子則胡子自是非常人中間即胡子所
行事及人之重胡子者深知其非常務以非常之事期
之句句旁寫處處照應兼馬遷昌黎之長 白仲調
文贈胡子也其實欲躋山陰于七郡耳觀其頻喚山陰

關口寫出兩忠臣入胡子時又寫出一孝子明說山陰
爲忠孝之區勉胡子光大之與七郡壁壘相當也是極
有關係之文 許甫草

劍霜齋集唐序

詩以道性情者也一人有一人之性情隨其境地與會所
至發爲言而詠歌之所謂詩也而時與代殊詩遂各變正
非他人齒牙可以爲我懷抱故律陶集杜皆有所不必焉
何者境地與會不同其風味異也今讀劍霜齋所集唐律
何其異哉子重今人也其集詩風味則居然唐人而于今
之境地與會得之余見其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
而繪詞因詞而定韻體裁音節反似唐人襲子重者噫何
其異哉余遊宮詹黃岡先生之門與子重稱通家世誼素

悉其少年高才博洽瀟雅富貴不縈其心居恒讀書學道
意念常有所不足竊見其言之多感志趣如此宜其詩之
居然唐也又奚足異歟因信律陶集杜苟得其人無所不
可郭汾陽之兵得李光弼將之而旌旗變色劉勰謂改章
難于造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舟車集序

人生之幸不幸在傳與不傳耳其時與遇不存焉人之生也異于草木鳥獸乃生雖異而死則同歸于腐壞泯滅則亦不幸甚矣故盛衰存乎時窮通視乎遇而其朽與不朽則存乎人之自立而已如時之盛遇之通徒酣豢于富貴古之富貴者代不乏人除一二可傳外並姓名亦湮沒于荒煙衰草中反不及褐衣草履著書立說之士令人讀百世而相感庶幾若或見之則幸不幸不關乎時與遇也明矣淮南陶子初名介字曰昭萬有鼎革後棄舉子業隨顧

赤方工詩更名澂一字行日季三十年來苦吟意得一過乎古人今取其所著舟車集讀之見其廣大深厚光明俊偉極蒼古極老辣又極含蓄蘊藉眞得三百篇之神而爲風雅之宗者詩至此觀止矣當今詩家林立于百世後爲詩壇俎豆者恐不能加其右也古人三不朽之業一曰立言季可謂特立之士能立言者其傳也必矣季誠幸矣哉假使當時得志雖不同于富貴中人恐其功名之豎立未必如古之不朽者而其腐壞泯滅可立而待何如人之必傳可定之于是詩乎賢者不得志于時必取貴于後季誠幸矣哉如以時遇爲季惜非知季者也

人之幸不幸在傳與不傳眞說得金張衛霍氷冷使盧駱王楊潑熱名言快論吾黨吐氣之文 宋旣庭

北行日札序

文章根本六經六經者載道之書也文章無道氣即組練爲工無當焉所謂根本者非模其膚華襲其弁帶規規焉以求似無論摹之而終不似即使摹之而似六經之後亦安用此文章爲哉大抵明其道正其心術發爲文詞其志氣所注各自成家或一臠一斑無非此物此志也茲讀關中王山史先生北行日札其義廉以直眞以婉其詞醇正而馴雅俯仰觀察靡非至理使人讀之躁心浮氣皆爲消融斯眞根本六經者漢儒惟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先生庶幾近之嗟乎辟召之典莫盛于漢之孝武申公轅固皆以經術賢良應召申公所對不合舍之魯耶爲大中大夫後人譏其不如穆生轅固爲諸儒忌嫉齮齕乃以老罷先生以經學名家應召所著則歛然自下恬然思退又加于古人一等矣昌黎秉正嫉邪其文廉而肆子厚矯矯殊俗其文悍而歛盧陵道高時望師表人區其文昌明眉山父子曉暢義理練達機務其文閎以遠詳而不膚後之讀是集其所以擬議先生者當必有在歟是爲序

不寤寤屋紀梦序

人世適然耳回思往事梦也今之視昔如此則繼今以往何莫非梦也哉有大覺者出梦而度世則仙矣嘗讀沈既濟枕中記開元中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授盧生一枕生枕而寐主人蒸黍未熟而生五十餘年寵榮之道窮通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皆遍歷于一梦中未嘗不奇其事而嘆所遇之幸也今讀節臣陳公紀梦何前後一轍耶公未嘗枕呂翁之枕而四十三年之事無一不與梦符遮在匡廬兩遇呂翁或此梦境亦枕中點化耶是不可知矣盧生遇呂翁輒昇仙去公遇呂翁尚歷宦途豈盧生五十餘年之事其梦顯公四十三年之事其梦隱故必須歷驗耶抑塵緣未了必閱歷以了之耶是又不可知矣余友新安孫思遠鐫呂祖寶訓曰世人競欲見吾既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與吾同處何益哉人若能忠于國孝友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濟物以陰隲格天人愛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與吾同雖不見吾猶見吾也余每省公之私殆能行此訓者身入宦海名列丹臺亦何不可知哉他日者宦成身退于

百年後有乘赤鯉控白鶴徘徊于桂隱兩山之巔遨遊于水月栖霞之洞吹笙作鳳鳴者其惟先生歟其惟先生歟

前以不可知述夢中點化後以可知者殆之極有實際之文 袁杜少

叢碧山堂詩稿序

儋年來不言詩而不能不與霽公言詩盎霽公之詩發乎性情止乎義理得風人之遺而又抑然自以為不足者也昔朱文公登朝胡澹庵薦其能詩文公不喜則知縉紳先生所重原不耑在乎此如曾南豐宋之文人也夏雲間明之文人也皆不以詩傳而至今稱之何今之學士大夫一通籍便似不可無詩者更有襲時文以博高第從未涉獵詞章即登李杜之壇而說法矣余髫亂時竊見後生學詩不敢呈教長者逮名成之後學問識見已定數經商確乃敢出以示人又聞弘德嘉隆諸子當日壇坫既成即有能

詩者不敢與之齒今則不然粗看千家詩數過便爾命筆草得一二篇便逢人高談更有三家村富豪子弟濫與士子之列目不識丁亦染翰吟咏自稱詩伯矣嗟乎曾日月之幾何風雅一道竟街談巷議恬不為怪毫不知恥以至此極哉余每對之面紅耳熱箝口塞舌未嘗不退而幽憂唈鬱心傷風雅之遇劫也今取霽公所著叢碧山堂詩稿讀之文而不靡質而不俚庶幾乎不媿風人而其言曰余少年讀書喜為詩凡詩之源流正變究心有年隨得隨刪

所存無幾雖後之所進不可知今則如此而已子盍爲我序之夫天下事成于謙敗于滿余非知詩者霽公猶不惜問道其虛心如此吾見其進而不知其止矣卽欲不與之言不得亦不肯也因題數語歸之與之論詩者十日

送黃俞邰奔母喪歸江寧序

皇帝御極之十七年戊午詔舉天下博學弘才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內外諸大臣共舉得一百八十六人奉　旨徵召集都下江寧黃子俞邰其一也十月黃子母夫人訃至例得請以守制歸同人唁黃子群以大典未成使黃子抱終天之恨可哀也陳僖曰不然凡人之事其親無論事生事死倘得親心有一日之安則當論其大者不得執意外之遭徒使孝子抱終天之恨反貽泉下人以不安也人子于親至于不及見其亡慘莫甚焉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

之固矣孝經不又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非親心所深望而不可必得苟其得之必大愉快孝無有大于此者乎黃子幼負異才擁書萬卷而拓落不第吾知太夫人七十年來鬱鬱慮之所謂死不瞑目者也今黃子應召出才望已榮于國典無論官與否千百世稱之亦如有玄暉而雀母顯有君謨而蔡母彰太夫人卽歸九原亦可見太翁于地下報以和熊劃荻之有成而安然逝矣若不得送死在人子固不能釋太夫人所不計也不然世之爲子者倘不能體親心而使其有一日之安卽養生送死不離乎側可

謂之孝子也歟哉黃子歸焚吾言于太夫人前曰兒不孝不得事母以終大事此燕山俞子陳僖之言靈或鑒之乎吾知太夫人必輾然曰此子可謂知言惟有望吾兒勉力于後矣黃子聞言哽咽不能出聲同人曰善因倩王山史先生書之以贈行王善鍾王法爲黃子舊交同應召者關中之大君子也

初黃子俞部毋夫人訃至予聞之悼怛彌日既與同人有賻以祭矣陳子薦公欲爲文送行予謂黃子在苫凷擗踊之次方致痛于附身附棺之事未可以文不許也

陳子不荅明日文成以示予其情眞其義宏其詞在經史間于以處黃子有道陳子可謂能言之士矣黃子讀之其亦可以勿之有悔乎予始知文固無地焉不可而予前之說固也予與黃子交久無言以送黃子陳子文屬予書雖謬有譽及不獲以嫌辭送書之素縑以貽之是日也先恭人生之辰也念以哀病之身爲虛名所誤遂逢丘壠桑京洛之塵中夜傍徨有不敢以告人者搦筆泫然涕下需巾又奚能爲黃子言也

十一月朔華山王弘撰識

贈送黃俞部文非獨慰孝子哀痛之心實亦俞部毋夫人心事也文情婉折可以傳矣　王吳廬老師

學文堂集序

士君子以文章名世而傷人門戶終非自費男子也故文章根本六經包孕陶鑄精氣結轖發爲文義韓則韓柳則柳陶則陶杜則杜各不相襲若學語學步畢竟是奴非主必不能傳之千百世而不可磨滅余嘗謂文章一道根抵淵博迨成家之後則各隨其人之力量氣魄以見此其事關乎讀書而不盡關乎讀書也蓋山川秀氣鍾之人者強弱厚薄不同故所成就亦異不止學有淺深似天亦陰有以限之此八家之後未嘗無文人卒未有起而續之爲九爲十者余持此以求天下之文今乃得之吾家椒峯兹讀所著學文堂集立義必關乎世道人心措詞必本之經史一事必有根據一言必有原委變化乎古法而不規規焉求一家之似相其風格眞有金鶄劈天神龍戲海之勢嗟乎博聞者未必強記強記多不能博聞博聞強記而不解把筆者比比也椒峯性嗜讀書每午夜一編青熒相對寒暑不輟而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近且以經學垂世于五經疑義著有成書氣大而才雄不謂之自費男子不可也椒峯勉乎哉文章自六經而後浸淫于六朝唐有韓愈起而

振八代之衰宋有歐蘇曾王倡明其教而後文章之正道以傳明有晉江崑山毘陵歸安諸君子守其業而未能光大之則振六經之絶學爲八家之流亞當專屬之學文堂惟毋負天之所以縱之者而文章千古矣

王進士稿序

官不由科目出不宜官也文不從制舉入不能文也官不由科目出其氣不揚不得盡其才耳文不從制舉入其心必粗不能窺其微耳雖然唐以詩取士而李白杜甫猶槧一第文章自六經而後左之傳莊之子屈之騷遷之史爲文章之祖則未有制舉也安在其官必科目文由制舉哉然天下少非常之人并少非常之遇後世無作者之才大率皆逐者之事雖科目不足得人離科目而官則先失其出身之路而官格卑矣雖帖括本屬斷梗舍帖括而文則

不得其深入之途而文章濫矣此自有制科以來官之立業文之成家斷必由此故一科出必有一二非常之人負非常之才爲一科之望而世業文章亦遂炤耀今古如今科已未王進士子重是其人也子重楚人楚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山水雄奇鍾之于人氣大才横余幼年時最喜讀楚文爲其能自闢生面盡人神智非區區文章家可比也子重少年高才資性朗悟融貫六經博綜諸史口盡天下事如指諸掌其氣魄眞有大過人者今旣第進士其氣揚矣而制舉業又有拔地倚天驂風騎氣之勢則世業文章必有超軼絕塵者是子重不僅科目中人而將必爲傳人矣嗟乎荆山有玉蚌外無珠驪采夜光沉淵韞璞士之負才零落千古傷心即有名山可待後世茫茫果誰爲知楊子雲者余是以咨嗟嘆息而不自已又深以子重之得遇爲厚有幸焉

麗霽公稿序

制科以文章取士，而士之遇合有時命焉，不關文也。文之可傳者，即使不遇，其可傳者自在。唐以詩取士，李白、杜甫卒不得第，而李杜之詩則千百世俎豆之。自理學不明，人矜倖進，以致白丁操觚，侏儒缺舌，孺子學語，號嗄未成，皆執筆鼓舌，以得失為褒貶，薦齕大君子。此負才零落者所為憤懣而不平也。虞丘麗子霽公與余踪跡相嫺，好為詩古文詞，同小試輒冠軍，而不利于大比，同丰稜峻異，不伍流俗，為鄉里忌嫉者所訴詈，同不事生產，以著作交游為

性命，同落拓顑頷，幾無以自立矣。而以區區文章每受特知于有道之先生長者，又同每秋風鍛羽，凡屠沽傖父以暨武弁臧獲，皆來指擿不遇之故，傳授遇合之法，令人目瞪口呆，心傷耳熱，而不敢置一辯，語亦復無不同，坐是交相善而情相憐也。壬子余首選于里，麗子寄余書曰：里選何足為君重，所喜但有物色者，即是第一人，或吾道之將興耶。乙卯麗子遂巍然舉于鄉矣，梓其文問世，而屬序于余。麗子之文以程朱之理，變化乎先民之法，其澹折靜穆，進致深情，蓋本于歐陽公而卓然名家者也。余何以序麗子哉？夫亦曰：麗子今日之文，即昔年不第之文也；異日登蘭臺秘閣，草制誥大文，亦此文之推也。昔之不遇，今之小遇，皆時命焉，于麗子文無所加損也。嗟乎，公孫弘行年六十始徵博士，以布衣拜丞相，封平津侯；諸理齋童子不售之文，卒以掄元。有志之士，果抱才負學，時命所自有也。悠悠世人，甚勿輕量天下士，以得失行褒貶，為讀書見道者所竊笑也哉。

塞上哀編小序

岡中林氏欝爲望族盖遠過于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云其在莆者則贈大中丞靜宇公爲最金城刺史林二史其孫也二史以才名海內海內士比之臥龍鳳雛乃一官草歿百難屯罹今讀其塞上哀編何昊天之不弔而其聲之凄以悲也嗟乎春霜秋雨堞白砂黃楚楚綿綿藹藹墨墨而成此一編哀苦文以傳不朽聲與涕俱淚淚下矣或林氏以淸白世其家孝慈友恭門以內熙然善也天固使之蒙

難而夷罹慘而顯耶獨是二史昔爲芳草今爲蕭艾此天下有心者之責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孝愚謂讀塞上哀編而不爲之傷心不爲之泣下不爲之曲盡其心與力必非仁人君子也余遭家多難與二史略同有不禁其毀瘠呼天者不稜時而荒烟野日林木悲風則我兩人之泣聲相助矣

張應侯閒詞序

茗溪張子應侯者有國士之風者也幼讀書會明末天下將大亂知無所用因而投筆既而水飛田立不得志乃棄䩺韐佩刀走四方入鄧生幕殆古之稱爲豪傑之士者歟同余客雲中相友善出閒詞一集屬序余讀之而嘆曰嗟乎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存上極日星下蟠喬嶽終古而不滅者情而已矣古之忠臣孝子貞女義士不過情之不可解耳應侯殆有情人也雖然以應侯之才少不得志迄今垂垂老矣其情無所用之乃揣摩于兒女子閨閫之中

留連停偎備極婉麗言外情踪望中涕淚楚楚眇眇在亭皐木葉之間借以銷壯心遣餘年則其志亦足悲矣所謂英雄兒女者非耶若然則此集也直可與香草美人之思十居漁父之義同類而覩也矣余因而更有感焉當明季頹時衣冠文物雖稱太平而天狠塌鼠禍機已伏皇帝破格倣古薦辟欲得倜儻非常人任之若應侯者卒不得一望見國門徒使之負才零落身世已遷爾情翰墨以傳寄託良可浩嘆凡此者皆可紀之以論世也區區詞賦之類云乎哉

贈高芝巖序

京口西南有招隱山。為昭明太子讀書處也。文風一燃。雅道遠流。京口人才。雲蒸霞蔚。而金壇尤著。以故申義龍山茅山等書院皆在焉。往者纂韃鞭弭。從事江左者不具論。郎今流風其既衰矣。猶有高子芝巖起而振之。高子者固能讀昭明之書。為昭明之文者也。曩有友人向予論文。謂我必左國也。秦漢也。管列莊騷也。語以晉魏則廢然返矣。余聞而笑曰。天下有其能者而後不屑能者。舉之棄也。有其大者而後其小者為之掩也。子果能為左國秦漢管列

莊騷也者。則晉魏可駁也。子尚不能窺晉魏之藩籬。而妄言登左國秦漢之堂。入管列莊騷之室。不幾于小兒學步。左仆右顛。乃妄議羽化登仙者之孰先孰後耶。大約文之一道。特患不成家耳。果成家。真而不偽。皆可傳也。若芝巖者。則純乎文選。能成一家者歟。雖然昔昭明太子抱不世之才。讀書玉藻亭。尚且石几鐵硯。繼晷焚膏。又廣集諸名士。朝討夕考焉。甚矣人之于文。非多讀書廣交友。虛心細心。必不能成一代之人。著一代之書。而令千秋俎豆之也。芝巖倘能用吾之言。益肆其力。則千百世後遊京口者。登

招隱山。佇想昭明太子。論世論人。屈指及之。則金沙衣鉢。賴子而傳。不亦吾道之大光也哉。

茂綠軒詩集補遺序

余忘年友顧與治以詩詞書法名江左，天下翕然稱之。旣歿，施宣城梓其詩以傳，一若不傳而不可者。余嘗謂宣城爲今之古人。茲廣陵濬子楚吟又梓其笥藏一帙，曰補遺，俾題數言于端。余不禁作而嘆曰：與治一老書生耳，無所謂勢位足以傾動天下，又無富貴推以富貴人，窮老以死，後無子嗣，乃宣城搜其詩梓之，楚吟又續梓之，何其片言隻字，人視之如月犢天犀，珍之重之，惟恐湮沒而不彰，如此其殷殷也。噫，與治亦可謂榮于後矣。嘗金陵爲前代陪

京，方其盛時，衣冠文物甲東南，士之以科名顯者接踵。與治負重名，卒不第，人傷其遇。及申酉時，馬相當國，以名器假人如贈人以物者然。與治爲馬之故人艮友，荷欵洽，數往來其家，倘肯委蛇從俗，淸華可立致，卒不屑就，人又咲其迂。迄今遇者已與草木同腐，而咲爲迂者反使人于歿身後尊崇之，想見其人。嗟乎，人生之事大可槩見，當前之升沈顯晦殊無定觀，而君子小人之得失亦可昭然于天下後世而不爽也。獨是傳與治者，宣城所不必言，至于濬子楚吟，浮家泛宅，樵蘇不爨，必取其殘編斷簡謀壽棗梨，眞有不可及者。然不具論，論與治而已。何者？濬固顧之好友也。

北遊草序

余總角時、不自揣量、期大有爲于天下。喜節義、尙任俠、締交賢豪長者。讀史羨其人、則恨不同時、每聞當代人物、輒嚮往之、亟欲從之遊也、不得從遊、而得其詩文、則嗜棗啖蔗、不忍釋去。昔年遊東南、當是時、海內初定、禮樂文明、漸顯于世、老成稱通家、隱山林者、尙存、而東南人士、方崇社事、皆得承接、及過江東、聞有孟子次徵、天下才也、因緣未會、不遂所圖、如遊齊、魯、而未登泰、岱、遊梁、豫、而未涉大河者、怏悵久之。迄今二十年、老成既皆凋謝、當日同學少年、上者八駿道前、五馬擁後、危冠長劍、煒若天人、次亦不失爲紆青拖紫、膺民社之寄、號稱循吏、即長嘯遠引者、亦皆烟笠松扇、書成說立、可傳于後、獨不才淪落、日跧伏蝸廬中、出不能出、處不成處、枯槃敝簏、志劃氣頹、窮老久而老已至、每拊髀肉、不知涕泣何從、坐是發憤文章、裹足捲舌久矣。次徵猶念舊誼、枉駕草堂、出示北遊草、屬序、見其原本六經、錯綜子史、筆墨縱橫開真、有馳風驟雨之勢、不謂之天下才、不可也。昔范文正公爲萬言書、遺宰相、天下傳誦、後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生平所爲、無出此書者、今而

後、余又將執冊以觀次徵之用世焉。嗟乎、燕趙古所稱慷慨悲歌之地、今流風亦既衰矣、次徵渡河來、不少貴游、而獨折節于披羊裘以釣扣牛角而歌之陳子、無乃登黃金臺、吊望諸君、墓求燕市中屠狗輩不可得、而以余爲寒山一片石耶、若然、不惟慰我二十年來把臂之思、且見吾黨自有水乳、固非世俗所知也、于其將別、因爲序贈之、以紀一時情事云。

甯元標上谷吟小序

嘗讀杜甫贈鄭虔歌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而竊嘆焉冷亦存乎人耳官也云乎哉彼躋顯秩擁膴仕熱矣而魚魚鹿鹿無所表見其蕭索孰甚焉夫不有被褐躬耕歌出金石者乎則至今熏爚矣而遑言官也甯君元標冷官也上谷吟冷音也對其人如坐春風讀其詩如飲醇酒雖氊寒官冷豈不氣焰日炙也哉嗟乎人之不可不立者人品不足爲累者境地讀上谷吟而曰詩工於窮及重其才而惜其處之散地者皆非知言者也

馬弔全編小序 丙

弔角小戲耳馮子猶著爲十三篇可謂抉其微矣江南士大夫競尚以爲雅戲余玩其式有錢有索而貫其十則以宋季大盜譜之豈非謂錢索行而大盜興大盜興而錢索盛角智逞巧因茲以起耶其義則楚之檮杌其文則莊之寓言矣古人雖小道必根抵學問莫不有至理存焉得其義而論之皆可以考世道見大心知懲創故孩下一篇太原一杯自非淺人可辨若以爲戲而戲之終須鬥倒古人耳丙申薄游江南見友人共嬉地不一例例不一名增損得失各半歸來晤欖園主人抱行吟澤畔之情爲英雄兒女之事編緝成書示我增者增删者删宜仍仍之宜論定論定之名曰全編是眞全編也嗟乎我輩以龍驤風雨之才挾慷慨悲歌之氣何事不可爲何書不可著青天白日寄情于此感慨係之矣

杜詩說畧序 癸巳

自公安竟陵之說不行海內之宗工部眞如金科玉律下
至駔儈屠沽皆能口誦之而各家之註杜者遂各存其見
以標風雅求其杜詩之所以爲杜之可以至今傳者則闕
如也又安望三百篇之不亾于今乎吾友野鶴傷大雅之
淪亾悼元音之榛蕪借杜說法爲說畧一書以我註杜復
以杜註我于前人所已及者則暢其說于前人所未及者
則抒其義娓娓數萬言覺他人蟲鳥之鳴不堪復聽庶于
百世後讀杜詩者犂然知其所以然而詩道精微之旨如

日星河嶽之不沒也野鶴眞詩之功臣哉大凡文之能傳
固難于作更難于知不遇知者揭作者之源流本末一一
標以示人縱作者參神入化亦與春花秋草同其漫滅漢
之建初仲任著論衡迨及建寧伯喈始獲其篇納諸枕中
珍以爲秘唐之貞元昌黎集成至宋之治平歐陽永叔始
得其集于廢書之簏其文遂至今不朽使杜詩不遇野鶴
縱誦者說者紛紛滿天下亦何異于論衡未納枕中昌黎
集之雜廢書簏乎蘇子由曰于山則華嶽于水則黃河于
人則歐陽公今爲之增一語曰于詩則杜少陵于說詩則

丁諸城也

家子萬寓園偶存草小序

詩貴可傳耳多寡非所論也使其可傳則杜少陵之數千篇不嫌其多即劉眘虛之十四首不病其少也今取吾家子萬寓園偶存草讀之所謂出其餘瀝足畝鼎享者非耶嗟乎子萬家陽羨祖少保公爲忠節名臣父處士公遯世無悶不愧象賢皆爲千古傳人子萬同兄其年綺雲能讀祖父書迄今三十年來老成規範雲散煙消仰止風流寥寥希覯即子萬今日之存亦偶耳獨詩也歟哉嘗讀易至剝之上九日碩果不食吾爲之三嘆焉

壽李守臺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且月四日爲畿輔守憲李公初度之辰倌以文事荷公特知無以申知己之感也敬爲文以祝之其言曰天地之所以長存人類之所以相感氣而已矣是氣也必始發而溟涬鴻濛無所遏抑然後而盛大而悠久故太初天氣之始也順其初而旋之乃渾元運物鋒氣人氣之始也及其鋒而用之斯榮志協靈即國祚之靈長君臣之康保亦莫不因是而準焉 今上以冲齡篤祚我公以英年發科皆得乎始氣者庚戌館選公以庶常起家

所謂及其鋒而用之初發爲館閣氣者矣穡而 上倣古者官人內外并重之義凡隸從龍舊籍之在館中者皆不令讀中秘書政府愛公才力爭之 上曰卿言固是但國朝定鼎首任舊人共政諸臣皆大用材非習知民事不可與共參考而終屬虛文孰若歷試而皆爲實政哉于是公以尚書郎秉憲津門政聲赫赫然人望而畏之未幾陞任今職總理直隸錢穀下車以來溫厚和平而精明嚴厲正己率屬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爲物撓不爲難阻不激不隨自適於寬猛之中悉當肯綮即理繁批劇經營停虛

紛至沓來莫不稟命受成凡事關風化竭力綱維近且出
俸錢濬長河爲保定貽萬年之利由是頌禱其省治大民
安畿輔舉首加額稱頌弗衰如公者豈非鍾氣勵而爲棟
梁氣者歟行見主臣以朝氣相感國家以溢氣相長入秉
國均令聞長世自此而震氣乘雷雄氣惠世可拭目望之
矣然又有可述者當　世祖時詞臣負重望者皆出典藩
臬雎州湯荆峴先生其一也戊午同以薦舉應召與不才
相得甚歡今則入閣學參機務矣我公才望媲美湯公而
循資內召復不須薦辟則閣學一席當虛左以待竊聞天

以昌大靈長之福啟佑國家則必培養老成經濟之臣以
宣力中外他日者若書所稱天壽平格舍公誰屬詩曰樂
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公之謂歟因係其
蕪漫抒其義于引齡介祉之日以代岡陵之祝云

再壽吳廵臺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一年壬戌陽月之二十六日又值畿輔廵
憲吳公岳誕之辰傳前年爲文祝公時履任事始以公爲
相國公冢嗣名德碩望爲世軌儀僅述相國未竟之業期
公光大之雖明慎用刑而淑問未著不敢溢美也茲莅事
三年政已成矣乃卽公之理民民之戴公者抒其義而復
爲一文誌實政申頌祝焉曰有是哉公之理刑也卽古人
不是過歟公家學淵源澹薄寧靜不靡靡以同不矯矯以
異直骨冷心凜不可犯其聽訟也未嘗深文刻法挾操切

之術以御人惟心平氣和務得其情而後已及是非定矣
又激發良心曲加敎誨直者感而泣罪者亦泣而悔焉由
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元惡大憝歛足屏息而巧言令色
孔壬之徒不畏嚴刑峻法惟畏登廵憲之堂其沉冤莫控
者指廵憲堂爲天日照臨之所甚至一經親提不待鞫而
情已翕然帖服不敢互持短長者比比也公何以不怒而
民威若是哉所謂大畏民志者非耶年來畿輔士民羣起
而竊議公有服公若神明者有謂不私貨賄而秉公持正
者有謂不畏强禦不聽情分而法不枉者言人人殊卒不

能湛悉其所以予小子敢一言獻之曰無慾而已矣無慾則誠誠固明也無慾則清清固正也無慾則定定固強也周官以六計弊吏而皆冠之以廉廉則無慾之謂也一無慾而百度惟貞惟明克允特其餘事耳呂刑有日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已之立命在焉行見天祚國家厚必令公享純嘏歷期頤福澤熾昌令聞長世若書所稱天壽平格詩所稱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者將于公復見之因書其言爲壽并留爲異日愛護甘棠者之賓錄云

閒居集杜序

前明懷宗時逆璫伏誅之後士君子以名節文章相尚地之有人如隆中之有卧龍襄陽之有雛鳳者當年江北人物首推桐城而桐城人物以方氏爲最如爾止密之聲震天下同時有負伏鸞隱鵠之望者則鄧徵君頗厓先生今唐山大尹鄧君田功之尊人也三十年來舊人逸事湮散塵飛丙辰塲方子輿三悲舊傷往數爲余稱田功才不可一世而其集杜也如工部復生而爲此新詩者心切慕之今年秋始得交其人見所爲閒居集杜之詩嘗讀拾遺錄

周成王時因祗國獻一女工奇巧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田功之集杜也又奚以異哉眞天下之奇觀其得于閒者多矣竊思自仕籍而外皆閒人也民社而外皆閒事也世不皆仕籍之人不盡民社之事卒碌碌無暇而閒豈易易歟太白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閒也古人處軒冕如游青山如卧白雲亦閒也世人惟忙故事事涉俗不堪自對果其閒也則神清氣靜凡所施設自多不朽然則田功之閒寧俟掛冠解綬而始然耶予亦閒人也以閒遇閒兼序其閒居集杜之詩則自

此仰高天之空曠俯大地之寥濶任變態于風雲觀擾擾
于萬物則我兩人自爲領畧而非不閒者所得知矣

送湯中丞赴撫江寧序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會推江寧撫軍時　上廵幸古北口
外廷臣以夙負才望者馳請行在黄麻下特簡湯公公在
世祖朝以詞臣出典藩臬旣而謝政歸講學睢水戊午
以薦舉應召寵眷日隆不六年隨拜今命誠異數焉燕山
陳偉闓之不勝屐齒之折也往以薦舉從公後親炙道範
者九閱月以文行受公深知會當陛辭卜日戒行因爲文
以送之其言曰國家之財賦出於東南東南之盈絀視乎
百姓百姓之安危視乎守令守令之賢否視乎藩臬而綱
紀之則督撫也督撫一得人于以興道致治易于反掌今
天下太平矣而水旱頻仍所在見告東南雖未罹兵燹其
困苦更倍他省譬如行路者車息馬煩久矣飲食猶其所
緩惟宜亟授之枕俾得少憩以復神氣故與一善政不如
去其害政者與舊典相守奬一才吏不如奬一循良者與
百姓相安所謂授之枕也是以具有爲之畧者未嘗不亟
圖治安卒不見效今公行必有以奠東南而安天下治安
可立待矣然不才之所以越俎私喜者則獨有在焉公籍
睢寧静理學大儒耳近時風氣大半先文藝而後行誼理

學一途指爲迂腐不達時務不知從古有經術而後可經
世有廉耻而後有事功未有理不明而事能建者夙昔東
南重地況今流品龐雜 皇上愛民不容不察吏察吏不
容不愼擇大吏大吏不患無才而患寡學寡學負才則求
治日亟而地方愈困澄清流品休息庶人非湛深經術節
高天下之臣不可故特簡公行惟公識之焉若公今日出
爲召虎入爲夔龍舉不必遠惟慶君子之道寖長正人之
路弘開俾天下後世知吾道吾儒之大有用不止嘉惠東
南即風俗人心亦由之而丕變太平有象氣機已呈予雖

山中人故聞足音而蛩然喜行將取聖主得賢臣頌與天
保采薇之詩并賡矣因書之以贈別

王勿齋詩序

余幼年好深湛之思讀書必求甚解每讀古詩如啖蔗今
詩則如嚼蠟乃取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語質之先生長
者言人人殊反而求之究不得於心旣而翻然有悟曰詩
非有別才特有真性情耳詩道性情者也寫我性情足以
移人性情而詩道無餘事矣乃昔之詩用以寫性情今之
詩用以贄羔鴈昔得之臺閣山林之中今則走於壟斷墦
間之地性情不屬大半强作强作則煩苦煩苦則失自然
即纖靡綺縟殊非本旨安能使人可歌可泣一唱而三嘆

乎玆讀勿齋詩愈信余言之不謬焉勿齋眞性情人也其
欣慕悲感蘊義宏深發不能自已之情抒不可明言之隱
留連沉鬱庶幾乎一遇古人余每於燈靑月白時高吟朗
誦悲喜中來莫測其端則其詩之足移人性情可知矣豈
世之走名逐世詞藻泛濫者所敢望哉會勿齋喜余性剛
不善諛命弁數語爲述其旨如此并附一言我輩碎琴
時人捧腹前人又曰名場之中無人物詞藻之內無才子
勿齋幸自信自寶勿惑於時趨則千百世後位置詩壇人
物者當自有王歙州一座云

送董守臺內陞京堂序

康熙二十二年壬戌四月直隸守憲董公內陞淸卿公自
通籍後凡數官而別駕天雄司馬上谷陞京兆隨備兵薊
吾旣而撫軍開府保定隸守巡兩臺公以僉憲總理直隸
刑名尋轉今職總理錢穀皆未嘗離畿輔善政善教深仁
濊澤洽于畿輔者三十年由是甘棠鬱相望也茲內陞矣
即如子孫久依父母大父母爲命一旦離去情不能堪無
惑乎吾鄉人皇皇然若失所天而又無以慰其眷戀無何
之私予小子受知于公最渓且久敬爲文稱賀述我公久

道化成永矢勿諼兼悃吾鄉人眷戀無何之私焉嘗考古
者官人內外並重所以周召出而分陜鄭武公入爲司徒
載在舊史後世稍師其意藩宣重臣碩德雅望者則入爲
宰相如燕公之召自河北是也中書賢輔有遠略威名者
則出爲節度如廣平帥嶺南是也今我公內召其入爲宰
相時歟公之歷官廉而惠介而公勤而愼所在著聲昔舊
撫金公悉其長才大略以爲畿輔撫軍一席非公不可遺
疏薦之而竟不得請今撫于公又悉其長才大略陞任行
亦以畿輔撫軍非公不可特疏薦之百姓恐不得請今數
千百人匍匐京師撾擊登聞鼓拜疏而又不得出斯民
未嘗不慽慽焉咨嗟嘆息于九重萬里殊失民視民聽之
望也由今以觀寧知朝廷用人別有深意存歟葢畿輔者
邊都之根本錢穀者廊淸之大命方滇黔告變所在烽烟
所謂安內攘外兵行糧足須得重臣任之公官畿輔方理
錢穀一時安危攸係是以不肯易任今天下太平矣
聖天子側席求治正欲咨公當日何以使畿輔不知兵革何
以使度支不憂庚癸向後之苞桑何以固此時之民力何
以息大政大議方借贊襄是以不畀以節鉞而　特命內

陞雖循資授以卿貳而武公之司徒燕公之宰相直旦暮
問事矣公官畿輔則福僅畿輔公官禁密則福在天下不
亦善乎雖然公之湛恩洽甸內而駐節保定多年保定尤
渓德之如旦有一利焉旦呼而旦得之暮有一害焉暮呼
而暮除之今去京師三百里倘有利害安能旦暮呼之此
子產輿人之頌叔子墮淚之思吾鄉人所不能自已而余
小子落落陳人煢煢寡合微公之遇誰與爲依則更殆有
甚焉因述其情事爲賀而并誌截鐙留鞭之意云

重刻苑洛志樂序

秦火古樂失傳漢興制氏世為樂官僅記鏗鏘鼓舞而罕言其義河間獻王纂述樂記一篇楊言之流傳于古今禮經所載者是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器數者聲之麗也器數不傳即存其義而樂仍失焉此苑洛韓公邦奇志樂之所以作也韓公理學大儒精於律呂授於容城忠愍楊公繼盛楊公三月而得其數言於韓曰樂必先製器器成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為樂韓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得子而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舍子其誰乃命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楊研精苦思廢寢食者三日忽夢大舜坐堂上設金鐘一命擊三擊而醒恍若有悟乃篝燈裁竹抵昧爽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成既成神解殆不是過由是志樂一書創于苑洛而成於容城歷年久版籍殘缺踳駁今年巡憲興化吳公捐俸重梓之考之禮曰王者功成作樂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當今四方寧謐治化翔洽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正功成奏樂時也吳公梓之或有見於音樂將興有補卜楚存之志歟昔苑洛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庭

今吳公之重梓也當有景星卿雲交現鳳凰來儀以顯太平之象者矣茲余更有感也明末有蜀人楊太常正經者精律呂受知崇禎皇帝賜琴審定音樂增補角音之缺惜不得與楊公同時僅于王處士猷定聽琴詩中知其西方操風木操二曲名其生平所學編次成書者不知散佚何所嗟乎安得吳公見之也哉

重刻王于一遺稿序

豫章爲理學淵藪代有傳人前明末有王子于一云于一博洽淹雅鼎革後稱處士流寓維揚歲丙申余遊廣陵父執梁公秋從邗湄來訪問故鄉風土人物存亡外不他及一語卽曰予幼而好古余客東南有年閱人最多古文一道未有先于一者盍請教焉攜余造訪而于一一見輒驩余爲忘年交最善因取其文卒業娛目快心然不能實得其所以佳者果安在也旣而留廣陵七閱月晨夕與于一盤桓于一每取古人文章斯句評各闡其微余向所服習之書始别有會心處乃知于一之文根本六經規模先正而自開一境者也曾言之姜曁使其源求爲表章不果尋各散去迄今幾三十年僅兩得手書而于一已歿渡懼其集之失傳也今年晤欒城王令君藹伊乃知周憲使櫟園曾刻于浙而燼于蜀今又重梓于欒屬予一言爲序余不禁瞿然嘆與曰嗟乎余于于一集而悟富貴貧賤死生之說焉于一貧賤老死者耳其集一出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當日與于一同時而富貴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者不乏今死則竟死不惟其富貴不可問并其人亦不

知爲何如人以視于一何如哉飽乎仁義富莫大焉問譽施身貴莫大焉傳之千百世雖死猶生焉古人有言勝觀數定觀理彼世之泥于數而謬于理者已之自矜人之屬目皆曰富貴人自定後與于一較之乃眞貧賤而老死者若于一者庶幾富貴而不死者矣至於表章之任櫟園藹伊固屬古人然石韞玉而山輝珠隱淵而光耀亦自有不能掩者歟

燕山草堂集卷二

保定陳僖蔼公著

論

史論

史之書大矣哉與天與君三也惟其義與經一也得聖人以折衷則經即史得良史以討論則史翼經然而難言也尚書春秋不具論若檀弓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新舊唐書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代之等差則

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則不可也謂後漢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史惡繁而尚簡是矣曷謂繁叢脞冗闒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曷謂簡峻絜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孰是以論繁簡史之道其庶幾乎吾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延壽删沈魏之繁者也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歐陽氏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遜咸廢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然而李則唐之初也歐則宋之盛也大槩彼善于此亦因襲易爲功均非陳范比也世又謂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後漢之于三國華勝也三國之于六朝五代樸勝也

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春秋以後史之體製不過兩端紀傳編年是也紀傳之史剏于司馬氏而成于班氏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編年之史備于司馬氏而精于朱氏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合而論之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貶者也以事者繁于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于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嚴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袁班之後有陳范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續之今讀綱目一書自徐大

義數十炳如星日丘文莊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然則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歟何者史翼經者也然而難言也

孫文正公論

嗚呼明之亾也崇禎自經萬歲山之壽皇亭書諸衣曰諸臣之誤朕也幾疑當代無人然祖宗三百年養士豈遂無一二可以佐中興者只以國家將亾在廷皆亾國之臣即有之或不能用即用矣必不能盡其才以云誤則誠誤矣所誤維何蓋誤于門戶之見堅于中朝議之多紛于外也門戶堅于中則但知護私局而不知急公務凡有黜陟惟論門戶之邪正而不論任事之得失朝議紛于外則牽制于事前參駁于事後凡論是非但憑局外之空談而不顧當事之可否即有聖明在上亦只得付之無可如何此天下事所以日壞坐視其亾而不可收拾耳以余觀于孫太傅豈非人傑也哉公爲布衣時仗劍走塞下悉邊事既而依雲中撫軍值兵譁公教出榜示之始解其膽畧真有大過人者天啓壬戌公之初督師也王化貞不聽熊廷弼之言張鶴鳴主之力督戰王師敗績廣寧失守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入關上以王在晉代費金錢一百二十萬築重關于山海關外是時朝臣視榆關一席地乃死鄉不敢過而問也公親往焉登陴指畫之定守寧前聯覺華島寧遠

爲左右掖入告難其人遂自請行當開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精兵十一萬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進軍四百里屹然萬里長城可不謂人傑也哉是中興之一會也無何而朝議起矣以用人不得中之嗟乎公之疏曰上如不欲臣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關下以聯絡邊情比於識道之老馬上必不欲臣離關請不推經畧不推總督惟以臣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罪奏入臺省爭言總督不可罷朝議推吳用先以尼公公仍銳意有爲假西巡取道京師面奏進兵機宜南樂相告急

逆閹榻輔擁兵來清君側閹怖甚繞御床哭上趣內閣擬諭止之南樂嗾其黨崔呈秀等首疏頌魏璫而劾公郭興治和之下九卿議公自此不得有爲矣告歸而機會一失矣崇禎己巳再督師也拜命於艱危之際夜半二十四騎出東便門四日復永遵灤遷四城時東師潰大帥祖大壽危疑不安得公諭感激泣下諸將皆泣下公移鎮關門祖帥整兵入關公視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奏聞上告廟布告中外可不謂人傑也哉是守關之又一會也無何而朝議又起矣言官以成敗論人百計中公復追論祖帥東潰事公以十七疏乞休而機會又一失矣機會兩失不能復振公歸七年戊寅高陽陷公殉城闔門二十餘口俱死將朝臣再無有如公者而天下事全去矣嗟乎昭烈任武侯至死不變苻堅用王猛盡去其舊人崇禎英明之主有一太傅而不竟其用不能不令嗟太息於知人之明焉而崇禎非不知人者也觀甲申正月逆賊將逼京師用宋獻言謚公文正則亦深念其人而已不可得矣非諸臣誤之而誰誤哉人也亦天也愚深悲公之志惜公之才故備論之亦使人君遇有太傅之臣倚之重必任之專

不可間於左右之言自誤大計凡食人之祿者勿徒以空言誤人國也

种放論

宋有兩隱士焉、陳摶种放是也、議者曰、陳摶眞隱、种放僞隱也、放雖往來嵩華間、亦往來官秩間、晩節至篩輿服、寘田宅、致有與強市者訟、門人族人、倚放之勢、相連橫恣、致覸宗以不忝責之、當時杜鎬移北山之文以及放、吾不知放其何說之辭、又述希夷先生、嘗以已之眞隱覺放之僞隱、有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深忌之、子名將起、必有物以敗之、又述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遂謂放黃粱未熟時境界、曾不能當華山之一夢、

蓋以善隱身者先隱名、放名曰榮、幾曰辱、辱其身而能榮其名者、未之有也、若是、則放竟無所處矣、愚謂放雖非隱士、實不失爲名士焉、放于世上、殆功名熱心人耳、且有母在、能飄然夢華山之夢乎、勢必與世作緣、以供甘旨、非名不可自探仕宦、榮名不可必得、遂退而堅忍焉、修處士之操、以博淸名、而不知淸名者、千百世之顯赫、非一時富貴可比、苟非其人、不可以久竊者也、故雲溪醉侯、僕而工部侍郎、在放亦適遂其初心、而淸名不容不掃地矣、何者、禁樹宮鶯、野花山鳥、徑路自別、春色濃澹、既以一身迭嘗之、

則勢難兼擅其美、總之初之務名時、所占地步、未免過高、一到變計、便頹然俱喪、反不如功名中人、自有一時之稱、可以炫耀于世、足動人歆羨、而不滋其議也、雖然、放講學明道、携琴曳褐、不必問其心術、自存一段風雅、即非隱士、可曰并非名士乎、若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如此人者、并非修名自愛之人、則刻矣、豈君子之恕道也哉、

原缺第九至十二葉

放肆論

嘗讀易之謙卦彖曰謙亨初六曰謙謙君子放肆惡也雖然人之胸中果有一段憂時憫俗鬱勃而不可解久之必發露于狂疾此謙德之變其迹雖不可訓而心有可原不謂之非賢豪間者不可也然有能放肆者有敢放肆者有眞放肆者皆不可以不辨謬于聖人悖乎名敎任我倨傲世而無具此不能放肆者也以視能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睥睨一切芻狗萬物者有間矣壹謂敢勢利不能動威武不能屈中有屹然不可奪者獨立乎飈同霧塞之日是也若夫欲行諂媚恐受者不肯深納先倨其傲慢縱其孤高羣稱之以爲不可近然後用我諂媚曲售之以圖我私所謂假也嘗思魯仲連一士耳輕世肆志一言而六國卒不帝秦戰陣何事也而諸葛君羽扇綸巾從事此能放肆者也若鄧通之戲殿上則妄矣漢武帝何如主也而東方曼倩詼諧以行諷諫曹丞相何如人也而禰正平以一鼓吏裸跣誚讓之此敢放肆者也若殷浩高隱輕世用桓温一語而起敗後削及温書問答備錯竟達空函則膽小矣爵位所以彰有德也陶潛知其時之不可而自不爲五斗米折腰此眞放肆者也若張元欲謁韓范恥自屈刻詩石上使人曳之而哭其後倘當日一見而官之則脂韋媕娿矣此假也故放肆惡也而能而敢而眞即入論世以逆其志則其生平自大畧可睹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觀過知仁安得見其放肆而不深查之嗟乎人不必其甚純但能不染流俗不淪悖妄存其眞色卓然有以自立即其性剛于世少可皆聖人徒也不然王莽之下士荆公之矯節亦得列于君子之

燕山草堂集卷三目錄

碑銘墓誌

擬忠烈祠碑銘　張光祿墓碑銘
張詩人墓碑銘　沈郡伯去思碑銘
李彭仲墓誌銘　史姬誌銘

傳

程史兩翰林傳　沙狐狸傳
霍上蔡傳　真定兩金吾傳
鹿太常傳　朱祖文傳
邊大綬傳　張果中傳
蔡中丞傳　周將軍傳
郭大夫傳　新城王氏合傳
孫徵君先生傳　顧戶部傳
林處士傳　滑夫老人傳
榮小兒傳　宋烈女傳
方伯公家傳　封君公家傳
太守公家傳　剌史公家傳
明崇禎十七年保定府紀事

記

慈雲寺記　汪胡二公祠記
想園記　湛廬記
文昌祠丁守憲生位記　覩靜樓記
重修清苑縣廳事記　陳令君送佛像上五臺記
徙松齋記　繪川書院記

保定陳

碑銘墓誌

擬忠烈祠碑銘

上谷忠烈祠者祠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二十四日殉城諸公也建之郡之西郊者五郡之衢也并椒山祠者重節義彰地靈也丁未春祠成正位祠忠臣義士兩廊祠義民後祠烈婦女可謂善矣嗚呼殉城諸公迄今二十餘年雖碧血丹心久而彌耀而當年遺事已成落葉飄風郡丞

常公來修忠愍祠成乃與太守楊公合詞申請鐫俸開地奉而祠焉庶千百世後知當日上谷後京師亾如此其忠且烈也郡後學陳僖敬爲文以記之曰嗟乎前明當甲申前依然全盛之天下也初逆賊不過一旅之衆兵乃養禍至於不可收拾糜爛中原而干神器曩非 國朝殲逆入關固已儼然稱帝矣天乎抑人也獨是深恩厚澤養士幾三百年及賊揭竿揮刃北犯帝闕自太原府榆林衛寧武關外率皆望風横潰莫敢少嬰其鋒而上谷一席地內有奸細外無援兵乃能援城據守後京師五日而亾及既亾也闔郡之貴賤男女或戰死或罵賊死或刃死縊死井死水死火死即肝腦塗地皆知不與賊戴天豈不赫然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者哉而有此一郡則明之三百年養士亦可以無憾矣雖然嘗讀書至仲虺之誥曰顯忠遂良所以勸忠義也前代之於勝國且然況本 朝爲崇禎皇帝報讐雪恥而有天下前

世祖章皇帝褒京師死難諸臣如諸公者何可不褒揚之以示勸也善乎郡丞常公初下車修忠愍祠既乃建此祠可謂爲政知所先務者矣乃諸公死於二十年之前而祠建

於二十年之後或所謂待其人與凡此者皆可記者也祠創於康熙丙午之某月成於丁未之某月楊公諱朝公三韓人常公諱大忠太原人壬辰進士并書之碑陰而爲之銘

銘曰尾箕分野風高氣肅博大爽塏奄有上谷即山峯巍易水波寒山水峻冷俗勇人端昊天不弔日月失照孤城後亾死猶含笑其人錚錚其心稜稜如日之升如月之恆萬世悲愴五日忠奮明三百年獨有此郡

張光祿墓碑銘

嗚呼前明甲申之禍烈而慘矣畿內攖城抗賊仗節死義
惟保定一郡而光祿張公其最也當三月十九日京師亾
保定以孤城據守城守一切事皆決之公賊攻城必大呼
公舊官名張吏部罵二十四日督師閣部李建泰賣降納
賊城陷公書壁上曰大明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
縊死井亭妻趙氏妾宋氏錢氏俱投井盡節書畢取鏡照
面寫一忠字死後無敢殮者有巨犬護尸賊見公凜凜然
不敢睨視有一犬噬一賊足賊絕其拇賊錯愕借藁瘞之

其兄觀政進士張公羅俊擊賊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
呼我乃皇明進士張羅俊賊壯之殺死弟諸生羅善井死
武進士羅輔戰賊裂尸死子諸生晉任諸生仲井死公伯
母李氏罵賊殺死弟婦羅善妻高氏携三女羅輔妻白氏
携二女一子井死羅士妻高氏羅喆妻王氏縊死子晉妻
師氏并公一幼女姪震妻徐氏巽妻劉氏井死闔門殉者
二十有三人嗚呼可謂烈矣公既葬竪碑於墓後學陳僖
大書墓石曰明上谷張光祿墓書代著其忠也比干繫殷
文山繫宋義也書爵重其官也稽稱侍中文稱丞相義也

書里表其地也張號雎陽顏號常山義也不書名不問知
其爲公也若然則公之忠節即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皆能
知之奚事乎文雖然僖之心其未有已也古人謂餘事猶
足相傳歐陽文忠公謂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乃撮其遺
事而鑱諸碑陰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先世小興州人
始祖仲禮公從明文皇帝內徙家清苑二傳至綱公明景
泰時英宗北狩以書生請纓有功封戶侯爵不受終博士
弟子員又三傳至郡庠生四教公是爲公祖四教公生純
臣公由武進士歷官驃騎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

是爲公父都督公舉丈夫子六人公其仲也公生而狀貌
有威神聳肩巨目高顴豐準光氣逼人性剛直氣度爽朗
孤峻幼讀書聲洪震書室恥濫交既長無文章友喜談論
善謔每開口令人解頤畫天下事隨意出之輒條理而文
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元年戊辰第進士廷對當上意擬
賜狀元及第不果傳臚賜第五名一年除行人冊封襄藩
王好文章十雅重公賜詩有自擁清風明月行之句賛其
風雅亦有以知其介也熹宗朝魏璫殺僇賢士大夫其黨
撰東林點將錄摭拾朱季大盜名中傷諸君子崇禎御極

男元惡欽定逆案諸君子摘清流論城旦嚴誅小人其途
逐分門戶之爭日起公寡合才然特立惟與定興鹿忠節
公善時邊疆多故畿內戒嚴保定知府方公一藻守城稱
再造功有媒孽者方公將得罪同鄉御史史𦳊主之公憤
甚率百姓擊登聞鼓上書稱太守功訟其寃得解由是與
𦳊不合後成德劾溫體仁史𦳊詞連同鄉獨不及公葢信
之有素耳六年冢宰推人望陞公吏部稽勳司主事累遷
至考功司員外郎公有志復古毋數冠博帶長安指之曰
此古吏部也九年給假省親予告歸城守有功詔賜敘賚

十二年起陞稽勳司郎中十三年調文選司郎中主選事
明末銓法壞貴官鬻爵蠅營攀附官銓曹者多以貪轗敗
或下獄或罹辟或遣戍甚至爲選人毆辱毀裂冠裳更有
爲厰衛所迫脅殆十不一全焉公居之廉而秉之公又明
敏果斷凡排貪豫絕苞苴拒權勢力扶善類剔吏胥詐僞
禁厰衛訛嚇有不克指迹者楊嗣昌在政府借封疆事起
用任人公一一駁正人憚之又有公姻戚某者賚俸應出
守餽公貂裘金偏提求善地公卻之卒不從可以知其他
矣十四年陞光祿寺少卿上郊祀公在御前贊禮獻爵裁
互也當公之主選也流賊蹂躪秦晉豫楚殆遍天下多殘
破匪庚辰科進士謁選有直奔堂上奪闔籤筒布籤於地
自擇之者公糾劾革職其同榜位臺省者銜之謀傾陷公
會京察無可摘罪狀乃誣公姻比史𦳊鐫一級調外用公
歸里奉養太夫人不出十五年冬十六年春夏又城守有
功詔賜敘賚公孝友兄弟六人居東西兩院太夫人或在
西公卻輿馬步行定省毋至夜分不歸雖貴顯必虔敬於
兄友愛諸弟無纖微憾不病怨即與公牴牾者多汲引成
就又勇於任事禍福利害不能惑亦不怵也居鄉時遇有

司有苛政必庭爭力爲請命土人德之郡有一無賴人屠
爲儈嘗九天雷神觀多置地窟邃道爲匿奸藪公著說遷
之東皐而穿竇息當城守時給事中時敏奉勑來夜半呼
門公不啟敏怒劾公擅司城鑰公引郅惲事辯之詔勿問
先是十六年城守也公家婦女集樓上繫索於牖期城破
縋之下死井及解嚴公大宴賓客曰今對諸君言爲空言
誰能信我暨吾家婦女志者今不幸而公言果驗矣悲哉
公歿年餘郡有司生者死二日甦述在陰曹見公爲神隸
臧壽司主作惡奪紀算事事固幻不足深信或歿爲明神

之一徵耶公有孫名秉曜即小字華宗者城破女僕從襁褓中攜出匿之幸存今長成端重有家風以延公祀公五弟羅喆受公收尸述死之託幸得不死今則棄博士隱居敎授甥廿卿先生嗚呼愈可以知公矣茲仍表其大節以厲後之爲臣子者而爲之銘

銘曰悲哉明運値陽九紫微北極星絕紐京師巳亾上谷守攖城殺賊無其偶張公羅彥曰二酉權奸責嘷蛇豕醜孤臣力竭血爲嘔聖賢之徒睢陽友從容題壁大書某寫類一字忠不朽雖死猶生雄赳赳義大護之斷賊拇群賊望之皆却走吁嗟乎大明尊賢養士旌節維風化澤迄於二百七十七年僅存於公家忠臣義士節婦貞女閨門殉城之二十三口

張詩人墓碑銘

博陵之野四望平原松楸鬱鬱有土一丘曰張氏墓墓不列翁仲樹一石暴之以日照之以月灑之以酸風苦雨其歸然者不磨曰墓碑碑無龍章鳳篆爵位品秩之文但題曰博陵張詩人墓噫奇矣詩人工於文不售見於吏不斷善於詩而海內不知名自梓其詩以傳稱詩人噫奇矣文不售而受知左公光斗吏不顯爲竟陵宰中丞御史臺列薦剡稱國士不以詩名而竟陵詩家從之游恐後噫抑又奇矣詩人奔母喪歸與通城少尉宛平人劉日芳同舟劉私貨硃石落水借故紙裹之則皆竟陵文移廢籍也事發論死卒於獄乃執故紙罹詩人於重典詩人瀕死無他言但曰死後墓石勿書爵名止題曰詩人云詩人於詩可謂生死以之矣嗟乎人不幸抱絕世之才倘非適有時命不惟不利於生抑且不正於死古來高才生如詩人者豈少也耶噫可哀也詩人諱念祖字聿修別字無念湖廣景陵知縣娶王氏無子弟念聖屬淸苑陳僖爲之銘

銘曰詩人詩人行誰使之止誰尼之莫之致而致之天實爲之

通篇以感慨行文人之可傳見於言外且文并銘不滿三百六十字而曲折變化已盡於此其遒緊似王其峭拔似柳　劉西來先生

沈郡伯去思碑銘

康熙十九年庚申保定郡伯沈公遷肅州兵憲去已歷四年郡百姓思之竪石孔道署曰去思碑誌不忘也鄉耆老請文於余余惟歌功頌德乃通顯者之責以非任辭群曰否此吾儕私心非如近時鋪張揚厲勉循世法借通且顯者張大之非野人意也且沈公素重君文又聞君骨峻氣傲詞無溢美用劖之石以存真耳余辱公知最久又感衆意之公而誠因不敢以不文辭按古者有功德于世則託之貞珉以紀之有製自上者若韋皋李晟之紀功碑是也

有製自下者若許圉師李栖筠劉晏高獻之載德碑是也無所謂去思者有之自近代始今郡邑郊關之外森森林立者皆是也或本無惠政去之日私購之以要譽或二三相善者即於未去之日用以代贐焉是以吏不如古而刻石偕之乃未幾而委蔓草作砺石又所在都有援之在位而民嫉去位而民快者一間耳孰有如我公去日久而思以長有如是哉噫可感也公當年之守保定才以御衆而不露廉以律己而不刻明以御事而不擾威以悍強暴而不苛不以苞苴干上官而上官倚之不以深文督屬吏而

屬吏奉之亦不過行已之志恬澹耿介奉職守法與民相安而已相安則相忘忘則置之而無所繫也何至今日思之而不忘有如是哉噫可感也因思風化之盛德教之深莫過於始與之相忘而後至于不能忘蓋善政善教洽于民者既深則民亦安之若無事迨時移事易漸不能無事焉始知前人利賴甚溥而不能一日去諸懷也思之思之無可如何乃羣起而謀所以永之于是礱石弗諼垂于世世竊比于甘棠焉其我公今日之謂歟如公者可以風矣

公諱喬生號國望順治甲午貢士初授內閣中書舍人從大將軍招撫湖廣有功改浙江處州府同知推守保定六年遷肅州兵備道副使并書之碑陰而系之銘

銘曰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廉吏不可為也而可為郎山易水永此碑

李彭仲墓誌銘

山東諸城李雷田屬其友陳僖誌兄彭仲之墓其言曰先仲兄恂恂君子人也無奇節烈行足以驚世駭俗然不忍其沒沒焉維子銘之陳子曰嗟乎世衰道微中庸不可能也久矣庸德之行聖人不敢不勉人能庸行終身則聖人之徒矣寧必奇節烈行而後傳哉按狀君姓李氏諱述中字彭仲別號坦庵先世蜀之成都人明初避紅巾賊走諸城而家焉五世祖相公始讀書以亞元起家又再傳乎京郡司馬公旦以萬曆庚子舉于鄉李氏遂以儒術顯郡司馬公生丈夫子五人其第五子文學鳳郊公則君父也君生而穎異年舞象能誦古詩八百首甫成童背誦古今文千五百餘篇不遺一字壬午山東罹兵居人仳離死枕藉文學公攜兩幼子出入人鬼間君左右之卒免難亂平家益落文學公閔其早失恃又以長子先亾不復督二子學君收殘書與弟澄中下帷攻苦靡間晨夕年三十二始與澄中同補博士弟子員辛卯文學公歿君哀毀骨立竭力襄塟事弔者悅之先是文學公已為其兄弟析箸至是君復總理之曰若皆未請倘不克家無以見吾父母也有庶

毋弟執中甫八歲撫愛加於平日曰若失所懼傷吾父志也毋同澄中讀書讀罷而泣泣已復讀謂之曰若忘吾父遺命耶嵇文學公易簀時曾以立身揚名望二子也生是文益進毋試皆前矛負文章名十入棘闈不售志不衰也康熙十七年戊午 皇帝詔舉文學之士御史臺以澄中名臚薦剡澄中欲以病辭君曰弟善詩古文詞幸際茲曠典仰不見用而名已聞于朝庶少慰先人於九原矣促之行澄中乃應詔未幾君以病卒於家君寬和善下又機警能援事性孝友長兄歿嫂胡殉節死無後君謀所以嗣之心恒苦乙卯庶弟又死牧牧兩孤君撫之如撫庶弟時家庭間怡怡如也元配臧氏邑增廣生臧公爾昌女繼趙氏安東衛趙公某女子二長澐庠生娶河南道御史孫公必振女繼工科都給事中日照丁公泰女次滑娶明經候選州同劉公禎女俱臧出女一許字明經候選州同王公銓男某趙出孫三人琮琰澐出琡滑出女孫三長許字邑庠生楊君藎男某澐出次許字邑庠生王君沛恂男某次許字邑庠生臧君汝明男某滑出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四於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原君負才落拓一生勤苦於憂患中歷四十餘年卒闔盡孝友之道而賫志以歿然人能無忝於孝友則生事畢而人道以立功名壽考又何足多哉可哀亦可敬也因約畧而爲之銘

銘曰生不敢偷死多媿盛名高位茲華偽中庸不可能也而可能乃如之人兮永垂天地

史姬誌銘

上谷屬之東鹿土沃人澆俗好客嗜酒士大夫講風雅喜聲伎競相尚也有史姬者稱名娼既死邦士君子憐之立墓墓已宿草又爲之勒石而屬文於余余與姬交不深而善既喜諸君子噓枯燃死亦惠顧風雅之一端又憐姬之表表也因誌而銘之按姬名妙鳳字春妍東鹿之石干村人本姓李固良家子也甫六歲歲大饑樂工史素以錢六百片購之因姓史氏美姿容頗慧教之笙歌絃索手口相調摀母愛如己出遂嬌縱既長手彩嫩媚髮如漆長可拖

地暑月理妝香霧滿室中日夕不散性不受羈喜與士大夫遊不願通吏胥毋使酒罵坐死弗恤也士君子支相推贊愈傲嫚有延之者非其人不惟佯醉而已否則痛飲罵坐不可近即纏頭之錦委積夷然不屑爾胥小街之遊上谷爲貴遊富室所爭致獨善陳處士處士規其罵坐姬長太息曰嗟乎妾之使酒豈得已哉君固愛我妾亦有一言報君君恃才高傲多疎畧竊見衆人之見君也歛容禮之退有後言恐爲小人所中君之使氣又何如妾之使酒處士以姬爲知言久之不能容之京師京師東西兩河沿勾欄相望妓之知名者率惡俗有成派如演劇者然可拔譜而得其子弟夙習爲鄙俚滑狎矜誇解事姬曰曩尚不知平康之賤今始知之帝都之下何但見狂且也既厭薄一切愈使酒人爭訟之返而之眞定有巨室延姬侑觴知其倨傲屬之曰今日所晏者都人貴客頗有聲勢若善事之姬唯唯微哂其言之失也比貴客至長鬣大腹顧盼間每以貴介授情姬鄙之席將罷姬大呼酒慷慨豪飲已而嘔吐狼籍貴客却走主人呼僕毆之姬曰平康下賤死何足惜寧懼毆耶舍之鞭其樂工樂工不能堪復攜回束鹿罹

張上舍常對張曰君固有情人度不能出妾於火紅顏薄命當不久於人世也會劾官疏上媒孽者掛之彈章有嘲者曰若素悍且擇交今而後獄卒臧獲皆佳偶矣乃抱憤自經死死年二十一葬於邑之東阜樹木勒石比之蘇小墓云

銘曰已辱身不降志衆人皆醒我獨醉使酒罵坐人辟易寧死不事平康媚凡物失常皆不利女妓女妓不謂氣岸反不墜

保定陳　僖藹公著

傳

程史兩翰林傳

明靖難師入金川門建文皇帝出亾從亾者二十三人程濟史仲彬其最著云濟陝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寬

臣至期無兵臣卽死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院編修仲彬吳江人洪武戊寅以明經先濟爲翰林侍書建文元年遣祭告衡山與金華樓璉同諫改官制嘗廷斥尹昌隆爲奸二年疏請均江浙賦役改徐王府賓輔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轉餉山東回奏機密十二事陞見授翰林院侍讀初燕兵之起也耿炳文敗績黃子澄薦李景隆爲大將軍賜斧鉞景隆膏粱竪子驕偞自大諸將皆不服戰白溝河敗績戰河間又大敗盡棄其軍單騎走德州奔濟南偏將盛庸收其軍與鐵鉉死守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歸路燕兵敗圍燕王數重燕王易服遁先是建文出師有詔曰勿使朕負殺叔父名後庸又合吳傑平安軍斬燕大將譚淵指揮董眞保等困燕王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去兵不敢擊後庸敗燕兵始長驅至淮上李景隆茹瑺奉命入燕軍議和二人陰納款請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羣臣慟哭茹瑺等請幸湖湘王章等請幸浙江方孝孺謂當堅守以待勤王廷議不決史仲彬以方言爲是適程濟自淮上還京曰守亦亾不守亦亾天數也然守爲是宜從彬乃定比景隆與谷王

迎降金川門失守帝徘徊殿庭欲自殺程濟請出亾帝難之濟曰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可免少監王鉞以高皇帝遺篋請羣臣從奉先殿舁出一紅篋四圍固以鐵二鎖亦灌鐵上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僧牒衣具三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曰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程濟卽爲上祝髮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名符皆祝髮帝以太子付兵部侍郎廖平出奔程濟史仲彬從至鬼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啓之出有舟入艤岸待曰臣神樂觀

道士王昇也昨夢太祖高皇帝御奉天門綈臣詰曰汝提
點秩六品何爲臣謝不知日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舟待
毋洩臣因候陛下久矣舟止太平堤畔濟掖帝步至觀俄
而刑部侍郎金焦翰林修撰吳成學編修趙天泰四川叅
政蔡運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郭良
宋和郭節翰林待詔鄭洽侍中黃直刑部司務馮漼鎮撫
王資劉伸欽天監正王之臣內官周恕何洲皆集觀中濟
與彬定策左右不離者三人濟爲首比丘希賢應能供衣
食者七家仲彬爲首廖平吳成學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

往來道路給運衣食六人馮漼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
牛景先後廖平號耶溪樵馮漼稱塞馬先生亦稱馮翁或
稱馬公馬二子吳成學削爲僧號雪庵後稱雪和尚蔡運
祝髮號雲門僧亦稱稽山主人宋和賣卜稱槎主趙天泰
適衣葛稱衣葛翁又號天肖子王之臣號河西傭黃直家
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初改名徐行又
號東湖樵或稱東湖主人王資號玉華山樵多各變姓名
焉初帝欲依西平侯彬不可衆議去浦江依鄭洽彬曰新
令戒嚴不如往來名勝爲便帝病足不能前適彬家遣舟

泊通濟門橋下偵彬得之濟掖帝登舟趨彬家餘各訂期
散走惟希賢應能牛景先馮漼宋和從聚五日新皇帝勅
命削奪在任遁去諸臣吳江丞追奪到彬家濟與賢能從
帝遜去方帝之遜入雲南也時建文四年壬午八月約來
年集襄陽廖平家王期彬覗帝於襄陽西山適馮漼自雲
南來廖平家傳帝命止之約天台之行越年帝到彬家彬
納衣食賚斧會踪跡急詰且行越三年帝結茆於滇之白
龍山病劇濟乞食遇彬同何洲郭節程亨息於古寺舍傍
熟覗之起各驚喜淚下不敢出一聲濟導之拜帝榻前各

大悲慟彬當年職禁近知上所好因出金華火肉淡菜金
山魚膾筍鰲鵝豆肉鬆以獻上大喜啓床頭樽酒啖之日
不嘗此已三年矣蓋計離彬家日云先是帝遊雲南程濟
筮易得乾之姤日恐有偵我者至是朝廷偵帝密且嚴胡
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路乞於市
郭程先辭去彬留數月亦辭歸彬行不數月菴災濟募葺
成之筮易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不久將毀越年有司
毀菴帝走浪穹希賢應能募建菴居之濟筮易得剝之坤
曰剝盡而願吉卦也然龍戰之詞有凶未幾希賢應能相

纔死自帝出亾十一年從亾者死殆盡獨濟從每過險濟
即以術脫帝得無恙彬依時納衣食焉一日濟病帝日夜
坐榻傍淚如雨濟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蓋祝髮後帝
命以師弟稱故稱師云是帝惶惶無寧宇南行至何遊衙
山赴滇返至黔窮其命濟圖帝憂之濟曰毋仲彬當再來
越年彬果覲帝於雲南始訪南康蔡運既訪襄陽廖平王
之臣復至建州郭節家俱死了不得自龍山菴故道詢之
寺傍老婦知有司毀菴彬長號曰悲乎慟哉自南遊以後
常有以奸黨訟者雖獲宥於上官然每出門輒有人伺之

前自龍山辭行時承面命今後勿再來恐彼此俱戾迄今
十餘年來不敢問滇南今幸革除之令少寬不遠萬里來
圖一面死且瞑目而竟不得敢生還哉凡值佛寺即拜禱
或稽顙至頭顱破弗顧幾兩月餘在鶴慶有比丘指所在
導至浪穹地見之大喜留彌月遣歸帝乃以彬所資遊蜀
入粵遊南海遊楚皆濟從閱三年彬又覲帝於雲南會帝
亦來訪彬遇之湖廣旅店中隨抵彬家信宿彬納資斧遊
天台自閩粵還山絕糧濟出丐以給當仲彬之周旋故主
也久之跡漸露爲仇訟下詔獄宣德二年三月子晟往視

獄中彬曰我死矣即不望若遠行倘師來得謹事一一周給
我瞑目也草致身錄十八條付晟戒子孫勿示人閱三日
竟死濟出丐三閱月帝少自給命濟之河南覲王貸金焦
俱死滇寇亂乃與濟入蜀至是流離困頓愈念彬及聞彬
獄死濟大哭曰悲哉失左臂矣帝遙祭之哭不成聲還浪
穹菴毀移鶴慶山中濟募菴成帝顏之曰霽志軒既而遊
陝西返至蜀徂秦隴濟合二黃冠給之入楚遊粵西濟
遇何洲於市隨行尋死還滇仍卜築浪穹會所納弟子應
賢遁恐有洩入粵皆濟從自彬死帝頗狼狽每念彬輒意

目泣正統五年庚申决意東歸濟筮易得歸妹所凡日大
凶爻帝題詩寺壁有僧見之詭爲帝藩司以聞詔械入京
同寓寺者皆逮帝預焉濟從御史鞫僧不實論死餘各戍
邊帝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識
覗帝語疇昔事數條亮大慟不能語客返奏詔迎入內稱
老佛云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還滇焚菴散徒平
葉楊二塚有從亾隨筆萬曆年間傳於世
陳偺曰嗟乎狐偃等之從重耳出亾蓋與十九年後之富
貴耳甯愈納橐饘於衛成公猶與五年晉文之釋也孰與

濟彬蒂三十七年之窮老且死哉噫其志亦足悲矣時殉難最烈者如方孝孺練子寧不具論有左都御史景清者抱荆軻之志事發直立嫚罵抉其齒血直噀御袍命剝其皮以草實之械繫長安門後駕過清所索忽斷屍前擊武若犯駕狀異哉或謂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即首褒死節元臣福壽當平元捷至詔羣臣仕元者不許賀建余闕李黼祠不再傳而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蓋素有以培養之崇禎十七年兩京死忠者寥寥數欸抑文皇帝殺僇忠臣過慘其元氣盡也

沙狐狸傳

沙狐狸不知何許人無職并不知名人第稱為沙狐狸云正統十四年己巳土木之變也先是閹宦王振栽北邊馬價失和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勢急振不與朝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命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振聽中官郭敬密言乃議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取道居庸師次鷄鳴山敵追至朱勇率兵五萬軍鷂兒嶺敗績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殿後振怒曰豎儒安知兵駕至土木日未晡距懷來城二十里振輜重千餘輛在後留駐土木待之敵偽退圍遣使通和隨四面追之蹂陣入英宗與親兵突圍不得出擁之去上遂北狩方上之北狩也也先送之伯顏帖木兒營時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其下數百人皆死未死者俱踉蹌逃入關無隨駕者惟錦衣校尉袁彬哈銘侍上左右沙狐狸隨征出亦隨侍上留北庭御帳上每有赤光罩之或蟒蛇盤護或黃龍騰其上敵驚畏乃加敬禮然僅布帳布蒂藉地寢牛車一馬一以為移營之具他無有也每天寒上令彬以兩脇溫足

常與銘共襃述嚴于陵事又常使銘致意伯顏妻令勸還駕沙不甚寵任一日沙以乏御膳白也先也先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稱羨曰美哉中華君臣雖在蒙塵禮猶如此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其意在覘其强弱智愚云沙得羊裂其衣聯華帶爲長條二各縶三羊擔著兩肩而行也先與之復令人躡其行沙行數里至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外取薪藁毎往返皆叩頭復命如初也先奇之召問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避迓至此耶亦故隨駕者

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沙曰十萬勝者若干更勝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輩來迎駕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矣也先聞之頗心動景泰元年叛臣喜寧伏誅北亦厭兵八月楊善迎駕遂遂上還沙無職又不知名并不見寵任不及從竟留邊外北投之士卒克頭目寖用事權力遂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將奉主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者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前子因寄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朝廷多益兵衛之當歸其子以開上允且深憫之如期果至見兵衛及前子遂輸意徑揮其屬携婦子輜重幡然南邁入京師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無有識者不敢决沙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此周孃孃手製也自駕旋懷此四十餘年不敢離今囊故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眞老爺爺物也上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陳僖曰沙狐狸者特一無職無名人耳即其侍英宗沙漠中亦未見寵任乃心乎舊君始終故國忠哉余毎讀史至鼎革之際凡談忠説孝有職有名之人其背主佻恩者比

比也或沙之忠即在無職無名中耶人臣如沙其庶幾乎

霍上蔡傳

霍恩字天錫先世盧龍人高祖成以靖難功授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衛祖敬父賓皆世其官遂家易州爲茂山衛人成化庚寅母李夢星入懷生恩恩生而端嚴不好弄成童薄世職讀書工舉子業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大母憂兩地皆有惠政正德六年起補上蔡初閹宦劉瑾竊柄天下洶洶流賊劉六劉七趙瘋子乘機竊發煽衆起亂時分掠河南山東當太平日久弛備民不知兵所突崩潰燒聚居邑烟焰相接賊乘勝勒降吏多棄城亾者恩固武裔素知兵任事日增埤濬隍繕甲實廪申令嚴約慎邏謹諜計周備泣而誓師曰與朝廷守土者官也與官共守土者則百姓耳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退與妻訣妻泣曰脫城陷妾焉死恩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則死妻唯唯目恩佩刀奮袂起冬十一月賊一騎來勸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師恩怒執而僇之狥於師曰我決不與賊共戴天行當盡磔之以報國賊怒悉衆重圍之恩禦之力力竭而潰妻劉見其潰也下臺自經不死簪諸心搴之入死恩

被執詬罵瞋瞪髮上指賊駭顧失色氣爲之攝將釋用之恩不屈以刃揷諸口脇之罵愈厲殺死頸斷無血惟有白氣一縷冉冉上騰其面則如生云方恩之筮上蔡未赴官也忽病雄縣有趙生者精岐黃術延醫之趙診曰君恙可一七而起然大不吉今流賊寇河南慎勿往盍即以病辭恩曰何也趙曰吾診君脈息蓋斷頭脈耳恩慨然曰嗟乎我今日之身則朝廷之身也安敢辭且脈息如此則數也與其死於家何如死於國雖無効於朝廷尚可媿天下後世爲人臣而偷生棄封疆者張巡許遠寧異人事哉遂行至是果遇害死年四十二妻劉年三十事聞上痛悼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曰愍節贈其妻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勑有司營塟於易州之荊軻山立石隧道樹坊表閭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趙生有孫曰鳳翔亦精岐黃術講理學著有易學指掌稱丹崖先生

陳僖曰嗟乎若上蔡者庶幾事君致身者歟所謂從容就義非耶士人讀書要識忠孝字平時無定見臨事便多周張吾於上蔡信之矣燕趙多慷慨節烈之士上蔡之白氣

上騰揆之荆軻白虹殆無以異正氣使然哉噫

康熙七年秋客易水同定與范子公㚇瞻拜愍節祠祠圯用蘆箔裹公像以蔽風雨相與嗟嘆者久之范爲予述公事甚悉皆碑文所不及者囑余立傳余諾之既而范又訪得公逸事寄我忽忽數年竟不果今年三月十一日夢一儒者語余曰子向諾霍君文何久不踐言余疑霍君者乃余友霍孝廉竺來所委也霍實無所委心疑之無以對遂醒晨起整架上書籍忽落數紙於地收拾之則公逸事也乃悟或公英靈之所使耶抑人之爲

文亦有數耶殆不可解矣臣立此傳 康熙十二年二月十四日自記

眞定兩金吾傳

梁慈字衆甫號禹三世爲眞定人少保吏部尚書夢龍季子幼負奇才補博士有聲喜讀書樂從賢豪長者遊萬曆壬午應順天鄉試知貢舉官奇其文薦第一以語多宏肆置之用例補上舍諸上舍不敢與之齒會少保以武功廕子錦衣衛指揮使長子襲未久死慈當襲職薦爲博士時受業於高邑趙南星趙奇之及襲職寓書曰足下得執金吾固奇未若執金吾得足下之奇也以故與楊漣高攀龍左光斗繆昌期友善神宗皇帝每下廷臣詔獄歷年不釋

慈從獄中保護甚衆會滿朝薦以戇直繫獄久慈上疏諫上怒禍叵測相臣申救得免愈有聲朝紳間當光宗御李可灼紅丸卒然賓天也熹宗尚幼羣臣聞上崩奔乾淸宮哭臨時李選侍覬垂簾與劉朝李進忠謀未定羣璫持挺擊諸臣不得入兵科給事中楊漣厲聲叱璫退羣臣入哭臨畢問皇嗣所在諸璫張皇不肯對漣曰今先帝晏駕皇長子少爾等宮人不奏請見顧命大臣意主何爲聲徹簾內簾內傳令旨勑簾外嵩呼漣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漣目慈慈登堦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選侍退避諸璫猶擁

蔽內監王安從簽門抱熹宗出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大學士劉一燝捧左手御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時稱慈爲社稷臣熹宗即位御史賈繼春以移宮事遺書責內閣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朝瑞直攻之楊漣五上疏白其事求去權漸中落既而太監魏忠賢結奉聖夫人客氏謀殺王安大學士劉一燝乞休去修撰文震孟降職蒲朝薦削籍錦衣衛都督許顯純鎮撫司理刑璫熠將燬慈慨然日小人進君子退此其時矣天啓二年癸亥疏辭職大學士葉向高知慈忠欲畱用持中旨不下慈再疏辭得放歸足

不履城市葺郊外不蕪園以居多種樹稱樹隱芳慈之歸田也時有諷之起者慈毎晨起命家僮卅僻教以危鄙語相問荅日公官耶慈佯應日然僕日是委肉擊犬也慈日休哉如是者數年葢惟恐不央云後黨錮禍起得免難卒年七十八梁清宏襲職

梁清宏字坦之冢宰梁少保曾孫真定諸生也性孝友通書史任俠好義居恒好聲伎雅歌調笑以廕襲執金吾家世鼎貴又因慈當光廟賓天從諸大臣有功凡賢豪長者如范大學士景文倪祭酒元璐皆樂與之遊舊例錦衣堂官與司禮監掌印東廠掌廠大璫稱賓客後璫勢張衛堂官體浸夌替毎謁璫禮殊絕如屬吏宏持不可偕同官執舊例爭之監廠不能屈勉爲從璫壯之有閩人許虎臣越人陳洪綬者皆以性僻傲睨公卿閒宏折節延於家相得甚懽四方知名士爭從之遊戶外屨常滿毎事詔獄歸即以所平反暨抗疏被逮事白座上客酒酣耳熱慷以爲也當崇禎時黨錮繫與內閣交通廠衛鉤巫告客株連蔓引誅除名碩以快私隙事下北鎮撫司打問無得白者宏北鎮撫司理刑多所保護崇禎皇帝英察獨見倚任毎稱

宏清愼倪元璐書二字顏其堂愔事黃道周以諫言下詔獄上怒錦衣官受指有欲斷道周獄中食者宏爭之日使黃公有罪自有國法在奈何殺人媚人使朝廷有殺直臣名獨不畏清議耶由是道周得不死未幾言官姜埰熊開元得罪下詔獄故事北鎮撫司拷掠罪人東廠遣官坐北司聽事傍記拷掠數目轉白掌廠官啓達御前名日聽記方埰與開元之下鎮撫司也宏憐其冤遲至暮夜入署預戒校尉圍繞使聽記者無所見堂上燃數十炬堂下呼喝甚厲又客囑兩人哀號婉轉如不勝痛楚狀實榜掠具數

巳丑二日薄暮宏方食上忽遣中使齎密勅命宏將姜埰熊開元於是夜獄中畢事宏得勅轂箸繞堦走私念曰兩人固直臣不過以言得譴耳奉詔則不忠不奉詔罪且不測雖然等死耳寧死不可戕善類以負朝廷即夜密白之大學士黃景昉吳甡求爲申救兩大學士唯唯比歸中使又至復得手勅命且緩後姜埰熊開元竟得末減既而道周黨禍復起同江西巡撫解學龍下鎮撫司拷問有太學生涂仲吉上書并逮問詞連山人許虎臣虎臣不任拷掠皆眩誣扳十三人皆海內良士且牽及黃景昉熊文舉名

宏語掌印官曰古今黨禍波及正人然天地鬼神鑒之無往不復今文舉父巳繫西曹復逮其子下北司誰爲職橐饘者他日謂詔獄以鉤黨殺人父子卽不畏青史寧不畏神明哉掌印官削景昉文舉名緹騎四出兩人得免又有浙江舉人祝淵者上書申救黃道周得門杖舊制廷杖傍當有領數門杖則亂施無生全者淵早朝上書日晡鐵[illegible]門卒就市食囑熟識賈人候於長安門門卒得錢許之留賈人坐陰爲質賈人不知也比得旨駕上人以淵亾舉究質者勢洶甚賈人莫知所措淵疾趨大聲呼曰廷杖乎門

杖乎祝淵者我也衆舍賈人執淵捧勅太監見淵一渺小書生壯其氣謂曰上怒黃道周而爾申救何也淵曰爲其正直有用之臣朝廷不宜殺也監曰若書生耳何得上書言國家事如死何淵曰國家事朝臣不敢言書生是以上書死何憾監賢之戒行杖者淵得不死下北鎮撫司宏弟清標以文章名尚氣誼心重淵言於宏宏曰吾家世以忠直傳此心可矢天日前不殺黃道周今肯殺祝淵哉卒生全之壬午京師戒嚴上素知宏賜鞭弭召對便殿詢邊事宏陳嚴九闕賚禁軍頻對大臣慎遣邊將密察左右數事

上嘉納賜坐啗以餅茶陛辭賜彤弓脊刀謂卿等與國同休戚宜佩此宏叩頭退直朝廡數月又明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猝陷京師傳上遷南京宏倉皇求奔行在賊執之先是邏得賊皆下北司宏拷掠備至至是羣賊出咸切齒宏酷刑之三日竟不死毒釋去繼將用之時方知上殉煤山宏恚曰君殉國臣殉君分也傳語吾弟庶吉士清標不有死者誰報國恩不有生者則伍負申包胥無望也幸善匿吾死殺賊矣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卒年三十六清標遂免難

陳儋曰、嗟乎、甚矣、厰衛之毒烈矣哉、凡厰衛所羅織事下
北司鍛鍊、無得白者、即白而骨肉已銷亾盡矣、然得其人
任之、亦足保護善類、北司有平反者、保全諫臣劉蒞、戴銑
諸君子、心良苦、壽寧必欲殺李夢陽、賦婉轉生之、賦名由
是籍甚、若眞定兩金吾者、一功於社稷、急流勇退、有古大
臣風、一則保護東林諸君子、不在兟下、誠賢者也、然其人
皆文啟、由博士起家、通書史、者夫開告密之門、而委之目
不識丁之獄吏、天下事何可言、寧獨士大夫之禍也哉、雖
然、鈎黨誅、漢祚盡、崇寧獄興、宋則南渡、自古然也、悲夫

鹿太常傳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大父久徵、官御史、以建言
謫、君恒常語其子孫曰、我以建言謫十二年、老林下、幸不
辱爾子孫、但願爾子孫爲好人、不願爾子孫爲美官、他日
爾子孫中有善宦者、便爲辱我、必不以子孫蓄之也、坐是
鹿氏在定興各有烈性直氣、不合於俗、及正諸生、任俠好
義、熹廟時、逆璫魏忠賢矯旨殺僇賢士大夫、如魏大中、左
光斗、周順昌、緹騎後先逮至、皆主於其家、同孫奇逢、張果
中等、急其難、不避禍、時稱之、善繼生有至性、師祖父、讀書

得大義、不屑章句、薄溫飽、深契傳習錄、久之有所得、萬曆
丙午舉於鄉、癸丑第進士、方其爲孝廉也、邑歲輸荒糧稅
三千金、百姓賠累幾死、善繼請之撫軍直指、由是邑百餘
年之患以除、通籍後、介然寡合、唯與同年生周順昌善、有
遺順昌詩曰、囊中第一義、吾事躬向儆山句裏尋、儆山者、
保定容城人楊兵部繼盛、以劾嚴嵩死、謚忠愍者也、神廟
時、天下方太平、主上寬大優容、不尚操切、人樂爲官、其齒
長而衰者、率烏染白鬚、示壯盛可用、善繼惡之、曰、奈何以
男子鬚眉、修飾之以媚世求容乎、每趨朝、鵠行緩步、白鬚

如戟見者敬畏之望重公卿閭授部曹郎丁母憂萬曆己
未服闋補戶部河南司積弊爲之一清適廣東司王誠出
守開封委善繼署事值桂王惠王與禮中璫排闥勒司農
辦珠期不移晷善繼推誠感璫璫乃緩事方報成廣東金
花銀至金花銀明國初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
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
百萬爲額除給武俸外皆供御用時遼陽用兵督餉侍郎
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請不報遼東巡撫周永春疏稱援
兵不至遼餉將絕司國計者憂之金花銀至正在擬進善

繼曰此天之所以存遼也乃據會典以金花餉遼請於尚
書李汝華曰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
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之應欲爲變計則
莫若扣留金花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
解太倉則俞旨艱若拔山惟有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
轉發遼左則取數甚鉅勝於零星湊處而權自外操不至
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帑不
若留金花與其既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蓋凡物業
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眼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

恒也况皇上即愛金玉未嘗不愛山河雖堅執大柄以自
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
則上之聽亦或可轉如圖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
間不容髮事屬孤獲請自媿始倘宸怒不測願身甘罪李
頷之命代草疏漏四下方秉燭擬稾李復招之曰督餉李
侍郎扣留金花得嚴旨不宜再請善繼力持之有羅司吏
者請曰公非此司官委署無專責何爲與其事且公以署
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推即有代者進與否無與也善繼
曰委署即專責機會恰逢豈容錯過有畏而避非人臣誼

孳吏知不可奪各徬徨起代危之善繼促司農拜疏即以
其銀納太倉庫復致書管庫司官劉榮嗣曰此銀一日未
去望一日未絕既去矣上即怒可奈何人即侮可奈何劉
得書嘆息良久爲之舉手加額曰果成此九廟神靈共爲
嘉賴內使聞廣東金花銀納太倉庫知有說催進愈迫榮
嗣受善繼指即以其銀餉遼而後疏聞得旨奪司官俸勒
令補還善繼復持不可以疏稿進司農司農頻蹙曰此稿
又引汲黯漢武雄才大畧幾石粟不入心故事金花乃主
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還善繼持之愈力會中官捧勅

到部嚴勒速補各官咸惶恐善繼固自若對中官曰昨所爲借正爲無銀今有可還昨何用借中官以難回奏苦之復歷陳忤旨必重得罪善繼援朝廷臣子死生唯命以對中官初倨傲至是感嘆太息閱三日上復令大璫至司農按司屬名善繼曰爲此議者我也司農乃獨以善繼應餘無恙舉朝爭之銓曹請謫爲河東鹽運判官俱不報善繼候年餘引疾去當善繼之忤旨也光皇帝在青宮聞之曰此今之汲黯也比臨御他政未舉首復其官與薪餉善繼題聯於署曰官有私贓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

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設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特稱其介未幾改兵部職方司凡請發帑請申國法辯馬侍御覆優卹死事道將覆盧敎諭授監軍諸疏皆侃侃有裨國計會廣寧陷少師孫承宗自請行徵善繼從時善繼望益重羣議改授銓曹善繼不可曰當今邊疆事難且大臣子當爲其難且大者遂從少師於軍少師每自述當關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精兵十一萬招集遼人四十餘萬屯田五千頃進軍四百里無一不出鹿職方經畫善繼口不言功功亦不及遂躇尼少師予告善繼拂衣去

家居四年斷虀晝粥蕭然澹漠日事著作體認眞切除影響浮游之病醇如也崇禎皇帝臨天下召之田間授尚寶卿尋陞太常卿未三載予告歸讀書授徒素士而已先是神宗末年高攀龍馮從吾鄒元標集京師講學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善繼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有招之者卒不往後遇高攀龍於朝房傾蓋投分始恨相見之晚丙子秋七月邊警急善繼家江村距定興城三十里聞警曰我乃朝廷大臣應爲朝廷守土與城存亾單車入邑理城守城陷端坐被刃死詔贈大

理卿謚忠節賜祭葬建祠廕子所著有四書說約行世認眞草十五種三歸草一卷無欲齋詩一集茅元儀訂定成帙范景文合梓於南都版灰燼邑後學范士楫錄其遺稾梓以傳名曰鹿奉常文鈔今尚存制義塵譚一集門人杜越叅訂未梓子化麟天啓辛酉鄉薦第一人有才名善繼殉城後瘠毀骨立踰小祥卒時謂之死孝云

陳僖曰以余觀奉常殆所謂豪傑之士者歟天下事壞於不認眞不認眞起於多欲奉常無欲事事認眞此所以成其爲奉常也高陽孫少師與奉常周旋久於其歿哭之曰

余向覩伯順之一身通齊得喪志毀譽渾成虧也今乃親
覩其不二死生乎知言哉
金花忤旨乃先生登朝開手第一件本屬經濟終成氣
節傳中摹寫此段盡情極致所謂舉其大者而其餘可
例見歟 魏蓮陸

朱祖文傳

明熹宗朝逆璫魏忠賢竊柄謀爲不軌自楊漣疏劾二十
四罪忠賢横僇賢士大夫之不附已者如江浙間凡左光
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繆昌期李應昇黄尊素顧大章
皆矯旨杖死其黨蓋有周順昌之友朱祖文云祖文字完
天江南吳縣人紫陽十七世孫祖都督先以忠憂讒囚
圄中父世鳴勞死父難祖文生數月而孤母劉年二十四
撫祖文成立補博士弟子員慷慨多大節家益落痛母節
五十年不上聞憂憤形面目間順昌聞其孝力白之得旌

固未有素識也順昌被逮祖文曰吾今有以報吏部矣初
魏大中赴逮過吳門順昌流連三日締姻而別倪文煥疏
劾落職嗣織監李實論應天巡撫周起元及順昌順昌素
廉明每爲上官言民間利病吳人德之緹騎至脅賄衆助
之千金脅者望益奢宣旨日士民聚撫按前抗言魏監矯
旨殺廉吏緹騎叱之衆大鬨毆擊緹騎人情洶洶緹騎惶
懼遁三日後緤奕去吳郡數十里野次宣旨檻車遂行是
時緹騎忿緝吳門之首倡亂者於路人皆引去不敢通惟
其子同祖文隨之已而子病遣歸獨祖文從甕行夜匿孤

危勞奔不忍舍間關四千里抵京師携順昌札二一投璐方定興鹿善繼一投孝廉容城孫奇逢復至都伺順昌下詔獄納橐饘焉順昌對簿不屈亦擬贓五千金會王恭廠火停刑祖文乘間走定興商之善繼又持善繼書走吳橋見范景文時酷暑日熱如炙祖文南人不耐勞醵金伯叔委頓不能前恐愆比期屬奇逢弟奇彥齎都門而順昌死家人收殮踉蹌扶柩歸方奇彥自都也次盧溝橋幾殁乏漲中祖文遺書歸咎於己之畏縮俾勞負憊甚又以奔馳定興吳橋未及收骨蘗櫬引疚抱恨若不自比於人及聞順昌除死大慟追棺去憂憤卒同順昌祀於鄉子四壽陽壽康壽增壽光

陳傳曰嗟乎魏學洢之隨忠節父子也左光明之隨忠毅兄弟也若祖文之於忠介則朋友耳且顯晦不同乃險阻備嘗生死與共及爲醵金三百里外跋涉致病猶以不得視其死深負罪若祖文者真不負友者也當時所傳應天撫軍毛一鷺正法擊傷旗尉者吳門有顏佩韋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伏義死虎丘俎豆之立五人墓焉

祖文無他事可傳只有隨蓼洲共生死一節耳而有此一節亦足矣故篇中只就蓼洲事點染然以諸人起以五人結則祖文之人傳而傳祖文之文亦傳矣 儲廣期

邊大綬傳

邊大綬字長伯任丘諸生也事孀母以孝聞倜儻有大志屢不得志於有司居久之不能待崇禎十三年以保舉除米脂令米脂固闖賊李自成發難地也辛壬間賊蹂躪河南朝廷屢詔督撫殺賊督撫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郡縣守令以科第起家者多不諳兵事城破則逃否則奉印綬降其可以滅賊者惟左良玉後以觀望大敗於朱仙鎮盡喪天下之師賊愈猖獗掘黃河水淹汴梁而周藩沒大綬憤激焉會陝西總督汪喬年以伐賊墓屬大綬勗躍起曰

我無兵權殺賊幸任米脂得與伐墓事倘借二祖十四宗之靈得賊骨而灰之不惟可以雪周藩之恨少釋天子南顧之悲且懾其魂魄則祅氛自熸不然今所重者惟甲科我蒙朝廷破格以保舉用而無所建白不幾負國恩羞當世之士哉招貢生艾詔廉得爲賊營塋人李成至將卒百人晝夜冒雪行二百里入三峯砦至其墓山勢雄奇環抱如拱林木蒼蒼然大綬力督之發塚二十三初廉之李成也述賊營塋時有空穴三中穴藏一黑磁盌自成塞其二用中穴塋祖仍以盌燃燈置壙內但伐得盌即賊祖李海也伐至十餘穴其中有五六塚骨油膩色赤如血七八塚骨皆生毛卒不得盌再伐得之是爲海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迤而左始知爲賊父李守忠墓墓頂長榆樹一株根籠罩粗如臂榆斷墓開盤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張口向日昂起數寸復盤臥骨節綠如銅斑生黃毛五六寸大綬髮上指以足蹴頭劍碎骨盡焚之揚其灰復拔樹千餘株斷山脈囊之所謂雄奇者一旦遂夷爲墟是時銓曹論資格尚負綠朝廷重武封左良玉侯劉澤清伯大綬塵於上聞十六年大計賊黨賄陷之請還里逾年

京師陷方大綬之伐墓也米人憂之大綬以身當相倫斷後闖賊入武關陷關中大恨之礪刃釁鼎必欲得大綬而甘心焉京師陷或勸之出亡大綬以孀母在又狃曩伐墓時曾以身當告米人逝去不武卒不從方同謝鉉石謀起義師未成而賊至下大綬全家獄執大綬去時賊東敗竟逮出固關路迎闖賊一賊欲執之獻一賊手止之會指太原疾其從賊不及繫於廐下得不虀粉逮止壽陽縣日正午賊酣臥大綬逃匿土窖中至夜視月所向經墟墓稠澤狐鳴燐火攀緣東北行比昧爽遇荷簣者三人知固關娘

子鬪賊據之以阻東師隨入流黃戶萬山險峻林木翳天日頂踵相摩者凡數十折始及陸渡井陘河還其孀母暨全家固未遇害也卒奉其母善終焉

陳僖曰闖賊特烏合之衆耳中原以全盛之兵不能撲滅及犯闕自太原府榆林衛寧武關保定府外未聞有一矢加遺者大殺一書生伐賊二十三塚快哉壯哉墓伐于壬午明之失賊之滅也則在甲申說者謂賊滅由于墓之洩氣然賊起于崇禎三年盛于九年此數年間絕不議及者天也而必假手于大殺豈非以資格不可以得非常之人所以愧當日之爲督撫封侯伯者歟獨是大殺之被執也凡可以死者何限而卒不死忠孝固天之所佑或死生固有命耶甚矣天下事可爲則爲之不必以利害計也

張果中傳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之白溝河人父早歿事母至孝舉茂才識大義受業於奉常鹿善繼心師孝廉孫奇逢龍讝有古烈丈夫風初受知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拔高等以故愈有聲賢豪閒方左魏之被逮也魏子學洢左弟光明皆主於奉常封君鹿正家果中左右之左魏既擬贓果中同鹿正孫奇逢醵金納贖備極辛苦時正任江村奇逢任北城中任白溝河白溝爲通衢東南入都必經之地凡棲左魏子弟爰行橐慷慨力任所醵金必親賫焉有逆璫親信人李朝欽者比鄰鹿封君蜚語傳播長安中貴捐目之并及果中禍且不測果中恬如也踰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携順昌札求援於善繼奇逢而果中奔走周旋一如左魏不少懈同時急三氏難爲其子弟友人地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又有客城貧士王拱極者典簪珥助光斗爲比朔迫要金走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都出門時客滿坐妻子不知所往皆與果中友善云魏璫僇士大夫不二十年而明亾果中亦摧挫老矣隨孫奇逢隱蘇門往來百泉山水間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

敧風雨頹然老儒而已奇逢接濂洛之傳稱徵君先生果
中卒無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人楊思聖訪其廬卒年
七十一子三人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才包
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峯
陳僖曰燕趙古所稱慷慨悲歌之地乃若魏忠賢生瀛海
崔呈秀生薊門許顯純生定興幾於地以人汚矣而張果
中以白溝河爲燕趙中之劇孟家同時江村北城固安定
興間諸君子起而同急其難或慷慨悲歌失諸朝而存諸
野歟當醵金時諸君子固不避禍而禍竟不及揆之漢之
熹平郭林宗陳仲弓不與鈎黨獄寧有異耶夏峯張儉不
死北寺世皆謂之黨人陶潛不死義熙世皆謂之晉人諸
君子雖不死於逆璫則皆清流也說者又謂果中受國士
之知於左魏誼不可辭然天下曾受國士之知一旦遇變
負之以猬警者豈少也哉
燕趙爲慷慨悲歌之地當魏璫矢權時肅寧薊州任丘
定興幾成惡地矣傳中於諸君子任址特詳者以見慷
慨悲歌燕趙中固未嘗泯也文亦逼真史遷 傅青主
傳果中也而數君子皆傳出沒錯

落忽斷忽續文徑蒼凉真史遷得意筆也 王山史

蔡中丞傳

蔡中丞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系出河南新蔡宋南渡初始遷吳之太倉州旣徙崑山爲崑山人祖疇出嗣于姑姓陳氏至懋德三世皆陳姓參政江西時始復姓蔡氏年二十一中萬曆丙午舉人已未成進士朝有力者采望欲援入翰林謝不預授杭州府推官修朱熹社倉王守仁保約法立讞盜讞命清獄法上官通行著爲令山東白蓮教竊發浙東西奸民戕殺長吏又徵調浙兵援遼不樂行謀爲亂上官用其計布之浙賴以安官六年撫按薦治行第一

行取崑山領秉謙當國欲因鄉人致門下授吏部懋德不與通怒部擬給事中旨改禮部主事逆奄魏忠賢建祠京師禮部尙書李諸曹謁賀懋德與同官翁鴻業託疾不赴三殿成忠賢受上賞廷臣各進級有差以不敢無功受賞辭陞乞封光澤王禮畢歸里築不隨室寓志崇禎改元忠賢誅入京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每登白鹿洞講孝經又作文心八則正文體詔以登基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絕請託榜發錄揭重熙第一陳際泰次之際泰名重天下爲諸生時其文傳播朝鮮與揭重熙皆成進士重熙卒

慷慨殉國難焉壬申授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備兵嘉湖嘉湖瀕海有海寇劉香者爲患又大盜屠阿丑出沒湖泖窺浙西撫按入告請南省兵會勦懋德以兵行先撫百姓又恐勢孤入海與劉香合力止之獨任其事出奇計生擒阿丑盜平劉香亦不敢出海丁母憂去民哭送之服闋補井陘道井陘旱懋德禱輒雨屬邑民爭走數百里請禱又輒雨時呼曰兵備雨甫三月改寧前道初寧前兵備缺已除人逡巡方一歲以懋德知兵特疏保舉得旨改調士民哀號塞路三日始出郭行後井陘祠之寧前

孤懸關外餉恒愆期鎭兵每因餉絕致變懋德以恩信感諸商屢貸以濟軍心安祖將軍大壽久鎭邊稱雄帥士卒頗驕橫懋德每以忠孝勖大壽徐謂曰朝廷倚公爲長城邊事望公努力敢不仰體部下魚肉商民將軍不知某請爲將軍治之全將軍令名保始終也祖帥悅戒士卒勿得犯隨遣二子受業鎭邊內監高起潛倣然制府懋德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莫可得定然軒輊當從義起耳貴監稍軒爲倣德稍輊則受謙名職等稍輊屬屈節稍軒則不失正氣今使職等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以

親近士君子爲榮懽然通賓主之意則貴監亭謙謙之譽
職侃侃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亦敬信之未幾山東
河南北直名城相繼陷懋德不解甲于松山者四十七日
于寧遠九日其他保全者無算關外入城迄無恙兵部奏
守城第一功行將大用閣部楊嗣昌問所欲懋德不報敘
功不及調腹裏用邊吏一時解體己卯調山東濟南道入
關關人號泣如去井陘時庚申春晉山東按察使秋陞河
南右布政兼攝糧儲道時大饑人相食民苦催科日夜望
賊來懋德曰此時急催科是疾驅民爲盜也檄州縣停徵

抗疏自劾落職七級尋補表入京拜廵撫山西命上召對
問治要對曰天下亂皆出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
姓有飯吃耳上是其言賜饌賜銀幣壬午春至山西立于
城社招奇謀異勇之士渠寇叛卒先後綏輯晉地相繼平
之九月京師有邊警徵防龍固關策應萬山中計周密歷
入月憊甚事平以病請疏留中時闖賊已陷河南窺秦晉
閒報即馳河上禦之先是陝督孫傳庭練兵三秦秦人苦
之竚望離秦廟堂催戰檄又日益急不得已統兵數十萬
出關值霪雨兇矛弓矢盡淋水不堪用士負饑夜踉蹌走

泥淖中一戰敗績秦亡當賊在河南時晉地設防僅三百
餘里賊陷西安則平陽急陷平陽屬邑則汾州蹐賊寇榆
林則危太原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袤二千五百里惟恃
一河爲界且嚴冬冰堅處處可渡懋德請發禁旅不報請
調眞保二營宣大二撫合兵不報又請發京運留晉餉運
章告急皆不報乃以精忠勁將士獨率羸卒三千日奔走
二千五百里間當強寇數十萬初敗賊于太慶渡再敗之
風陵渡三敗之吉鄉渡賊屢犯屢卻扞禦者四閱月是時
賊聲言寇榆林太原告急疏按汪宗友促歸衛晉王晉王

亦手書請救懋德留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率千人赴太
原汪宗友遽假出巡去賊遂從平陽渡河宗友以己之促
歸也懼得罪謀自解露章劾懋德失平陽有旨解任聽勘
以郭景昌代復命閣臣李建泰督師援晉皆逗留甲申正
月晦李自成遣使招降懋德梟首竿之牒樓中軍副總兵
應時盛請曰寇深矣盍循故事出境候代乎懋德不可誓
士民乘城士民感其恩哀號願同死二月五日自成悉衆
五十萬抵城下懋德預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
營其上夜募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

具鹵簿、親臨督攻、明日晝晦、大風拔木、揚沙石、陴不能守、
又明日城陷、懋德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掣佩刀自
刎、諸將奪刀、中軍應時盛、材官段可達、給圖巷戰、扶上馬
衝突賊、賊辟易、欲劫出西門走、懋德見門大呼曰、我封疆
臣、死封疆耳、汝等陷我不忠耶、躍下馬、時盛已出門、回顧
失之、同段可達復斫賊入、見懋德坐地下、扶掖至三立祠、
懋德令可達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也、可達
拜辭、復上馬、拔刀衝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祠東梁之左、
懋德就縊、身輕不即死、時盛脫鐵鎧覆其肩、始死、時盛隨
以弓弦自勒死、其下王永魁十餘人皆自殺、明日、賊遍索

文武官、左布政趙建極、延道畢拱宸、不屈死、武弁張弘業、
撫標小將惠光祚、罵賊死、其他斬于晉府之端禮門者凡
四十六人、賊狀懋德屍、懸首號令、隨棄海子中、可達廉得
之、傳其屍面如生、掬土掩骼、越十日、可達同旗鼓周文郁、
竊購棺槀、瘞于南門外之東園、計聞、上震悼、未及邮、南都
立、禮部尚書顧錫疇疏請表忠、賜謚忠襄、予瘞祭建祠、以
時盛祔、下部議贈廕、會馬士英柄國、修怨于顧、格不行、越
五年戊子、子方炳、方炌、往扶櫬歸、晉人醵金賻、白衣冠號
泣送者凡數千人、其遺愛精忠、至今猶傳頌云、
陳僖曰、蔡中丞弱不勝衣、當大事臨大難、何其勇也、考其
生平、十歲讀大學、便立志學聖賢、為舉子時、讀傳習錄、嘆
曰、聖學淵源在是、遂宗王文成、即其授命三立祠、故兩宋
大儒祀地也、儒者之人之用、寧易幾哉、

周將軍傳

周將軍者名遇吉號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幼短健驍勇善騎射一日獵山僩中忽失弢刀截山畔鹿角加指上代弢後指大不能脫遂永佩焉在邊每戰必先登圍營神將同官開以其樸謔之遇吉以敬自持不與狎言及戰則雄風驟氣傾其座人積級階榮祿大夫總兵寧武關充鎮守寧武雁門偏頭固太原大同間三重關爲燕京保障遇吉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于諸鎮方流賊李自成陷關中布所將賊于京師廉知虛實于崇禎十七年

二月犯關所在闖風降自幸無敢拒者北抵關遇吉拒之先是山西巡撫蔡懋德之歸守太原也貽遇吉書曰僕素悉公忠義夙窺偷生公必不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此睢陽之烈也遇吉許之聞太原陷慨然曰今之北扼賊者只有寧武一鎮矣列兵關城下氣吞賊決戰賊狠顧却走自成怒驅大隊迎敵賊又披靡自成錯愕督兵卒重重圍是時賊數十萬遇吉所將馬步卒僅三

千餘人殺賊死流血幾成渠賊益衆四面攻擊之全軍盾遇吉入關登陴堅守有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遭戮又不敢言降紿之曰寧武爲京師後門一失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尚有家卒驍騎百人在外盡縋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其英猛退去固未可知遇吉信之甫縋下即大呼曰周將軍出降遇吉急挽索上上斷索賊以爲果降也方行招撫遇吉拔刀徒步衝突賊營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馬復據鞍大喊殺摧數十賊賊射馬蹶仍步戰矢攢甲如蝟毛賊衆刺之仆大叫罵身中數十創噴

血高丈餘死夫人某氏蒙古人家童百人皆其族氏聞城陷縱火先焚居舍跨馬彎弓率家童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家童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者渠帥數十人羣賊七萬有奇恨甚屠寧武殭屍二十餘萬京師遂陷

陳僖曰嗚呼崇禎之遇武臣厚矣及闖賊之犯關也坐視其韜弓束羽直入長安不亦悲乎乃有周將軍者以一隅之千餘兵擊殺賊數萬及力不支而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丁卒女騎無不死其斯爲忠勇英烈者哉雖關不終守

而賊之氣摧膽喪亦足以報養士之恩吐豪傑之氣歟

郭大夫傳

郭之麟字瑞五先世由閭喜徙豐州明永樂遷之大同府威遠衛爲威遠人其始不可考但傳其祖戒後人命名毋犯泰字蓋林宗後云八歲隨父廣文崞縣孔廟爲人汚穢每夜對月端坐儼然人望而畏之汚穢者褁足不敢入少知名隸博士弟子員資敏博學美丰姿屢入棘闈不第以崇禎元年拔恩貢第一人家貧親老除順天霸縣令以忤權貴謫陝西藩司幕拜同州有惠政丁母憂士民爲之治喪以歸面消骨立夌夌如也時雲中饑其父望之麟來舉

火之麟扶柩回甘旨多不給父性嚴厲鍾愛二庶子疑之麟有私蓄遣出之有伯姊某者素慧佞恨之麟不賂其貧潛偵所食突起甑釜則糠秕耳父聞之太息泣下曰甚矣相信之難也我以父不能諒子況其他乎吾兒清苦如是而蒙逆跡冤哉招之歸仁愛如平時服闋復補陝西藩司幕之麟舊在秦中有聲藩臬重之攝藍田事撫軍孫傳庭與之麟同里有宿憾期三日提軍餉萬金之麟不誤因愛其才有朱脂人賀人龍者爲總兵官驍勇有大畧自蓄牙隊健兒稱名將崇禎十三年勤王至保定卒潰潰咸陽人

龍疑懼據咸陽爲自監計散財餉士山谷中賊膺附强矣
勁馬皆在部下單益虛常跋扈渭水白渠間人不敢問督
撫憂之會咸陽令遷乘隙道廹之麟攝篆之麟單騎入城
宴人龍於演武廳初入龍張高牙大纛鐵騎簇擁揚威來
以佴之麟之麟大散庫藏厚犒其軍歷陳禍福得失狀人
龍感激大悅出席把盞結爲兄弟傳將令三軍皆許聽縣
令約束由是咸陽始知有令之麟勸輸將自主以三月稅
糧餉士請督師入咸陽觀軍容安人龍心咸陽安陝西闔
省皆賴以安未幾陞眞寧令比行邑之老嫗稚子皆匍匐
扳轅號送四十里人龍率卒數萬自褁餱糧送百里灑淚
別而之麟名播三秦云眞寧古幽地時大饑憂盜隣邑城
多淪陷之麟開倉計穀登堞計夫列甲計丁量口計糧能
守者食敢戰者倍食於邑之要害夜伺以犬設邏鑼城頭
燈火不張城下刁斗森然或間出奇兵以疑賊守二載賊
不敢窺會陷三水縣擄原任固營杜總兵闔家至眞寧聲
言納於邑令杜哀號乞命之麟知其詐伏健兒啓門引吊
橋賊方引領城上語未畢健兒已取杜闔家入之麟謂賊
曰不害朝廷大將足見不願爲寇今有年何不授戈降爲

百姓賊依違從自是督撫直指乃以撫局眞寧由㫄諭
賊凡有眞寧篆符者免死撫之日之麟袒冠垂綬惟書記
從張斎生河北桃樹下賊衆集河之南各以隊伍納軍器
受篆符共降劇賊計三十萬人初以撫局眞寧也督撫總
兵官遊計必無成功及功成咸恥之論功不及邑有献頭
山河二鎭建祠樹碑題曰崇功報德因壅於上聞僅量移
九江同知崇禎十六年左良玉封寧南侯駐兵九江督師
呂大器繩以制府禮良玉不受縱軍亂督師避南昌之麟
往說良玉曰今闖將據襄陽張獻忠據西蜀若坐制襄陽
以扼西蜀則武昌爲重地上江長城惟將軍一人今駐江
州非策也良玉從移駐武昌之麟迎新督師袁繼咸開府
九江土人深德之十七年二月朝廷詔求異等邊材超授
節鉞太守虞泰交上之麟名於制府制府以之麟監江右
軍方上名於朝京師陷之麟詣督師痛哭請討賊督師不
決五月始移兵入湖口會馬士英迎福藩監國勅各守本
鎭之麟計不行六月左懋第至南昌之麟又痛哭請討賊
次日同懋第歃血江干釃酒誓師鼓諸將以大義所將卒
皆感泣用命髮上指誓不與賊戴天比北發制府祖別晉

之辭於軍懋第恐羈留單騎去之辭詩又不行先是良玉
之駐武昌也勑湖廣監察御史黃澍監其軍澍與良玉威
深結之得良玉心時賊甚銳所在蹂躪御史每以逗方死
比復命澍求良玉表奏承爲寧南監軍御史言聽計從良
玉聞京師陷崇禎皇帝殉煤山服斬衰三軍拊孝北嚮叩
頭哭失聲悲憤病劇不能理軍事以大將軍印付其子夢
庚澍又深結之時楚宗朱盛濃者劾黃澍毁劉辱宗貪贓
激變馬士英喜授盛濃池州節推票擬澍刑部提問澍深
恨之以禍福感夢庚夜晝集捏造羽衣人登黃鶴樓與良

玉去榜偶語曰太子衣襲詔詐傳部書有孤行王南京爲
奸相所制日望舟北上若不早來救孤立斬先帝一簇等
語又假良玉指草檄討馬士英大焚武昌三日盡擄其子
女玉帛老幼咸殺之四月四日焚掠至九江初良玉病臥
昏迷中時叫大殺賊羣紿以勦王方登舟是夜舟中見火
光燭天私人告之故良玉大叫忿氣死澍令匿喪將卒百
萬下南京之辭叩馬說良玉不得遯廬山先是良玉兵屯
武昌英王入西安劇寇李自成走襄陽黃得功高傑劉澤
淸劉良佐以藩鎭從史可法守河上豫王駐河北自寧南

移檄東下棄武昌李自成避英王走武昌英王入襄陽馬
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棄河北迎戰池州又遣劉孔昭阮
大鉞方國安禦之夢庚敗劉澤淸勸王未行沿江數百里
寂然豫王乘虛渡河即以偏師由采石渡江南京亾夢庚
旣敗豫王在前英王在後無所之反旆詣英王降百萬之
衆尨解黃澍惶恐乞巡視九江許之大江以南盡亾之辭
在廬山英王招之不下行將焚其山百姓號泣之辭乃見
王自述亾國孤臣乞生還養親帳中議未定值瑞昌殺所
除令王梨眈發兵屠瑞昌之辭毅然爲請命即勅之辭知瑞

昌得不屠未幾賊孳復寇瑞昌之辭喟然曰嗟乎我以小
吏受國恩惟有一死報先皇帝於九原乃幾番痛哭請討
賊不得延至今日不死者原欲生還雲中起勁卒討賊復
君父讐今若此即生還亦無能爲矣我旣不得殲賊渠魁
以報先皇得其脅從者而殲之亦猶之乎殲厥渠魁也遂
我討賊之志寧計成敗哉乙酉八月大啓城門縱百姓逃
率健卒郭輔綏成徐承恩披堅執銳戰不勝罵賊死健卒
三人亦同死瑞昌人德之賊去層之九江上東門白水湖
越十八年癸卯其子合葬之威遠柳溝山子一傳芳具經

濟才有父風

陳僖曰大夫不即死於楚兵東寇之日似有所俟類留侯圖報韓其死濮城也則顏真卿能以平原太守先二十四郡討賊而不能免李希烈之難也窺其心乃始終以一死報先皇者歟節雖隱而心則顯鉴其心斯諒其節矣或以死失其時惜之然文文山之死宋亾已三年謝叠山之死宋亾已十年苟能死心乎舊君豈在遲速哉

新城王氏合傳

余游東海其新城盖有大槐王氏云王伍明布衣也性好施有隱德嘗種槐一樹於門歲饑作糜賑其下夢朝冠累累掛樹上有神人指示之曰以報汝厥後科名繁衍威閥閱高第每有登第者槐則挺一枝茂甚遂稱爲大槐王氏伍四世後有王御史生御史名某字百斯一字永錫父象晉萬曆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御史生有至性身長八尺修眉廣顙望之如神人生平忠信坦白于義利是非之介毅然不可奪天啓丁卯山東鄉薦第十名崇禎戊辰登

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授湖廣道御史巡按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皆有聲未幾奉命督應天府學政時天下亂朝廷方用兵姑息武臣握兵權者率跋扈四川重慶人鄧玘者屬大學士某姻婭爲總兵官率師剿賊豫楚間所過擄掠倖于賊朝臣無敢言者御史于未之應天也特疏劾之忤政府謫歸田讀書課耕蕭然物外不復出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御史聞變泣不食欲蹈海死舟至利津夜半起著衣冠投水家人覺之不死慰之曰公雖官不在其位可以不死即不忘國恩布襪黃冠亦可終老況

有八十餘老翁在耶御史志不奪如是者再家人持之急佯曰吾不死矣與若輩歸侍吾老父耳抵家語默如平時俟衆伺少息于甲申四月廿六日夜暨妻于孺人子諸生士和同登樓縊死年五十四于孺人少一歲士和年二十八士和妻張氏于前二年壬午新城陷先縊死御史死後得自誌一篇敘家世官爵生卒年月述世受國恩不可屈賊附絕命詞一首曰從容就義古來難夫婦相隨自坦然神到九霄一回首堂堂正氣斗星寒士和有才名精李邕書法亦有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至弄

父毋一開之兮泣滂沱以彷徨遂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界之穢濁兮羞四維之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于帝鄉其志皆預決焉方京師之弃陷也死忠者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共二十有三臣後皆得䘏典御史以死于家未經題請不與論者謂御史死忠于孺人死節士和死孝一門慘烈殆不媿二十三臣者順治中御史暨子士和俱崇祀鄉賢云鼎革後閱三十年又有王考功死孝事

王考功名士祿字伯受一字子底別字西樵又號負苓子佩六世孫父與敕順治乙酉貢士封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爲御史胞弟考功于御史稱從子六歲受書日記千餘言性至孝父母前不敢欠伸跛倚睇視父曰兒何儼然如成人也母孫宜人曰吾稔知兒蓋泥古者其心則孺子矣年十三攻舉子業厭時文骫骳覃思古學獨取左氏公穀國語戰國策俗誦之又工六書學爲詩古文詞由應省試文險古多先秦語迄不第戊子舉于鄉赴禮部試又不第益肆力古學有盛名壬辰成進士會當軸與主司有郤借

磨勘傾之會元程可則黜士祿暨蔣中和戚藩等二十餘人皆停殿試一科歸里與諸弟讀書如未第時乙未第士禛登進士第輒歸省士祿就殿試士禛高才博學工詩古文詞與士祿齊名海內稱爲宋之二蘇士禛旣歸省舉以館闕期士祿已而竟不與乞改教職授萊州府教授萊州知府萬代尚有詩才雅重士祿士祿作反乞食詩見志尋遷國子助教時南海程可則潁州劉體仁長洲汪琬嘉善曹爾堪崑山葉方藹武進董文驥皆官京師負文章名相與爲文章友冣善士祿以廿一史與十三經相表裏而實

多外謬擬致書祭酒疏請更定不果又憐才喜汲引海內
文士多歸之而名益盛遷吏部考功司主事風操嚴峻門
徑蕭然時稱之遷稽勳司員外郎主河南癸卯鄉試所得
皆好奇服古之士凡時文軟熟雷同有司以爲合尺度者
悉擯去錄其文之尤異者爲豫文潔文風爲之一振事竣
復命入京師名其讀書之室曰綏齋寫恬靜也夙負文名
事著作任脫畧所善皆文章友不無側目者其交游又多
布衣韋帶之士不足備緩急禮部擴撫試某語句彈射之
倒奪俸時功令嚴下吏部議既兩下詔獄對簿日具三木

同儕危之家人震怖士祿坦如也退即命酒賦詩有縱跋
尚如習鑿齒有腳久類佛圖澄之句都下傳誦方士祿之
在請室也死生無所繫惟憂念父母日寫諸浮屠經楷法
精妙更數萬字無一脫誤曰吾非好佛者借佛力慰親耳
覆鞫歷八閱月冤無所坐得免即日襆被出都門曰幸哉
喜可知也今又得與父母相見矣自詭更生畧無得喪焉
後遨遊吳越與諸文人詞客飲酒賦詩不知其嘗爲貴官
也有閩人林嗣環者故粵東監司也以忤權要罷官客武
林士祿遺之書曰足下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然吾曹所

謂威光者距車前入騶之謂耶古來頗有位甚高儀觀甚
偉車服呵殿甚都而其人奄奄泉下比于曹蜍李志者又
有裋褐不完糠粃莪菽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爲水火所不
能傷魑魅所不能害者此其威光何等耶況舍人爭席正
有道之所貴哉其生平志趣眼界大都如此康熙九年庚
戌有自白典試獄復官者母促之行士祿曰兒性散慢不
宜于官況有老親在即官亦宜乞歸養乃復攖世網耶母
曰母非以一官望兒者念吾家以清白傳兒復名節自勵
曩罹此冤母每飯不忘勿違也不得已遂行得還官補吏

部考功司員外郎時翰林侍講學士張貞生建言下考功
士祿以忠直昌言于吏部堂首賦詩贈之又昌言御史李
棠言事不宜坐吏議曰吾爲此言知名教不知御史也又
稅琀賻賵經紀水部棠開喪得返塟皆表表多大節十一
年壬子以遵旨一併詳察議奏事都察院議吏部堂上官
各降調有差士祿鐫三級方欣然得歸養聞母訃士祿擗
踊投地絕復甦勺水涖米不入口者累日杖乃起奔喪歸
中夜哀號枕席血漬率諸弟倚廬共處食必粗糲寢必移
幕之側不解帶衣裳盡生蟣蝨父憂之爲治堊室于母几

蓰旁處之毒病且亟醫家謂心傷也惟猪血可補心士禄曰吾即心血枯忍御此哉卒不食死死之先數日語弟士禛速成母宜人行狀不及他死之日晕請遺囑不能言惟手拊父鬚依依而已時謂之死孝云所著有十笏草堂詩文集若干卷撰燃脂集二百三十餘卷子二啓演啓浣鼎人私謚曰孝節先生

陳僖曰以余觀王氏所謂德厚者流澤長非歟明崇禎中新城凡再陷五年御史從叔保定府同知象復暨子舉人與夔死之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宛平知縣十五

年御史弟貢士與朋從弟與玫暨與朋子舉人士熊諸生士雅死之當五年城陷時又有象復從子貢士與慧者守父柩不去刃劍頸弗恤舍之時大焚燎火且及廬與慧伏柩號擘憐之爲斷火道得免稱爲孝子山東科第之盛尠指人槐王氏而王氏顯者時平則爲名臣大儒不幸則死忠死孝不止御史考功一二人然則王氏之盛不在科第而在人物矣孝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天之報德寧有他哉不然世之以科第而喪家辱先者固不少也戶部士禛又爲余言御史死祀神主于所殉樓祀之樓隣官廨順治十二年縣令某望見樓上有朱衣神祀之乃隱又言考功易簀時口鼻暨通體作旃檀蓮華蘭蕙種種香既殮乃已事固幻或忠孝之誠鬱勃所化耶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孫徵君先生傳

孫徵君先生者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行
年九十二歲兩朝爲辟不就稱徵君爲理學之宗稱先生
云先世業農有隱德大父臣由明嘉靖辛酉科舉人官河
東鹽運司運判始以科名起家居容城之北城村徵君生
而遲其言甫能言即手指門楔字能識之年十四補博士
父丕振引謁楊尚寶補庭尚寶奇之問曰設在圍城中外
無救援內無糧芻如之何對曰効死勿去尚寶賀其父曰
此子足卜終身矣父本老儒家學淵源無他友惟善里隣

江村鹿善繼同以聖賢自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鄉試守
甚介不私蓄上官愛其少年登科餽以燈火資皆上之父
母丁父母憂同兄若弟前後廬墓六年督學御史上聞特
旨建孝子坊家世清白雙親歿産益落館穀京師晤科都
山西曹于汴曹以正學自任告以仁體遂恍然此心與天
地萬物相通初志功名親歿遂淡仕進講躬行實踐之學
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時鹿善繼成進士同講習因與周
順昌左光斗魏大中友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
陷忠良當左魏之被逮也左遣弟光明魏遣子學洢相投

徵君同鹿封君正張布衣果中僂止調護之周順昌寓書
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徵君義激焉
會善繼贊樞輔孫文正承宗于榆關徵君上書孫樞輔求
援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
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朋無心誰
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
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
爲行哭于燕市日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
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

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圍之局固當直
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慚
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于
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孫得書借關門機宜疏請
入覲忠賢計惑上馳旨止之左魏俱擬贓徵君同鹿正張
果中醵數百金貲都門魏已杖死再爲左醵金左亦杖死
越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携順昌札相依醵金一如
左魏順昌又杖死當醵金時都門中貴指目之厰衛嚴緝
眥救者勢甚危三人弗恤也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

士又曰北人可交云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者與魏奄妻要
其弟光先以特婿結士大夫附其門者恐後某徵君名介
所知館名馬以家貧無務養辭復致務秣資又以弱病不
勝騎乘辭皆婉而決孫樞輔督師關門重其人欲推轂大
用時鹿善繼入關令茅元儀授意先以職方題授代鹿辭
曰君與鹿君之隨樞輔兩君才兩君志也某既無才又無
其志不敢應茅曰元儀辱公知今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
教僕耶徵君曰朝野所覗為安危者關門一片土將相不
和未有能立功者君文事之雄所朝夕共事二三大帥耳

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為我用者元儀用
其言屢奏功樞輔序徵君家乘亦曰尹吉甫佐周宣王中
興歸飲諸將功于張仲孝友啓泰實為余孝友之張仲也
極為當世引重御史黃宗昌薦舉徵聘禮科給事中王正
志保舉巡撫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蔣向化上守容城事奉
旨加級擢用俱辭不就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辭時
鹿善繼以奉常家居數往來江村講學欲接濂洛關閩之
傳既而定與昭奉常殉難謚忠節避世亂入易州五公山
結茅雙峯獨肩學統弟子日益進鼎革巡按御史柯寅亮

以人才薦兵部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國子監祭酒薛所
蘊以讓賢薦御史陳棐以隱逸薦俱以病辭寓新安門人
于學宮東築雙柳居輯理學宗傳學博顏敏題聯曰近聖
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羣稱賞錄
後田盧克采地携家徙衛喜蘇門百泉因家焉水部郎馬
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躬耕自給
四方問業者戶外屨滿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于夏峯
葬東原徵君幼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為如梁炳辱于宦寺
代白之為割耳李節婦助葬為割股孝子趙廷桂婚娶為

邑紳陳可行立嗣經其家為宦裔牛陰兩生免大戶為楊
忠愍族孫白寃為邑孫國祚妻陳氏舉節為劉靜修建墓
祠配饗李希孟張希古為故友牛俊臣子光祚解訟計脫
錢謙益被逮為鹿忠節建祠殉難處為新安廣文烏萃歸
櫬于楚為魏縣廣文槐公徵歸櫬于燕皆有關風化事晚
而好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
際樂易近人賢者悅之不賢者化之嘗三月渡河遊大梁
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牧豎胥慶幸曰孫先生
來吾家也遊嵩洛士大夫郊迎之遣覃懷爭延晉遣子孫

廷隨有以德稱王者曰異日成人俾得揚言曰曾子見
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如此卒之日門人千里會葬河
南長吏暨鄉大夫數百里爭負扃路不絕下逮窮鄉貧婆
殘疾之人無不俯仰弁弔哀聲震地衛郡祀百泉書院容
城祀鄉賢保定府同高陽孫文正承宗定興鹿忠節善繼
祀學宮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
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
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孫文正公年
譜取節錄蘇門紀事凡一百六十五卷從游者甚衆名公

鉅卿多北面稱弟子及門在保定者清苑高鐈新安魏一
鰲王之徵定興馬爾楹其最著云
陳僖曰孫徵君者其德高道積者歟亦可謂生也榮死也
哀矣生平不言高尚有請登講席者亦謝不赴惟以庸德
庸言直證天命時雨之化因人而施家庭雍睦五世同堂
怡怡如也子曰躬行君子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庶幾無媿晚隱蘇門稱夏峯夫子豈虛也哉

顏戶部傳

顏光字萃西先世小興州人始祖隲明永樂丁酉舉人選
清苑縣因世爲清苑人父三省萬曆戊午舉人禹城知縣
光天性孝友尚氣誼重然諾讀書之暇身親家務稼劇皆
力任之不累諸弟遺父母憂也隨父之官蔬食布衣素士
已耳崇禎十七年賊蹂躪保定家遂落讀書行吟陶然自
得値歲饑日不再食妻王以女工佐炊煙不乞憐即有憐
之者不受人苦之光坦如也順治乙酉副榜入成均舉戊
子科孝廉家貧親老筮仕東安教諭建啓聖祠修奎樓兩

廡皆自出俸薪爲之尋陞國子監博士汲引推解國子生
不遺餘力一時登仕籍爲名宦者率出其門奉詔粵西絕
徼遺不收其介除戶部主事監督寶泉局革爐頭十弊精
鼓鑄而錢法行管京糧廳剔蠹崇儉豪胥黠吏不敢因緣
爲奸時稱其能己亥司江寧關権務甫受事海氛大熾方
海上之卒變圍江寧城也禦卒雲屯糗糧匆芟日支百千
萬倉庾匱制府難之光經營以濟援兵苦無戰具光辦弓
矢戈矛作軍氣又造艨艟百艘募水師千人習水戰天雨
城圮光督修一日夜完固羣疑爲神助事竣敘功特除郎

中委監濬河糧務、舊例郎中不與差、差自光始、大司農卯
其能甚亂、備非常也、未幾卒於官、當光之官京師也、有東
安故人因解糧拖欠、將累及功名性命、光貸八百金以全、
隨代償之、有灤州故人犯窩逃例、隸旗下、光捐二百金贖
爲民、有友人同官京師、歲除告急、光傾橐并妻裝贈之、不
索報、聞故友子窶甚、招之來、贈金、其自江寧復命歸也、凡
親故久游於外者、皆措資斧攜之歸、至於養孀妹終身、以
全其節、養從弟以成其名、祖業毀於族人不問、尤其彰彰
者、卒之日、人德之、咸垂泣不已云、子四、鳴珠、諸生、鳴光、早

卒、鳴琯、諸生、鳴璈、乙卯舉人、鳴珩、諸生、皆以文章名、能世
其家、

陳倍曰、戶部郎之敦舊、其有欒布之風者歟、其慷慨急難、
又倜儻丈夫也、嗟乎、今之孝衰於功名者多矣、寧論親故
也哉、若戶部者、可以風矣、

林處士傳

林同朝、字兆靖、別號六觀、福建莆田人、爲晉晉安郡王祿
之後、系繁不可考、至宋多以忠義顯、世稱爲忠義林氏、始
祖鑽、以理學應聘於明、數傳至恭章、第萬曆戊戌進士、歷
官湖廣右布政使、生五子、處士其四也、處士生而穎異、隸
博士弟子員、抱利濟天下之志、凡制義詩古文及騎射劍
擊靡不諳、性孝友、門以內怡怡如也、時竟陵鍾惺、吳興凌
義渠、號人倫水鑑、國士遇之、恭章稱廉吏、當令海寧時、入
覲橐僅十餘金、路遇里婦抱子哭、欲俱溺、廉得其貧、舉橐

畀之、以故處士先世雖多仕宦、皆以清白慈惠傳子孫、家
素貧、娶太僕卿宋穎漢女、女慈孝、識經史、太僕鍾愛、結褵
甚盛、能相其夫、處士意有所指、即先見諸行、處士因得以
其裝資佐父母所不逮、凡周人婚喪緩急不一事、皆取給
於裝奩、家漸落、處士因乘施不衰、其婦亦不倦、閭俗信堪
輿言、擇地後葬、至有家盡絕、而積骨遺櫬、纍纍暴露、處士
募得郭外地爲義冢、又作勸葬文、一時丘壟相望、乙未大
兵後大饑、處士勸賑、挈輸粟、處士度地、僱人施饘粥、井井
然、郡守張彥珩稱善、鑴俸施得久、一方賴以不死、丙申又

饑御史朱克簡召郡守議賑郡守以處士薦狀進即延處士任事處士執器施粥歷炎蒸臭穢踣骨僵屍中積勞而病病已復出施如前凡八閱月全活甚眾事已舉曰此仁人長者也相持泣下不忍去云丁酉子友王刺史雲中金城迎養布衣蔬食而已先是處士隨父官京師歸見明季時事日非結茅棲隱山之龍潭讀書樂道鼎革棄舉子業至是登五臺山逃於禪卒塞上年六十五所著有賑施要言北遊隨紀塞上稿及五臺紀遊禪餘集靜淨慈書凡若干卷子五人友王應州知州賓王翰王贊王翼王俱隸弟子員以才名

陳僖曰若處士者不得志而逃於禪其古之逸民歟即其樂善好施庶幾近道又仁人也乃志與才僅建白如此惜哉

潛夫老人傳

潛夫老人者姓趙氏名士通字爾由潛夫晚年自號也先世吳關人明興以武功隸京師爲都人士曾祖璽以孝聞教子習制科起家家世習舉子業老人生而頴異幼特敦倫逾成人禮既長沉深有大畧好義樂施予不屑親細事明神廟時天下太平士大夫尚科目競虛文無實可任天下事者老人以天下爲已任初舉茂才就有司試不利慨然曰吾以堂堂七尺不讀有用之書而屈首事帖括耶卜居西山鍵戶下帷者七年凡六經子史兵農禮樂無不淹

貫尤精易嘗曰後天方位五行遞生坎水隔艮土始生震木凡木必根於土乃受木生氣若剪伐發泄洩於生理何與大半發前人所未發是通數學凡事能前知明啓禎時天下方有事老人喜談兵習知邊事投筆從一大帥贊軍務帥國士遇之題敘奉命治兵花馬池稱偏將軍初老人因朝廷倣古薦辟不次用人圖勢孔棘圖有所建立又因強兵勁馬多出關中遂西從戎後見人心日去無可用者拂衣歸於崇禎十六年出京師營石田於稷上僑寓焉始絕口不談天下事鼎革後故舊中有以通人顯者有以

顧氏死者老人獨隱姓名於歷下閱二十年自銘欄曰嘗瀞臥淸稱潛夫老人恂恂訥訥恬如也書法精王羲之鍾繇心折沈錬得其寫老梅法曰吾愛此公之木姿率榦耳喜彈琴於博奕塡詞按拍皆通其微更工詩生死以之卒之前一月語其子曰吾夢中得句有無心白髮誰教長有夢青山未盡看數已盡矣吾東西南北人也隨地厝之而可爾勿借人譽我苐使人知而父出乎貴賤之外介乎文武之中勉爲善孤莫逹二丘壑逸民已耳卒年七十二著書最多多散逸止存迂也亭詩并逌孫篇制義傳於世子

三人長吉徵季明徵順治甲午同舉於鄉仲祥徵明南京神樞營副將　國朝初陞授狠山未任明末士大夫講文章尚氣誼長子吉徵子壻鍾性樸以文名於時說者謂老人之教居多云

陳僖曰若老人者所謂知幾其神者非耶人患無有用之才有之而不得用又値多事之時以才敗者比比也老人其猶龍乎瑯琊有隱君子王在者行年八十餘著窮華樓集百種幾數百萬言長老人十歲自謂不敢抗禮者二十年老人豈常人哉

柴小兒傳

柴小兒者古遂城人也父凱歿家落母趙氏雖不出貴族亦依人作臧獲久之竟無棲止乃假市廛中邏卒半舍以居草簾葦薦鴿面鶉衣苟延已耳小兒幼癡聾父母以其癡也不命名但以小兒呼之人呼之亦同自壯至老不易小兒既癡不能貿易兼無資行乞於市性至孝每出門必向母叩頭歸亦如之食必跪進擇其旨者食母餘自給母食之甘則起舞否則泣或値所乞無幾母啗之以啖子小兒見食不如常則泣如是者終身如一日當神廟時太平

日久遂城距安肅縣治僅數十里鷄犬桑麻衣食并日熙熙然既富方穀相傳其時比戶可封講忠孝尚廉節醇以龐也故小兒雖行乞士人重其孝無空者或間以酒肉饋之生是小兒得養其母至七十餘以無病終死之日小兒痛不欲生哭泣憐傷時哀之爲助棺葬於邑西之二郎山自是小兒出則叩頭於母之舊坐處歸亦如之擇其乞之吉者不得跪進每彷徨瞻顧泣不已冀北舊俗淸明前三四日爭掛紙錢於丘隴炙粥杏酪簞食壺漿以祀祖先趾相錯也小兒走墦間饋遺盈篋攜之二郎山祀母憩臥古

樹下爲狐狸鴉雀食之比醒疑母之果食也踴躍起舞旣而覺其非伏地大慟哭無聲土爲之湿卿之耆老聞於邑宰邑宰懸孝子扁旌之小兒不知行乞拜跪自若每思母哀慕而已年七十餘亦以無病終土人義之爲封葬於其母傍小兒家旣貧不能娶以其癡聾亦無妻之者卒無後陳傳曰篤孝子庶幾終身慕父母者所謂大孝非耶然其人癡聾無知或終身慕父母卽在此癡聾無知歟悲夫

宋烈女傳

宋烈女者蔚州宋有儀女也有儀業農家於州之西崖頭㨂春負鍤犄犄然勤瘁勞苦以治生活無子止一女字典性揆謹顏色韶秀不知書恂恂寡言笑荊釵布裙小家子耳蔚州在飛狐嶺之北山高土厚風氣醇厖人結屋於甕窖中鑿井抱甕不尚紛華靡麗婣婭多不出郷各以其類女年十六許聘郡村蘭州厮蘭州厮者亦老農子以紅羅數尺爲聘定因娶也乙巳春甫納采未幾蘭州厮暴卒其家以告女女方舂杵舂穀舍杵悲哀不自勝曰吾命固如

是耶夫旣死吾何生爲欲引決父母環泣勸之曰我夫婦年漸衰無子止爾隻身爾卽子也如引決我兩老人安歸乎女曰固爾奈我已許蘭何志不移有京師一老嫗某者流寓蔚州爲其比鄰頗慧黠而傷之爲之解曰汝固蘭氏婦但未于歸蘭雖死寧無再聘者竊見世家大族曾結夫婦夫死改適者比比也況汝尚在未嫁乎且汝但知從未嫁之夫以終獨不念生身父母無所託耶何癡迷乃爾嫗傳陳說女終不荅悲泣而已父母知不可奪懼嚴防之女度不得間忽翻然若意解者防始疎乃裂其原聘羅經於

母門傍母覺趣視之瞑矣死後面如生觀者咸嘆息泣下
其鄉先生光祿卿魏象樞以道學稱爲撰宋女紀畧憲使
晉濟爲詩吊之旌其門

陳僖曰嗚呼宋女之死烈矣然女尚未嫁卽不死固無害
於節也不亦愚乎竊見從古忠孝節義皆愚者爲之非不
愚者所可及也惟女之心愚故烈耶冀北玉川有范艮棄
女范烈女者許字田廼倉田死烈女卽縊死庭有海棠一
株花困紅女死色倏變白異哉又傳蔚州同時有張旺者
爲陽武丞會齎闘飾旋病殞白下其弟若予扶櫬抵邑治

妻袁氏撫棺慟幾絕隨縊死陽武人咸其義爲流涕罷市
縣吏林友王令宋烈女立雙烈傳嗟乎貞心烈性何多出
巾幗中也

方伯公家傳

高祖方伯公諱典字子厚號惇卿先世江南當塗人始祖
以武功占籍大寧衛明成祖遷大寧都司于保定府因世
爲保定人性嚴峻負才尚氣治家嚴門以內肅然靜也舉
嘉靖己酉孝廉庚戌第進士筮仕東昌府推官剛毅果敢
執法如山墨吏元惡望風遁御史上聞內擢明世廟時文
墨漸盛貪緣亦浸開士大夫尚周旋矜虛文公囊橐蕭然
封君公出家所素積白金五十鍰爲公報謁羔鴈貲公東
裝悉還之太夫人曰兒素強項廉介以此博稱譽得顯官

皆不可遂行嚴嵩當國凡欽取各官皆行賄賂投嵩門下
嵩出一單致吏部某應省中某應臺中某應外除公不與
嵩通列外除首時吏兵兩部尚未有文武管家之名吏部
尚書李默執單覦然曰我乃朝廷吏部寧屬嵩哉凡嵩所
發應臺省者悉外除除公給事中隸戶科未幾趙文華受
嵩指以部試策問涉謗訕諭下李默獄公遂爲嵩所憾轉
工科值皇極殿典工上飭財省費疏時重之繼而給事兵
科條陳邊務上嘉納公在垣中最久歷吏戶兵工四科常
一日三上疏言事侃侃然不避權要長安聞陳黃門名皆

嚴俾之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宮中妖孽見其狀日手各十
拳問王世貞世貞曰此出于太學蔭隱刺嚴字也嵩大恨
謀所以中之世貞父王忬巡撫大同會邊警御史方輅阿
嚴氏父子意論劾嵩票擬論死朝議紛然公在兵科職封
駁揚言曰要知王忬論死乃死于大學而不死于大同也
初嵩以公與客城人楊繼盛同里又爲李默忤意內除舟
在朝班目公輒意動至是愈憾公嵩子世蕃慕公名囑其
親客人招公公曰于分宜則得矣何以對客城哉卒不往
用例出公廣西按察使鞫斷寃獄生全千餘人遷河南右

布政奉檄治黃河不數月告成功遷福建左布政有巨寇
善妖術祭草人行刺多有不見其形而頭斷者凡行刼報
怨暗刺人無算士人苦之公計擒正法蒙上賞年五十一
卒于官子二長孝廉公諱堯道諸暗戶部員外次太學公
諱舜道

封君公家傳

曾祖封君公諱堯道字伯欽號竹町太史李維楨誌墓更
別號曰唐衢方伯公長子也幼負異才詩文簡承部秀精
諸名家墨蹟耽情風雅其視豪華公子蔑如也髫年試于
郡郡伯沈應乾大奇之待以國士公齒最幼方伯公官兵
科給事中有辯舉滋疑議郡伯于衆中使屬對灼灼葵花
一點赤心向日公應聲曰青青竹節幾重高幹參天羣始
大服爲諸生試每冠其曹嘉靖甲子登賢書方伯公爲嚴
嵩父子所忌用例出廣西按察使繼而遷河南右布政李

維楨父官左同維楨耕硯署齋維楨心折兄事之初方伯
公按察廣西公苦瘍以粤西蠱善中人疑成病及方伯公
遷福建左布政公竟狂惑云公天資高敏甲子在闈中代
某草七藝同獲售無德色性豪邁不事家人生產祖父遺
貲盡讓于弟恣弟所欲生平赴義如渴喜周急方爲佳公
子時愛客客常滿坐坐必盡醉一日無客則怏怏人用公
財如取諸囊或竊取其既厭置不問于母黨更厚養母族
無宴人焉喜讀書雖狂惑中不廢日惟閉門却掃焚香晏
坐而已其所爲詩詞歌賦大半得之病中人誦之不知其

狂也畏熱每逢盛暑峩冠博帶率孫子輩數十人訟旱魃于官寃以熱卒卒年七十五誥贈戶部員外有詩經制義一卷未梓詩六十卷甲申城陷失之子五長文學公諱士儁次即太守公三諱士魁四諱士林俱學生五諱士吉諸生有才名夭亾

太守公家傳

王少太守公諱士章字成甫號頖吾封君公仲子也嘉靖乙丑封君公卒母張宜人産于家失乳王母宋夫人有䕺鞠育之繼而觀社劇臺圮折其左股育于仲父舜道隆慶庚午王父方伯公卒于閩公方六歲右轄劉見湖精風鑑見而奇之指曰有此子在方伯不死矣公天資閎敏成童受書日可誦數百言初行文摛辭根理居然大家老生宿儒所不逮也七應舉不第萬曆丙午舉孝廉第十名庚戌登進士科筮仕行人奉使肅藩復命歸例有餽贐公却之羣日例也公日此太祖高皇帝舊制歟人亦各行其志而已何例之足云繼遷戶部員外明神廟時天下方太平士大夫賄賂鑽營浸競盛擇官而仕擇地而官漸成習焉戶部分司中下糧厩司禁旅糧按册註厩權要請託蠹胥那移弊叢集德州所儲用以給東南僅全齊及豫之半常例包納髋法害庾每致觧卒死庾空爲司庾罪兩差人爭避之公司下糧一切禁絕無空厫折筭之累禁旅咸頌十三團營中聲騰洊司德儲一年糗糧盈庾東南賴之由是聲聞于朝東南士大夫請之銓曹出守徽州府徽州稱齊

陝郡俗健訟雕毗之怨訟廷數十年得庭質一語勝破貲
百萬弗恤守之墨者每嚮是非充橐借公出守用以傍貪
化罱也有巨紳共富室訟巨紳為公同年生力請公行杖
富室懼夜行賄萬金求免庭質公却謝富室卒不免就逮
親族路置樹勞酒延數里比庭質公平情論其事諭以長
幼尊卑之義辭氣和平不似對簿語富室感激悔悟詣巨
紳謝巨紳亦悔悟詣郡庭謝置樹勞酒者返而增香楮北
嚮叩頭祝公壽聲轟轟然公廉介聲遍東南云東南機戶
徽州常州不隸監局逆璫魏忠賢初竊政李實司織造驕

恣矯旨提機戶實門下閹宦入徽州儼然內侍之卿命者
機戶惶懼公擒笞摽出之實怒以阻機務論劾逮撫周起
元疏救禮科給事中某出趙南星之門素重公代為糾駁
奠公不阿　上寬之隨以病歸衣衾圖籍泊如也歸舟過
滸關同鄉戶部沈弘業託寄白金五千鍰攜歸未幾被盜
沈恨快公招之來曰雖曩遭穿窬君寄金固無恙悉還之
時日公為古人公歸里僅一年魏璫構僇賢士大夫殆盡
李實仍以庇縣阻機務中周起元逮繫之議并逮公忠賢
私人某者素知公為之解曰此老外吏素廉介又倔強不

達時務殺之不武留之不足慮不如舍之得免繼為詩詞
譏刺逮揚州知府劉鐸實卿恨又議并逮公又有解之者
曰東林之黨已盡不宜再殺人望姑留此老為右輔弼須
渠思可也又得免李實終不釋然會殿最仍矚巡撫毛一
鷺以阻機務劾察典降職嗣逆祠遍海內公持之堅定不
與有顯宦某致書公曰若龔為機戶忤李公幾被逮我輩
力救之得免今建祠復力持不舉恐禍且不旋踵若病廢
不足惜如諸郎何公讀竟擲之地曰無恥固自若也公溫
厚寬大恬靜寡慾喜施濟凡親族故人門弟子皆得食于

公公登第舜道公落業入山公迎與封君公同養仲母先
卒貧不能葬舜道公歿公製槨合葬之堂弟士龍公廣文
楚中贍產窮之以佐其行族中有老孤嫠甚公居食之終
身性嗜書家居二十年手不釋卷衣食如素士居恒愛養
容容無貴賤不以禮不相接也常戒子曰兒輩治家不如
積德兒輩中有廣用宅者吾不喜有好子孫是吾後也又
戒歿後勿營入鄉賢祠勿求人譽揚自撰誌銘貽之卒年
七十八善說書融貫處可補註疏所未及門弟子記之成
帙制舉文人膾炙每一義出競相傳寫俯昔間朋輩皆遍

國變後皆散失常爲小題文十三篇訓子家世習之里塾中初行文必以公文爲繩墨後比之經書之不可缺焉至今猶傳誦云四子長諱怡膺成安縣教諭次即刺史公三諱振膺四諱揚膺俱文學

刺史公家傳

顯考刺史公諱宗膺字因之號芳齋太守公仲子也生六歲母孫宜人卒太守公撫之成立聰明穎異讀書一目十行俱下即能成誦博學淹雅精古文詞工舉子業書法善歐陽詢常作歐字置古帙中精墨蹟者莫之辨也性孝友事太守公皆先意爲之事繼母無間言撫弟如子析產讓兄弟據優受其下者少知名提學御史如袁鯨左光斗吳履中衡文保定皆遇以國士天資溫雅沉深有大畧喜排難解紛謀事悉中款要人倚之明啓禎時人文昌盛士爭

自砥礪凡負才志者地各有人聲氣皆相通保定惟高陽定興容城聲通天下他不與公生清苑以布衣延攬結納天下士偉有公輔望四方客至保定多歸之公衣食之不倦客久之遂不自知其在客也于其去必曲如其意以行舉稱爲季心劇孟焉屢不得志于有司望益重甲申城陷破家客皆散去頹然自放不談天下事始絕意貢舉順治戊子膺歲薦廷試當事重其才授知州筮仕隰州大同姜瓖反其黨寇平陽府屬州縣公同總兵官范承宗據城殺賊無算巡撫白某草疏擬上聞請遷公寧武兵備禦賊未

幾山西淪沒殆盡任防客兵黑龍關千總劉某反携公獻賊帥于汾州府殉難山西平議死事各官奉有殺死他處者不准議恤之旨郵典不及方公之事結納也當崇禎末年上深恨資格情面誤天下欲破格求倜儻非常人用之特授淮安武舉陳啓新吏科給事中啓新拜官惟敝衣羸馬從事他無建白公每憤恨有閩人吳光祖者籍保定隸博士嵌冠反裘往見啓新署刺曰湖南介士上谷布衣天下有心人吳光祖登階舉袂數其罪罵之啓新却走時指光祖爲病狂爭引避公獨與之交光祖性褊激善怒奴

僕時被譴朴捽之公公每反笞自是奴僕畏光祖甚于家主光祖病飲藥以夜半期公屬之子恐愆期夜半披衣起寄伺之光祖八口衣食于公者如此殆三年云又有金沙人周鏞以歸公公館之二年鏞每使酒罵座公爲太守公上壽大宴賓客鏞酗酒狼籍座客忿欲毆次日昧爽悔且媿逸去公使使賫金追之命曰若必挽留不得乃贈行使者追得鏞留之鏞不返使者出金鏞泣下曰今不能報而主期來生耳松江人李雯國變流寓京師米壽都梁以柱爲詬祉以給公避賊出以歸家徒四壁立聞而義之貸

金附焉其生平論交待人大都如此卒年五十一所著有蒿蔚齋古文四卷怪石齋制藝二卷皆散失壬午暮春十藐其子梓之以傳子一傳

明崇禎十七年保定府紀事

故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卒陷京師。賊黨僞制將軍劉方亮廿四日攻陷保定。闔郡殉之。初賊剽掠耳。無大志。自汴梁失守。乃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孫傳庭失潼關。賊始長驅西指。得有長安。所在聞風降將。畧地居庸。而犯闕焉。皇帝憂之。是時朝臣急門戶。爭虛名。無可屬大事者。不得已。以剿賊事勅大學士李建泰。行行之日。上以特牲告廟。鑄印。錫書。發禁軍。屬出內帑銀十餘輛充餉。賜劍。命便宜行事。親祖之正陽門。

賜燕。賜金冠。奏樂。稱卿。稱先生。述二祖十四宗創守艱勤之。建泰受勅印。受劍。受帑銀。受禁軍冊。拜。燕曰。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此去。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左右侍衛大臣皆泣下。復勅監察御史金毓峒監軍。從出京師。鎮守保定總兵官馬岱聞知。戎裝馳入家居光祿寺少卿張羅彥家。曰。賊勢急。朝廷遣閣臣督師出。上谷距京三百里。爲左輔重郡。我所恃者僅一旅之衆。賊圖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我身任將帥。義當迎敵。聞賊黨指瀛海。我今駐兵蠡吾。相機剿捕。公善

守此城。況昔年爲城守事。觸給事中時敏。被劾。詔勿問。威名震天下。當早爲計。天下事大約不可爲。我輩當盡其在我。行當焚我妻孥。與賊決死戰。相對悲慟。且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張羅俊。弟武進士張羅輔。詣郡庭。與攝府篆同知邵宗玄計事。遂召會家居工科都給事中尹洗。邢州知州韓東明。平京通判張維綱等。後衛指揮劉忠嗣。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翬。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珽。韓楓等。望闕拜。歃

盟北城上。糾合鄉兵門卒。僅得二千人列布之。時闖賊出居庸。寇京師。分黨畧河間。東伺劉澤清勤王兵。保定所不問也。會眞定副將謝嘉福殺巡撫徐標反。遣使出固關迎賊。僞牌日數至。賊又詭作襄成伯先鋒使。探四方兵。絡繹於路。勢甚危。羅彥宗玄等碎牌。先塹兩門。示必守。守匝月。總監方正化奉命來。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識羅彥而重之。闔城咸稱宗玄社稷臣。號令一無所更。既而知府何復至。謁文廟。命諸生講見危授命章書。次日復召諸生中品望素著者十餘人。集城隍廟。諭士爲四民之首。宜以忠義倡

百姓又遂降賊被掠傜莽狀闖者憤甚守益固無何督師
閣部李建泰退兵抵城下先是建泰統兵遏賊陰約降統
峒不知也欲入城保定不納建泰乃因統峒言於城守諸
公曰我閣部重臣奉命征剿不幸譁其伍身佩勅印携帑
銀若干輛所將卒不滿四百聞賊從居庸圖京師我必不
得入賊黨任碩西從固關來劉方亮東從河間來孤軍重
餉難與逆敵我不足惜如勅印何且朝廷命我便宜行事
我退守保定拒東西兩路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
也不然我腸叔此時固無憂諸公亦厭懼甚矣往返數次

至初更時乃得入僅容其親丁百餘人皆黑纓白甲護餉
隨盡登陴人心洶洶次日巳刻賊自河間來抵東城下誘
降羅俊守東門告同守者曰守城乃闔郡事忠義則不可
强人不肯之身已屬朝廷集論降與拒此身自隨城爲存
亡諸公如降盍以羅俊頭爲獻劉忠嗣怒目髮上指拔劍
厲聲曰吾輩士民誰非大明臣子忍背之降有不從張氏
兄弟拒賊者手刃從之衆奮呼諾聲徹城下賊驚顧砲矢
交發賊退五里許屯之是日蓋二十日也二十一日賊衆
大至繞城攻射書城上誘降羅彥立碎之懸重賞賞擊誘

降者復齎遣鄉兵伏城闉內突擊賊賊少卻建泰下城入
公廨休焉未刻有闖官逃出都傳十九日京師陷羅彥兄
弟同統峒集城頭正化分汛所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
王時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上谷此一片土矣各飲
泣北嚮拜又羅拜重訂盟誓不與賊戴天統峒懸大銀牌
於高臺令擊賊者自取是日三鼓賊穿護城河通撤木伐
木大置攻具二十二復攻城西北隅士卒奮勇砲矢擊傷
賊無算爭取統峒所懸牌殆盡羅彥復出其太夫人珠冠
佩帶佐之自巳至午不能下賊止攻復射書城上誘降內

述十九日事建泰得書秘不發戒砲矢非奉令妄發者斬
至二十三日辰刻集職官議事方正化何復皆在焉建泰
從容謂正化曰京師陷知之乎正化泣曰知之建泰乃手
賊書議降正化默不語何復以未受印辭最後邵宗玄至
建泰誘降如對正化語宗玄憤然以爲不可建泰曰京師
陷我輩爲誰守得君書一紙篆其上爲保定數萬戶請命
不則必至屠戮不亦忍乎宗玄流泣被面曰嗟乎我以同
知攝府篆曩何公來不受印余不同讓者爲城守先在我
耳此時之印即何公爭亦不與況用以印降書乎且宗玄

江南一老貢生也所官者郡丞下吏不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降賊闖部囧名甲科曩日官司成際在國子監堂上講書御前傾言讜論文武人人動色不半年位宰輔今李命進剿戡帑銀十餘桶不發餉致卒散開賊圍京師又不急君父難退駐上谷且爲賊誘降獨不愧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情事乎獨不顧千秋後清議乎建泰瞠目視宗玄無以對白甲壯士在中大譁叫宗玄不得赴汎將兵之宗玄乃擲印於建泰前日此印也任若所爲耳引刀自刎左右止之城頭各官暨士卒皆掩面泣未幾羅俊羅

彥銃峒等馳至復傳令擊賊亟歸宗玄印建泰仰天嘆曰我豈有它念特爲保定百姓起見耳此一舉無噍類矣賊見拒大呼張吏部罵攻益力城上用礮擊賊賊亦用礮擊城晝夜不絕賊復用大礮擊城內鉛子出有聲如飛蝗蔽天穿屋破壁着人即倒凡餽士卒食暨傳將令者皆偪僂循墻行無懈心方亮怒自殺其僞將以下數人督急攻寄期次日日中不開且撤圍去建泰於是夜三鼓與中軍郭中杰李勇陰遣人入賊營獻城約來日城頭樹白幟爲號然一夜礮聲如故至廿四日巳刻猶挈肘未發俄而賊火

箭射中城西北樓火發賊急攻何復奮氣親舁西洋礮踏萬人敵因墮遂焚死建泰親丁乘勢拔刀馳馬扶建泰下城齊作殺聲如雷鼓鳴逐殺守城兵正化大哭北嚮叩頭曰臣力竭矣語未畢斷頭擲城外招賊登復分百餘人一開西門一開北門一開各寨柵城內皆黑纓白甲軍先殺人賊入城遂陷邵宗玄徒步下城携印走罵賊被殺死後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挾印去張羅彥聞城陷疾馳至家扃門大書廳事壁上曰大明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妻趙氏妾宋氏錢氏俱投井畫節書畢取鏡

照面寫一忠字妻妾同一幼女并子婦師氏投井畢乃自縊暴屍至三日無敢瘞有三犬守之烏雀不敢下賊見壁上字亦悲嘆至井亭見羅彥戎服斑斕怒目按劍爲錯愕不敢仰視有犬嘷一跳足賊絕其操賊愈駭乃令人藉藁埋之妻趙氏在井不沉家人出之至闖門外趙嘆曰我命婦無生理復投閈外井又不沉家人告子晉投井死抱晉子華宗勸趙曰主公僅此孫主母死此兒亦死主公遂絕死節易立孤難惟主母裁之趙乃挽索匿草房中至夜半抱華宗同老嫗侍婢潛出西水門匹入山張羅俊在京

城樓賊入羅俊從衆中擊之倒手刃脫憤甚兩手抱賊與賊持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我乃皇明進士張羅俊也聲不絕賊壯之尊數十賊峰擁刃城下子諸生伸投井死張羅善於城危時訣伯仲兩兄曰吾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城破尾伸兄羅彥後趨井知有婦女在急向羅彥下拜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下張羅輔初欲保伯兄潰圍出闔後舉羅俊不從賊王羅輔引弓射賊賊應弦倒矢盡躍馬揮刃從城馬道馳下欲賊賊圍之裂屍死妻白氏攜幼女二子二投井死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

罵賊殺死張羅士妻高氏張羅喆妻王氏縊死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井死闔門死者計二十有三人云金毓峒率姪武舉金振孫守西城城破建泰遣使持箭招降賊毓峒折箭罵使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皇廟毓峒奮拳擊賊仆地自負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振孫城上大殺賊賊支解死妻王氏縊死韓東明聞賊入着冠服望闕拜畢辭祖先主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不屈殺死劉忠嗣於二十三日召妹楊千戶妻劉氏歸家同妻毛氏兒婦王氏暨女閉靜室中俱手以弓弦勒死仍登閣

抗賊城破賊執之索印於其家忠嗣怒大叱咤奪賊刃手刃兩賊被縛去剜目且剮則死文運昌同妻宋氏攜手投井死舉人高涇死水孫從範張爾鞏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衣巾端坐賊入持棒擊賊死刃生員賀誠素忠義城陷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女死井何一中聞賊入盡焚所讀書攜妻趙氏暨子死井王之珽於廿三晚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在泉下矣痛飲敘歡戒骨肉勿舍待且城破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井

韓楓見城陷下睥與父訣路遇賊奸細舉火者追擊之復顧卻走賊衆至偕妻王氏死井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炤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驕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琯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

崧、馮澤、王徇嘉、吳栻、韓廷珍、楊善書、何光岳、韓紹淹、韓學
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
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
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約
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
二人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
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
來歟、胡得銀、拒賊、儒士劉士璉、不屈、俱殺死、黃棟火箭燒
死、王景曜、罵賊射死、時城內被破、死殺死者尸枕藉、爲官

燕山草堂集　卷三　紀事　亖　餘菴藏書

督、人出三日猶未盡、慘極矣、惜皆昧姓名焉。列女殉節者、
諸生陳僖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嚳妻陳
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
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抱弟仔甫週歲隨之、
俱井死、闔門殉者蓋九人云。詳陳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
氏、舉人高桂妻劉氏、城將破、叩辭公姑、誓死賊、人同縊一
梁、詳高氏節傳。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誥妻霍
氏、監生賈鴻賓妻高氏、王允慶妻徐氏、陳善女陳氏、諸生
賈爾梅妻孫氏、王爾爵妻劉氏、張弘業妻王氏、賀良材妻

曾氏、劉兆貞妻吳氏、吳守黙妻潘氏、張映星妻李氏、許妻
劉芸書王女、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禕妻張氏、舉人張鼎
鼇妻唐氏、文學王傳芳妻閻氏、王延祁妻賈氏、劉弘妻王
氏、王燿妻劉氏、阮積學妻何氏、王繼桂妻張氏、朱時中妻
李氏、抱女、何有本妻唐氏、王德元妻何氏、何光岳妻師氏、
文斗光妻李氏、高陽諸生馮　妻陳氏、以及陳國政妻張
氏、王滁妻王氏、楊毓奇妻賀氏、張璞妻陳氏、樊崇位妻梁
氏、賀謙妻張氏、賀謨妻劉氏、張玉妻李氏、阮銘妻劉氏、党
鴻儀妻劉氏、張瑛妻裴氏、孫誠妻許氏、劉文耀妻劉氏、抱

燕山草堂集　卷三　紀事　亙　餘菴藏書

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氏、劉鳳柱妻張氏、抱姪治道、曹儒
俊妻李氏、張爾遜妻須氏、郭奇謨妻彭氏、石文光母司氏、
妻任氏、石武光妻任氏、張文摩妻湯氏、張邦政妻　氏、張
滸縣妻王氏、李逢陽妻李氏、王鎮邦妻楊氏、齊弘謨妻喬
氏、齊弘勲妻王氏、安邦母張氏、申錫妻王氏、王惟一母倪
氏、韓有金妻王氏、王朝卿妻朱氏、黃　妻齊氏、張宗智妻
張氏、何光嶠二妹何氏、連茹二女連氏、若劉世安母王氏、
十文明妻李氏、梁蕊芳妻王氏、董秀妻燕氏、則死木王傑
妻董氏、死箭王崇化妻趙氏、同二子、罵賊、師瑋妻劉氏、以

身衛丈夫。常悅母李氏、罵賊遇害。元妹賊擄不從、師恐涉
劉氏、既絡祖母楊氏、罵賊、田仰名妻曹氏、劉自重妻羅氏、
丈夫自殺則死刃、大約是日、婦女殉者最多、多死水、有一
井十餘人一滾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水處、皆塡婦女尸滿、
姓氏皆不可問矣。是役也、殆闔郡殉之云。方保定守於京
師之既亾也、自成患之、謂僞軍師宋企郊曰、我起兵橫行
中原、所畧地無敢拒者、獨榆林衛、太原府、寧武關、拒我師、
今京師亾、保定猶守、不大屠掠、何以威天下、遣渠帥劉宗
敏行、十日出師、宋十日吉、城克在即、師無庸出也、但保定

守於京師已亾、人人敢死、乃忠義之區。我今已有天下、當
恤之、急走詔赦、爲日後封疆臣勸、自成從之、降僞詔、方亮
於廿四辰刻接詔、已刻下城、午即出令禁殺、由是得不屠、
其未死百姓、賊盡驅之負糗糧芻茭、往來通衢中、見建泰
緋衣乘八座、白棓前導、高作辟人聲、出西門、郭中杰李勇
率黑纓白甲軍從入十方禪院、會方亮出勅印、出賜敘、出
所携帑銀數册、因方亮納自成請降、方亮畧爲禮、命坐、方
亮曰、保定百姓有詔赦死、然拒師不可訓、當斬數人示警、
從賊執工科給事中尹洗、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生員

王世琦到、皆不屈、方亮向尹洗索金、洗復大罵、建泰曰、汝
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聽張吏部、以致今日、猶不悔耶、方
亮皆殺之、懸首西門、因出令、有獻羅彥毓峒子弟者予五
十金、有獻宅紳子弟者予三十金、時羅彥胞弟羅岦無子、
恐絕嗣、出亾、郡人義之、卒無首者、既而賊率金氏僕至東
岳廟、搜出毓峒姪貢生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炮烙、卒
不言、賊釋之、得不死、閏二日、方亮置僞知府知縣等官、留
僞將張洪鎮守、率建泰入京師、後馬岱闖城陷、羅彥死、士
卒皆欲散、泣下曰、國破君亾、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溝

渠中、付爾等任所置、自刎弗殊、一息懨懨焉、仆於寺、寺僧
收撫之、僞將張洪自螽傳至郡、休數日、解京、賊義釋之、剃
爲僧、不知所往、

陳僖曰、嗟乎、京師亾、保定以孤城據守、微建泰、寧不亾、而
亾實由於建泰、不得不直書之、然亦幾爲之投筆太息也。
噫乎。尚忍言哉。

此俱實錄、得之最確者也、李建泰獻城、闔郡即三尺童
子皆知之、而痛恨之、至於其誘降情事、則得之大寧都
司後衛經歷俞一鵬、一鵬乃總監方公巡捕官、城頭諸

事皆其目擊耳聞者也金御史曩但依其家傳敘之折
箭罵使得之其胥諸生張佩佩得之其家人王之奇之
奇隨公入三皇廟見公與賊持始舍之而逃也金氏傳
成之乙酉按是時建泰官京師或不敢不爲之諱耶著
書甚難不宜輕易落筆此稿凡經數易金御史同里人
其家傳尚有未盡況其宅乎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亾此
三百年養士忠烈報國第一郡徒見宅書竟書保定先
京師降賊真爲天地鬼神所不祐也 陳僖識
梁以樟曰紀事者紀保定殉城事也并朝政得失逆賊情

形皆了然記載中且人人傳神事事不漏其序次中前
後輕重詳畧皆確不可易真以春秋之義成太史公筆
篇也
梁以樟曰此實錄也妙在有結構如破保定繫日破京師
亦繫日者蓋保定守於京師之既亾也未書破京師先
書孫傳庭者蓋賊尚不敢窺京師窺京師者罪在傳庭
也欲書攻保定必書謝嘉福者蓋賊原無意攻保定攻
保定者罪在嘉福也於建泰之出京則書於建泰之入
城則書於建泰之說降則書於建泰之會賊則書於建
泰之入京則書明乎保定之亾亾於建泰也且兩相對
照不必明正其罪罪無所逃也處處挽羅彥者事有所
本也事事寫固守者罪有所歸也於張氏之死難則詳
其人者蓋當日男子闔門殉者張最烈也於陳氏之死
難則詳其人者蓋當日婦女闔門殉者陳最烈也書法
則春秋敘事則史記非漢以後人所能爲
胡心尹曰保定之守始於馬岱是矣岱既不同守焚其妻
孥去又不與賊交一戰及破城後惟圖自盡愚不能不
深爲岱惜也而篇中必先書岱者蓋明乎羅彥之守在

岱之率師去有更難者耳然寫岱於諸公守城之先而
結岱於諸公殉城之後作者蓋亦悲其志而惜其行歟
魏一鼇曰保定先京師而守後京師而亾可謂忠且烈矣
余當日家渥水於城之存亾諸公之烈殉皆不詳有人
問及亦茫無以對後得此篇始悉其情事會郡丞常公
大忠來訊及當日事因出相示常公乃同郡守楊公朝
公合詞申請闢地祠之題曰忠烈此祠之建此文之力
也甚矣文章之不可已也如此夫
宋之繩曰故明流賊之禍初失于縱既誤于撫終成于民

窮財盡文臣以空談掣肘武臣以跋扈保身以致滋蔓難圖卒然亾國匈非 國朝景運方升殲逆定亂固已廓然稱帝矣又聞之陳子傳曰當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保定聞賊西遁羣擁舊大寧都司神維騶出擊殺求去賊再城守迎 國朝師五月初一日李自成過保定見城仍嚴拒悔不屠追兵急不暇攻金銀蟒緞隨路委棄至午抵保定府慶都縣駐南關古廟高臺上有慶都諸生曹鼎者素任俠居恒聞闖賊橫行中原且恨且疑窺其敗假賣肉往觀之見李自成張日月龍鳳扇奏樂進膳從賊報曰敵兵北來自成曰左隊戰又報曰敵兵東來自成曰右隊戰俄而報曰敵兵自南來自成食失箸嘆曰天兵耶何忽而南也即取所乘馬日能行五百里疾指固關亾走所將親丁從之儀仗樂器皆遺廟臺上羣賊惶曰王帥逃衆大亂棄甲擲戈竄聽赶殺不敢拒自午至未賊被殺流血未盡赤兵倦投刀百姓百姓裸跣持刀殺甚至一人騾十餘甲士號號呼乞命快哉附記之以見天運有在賊原無能爲也

李因篤曰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亾保定府攖城拒賊

有死事之烈予舊所聞表叔楊武舉勳其言如此勳時從金侍御軍而侍御故爲關中直指矣勳曰城破之前一日勳等夜侍侍御公謀去就公慨然曰君輩自爲計不佞知有死爾比侍御死數日出屍井中面如生蛆蚋皆避不就此其彰彰者後如保定所聞多與勳異予甚惑焉得藹公紀事讀之爲之灑然嗟乎君子之獎善而表微也嘗如不及王淪李若水皆身有惡聲而其晚節至與日月爭光死生之際人所難言況重以殉國之義乎藹公是錄比樹冬青大有裨史事若建泰何足論焉

燕山草堂集卷三

保定陳　僖藹公著

記

慈雲寺記

瀛海郡郭西慈雲寺者、泰山行宮之所後也、宮舊在城內南隅、因駐防天策軍、香火遂冷、不數年牆欹瓦解、其法像幾于日曝月露焉、僧遷之今之郊、關中仍三楹、金碧飛踊、兩廊爲冥官按善惡狀、後營禪堂十餘間、以棲遊僧、迴廊右轉別爲一區、亦構三楹、供觀音大士、工成、僧請記于陳子、陳子聞而嘆曰、嗟乎、二十年來變遷淪沒于吾前者、豈少也哉、按此地爲漢獻王別墅、獻王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延文學士、今樂城所傳爲日華宮者是也、或此亦其客館之一。落于瀛州、在日華宮之外者歟。其在唐宋元不可攷、即明初亦不及知、就其可知者、明末爲王御史圃、售于提司冠、僧搆之以建此梵宇者也、嗟乎、神力莫大于泰山、法力莫大于大士、方其在郡城之南隅、爲天策軍踐踏也、曾不能庇其殿宇之不傾圮、法像之不日曝月露也者、豈碧霞元君封禪泰山、佛入中國、鐵樹銅花、到處堪鑄、而不必

懷此都耶、抑時之善變、數之積劫、即神佛不能挽而救耶、若是、又何論夫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之邸第、封君世家之宮室、變遷而淪沒也、若是又何必增故宮禾黍之慟、動周京茂草之悲也、雖然、獨念此地之在漢也、爲獻王別墅、王好士、其延攬而來稅駕而止者、不知幾何人、前明爲王御史圃、其花臺月榭、不知幾何區、笙歌簫管、不知幾何集、即後廢而歸于提司冠、其狐穴鼠徑、蛛網雀巢、不知如何荒蕪也、今則高殿曠廡、疏戶四達、巍乎煥乎、居然寺矣、物之興廢也、豈不有時有數也哉、嗚呼、可慨也已、寺創于某年某月、成于某年某月、僧某、河間人

汪胡二公祠記 甲午初夏

郡西郊二公祠者，乃浮光胡公合祀汪公而得名也。初浮光有汪公諱治者，于明萬曆戊戌守上谷，有惠政，士人德之，去之日，爲建祠，曰汪公祠。越五十餘年，胡公來涖茲土，蓋同里云。歲庚寅，公以水曹郎出守保陽，保陽衝郡也，當兵燹之餘，滿漢士民參錯居，上谷片土漸至丘墟荒草，民之望賢長吏，等望歲、望慈父母，然公下車，即爲車中吟，寓軫念意。郡人以公產浮光，羣以汪公期公，士大夫咸用時勢爲公難之。公涖治不爲勢屈，不爲利誘，不爲難阻，凡重

士愛民，禁吏，無不各得，迄今歷五年所，郡廿城百姓始田留田、宅留宅，寧幹安止，如寒谷無春，得公吹律而草始芽者。今歲甲午，公膺　簡命兵憲洮岷，百姓失歲、失慈父母，留㪣不得，乃相與尸而祝之，僉議合祀汪公，更之曰浮光汪胡二公祠，誌不忘也。太史張仲若先生爲草去思碑，徵若孫鍾元先生爲草二公祠碑，吾師隱士高淵頡先生爲草人祠記，予小子何敢贅，然有說焉。初士人欲爲公建耑祠，公不許，紳士念不肯輟，遂合祀焉。古之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公耑祀宜矣，茲之合祀何居乎？吾土之人未知其

義也。考之祠祀建置，或功于社稷，或德于百姓，或功于學校文章，或關風化，或同時，或不必同時，或同地，或不必同地，皆得合祀，如寶婺之三賢祠、錢塘之四賢祠、綏安之四先生祠、北譙之五賢祠是也。況二公生同里、官同地、政同績者乎？且今之合祀有三善焉：祀公于汪公祠，念公深恩，因不忘汪公舊政，見吾民厚道，一善也；二公同里人，合祀于官地，爲上谷重，爲浮光更重，二善也；且今之祠宇濫觴，初則巍然，繼而蔓草，汪公歷年久而祠祀如昨，祀公于中，所以別于今人之祠，兼成公本欲顯自之志，一以尊公，一以見非一時一世之思，更足爲後公勸，三善也。何不可以

合祀，而何必拘拘焉專祀之乎？祠成，予題一聯曰：人生同里皆千古，民到于今有二天。是即合祀之義也歟。公諱延年，字蒼恒，河南光州人。

想園記

園名想則園不有也以不有之園而想之則緣想而起者凡園中之山木臺榭樓閣池亭以及花木鳥獸當爲古今來凡有園者過之而殊不然若然則何不可得而至於想也曰此陳氏祖基也陳氏自方伯公起家代有科第亂離後峻宇腴田毀者毀棄者棄不知凡幾何必懷此區也曰爲園中井也井亦何地不可穿而有之曰此井乃前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廿四日流賊攻陷保定城陳氏一家殉難泉也自順治七年庚寅叔子壬人日望園之歸構井亭以

妥先靈至康熙十二年癸丑適值可歸之機而竟絕望焉故想也嗟乎望已絕矣想不亦徒哉獨念此地不歸則井亭不立先人魂魄未免有苦雨酸風之痛爲子孫者明知不可得而又不能死于心乃取二十餘年日夜所欲經營者而爲之園名曰想園是不能展子孫之實薦尚得享先人以虛名俾後之仁人孝子讀百世而相感庶幾或見其心亦子孫無聊之極思耳按園自明嘉靖時爲先方伯讀書之地有茅屋數椽聊蔽風雨方伯給事禮垣時毀之改爲園落于郡治北通衢之西東鄰王氏房先朝末年陳氏

以重價與之後倚強奪去并叔此園之家也西抵官路斜對王氏盧遠園今屬新安高氏改爲日涉園者也南屬劉售于張今歸郭氏北即陳氏祖居售于劉今亦屬高園託王房之後僅舊園一隅地不滿三畝鄰街構房四間迤南設門西向扁曰想園雙扉以柘爲之不加飾取不污義也餘房門東向以棲守園丁界以墻亦設一門扁曰家風凜冽凜冽者狀先人貞烈家風者昔先方伯官兵垣爾嚴嵩外除先太守守徽州忤逆璫李實掛冠後魏忠賢修士大夫義致殺身謂不辱也門以內各構小屋二爲子孫讀書

地密邇泉亭使不忘先人條節勿墮家聲也再迤而東編藤爲墻界之取其香之清辣也藤籬東有井即殉難泉也井之北高二尺許構亭三楹題曰冽泉亭以殉節名也亭柱題聯曰一門正氣森松栢千古清風轉轆轤即園景寓義也亭內供先人神位一曰誥封宜人顯妣張氏之位一曰顯妣楊氏之位一曰顯妣常氏之位一曰金室陳氏之位三氏皆稱顯妣者各從其子之祀也陳氏不稱顯妣者蓋陳適金金絕無續祀者享于母家也而旁列四婢侍立之位皆當時從死者例得從祀也亭東壁有記鐫於石峇

城䜿君孫奇逢撰西壁有閻門死節傳書于木東海朱一
是撰亭左有碑太史婁東吳偉業撰文太史溧陽宋之繩
書丹前文華殿中書舍人黃維寧篆額亭四圍多種竹取
其節也籬內周圍蔭以松間以栢取歲寒不凋義也亭
不建井上者蓋順治二年三月廿四日井水忽清三日泉
底砂石可數又四年是日昧爽井中忽騰白氣一縷高三
丈許移時乃散疑清冽正氣使然不敢掩也嗚呼天道循
環物情善變常不能以百年即以唐論右相李林甫宅不
數年改爲道士觀衛國公李靖廟天寶中已爲嬖人楊氏

馬廐假使此園真有安保其永不變遷而淪沒也則今日
之虛名即他年之實地不亦善乎雖然亦子孫無那之極
思耳園想于順治二年三月成于康熙十二年四月後附
圖

嗟乎昔蘇子瞻買產閻老嫗哭聲即返其舍近傳大名
成相公修家廟其地則先朝陳鴻臚舊室也有卿少坊
適當閻門之衝當毀其後人欲甚招而告之其後人曰
當售公時約日土木相連迄今三十餘年矣公毀則毀
之何告爲相公曰爾家物也其後人曰吾輩力薄不能
辦公毀而還之何如相公翻然曰吾錯矣此坊木值約
值二十金爾輩宴甚再三推委者非力薄不忍毀先人
名耳若雖白衣賢甚吾非故家哉忝居相位而忍壞舊
宦之表閭者門遂改闢焉其房當改造坊久而欹頹房
以支修房則坊圮乃并其坊而新之又聞其先相國文
穆公修相府購得民居有樹貞節坊者公令勿毀相府
遂低一隅噫成氏其賢矣哉誠盛德事亦大臣體也宜
乎其兩世拜相歟若然則吾之想園安知終不實有也
吾又當爲實想園以記之

湛廬記

余友永城李嵋雪、搆其讀書之屋、題之曰湛廬、攷字義、湛者、澄也、澹也、安也、憫世之憒憒也而澄歟、憫世之逐逐也而澹歟、抑憫世之瞿瞿也而安歟、其在詩曰、湛湛露斯、湛盛也、蓋盛世燕飲之詩、歸美於令儀令德、李子其有盛世之思歟、或寓意於和樂且湛也、是不可知、總之君子亦爲其可傳者而已、不在此居處之間也、往者啓禎間、逆璫伏誅之後、正人君子各以風節文章相尚、其在野者、同道爲朋、本先正講學之義、而社事興、復社起於江南、應社應於

江北、雪苑應於河南、諸子鋒出、侯公子朝宗爲最、今所傳壯悔堂文集者是也、李子曰、朝宗吾老友、自二三故人相繼淪沒、每經其地、不勝黃公酒壚之悲、今壯悔堂已毀、吾湛廬始成、是可感也、余聞之而嘆焉、曰、嗟乎、宅西渡石梁敗屋淒荒草、自古傷之、壯悔堂毀而其名固存、再由壯悔堂而上之、雪苑中如梁孝王所築忘憂館文雅臺、豈不頹垣斷礎、夜雨啼螿也哉、而至今傳矣、李子抱膝于中、事事爲其可傳者、俾千百世後、繼忘憂館文雅臺而起、與壯悔堂並傳、則亦自此遠矣、甚矣、君子亦爲其可傳者而已、不在此居處之間也、此余之所以記也、因書之素縑、貽李子、他日歸而顏諸其廬、

立義以朝宗勉嵋雪、故借壯悔堂來、發揮梁孝王所築、特其點染耳、文之簡潔波瀾處、固居然大家矣 邵夌玉

文昌祠丁守憲生位記

管理直隸錢穀守道副使丁公蒞任以來、潔己率屬、民用殷富、康熙十四年正月、擢江南上江按察使、聞　命之日、士民卒伍、皇皇然若失所天、遮道上言、用復借寇君一年之義上請、不得、相與咨嗟太息、至于流涕曰、嗟乎、自我公之宗敦幾輔錢穀也、未雨防潦、未曠防旱、未荒防饑、休養生息、以有今日、今舍我行矣、即抱轅樹碑于吾儕報德之思未盡也。欲崇祠俎豆之來謀于郡之紳士大夫、僉曰有同心也、如禁何、其附之文昌祠可乎、羣猶慊其不崇也、

于是爲之說曰、爾但知古之有功德于民者、則當祠立生位焉、不知附公位于文昌祠之宜也、嘗考梓潼帝君、文昌開化、凡以文章顯者、皆隸其籍、公起家玉堂署、好奬士類、其宜一也、嘗讀救劫寶章帝君之訓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公之居官奉職、眞可謂弗忝斯訓矣、其宜二也、且祠之者、非徒報德、將以祝之也、其訓又曰、官吏士民、能持受太上感應篇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十年壽命延長、三十年註名仙籍、天神恭敬、公存心行己、合天理、當人心、則後之福澤、當于此訓卜之、其宜三也。且吾見世之祠祀者矣、初則棟宇嶷然、久之人與日遠、事與歲遷、其豐功厚德、多與敗壁頹垣同歸漫沒、今厝公生位位于文昌祠、不惟得依其類、且使人歷數公之功德、以合之梓潼之寶訓、始知梓潼之著于文章者、公嘗能見諸施行、則其文章不虛、而公之功德愈著、以與永夫千百世後之俎豆而輪奐時新、用以勵夫來者、其不崇也、不尤愈于崇歟、羣喜曰善、乃于二月　某日、辦香伐鼓、迎公生位于文昌祠配焉、因命陳子儁載筆爲紀、　公諱思孔、字景行、壬辰進士、遼東廣寧人、

觀靜樓記

東鹿劉令公誌東鹿表章新城八景其一曰遠香蓮沼葢李少叅滋林别墅也少叅具濟世才中年抱病歸因其居之西北隅辟木一區游池種蓮四圍蔭以垂柳中築一亭魏相國署曰遠香因蓮而得名也亭之後築樓爲燕息之地題曰觀靜樓之室曰住心康熙十年夏陳子方應令公召同事纂修會樓成屬爲記客曰少叅其逃于禪歟陳子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少叅其理學之宗者乎天下事有名同實異者則當究其實有實同而名亦不甚異者則

不必泥其名子以爲逃于禪者豈非有見于釋氏所傳傳燈錄志誠禪師住心觀靜之說耶客曰然陳子曰子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少叅之志特寓意于禪而藏其學耳子亦聞太極之說乎太極者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陽者動也陰者靜也莫不具之于心心統性情者也心曰住者即吾儒之存養也靜曰觀者誠斯明見性地之本來也既曰觀靜而又曰住心者非住心不足以觀靜即吾儒無存養省察之功心不在腔子裏則不能復而見性之成也由此推之易之所謂閑邪存其誠書之所謂安汝止詩之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禮之所謂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春秋所謂遏人欲存天理無非此物此志也少叅誠理學之宗者歟必泥其名而謂其逃于禪則固矣客笑而去余因書之以爲記

重修清苑縣廳事記

康熙十三年、皇帝因西南用兵、軍書旁午、遴六曹中之材能異等者、以溢銜途、盧江時公以第一人膺特簡、宰吾清苑、越三年丁巳、職修事舉、顧廳事獘陋不可居、喟然嘆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耶、乃出俸薪、鳩工庀材、庳者崇、缺者補、自春經始、徂夏而成、觴邑人陳僖而落焉、僖曰、適者公費日裁、用日增、校之當時、相倍蓰、左支右吾、殆不暇及、我公不傷民財、不勞民力、成之何不異難也、公曰、余聞之矣、古者令長謂之父母、民其子、邑其家也、余以經家之意葺之、是以易也、子盍爲我記之、陳子于是大書而爲之記、按大庭修如舊、抱厦培高二尺五寸、後增通廊二楹、西構書房三楹、凡購大小材三百七十九木、瓴瓦二萬九千四百、丹雘材用銀二十兩、凡二千三百五工、自經始至落成、凡五十四日、復綴以言曰、嗟乎、天下事壞于因循者多矣、因循之獘、多起于不子其民而家其邑、視官爲過客、署爲傳舍、其凋殘頹圮、寧獨一廳事之不葺也哉、我公其賢于人遠矣、此舉也、旣侵尋乾沒、有聚納饗者所不肯爲、即脩有開之建華陽亭、歐陽修之建聚星堂、

亦屬燕集之所、地方百里、聽事于庭者萬家、孰有如我公修此以觀政乎、公誠子其民家其邑、不以因循廢事者、其賢于人遠矣、雖然、有進也、前之循吏良法善政、因循隕壞、久不可復、羣黎百姓、亦只以時勢之難、咨嗟嘆息而安之、茲我公旣能于艱難偪仄中、委曲經畫、不勞不費、而廳事以立、則吾邑之望于公者厚矣、後之可紀者、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寧僅記其廳事、以告享其成者、俾繼葺之勿壞耶、

陳令君送旃檀佛像上五臺記

康熙十年十一月二日淸苑陳令君蒞事甫三月遇旃檀三佛像于道左心怦怦動焉同署訊之供佛僧人僧曰某五臺和尚也募廣東二十年造大士文殊普賢檀香像三尊供養五臺山因乏貲逡巡保定不前公慨然曰余粵西人也往者粵之東西稱梓里豈佛自粵來須粵人送之耶是在我矣禮拜之佛像頭胸忽出珠如汗然拭之復出者再其所造衣紋處則未有也由是觀者如堵越某日公捐俸五十金舁其龕直達五臺云嘗考佛以寂滅爲性者也

而猶戀此像耶游錄碎事云法中龍象波羅提謂佛力大也而猶借人力耶此殆瑞應耳以誠感之則現焉公至誠人也每向余言過匡廬逢仙人語疑爲純陽眞人公殆有夙根者則今日之事豈非佛以摩尼珠爲公現優曇鉢羅華歟佛之出世屢有瑞應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有五色光貫入太微自漢明帝時化流中國現相不一不具論論其近者前明洪武五年上搢玉圭禮佛于蔣山太平興國寺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事詳宋濂文集中又永樂十七年九月十二日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金光徧地旣而頒佛經佛曲爲善陰隲書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次年禮部尚書呂震副都御史王彰頒佛經至陝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應此皆當時故牘所見者或謂皆西僧之術嗚呼由今觀之豈術也哉陳令君諱國鉉孝廉廣西臨桂人造佛僧名隱林

健松齋記

健松齋者方君渭仁讀書所也松者渭仁先子手植之于其勺圃者也甲寅聞變樵于兵者三年凡環邑之喬柯蒁藋暨此圃桃梆梧竹悉薪之而松獨存初渭仁以松名其齋曰健蓋取唐詩松涼夏健人之義余謂至今日而健始不虛也重毀之存先人手澤幸也不得先人而見之見其松而護之毀之如見先人焉孝也陳子聞之不禁喟然嘆興曰嗟乎物之興廢莫不有時有數未必果有所以憑依之者而精氣之感召亦至足異焉嘗考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苹感文命咸得則朱草生郊黃帝神明則屈軼生庭即

如都下之顯靈宮交柏列屏尤其彰彰者松之存也而豈徒哉昔明崇禎時相臣之最賢而謝政最速者咸稱遂安方相國則渭仁大父也相國官編修典楚試策問侵魏璫削奪外除幾被逮戊寅入政府擬輕劉大司寇蹟金不完罪不稱旨即掛冠歸時論韙之而惜其不竟用然則此松之存或以顯公之剛風勁節于勿替乎若然又不僅手澤之存矣語曰爲德不返當在子孫相國未竟之業必有後人光大者可于是松筮之是在渭仁也歟

綸川書院記

河南在疆域爲中土禮樂文章稱最盛焉攷記載所傳書院合之今之建置僅有三區一曰嵩陽書院五代時建于太室山下宋至道初賜經史藏其中王曾奏置院長給田者是也一曰涑水書院司馬池爲西陽令生光于此而建之者也一曰綸川書院則今侍講湯公斌集里中後進講學論文之地也庚申湯公寓余書曰吾睢丙辰屬刺史蜀人程公某于州治西行館廢址改建書院林居述異記睢書載睢渙二水波紋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又名綸水杜詩曰藻績憶游睢因名曰綸川中祠二程子後立文昌閣

清渠環遶映帶左右頗稱幽勝維吾子記之陳子不禁作而嘆曰嗟乎人心關乎風俗風俗關乎世道自理學不明淫詖淆心遂指聖賢爲迂闊釀而爲兵戈寇盜之旤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明道維世也後世名立而實不存有心世道之大人顯者乃爲書院以救之湯公其猶行古之道歟古之人得志則行道于朝光采表于當時藏修則明道于野光采表于後世公之丰采出處兼植其光可徵也嗚呼二程子生于洛陽爲道學之宗而睢

賜又屬張許抗節之地往者太平時人才盛于雪苑迄今追述應社諸子猶令人有彼都人士之思及流風其既衰矣風氣又歸于睢得先生起而振作之接程朱之傳躋風雅于道德山川秀氣鬱爲國華後之譽髦斯士接踵而出于睢者將不可量是又不可不記之爲千百世後尚論作人者所攷鏡云

雙鵝記

明嘉隆時趙郡新河有宋布衣登春者字應元溥洽以詩名晚居江陵耕天鵝池之石田更號鵝池生後自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越百有餘年有栢城王令君宰新河念其高風勒石表厥宅里曰宋布衣故里亦鄭公鄉杜甫里義也令君誠賢矣哉立石之夕有天鵝雙集碑旁徘徊不肯去村人捕之以獻令君畜于官署之西園神王色澤若得其所者噫異哉或令君彰善表微其降木之鸞巢庭之烏耶抑布衣才鬼勝于頑仙即華表之鶴望帝之鵑也皆不

可知獨是布衣一落魄老任生耳負性骯髒眼白亾富貴人欲得而甘心者甚衆遊跡幾遍天下所至輒窮即有物色者非其人不受廼之即亾走惟齊人那侗宰南宮吳人徐學謨守荆州與布衣遊善徐爲梓其詩以傳當時紙貴大約其人之高曠似孟郊其僻類賈島無所關係于天下後世者也令君何所取而于流風既衰之後表揚之而不忍沒哉蓋綱常名教之事有大行于上者不可無堅守于下者大行于上所謂彰志貞教化行而俗美是也若堅守于下則著書立說安貧賤而有恥是也令君祭布衣文有

日用則爲經濟不用則爲文章可謂知言矣今之表其里也豈非用以廉頑立儒敎善令君誠賢矣哉竊念人亦成其爲人而已成其爲人必不致與草木同腐一時之顯榮窮通無論焉即如布衣當時牴牾無所容而死又不知其所乃于百餘年之後猶有讀書學道之令尹出而表彰之則人之可傳所重在立身行已不大畧可睹也哉雖私之集也近幻而誠之冥通氣之感兆夫亦可以共信矣因爲記以貽令君用勵行已有耻者兼爲今之爲令者告焉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令君姓王氏諱培號益仲河南柘城人某科孝廉官以循良著稱捕緝人司大德記之而書于碑陰

楊忠愍傳

楊忠愍繼盛者字仲芳別號椒山保定之容城人也生有奇質頭長且圓人呼爲壽星頭父富語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貴是子也耶生七歲母曹死初父娶於曹生子繼昌復媵陳女生繼美後曹復舉繼盛曹死陳女妒驅於豎使牧牛竊見里塾中兒誦讀揖讓慕之請於兄兄曰若幼何學繼盛艴然曰幼任牧牛何獨不任學兄言於父父奇而從之然仍不廢牧甫十餘歲父又死兄嚴厲嫂惑於庶母陳日事譴呵備極凌虐恬如也十三受經十八補邑博

士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每至夜分燈且盡瞑坐思屬文寒無下襦逃屋走誦日所讀書俟歷以上微暖始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時瘟疫行僧皆病同舍生俱亡去繼盛獨留調攝諸僧賴以愈既而兄與妻皆染疫繼盛皆躬爲調養以痊是年傳染最盛獨繼盛親之而不染時以爲有神佑云嘉靖十九年庚子舉孝廉辛丑不第入監祭酒徐階奇其文乃受業於徐二十六年丁未成進士除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有考功司郎中鄭曉者善氷鑑退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量因告

以古今成敗得失曁國家章典始肆力詩文諸學時關西大儒韓邦奇官留都兵部尚書精於律呂繼盛從之學三月得其數告韓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寓也寘思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忽夢大舜坐堂上投金鐘一曰此黃鐘也使擊之三擊而醒汗悅若悟者亟起篝燈裁竹抵曉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成韓撫膺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有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由是有知樂之名二十九年考滿入京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當是時咸寧侯仇鸞以雲

中騎勤王驟得兵政襲衣玉帶爲上寵任鸞外驕而內怯請開馬市與北邊和議遣繼盛行繼盛擬條陳開市五事一欲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擄去人口三欲承管不許別部落入寇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幷用有同官言于兵部尚書趙錦錦曰此疏上則馬市阻別遣王事張才行繼盛乃上阻馬市疏論其十不可五謬語載國史中上三閱而嘆曰繼盛言是也下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國公朱希忠咸寧侯仇鸞八臣會議鸞上密疏嵩主之上意中

變下錦衣獄援一夾一蔽一百降陝西狄道縣典史先是譎官不理縣事繼盛負剛介強項名係友畏之不敢近乃自請縣尹親細事得理既而上官委以艱大事輒立辦居月餘臨洮諸生多從之遊出贄儀俸資買東山超然臺構超然書院狄道多西番回回習梵典又設館圓通寺立二經師募得番漢童子百餘人教讀不三月成禮讓之鄉諸生日益衆乏食乃集邑吏搜出田地飛灑者得伏糧三十石又鬻所乘馬曁妻張服裝買重賦地二千畝白于府以伏糧子之倣古井田法劃授諸生父兄計畝入粟供筆札

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藝蔬引洮河水灌溉之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得開民仰給薪于二百里外繼盛單騎往諭之生番咸懾服煤山開邑遂不苦薪邊民無他貿易皆資生於織褐上官購買或減值或勢奪每一褐失一家失養多有號于路而死于河者繼盛禁之時有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繼盛收其符而執其人曰御史巡方無責褐也卽御史吾且得申請郡守尉排解乃得脫去嗣是再無責褐者而民害永除在狄道二年百姓愛戴呼楊父諸生稱關西夫子三十一年壬子罷馬市侯鸞奸狀畢露

罪至族上思繼盛言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遷南京
戸部主事之南戸部三日卽遷北刑部湖廣司員外甫耿
道淮安又調兵部武選司員外舟中每中夜起坐自詫曰
一歲四遷官君恩厚矣何以報塞妻張旁笑曰公休矣且
歸耳繼盛曰何也張曰以一佐貳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
子不啻百鷙豈直言報國時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
曰命之矣於是日夜密削草謀論相嵩因南都日食之變
之議擬于三十二年癸丑元日上狀會上方怒諸給事齋
疏抵端門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拜疏劾相嵩十

大罪五奸語載國史中時上變秉一真人陶仲文崇玄祀
言者嘖嘖獨嵩入直西內冠香葉巾着輭帛履從諸貴人
拜起屢撰青詞供奉壇殿間性復柔佞貪險每私褁金錢
結納諸奄人微伺大內動靜密白之因得將順上意寵眷
日隆疏奏上恚繼盛戇直嵩復搆之下鎭撫司打問一拶
一夾敲一百夾至脛骨出終不屈復重杖四十棍桎梏纍
囹圄中隨奉旨錦衣衛打一百棍送刑部從重擬罪刑部
郞中福建史朝賓欲輕擬尚書何鰲侍郞王學益嗔目持
之竟比依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監候中外駭然方繼盛之

下詔獄候杖也有湖廣王之誥者懷蚺蛇膽私投苗校尉
齎酒以餽曰服此禦杖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却
之第飲酒一巵又囑曰毋恐繼盛曰豈有怕打之楊椒山
哉談笑赴錦衣堂受杖杖畢送刑部巡風官江西李天榮
爲嵩私人盡搜去藥餌諸物繼盛兩股腫相摩不能前二
人曳入舊例官繫獄有官監提牢主事浙江劉槓黨嵩下
于老監與囚伍杖毒發死復甦會司獄劉時守餽茶獄吏
孫儒犯人何成敦以碎鍾取甆之銳者刺之血噴湧數升
心始定京師諸生侯冕內侍趙用各私餽藥敷之右股潰

腐肉者地如粥旣而左股腫毒上攻危甚夜夢金衣人三
率一青衣童子攸小盒出藥一丸親舉湯灌之覺而舌愈
復進食而股毒不出乃取鍼紝線穿股皮提之利刃刺入
寸餘膿血迸出垂筋二條復割去方割肉時獄吏執燈戰
慄手忽失燈曰關公刮骨療毒猶藉他人不似公之自爲
也豈非神人哉當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繼盛疏稿至
紙爲貴九月披長板鎖鐐出赴朝審觀者如堵諸中貴人
夾道指目勞以酒肉遺以白金至棋道不得發繼盛悉謝
不受羣曰楊公義士今得一見幸也又竊指其三木嘆曰

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哉、繼盛口吟一詩曰、風吹枷
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
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
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一時傳誦上意且借欲免之緩決
監候三十四年南直總督張經因倭寇失機當死賄嵩二
萬金求脫比朝審嵩入繼盛名並爲繼盛上所繫念或可
混免否則同決以快私讐上一見經名輒怒不他顧即批
允決舉朝錯愕王世貞兄司業王材詣嵩營救嵩初迫公
論許之卜于神大理卿胡植太僕卿鄢懋卿曰此何卜公

不聞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嵩子世蕃率諸孫環跪泣曰
爺爺如釋楊椒山兒曹虀粉矣嵩意始不可回妻張氏上
疏請代夫死通政趙文華格之不得達以十月晦論死繼
盛于赴義之前一夕據囚床草年譜付其子應尾應箕曰
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萬古生平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
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歿歿
時年四十繼盛歿之七年壬戌相嵩奸狀大露上采御史
鄒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甲子御史林潤自

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于人
以死又三年丙寅上崩遺詔褒錄死諫諸臣吏部首以繼
盛名上賻太常寺少卿錄一子太學生隆慶元年用給事
中陳瓚言賜諡忠愍隆慶二年用御史郝杰言賜祠于保
定府西門內額曰旌忠萬曆八年督撫劉應節孫丕揚建
祠于容城縣庠之左萬曆三十九年保定知府武文達建
祠于保定西郊通衢之東角鑄嚴嵩父子仇鸞三鐵像北
向跪供憑弔者擊之題曰楊椒山先生祠天啓四年直隸
巡撫張鳳翔同定興知縣王永吉即其藁葬定興東引村

墓碑之側建祠孔道其遺集年遠板蠹康熙十二年四世
孫楊聰爾重梓于江寧苑洛志樂康熙二十二年直隸巡
道吳元萊重梓于保定

陳僖曰楊忠愍八歲從塾師學受書即能成誦師指一從
游之年長者使屬對曰老學生即應聲曰小進士一日狀
客市沽父曰無酒是窮王即對曰有兒爲名臣後考滿入
京謁孔林登泰山絕頂慨然嘆天體之未盡愈有志于學
即在請室中日讀書不輟古來傳人皆天地正氣所種生
即卓犖非人之所能爲也當其下詔獄也勢兇甚乃有覇

州王邉以女字其幼子、淵廣王之誥餽以蚺蛇膽、米脂艾希淳建德徐紳盩厔趙忻捐俸購田三百畝經其家、太倉王世貞祠建丘秉文海寧應明德爲之營救、皆仗大義不惜功名性命者、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此之謂歟

管太守傳

外舅管公、諱嗣章、字大雅、先世山東淄陽人、始祖成、從文皇帝靖難有功、授大寧中衛鎮撫、後大寧移保定、世爲保定人、祖仲呂、嘉靖辛酉舉人、任饒州府通判、父松年、由明經官易州學正、公以萬曆丙午舉於鄉、初清苑大尹王之寀集郡中士課文、每試輒冠其曹、于公車北上之前兩日、王夢有鄉紳管別駕者、公服拜謁曰、余孫得與鄉薦、荷公陶成、特詣謝、比寤、以年貌詢之老吏、知爲公大父、心識必售、預製扁曰繩武世科、後榜發果然、累上春官、皆中副車、

家貧親老、就教職、授陝西渭南縣教諭、邑故多豪族大姓士子、半屬親族、每倚勢敗檢、公課士先行誼而後文藝、申黜行劣者十有三人、而豪強斂跡、撫按列薦十七章、遷沔縣令、會巡方御史考察吏胥作奸、私黨重囚招冊投之、御史怒、藩臬代危之、公緩帶從容詣御史、諭曰、此冊已經閱、乃吏胥私弊耳、討出更正、御史喜曰、此官貌魁梧而氣度容與、是極有擔荷者、首薦之、隨丁母憂歸、崇禎巳巳、投牒候補、時邊事急、京師戒嚴、五城兵馬司指揮有緝奸靖衢、督民甲諸要務、適北城缺、吏部爲權變計、以候補知縣有

正薦者推補乃補公兵馬指揮管北城司事北城事叢集積弊頓清凡光棍豪惡有犯即寘之法時有徽人巨商殺人前官以家僕坐抵公反正之巨商素知公利誘勢奪皆不得乃出萬金求巡視北城御史希得原招易二二活字堅不允竟抵償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十二團營解嚴後其卒爲盜公緝得十餘人襄城遣官請於公曰此輩皆戰卒勇士正資禦敵討回本營發落公不許竟叅送刑部律斬襄城又求公同鄉人王駙馬解之王曰余稔知此老倔强執法如山爲公計莫若舍此數人否則恐有他故卒棄市

當是時廠衛擾民無寧晷地方苦之國初太祖按金木水火土製五銅牌頒給五城兵馬司官皆鐫勑旨曰時遇多事本官捧牌夜巡嚴拿干禁之人登時打死毋論牌寄庫中久不用公開庫請牌嚴緝之旗尉不敢履北城界民安堵時稱其強項壬申冬考滿應遷部曹郎有中官張彝憲者奉命總理戶工兩部錢穀位尚書左慕公名簽屬戶部郎招致公曰中官督部務則我輩宜執屬禮以結交近侍官員有禁辭張強之卒不應張覺而恚曰部我耶吾力能致之也當移文吏部坐名隸彼辦戶部事屬致者以告公

曰徵官斂屣也果爾即掛冠正陽門去耳未幾張撤還刑部雲南司主事尚書胡應台知其才時雲南司事繁劇郎中遷強公攝事兩月積案不八日而清崇禎皇帝英察十三司事少不協即奉嚴旨既而十三司事皆委公立稿會題皆得俞旨闔部司推重之俸滿當外遷公耿介絶貲緣遂出守陝西之平凉府平凉方苦賦額設苑馬寺平京道同知通判推官俱缺官公以一官攝六官事事皆辦舊制苑馬寺隸平凉轄七監屯堡監各有官有軍田賦不上供即以飼馬歲滋息若干彙報以備邊需時旱荒馬斃朝廷

需馬得旨盡數解京七監官軍鼎沸公走固原請于制府洪成疇點閱馬匹據實回奏成命收牧丁數萬人歡聲震地七監屯堡肖像祀之當公官刑部時與陝西人劉掌科比鄰頗疎節劉啣之公夙有足疾及任平凉風寒勞瘁不時舉發劉乃上疏論公病夫不宜處巖疆公乃以休致請當公之守平凉也親藩韓王撫軍甘學濶制府洪成疇倚爲左右手聞其去爭圖挽留是時韓王甍郡之紳士軍民及苑馬寺七監官丁合數千百人號跪王府門求世子疏留公不顧竟歸抵家爲崇禎丁丑父年八十有三稱觴介

壽祖孫父子兄弟一堂歡聚稱慶云逾年丁父憂哀毀骨立再逾年公卒年五十九公性廉介凡七歷官產仍舊九子皆食貧當公歿時并無力可貴顯人誌墓有三女僅爲幼弱每聞仲子辯宏畧悉梗槩因爲立傳

陳倫曰明季以貲格任官豪傑短氣是以國事日壞如公者豈非國家大有用之人歟卒以鄉舉限其官後復追要人以去可惜也嗚呼寧獨公之不幸哉

燕山草堂集卷四目錄

文

哭椒山先生文　諭僕文

答友文　乞巧文

祭白大理文　彼公辯

保定左衛原始　擬樂府題辭

答問　淘沙者說

撲滿說　瘦說贈梁光祿

停帆說贈潘處士　咼姓說

賦

帝京賦　白鷹賦　歸來賦　落葉賦

雜著

贊

管大夫　伍大夫　智伯家臣　商君

武安君　武信君　孟嘗君　平原君

信陵君　春申君　魯先生　虞卿

應侯　侯監門　毛舍人　亾秦豪傑

楚霸王　蕭相國　留侯　曲逆侯

淮陰侯　漂母　廣野君　漢大中大夫

朱太守　謁者　貰郎　禰正平

武侯

跋　書後

雲間馮氏忠孝錄跋　書迂也亭墨蹟後

書石文介集後　書童鹿游史印後

書匡廬集字帖後

客窗偶談

東廠　錦衣衛

識物

孔雀　蛾　蚌　果然

猨　蝸牛　微塵子　號寒蟲

叩頭蟲　述怪

燕山草堂集卷之四

保定陳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文

哭椒山先生文

甲申四月既望僞賊走金容投止友人不得其僕館之忠愍祠傍時薄暮大陰雨沽酒購紙錢詣公祠下爲文以哭之曰嗚呼先生有明之忠臣也明亾矣先生知之乎太祖高皇帝以淮右布衣提三尺劒戡禍亂定太平而有天下功過漢唐先帝英明不愧武丁光武而竟亾矣先生

知之乎先生兩疏氣奪山河忠貫日月當日已灼見其後來故其言之激而詞之壯也先生殁後國事日非知之乎某草野書生分微齒穉一無所知然常竊窺其底裏卽知之而不敢言也今旣感慼靡騁舉世仍寢寢焉非先生之告言將誰悉非先生之哭淚將誰灑耶明之亾葢體面二字亾之也六曹九卿文吏武弁但知修體面而不講營職掌凡爭門戶滋議論分資格尚夤緣講舊例重情面貪賄賂崇體統皆體面二字釀之于是內外皆虛而不實上下皆迷而不悟紛紛擾擾鋪成一體面世界衣冠文物外亦

彬彬實則捉襟露肘綴肉孱筋殆哉岌岌乎束手待斃而
不能一朝存也嗚呼痛哉時有常變勢有緩急而事之經
權應之惟體面之誤深則機宜之失重他不具論請以近
之重且大者爲先生告之夫爲帥者守邊之一偏鋒也陳
繼儒之計行而毛文龍殺爭體面也而邊事孔棘矣和邊
勤寇聚邊疆之兵除門庭之禍宜也和議中止使臣幾死
于榆關之外重體面也而內外交困矣將之忠勇兵之精
強莫過邊帥棄寧遠守山海以便勤王宜也廷臣以棄地
非策排給事中吳麟徵之議不行旣而王永吉血疏三上

陳演力格之顧體面也及賊勢廹即徵之入衞而已無及
矣駕旣不南遷范景文李邦華請奉太子撫軍江南宜也
光時亨引唐肅宗靈武故事大聲阻之重體面也今則太
子二王俱落賊手矣嗚呼痛哉以二祖十四宗金鎗玉戈
宵衣旰食二百七十七年全盛之天下而斷送于體面兩
字不終朝而亾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或先生而在不至此
耶以先帝之英明尚不能救即先生在將奈何或以先帝
之君佐以先生之臣猶可爲也抑數之積刦究亦歸于盡
歟嗚呼痛哉國破君亾已匝月矣忠臣義士豈遂無人而

張巡之兵不起黃巢之焰愈張四海仳離萬民湯火此余
小子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于祠前而不能自已也嗟夫
先生

論僕文

戊午秋七月應名入都假寓吴天寺除二三長者外不修版刺卽此二三長者不得面見亦只署一門狀而去不再謁也班役臧獲裁之乘間請曰此番徵名乃千載一時諸公馳騖奔競立朱門日與槐柳齊我公日坐荒寺若無意功名者然且見公顏色間反怏怏也奴輩望公一官如大旱之望雨乃如是焉未知其意也敢請余應之曰是非爾所知也久之託一友人叩余如前言余乃明告之故天下事無論得失約當審其在我審于己而進退將有其處雖

有命焉人力亦不容以不盡若進退兩無所據雖一朝之曠典千載之奇逢止足增人之憂而已試言之余在襁褓卽能誦詩屬對年未弱冠于勳貴座上而挫大將軍之威每抗論于先生長者前坐握麈尾江波流而風雨集豈不且有長風破浪橫行天下之志者哉不謂生不逢辰長辱胯下然既負有虛名知交滿天下際茲大典而無一人爲剪拂吹噓使之激昂青雲不可也但自多難破家坎壈落魄姓名一登啓事既無辦裝之錢惟有東郭之履後來事尚不可知而目前已羊觸藩而魚涸轍矣又不可也茲舉

也朝廷之意雖盛奉行未知若何且此奇遇非大有將命不能徵此異數我生屯蹇一也不能貪緣二也好竽鼓瑟未知所求三也孟襄陽上最愛其詩及得瞻天表誦詩不稱旨亦終于擯斥天下事安可預知一經擯落是半生下第必下第 御前而後絀下第之局破貧士之家灰讀書之志豈非甚不可耶倘萬一如宋呂蒙正等五百人盡賜及第濫觴一官本朝以科目取人借北斗之垂光爲終南之捷徑所謂處則遠志而出則小草者雖平步青天自顧既已媿心對人不無短氣況官必清閒散秩俸薪不足以

贍八口職掌不足以展平生室家無擔石之儲長安無乞米之所更有進退維谷者則又不可之大者矣嗟乎在人無不可在我則無一可安得不我心靡樂悲焉如擣也哉盍爲我謝僕人無生妄念也客諾而去余因屬童子鹿游鐫一章曰無一可

原缺第六至八葉

乞巧文

歲在已未歸自都門三徑荒蕪家徒四壁立時屆七夕奴子請曰僕輩今而後始知公矣公慧而實愚謙而實傲圓通而實執方拙莫甚焉茲辰例宜乞巧謹設爪菓于庭請公乞靈陳子不禁啞然一笑既而長太息曰嗟乎爾輩知我乎爾之知我何如我之自知我非愚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也非傲也行已有耻也非不欲圓通也無所以圓通者故安分守常非執方也拙不敢辭實坐于窮耳何乞爲僕人強之乃爲文以祝曰天孫天孫爛然星陳鵲橋初架

維斗指申自天降康以巧字民維我拙甚拙非無因願降我志求畢我身我躬不閑更坐食貧伏惟移渡河之駕轉乞靈于錢神俾囊不羞澀鬼不笑人此卽智慧之妙術足奪造化于乾鈞

祭白大理文

康熙辛酉閏大理寺左評事白公仲調典閩試竣卒于浙年月日時皆不詳其友陳僖于十一月望日薄暮具清酌庶羞之儀設于保定西郊外十方院長河之左爲文焚之向南而哭卜望祀神期也薄暮乘陰氣也向南望祭也焚文如郵書也郡西長河與天津運河通可直達江寧也公而有靈來格來歆焉文曰嗚呼仲調而竟逝耶公尚饗耶眞耶否耶天未喪文何奪公耶公志未竟何忽亾耶言者至再則竟眞矣嗚呼仲調何竟已矣維昔盛時陪京金陵

臥龍鳳雛兄弟交稱鞭弭天下羣推二白月顊天犀公尤翁赫桑田滄海公屬老成先朝文獻庶幾有徵三十年來道風日末公獨民儀彼都衣鉢維公德量休休有容捲髮吐哺不列青宮維公文章徑露韻灼玉佩瓊琚不登臺閣維公論議走龍粲花經國政令不紊　皇家維公學術光明正直獻納論思不在　帝側少陛才望晚捷南宮官君法曹種德康功　帝曰休哉惟爾大理德行文章堪比閩士典試閩海掄才鰲江伐鼓釣龍貢之上邦旌旆經浙雷霆忽厲傳說騎箕方朔返歲猶記君行貽書言志竟成永

原缺第十一葉

訣一字一淚忘年交君無任誒慄我兄事公公弟畜我自顧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余多疎畧公知我貧余多偷強公知我真我有不爲公重有耻人有不容公惜無倚魚亦有依鳥亦有巢維我何辜天奪其人壽不人嗇貴不才期職不德配福不善隨揆之于公皆不大戾名山大川光星皎日彷彿見公萬年昭質公亦何憾悲者世人世人胥慟我更酸辛悲塡于胸莫哭于柩楚些徒招輓歌莫就酒不盈觴肉不掩豆一陌紙錢遠逹左右望南而號詞以爲侑

保定左衛原始

保定左衛者舊大寧都司之一衛也大寧都司者乃喜峯口外北平行都司之所徙也按大寧禹貢青冀二州之域青東北古惠州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居遼東宣府之中俯視北平之背元爲大寧路兀良哈部落即奚契丹種類駐牧焉明洪武二年己酉六月元丞相也速復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遣開平王常遇春襲之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大寧遂屬內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以棲有功官軍

洪武十四年辛酉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二十二年己巳大兵北征朶顔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顔泰寧福餘三衛以處降人自全寧抵喜峯迤宣府曰朶顔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各以其長爲指揮等官每歳朝貢與大寧聯建文元年己卯秋九月靖難兵由劉家口直趨大寧拔之以寧王還北平大寧城爲之一空各兀良哈從征永樂元年癸未三月因兀良哈從征有功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府曰大寧都司散布典營諸衛于京

府之境盡以大寧地界之隷三衛焉大寧都司轄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暨茂山一衛　國朝因之順治九年壬辰裁中衛歸併保定左衛裁前後二衛歸併保定右衛十二年乙未裁茂山衛歸屬左衛設千總一員駐易州徵糧十六年己亥裁右衛歸併左衛仍設大寧都司統之康熙七年戊申大寧都司裁留守備第署曰保定左衛云

大寧都司自遷入保定無專志卽有記載不過大槩多不詳

國朝只存左衛後併不知其所自來矣余考之大明一統

志皇明從信錄許論九邊圖朱思本廣輿圖弇州史料開平王世家等書而成此文雖曰原始而因革亦在焉矣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燈下識

擬樂府題辭

樂府者繼六代之樂章而作也秦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製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此樂府之祖也孝惠二年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而其製多不傳班固漢書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

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册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卒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梟無足觀其樂府之變二南而邶鄘乎至後魏又變而爲楊白花等淫鄙之詞其變之又變三百篇變而爲騷乎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由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靡雜厭人視聽其浮淫鄙俗不敢芟夷者良由未深悉其義存之以備好古者考訂耳今之擬樂府者惟擬其短簫鐃

歌一體寫其游俠之意而已去古製作愈遠也雖然古人詞章因時因地因遇各寫其實即詞以立名今之製作家因時因地因遇則擬其體亚不必擬其義擬其詞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擬樂府之謂也哉

答問

客問于陳子曰桃源在武陵溪漁人誤入得縱覽其勝南陽高士劉子驥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即使果往亦不過如郡太守尋向所誌迷不得路而已此殆有緣耶漁人何以有緣太守高士何以無也此其間亦有數歟陳子聞之瞿然驚猛然省既而欷歔太息曰嗟乎天下最勝之境世所企慕欣羨而不得到者大都不識字者遇之識字者不得遇也客惑之陳子乃促膝而前曰若所謂緣者因果之說也其說近幻數之理又甚微皆不具論論天道而已天

之生人也各以福命畀之其福命有二一曰智慧一曰受享而兼之則難讀書識字此智慧也攬勝履泰此受享也天既與以識字之福見不識字者所不得見聞不識字者所不得聞而又使之見聞不識字者之所得見得聞天不若是偏也抑萬物以氣相感識字清氣也清則薄塞相也不識字濁氣也濁則厚福基也從來智慧之人多不得受享實天道焉且天下勝境天多秘惜而虞其洩不識字者即履其境如不到者然若識字者得至則洩矣因而多事矣天不肯也故漁人入桃源而桃源中之桑麻雞犬風景

人物究不能以言狀之但述其流連已耳假使太守高士識其路則桃源一席地有不朝成譙飲詩賦之場暮爲兵戈擾攘之地者乎客曰然則桃源中人皆不識字者耶曰想當然耳觀其不知漢安知晉魏則知其人皆渾渾穆穆不識不知者也客起徘徊者久之大呌曰信如子言是我以其昭昭長此落落也今已識字卽焚書已晚矣急呼酒酹後耳熱而歌烏烏謌各散去

淘沙者說

壬子重陽之前陳子步于河干見有汲水者滌者濾者杈者杙者摇者捎者掉者掬者搣者簸箕者其人不一皆揩揩然傴僂偕作陳子曰是何爲者乎曰以淘沙也淘沙何爲曰揀金耳沙中有金乎曰有淘則得之乎曰得之亦有術乎曰有陳子曰若是乎沙之必有金淘又有術則其得也必矣而爾輩皆形枯槁而面顑頷也何哉衆無以對一老者報而前曰沙中有金固也淘而欲得似也然多不能得是以困也陳子曰或延日之沙無金乎抑淘之者不善也

老人曰沙中之金不減昔也昔吾之前輩常任其業多得金以爲用因而致富吾輩習之而失其傳其後生又寢寢焉終日淘之但得沙耳然淘之之術吾亦幾疲心力于其中矣請述之吾向以金之體重沙之體輕以水濾之金必沉而沙必浮出也不意有頑沙者堅于鐵而不能分也又以爲金有光而沙有色光必艷而色必濃也不意沙有五色其光足以亂目而不能別也曩也淘而得者升許其質堅重其光燗然貯之囊中信以爲金及鍊之火則沙耳無價值也吾之後生不知猶寶之隣里爭相稱笑曩又淘得

升許其質色如前余剝其誤將舍之旁觀者曰子以爲沙誠沙也卽沙亦可觀子棄而我取之鍊之則金耳隣里又相竊笑嗟乎余習其業自以爲能只因失傳其術顚倒錯亂莫知所從徒滋笑柄是以困也陳子曰然則金將無出之之日乎老人曰不然也竊聞金不終藏于土久之則其散者聚而積焉其氣赤黃光大若鐘盤有福氣者以慧眼物色得之不爲我輩有也陳子聞而噫曰嗚呼若是乎金之不吝不混于沙旣失其術則揀之甚難久之又必發光璧爲識者物色豈非有其時歟然天下之物待其時以待

其人者又豈獨一金也耶感其說歸而述之坐中之客讀其文有泣者

瘿說贈梁光祿

瘿冠道人固貴官也好神仙術客貽以木瘿曰可製杯道人曰與其杯而醉何如冠而醒也因冠之道人有史才撫遜事關風化者著小傳一帙署曰瘿史其言曰瘿木之餘也道人人之餘也知瘿則知人知瘿則知道非史而列于史則亦史之瘿耳旨哉其言之乎道人殆近道矣然而瘿之義未盡也陳子取而廣之爲說以贈道人按瘿木之屈結而旁出突兀而的然者也惟其屈也故結爲華文惟旁出則見爲突兀惟其文斯的然耳字義從病瘤也木之病

也無用之物也人愛其文忘其病思有以用之其材不適俗惟宜爲杯否則瓢制爲冠自道人始道人其瘿之知已與切思天地間一氣而已氣聚則變陰陽之氣聚而成天地天地之氣聚而生日星河嶽日星河嶽之氣聚而生人物草木然則瘿者其亦木氣之聚而然乎人見其杰然出的然見附之虬枝蒼幹中有類乎瘤故名曰瘿其實聚也非病也道人冠之取以自號蓋有味乎貽息之說而寓意于聚歟抑人棄而我取歟抑有見于天下之物以有用爲用者適于俗以無用爲用者宜于道歟道人爲誰則恒山

梁光祿稱爲蔡石先生者也

停帆說贈潘處士

邗溝之濱有處士焉曰潘子楚吟𥶡旅舍于長安有類于舫取義于帆止而不流有類乎停因題其居曰停帆名公鉅卿題贈盈帙其友陳傳讀而嗟嘆者久之爲說以贈潘子兼志勉焉曰嗟乎停之義大矣哉恐楚吟未易幾也日月出沒無停晷也寒暑遞乘無停氣也江天雲樹無停景也草木鳥獸無停變也少壯老死利名順逆無停人無停境也人之與世浮沉眞如泛舟中流隨波漂泊已耳而能停耶何楚吟之取義于停也余竊潘子之意必有見夫汲

汲于富貴慽慽于貧賤者茫無所底思有以懲之或已倦游未遽遄歸以示暫爾棲遲將有所待否則雖與世浮沉中有屹然不可移者在也抑或更有感于世道人心江河日下思有以作中流之砥焉若然潘子于停之志則得矣而停之義未盡也停者定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止也書曰安汝止是也又息也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是也其惟聖人乎聖人之心如止水是則停之義也歟潘子而無志于停則已也潘子而有志可不盡停之義乎潘子勉乎哉恐未易幾此也

原缺第二十三、二十四葉

餘菴說

康熙戊午

皇帝詔舉博學宏材己未三月 御試于體仁閣四月一日
宣 旨留用五十人其餘回籍余名在餘列得 旨歸里葺讀書之室而新之題曰餘菴客過而問曰予齋更曰餘豈不才主棄之義歟陳子曰似也而未盡也按餘者賸也物已足而無用也饒也物之積而多也又畸也物之零星者也殘也物之可吐棄者也余自多難以來今日之生亦餘生耳凡緣生而起者皆餘也况今之尾瑣顛頓又餘之餘乎雖然又按餘從容而不急促寬裕而不嗇儉也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始于從容而卒于急促莫不盛于寬裕而衰于嗇儉今夫日月星辰天之餘也山川草木地之餘也衣冠面目人之餘也無日月星辰則不成其為天無山川草木則不成其為地無衣冠面目則不成其為人甚矣餘之為義大矣竊聞至味乃有餘甘至文乃有餘義世之時雍年豊乃有餘日人之心平氣和乃有餘年而餘可易得也哉即以今日言之徵辟而來奉 旨而去得固未得所未有失亦失其所本無則 君之餘恩也抱璞而進完璧

而歸稟性固不合時傲岸亦未嘗賈禍則相之餘也今而後甕牖蒿牀皮几藤坐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則餘中之樂地也春雨秋風花朝月夕一榻高臥萬物靜觀則餘中之佳景也花坪竹塢香味茶聲午夜一燈曉窗萬字則餘中之受享也且也英雄之餘而有悲泣悲泣之餘而有文章俾千百世後有人焉于夕陽荒草之下殘編斷簡之中俯而弔仰而思為之徘徊為之咏嘆庶幾如見其人不致與草木同腐則餘之所得不既多乎寧僅不才主棄之謂也揖客去述其說大書于壁之左

燕山草堂集卷四

保定陳　僖藹公著

賦

帝京賦

惟冀州之舊疆隸箕尾之分野周幽燕而秦漁陽麗北方
而列函夏金改燕京而號中都元建大都而騰汗馬明永
樂之靖難爰定鼎而立宗社自景運龍升于　本朝仍此
丕基以撫天下龍蟠虎踞設都建邦京師旣定大統維彰
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之塞南襟河濟之長形勢

雄偉稱爲天府之國博大爽塏允哉都會之綱是　京城
也亘綿于四十里洞開夫九座門縹緲紅雲之內輝煌
紫極之尊龍樓鳳闕鴛瓦鱗翠金宮玉陛虹梁繽翻邃
九重之正位壯萬國之具瞻其壇廟也天壇之莊麗地壇
之靜幽山川壇在兩壇之右社稷壇在　皇城之陬朝日
夕月紅垣碧瓦　太廟文廟氣靄雲浮其樓院也鐘樓之
揷漢鼓樓之棲雲太極書院之迂鬱首善書院之鴻紛其
苑囿也西苑則有太液池瓊華島金碧崔巍雲霞繚繞南
苑則有沙龍崗晾鷹臺蒐苗獮狩星翻漢迴其宮觀也則

有靈濟宮之古木深林朝天宮之重簷巨棟顯靈宮之交
柏列屏白雲觀之凌霄駕鳳石磴菴之幌月凝霞天主堂
之靈臺寶洞其古跡也則有太學之石鼓吏部之藤花毘
盧閣之大士古墨齋之龍蛇報國寺之虬松稽山館之袈
裟觀象臺之璿璣玉衡臥佛寺之寶樹仙芽其市也有燈
市內市朝前市窮漢市而其大者昔列于城隍之廟今列
于慈仁之坳鼎彝書畫銅鑄磁窑珠寶象玉綾錦雲濤攢
犀累鈿㲲罽赤袍攜金錢之累累雜族族而眩囂囂若夫
游觀之所東則有燈市朝逮夕而市九市開場闤城溢廛

人不得顧車不能旋夕逮朝而燈烟畢塵籠絲竹肉聲露
不得下月不得明有東嶽廟之會考鐘伐鼓旌幟彩亭男
女士商結隊以行西則有海淀淲淲以去洞洞以折白石
丹陵溝塍册册有溫泉書省山北甃池而瀦如湯未沸能
澡能魚南則有金魚池界而塘架而亭榭而猗有池泓然
錦鱗金尾鶩則火流餌則霞起有韋公寺蘋婆果柰子柯
海棠花三樹燦然鋪錦纈霞藥濃花艷日影交加北則有
水關蒲葦菱芡剎墅亭樓遙聞遙見若隱若浮勝于西湖
春秦淮夏洞庭秋有滿井百畝一潤泉溢而幽毯毯麥秀

裊裊㛹柔日有泉而茗畵而歌村而寒之遨遊至于山川
之勝難以悉詡大者顯者約畧可數山之大者則有龍翔
鳳舞之天壽千峯萬壑之西山修竹峯高之潭柘芙蓉殿
址之玉泉水之大者則有琉璃河之淜湃盧溝河之渾黃
玉河流出之通惠黃河流入之高梁誠哉內如碁置外如
星列形勝甲于天下規模雄于萬國
皇帝爲一統之尊 京師爲四方之極撫畿甸之一千里控
山河之十二城朝中央而承天莫八荒而作則此固賦三
都之左思遲久而難成賦兩京之平子撫箋而回惑者矣

頌曰
皇矣帝都疆界四海天地搆基日月繪彩
皇帝臨御維覆維載表裏河山金甌鼎鼐朱墀峻朋翠雲崇
霱億萬斯年令德壽愷

白鷹賦

惟鍾山所育擅瑤光之名性負剛堅白稟金行玉嘴雪毛
是曰白鷹修羽長林之上振翮高崗之陽金爪利於劍鍔
星眸閃夫電光志惟存夫霄漢謀不在夫稻粱燕雀笑不
輕便鵝鶖見之張皇惟養晦而蕭散斯恣性而徜徉本委
質而任素非取容而矜張孰知時至而通物尤斯炫郎茲
草莽之禽亦荷朝廷之眷得之弋人郵來驛傳雖樊籠而
珍惜實羈縻而不慣夕辭鄉土形迷夜月之光曉向朔風
影混朝霜之燦若詠曹風芑浮麻衣倘過吳門明奪匹練

於是長安日近素服朝天明光殿高白衣謁帝仰瞻雉尾
之開暫見天顏之霽曰噫嘻哉是何爲者乎凌翻翻之白
鳥類振振之翔鷺稟純德而自甄誠衆芑之難儔自是時
清化成寧因日浴鍩鑄皎皎殊俗亭亭自喜貞明可稱矯
徒無比爰敕涓人掃滌瑤爬養其珉潔安其棲止帷以縹
甃之棉樹以琉璃之屏列以琅玕之架照以水晶之燈飲
以白雀之血飼以白兎之肉令優游於瓊林不馳思夫山
麓是廬也自顧山林野鳥忽成上苑珍禽俯瞻同類實魂
其心少濺濺之文無鶡鴠之舌愧鶯之好音輸鸚鵡之管穴

既欠鷓鴣之班頗類鳴鳩之拙翡翠孔雀應鄙其無光質
舊鵜鶘可輕其孤子方相對而頹唐隨自審而蕭放昂首
綠樹之間瞠目紫毫之上抱冰清而慷慨負玉潔而骯髒
念有文而買害貴純素以保光知惡紫之奪朱惟大白之
堪尚恥受彩以移眞肯强顏而求賞掩鳴鶴於皐澤陋白
鷴於波浪惟恐同類之見嫉深懼不才之速謗更愧無功
素餐敢言孔武有力既受其恩欲報之德未嘗見其決雲
亦安知其奮翼一日者龍火西流雁來南飛葉黃霜白草
淺兎肥天子講獮狩之典張畋獵之威乘照夜之馬坐煖

玉之鞍錦袍襲以縹甲玉輦駕夫白鸞曳明月之珠旗佩
霜鍔之玉劍懸白間之弓發白羽之箭五戎騁乎沙郵四
較馳夫雲甸飛鳥見而深藏走獸聞而奔殿爾乃伸鈎爪
乘長風張劍翎掀霜霰起白雲於萬里飛雪花而一片盧
子白力未及施海東青日為之駭哭爾裂霧披雲辟息轟
雷掣電攫兎擊狐毛脫血濺暴之射虎之隅獻於圍熊之
下增九重之威嚴長百族之聲價皇帝嘉其趫雄扈從鑾
其叱咤喟然興曰初以為鶴氅神仙之朋從寧知為白袍
將軍之流亞勅爾膺揚承隨車駕久之兎死鳥盡年莫力

惟上雖嘉其矍鑠亦深念其齒將出之上林放之大[illegible]
以白衣而遊京闕終得白首而歸故鄉既不致同華表歸
鶴千年但悲城郭竊欲比隴頭鸚鵡他日問安上皇勿分
翼於鸞集可比肩於鳳凰宜敕青鏤之管載入金簡之章
歌曰西旅獒來越裳雉至大禧是承靈符叶瑞遐荒梯航
貢玆雄鷙表素輸誠雪衣玉帔所寶惟賢梟鷲既醉嘉祥
駢臻休同天地

戊午余應 詔集都下不見一客惟與太原傅青主盤
桓蕭寺傅每向余稱保定才雄一世而氣岸甚峻今風

塵中乃有若而人誠可敬也心儀者久之既而共介余
椒峯出示此賦半屬寓言其落落寡合無所憑藉已見
一班未幾同被放天乎抑人也 儲廣期

歸來賦

陳子一身坎壈半世齟齬瑣瑣窮途皇皇岐路燭之武之歲月壯不如人稽叔夜之性情抗不下己啞壺空碎緪瑟徒存不能奮飛漫歌夫老去也靡所定處竊賦乎歸來兮濫託乎辭聊以見志賦曰

嬖嬖靡騁兮盍歸乎來冉冉老至兮歲曶曶其若摧契契特處兮惻慄而感志悠悠蒼天兮蕲時命而儃佪傷蹇蹇而滔滯兮顧側身之無所悲岌岌而長懷兮紛思纏而獨哀繼著雍敦牂之蘭時兮少微明而黃澤仰赤霄于太清

兮閶闔敞而天開紫極麗奎躔兮羅珠璧于巖薖黃麻下青笠兮植桃李于雲際婉余之樗朽而桐焦兮同揉辨于上林亦渥洽夫靈澤兮承湛露之嘉惠徑既滛墖而道壅兮余復淺薄而撓滯將抗辭而幽說兮奈膂義而不溫麗朋曹比而黨譽兮躡天衢而長驅余惸獨而不羣兮眩進退而失計躋高岡之巃嵸兮騁跛驢而難升臨洪濤之淩滸兮非神蛟而不濟悵敞罔而淹留兮忽昏迷而改歲屠維協洽之建寎兮朝三光而謁帝見紅璧之玉粱兮霱雲霞而藻衛錫奭于雲閣兮陳瓊琚與椒桂羅美人兮滿堂

余仳倠而不姣列珍羞兮鼎芬余慚媿而素飽施鴻鵠于榱宇兮止足見其曲拳試猿狖于檽欂兮不能騁其捷巧望皇門而九重兮心怦怦而憧擾仰列星于天漢兮南極兼攝乎東壁房東北之翼軫兮天錢天市而赫赤惟孟夏之元朔兮天闕啓其文昌甄康瓠與周鼎兮余遂雜于瑤石弃雞駭于筐簏兮捐夜光而沙礫人赤瑾而金匱兮余土鬵而瞀溺時俛瘂其臕莽兮山嶤嶤而蔽日雜紫蜺而矞雲兮任越鳧而楚乙秦篝齊縷而鄭緜兮何華袞之不光吳羹楚酪而牛腱兮何鼎臑之不香菱荷芑蕗兮自無

取乎珮衽瓊靡蘭藉兮又何需于羽觴世之無伯樂兮騏褭與橐駝而失駿天之慳雨露兮璚華與荃蕙而不芳鳥呼羣而鹿求友兮美物類之相感俗進富而相舉肥兮何人情之翰張盜溷淩而曼著兮遺謠詠而駃點馳風驅雨而升天兮乃蜿蟤而頹唐天既不純命兮徒曉言夫民正勢不能淩波以徑度兮遂自安于倉荒祲氣如障兮余溺流而逆風雲斐如霧兮羣上壽而介雅言旋言歸兮泣玉懷珠載馳載驅兮脂車秣馬擠摧捐棄兮遄歸于龍見之初輶軻無依兮趑趄還衡門之下孤媢之逆世兮迺雄虺

而化凶蛾豸之見妬兮卽朧廉而不容幸曜靈之昭昭兮
自分得遊于瑶圃何陰瞢之昧昧兮究墜我于遑龍天夭
桃花兮嬳嫈嚴箪輅之駕旦旦旭日兮姼毒衒合丞之舉
歸鳳舞鸞兮嫠婦施膏沐以適人氷語無良媒兮靜女愆
爪期而不嫁薇蕨而菁蔚兮萬變其物情榆枒而櫝梓兮
誰齊其聲價春溫秋肅之倏禪兮慘莫慘夫世情兎絲燕
麥之無實兮誤莫誤夫虛名窮鳥枯魚之伏匿兮早莫早
于貧賤黔驢鼫鼠之堪嗤兮悲莫悲兮無成神龍失水而
陛居兮爲螻蟻之所侮黃鵠後時而寄處兮爲鴟梟之所

苦惟麒麟不可得而羈縶兮所以異于牛羊騏驥垂耳服
鹽車兮欵叚厥于豺虎恨我之獨好修兮原未有其姱節
痛世之不寛大兮亦何至于俾怒今返吾舊廬兮守靜抱
朴將修吾初服兮集枯篤素惜往事之不能合兮進倖何
似退安悲余性之不可改兮樂行不如苦任卽挫枯其芳
蕤兮終無傷其氣馥而性幽果木蘭而宿莽兮又何虞乎
去皮而隕霜露志卓卓而行昂昂兮對時俗而增悲心溶
溶而情濬濬兮望古人而如晤世豈無喬木兮不蔓延乎
蔦蘿路豈盡迷陽兮覺趦趄其坦步駑鈍褰劣兮固罷頽

于車息而馬煩旻嵩顛贊兮亦不自知其人饑而日暮桂
露之據芬香兮適適而雉馴蓼蟲不肯徙葵菜兮寧皇皇
于脫兎此身之無求兮雖感念于隱隅此志之無極兮爰
自有其寶路天地兮遂廬書史兮薰澤言叢兮寶鏡筆鋒
兮灌襲古人兮艮朋老樹兮嘉客閒磬兮文繡矩矱兮華
馬鉛槧兮耕耨名花兮婉孌啜道味兮肥甘嚼清淑兮靈
液身不辱兮貴高德日增兮畜積嬌鳥鳴兮雲璈繪雲來
兮藻帟黼錯牙籤兮如坐蕙作之樓偃仰篷牀兮不數麟
文之席匏瓜不食兮竊安于今世之散木沅芷可佩兮敢

希夫後漢之儒碩寂寞身後之名兮寧花花以與將來鼂
誕眥前之景兮且陶陶以永今夕亂日日之出照崇期芙
蓉木末薛荔水池搴之采之失所之水裔之蛟庭中槩天
寶爲之其謂誰歸來歸來舍命織時

燕山草堂集卷之四

雜著　　保定陳　僖藹公著

贊

古來無贊者寧此數人也哉贊此數人者偶也或曰有感焉亦偶也偶感偶贊則亦偶梓之而已然天下事又何者非偶哉噫

管大夫仲

三戰三北何足恥知己之友有鮑子

伍大夫員

隱忍覆楚心不同螻蟻努力泰山摧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智伯家臣豫讓

漆身爲厲呑炭爲啞拔劍三躍死橋下國士遇人殺人者

商君衛鞅

不用必殺痤知其雄不用不殺秦以爲庸留秦不去變法圖功膝前于席料定孝公

武安君蘇秦

憶位高金多誇耀阿嫂小人哉噫妻不下機嫂不爲炊令從成前倨後恭丈夫哉

武信君張儀

貧也非病也寧盜之非知君乃蘇君蘇君死諸侯唯唯舌在也足矣

孟嘗君田文

財不散客不結暴桀萬餘家卒以變薛任俠好士真豪傑

平原君趙勝

貴而爲交爲賤富而爲交爲貧寧留秦關卒不肯出勝之故人

信陵君魏無忌

好士得士名赫赫函谷關閉閉于客

春申君黃歇

春申君楚功臣失去朱英李園親甚矣富貴能惑人

魯先生仲連

天下士千金棄爵封避輕世肆志

虞卿

能著書何窮愁位失之名以收傷哉其能能白頭

應侯范雎

折脇摺齒死辱之厠天愛范雎張祿得志魏齊頭顱須賈
行刺。

侯監門 嬴

侯生侯生抱關老無名豈知能奪晉鄙兵。

毛舍人 遂

脫穎而出言訥訥銅盤歃血眞英武囊中多錐何足數平
原美人輕如土。

亾秦豪傑 陳涉

傭耕安有富貴約鴻鵠之志燕雀笑卜之鬼置之魚狐鳴

篝火呼叢祠夥涉沉沉咸陽危揭竿七首博浪椎。

楚霸王 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天欲亾我我奈何張
良韓信奈我何

蕭相國 何

人以三何以五漢業成居相府圖籍帀不收先回以阿堵

留侯 張良

婦人好女與漢滅楚君父報讐伍員之侶向後功名胡不
同爾在事外彼局中漁父又非黃石翁。

曲逆侯 陳平

貧不事事面肥門多長者而微盜嫂受金讒者欺陰謀密
計善用奇封之以五千戶而不肯忘魏無知

淮陰侯 韓信

爾何不援榮陽而請假齊王爾何不據齊霸而會垓下爾
匿鍾離眛而何不疑雲夢襲爾已就雒陽械而胡爲乎羞
絳灌而臣樊噲爾何不聽蒯通而聽長樂鐘將軍將軍死
于釵裙。

漂母

靴戟未楚將軍未漢哀他王孫爲之炊費千金酬之不抵
一飯。

廣野君 酈食其

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重人將賤吾長揖不拜高陽酒徒

漢太中大夫 陸賈

奴婢車馬五百萬錢然後得游公卿間聲名籍甚陸生傳
否則空著新語十二篇。

平津侯 公孫弘

牧豕海上年巳六十。功名富貴日暮無及策奏天子擢第

一布衣丞相列侯匹。

朱太守 買臣

五十餘守。會稽。浣婦羨殺百里奚。書生恨無垓下妻。志難得兮心悽悽。

譏者 主父偃

彼臨菑人兮一朝至此也耶。問其家不子。父母問其外棄于朋友。其貧身歟。假貸絕游學。出走其出游歟。齊之儒生不容。秦之賓客不受。吾以汝爲死矣。是何其能久。四十餘年忽上書天下。皆薄天子。厚名見三人。官爲爲首。發燕王陰。尊衞皇后。賂遺累千金。大臣畏其口。彼臨菑人兮一朝至此也耶。

貲郎 司馬相如

狗監薦。蛾眉嫁。當世愛才出其下。

禰正平 衡

漁陽三撾。鼓聲隆隆轟雷霹。和歌悲凉有美人。蔡家文姬十八拍。

武侯 諸葛亮

吳魏用詐。詐勝之。昭烈至誠。誠忠之。南陽先生其吾師。

贊成客過而問曰。子之贊余惑焉。贊其人而多于其人之端。且有似諷似譏者。其義何居。陳子曰。子固矣。不見僕之署名乎。偶也。偶則無不可

雲間馮氏忠孝錄跋

明世廟壬辰以前，以議禮稱旨任用壬人。雲間侍御馮公爲星變抗疏，指張孚敬爲根本之彗，汪鋐爲腹心之彗，方獻夫爲門庭之彗，觸上怒，論死。于京兆公以十三歲稚子刺血上書，請身代父死。肅皇帝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貰之，卒得遣戍，既而釋之。陳子讀而嘆曰：嗟乎！人之行已，果見義即宜勇爲，其生死非所計也。見爲必死，未嘗不得生；貪生，則又未嘗不死。其中禍福倚伏之機，則天也，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人之能爲者，義而已矣。即如馮公，寧有生

法哉？上即寬之，京兆公亦必不免，乃父子俱生，榮顯垂于奕世。後十八年，兵部容城楊公擊嚴嵩，則死，妻請代不聞。楊公當時若非嵩入于失機不宥之張經、李天寵九人中，究亦未必死。須知楊公之死，蓋馮公得生後，而奸相之圖之者愈險耳。所謂天也，數也。約之，見義即爲，各成其爲臣之忠，而榮名烜赫于天下萬世，天與數不得而限之，非幸不幸之所可論也。獨念肅皇帝既知馮公之忠，不能釋而用之；後問楊公，始知已死，而不究其所以死。甚矣，小人之惑君別有其術，而爲害于國家非淺也。余讀華亭忠孝錄，因跋數語于後，以見爲君者于左右諂諛之臣萬不可信，其操大權以宰制天下，尤貴于自執而善斷焉。

書迂也亭墨蹟後

余不得見潛夫先生、猶幸得于先生子君孚手、見先生之詩與字、亦庶幾見先生也。先生書法大約自然而變化、其有天矯離奇之致、詩則蕭疎澹遠、大雅遺音、或者天下事。不自然則不變化、非蕭疎澹遠、終不大雅耶。若然、此亦足以盡先生矣。嗟乎、明神廟時、上谷有許紫垣先生者、詩文書法力追古人、同郡前輩師事之、惜北人不尚交游、名不出里。余于許爲至戚、少長知讀書、力搜其遺文墨蹟不可得、近並其名亦湮沒、則人之傳也、豈不賴有後人哉。吁、可感也。

徐菴藏書

書石文介集後

嗚呼、人之傳、豈不賴立言哉。石文介公出李西崖先生之門、弘治朝表表焉。歷年久、人但知趙忠毅、而不知文介、諸大君子梓其遺文、表章之、不啻從巻草抔土中呼之起也。彼世之彰纓纍組、徒爛勢位者、無論即有一二賢者、無所表見、建牙消聲、絕不數傳、並姓名亦滅沒于寒烟野蔓中。北郊纍纍貞珉林立、過者掉臂不顧、乃偶得其著書于蠹牆鼠伎之餘、則流連不忍釋手、即五鼎十賚、無以過之、甚矣文章之不可已也。嗟乎、茂陵有妻、輞川有弟、其著述不致散逸、于百世稱之、則可傳者、寧獨文介也耶。

徐菴藏書

書童鹿游史印後

今之圖章古之摹印也漢人摹印惟摹李斯小篆史籀之文不與焉後人間用鐘鼎以矜古奥于是兩者并尚而參錯遷就斯失之矣余于丙申得程穆倩世崇其製如景星慶雲壬子得吳仁長大泌山人眷道人推重爲今之丞相斯也然兩翁背垂垂老矣甚憂此道之將失傳甲寅乃得李箕山則穆倩高座陶季贈詩目程君之後惟李生予以爲知言今年戊午復得童子鹿游鹿游博通六書深心遠會一意師古不敢自逞胸臆兹取所爲史印觀之即古人何多讓焉嗟乎余性嗜篆籀之學自丙申迄今歴二十餘年僅得四人雖世間不少善技而余所見止此甚矣讀書識字之難也鹿游勉乎哉古人一技之精必竭畢生神力注之故所成就傳之千百世而不可磨滅鹿游年富力強將來自不可量倘肯殫其精力以法古人則所傳又不止雕蟲末技矣故樂得而論之

書匡廬集字帖後

友人孫思遠述汪子舟次經其友湛若之喪贈其妻子諸事甚悉余聞之不禁喟然嘆興曰朋友一倫江河日下不意麥舟之誼羊左刎成之人今有存者吾黨所當羣起而尸祝之矣嗟乎士重行誼而後文藝顏魯公爲後世仰重或不嵩以其書法近代如黃石齋先生書法未必如古人今見其隻字不惜多金購之然則舟次之可傳者固有在歟因跋數語于匡廬帖後只論其大者

客牕偶談

客有談先朝遺事者每慨魏璫告密禍流縉紳崇禎時厰衛依然餘風未殄彼以伺察爲工士君子遂以欺詐自處世道以壞運祚隨之匪細故也客世居都下頗憶其情狀爲我述之我分其例彙爲編以爲將來之戒云

東厰

一建置

按東厰置于永樂十八年庚子其衙門無設官主之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一人司屬隸役悉取給于錦衣衛故各員

役陞轉皆在衛而太監乃司禮監堂上官秩最尊有去留而無陞轉成化十三年丁酉汪直用事立西厰十八年壬寅革惟東厰終明世不變

一職銜

掌厰者中貴也其銜曰欽差總督東厰官旗辦事司禮監秉筆太監

有掌刑千戸一員以錦衣衛千戸充之有加指揮至都督者又理刑百戸一員或曰貼刑二人共坐理事

一衙體

其衙署一在東華門內曰內厰一在東華門外曰外厰外厰有監有店皆羈候犯人者刑官每日進外厰中貴不數進或下厰則自紫禁城內坐板而出板制如牀無足坐者直伸兩足下用繩兜二槓四人橫擡前有旗尉中官分隊引導出東華門舍板即乘八座矣下厰理事用刑輒夾四棍四打不拘數葢厰衛夾棍止二根先一腿後一腿如是者再便四夾矣夾棍內用棱墊之或二把四把

一胥役

有掌班四名曰頭班三名二班三名其下有寫本幾名寫字幾名總名曰寫字房旗尉之入寫字房也寫本有缺以次補挨補至掌班陞百戸而止每入署尖帽青絹直身小縧黑靴

又管事房名數不拘其職掌未詳管事諸役尖帽青絹直身前面帷裳細摺後面兩耳直擺俗曰前君子後小人亦小縧黑靴又辦事房有十二糉以子丑寅卯等字定名曰子字糉丑字糉云每糉二三十人各役尖帽青絹襬摺其制上半直身式下半周圍細摺亦小縧穿白皮靴每糉頭目一人曰擋頭而擋頭事司緝察得近中貴其勢與刑官

掌班等又各般分數人動刑名曰刑上亦甚兇獰若恐嚇
多貲遂得營充擋頭計擋頭之貲輙用千金外人泛稱曰
般長又或輕之曰擋兒頭

一統攝

刑官錦衣衛職銜也貂璫特有加宮保府臣者矣然多出
廠役故掌班擋頭輩多奴事中貴而外以勢焰驕人
掌班司文移者也中貴輙假權于若輩中貴又有內掌班
亦中貴之小者充之外掌班與之交通刑官亦憚之掌班
與刑官敵體帖用眷弟通稱曰老親翁寫本寫字諸役亦

雁行平處
管事諸役見刑官亦稱老親翁自稱晚生
擋頭十二名亦同以其司緝察有權特爲優禮
刑上及辦事諸役則稱刑官曰刑主爺而自當奴隸矣

一營求

凡東廠之入也多買豎及中官家厮養或市棍之獰惡者
以錦衣旗尉名色用二三百金賄東廠行文取用撥其般
辦事或少年子弟多方營求入寫字房則貲級少優然初
入甚清苦

一態度

明熹廟時上嘗賜東廠刑官過肩獅子服故錦衣千百戶
皆用獅補而東廠掌貼刑儀從尤喧赫遙望之如監察御
史至其顧盼瞻視則長鬚大腹醜態萬狀各役皆無賴自
恃爲王之爪牙率畀睨縉紳靡所不至至其裘馬翩翩與
王孫貴游爭勝擋兒頭乘壯馬高騾一人前導一人背藍
布衣包馳于市人皆目之曰此東廠某太爺也京師太爺
之稱下至乞丐自此始

一羅織之法

毎般擋頭下有番子數人名曰幹事的都門有亾命或縉
紳家逃奴或部胥中仇讐又京師兵部窪菜市口有拿訛
頭光棍咸持人陰事或縉紳私札及外官乞得青目書或
交際通候禮一切筆跡可挾持者或某處言語可質証者
皆密白于擋頭毎一事擋頭先捐數十金予之事曰起數
予之金曰買起數擋頭得其事即同番役于所犯之家左
右尋一廟寺空所名曰打樁擋頭設座番子直搶入所犯
者家將犯者扭至擋頭前無原告無干証無牌票無官長
亦無刑具硬問此人以所犯事其人以賄獻竟可無事少

不逞非刑拷掠一曰乾醡酒一曰搬罾兒或以細竹鞭肋
其痛楚十倍官刑又或豨窒不飽則授意使誣扳毎得緇
紳一字張大其辭必詐千金數千金或數百金巳者便爲
得竅不則立闖于上上怒下鎭撫司打問無生理矣鎭撫司詳
錦衣衞又搯頭等緝盜誣扳者率致死無可辯者以至鹽政
等事皆受其魚肉然亦視掌厰者何如人掌厰者好事
則禍及千家掌厰者安靜人受福無量矣崇禎時有齊
公者任厰務選者以學院書吏受賄事報公曰彼自有
文官職掌我無與也遂寢　故事太祖拔金木木火土

製銅牌五面分給五城兵馬司背鐫勅旨曰時遇多事
本官捧牌夜廵嚴拿干禁之人登時打死無論牌寄庫
中久不用崇禎巳巳兵馬司指揮管公嗣章保定人疾
厰衞旗尉擾民無寧刻開庫請牌嚴緝之旗尉不敢履
北城界民安堵時稱之

一差撥奏報之法

每月旦中貴將各衙辦事人掣籤京中大小衙門及各城
門每處差一人守定緝察名曰坐記若六部錦衣衞等處
俱用搯頭開散衙門則用隨衙辦事者其人至坐記之處

本衙門胥吏恭敬餽遺各有差而番子亦有規矩錢每日
衙門行某事胥吏抄一主語節畧付之坐記者寫一小手
摺用連七紙長可五六寸闊可三四寸面上寫一正字左
側下書辦事某人開幅寫某日一件某衙門行某事如外
邊小報名曰打事件事件到東華門雖丙夜司門者從門
隙中立刻傳入頃刻到掌厰卽時達至尊矣以故各衙門
事體無論應奏聞與否纖細可聞于天子以至民間委曲
瑣細之事無不畏打事件者衞之法亦如厰而事件止可
達掌衞上聞須具疏故勢不及厰遠矣

厰役又有踏看差而衞無之如山海遵化薊密宣大等處
明末皆設重兵厰則差一人前去緝事名曰踏看各役多
得厚貲

一信物

厰衞旗尉自掌班至辦事各懸木牌大不滿二寸一面有
大篆二字一面有守衞旗尉等字不記其詳卽信牌類也各役
珍重之名曰信物自掌班至各衙皆校尉也避熹廟諱改曰旗尉

附中官進身

中官無室家以名下爲子孫凡中官之初入也朝廷有旨

選淨身男子先是差中官二人爲欽差行禮部奉旨徵五城兵馬司集淨身男子大約多北直人他處絕少定期起送至欽差前口誦二月二十二五字音不短舌面無麻痣者卽入選選畢進東華門名曰進皇城內有橋曰皇恩橋謂從此卽受皇恩也俗呼曰忩恩橋葢中官必貧窶家子始閹旣閹必爲人廝養旣進皇城得富貴必讎其養之者葢恥之也報德以怨故呼此橋爲忩恩橋亦近似淨身男子入朝各衙門中官擇其姣好者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名下猶其子也故大中官貴其名下亦貴

按中官之秩監有太有少有丞庫局有大使副使品級不尊後漸失其初意掌印者必秉筆或一人而掌數印掌司禮監印者名曰宗主督東厰者名曰督主二人者中官之領袖或宗與督合一人領之而內官御馬諸印皆事之大者必兼攝之遂富敵國權傾主矣司禮監有提督有南北司房管文書監官人數等名色別監局有總理管理提督等名色其官職悉不可考惟自秉筆至小火者皆月支白米四斗各有冬衣靴料銀無低昂小火者品最下

錦衣衛

一官制

按錦衣衛職司鑾儀明太祖時不司刑名而校尉官衣與教坊樂工同式但花色小異耳後代仍之其官銜乃大可異衛秩三品耳而掌衛者率皆五府都督有加宮保者堂上官員數不拘一曰提督東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掌衛事某軍都督府某都督或左右或同知僉事等進公署則曰下司房衛官南北司以上皆乘馬棕棍崇禎末東司房駱養性特賜肩輿

一曰提督巡捕西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官

一曰提督街道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官

其餘則曰堂上僉書某官或七八人不等

一衙門

鎭撫司有南北二司南司管本衛官役僕檯掌司者必堂上僉書其列銜者大率多文廕文廕者大臣有軍功廕一子千百戶秩最清高亦稱南堂與掌衛官平處南北二司崇禎末于千戶等官內上自考試一論一判稱者陞用

北鎭撫司亦有起自文廕世職者然多由厰衛掌刑陞轉見掌衛行半屬禮而與厰擒頭往來用眷弟帖平處俗稱曰府君葢撫軍義也司名鎭撫故云俗子不解訛爲府君

耳、其威儀赫奕、與堂上官等、扇賜紅鞓、曰錦衣北堂東廠
雖惡、然不能庭辱縉紳、毋擒頭打事件、關縉紳者、中官具
疏題爲緝獲事、奉旨下鎮撫司問、則鎮撫司逮縉紳于獄
矣、魏逆時、楊左諸公、三事九列、崇禎年、黃公石齋官至宮
端、鎮撫司直踞堂上、鞭笞皆下、夾棍並施、無異囚累、聞者
寒心、其衙門名曰詔獄、打問畢、仍送刑部擬罪、然極楚之
下、多有死者、讀魏學洢訴父冤書、尚忍言哉、
兩司有五所、曰左、右、中、前、後、每所十司、曰班劍、曰控馬、曰斧鉞、曰擎蓋、曰旛幢、曰戈戟、
又有馴象所、又有上七所、其役有將軍、總旗、小旗、校尉、力

士、力軍、其辦事東廠者、惟總旗至力士可入、而力軍不得
入、將軍則選民間大漢充之、其兒男亦替校尉、諸役亦係
世襲、勾補乎人冒濫者、充軍、而明末市棍豪眾者、以二三
十金、即買一名、以堂帖一紙爲據、蓋掌衛官帖下某所者
也、

北鎮撫司官、由兵部推用、崇禎時、大司馬傅公宗龍雲
南人、數推數奉駁旨、一日有旨意官、即傳送章奏小吏也自朝中
來、白傅公曰、今日有秉筆、褚公、傳旨意官去、面囑曰、爾
語爾部尚書、鎮撫司須推某人、諱其名來、上方不駁、傅公
大駭、意其言之誑、且有私也、即令人械之、曰若推某而
不駁則已、若仍駁爾罪且死、及推上、果不駁、傅公乃太
息不已、立釋有意官、既而某欠褚公賄、有敗盟意、褚公
怒、俄有旨褫其官、下鎮撫司鞫問、蓋崇禎皇帝囿其察
而中官必有以中之、是以聞事可知也、

一行事同異

錦衣衛東司房亦有三房、十股、十股止以一二三四名、不
用干支字樣、寫字房不名掌班、而曰掌房、十股各有擋頭、
而行事大不及廠、亦有掌賍刑官二員、西司房亦有辦事
人、而賍刑官最多、蓋百戶借名者濫稱曰理刑、廳可發大

豪、
衛有駕、差而廠無之、外省大僚有事犯提問者、旨下錦衣
衛、差官一二員、旗尉二三十名、前去提解、而廠役不及、

一官役進身

錦衣衛出身、有文廕、世職、科目、功陞四行、文廕者文臣子
孫也、世職者文武世襲也、二者最優、科目、但自旗尉中武
進士、即授以千百戶、見任管事、功陞則自廠衛三房各股
緝事有功、即陞百戶、市棍之雄者、用西司房理刑名色賍

長紅簽于黑掌扇、獅補銀帶、藍鞍籠前導、或又管求堂委
巡緝某城、漸擾民事矣、其有力者、謀東司房掌貼刑、謀東
廠掌貼刑、北司掌貼刑、北司費盈萬、鑽刺中貴乃可得、
勲胄戚畹、自有應得爵階、而其衆子初授指揮千百戶者、
大率帶俸錦衣衛、
中官監局等衙門、名二十四衙門、其印務皆司禮監秉筆
所掌、故中官恩廕、惟秉筆者能施及外家、其名曰乞恩曰
傳陞、有千百戶指揮等官、上至五府都督、若魏逆之子良
卿、且伯且侯且公矣、

中官弟姪陞指揮等官、不得在衛見任管事、惟帶俸而已、
惟有禮儀房一衙門、中官秉筆者爲提督、中官家子弟有
官都指揮者、亦呼爲堂上官、管禮儀房事、是亦錦衣之雜
職也、亦有掌班一人、而無刑官等名色、按禮儀房俗呼曰
奶子府、朝廷用乳、勑中官檄五城兵馬司、選民間有乳婦、
畜養其中、月給飲食、取乳以進、
中官恩賜、不及外家、惟秉筆者及之、蓋秉筆者近天子、得
遂其私請也、其餘欲榮其外家、惟匠作官隸工部曰文思
院副使、由文思院副使陞鴻臚寺序班、亦帶俸、不管事、

野人曰、廠衛之設、朝廷之耳目也、試觀其人爲何如人、
其行事爲何如事、而可以耳目寄之乎、究之上聞與
否、惟視行賄之多寡、則應聞者不必聞、不應聞者多
聞之、乃害及縉紳、擾及雞犬、借朝廷耳目之名、爲諸
奸射利之藪、天下事大可知矣、嗟乎、明之亡也、豈盡
在廠衛哉、然而廠衛之害、君子不忍道也、
本朝改錦衣爲鑾儀、緝捕如故、順治四年春、鑾儀使王鵬
冲奏罷緝訪專司　法駕、以內大臣領之、改衙門爲
二品、長安中除一大病、不然秦法偶語、武氏告密、豈

盛世所宜有哉、

小序

妙哉莊子之寓言乎有國于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彼其時視北溟之魚化而爲鳥翼若垂天之雲者猶一吷也夫物之小大豈有定哉蝨之形可使大于車輪焦冥之聲可使震于雷霆苟知芥子之納須彌則可與齊物矣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陳子藹公之爲文豈非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者乎偶爲釋蟲數篇幾幾乎入蠻觸氏之國宋玉之大言小言殆兼之矣昔卞彬著蚤蝨蝸蝦蟆

等賦皆大有所指斥陳子得無寓言于是而吾以爲不然夫人之與物一致耳呼我爲牛則應之爲牛呼我爲馬則應之爲馬忽以我爲鼠肝忽以我爲虫臂其視牛馬何以異哉人之視牛馬鼠肝虫臂也亦若是則已矣而何寓之有其說尤妙于莊周之夢爲蝴蝶也周之夢爲蝶與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今陳子之文其爲栩栩者與其爲蘧蘧者與此之謂文化

長洲弟尤侗序

孔雀

滇南有文禽曰孔雀爲炎方之偉鳥火離之精也文藻陸離丹口金觜尾極長尾端一寸名曰珠毛金碧光耀時自奮張圓如錦輪尤自珍愛而自矜焉遇芳時好景聞絃歌必舒章翅尾眄睞而舞見婦人童子服錦彩者亦如之山棲時先擇貯尾之地然後置身人愛其文也爭欲生捕之候雨甚尾沾而重往擒之彼猶愛其尾人雖至不復騫揚攜歸鎩其兩翅使不能飛而養之於家彼性本在高山喬木之上而家食焉多鬱鬱不樂然又不能奮飛縱修尾翹

翹時而揚麾殊失其志反不如凡雀鵰鷚無羽毛文彩得俯仰自如也甚矣文之不利也如此夫

蛾

蛹化之蟲似蝶而小曰蛾性趨炎荀子所謂不安其昧而樂其明者也故古今注一名慕光特在盛陽蒸鬱當天地閉日月昏庭宇曲房張燈照夜紛紛而來羣以爲熱可就而炎可附也然烈焰煎膏中投入卽體燋身殞有欲出而不可得者以視蟬之吸風蔘蟲嗜苦遠矣今夫心者火之精也嗜慾火之熾也紛華靡麗火場也以火走火卽外不燋而內焚矣况乎一物之微趨炎赴熱委身于中而有不死者乎康節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有以哉

蚌

漲海有介蟲形與蛤類無陰陽牝牡亦雀鴿所化曰蚌得陰之精與月盈虧望則實晦則虛易曰離爲蚌外剛柔而性善麗能孕珠人指爲珠胎淮南子所謂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者是也荊州記牧馬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利其寶耳嗟乎方雀鴿之化爲蚌也豈不自以爲深藏善退從此永避鷹鸇之搏挾彈之擊也哉只以中有珠也殼張則光出不能自匿人人利之遂致于殺其軀然則懷其寶而殺其身者寧獨一蚌也耶

果然

交州以南有獸曰果然似猿而差大犬而通身白毛長柔細澤黑爲文脊邊有斑尾長身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頰有髯髯黑時時喜理九真日南皆有之性愛其類行則大者前小者後又死相赴有爲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剩而死取一果然必聚族而啼死不去故得其一則數十果然可得周禮王者喪車用然幎埤雅曰然幎以明安則相序患難則相赴也殆仁義之獸歟何篤類如此其殷殷也嗚呼人莫靈於物而交道乃不可言功名之路既無雷陳而羊舌郈成之誼更無可望即一旦臨小利害反看若不相識落穽不引手救反擠之下石一如韓之誌柳者皆是焉何果然之不如也吾將圖果然像而尸祝之矣傷哉

蝙蝠

蝙蝠鼠之變也一名仙鼠又曰飛鼠齊人又呼爲蟙䘃荊州玉泉寺乳窟中有白蝙蝠飲乳水能長生瀧州紅蕉花間有紅蝙蝠淫氣所種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若生于人世據屋梁上者相傳乃鼠偷食鹽所化肉翅無羽毛文彩中無肝腸尻高腦重眼孔小不敢近光明不喜見人乘夜乃出飛亦欲與燕雀爭便惟其能飛也故俯視一切心滿意足飛時每唧唧有聲人厭其癡重擾天井中爭欲羅而遣之彼以爲仰視己也氣愈傲飛愈疾不自知其爲鼠也嗟乎天地化生萬物各有本性率之各成其自然鼠本獸屬忽變而飛未免心高氣揚莫知所措然本生長窟中性喜穴小兒窺其出每上擲履彼見有穴也多乘便竄入得之仍以飼猫君子感而嘆曰鼠本猫食也即妖而飛安能久哉其不飽猫之腹者鮮矣

獏

西荒之中、有物焉、長短如人、犀目、象鼻、牛尾、虎足、噉鐵、糞爲兵、可切玉、溺能消鐵爲水、名獏、善食人腦、惡獸有窮奇者、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獏不然、遇人則食、無所擇也、其食人也、以舌鉤之、舌長而利、直取人腦、舌出有聲、每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大石投其舌、乃氣絶而死、然其聲每不使人聞、先聞者殊少、多踏遭其毒、腦盡氣滅者比比也、嗟乎、虎豹之傷人也、先以爪、豺狼之傷人也、先以口、蟒蛇之傷人也、先以尾、獨獏之傷人、先以舌、且伺人之不及覺、迅速卽入于腦、嗚呼、可畏也哉。

蝸牛

蝸牛、陸螺也、形如蜣蜋、殼如小螺、一名土蝸、一名附蠃、生池澤草木間、頭有兩角、行則觸、警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性喜升高、出其涎沫乃能行、杜牧詩、蝸涎蠹書、梁歐詩、踏墻着雨蝸成字者是也、但履涎不滿殼、備藏於草澤界濕中、儘可自濡、卽上行、得半而止、亦不無退步、惟喜進而不知退、一意升高、涎沫一盡、旣不能上、而精力已竭、復不得下、遂粘壁枯死、君子惜之、嘗見古今來功名富貴、其何有極、留餘以讓人、知分以自足、眞快事也、恃其才、乘其時勢、運數、勇猛而前、以致身名俱敗者多矣、蝸牛何知焉。

微塵子

微塵子者、北之所謂白蛉也、一名浮塵子、白微不可見、故曰微、與塵相浮而上下、故又曰浮、有毒無聲、惟噆人、亦蚊類、人苦之、紗幌不能帳、往往蒙絮衣自蔽、輒能通透、及人肌膚、元稹詩曰、有毒能成痏、無聲不見飛、又曰但覺皮膚憯、安知觜細來、噆嚙堪銷骨、滑飛有禍胎、可以知其凶矣、相傳同螟子、皆巢于巴蛇鱗甲、故嚙人輒成瘡、秋夏不愈、其毒更甚于蚊、大約蚊用陽而微塵子用陰、蚊用拙而微塵子用巧、蚊用疎而微塵子用密、微塵子者、其蟲中之小人也歟、

號寒蟲

輟耕錄曰、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也、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寒毛盡脫落、性悠忽延緩善嬾、又不早為禦寒計、自鳴曰、得過且過、至夜半冷甚、又鳴曰、比到天明定壘窩、及天明日出、又向日就暖、得過且過之如故矣、嗟乎、其在詩鴟鴞之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取預防也、人竊笑此鳥有類于人之無遠慮者、不知天地生人、凡生死禍福、窮通利害、各有其運數、定于受生之初、即物亦莫不然、此鳥既名曰號寒、則運數宜寒矣、假使憂慽勞擾、日以寒為謀、究未必有濟于寒、而寒之苦、更無一日得免者、何如得過且過、討此暇豫之一時乎、君子聞之曰、此鳥猶知命焉、

叩頭蟲

昆蟲中有叩頭蟲大如斑螢而色黑按其後則叩頭有聲異苑云叩頭蟲咒令叩頭或令吐血皆如所敎晉傅咸有賦記之嗟乎同一草腐土濕所化生獨此蟲以叩頭名一切隨人所指郎吐血不吝何不自愛惜爲事趍奉以至此極哉嘗覽昆蟲志有可憐蟲寃氣所化也泰獄地有怪哉蟲憤氣所化也叩頭蟲者殆諂媚氣所化歟其可憐而怪不自知也哀哉

撲滿說

滿者何小兒漫藏器也藏滿而撲之故曰撲滿也見曹樂有錢寶畜貿而易售之物也按式范土爲人形長不滿四寸塊然大腹中無肺腸外無文彩可愛質而已矣耳目口鼻俱無竅惟有一受錢穴灰而小僅入一錢則受比耦以進則咽而反也初投之猶能小作音響絫日以月受益多漸無聲久之中飽後至者壅閼不得入已入者又不可一出因取而撲之貫以索以易他物昔所囊槖壞擲耳嗟乎初利其藏也而德之旣利其滿也而撲之可謂深負彼矣豈以土者賤質錢者重寶以賤質提重寶而必致于危耶抑錢也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故不得使之囚朋窜鬱柹檎而不容不出耶抑以初爲若藏者藏其聚以待用也乃朝夕有求吝弗應已有餘而人不足惡其入而不出故碎之耶皆非也人之製是物也蓋用以漫藏者也代人漫藏則不容不滿也有不滿而不可得者旣滿又不容不撲也有不撲而不可得者是藏則必致于滿而滿則必致于撲固物之本然理之不爽者也若曰積之不滿猶可以不撲豈撲滿說也哉

述怪

武當山有葉道人者、學神仙、嘗攜酒醫人百病、能愈沈痾、曰仙酒、丙申遇于金山寺之觀音閣、爲方外友最善、閱十七年、自京師西山歸、訪我草堂、自言能通鳥獸語、烙其化形爲述、一日在武當山後採藥、徑頗險、攀緣躡蹬、得一匼、可數丈、山厂中一洞、高廣約三丈許、與二十七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迥異、自辰至酉、肆其遊覽、忽雨、遂避洞中、洞內如拭、趺坐少頃、雨止、草木蒙茸、着雨而滑、不可行、薄暮、時在孟夏之十三日、雲開月出、有二青衣童子前日、今日大王會、請仙長少避、知爲怪、不動、既而童子情詞迫切、乃移于洞旁左側、石崖之上坐焉、月色映洞中如晝、見童子鋪陳野獸、似晏集然、俄而有三人至、服黃斑衣者稱曰山君、則虎也。服淡黃衣者、稱曰當路君、則狼也。又有服白斑衣者、稱曰南山侯、則豹也。抵掌曰、吾輩鎮此方久矣、茲邦山來一人、名曰窮奇、知人言語、能飛食人、且嗜食忠信之人、而餉奸邪、此不仁不義之尤者也、盍讒逐之、須臾怪風颼颼、一人自空而下、身披金絲甲、鋒皆豎、臂左右挿黃旄二、瞪目露齒曰、三公亦捕生而食者、何不自諒而相遏乎、

稱山君者曰、噫子過矣、吾生秉樞星之精、爲百獸長、王者仁而不害我、則衣白衣、朝吾之捕物也、必畫地而卜、任數也。佷爲前導、敦禮也。行則風生、威也。不食小兒、仁也。不食醉人、義也。如南山侯者、性廉、有文彩著于外、比于君子。死必首山、不背忘本、非嗜傷人者、若當路君者、其祖則金精也、王者仁德明哲則見、昔穆王征犬戎、則歸之、湯受金符帝籙、曾口銜金鈎以協瑞、故其子孫皆有才智、雖性貪心野、而其腸頗直、所捕者大半獸多而人少、孰似爾嗜食人、且嗜食忠信者、豈不爲重逆天道乎、窮奇仰而笑、拂地坐曰、山君言是也、我非不知忠信者可敬、而奸邪可惡也、我之食忠信之人、罪固無所逃、我蓋比于世之採割者、借人補人、求長生術耳、請爲諸公告之、諸公亦知人之形體乎、畚五行所化耳、心之精爲火、色赤而氣通于舌、肝之精爲木、色青而氣通于目、肺之精爲金、色白而氣通于鼻、腎之精爲水、色黑而氣通于耳、脾之精爲土、色黃而氣通于口、以膽配之、則稱六府、膽爲紫微宮、無極府、中正之官、大而堅、清氣附之、則決斷而力、其味甘、大而虛、濁氣夾雜、則違理伏殺、臭而辣、忠信之人、皆得其正、我本獸屬也、食之則

偶述

余髫年好爲詩自甲申後詩不止此非不足存則不可存歷年焚去什之九諸體多不備然讀之仍不自安也因題曰暫存草

詩經屢焚雜于編次間贅年歲用志當時情事

唐人贈答呈送諸詩題或直書名或書官名或書地名尊之不過曰公未有書號者今世書號去古尚不甚遠至于老師夫子先生年伯年兄諸稱謂不知起于何時

雅道叅以俗情所不敢襲

杜詩輙懷李十二而青蓮荅贈寥寥詩之有無多寡不關交情疎密

樂府曩獨成一帙友人攜去竟失其稿兒子從敝簏中按得數篇梓之畧見一斑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春保定陳　僖藹公識

男　陳　沂年永菴　編輯
　　陳　恒年蒼籙

燕山草堂集卷五目錄

詩

樂府 二十七首

五言古 四十八首

七言古 八首

五言律 八十三首

七言律 一百六十首

七言絶句 四十七首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僖藹公著

樂府

聖人出

聖人出萬事康日月耀天地昌靜鯨鯢掃攙槍淸四海奠八荒文德昭武功揚三綱開四亙亾猷穆穆政皇皇敢干戈集嘉祥修騶辜狩玉香犖金颺繫苞桑青麟遊赤鳳翔奏凱樂慶雲光祝聖主争上觴億萬年壽無疆

戰城南

戰城南戰城北轉戰山陰陣雲黑男兒立功橫行四塞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長弓大弩白馬金勒陰風鬼伯逼旌旄帳下貔貅盡失色血碧砂黃屍收馬革野外狼籍何輕生將軍七尺原許國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有大鼇喜怒不形陷爾洪濤
公無渡河河有大船但載富强不載貧賢
公無渡河河有魍魎誘爾中流喪爾俯仰

地驅樂歌

澹掃蛾眉顏如刻槿郎不見憐郎好脂粉
鵬不翀天毛非不豐士不得志才非不雄
我左郎右我右郎左郎有他人原不在我
郎曰西施羣曰嫫母郎娟雙目不辨好醜
燕燕翛翛循墻傍閈氣殺鴻鵠喜殺燕雀
連城之璧不如燕石讀書之子不如陽翟

雀勞利歌

稻粱逼野雀勞利左有蒼鷹右猛鷙
結交須金又須官交無勢利總不歡

老烏歌贈趙孟遷

老烏產孤鸑鷟非烏不食烏爲稻粱謀辛苦成鸑德上林有高梧棲鳳不棲烏遶樹空三匝不能將其雛壽竟巧作聲社燕巧作房老烏拙且憨顧雛徒徬徨徬徨倦羽還飛歸山陰巔夕霞并曉月夜啼誰知憐呼朋雞有情惆胎隼之義老烏盛尊侶而胡過傾頷吁嗟乎天道茫茫誰脥誰癯見義不爲無乃鄙夫豈不聞集菀獨集枯人不如烏烏

俗吏歌

糞中有蛆虫宫中有俗吏蛆虫令人嘔不如俗吏蟚

蒼蠅令人惱俗吏令人厭寧聞蒼蠅聲不見俗吏面
豺狠口如箕俗吏眼如豆娉子作夫人愈大愈拘束

嗚咽歌

嗚咽復嗚咽鬢髮傷蕭颯雉入海爲蜃雀入水爲蛤田鼠
化爲鴽蚯蚓爲百合丈夫寡時命長年無騰踏既不能隨
陸文絳灌武竹帛垂名分茅列土又不得八駿導前五馬
擁後朱履金釵星離雲逗短布單衣年復年蒸蒸日月難
問天人目高眥得志子我自對我妻孥恥出門慷慨欲告
誰不幸復遇輕薄兒勢利看人冷刺骨恬然欺我無能爲

無能爲誠足悲爾視君睫何其癡一日身不死升沉難定
擬爾美富貴場富貴終難恃君不見咸陽市丞相矜回想
東出上蔡門難得韝鷹牽黃犬

艾如張

艾張羅莫羅燕燕棲人屋梁不侵人飲餕日費萬錢食滿
案一朝勢去賓客散

行路難

蜀道難難在路雲棧鬱叢皆可渡行路難難在京周道偏
仄不得行長安多高門門內任公卿門者如鬼人避易出

門籠街喝高聲躑躅到萊市又有檳車橫覷得空隙策蹇
入肩輿紛紛相角爭一步一蹶驢跛蹣跚前門路寬濶巷
口復繩欄傳說　聖駕幸南苑打街不放人往還行路難
難告語京師九門投足無處日暮人饑銷精神明日出京
西山去

空城雀

蕎麥花白穀穗黃羣雀飛來集滿場翁持稈媼聲揚打雀
鬵鬵飛過墻喘息猶未定呼羣復下翔唶唶嘖嘖啄粒留
糠佃得五畝田貸得三升種我饑你飽誰作俑呼孫怭拍

挾彈兒爲我打雀使他之挾彈兒郎忒旁狎不彈羣雀彈
我鴨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忉忉如繭絲湯沸煮蠶死絲絲無斷時
自君之出矣不能如月缺月到望時圓君則經年別

妾薄命

東鄰有好女質美而氣清朝廷選妃嬪里正上其名女羞
澀不樂行官吏催促入京城未見君王面先須選宮監宮
監倒有貴重錢錢之多寡分媸妍女探囊垂垂空相女身

當貴不得入後宫歸來再勿言奇特御前不收非國色

誰謂河廣 美清苑方大尹也

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事繁一朝辦之巧婦能爲無米炊天下何事不可爲洪濤巨石已狎于木揚舲戞舷瞬息千里

禽言

行不得哥哥

行不得哥哥嚴有公狠有婆娶婦惟喜粧奩多大姑索簪珥小姑索綺羅荆釵裙布可奈何雖成夫婦不得好和行

不得哥哥

提壺盧

提壺盧提壺盧提將壺盧尋酒沽三朋四友日夜歡呼昨日寒食過擔食携壺家家丘壠掛錢紙汝之父母墳頭無

姑惡姑惡

姑惡姑惡遇人皆厚獨婦薄迎喜避忌無一着低聲問小姑小姑不睬弄雞雛

泥滑滑

泥滑滑車馬何不待路乾路乾恐誤幾百里一朝滑倒安能起

媳婦媳婦蚤起

蚤起蚤起日上無清水水濁炊飯不堪餐日落西山兩鐵死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左有虎右有狠毒蛇噴焰盤中央前路有孔道迷陽傷吾行不如歸去滑滑海水無安處

春去也

春去也丟下落花紅一齊交付與東風枝頭啼百舌悽愴

無可說說起痛繁華夢過好時節

莫摘花果

莫摘花果摘去春不受人生能得幾多春任爾摧殘惱煞人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憂愁毋大凡無百歲計萬年卅生心事何持全忽然遇逼衛鮮服乘龍駒一是衛家客一是霍家奴顧盼揮霍誇丈夫回見路旁人餓死問是當年舊公子

告天子

告天子奏何事朝政無缺野言觸忌天子坐雲端排閣非容易不見門前列仗馬一鳴斥去别安置

脫却破褲

脫却破褲毋增人惡衣不如新人何須故貴不友孤寒富不交縞素天將雨鳩逐婦狐何癡悲死兎

哥哥打

哥哥打哥哥打令色兒都是假心如刀口如蜜誤認他害匪寡哥哥打莫輕惹

獨漉

獨漉獨漉清存濁覆愈清白處愈糢糊何如情情隨緣逐獨漉獨漉乘時干祿乘時不干向後難義和鞭日下關干

樂府者樂之府也樂聲也府藏也聚也凡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生應反叶轉變節奏俱在其中也自當以聲爲主而聲何由宣則有辭辭聲之寓也詩有定體其辭有定調樂府則有古題而無成格蓋樂府主聲聲以宣辭辭以宣義而歸之於節奏之叶故無一定也雖曰作于金石者必不可奏于管絃出于絲竹者必不可形于皮革而樂府之道妙于轉巧于換工于卸縣于縈暢于紆調于牽遒于結徵于叶造調在起遺韻在煞一音不成聲故曰八音克諧任其錯綜變化惟當叶之其主聲耳又曰樂府無入聲非也樂府韻寬入聲多收入三聲用之且石之爲物堅而實必與金應而後通更可知生應轉變之理矣至于樂府之造題不同而辭亦各異大約上不入詩體下不入填辭則得矣若夫俞言一種體俞音而抒辭者上也借俞音而成調者次也雅而不文俗而不俚庶幾近之音韻曾經講究惜怭未有得附記于後以俟知者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儁萬公著

五言古

春感

暮春和氣應妍鬱發弱枝青條結翠幄朱華光離離運流有代謝草木榮新姿人生處一世年長日以衰安得如泉芳乘時重葳蕤日月擲我去幽思紆以悲

其二

寒食行曠埜彌望多高墳蕭蕭白楊樹林立貞珉文夾道

提酒漿競將鏹紙焚路旁有古墓狐穴竄田騣當年繁華人泉下無知開斜光照墟落牛羊各歸羣一日一聚散萬事如浮雲百年誰能持沽酒博微醺

其三

少小愛文章髫亂弄柔翰送抱于霜崖吹襟抵海岸結志在青雲文雅期清貫寧知才命讐夜長不能旦天馬伏櫪鳴誰能信牛溲如意碎唾壺一唱而三嘆

其四

丈夫不得志搔首難問天寧受衆人殺不受衆人憐芳蘭忌蕪除雞犬蓄養全君子重知己恥與世周旋

其五

寧學燕雀翔不學黃鵠飛黃鵠飛千里冲天志多違輸他燕雀便粱木相因依試看廣野間黃鵠常苦饑

其六

皎皎中天月灼灼夭桃花西北有佳人光彩奪朝霞紅顏多薄命三十無室家青春能幾何白日忽西斜韶光旣已去羞御筆輅車縱嫁風流壻難向姊妹誇

其七

四時更變化人事有廢興丈夫貴時命遲速何足稱謁者王父偃丞相公孫弘皆當遲暮年乘時而騫騰賈生與終軍亦當遜其能聞者掩口笑大言殊可憎頴光已搖落豪氣敢自矜不答仰希天新月如弦升

其八

束髮事結納雅壇盤匜盟誦彼伐木詩好鳥鳴嚶嚶荏苒三十年良友皆昌明偏我滯韜軔羊裘物色輕一朝出門去杖策入京城峩峩高門內森森列三旌朱輪馳長衢駿馬彫華纓見之輒辟易躡屐復徼行皆我貧賤交紛佩簪

公卿懷刺仍漫滅不敢通姓名故人寧我疎我自愧拘儜

其九

京洛有貴遊相善如何翕惠而能好我寄以瑤華音爾寫長相思後寫堅素心中間勉著作榮名以爲璟窮巷無春色華我于枯林感謝故人意愛我知不深詩書貌虛名誤我直至今

其十

既無一廛田又無一區宅待貴隨疏風治生無良策僻巷剝啄聲忽來車馬客相見顧我笑幸我顏婉澤雖黍薮故

人不肯言悔槃

十一

我壯不如人抱璞愛吾寶顧影志未衰婚嫁適人老讀書悔已遲聞道苦不早攖情世務中忤忌增懊惱林有純鉤劍殺人如薙草提之突出門莽莽迷孔道封侯豈易言俠氣終難保翻然且歸廬安分守枯槁

十二

搰搰田家子營營世上兒各爲贍衣食辛苦不言疲一卷氷雪文我爲謀生資此事原荒唐何以療我飢明珠儀羣

沙衆草凌蘭芝妻孥問生計氣結拙言詞

十三

鵲巢知避風獺穴知避水我今惟困蒙棲身昧行止出門無通途抱拙寡生理少無適俗韻青蠅集讒訾其志與衆異淚落傷揹髀誰爲黃石公吾納圯橋履

十四

燕築黃金臺漢開鴻都門致身皆須錢上下又何論終南有捷徑人材集西園迂哉任昉表可謂不知言郎署老顏駟麗看無殊恩何如張釋之入貲官位尊我典敝貂裘只

足沽酒樽西園遠萬里買醉漁陽村

十五

人生如朝露督運如電流游俠少年場奄忽白髮稠有志不獲騁半世空悒憂安得乘高風吹我雲霄頭仰手摩列星開襟俯九州沉菀屈辱久庶幾快壯遊

雜詩

我本功名人所入不合時君今而棐古持此欲何之孤高嬰世忌天下皆而馳卽欲巧解嘲對人拙言詞兀坐寂無言悶然發深悲人生貴適意有歲安能期攻絃操別調降

志音不隨我與我周旋無寧守其癡

其二

世上無朋友安得有交情交情既不有氣誼從何生羊左重生死雷陳同功名史冊或假託用以風愚氓試看故人貴多將貧賤傾今古寧懸殊如何成絕行

其三

五陵稱財雄三輔重聲勢雖我亦人情愚昧寧左計操帚立朱門朱門高且閉門啓埽者多無處容我身卑詞告門者門者索重幣傾囊得入門主人又如帝空言溢欲吐吶

吶廢然逝再圖曳長裾門峭堅不貫徬徨岐路側泣下沾衣袂我亦一丈夫如何受牽制窮達有命存古人多輕世

其四

燕市舊酒樓屠狗呼兄弟遙望西山青雲晴雨初霽維山峙峯嵐維水激波浪物理一反常面目難意量朝中機客情洞悉大和尚長安甲第多處處卓禪杖今方悟策名釋門隸龍象袈裟蒙官袍志得逢人抗欲圖進身法稽首領喝唱

其五

我聞飛越山生有獨根草此草一秀發萬卉皆枯槁根能蔭他山遠枝鞾鞢好幽蘭清香含潤松龍鱗老不幸同山生蒴芽隨地倒高莖挺孤標童童令人惱

其六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漢世多貴郎楚材復晉錄金章與華貂紛紛充華轂辟召選東途貴胄乃徵逐以貴仍襲貴賤者常屈伏孤寒誇特起忽然獲科目淹滯二十年齒豁頭顱禿材多官制限朝廷非慳祿堪笑腐儒癡白首還誦讀

其七

昔人有格言君子淡以親貧賤離親戚富貴合他人豈非情意疎市塵無比鄰五侯誇高會七葉集嘉賓列鼎復貽幣待接勝飲醇士多君子交孤特傷邅迍豈不懷良友情疎欽眷湮斯言殊未然太息念先民

其八

我昔游京師連雲列甲第中多賢主人高位張聲勢好客矜豪華瑤席開綺麗翠管雜紫簫絲竹鶯黃綢我曾稱上賓豪飲據文闈一別不三年變易如隔世宅存更主人宅

廢生野薺繁華歇有時不謂倏然替奈何富貴家貪婪欲
百歲

其九

漢武喜戰伐李廣不封侯文帝尚德敎孟郊官卒休得時
而失志寧關無善謀功名亦何定稟命實不猶追風讓駑
蹇圖南輸鶯鳩爲龍輿爲鼠悲人等其儔龜鶴有長年難
以問蜉蝣我骨原骯髒實不能伊優寄語愛才者行已養
我羞

其十

世人望知己知己豈易言人知我亦知知己亦安存世上
勢利交市井相攀援市罷人亦散意氣逐寒暄聶政死報
義豫讓死報恩糜軀至不悔硜硜安足論有知死無憾是
以威虞翻我有含光劍殺人不留痕匣中作龍鳴欲試恨
無門

十一

嶢嶢人將鈇皚皚人將汚士不遭讒毀不得成大儒孟子
臧倉沮孔子武叔誣何能阨聲教文章垂光圖君子重自
修何須畏忌途

十二

伈伈皆有屋陳平家負郭蕺蕺亦有穀王苑饜藜藿志士
如孤雲埶埶將安託賦命貴可傳升沉非厚薄五陵裘馬
鮮寧必勝蔬屩覆詭楊子經寒食杜陵作悠悠百世後英
名何赫焯金張衞霍家飄風逐落蘀孰得又孰失請與知
者度

十三

千古惟中道偏駁皆不純聖人取狂狷取不染根塵竊附
與假託皆非爲端人將軍爲綏頰郭解家不貧公卿爲揄

揚种放隱不眞問彼終南徑西山有要津士人重功名此
意良苦辛

上黃岡吳盧王公

少小矜氣節志不古人下八歲能屬文十三爭詞霸國步
際中晚清流高聲價王父侮璫歸門第差堪藉寵輩汲後
學裴秀許流亞一朝時代殊徒自誇王謝

其二

徒自誇王謝埶埶七尺軀宗慤志不成折節讀詩書家難
苦疊積俯仰不自如窮鳥失故林涸轍是枯魚踯躅泥犁

間交游日以疎

其三

交游日以疎獨有文章將聊用遣壯年敢希著作位不謂擁虛名乃蒸惡者忌殺人爭婦人匿影猶失利功名心未灰揖懌時下淚才與命為讐廿年不得志

其四

廿年不得志自丁抗論文授得兼較失抵掌交紛紛鴻鵠志千里本非燕雀羣既輸燕雀便嚶鬱結幽悶讀史美侯生得遇信陵君忽值王東海憐才我冠軍

其五

憐才我冠軍文章與知己奇章愛杜牧蕭何識韓子從古知己難足令受者死前人重出身薦以非人恥我公起荊楚兩世官太史學問有淵源立身有終始何幸河汾門我得列桃李

其六

我得列桃李維公深相知漢人尚經學師說永不移受爵不敢忘五經無支離世間須德事私情謝報施惟有文章交心知無盡時維彼古之人悠悠繫我思

寄懷施侍講愚山

西風忽蕭瑟白露霑衣襟俗言懷君子文章託知音寥稚幾欲從清華隔上林上林鬱蒼蒼白日如重陰空有凌霄翼躑躅力不任悲凉激鐵達咄嗟入瑤琴長思寄短章清商寫素心

其二

清商寫素心氣結亦何道把君贈我詩河洛開秘奧詞壇如逐鹿旗鼓競呼譟漢室既中興羣雄皆屬盜斯文一有歸草竊絶怙號隻字華袞榮玉案難為報

其三

玉案難為報中懷界其陳京洛矜財雄聲勢張要津自非攀龍客安能列紫宸寒暑有乘除富貴寧無因窮窘得委命我自嫌我真

其四

我自嫌我真歸來理舊藪本屬猗蘭操變徵相因依慷慨欲向誰淚下忽霑衣知己重念君耿耿愁如飢欲言已復澁惟恐與時違起視秋旻高天南有鴈歸

次龐檢討雪崖寄懷韻

惟勢乃跋扈惟財乃驕張壯士無顏色積習已成常我不
量謭劣獨力振孤綱蕪塗棘路中半生無清揚締交得君
子岇岇依末光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余歸蝸牛廬君
登白玉堂環堵無勳業蘭臺有文章始知行路難何處非
羊腸安敢言蘭石相成互堅芳別君日以久思君日以長
天上墮鯉魚飛鴻念鴈行鴈羽不能飛徒負大鴻望

女蘿

女蘿無筋骨扳援松栢生松栢挺高枝女蘿蔓之榮但見
女蘿好安知附木成凡物性獨立摧頹多因勢寂寂幽谷

蘭泉草雜孤清

兎絲

兎絲非無根根不由地起初生根如兎剖血和丹餌服之
能變化意動隨所指其根果何物今之茯苓是一朝茯苓
拙兎絲亦隨死蔦本名寄生生意止如此

寄湯侍講孔伯

朱明啓徂暑赫曦畏太陽火老金已柔氣出左右颺赤地
亘千里道殣遠相望澤雉窮野草歸鴻絶稻糧志雖薄温
飽辟穀無良方別君閱旬歲無可傾中藏中藏日鬱陶思

君不能忘

其二

睢水一何廣泱漭無涯際衍有濯錦池文秀結姣麗白締
君子交浩氣倂衣袂貞厲復高潔先賢存風制升沈一殊
途異嶺無同勢倦遊還舊廬短衣傷滔滯今世絶蕙蘭安
知有萑桂靜居懷所親何時慰睽聯

讀史

執御習于車操舟狎于水洪濤峻阪間驟馳有絶技所試
非所長鮮不蹶其趾申公經學深相如詞華美天子好文

詞申公不稱旨舍之魯邸中禮賢寧得已以此分低昂無
乃昧至理惜哉董仲舒侯國棄如屣千古論大儒臧綰安
能比

其二

丞相不好文太尉惟喜武上卽崇儒術推轂誰握吐竇嬰
與田蚡亦是賢宰輔炫鬻自上書此典遂如土君相本虛
懷黎獻不復睹鳳凰翔千仞烏鳶耐彈弩所好非眞龍安
能施雲雨一朝黃老興宜觸太后怒

其三

漢世尚儒術多士聚風雲相傳天下化應以義理文相如
特虛誕朔皐牀典墳六經無講究義理從何開大臣數爲
屈無乃逢迎勤天子眞輕才俳優畜其羣崇儒以重道惜
爲詞賦分待詔毋氣揚野有萬石君

擄婦怨

從軍坐犢車塡滿大將營行疑娘子軍住若大人城陰氣
兵不揚將軍不肯聽竟自驅我來分隊東西行夜半戰馬
嘶夾雜兒啼聲四顧無知識惟見鬼火生欲認親骨肉燐
燐不分明亂世無樂土胡不憐同情

其二

行行重行行鎭城數里餘傳聞禁屠割禱雨重耕鋤物命
猶知惜人胡物不如哀痛發長號自分塡溝渠郡伯攬轡
來相見而欷歔戶鄂開府令傳諭出萃車暫寄旅舍中日
給錢與糈出榜招親人認去各歸閭白骨荷重生如聞肆
赦書開府天地心何必叩玉虛猶恐親人絕終是釜中魚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信謫公著

七言古

燕趙行呈梁大宗伯

燕趙慷慨古之餘老成凋謝今不如不重文章重聲勢風
雅首推梁尚書尚書起家翰林院蘭臺著述千人見滹沱
之水鴈門來恒山高出當西面山水雄奇鍾異人掌政掌
禮稱大臣大雅不作委蔓草典型猶得見先民不因勢位
稱尊貴高邑昔有趙忠毅衣鉢傳來到先生旗鼓中原主

聲氣文章有神交有時未見先生深相知布衣雄世遭按
劍擬登龍門先致詞賤子其志與衆異好客好名招人忌
長揖不拜大將軍揶揄舜爲山鬼戲十年抱璧畏青蠅鄉
里交蝬聲藹藹曲逆物議淮陰辱衆好衆惡何足憑憐才
不受置之死殺我之人皆知己自古羊裘物色輕知人不
知賴君子揚眉吐氣登君堂快睹景星與鳳凰一經品題
成佳士丹霄青冥增其光顧余傲岸成落拓披雲見日恣
燕樂半生跨下無他能射策不收事著作著作私心擬古
人虛名燕麥徒生嗔無謂布衣終下賤丞相封侯有平津

文章人物當今少見曹何必問大小與君抗志在千秋慷
慨不徒盡燕趙燕趙山斗推先生咳唾盻睞皆生榮先生
愛才本夙好勿使韓歐專聲名玉門關外郝御史武安之
野申處士不才豪氣復未除東山皆望先生起先生一起
立當朝南宮曳履聳雲霄鴻鵠之志在千里羽毛何以不
翛翛

雨雪行和朱處士見貽

霏霏雨雪墮空中主人遲客圍爐紅遲客主人爲誰氏鹿
巖良宰劉令公令公負氣性直抗驚坐雄談人人暢坐中
有客是虬髯隱士交推朱義上義上高才比古人吟詩作
賦無等倫皆淅亦有令公癖憐才獨與余相親投我一詩
真作者揮毫盛稱劉司馬筵前把臂盡西京翩翩皆不愧
大雅大雅于今蔓草委相見相交不相知杵臼無關縞紵
純蘭蕙塤篪思昔時昔時交道重玦瑰柱駕左顧我生晚
不恨古人不見余今夕得晤大小阮醉餘慷慨賦悲歌長
夜漫漫可奈何臨風何事長相憶青州使君情最多（詩中有憑
君寄語青州使之句）悲歌慷慨答良友壯不如人老易朽忽忽年華
又歲除咄咄問天仗樽酒

茲社七子歌

太羹壯志碎唾壺詩篇風雅美且都自言不愧高達夫（張太
羹鼎）元素當今天下才經術經世交相推假燕不築黃金
臺（李元素世藻）居仲顧盻真英雄文辭雄渾建安風醉餘高唱
大江東（張居仲鼎雍）木菴靜穆稱人宗詩情酒態皆從容黃處
不遠塡其胸（耿木菴遷）克承讀書喜深究論文專摘古人謬太
兒小兒瞠乎後（李克承世澤）紀常訥訥如處子酒政綜橫千人
靡吟詩要與盛唐比（王紀常紹績）陳子疎慢不合時酒壇伎曲
結相知著書大半離騷辭

明妃歌

漢宮妃嬪多妖嬈顏色皆遜明妃嬌天子假手毛延壽妍
媸不肯隨人描絕世佳人寫來醜一出漢宮單于有琵琶
撥動黃沙風屈煞西施快嫫母憶昔曹操殺楊修芳蘭只
恨當門留禰衡自不合黃祖淒雨酸風鸚鵡洲自古才人
遭嫉忌英雄顚倒皇天醉何況見妒甚後宮紅顏薄命千
秋淚至今青塚草芊芊畫工安能沒其妍榮辱所爭在千
古青史徒爲漢家憐高皇猛士消煙霧和親更爲壬人謀
從來毀譽難取人天子大權愼旁付大權一假失是非卜

人得志君子微君不見鴻鵠饑瘦蒼鷹肥

八月行

乙卯八月長安道桂花亂放秋開早結駟連騎富貴兒錦
帶朱纓衣繡襖金羈玉勒珊瑚鞭寶刀駿馬各翩翩前列
殿呵後東帛往來市上誇登仙如機如雲爭入洛富貴人
文俱婥約中有寒酸策蹇來不顯文章顯蕭索歌鐘行酒
慶繁華箜篌方歇奏琵琶氍毹妙舞鳴簫鼓做煞東鄰貧
賤家賤子屈首讀書歸壯心猛省從前非公孫上書事不
易人人想見呂不韋荆山抱璞鮫珠泣朱門聲勢紛紛集

人生苦樂各不同甘泉烽火未解急于今最苦是疆埸時
將九月無衣裳角弓秋勁笳聲起九重宵旰憂軍糧

弔張氏一門五烈歌

戊寅冬兵陷寧晉張孝廉來鳳母李氏暨妻劉暨弟起
鳳妻霍附鳳妻章嘉猷妻王殉節文廟泮頭井趨井時
諸婦以姑老欲生之姑給以不死諸婦拜辭投畢姑仰
天曰吾安忍舍兒輩獨生乎隨亦下劉章束抱幼子出
井時面各如生嗟乎正氣之種人殆如是乎

泮頭之井近孔子正氣釀成清冽水井中藏有忠孝龍非
人非時死不容張氏一門五婦女潔身于井井爲許諸婦
謀姑欲存姑姑終不忍諸婦孤婦自孝兮姑自慈孝慈不
以顛沛移更有孫孫兩幼兒從母殉節眞可悲誠哉視死
竟如歸井中血落各依依歲歲枝頭啼杜鵑白虹慘淡起
重泉卽此已知明運終生來婦女偏英雄吁嗟乎泮頭之
井今有名孔子收得女門生

贈節母李孺人

忠臣節婦何必紀不過立身成其是只因忠節多不全遂
謂臣婦有可傳賢哉蠡吾李孺人記今撫孤十三春撫得

二孤報夫子始信不死難于死此生能不虧大節日才日
苦何須說還語李子且莫傳人爭傳之爭難焉臣道婦道
愈不全

宋烈女歌

蔚西崖雲中屬今之長吏售中丞秉憲茲土變風俗蔚蘿
更有鄉之賢講學明倫魏光祿風移俗易稱善鄉節義多
不資誦讀西崖有女生宋家十六盈盈顏色嬌許字貧兒
蔚州厮蘭子未娶死堪嗟宋女方操杵舂穀計來舍舂掩
面哭阿母勸慰再字人婦道未成何賦鵩宋女聞言心自

傷山雖有對薄鳳凰生死俱爲蘭氏婦何得又覓雙鴛鴦
此心原自堅金石揀得原聘雖二尺裂羅自縊毋門傍事
母不終隨夫魄阿母奔救泣咽哽聲聲呼兒兒不省鄰里
驚顧皆嘆息杵在舂邊羅在頸君不見祥符陳氏未婦兒
楊子一死身隨之又不見嘉興項氏一女子未婦卽爲周
郎死誰知窮簷土窟中生來此女更英雄不讀詩書不識
字烈性但知從一終女字典姓宋氏家居蔚之西崖頭姓
名鄉貫皆足紀吁嗟乎此女何以能如斯德化善教非一
時天下長吏鄉賢盡如中丞與光祿比戶可封皆陳詩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僖藹公著

五言律

春日途中

大地春光滿青郊布穀啼晴雲明短壘芳草沒長堤野犢
孤村小樓高落日低杏花深處好隔在遠山西

其二

年光寒食後好景落花前古寺紅霞裏柴門綠野邊橋危
低渡水林密遠藏烟不淺車塵與春山叫杜鵑

舟行

二月東流水一帆西下風雲收天不礙路僻地皆空好鳥
喧堤外游絲蕩日中漁聲急薄暮齊噪晚霞紅

淀中

野淀蒸滋白天連水共澄四圍金鵲鏡一片玉壺冰飛鳥
時親客游魚不避晉此中堪浩落雲影自崚嶒

登五虎嶺絕頂

今不屆人下雲霄與步齊近看天日迴俯視衆山低海嶽
開孤峻乾坤又一蹊依然塵世上到此絕扳躋

出浮屠峪

漠漠飛狐嶺蕭蕭拒馬河霧凝氷氣冷人傍塞鴻過春事
窮邊少夕陽客路多隨行舊匕首漫擊佐悲歌

懸空寺

峭壁懸空寺樓臺倚翠微水流山東帶雲起地生衣萬木
無人徑千巖一鳥飛風停林麓響知是老僧歸

吊宋使臣朱少章

泥馬方南渡先生竟北來聲吞千古恨淚灑兩宮哀野水
滔滔逝荒雲處處堆龍鱗扳不得不敢望生回

其二

皇華金國使伏節宋孤臣蘇武常思漢魯連不帝秦貞心
存勝國正氣奪蒙塵何處堪憑吊遺文未鼎新先生有修大普恩寺尚存

雲岡寺石佛閣

今識如來面西來第一山水湍濤作怒佛現石開顔孤磬
殘霞外歸鴻斷壑間上方眞極樂日靜白雲閒

謝傅哲祥刺史贈衣時值饋魚

我自非遊客君情故舊餘平原期已過安邑累何如下榻
愧徐孺綈袍戀范雎不須彈鋏去旅囊已多魚

贈林二史刺史

二史閩中傑聲名篤建安高才稱國士多累是微官俗薄
交情變途窮古道難邊虛屯牧詔開墾佐盤餐

其二

閩海遲歸櫬雲中少麥舟十年遺按劍五月尚披裘白鴈
荒砂迥殘霞塞草愁知君還不得猶自問刀頭

接計甫草書有君文自是河朔第一手幸努力江東
大有人在之句賦答二詩

努力文章事江東大有人趨時名恐僞襲古調無眞一片
寒山石千秋折角巾風流隨地在太息念先民

其三

普天才一石八斗在江東獨步誰人傑分餘我士雄游心
天不遠抗志古爲窮吾道存河朔悲歌燕趙風

皇木 丁未五月徙楚藩邸木植入都詩以紀之題曰皇木依差名也

先代藩封好楚中木合圍玉龍虛繞棟鐵鳳枉横飛舊址
生青草新基映紫微移來王室貴不爲帝京希

其二

三百八十木經營動萬人按行當五月計日歷三春積汗
揮成雨飈風驟起塵泉枯渴不釋載道幾逡廵

其三

彭彭方欲已采辦報將回王事誠靡鹽庶民又子來劬勞
行役盡與作太平開不日工成後茅茨果陋哉

劉公勇吏部招同周茂山紀伯紫朱錫鬯李子茹諸
子集長椿寺妙光閣時伯紫不至

登眺妙光閣長安指顧間五雲連北闕萬壑靜西山臺築
黃金冷人游白日閒高談懷懃叟何事廢躋扳（懃叟伯紫自號）

題馮相國廢園

別墅元勳第（舊爲徐勳貴地）名園相國亭如何三十載立見兩凋
零池廢堆砂白松枯蔓草青繁華留不得陸路半滄濱

遊龍興觀

龍興唐代觀書棟起高麗日月留殘篆風雷剝石幢荒烟
依蔓草古木豎枯椿蟋蟀啼寒露秋聲又一腔

已酉放榜之次日薄暮抵津門吊勵昌高公

午夜牲三鼎九原酒一壺文章心慘澹生死淚模糊掛劍
風徒在招魂賦亦無誰來樹不第妻切鴈聲孤

登岱

泰岱高天下青齊指顧間明堂開左阜汶水遶前山石徑
穿雲入泉聲倚澗灣古來封禪地風物自班班

其二

黃峴迤逶上峻嶒十八盤雲凝青步障葉落紫花團石峻
天門迥峯高日觀寒登樓一極目海表水漫漫

其三

古蹟藏東岳磨崖碑尚存寨推九女險峯讓丈人尊天近
雲猶下山高日可捫十年躡躋悵俯仰小乾坤

己酉十月山東道中紀事

丹節從天下鑾輿幸泰山龍旗開五路豹袖出千班清問
通民隱窮鄉識聖顏始知封禪盛梁父紫雲環

其二

長吏催除道檄文午夜馳傳聞驚父老督役撥妻兒伐木
鍬還折開山斧不疲天恩肥雉兎禁獵已多時

其三

羽林傳十萬扈從至尊行糧糗堆周道芻茭運野營鳴騶
聽北下社鼓禁西成（時虞驚駕村社俱禁）東國疲漕米今番是兩

征

其四

撅土爭塡井酪酥備乳牛傳來乘御韋昨日渡盧溝供給惟光祿奔忙遍海陬莫嗟王事苦今歲大收秋

飲梁少宰東園

少宰園亭好城東結茂林堂開三徑遠人坐百花深啼鳥鳴春暮夕陽掛樹陰習家池内盛荷葉已森森

其二

青結藤蘿徑紅鋪芍藥欄淺池流水細高岸顯亭寛樹密宜風聽花開耐遠看謝家羣從雅觴政足盤桓時有侯陶侶月叟俱在坐

端陽前一日劉大尹餽酒抵暮過寓對酌夜分

端陽明日是客况一枝棲徑寂槐陰靜窗虛尾雀啼火從鄰舍乞酒賴令公齋破悶聊成醉開庭日又西

其二

古人享二簋風義素交存已不鄙粱肉何妨少菜根時無蔬僅以二臘登豆簾垂衙放早夜永燭燒昏我是臨邛客時勞令尹尊

種花四首存二

三分容膝地四壁讀書堂防雨增長砌延風築短墻池通水作曲畦闢土開荒長夏無他事呼僮藝植忙

其二

階下王孫草籬邊帝女花香含招蝶舞蔭覆作蜂衙滴盡凝紅雪浮青翦翠霞十年廢耕鑿即此是桑麻

同友人夜話

濁酒聊成醉多愁未許寛壯心雙目𤇯破壁一燈寒各有珠堪寶同無劍可彈延陵羞相士十載布衣看

其二時談乙未之禍

往事重重述傷哉鷃鵡危遭逢思李涉急難念袁絲俯仰猶堪信文章近可疑同君寥落久時命降心期

偶成

我自愛吾鼎紛華淡世情高懷招俗妬僻性合孤行自是今人巧安知古道平十年惟養拙博得一書生

郭太史招飲園亭余以他故未赴索詩分得蕭字爲賦二首

園林春色好太史雅相招不爲逃詩債翻敎負酒瓢花亭

香氣細藥竈沸聲喁余方理藥餌 愛我爲闔韻開函得二蕭

其二

窗虛兀坐寂風暖亦蕭蕭惆悵花邊鳥殷勤栁外橋梁園

千載事河朔一時饒才大推諸子詩成是續貂

同顧輿山談别後忽雨

餘生喪亂後偃蹇十年孤舞劍稱詞伯辭盃號酒徒賈生

原薄命阮籍自窮途君是牛衣友知余碎唾壺

其二

燕臺荒易水吳地壯黄山一鴉菰蘆出雙龍沙漠間風雷

驚老樹急雨變人寰東子詩成後炎凉一槩删

漢光武斬石人處

天心猶在漢十世復中興豈有石能指翻憐劍可憑盜星

應蟄伏王氣合龍升千古輿亾感碑陰蔓草藤

梅花嶺

千古梅花嶺十年宰相墳衣冠沉異域俎豆立殘軍碧血

埋難化赤心死不分悲哀來鵩鳥夜夜泣荒雲

其二

養士前朝重宏恩三百年孤臣扶日月大地忽桑田未展

英雄氣空教兒女憐九原國士血春樹化啼鵑

廣陵客舍偶集梁仲木公狄朱近脩王于一王懐人

亦世白孟新程穆倩小飲卽事 五首存三

風雨龍雷日東西南北人一時成好會千里集嘉賓栁暗

平山岸花明覺水津相逢多感慨歌哭總傷神

其二

士重陶元亮官稱謝疊山天心憐落寞世網恕愚頑喪亂

無完土鬚眉有舊顔桃園何處是芳草碧溪灣

其三

攜有燕山筑來聽吳市簫文章餘國士典廢說前朝麋鹿

原吾侶鶺鴒不可招歲寒存數子松栢未全凋

渡楊子江

一水分南北揚帆作壯游風雲誰仗劍天地我孤舟故土

三千里他鄉八月秋移時欣破浪擊楫過中流

渥水仇子招同陳及隱明府盧濟如朱湛菴廣文泛

舟

曲徑延舟入鶯聲若解迎漁樵野外意雞黍故人情岸斷

高雲續河清皎日生白洋咫尺是一望水盈盈

客感

衣食奔馳內文章感慨餘途窮無薄友客久畏家書嫵媚
看人熱猖狂任我疎花黃三徑好盍亟返吾廬

僧寮偶成

到此全無據逢人屢易詞詩從松院得米借老僧炊身困
高才拙名微抗論卑逃禪吾不慣靜坐證摩尼

別吳稽田

禾木吳公子先朝老布衣八年勞在外三月喜言歸東海
波濤湧西山薇蕨肥堂前舊燕子應傍故人飛

其二

無可作歸計相隨亦便行平安報兒女艱苦說餘生流落
非張儉還家豈少卿尚留三徑在課讀不如耕

偶感

飄流二十載偃卧謝交游偉岸人逢怒頹唐世不讐閑身
虛壯歲妄想破堅愁剩有龍淵劍還攜上酒樓

遂城署齋梁大尹題聯曰利與名交困愁兼酒並增
余易一字用爲起句書懷

利與名交困愁兼歲並增命乖真跋扈道左日憑陵鸚鵡

性狷士琵琶笑右丞醉餘彈寶劍霜氣逼青燈

歲暮感懷 八首存二

四十人猶困勞勞卒未休面紅粧薄醉髮白監深愁家累
多如蝟生涯泛似鷗買山何日事高卧謝交游

其二

大廈棲新燕腴田廢舊犁一身飄似葉八口繫如絲落落
人將老堂堂士不奇繁華誇歲暮感慨念當時

偶感

何事爲生事人疑我亦疑詩書惟養拙聲望不贍飢世亂

交游斷天高雨露私未期來饋米又可作晨炊

滄州陳孝子子石攜戴尚書書來訪詩以贈之

新春纡鬱甚今日忽清升嘉客來陳定懷書出戴憑世情
無渡筏吾道有傳燈語錄貽三種真如錫百朋

其二

腊鼠堪人唾藏屍不奇尋聲君亦訣放論我還癡定是
安心法書非立命資畫前原有易探討莫支離

贈別賈肅子司教虞丘兼懷麗霖公

仕路官宜冷安身地宦開青箱傳雅望絳帳亦清班才器

慷慨統文章重賈山虞丘臺尚在鋒氣上朱顏

訓方與三 四首存二

伏櫪傷痞馬巢枝笑拙鳩無心希孔李有客過羊求修竹
開三徑投詩見四愁年來蕭索甚對子足優猶

其二

君家饒氣節往事抑何豪壯志灰龍種（龍種句指客之抗疏事也）奇才
起鳳毛浮山凌落日江水瀉秋濤如縷斯文任堅持賴爾
曹

送保定郡伯沈公之肅州兵憲 八首存五

天外酒泉郡行經嘉峪關地盤一線路雲抱萬重山孤戟
河西戍旬宣漠北灣青羌迎節使褁飯解刀環

其二

故是窮邊路迤西紫塞分虎風生落日蛇徑斷荒雲沃土
還堪種鳴沙亦可聞莫愁烽火動自有霍將軍

其三

誰道陽關外天涯少故人開襟酒是伴讀史古爲鄰白馬
霜笳月青山隴樹春灌園如有繼造請莫辭頻

其四

畿輔二千石官聲公獨良岑熙無棫棘名伯有甘棠遠道
君門遠從軍塞路長離情增百感一夜鬢蒼浪

其五

不受人憐久君恩荷五年總金資滋沫謝米佐炊烟宦跡
留鞭裏交情把袂前驪歌彈一曲淒絕綠楊天

寄程穆倩

老成凋謝盡風雅獨推君奇失揚雄字書傳史籀文貧能
留道在僻不與人羣遙望刊溝月蒼茫一片雲

十月小集同人亦安信宿齋中夜話時將南行

客散君留在兵戈話往年愁心分燭影夜漏永殘筵瀝瀝
三更雨蕭蕭十月天不堪仍欲別相對倍淒然

戊午下第之二日宫詹黃岡王公走字見慰感懷 二首

日高無事事蕭寺獨淹留人閉禪房僻天荒雁羽悠淚因
知己落狂借世情收老樹西風起蒼涼又暮秋

其二

漫說文章事賺人誤半生窮途失壯歲書債戀虛名眼看
浮雲變身隨落葉輕高天東壁宿不信有星橫

祝戴尚書

斯文天特眷壽永大司徒七十行年是重陽得氣殊東山
存謝老北海見潛夫丘壑胸中滿仙風入畫圖

昌平道中

軍都邊塞地一帶大山中路距居庸近風來碣石雄沙明
高阜白氣隱舊陵紅碑豎朝宗字依然古渡東

朝宗橋懷古

當年賊犯闕即踏此橋來寧武熏烽火居庸脫劫灰朝廷
虛設險大將失登臺不盡沙河水涓涓瀉舊哀

己未出都留別諸公

下第多年慣于今又一回不才虛獎借失意省驅摧聖主
賢臣頌綸竿蓑笠臺遙瞻三徑在浩落賦歸來

己未初夏家居

吏事非余任天恩荷放還浮雲流北牖濃綠滿西山逸典
推嵇阮高文屬馬班呢喃新燕子依舊草堂間

其二

著作須公等閒居我最安寸心榮辱外斗室地天寬幸免
側人目還饒壁上觀牀頭鋏如意不向唾壺彈

過遂州飲王大尹廉夫萊根堂兼柬朱汗朱

作吏休言倦衣聞令尹香高談風雅事小飲菜根堂傾蓋
逢嘉客殷勤出羽觴渾忘天氣暑揮麈坐清凉

六月十一日自都門赴易水視兒子試道中口占

火雲夾烈日炎氣透衣襟馬倦頻貪水人疲屢戀林艱難
兒女債困苦道途心堤畔誰家子陶然臥柳陰

賀趙日章陞米脂令

上郡分符地銀州邊塞雄花封百里潤仙令萬峯中沔水
停傳箭岷山已掛弓輓輸民力盡待爾集飛鴻

其二

理繁莫若令地僻最宜官署冷搜求少庭閒假息安深山
饒虎據大澤有蛇盤時惕冰霜履無輕視彈丸

小築

小築適安屋頑人足寤歌窗虛留月久墻短受風多瓦雀
行書案流螢點幔羅世情不到處棲息快如何

博陵

偶出博陵道晴明現景光草鋪原野綠花繡菜畦黃鳥鵲
喧低樹雲霞沒遠莊和風吹薄袂塵逐馬蹄香

山行

流水閒閒去山多不見人雲來孤寺隱春入野花新夕照
淹紅暈溪林抹翠勻遲回愜幽興領畧鳥聲頻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僖藹公著

七言律

大同懷古　丙午

大同舊是雲中地一帶雄邊設險重北控黃砂臨曠野東
連紫塞接居庸荒屯日落關山月戰鼓聲沉遠戍烽昔隸
熊羆十一萬於今卸甲盡歸農

其二

一丸封不住幽燕迢遞烽墩創九邊將士貔貅雄甲仗軍

儲輸輓費金錢悲聲遠播蘆笳曲殺氣高蒸雉堞烟傳說
龍顏曾北狩侍臣血淚灑氷天

其三

羽林諸將舊橫戈黑霧黃雲獵火多不說衛青能出塞但
傳魏絳喜論和花香苜蓿嘶驍騎酒載葡萄走駱駝太白
高懸開馬市邊功國計兩蹉跎

其四

聞說將軍更築壇攙槍倚劍塞門看陣塵殘壘雲猶暗烽
火荒砂血未乾舊院琵琶明月冷新春花草皂鵰寒流風

自是剕零畫京觀樓臺兎磔撐

其五

長城一望鬱崔嵬蕭颯雄風日北來烏鵲不窺青草墓昭君塋白草地塚獨青羝羊時上白登臺蒙恬李廣今無矣漢武秦皇安在哉惟有御河橋下水年年氷散自潺洄

出津門將入淀中

三月扁舟去路賒大堤芳草綠生芽灘頭鷹捕魚撩水蘆畔鴉爭鴈趾沙短棹輕颺隨渡轉孤帆漸曳逐風斜晴波浪湧搖紅日一片琉璃萬頃花

瀛海道中

瀛海郊原景物妍柳絲如醉鎖晴烟離離芳草堤邊路渺渺雲山雨後天滿樹梨花堆白雪壓枝榆莢綴青錢無端又喚春歸去遠寺斜陽叫杜鵑

艾河道中

荒山鳥道蔓枯藤蹋蹬盤行又幾層春色未消新歲雪寒聲流出舊年氷相逢野老惟談虎比到禪林不見僧我已倦遊歸思動那堪風烈日憑陵

雲中小滿

濃綠山坳雨後齊晴雲返照戍樓西三邊但見孤鴻影四月方聞布穀啼客裏歲時逢小滿集中詩句得新題無聊漫乞僧寮火濁酒炊來悶止棲

陰雨擬登恒山不果鄧宗原刺史邀飲致和亭作字

峻嶒巖逕草青青恒嶽流雲過翠屏自是高峯沉雨氣安能皎日乞山靈繙頭勝境談中到壑畔松風遠處聽好客幸存賢刺史相遲潑墨致和亭

渡飛狐峪

天涯一騎渡飛狐朝氣初開曉日孤深峪遠灘四十里長

川橫畫兩峯圖倒泉瀑布蛟龍瀉峭壁巖鳴鳥雀呼咫尺前途黑石嶺嵌嵒山徑草榛蕪

寄甲申上谷紀事于吳駿公太史

傳信傳疑不敢安而今始解著書難編成上谷先朝事特寄江南舊史官庾信誰堪石共語蔡邕應秘帳中看典型海內重渕謝千古文章問釣竿

寄懷宋其武兵憲兼求作字時奉裁自南瑞歸

大坏山畔漫棲遲宋玉愁多鬢已絲貧在世間原不惡病于吾輩合相宜杖頭可尚充觴政腕下時應染墨池白練

寄來帋一幅欲煩仙手寫新詩

寄汪淥水吏部

一代文名在漢陽大夫爲政有輝光清勤昔號項山令簡要今稱吏部郎輕世莫如叔夜懶愛才誰似巨源長廟堂仕路愁淹滯何術疏通啓事章

寄程石壚舍人

羊城才望震中原職掌絲綸西掖門名第無如榜首重文章獨有舍人尊紫薇花氣侵衣袂黄閣書香散酒樽借問鳳凰池上客于今詔命幾殊恩

春日感懷

髀肉捫來陡一驚堪憐半世誤虛名少年同學皆先輩老大逢人獨後生易水歌悲流變徵漁陽鼓壯類狂酲負才誰似三春柳又放青條拂曉晴

送李將軍之潮州任

將軍旌旆下潮州虎韔龍鱗履子裘白馬行兵南海外黃金亭士北山頭璀瑚映日軍容麗翡翠凌霜幕府秋新息功名今尚在好從破浪覓封侯

奎樓應宿

奎樓高映紫微間文曲流光日往還北湧寒泉歸易水西橫峻嶺拱郎山地圖燕趙登時盡天路風雲望裏扳文物自宜推上谷兩朝忠義照人寰（明世廟椒山公祠忠愍崇禎甲申殉城諸公祠忠烈皆與奎樓東西相應云）

雨霽晨起登易水城樓遠眺

烟雲四散日初明晨起登高爽氣清亂疊碧峯森列障一灣白水遶孤城蟬因濕翅啼朝露鳥爲脩翎趁早晴回首當年歌舞地五花臺畔綠苔生

登易水城晚眺

山城風景晚蒼蒼大地新秋黯夕陽老樹棲霞歸燕雀平蕪沿壍下牛羊烟橫石碧峯添色日落砂明水漾光一幅畫圖臨不盡長松斷碣古祠傍

謁霍愍節祠祠圯像用蘆席裹之志感

愍節祠傾棟宇空誰將蘆箔掩英雄當年曾不虞生死後世何須護雨風大地山河留正氣高天雷電鑒孤忠燕人慷慨由來久千古悲凉兩白虹（公盡節時無血惟白氣一縷冲天有類于白虹貫日者然）

答謝蘇商卿寄端綺詩扇

美酒名姬憶帝畿落花春暮幾相違十年故舊懷鳴鳥萬
里交情感紵衣地敞花田藤蔓瘦亭開燕喜荔枝肥寧知
宦况灰心處愁絕江山未便歸

其二

門無車馬日紛紛明月投來照典墳薄宦應憐南海外虛
名空誦北山文蛟龍未遂風雲志鴻鵠其如燕雀羣陳涉
有書劄不得因無筆札到蘇君 蘇詩有寄語陳琳友聲名借羽翰之句

寄澹歸和尚

去國孤忠事不堪法幢只合老瞿曇謝安當日離江左支

遁于今在海南碧落洞深通石室雲封泉湧接龍潭懸知
慧解談經處定有天花散嶺嵐

寄東安令韓嫺石

十年謝客徑荒蕪每憶高陽舊酒徒萬里雲深藏碧落一
官人遠隔蒼梧素馨花老聽鷓鴣庾嶺峯高問鷓鴣傳道
侍臣徵外吏重來春色遍皇都

已酉三月廿四日先人殉難忌辰致祭丘隴

血落重泉廿六年菸菸往事付啼腸空餘碑碣留祠宇不
盡牛羊踐墓田錢紙亂飛纏野蔓酒漿漫滴濕寒烟春光

再勿言三月歲歲于今倍可憐

已酉落第訪戴紳黃途中口占時將有泰山之遊

天涯一騎復何之岐路徘徊落寞時失志幸逃當世妬不
才惟恐故人疑晚霞月下山光暮寒露秋高鴈影垂此歇
不妨成訪戴雞鳴風雨舊相思

其二

鍛羽西風又一回半生壯志漸成灰自無狗監能知士不
信蛾眉解愛才泑海濤聲雄鼾突泰山秋色壓徂徠浪遊
豈是依人慣登眺聊將鬱勃開

天書觀 內祀九蓮菩薩為明神廟李太后

泰安城外天書觀畫棟連雲低玉繩鐘簴已移三百祚香
花猶祀九蓮燈惟依岱岳看滄海不共金人泣廢興婁絕

西山舊時路秋風禾黍暗諸陵

廣文穆公為述梁大尹指余詩過于不平却寄

世上無如作吏忪誰暇講究到文章亦知骯髒傷風雅其
奈蹉跎寢日光尚氣每憐同穆紹愛才何幸遇梁商從今
焚却離騷曲抱膝長吟舊草堂

寒食弔史妓春妍墓 妓不交吏胥媒孽者掛之彈章抱憤自經

梨花魂斷小西天姣之所署日小西天流水殘紅去不還芳草路迷楊柳外書樓雲散苧蘿邊千金未足纏頭錦一陌何堪弔墓錢別恨春風增幾許難將好夢問遊仙

其二

鏡臺不畫舊蛾眉零落朱絃錦瑟悲綺閣鴛鴦寒翡翠珠簾鸚鵡冷臙脂淚垂杏雨傷今日情染梨雲憶往時寒食柳柔風結帶枝枝若代乞新詩

其三

麥漿杏酪萬花輿粧點春光總不如緩步誰堪隨蛺蝶輕

歌猶自想芙蕖香泥銜燕埋紅落春樹啼鵑染綠疎滴酒漫澆蘇小墓相思空付月明初

其四

平康花柳不堪扳樓鎖雕欄燕子閒荳蔻無存香氣盡皺餘留得淚痕斑綠珠墮死悽金谷紅粉重生想玉環錦帶已成千古怨令人常恨馬嵬山

梁大宗伯招飲出示令姬陶佀所作桐陰倚羽圖賦贈

龍門招客坐重茵刻燭樽前展書新自寫羽毛存淡墨不

將山水贈時人謝安才畧傳猶子阮籍風流問北鄰六副知君鴻鵠志脩翎早占上林春

劉大尹西來招同姚給諫侍麓吳孝廉憲侯較獵西郊

麃麃振旅出郊坰突騎紛紜逐電霆獵犬未驅雄子白鞲鷹先試海東青弓懸虎韔嵌金鏃劍佩龍鱗錯玉玲漫道生平無壯事鐃歌博得一時聽

酬曹顧菴太史

錦袍寶炬映朱顏太史風流侍從班一自文星離北斗頓

令雅望重東山朝廷寧久長源隱海內羣期司馬還宣室近當傳寄詔斒斕雲氣鶴湖間

杏林春曉

二月春晴鳥亂啼深林霞影滿長堤胭脂着雨霏紅雪瑪瑙騰光艷火齊初日赤城雲冉冉曉風紫陌草萋萋我今又惹漁郎笑不是桃源路已迷

草橋夜月

誰瀉銀河映水晶玉樓人在廣寒行滿天冰雪清涼國大地琉璃不夜城波淨柳眠雲有影風微花落鳥無聲如何

一樓良宵月比到橋頭分外明

易水漫興

潦倒雄心二十秋酒酣拔劍强登樓蓴鱸若趣文章老螢火徵名隱現羞爲伍敢言同絳灌知人徒自想韓歐大寧聞說峯巒好擬踏淸光到上頭

易水接宋荔裳書寄安雅堂集賦荅

易水蕭蕭白日陰故人書札遠相尋風霜無恙長松色雲樹相看尺素心賦草自應傳宋玉檄文誰解重陳琳年來慚愧伶仃甚裁荅無能寄好音

送劉西來之滇池司馬

滇池司馬負雄才劍佩旌旗徼外來諸葛武功威再振相如文教化重開石中瑪瑙供詩料幕府葡萄列酒杯自是榮名成絕域貞元碑記舊崔嵬韋皐事

其二

結束新裁弓箭衣劍光如雪馬初肥人離鄉土無遐邇宦到邊陲省是非江險風鳴雲山沒山高日落樹依稀君行多帶鞲鷹手比到秋深大合圍

秋日入都志感

又逐秋風入帝京布衣短劍舊書生大鵬猶奮搏空羽老驥那堪伏櫪鳴到處人嫌惟傲骨半生自誤是虛名文場落拓年來慣聽說憐才詫一驚

壽黃岡王公

太史稱觴玉署前東風三月浣花天文操水鏡推司命官典氷銜是列仙靈鵲喜翔西掖後白梟瑞漾御河邊座中誰製游春弄譜入雲和佐壽筵

其二

何須旋鴿祝長生自是丹臺列姓名殿上飛凫曾下舄緱

山跨鶴舊吹笙海棠着雨胭脂濕楊柳經風翡翠明不及公門桃李盛年年春色滿西清

家居雜詩七首存四　癸丑

藤影參差日影斜徐烹雪水試新茶門無逐逋堪羅雀擔有儲糧但剥瓜大戴禮五月乃瓜治瓜之辭也八月剥瓜蓄瓜之時也子善覘閒勤問字妻能力疾喜經家相逢漫說終南徑强仕何如玩物華

其二

破巢焉得一枝安貧士風光受享難辛未饑驅聊燕息敢

言羽鍛養鷗搏陳謬不改原醅味新菜頻更別樣盤僻巷
近無車馬客妻孥團聚坐更闌

其三

銷思避難隱墻東顛沛餘生萬慮空木石形骸留道氣蓬
壺夢寐養家風往時白眼看人意近付青樽對酒中只是
周旋原不慣小園督僕灌連筒杜詩連筒灌小園

其四

悲歌收拾唾壺聲負郭無田但目耕只可藏修弃叟耆漫
從書卷覓功名風塵慘澹疎任昉婚嫁牽連遍向平贏得

倫閒與快事衣冠不着過朱明

秋暮送梁大司農往迎粵藩

一朝併議撤三藩詔出雲霄下石門措置羣雄　天子責
分持使節地官尊趙佗臺在原歸漢陸賈裝高舊築垣偃
武好看南海靖旌旄回日有殊恩

暮秋王憬人公子孟穀攜乃翁書來乞援例免遣消
息兼得龔宗伯訃音愴然有作時孟穀抱病別去

故人有子過荒廬急出懷中尺素書遠海喜聞將免戍泰
山驚說已成墟兩翁生死愁思外一日悲懽感慨餘力疾

不堪容易別霜清風烈重躊躇

哭龔宗伯八首存四

尚書星隱紫微光報道容臺劍履臥不憖憾天遺一老直
令食果剝孤陽太平碩輔甕楊綰社稷良臣襚柳莊砥柱
老成君尚在可憐吾道又滄桑

其二

抱公潔已聳威儀表率羣倫近代師四海名存人不朽一
官身沒第無貲于今書笏存遺稿他日懸金募上詞最是
不堪魂斷處蒼生哭墊士林悲

其三

昭代龍門華下開聲名山斗震轟雷品題隻字榮華袞晉
接終朝勝酒杯囊底俸錢皆給客袋中人物不時推史官
他日陳行迹一惠無如節愛才

其四

行卓豈管杳難聞知已生平重念君毋恨高飛虛奮翼却
因伏櫪許空羣蔡邕報德惟留頌賈誼怨吳並少文我自
有心說不得倩他旅鴈叫荒雲

癸丑正月送李箕山南歸

燕山正月日初晴有客乘春事遠行滿載裝來圖書富空
囊壓得瘦驢輕貧餘避世無良策亂後聞兵有誤驚魂點
不徙銷別賦軍書此際正縱橫

落花一首戲簡陳祺公

數聲杜宇夢迴時簾外東風任意吹木檻已看萎絳雪金
鈴竟不護胭脂沉香亭畔人先老燕子樓頭蝶亦癡腸斷
誰教春去也斜陽芳草總堪悲

懷梁大司農粤東時滇黔告變

羽書飛報達皇州藩鎮威權抗不收笮箐軍連邛水洞牂

牁聲震海山樓窮愁幽抑中郎將但恐稽遲博望侯萬里
烽烟消息斷未知何日返盧溝

喜聞梁大司農還朝

使臣奉詔整歸鞭傳說歸期四月天絳節真能賢白羽外
藩今已定中樞只宜身帶葡萄種未可車裝薏苡還喜得
春來花信晚待君同醉碧桃邊

瀛州懷古

東陽舊國枕滹沱古道人傳故九河直指下交名未朽布
衣上坐事無多日華宮廢啼烏鵲燕友臺荒長薜蘿渤海
誰爲冀太守水衡丞在亦消磨

社日郊遊憩大慈仁寺

社日天寒燕未歸晴光雨後盡朝暉青山雲氣三春色紫
塞軍書百道飛挾藥每憐遲去路棄繻終恨失先幾于今
只有安禪好穩坐蒲團覆衲衣

元宵日爲允女圓墓歸

寥落荒原一土丘孤蟠搖曳揷墳頭生前事畢今三日膝
下恩深十二秋白日風光還澹澹青山春色自悠悠晚來
欲覓魂棲處火樹星橋影不留

春日巖犖戴公書來徵詩再寄定園文集

三春日日氣氤氳花信蕭條清紫霧掃地忽來新燕子開
緘重見舊鴻文篇中玉緻颺珠雨几上金鋪長裔雲奪席
不須稱博士詞壇千古讓爪分

其二

文獻堪徵歷劫灰滄州碩果舊登臺條山峯銳凌東岱渤
海濤聲響巨雷稱贊未遑緣謝客徵詩猶得佩憐才知君
有志傳濂洛桃李誰先待日開

其三

妙紛當年效米顛王尊褒下五雲邊銀章寵愈黃金勑御墨榮于紫紺錢濤犨僅傳帷障水火香徒起錦箱煙君家近築王維墅特寄承綸書輞川

送滄楚吟之大梁

拔劍書空發嘯歌安能棲志老雲阿無人西出堪驚尹有客南遊欲渡河亂世浮家生計少羽書滿地戰場多君行漫自思無忌物色夷門事已過

丙辰三月廿四日先人殉難忌辰致祭忠烈祠

傷心怵惕暮春時薦俎提漿忠烈祠三十三年人事改一

門八氏鬼魂悲（是日城陷先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女弟陳氏暨侍婢四人同殉難家園井中共八人）故家零落花飄舞往事縣經柳掛絲數縷香烟風不斷可能直達九原知

感興丁巳

羽林十萬駐荆州甲冑光苡射斗牛誰報南人不復反競傳西顧尚多憂土揚金幣須軍士星散牙籌急廟謀弓掛天山何日事鴻飛遵渚自悠游

其二

熒惑雍州塞上明漢陽烽火震西京將軍驍騎防河套戰士貔貅戍渭城龍節催車愁傀鉤虎符捕羽又徵兵禁頻牧臨邊久傾耳鐃歌朱鷺聲

寄姑蘇方伯丁公

熊旟隼軾長中書鶴繡犀盤樹令譽御篆餘香猶在袖省闈新復自隨車銀河未洗中原甲金鑰常懸左藏虛傳說東南民力盡不知何以慰儲胥

其二

東南半壁首三吳芴畫薇垣會計圖劉晏理財心已碎蕭何轉餉力尤枯峯登縹緲詩多少名出菰蘆士有無嘉樹

堂前留好話常曾清夢到姑蘇（嘉樹堂保定守憲署齋）

寄河南糧儲宮少叅定菴

積貯當今第一程重臣特簡駐東京牙籌計賦金鑾吏玉節行河鋏柱名燕市再無新樂毅夷門可有舊侯嬴公餘注意多咨訪豪傑由來在力耕

寄江南驛鹽屯田金副使長眞

秣陵天塹樹高牙官號兼才第一家迢遞兩畿澄柳邑波濤萬竈結霜花王孫躓路迷青草卒子朘田闢白沙經術如君功不細台星已映九江霞

病中王北山都諫過訪出示槐軒集

蒙茸秋草滿堦除藥竈支離一月餘剝啄忽來青瑣客開談先出布囊書西山爽氣侵衣袂（皆遊西山來）東海風流藉令譽漫道將軍攔客少陳平門外有高車

送穆公之官翰林典簿兼寄袁舍人

年來取次黯離觴又送君行入帝鄉寒日征鴻衝峯索朔風嘶馬府拾前一封薦剡爲知己多累殘書是宦囊翰苑鳳池原咫尺倡詶好共紫薇郎

薦章濫列賤名述懷二首兼呈薦舉諸公

半生祇合著書傭自分羊裘老釣竿羞說周南留賈誼驚聞少府薦任安武功爵秩方充俯文事虛名敢拜官北望躊躇思萬縷天衢龍躍渺漫漫

其二

唾壺擊碎漫牢騷竹塢花坪亦自豪短褐久甘貧鼻矜琵琶不善鬱輪袍東莊已許馳鶩馬池上終慚匪鳳毛寄語貢名賢四岳青雲寧易致王褒

輓賈羨署

典型君在未消沉祭酒詞壇式士林一代風流今頓盡百年文獻許誰任有聞俱是山陽笛入坐無非榻上琴我作大招圖吊賈只餘桐影舊森森

上相國李公

龍墀煥命領青宮非復文昌鼎鉉同天上台垣星拱北日邊人望木朝東桐焦爨下憐知己藥苦籠中問相公不是鵷鵬無遠翼圖南原自借高風

同傅壽髦閶百詩遊阜城門外卧佛寺

閒問阜城門外寺斷紅殘碧舊精藍碑銷風雨存三尺佛歷滄桑卧一龕鐘鼓已沉隨劫火雲霞猶自護瞿曇無端忽觸當年事禾黍秋風不忍談

壽相國馮公

山東宰相領孤卿獨負憐才握吐聲赤舄袞衣紅日近黃扉斗氣紫微淸當今無地須招隱世上何人解好名草出南豐香一瓣爭言天壽本阿衡

詔賜廩給感賦

五雲有詔下蓉垣養士憐才荷至尊季女無飢安婉孌滑稽告飽厭饔飧濫竽我自羞南郭終宴誰猶怨北門爲報僧寮恨具火大官庖廩是　天恩

其二

煌煌詔祿出官家何事開宮說日華鼎養總非前代有素
餐不敢向人誇燕臺買骨思天馬太液流波濶井蛙金石
有聲誰擲地尚方筆札貯雲霞

答袁舍人見訊

跋扈當年故態雄久經摧挫半消融詩多傲岸猶存骨文
少威神不送窮遠塔能留西落日高槐偏逗北來風舍人
若問棲遲況暮鼓晨鐘守梵宮

僧寮感懷呈學士合肥李公

抱膝長吟歲月更迷陽蕩路解難行倦游頓失陳驚座滅
刺還如禰正平不理胡琴思長價誰彈寶劍欲知名而今
參得逃禪味日與旃檀萬慮清

呈梁大司農

河朔龍門四十秋清名獨擅仰方州北張恒岳孤峯峙南
逝滹沱一水流少府繹思搜粟尉大東引領富民侯公私
今日難兼裕持向中臺問善謀

壽柯太夫人

臺卿稱壽鵠湖傷鳳曆開元曙色光鬢左銀牓存舊影屏
中椒頌集新章庭生萱草長春酒砌繞蘭花百合香洗爵
莫如今日好紫霞先自上高堂

送傅青主還山

朝廷有詔放歸山總帶芒鞋返舊顏黃鳥仍啼青草路白
雲無恙綠峯間吳筠未入嵩陽觀傅毅今逃著作班自是
天恩憐逸老容君齋得布衣還

其二

折柳金臺謝舊游單車西去渡盧溝蒲輪幸未亾枚乘藥
裹還堪問伯休老病最能酬志願盛名幾被作仇讎此行

雲水應無定莫忘高風白鴈秋

體仁閣下賜宴

體仁閣下太和東天語煌煌出禁中　皇帝愛才隆鼎養
大官調膳列華叢人非池上絲綸吏寵過江頭餅餡紅漫
道十年羞不遇此身已到蘂珠宮

體仁閣應制

閶闔雲晴碧落間春卿引拜紫宸班金宮黃氣纏鴟尾玉
陛青霞映獸環詎有鮫珠來漢水慚無和璧出荊山體仁
閣下倉皇賦安得凌雲動　聖顏

官詹沈公燕集三晉會館

百花如霧帝城春宮尹高風拂錦茵佳會開筵三晉館憐才招集四方人龍蛇蟄定歸天子玉石兼收是大臣余忝河汾門下士濫竽席上亦奇珍

尉尤展成悼亾

偕老猶存對泣衣青雲望尉白頭違霸陵冢畢人何往冀野田荒草自肥寶鏡不懸鸞舞影瑤琴忽變雉朝飛于今好借金蓮燭燃向空帷代九微

潘楚吟招同宋既庭飲十方禪院

保州城外十方院有客秉秋載酒過山邑西來横遠岫濤聲東注瀉長河風流自是潘安雅才調誰如宋玉多霹裏肉生吾輩老樓心只可向維摩

喜宋既庭來信宿荒齋

歸來疎放謝朋從蕭索柴門盡日封剝啄久無車馬客披荆忽見士人宗共敦古道年皆老未附時流世不容百尺樓頭悅下榻大牀安敢卧元龍

寄總憲魏公

銅章蒼玉進賢冠獨坐松驄星斗寒秩峻誰堪稱亞相威嚴眞可領臺端風生白簡封能去霜凛黃門柱不完寄語聖朝中執法陽球假月事多難

其二

抗直清操徹九重南臺孤立百僚宗臣心似水羅門雀國法搖山擊稷蜂仰斗天高傳寵錫瞻雲日近慶登庸都俞際會眞千載折檻牽裾未比蹤

其三

青囊赤棒列騶行鳴鳳朝陽御路清七尺力肩天下事三台獨擅殿中名謝安望重彈冠慶疏廣風高供帳榮聞得

東山啼布穀聲聲頻喚是催耕

次韻訓王侍講阮亭寄懷

松落龍鱗竹脫箨飽嘗摧折又經新山川有路難容我日月無情易擲人聱叟不能周世法狂生只合老風塵年來踪跡多疎濶君子論交淡以親

黔捷

殺氣橫衝瘴癘通極天烽火照黔中渡經白水金戈震山入紅崖鐵騎雄禦侮干城除險阻蔽滇門戶失巃嵸中書昨夜牽鈴索報到平南第一功

滇捷

雲黯苴蘭擁大旗將軍驍騎定滇池樹頭酒佐降城宴綠
氈絲添幕府帷凱奏天兵銘鐵柱罪歸南詔竪殘碑斷橋
不敢言增塚只恐　君皇憫亂離

蜀捷

將軍秉鉞下成都殺氣平吞八陣圖雲棧千盤騰虎士蠶
崖萬壘躍龍駒籠來鸚鵡同鐃吹採得酴醾覓酒酤幕府
凱旋爭上壽巴人環暗繡蠶弧

閩捷

奪得仙霞立戰場天威震疊不庭方降旗高竪金鰲左喜
宴新開浴鳳傍將士齊吹楊柳曲閩人仍說荔枝香山河
自是歸王會百粵稱臣有夜郎 時粵東報捷

粵東捷

樓船無事合交和朔漢臺前伏尉佗百粵山川歸版籍三
年戎馬息干戈風傳露布蒼梧遠雨洗烽烟白瘴多西望
崑崙銅柱在飛鳶跕跕墮江波

湖南捷

元戎功業伏波齊秉鉞鷹揚定五溪漢將不傳青海箭楚
人重唱白銅鞮天晴楓橘明霞晚雲暗蒼筤落日低兵燹
未凋熊繹地湘江依舊鷓鴣啼

岳州捷和韻

軍書插羽疾于飛報道巴陵已解圍赦死久頒五色詔請
降今見百蠻歸鯨鯢浪靜江湖水驍騎風生韎韐衣南詔
舊碑應再立遐荒誰不禀　天威

江右捷

金刀鐵騎耀蜺旌解甲江湖一旦清白馬銅鈴空草竊皇
輿玉燭已安寧椒丘不必誇孫策棨趾何須羨灌嬰幕府

高歌朱鷺曲啼猿簫鳥盡灌聲

無題

九迷香洞醉歌臺二十年來典已灰引鳳聲停白玉管吐
龍夢斷紫雲迴風光不逐流鶯去春色羞隨社燕來誰教
蒲團仍下坐衣輕金縷惜花開

其二

鵁鶄貰酒典何豪又費纏頭賣寶刀玉液還傾銀鑿落紅
妝復聽紫檀槽馬蹄逐處皆楊柳枝上拈來即絳桃便使
雲山學老衲沿姬持鉢不嫌勞

寄梁尚書 庚申

聖朝難放是歸休曳履星辰盡白頭義重不妨微罪去恩
深仍以盛名留午橋莫漫尋高致畫省方圓亟壯猷試看
烏鳶盈道左九重宵旰正殷憂

偶感 丁巳

豪氣凌霄尚未淪邇來事事却逡巡人經閱歷多除妄交
感虛文少認眞三匝不安烏鵲木一升豈是鮒魚津讀書
自愧原浮薄恰似深山學道人

春日閱兵贈黃將軍 舊作

金錯刀懸羽騎連閱兵紫陌暮春天珊瑚鞭指桃花影韎
韐衣銜柳淚烟較射自知穿葉貫投壺不媿雅歌賢只今
鼙鼓憑誰聽攬轡應思匽從邊

送李念自之晉江任 舊作

一行作吏漫稱難風景溫陵未盡殘游洞回非唐日月治
江猶說晉衣冠歌聲送客樽前冷行色催人馬上寒應念
披裘多故舊燕山淪落幾漁竿

酬冀合肥見寄 八首存一

泓泓往事不堪思白霧黃沙鴈過時荏苒可憐年歲長苍
行深媿故人知鳴龍劍氣猶藏匣照乘珠光欲向誰千古
平原如許樹于今擇木少棲枝

友人至自三韓感賦時又有大梁之行 舊作

草堂寂寞奈春何舊友惟餘燕子過才盡半傾青玉案客
來新自白狼河樽前雞黍中原月袖裏風光塞外歌千載
梁園今已矣驅車且漫渡滹沱

賀程將軍山左凱旋 舊作

親提突騎奮孤征秉鉞歸來細柳營弓挽綠沉開滿月劍
搖紫電掃長城山東十二諸侯國河北千軍上將名印出

明光看斗大漢家爭羨請長纓

余字萬公非露也郭太史誤書雲頭戲簡 舊作

相憐欲殺總紛紛知己何人可似君嗟我半生沉草莽得
君一字入青雲綈袍丞相原吏氏肉譜參軍有誤文竊喜
花箋成好識鵠飛從此不同羣

春感 丁酉寓都門作 八首存二

長鋏依人重自羞元龍舊卧最高樓半生假寒雖青眼十
載風塵早白頭空說金臺收駿馬惟餘石畔飯羸牛傷心
往事重回首落日盧溝不斷流

其二

春風還拂古燕京又聽啼鶯喚友生不見龍門傳好士何人狗監竟知名世間白璧常無色海內黃金自有情短褐亦存艮故舊經年漂泊尚煢煢

送紀玄圃守會稽

臨岐一曲楚歌彈古道懷君故舊看大地離情深頋戀天涯友誼借盤桓山頭蘭渚無勾踐洞口蘦薇有謝安同調於今多落拓政餘好覓釣魚竿

晤父執梁仲木兼寄公狄 丙申都游作

倦對平山賦落暉相逢突兀各依稀三千里外人猶是十六年來事已非隋柳堤邊芳草秀葛洪臺畔藥苗肥臨風寄語江淮客卧病烟霞何日歸

河南懷古

都會中原說大梁歷經兵火已滄桑山河仍是秦川地景物全非漢故鄉高帝子孫龍種盡孝王賓客兎園荒只餘當日爭鋒地衰草斜陽古戰場

阻風黃河口遇芝麓龔公有粵東之役舟中握手悲喜交集贈詩談竟夜昧爽別去爲賦六章 丙申 存二

擊筑吹簫京雒遊星離雨散令朱樓筵前每憶王渾座客路今登謝眺舟旅鴈青楓千里暮寒砧白露萬家秋天涯聚首相憐切斗酒荒村欵和酬

其二

夢魂休木怯風波往事重重話枕戈極目飛砂搖白草傷心落葉滿黃河遥來交道蕭朱失空有文章屈宋多刻燭不堪今夜酒相逢忽漫是驪歌

同李符公北歸草橋道中作 丙申

短布单衣至骭寒間關共子步蹣跚山川各賦思歸引風

雨同歌行路難野店羝羊還日暮霜林飛鳥渡雲殘頋愁今夜聯牀處濁酒荒燈不耐看

同趙子美許方岩登恒陽大佛閣遠眺 辛卯

梵王高閣倚長空憑鶴無庸覓遠通光起滹沱一線白雲凝恒岳數峯紅幾年常困乾坤小此日眞開耳目雄頋我浪遊艮不負登高作賦有諸公

新秋感興 甲辰都門作

大火西流太白東上林一夜起秋風旻天雨洗澄光碧帝闕雲晴返照紅好景止供遊子怨不才羞說布衣雄醉餘

欲問漁陽鼓猶恐烟荒舊路窮

其二

白露青楓暮靄凝換來節序物華輿芙蓉花老秋偏艶
葉聲悲晩倍澄弓勁風高爭牧馬兎肥草淺早韝鷹居人
指點西山路隱隱雲埋是舊陵

其三

陰雨婁婁逼日昏長安蕭瑟倍銷魂京風依序來三輔木
葉催秋下九門露滿平疇新黍稷砂明朔漠舊烽墩木關
七月當年盛雲影霞光感晩園

龔總憲拓同紀伯紫白仲調杜子靜中県盟集慈仁
寺松下

寳刹秋光艶晩霞開樽特避五侯家多才徙倚鐘聲外萬
象低回日影斜松鬱龍鱗蟠古木士傷驥足困鹽車舊遊
仍是梁園客落拓中原老歲華

其二

樽前松影對峻嶒自昔龍門御李膺處士無星干帝座故
人醉酒飲中丞三秋雨氣瀼寒露八月高風起大鵬莫問
燈殘良夜永當筵觴政甫憑陵

贈別勵昌高公廣文三韓 舊作

一官取路出榆關木葉蕭蕭雉堞間吾道東行洽沙磧文
星北耀屬清班霜繁日澹征途遠風急天高鴈影還九月
莫愁搖落盡石門獵火照秋山

長橋旅宿 舊作

蕭索長橋景物悲荒村野屋間疎籬黍淘木東氷成粒木
濕烟寒火不炊遠樹故明方落日歸鴉爭噪晩來枝主人
無酒堪沽客爲述流離井臼遺

天寧寺塔燈 舊作

曾於火宅起蓮臺鐵樹銅花逐處開不是香烟供護法要
從燈影見如來毫光已現三摩地智炬應消萬劫灰普照
疑爲舍利子層層赤色放珠玫

賀張屏公吏部續絃

彩雲如縷駕虹橋渡得雙星下碧寥金屋絃調琴瑟曲玉
樓聲引鳳凰簫天卿紫霧籠華綬仙女紅絲繫翠翹爲問
夜來龍漏永幾更春枕夢春韶

次張柳塘寄懷韻

遁跡逃名畏客頻書來黍谷頓生春不堪落拓仍如故遠

荷交情又一新渠竦負才原志拙魯褒見道是錢神而今
放廢君休問始解從前昧望塵

送時開遠司馬榆林

秦塞雄藩四鎮連榆林形勝獨稱先長川東注縣黃甫營
堡西延接定邊往事芻糧憂不繼邇供輸輓倍堪憐使君
何計資耕牧河套遺來二百年

送施侍講典試大梁

詞臣選士指繁臺奎璧芒生耀斗魁藻鑑光同明露湛御
鑪香觸桂花開山高嵩岳褒中出水遶黃河天上來此地

自應藏大物驪珠探得莫輕猜

荅瘦陶令萬亦尹獄中借書詩　萬江右人

請室傳來字數行新詩讀罷見幽光始知難沒豐城氣真
足橫飛燕市霜灰冷漫侵韓安國才華爭念駱賓王借君
大事前人記時付以大事記用釋憂虞對夕陽

春典十三首　壬戌

萬國銷兵海嶽清長安春色比瑤京桃林雨細花含笑柳
浪風輕鳥喚晴自是陞隨無事業始知絳灌有功名不才
盛世成匏繫祇可康衢咏太平

其二

上元烟火　玉皇頒閬苑蓬萊宮殿間雙鳳騰光迎月窟
九龍不瞑結鰲山虹橋仙樂笙簫細犀燭燈樓綵繢斑傳
説侍臣呼萬歲彤雲喜色滿天顔

其三

紫宸旭日景陽鐘報道朝廷事冊封藻席繡裀張鹵簿瑤
華寶璽負昭容銀題金榜開瓊宇霓舞雲歌奏采扃自是
坤元凝瑞命虹光景氣入中宮

其四

榆關門外繫苞桑七萃龍旂幸瀋陽肇舉明禋周典禮不
忘豐沛漢高皇山陵風雨澄雲氣享殿衣冠煥寶光松杏
崖邊如駐蹕好聽父老述開疆

其五

聖明天子拱當朝秩祀紛紛下九霄紫霧香烟稱龢磔絳
霞精氣徹膋蕭百靈祇事懷柔遠四牧逶遲驛路遙爭道
禋成同介福豐年綏定頌於昭

其六

九伐天威四海加除殘舞羽奠中華共驩自不容堯世葢

醢何曾宥漢家星隱欃槍井鬼落水還江漢臆爲斜臣功
不似　君神武縱書麥烟不敢誇

其七

猶記　君皇韻俊寬御河柳綠杏花殘門須鳳詔堅徵士
一到龍墀即拜官上苑雲霞纏玉柱午門鐘鼓侯金鑾只
今偃卧蓬窗下羸得春光幾度看

其八

太和宮殿鬱氛氳獻賦曾經對目曛賤子未能干紫氣諸
公皆得入青雲宮花分布翹材館袖草羞懷投簡文自笑
招來揮即去輸他黄憲號徵君

其九

漢宮晴放上林春紫陌青光一望新內苑散錢傳白打近
臣分綵集朱輪襄陽薄命遺明主司馬奇逢藉里人漫說
雷聲發二月風雲沉鬱暗龍鱗

其十

新火傳來解沍寒清明好景散郊坰水光映日十分白草
色侵天一樣青野鳥啼聲出遠樹春雲流影過孤亭今年
故喜花風晚不使夭桃瓣瓣零

其十一

西塘隸在玉川頭曲徑廻廊有畫樓一自限田供釆地百
年負郭失先疇漁家香飯無菱芡溪女織歌罷稻秋舊趾
只餘泉一畝桃花水泛尚東流一畝泉隸滿城縣余家世產也郡八景西塘早稻即
其地

其十二

麗日吹雲覆草堂蕭然環堵入晴光一區別闢楊雄宅五
畝誰留謝氏莊智井列泉頹古甃舊園有先人𤣥難井燕巢殘壘失
雕梁舊廬可惜先人地竟市權優作笑場

其十三

京華雨露滿西園徑草簷花盡受恩寧愛名山甘落魄近
淡宦海毋銷魂百年天地春三月萬里風雲帝九閽相伴
尚留舊燕子不棲大厦繞荒村

寄大司成新城王公時有令兄子倒公之變

山東三鳳大名齊又折瓊芳厭眼迷池草夢依蝴蝶栩山
棠血染鶺鴒啼被中游去江淋冷樂裏壎亡篪韻悽莫陟
高岡瞻歷下荆華零落日沉西

送張公仁之官靖邊兼懷榆林司馬時開遠

元戎西去建金標河套牙旗麗絳霄邊塞重聽班定遠將
軍再見霍嫖姚河流無定濤聲急堡望孤山夾道遥若晤
榆林郡司馬爲言棠蔭發新條

送壽少叅静若倩兵凉莊

使君攬轡萬山頭羣節牙旗據上游枸杞子紅盈武勝葡
萄酒醉唱凉州清操不鼓姑臧長威望休言出隴侯此去
莫愁炎暑甚祁連六月似新秋

九日招王調臣鄧田功彭麟山三大尹小集 時王侯補鄧彭俱解任

九日無花照眼明草堂蕭瑟暮秋清紫萸隊裏憐同調白
鴈聲中動客情杜甫不登唐進士陶潛原是晉書生龍山
莫羨升高會世路驅人畢處行

送宮詹昊盧王公 欽假省墓還黄岡

青宮紫氣指西陽車馬繽紛耀日光錫類 聖恩予省墓
歸田臣志遂還鄉松楸霜重看烏繞蘋蓼香浮見鴈行去
國漫言林麓好夜傳前席待 君王

其二

豹隱金門歷十年孤舟去國小春天繁霜皓月嚴風裡畫
角濤笳旅雁前宫外蛾眉聊免妬當門蘭芷問誰全歸來
登眺横江館赤壁峯頭是列仙

其三

歸去聊恬宦海情卜居傳説舊陪京 時公卜居金陵 三山簫鼓烏
衣巷六代繁華白下城延攬暫辭黄歇第風流堪與謝安
爭江南故舊如相訊報道居沽變姓名

其四

自憐潦倒失鬚眉慙愧虚公國士知爨後得桐原有韻櫪
邊羈馬不稱奇時移漸覺科名薄事變方知古道危松栢

不隨桃李艷公門留作萬年枝

寄王子重吏部

邵代文章説楚黄仙班曳履近台光氷壺朗照天曹署水
鏡澄花吏部郎韓伯縱無怨處默山濤今亦覔稽康與君
只可談風月例定誰猶貯紫囊

癸亥元旦

年華忽忽又元辰爆竹千門報早春不覺因循頻易歲無
端催促老隨人鏤金作勝常居負剪綵從新愧未倫堪笑
半生仍薄劣屠蘇讓幼自逡巡

答張丈

懶慢相成賦考槃書來深荷勸加餐電光日月眞無待棊局行藏各有安人物未嘗除抱甕生涯何必定彈冠丈人漫慮終身事斗室鳴琹亦善寛

其二

漫說終南有要津生平本末信來眞呈身但覺寧爲我尚志殊難索解人扳劒無心仍斫地銷金多口任搖唇誰教運覺成肥遁虛度鶯花又暮春

對人

相逢羣訝不爲官稱性回腸舉告難妙舞因應羞拓抜故行惟恐失邯鄲安絃漫說偏膠柱覺鏁何由見據鞍幸有光天好風月儘人消受且盤桓

其二

稅駕茫茫失漢津浮沉隨遇樂天民長年盡是閒中趣逐處無非局外人眼冷不容乘又熱氣平常悔而生嗔唾壺完好藏如意勞爾憐才惠問頻

其三

被箏羞操懶曳裾登臺長嘯付何如懷珠豈惜輕彈雀無綢帷愁枉羨魚文舉寧知名搆怨虞卿不分老傳書相看且盡盃中酒身外浮雲總涉虛

燕山草堂集卷五

保定陳　偉萬公著

七言絕句

即事

武陵春色竟何之芳草天涯夢亦癡留得相思千萬縷隨風吹入柳絲絲

其二

畫堂凄冷澹餘暉花落紅殘柳漸肥燕子不知人去也依依猶向舊巢飛

其三

月引愁心又入門簾櫳鸚鵡亦銷魂海棠枝上流紅雨疑是湘娥滴淚痕

張烈婦 陽武丞蔚州人張珽妻袁氏珽卒於官袁縊柩傍

蔓草荒煙列白楊蕭蕭丘壠葬鴛鴦年經寒食梨花雨滴入重泉淚兩行

其二

春風依舊蔚羅城不願人間異死生魂化自應成杜宇雙雙滴血泣清明

題梁承篤柳村漁樂圖

水清砂白樹藏煙村落人家傍柳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都繫打魚船

讀史

洞簫聲 漢元帝所嗜

紅粧紫塞出王嬙誰上龍樓引鳳凰內侍暫闌蕭太傅洞簫分刻至尊忙

胭脂井

宮殿傳鴉落月斜後庭玉樹撥琵琶門開朱雀胭脂井且貯臨春張麗華

念家山 舊曲名李後主演

窅娘風韻杳無還樓下金蓮亂草間惟有長江流不盡聲聲猶帶念家山

沉香亭

葡萄酒貯實盃斟侍宴摛辭李翰林不及梨園新曲好時時博得醉君心

洗兒錢

親仁甲第勢參天邊帥流連舞馬旋大柄不聽高力士後

宫恩賜洗兒錢

馬嵬坡

坐篇日斜舞霓裳引得兵戈起范陽督府飛書誰奏罷馬嵬土粉撲人香

代如錫校書謝張桐岑進士惠藥方

春色誰堪醉洞香紅箋名紙荷才郎妾身有病藏靈府恐負龍宫授禁方

其二

妾病癡心似柳枝風推雨打萬條絲郎君舊有偕肴筆一

畫强于飲上池

應詔北上雜咏 竹枝詞十二首存五

單衣短劍馬蹄輕又逐西風向北行行到盧溝橋上望五雲多處是京城

其二

張掖門東宣武西北過線開草萋萋昊天寺裏棲遲處依舊荒墳種菜畦

其三

知己陰懷國士恩虛名自愧老乾坤離騷一卷同莊子持此安能獻 至尊

其四

鳳叫長天急暮砧荒凉蕭寺樹陰森夜來佛殿琉璃火照到禪房觸客心

其五

玉露金風滿地霜漏聲纔罷曙無光小僮急起驚歸夢報道今過吏部堂

宫詞

玉軸牙籤滿石渠珠簾日影過椒除膳房不敢輕催進端

坐 君皇聽講書

其二

黼座飄香裊篆煙鸞箋玉管捧中涓青泥一啓金壺汁時灑龍文下九天

其三

辭華才藻翰林長待名金鑾七寶牀昨過瀛臺新得句黎明鵠立候 君皇

其四

瀼瀼湛露下龍樓玉盌金盤出御羞宴罷猶虞丞相冷尚

方復賜紫貂裘

其五

通明殿敞月華侵仙樂洋洋奏禁林玉笛一聲天上落六宮傾耳聽龍吟

其六

日射金宮紫氣開欽分雉兎 御前堆朱盤捧出須供奉昨夜鑾輿大獵回

題紅梅祝高陽相公

春光十月一枝開絳雪爲衣玉作胎自是孤標眞色好百

花頭上獨稱魁

其二

骨顯文章映日光仙姿獨挺漢宮粧紅羅亭畔胭脂顆不與凡花一樣香

其三

紫蒂凝霞着色深火齊赤玉吐奇琛仙根結得優香遠按李培桃滿上林

其四

含華敷蕊植都城鐵幹扶疎出九英何事人間誇止渴皇家鼎鼐借調羮

其五

綠萼葳蕤數朶紅托根原不自塵中蓬萊傳道張仙樂春色横枝出絳宮

高舍人索書賦簡

鳳凰池上紫微郎蘭検芝泥侍 玉皇聞道才華承寵眷龍文特下賜天章

其二

紅鞓犀帶佩金魚獨掌絲綸御案書試問近來西掖內五

花判得事何如

春感

細雨斜風二月時御溝春暖漲氷絲上林苑裏千株樹不許鶬鶊托一枝

其二

近看雲樹遠看霞春色偏宜是 帝家二十四番風過處今年又放幾枝花

其三

九穴池泉西苑通年年三月漾殘紅人生誰似桃花瓣隨

水輕漂入漢宮

次韻訓大司農梁公寄懷

自分逃名老索居詩來猶尉沐波餘死應無憾非虛語淚落雙魚尺素書

其二

三匝無枝是今居長年搖落俯荒餘而今解悟文章事雖有窮愁不著書

其三

芳草香車帝里春五陵衣馬任他人海棠鋪繡梨飛雪黍谷渾忘是履貧

其四

北窗高臥閱殘春眞是羲皇以上人世事無關心澹定笑他扣角尚歌貧

過故宮園

新柳嬌鶯三月中池臺猶記醉東風桃花不識春無主依舊墻頭綻蕊紅

春柳

搖曳春光岸外垂催情綴邑弄風姿灞橋淺黛疎疎影不斂宮中十樣眉

無題

香洞屏開列照春花明玉淨一番新今宵端的成何夕小拍紅牙度美人

其二

睡起盈盈致轉嬌香衾漫揭翠雲撩瑩娘羞可脩眉史不是才郎不許描

其三

鵾絃不理放箜篌玉屑霏霏落茗甌閨閤自應稱小友人間何事喚青樓

其四

低頭撫帶雙雙看不語渾如未嫁時突地嫣然成一笑憐郎婉轉耐郎癡

其五

飛雪飄雲按節遲數將雕扇掩餘姿卿家不是邯鄲女一串歌珠白紵辭

其六

觴政縱橫獨擅場金盤露氣美人香醉餘呼茗還推去面

濕臙脂壓海棠

卽事

相思不逐篆煙消剩有孤燈伴寂寥最是無情今夜雨秋
聲點點滴芭蕉

其二

秋風搖落滿庭霜乍擁寒衾夜倍凉移得木瓜孤枕畔教
人錯認鬢雲香

其三

黃花旅鴈澹西風悶酒壅心逐面紅醉後不知仙路遠依

依猶欲過墻東

雞

身全五德煥文章休說難堪比鳳凰玉漏盡時鐘未響一
聲先自報昭陽

馬

追風躡影本驚雷伏櫪難辭欵段才誰道渥洼奇種絶天
閑一入是龍媒

驢

廣額高音性不回漫羞伎倆遜駑駘當年得荷君王寵今

在西園侍從來

〔清〕錢廉撰

東廬遺稿一卷

清康熙四十三年李暾等刻本

序

四明望宗推錢氏有明一代自紀善公而下以進士起家者八人鄉舉者六人明經而仕者數十人其疏族之顯者不在是焉蓋其家孝友禮教爲士大夫所宗其讀書不求速化自總角受書卽循次以入學庸論孟後必盡五經而讀之次及史漢唐宋大家以及文選通鑑通考諸書無不博涉使腹中充滿然後援以作文落筆自沛然不庸不俗子孫守其祖訓三百年率循不變以故四明言讀書者必推錢氏沃心先生八人之一也出南臯鄒先生門究心濂雒督學山左梓山農近谿語以傳吾友稺廉其令嗣也三歲而孤母高恭人出杭族遂挈稺廉居杭稺廉幼負至性事母孝謹讀書不務章句爲詩文直抒所見豪縱不羈少喜與豪俊者游挾弓矢馳馬上下峻坂旋棄去徧游四方北走齊魯幽燕東南盡閩粵楚豫所至搜奇剔隱覽眺之餘撫今懷昔噓欷悲惋情見乎辭今年戎馬戒途杜門奉母不復東渡卽婚期再更不以分意救水之暇研求數學謂其書俚俗手自編纂俾之成章不遺纖隙其心細復如此始余與稺廉居遠不數數見自辛亥來杭於今四年稺廉於余獨契以兄事余有所事事非余莫商也有所論議有所著述非余弗定也嗟乎余自問無所用於世將與農樵爾汝搜殘經以老吾年稺廉抱不次之才敏悟高予百倍宜若不相入顧於余傾心如此有以知其中有過人者矣或疑稺廉奉母孝友天性固然至讀書不事科名得毋與祖訓戾余謂彼一時此一時也科名足以重讀書而讀書不必以科名重者稺廉之謂也使稺廉今日紆朱拖紫意氣揚揚驚耀俗目華則榮矣其眡乃祖乃父何如哉故寧爲此不爲彼也余茲東還稺廉思有以處之余聞沃心先生司李南康主白鹿書院事當時與士　講學之書宜有存者稺廉盡發而觀之因之上溯先儒區區詩文固不足道是則余之所望於稺廉者也稺廉勉旃

康熙甲寅長至日同學姻弟萬斯大拜撰

序

余生平不善交有一二素心相訂者自總角訖於今澹然已耳然澹而彌久久而彌至此其故我自知之康熙壬戌讀書於吾友陳同亮四香居始交稚廉稚廉不時過我閒評書史縱論古今天下事意氣激昂得一貞賢芳躅爲之快心鼓掌遇一僉夫敗類爲之攢眉切齒故予贈稚廉詩有好把清流芬齒頰懶將穢史供呪喃之句葢紀實也穉廉自是以爲紀雲知我我得穉廉亦持以發舒義烈振起衰庸歷癸亥甲

子殆將三載風雨之懐如一日乙丑後予以上策不收往來京國間多爲賢士大夫之所援止遂與穉廉相見甚希或曠年一歸必促膝聚談歡然竟日無已別去旋又悵然己卯冬余倦游歸里方欲有所商訂而穉廉之墓草已宿矣徐君不作季子徒悲脈脈此衷誰堪告語適令嗣中盛捧其遺詩一冊來求余序曰此先君意也余朗吟終卷彷彿如疇昔在四香居與我慷慨相對時不覺欣然以喜雖然穉廉生平不言詩而天下之言詩者衆矣吾嘗舟泊武昌登黃鶴樓滿屋題詩姓名狠籍何昔之廉恥蕩盡者至今猶然乎穉廉惟不言詩所以能詩也予故樂爲序之咄咄故人呼之或出其亦可以當溯洄之從而慰宿草之恨矣

夫年家同學弟左臣黃序

序

余十歲時先子訪退山錢先生歸謂余曰今日得一奇士訂性命交是必能死生不易者明晨有客叩門其意氣軒然其聲朗然余竊問曰得毋昨所云奇士者乎先子笑攜余拜庭下則稱廉先生也自後往來轍依戀不忍舍蓋余自少時卽愛慕先生如此先子病肺家居里中探問者不下數十人獨先生寓西泠以不常見爲恨十九歲先子棄世煢煢隻影學業既荒世故復不識三年之內笑讀居中望其來者不來

不欲其去者自去惟旦復張先生自邗上歸公擇萬先生自西泠歸必過余竟日問余之爲學問余之爲人余見二先生無有不哭而先生見二先生語及余家亦無有不吁嗟感歎涕泗交橫者也後先生歸來廬余從張先生習舉子業一暴十寒不能自艾先生與張先生巽言法語規勸不已一夕劇飲市中三鼓歸堂上燭光余見怪之及登堂乃兩先生懸先子像聚泣余感悟跪哭失聲兩先生復大哭方散今余之知改前非得不從入于下流者可不謂先生之力也

哉邇年小築舍旁雜樹花木先生入城必過焉饑卽索食倦卽高眠余固以長者待先生先生實不以長者自傲也戊寅五月送先生之山陰訂一月之別未半月而訃至余哭之慟而不自知其慟也先生爲人激烈慷慨晩年喜作詩客冬長君又起攜其集屬余與鄭子義門訂定余雖亦好詩而實不知詩先生生平至交先子之外惟寒村先生一人要能稱而傳之故余僅序其交情而不之及焉同里通家子李暾謹序

東廬遺稿

甬上錢㢘稚㢘父著　李　敬
慈谿鄭梁禹梅父選　鄭　性　仝較刻

寒烟

雨過楚江濱荒烟入埜匀低籠藏翠樹暗度濕車輪
飛鳥迷前路歸漁失故津願爲江浦叟瀟灑自忘貧

閒居雜述

寂寂琴牕下霏微夢破時乍驚圍蝶舞花意自遲遲
日落空庭靜幽居思悄然凝眸窺戶外茁茁碧池蓮

夜坐

良寒不成寐起坐空庭前蓮香暗拂衣淸風與周旋
仰觀星斗明縱横歷落縣四壁寂無聲蟋蟀鳴秋先
吾心安所之飄渺虛空間

七夕口占

未得銀河櫂徒勞瞻漢心誰憐羇旅客獨自坐更深

夜起

夜寒雲不流空庭靜如水我心一太虛意曠悟無始
擊柝徹重門鳴蛙聽四起擁衾坐匡牀瞑色入牕裏

春江宿雨

夜來風雨入前溪柳拂春波綠漸齊歸夢不愁雲樹
遠一聲驚破曉鶯啼

閒居

閉門靜息此禪關誤寫斜分郭外山車馬不喧燕市
裏松花一枕夢初閒
野色幽侵香案前時禽時囀翠林邊興來意逐落花
舞倦去身依碧水眠
年來作事數支離躑躅行蹤不可思獨立小亭情默

默又愁落瓣繞晴欞
老僧乞食偶開門三兩晴峯乍入軒散步忽驚苔徑
破黃鸝冉冉度鄰園
尋芳拾翠數游魚看竹刪松摘野蔬尚有餘閒消不
盡更移新柳傍蟾蜍

擇妾另安村不合

朧雲踏徧鞋空溼盡日尋春不是春展轉年華已如
許却憨山雀笑啼人

寄跡陳雲上內舅園亭詩以贈之

曲徑籬編槿蕭然處士家萊霑新雨綠竹傍小廊斜
遁世從壺隱逃名放月槎懷才終有待且種邵平瓜

祖堂享餘

歲歲采蘋蘩斯堂集祀暄白頭橫上席指點說開元

訪周茂三

風日初冬好芒鞵一扣門臨書空筆墨時索茂三季兒臨米帖
母課雞豚毀醬從時論詩章付酒尊舍旁餘隙地安
穩耨春暄

喜晤李杲堂

黃髮于今少吾鄉尚見之一瓶儲茯朮萬卷縱文詞
雀解迎人喜兒喧巾爲奇吉光留晉宋豈必羨皇義

懷董垡堂

愛爾篇章好臨風見古人詎無千載目日益故鄉貧
白髮悲滲厚青燈拭蠹頻嗟余亦寥落執手倍傷神

壽張石渠

脅從商頂識鬢眉峽水依然漢代遺鄉里主人爲角
便柴桑風景鹿皮宜能開老褒詩成日但是擕節花
發時借問棋盤田尚在與君長有葛洪期

題畫

浩渺烟波一舫輕淡然不與利名爭昨朝風日今朝
雨都是此翁眼底情
蒹葭白鷺已爲鄰潮落潮生縱葦輕但得有魚能換
酒綠蓑青笠任陰晴

歸來閣蜀葵盛開主人以一丈紅命題

一片嫣紅一片丹晚凉時候影姍姍鄰兒莫訝秋紅
早認取儂家五月盤五月盤葵名
投老歸來半畝宮偶栽葵赤已成蘩依稀幾尺新篁

裏遙露林頭一朶紅

課兒

剉草悲無堂上母下機念有室中妻殷勤爲訓癡兒
女還是文章可療饑

東鄉失過綵撫州抵南昌逢周斐述先人遺政

紆途幾緒何匆促破冰呵堅入撫域狂飈刮骨心欲
摧舅悵甥嗟徒躄躄先人齊令昔衡文東本首錄東
鄉丞道逢鼠竊偶相訪不念窮途千里身東鄉肆兒
喜承肯歲暮孤踪勿令止一宵仍作遠征人雨雪蔽

軀冰結趾舉頭一望荒烟鎖樹末依稀見昭武昭武撫州
古冊昭武須臾臨目前文昌橋下濤奔舞先人司李來
茲城屈指斯時余未生今日我立此橋上城郭猶是
非治民匆匆欲覓先人跡老成典型兩俱失回步悒
快入短篷愁對孤舟寒夜月無何度歲抵南昌傳舍
奇逢周氏郎問歲今經已三八午夜子史聲琅琅爲
言我亦撫城籍父子四人盡儒業兵燹年來活計無
讀書兼作當壚客周郎之父已七旬猶是先人舊及
門一見倥傯治難黍鄲恩欵接情慇勤停盃數數向

予覼謂予儼與先人似倏忽流光四十秋後生爲識
當年事當年錢公理吾郡豪强匿跡陸梁遯芳草當
春滿貫城聲名豈必稱周鄭又有西門張恕橋葺豫
問渡厄波濤錢公捐資作梁後風雨如今不覺勞今
君出自錢公嗣錢公箕裘賴君繼嗟君丁此亂離時
嗟君生此澆漓世世上於今炎熱情君其早去閉衡
門漫言知已文章誼哭語西州有幾人

登滕王閣

元日摳衣上滕閣窮途對之兩寂寬幾片殘碑臥夕

陽斷字零文皆駁落凝眸一望舊江山不見當時王
子安屈指風流已千載眼前山水空盤旋烏啼月落
珠簾毀燕語春寒畫棟圮騷人徒自悼古今都付長
流落照裏

謁徐高士墓

當塲誰不貴幾先昔日先生計獨全屢辟不膺天子
詔棲皇應自媿陳蕃今日我遊豫章路下馬得謁先
生墓一片荒原三尺茅斷碣尚存白雲臥徘徊細讀
碣中文傳述先推張九齡更有書丹夢陽李鐫摹字

畫猶縱橫少焉忽來豪俠子鮮衣怒馬執弓矢爲言
此地稱康莊新歲初聞試伎始夕陽西下暮已催陌
上慇勤拜墓歸歸途回首流連處白烟黃霧滿蕪萊

吾友陳二韓園中以詹厮肆虐甚楊如拱苦不

得留偶占志憶

柳下盤桓記歲時廿年已發最高枝參差影落牆東
路不盡行人婉轉思
和烟和月覆虛堂沂浴時來坐晚涼更有餘懷難自
已夢回殘月影蒼蒼

此日人多草木驚臨風不忍聽丁丁從今送客河橋
畔何物堪將折贈情
纔入初春絲便齊慣棲好鳥囀高低黃鸝若見煩相
訊明歲今朝何處啼

不寐

閉門日日坐北窻寒殺人心骨旣勞瘁形神多苦辛
喜客叩門至啓扉僕意綏投主促茶進爐鐺苦薪鮮
前月賒斗粟今月未得酬責債不語立能令英雄羞
宿火瓦釜紅夜雨斷階滴使非徹骨寒一身猶自惜

題書梅祝陳子于惠五袠

虬幹寫素絹愛畜日久傲質欺霜清不與春葩偶
君懷似我懷因以介眉壽願託松竹儕忽忘歲寒友

輓表妹顏重楣

雨歷空幃天半低十年舊事不堪題當時我晏新婚
日妹也于歸正及笄
方謂名閨擅絕才彼蒼培植異蒿萊豈期命薄同千
古塚上花都帶恨開
吾婦無年痛莫終妹今中道恨應同夜臺姑嫂如相
遇對促春山泣數窮
追憶詩成花正香倡酬姊妹總琳琅如今韻事還留
否冷月朦朧照筆牀
轉眼消沉一刼灰愁多地下不堪埋編遺梁案塵三
寸（妹詩集有梁案珠吟）淚滴春郊酒一杯
遺珥遺袿顧顧愁且辭香閣覓封侯（時妹倩棄儒業就弁目隨征）
良人不盡相思苦一旦能消戎馬不

夜月光在戶因憶二韓逝世忽十三日矣臨歿
之言身後之況展轉入懷感成四絕

月冷風淒夜色幽故人應坐讀書樓清茶一盞囑妻
供淚溢青闈不斷流（二韓臨終囑妻于清風明月之下則折園中時花烹清茗作供）
愛婢笄加死後春柩前一拜一酸辛但期此志終身
矢羞殺翻書淪若人（愛婢感主恩侍病時矢志不嫁請加冠守節歿後三日親友完其願）
遺孤父死不解哭顛倒起居無束縛朝來潑逃夢中
情執卷慇勤課兒讀（二韓死後三日其子弘郎夢父課讀）
負疾依依念不休親喪未舉痛睽牛臨岐幸慰良朋
志張子高懷並麥舟（二韓死前五日偶臣張子爲謀葬親地成二韓之念頓慰）

春雨與董住堂刪亡友陳二韓詩

今年正月寒如臘日雨夜雨聲相帀檻北梅枝蕊未舒舍東小港水猶合故鄉客來同坐愁屋頭鳩婦方啾啾刪詩拭目痛友死別來辭息成荒丘此友當年尚意氣才華氣岸指卓犖舉世齷齪不耐看日過陋室共諧謔

沮雨岳舍鬪鄰院笙歌有感

愁耳鬪雨苦滴滴窗潤燈昏神鬱抑舉杯偶憶廿載中眞也夢也成辭息鄰院笙歌忽繚繞娶婦初朝矜

窈窕少年人喜聽笙歌不知身向笙歌老我歎前年此地飲舊年匆匆迫除夕今年抱疾復經春人見榴紅映葵赤四時往來同轉環七旬病母菽水艱弱婦遠在甬江水女少未解猶癡頑荏苒馬齒三十七多病多憂頭欲白眼前朝暮不能供尚爾不事逢世術

呆堂與子禹梅支三諸公集飲雲在樓（用呆堂韻）

示門七尺愧生平何日能舒側足行廿載浪遊多俗眼一樓偶集有同聲西泠念闕慈親飯甬水羞陳好友羹強借畦蔬成小摘不辭草草拜深情

高梧老柏覆樓前畫棟甃虛尚儼然哭世淚曾流十載（侍御公養晦此樓）授經聲已聽重傳（又同亮械材讀書處）花看榮落占時序石叠嶙峋老歲年願得此間常聚首夜牀何惜一燈眠

幼龢弟拉戎長生表兄下鄞水視太水卓夫人疾漫成一絕贈行

春波遠綠泛扁舟此日遙知二豎愁三劑頓令三縛解（後周姚僧坦治伊婁穆疾一服而上縛解再服而中縛解三服而三縛解）不勞一七借神樓（李少君入山採藥抱沈痾求安期生賜神散一七而愈）

和羗鐵夫原韻

衰鬢東西載鹿車山河異矣更何家（鼎革後鐵夫先生即棄舉業事）遨遊（鐵夫有五代史之輯）一生心跡渾難語付與典亡老筆花一卷新詩意各親（鐵老初訪出新詩二卷相示遂成莫逆交）歲寒風雪共途貧論交寒燠由來久早已憐難乞故人（原唱有三間老屋供先影風雪殘年絕故人之句）

綠天師爲青城魏先生招息涉園偶占贈別

踏雪來言別風高念許詢涉園花發處相對坐深春此行緣定好舊約踐三生喜已辭煩惱扁舟一葉輕

濕臙脂壓海棠

卽事

相思不逐篆煙消剩有孤燈伴寂寥最是無情今夜雨秋
聲點點滴芭蕉

其二

秋風搖落滿庭霜乍擁寒衾夜倍凉移得木瓜孤枕畔教
人錯認鬢雲香

其三

黃花旅鴈澹西風悶酒塡心逐面紅醉後不知仙路遠依

依猶欲過墻東

雞

身全五德煥文章休說難堪比鳳凰玉漏盡時鐘未響一
聲先自報昭陽

馬

追風躡影本驚雷伏櫪難辭款段才誰道渥洼奇種絶天
閑一入是龍媒

驢

廣額高音性不回漫羞伎倆遜駑駘當年得荷君王寵令

在西園侍從來

[library stamp]

公約棹鼓氷河破夜來（矢日以送四乘夜歸省）用仝上人仕存閭
何事勞勞苦問津能安此日是高人短屐題徧江楓
句小閣呼回好鳥春牽爾到村披素襌（時余以謝丏入西水）便
爲把脟入林身今却我亦漁郎矣登必桃源是避秦
架籍鑪香布置幽脩然塵外可無求且辭市上聞龑
藥竟入雲深借枕流半月徒增萇水夢（半月後乃得以此詩寄正）
受谷一句還許輞川游平原劇飲眞非快（別時承受谷震一辈再三）
（相訂同年堂下西水作十日游觀）宇宙原同舴艋舟

與年堂石臣劾飢季清集長生戎表兄齋分得

簾字

小屋寒深雪凍簷時當日午尚垂簾怨論往事聲多
徵偶摘春芹趣亦甜兩眼逢人難易白十年緩步髮
遐炎徒慚老大無成業一曲悲歌恨轉添
數竿短竹種茅簷燈火初移影動簾學轉老鴉聲益
拙倦鞍驚馬豆方甜深衣袖大時多訝熱手人攜態
轉炎不若來宵重把酒一團春月夜窗添

矢印千師見寄原韻

歲暮懷人破凍來（舊臘印公以採年堂過我）蓬蒿一徑屐初開襌

空早悟西歸屐詩思還生東閣梅草榭半衾分客臥
（夜與年堂同榻）地爐新火共師煨聯宵劇話忘深坐一豁衰
眸識辨才
殘雞稿雪冷柴門支許交情且勿論念爾沈痾從昨
歲問誰貽藥入深村夜來鄉夢程千里（時印公盼乃郎不至）午
到荒廚菜一盆（余到寺印公方午飯僅菜一盎）喜有王孫能愛客相
攜芯屩徑苔痕（時有枚卓子同往訪）

余守柩西冷二歲大兄遠過賦此志謝

爾我都違俗相逢意倍親不辭跋涉苦來伴寂寥人
念佛懷西國聽蛙愛暮春新詩多婉轉終莫慰予貧
（兄聽蛙詩有無計可舒吾弟苦試來側耳亦移情之句）

簡萬貞一

好友應懷我句來更苦辛多情惟二豎有負只三春
客過聽門豕書荒任硯塵君才眞絕世何以慰陳人

張仲張以扇索書賦此

一徑任草萊昨偶因君墉然諸思侯嬴文藻懷崔顥
春風二月和秋氣八月好膽彼少年姿乃覺老人老

贈劉止一總戎（諱正學先君入泮士公文人也忽爲武臣且善聲韻）

三十年睽隔猶來問舊盟師爲長往客子作布衣生
把臂春生面陳鐏酒盡醒西湖浮艇處彼此相拜不晤湖中小酌晤之始也傾蓋得相迎
揖讓文初能驚看偉丈夫丰儀洵世罕氣義與時殊
數數詢居起殷殷念僞迂交情眞不媿鮑叔管夷吾
一劍當年事雄心老未降纓嗟今孰請鼎憶昔能扛
經濟輕千古文章表大邦只將詩句論斯世已無雙

吳興書所見

箬水無端到此清臨流見影忽心驚多情邂逅偏留

盼當闇明眸意欲傾
無心舟楫苦匆匆翻恨江皐事復逢莫怨蕭郎情太
薄依依連夕夢魂中
渺漠相思事轉遐頓將心緒惱年華重來欲問巫山
跡記取周橋第四家
押衙奇俠久無聲傾蓋相逢有蔣生慷慨買舠今復
見不教愁淚拭三更

北關夜發道經唐栖苕城弔卓子有枚吳子上
瀾

栖水入菰城扁舟百里輕吳歌鄰榜和戍火夜疆明
有道傷頻謝良朋憶舊盟年來搖落感都向客中生

梅溪登陸宿東亭

梅溪七十里就陸達東亭路漸從鄉僻言須作意聽
晨炊多木葉晚市斷魚腥社鼓終宵沸山神此地靈

經廣德州

殘鐘出晩寺餘照下孤城地朴衣冠古民淳意氣平
白眼臨畔鷺黃綻隔籬橙揖問龐眉叟殷勤導客程

宿稌橋

秋深木葉凋行客正蕭蕭襆被依人壯襟期自我超
布帆遲倦足土竈爨村嬌且莫嗟辛苦前溪宿稌橋

柏店過錫灘

鄰雞動五更早起踏霜行岸濶雙溪落橋危一木撐
寒消村店醉怯向客途生翻羡晴畦樂三農伴日畊

長虹閘盼周村

小嶺亦岧嶢程多足漸驕蒼藤竄鼪鼬幽棘臥鴟梟
老買心偏怯山君跡過驍周村看已見五里尚遙遙

宿雀溪

衰柳偏長堤行人意莫將伴愁惟馭僕下榻只茅房
古驛殘棲冷寒村廟祀荒如何歸夢裏猶自長星霜

河瀝溪

兗邑推康阜爭誇河瀝溪帆檣通豫楚車轂達燕齊
古碣看山北長虹跨市西我來思祖德世遠已難稽（余家係崇國發派）

觀西津書院兼贈馬使君幼寶（先君抗疏思廟請復天下書院時初釋褐故黃石齋倪鴻寶劉念臺諸先生互相推重茲余來宛陵見馬世兄新建西津講院先後同揆二律志慨）

入郭詢仁政欣看講院新無雙致國士第一正人倫
守土推循吏居朝見大臣淵源無異軌日日步西津
思廟初臨日先君釋褐軀皇皇陳諫草赫赫動通都
書院宜先復明倫是亟圖淒然今昔感眞不媿吾徒

贈禹航孫海門先生（余仰孫先生久矣將行臨長沈子同先生方入宛因持札謁先生于白雲樓一見如故獲贈先君清論飄然冊詩四律志慨）

握手忘傾蓋依依眷客途半樓分旅寂連日話燈孤
古道瞻先達時情念腐儒一緘惟舊好自與俗緣殊
廿年嗟問字忽喜覩先生發語鎔今古行文徵性情
道微凭績紀俗薄賴持傾始識乾坤大巋然獨老成
落落存知已殷勤感不休同探黃檗勝數過白雲樓（白雲樓在宛之奉聖山去治西四里為唐裴休延黃檗禪師說法之處）
論易畀京郭（先生論易務黜京房郭璞）吟詩拜謝劉（先生論詩云當追縱秦漢謝玄暉劉文房亦不足法）不
須書再上幸已識荊州
乞何憐兒苦（時余大祥始終持行述乞先生題請論貽然冊詩）哀然著大篇
琅琅剖正義歷歷證前賢（詩中以范滂李膺文山疊山為喻）毀譽于
焉定在亡自此全文章千古事今喜得同傳

步西津

步躞只西津支離半醉醒霜催楓葉赭雨打麥苗青
一鶴呼高樹羣鳧下遠汀羈人知領畧（本邑拙朴不知有山水之趣）
日坐白雲亭

不寐

宿鳥囀霜林淒然感客心年華虛甲子事業廢升沈
已歎青衫敝還愁白髮侵故園歸去好寒燠我難禁
豈欲輕千里而為宛上游車從貧裏拙債逐歲中收
雪積悲安樹寒多慨季裘窮酸眞失策有筆未能投
屈指吾歸候相將追歲殘時終嗟我厄鋏更向誰彈

井臼經營苦徵輸剝豚難日歸歸未得翻似客中安

贈汾遠師

君年才四十喜巳謝聲聞行苦齊黃檗跡高寄白雲耦居千嶂合塵俗一溪分得解風旛趣空山麋鹿羣偶來宛水上邂逅得相從榻伴連宵冷(余與師一見即契合旅榻聯話三夕)題留五字工(師贈句歸山)分齋憐客餓贈履惜途窮(余無褩師以所着見惠)豈意楞伽子翻多君子風

雪中占

昨夜堪乘興扁舟孰過存豈因同興盡人跡斷柴門

旅僧憐我寒我念旅僧苦君恩笑未霑吞齧同蘇武層冰結深徑映讀寒無火白首歎蹉跎孫康眞愧我嚴軀老鐵衣連歲不曾歸誰建宵來策重驚鴉鵬飛

雪中旅懷

倦游司馬歎臨邛綠綺如何慰客中夢似可歸思越舫翼能相借斷吳鴻有懷欲語惟孫楚(謂孫海翁)無事閒尋只遠公(謂汾遠師)東坐旅窗渾未得還期踏雪過谿東飛花點點落輕裾一樹寒梅伴影孤夜與老僧依佛火午隨清磬入山廚鄉關迢遞思黃犬鬢髮摧頹感

白駒自分不材甘世棄蒲輪曾詔漢家儒

新寧陽叟

七日寧陽雪覆屋四壁嗚嗚多夜哭半僵老叟獨寒來氷塗乞借僧寮宿須臾老叟爲余道今年秋日蝗杲杲踏車晝夜不敢停不料不救田中稻昨日赤鬚下西鄉里伴嗔我遲官糧爾家有女不肯賣爲爾父母須龔黃一女賣得數石穀半入官倉半餞腹女行不敢向我啼但問來年熟不熟

別寓僧衡山師

師居此地只三旬我忽來爲半月賓偶爾相看分主客未安同是宛陵身棒頭一喝意如何勿任青松挂薜蘿欲見衡山眞面目請師燒却住山歌(師不善詩而好詩有住山歌梓行)

貧客依僧僧更貧募人九食餉三旬曉窗不見彤雲散愁殺廚中行脚人

一甕一粥道人常順逆須教過即忘耐得眼前霜雪後漸來春水鬱金香

愛看詩句[redacted]姿不厭羈人筆墨多眞是風流今佛

印隔溪還有老東坡海翁寓隔溪

乍見晴光如故人奚囊收拾莫逡巡重來不負支公約他日溪西問舊津

連朝風雪念淹留相對呑嗟類楚囚獨有瞿硎眞笑我山門佳處不曾游宛西二十里有山門六洞最佳爲瞿硎修道成仙處

步汪子羽韻

泰玄墓下萬株梅我到山中始半開湖水全收花樹影人家多在白雲堆香風斷續侵衣袂游屐參差過渚隈不盡依依東閣思明春載酒許重來

步董年堂韻

雨後探梅過太湖高懷何必讓林逋碣留智積贈遺影苑廢夫差憶霸圖松老已堪搒藥物柳黃猶未見鶯雛東君愛爾詩篇好日日旗亭解佩沽

汪子羽內史入吳閶招遊靈巖玄墓諸勝時梅花初放同舟則徐子孺麒董子年堂各有佳句余亦以八絕紀游不禁尾續之誚也

廿年名勝慕吳中喜附輕帆二月風吳語吳舟見吳女却教人憶館娃宮

游屐連朝滯雨聲旅懷只向酒盃傾好山應有吾儕跡忽放春光一日晴

靈巖絕頂我初登弔古須從高處凭步屧無聲廊已廢寂寥山寺話山僧

琴臺石室草同荒吳越於今兩眇茫少伯九原如可作悔將西子媚吳王

功名何必古人期千載流光盃酒移歸去落紅亭下路夕陽影裏臥寒碑蘄王墓碑在靈巖山下

萬樹梅花繞萬峯郁泰玄墓前即聖恩寺爲萬峯禪師所建今名萬峯山半花

半蕊意尤濃早梅名直腳時已大放又有晚梅名觀成者未開味以觀成爲佳故相間而植

暗香疎影思佳句若與孤山處士逢

石橋亭午坐徘徊山下村前盡雪堆共指西灣花更好相依落日過溪來

同游最愛主人賢謂子羽書法還推孺子妍謂孺麒更美江都聲韻好謂吳子新詩應付棗梨傳

與年堂客吳門旅牀夜話

鶺鴒連朝夜轉清寂寥兄弟話三更故園風雅傷前輩謂李杲堂旅邸寒溫仗友生謂汪子羽蕭瑟年華同草露荒

唐踪跡類秋苹何時得遂歸田約共把春犁負日暇

訪鹽使李德中過會城枯坐旅邸夜愁不寐偶成是詩

浪跡西湖裘葛更西風颼颼似任生一天寒色侵窗白半夜雞聲到枕清雨打連宵孤客耳夢回幾度故鄉情依稀四十年前事曾否蒙陰第二名先君抜德中入泮係蒙陰縣第二名今四十年矣

慰鄭禹梅禹梅貧不能赴公車房師鹽使李德中又以禹梅務古作疎時文相遇甚薄時余亦以訪李到省與禹梅同寓互相愁歎遂作此以慰之兼自遣云

一帆共載武林船客邸相依倍可憐語以愁來多刻晝境因老去更顛連荒唐世故都如李言多不實潦倒生涯偶似錢不意以禹梅之才同寂寞亦偶然一時耳余指日行裝偕計吏君無復作謝高篇禹梅文太高故識之者罕

寓居即事時萬允誠鄭禹梅范質夫毛雲孫同寓求志居各有佳句因次鄭禹梅原韻

案頭拂拭絕纖埃一榻琴書意自閒閒堦落紅憐蛺蝶坐移新月過蒼苔思歸有客狂吟苦時范質夫有懷春思歸之詩啼柳無心好鳥來老我世緣消歇盡只憑詩句遣

奇才

寓武林懷臧以韻客燕

自疑京華逐馬蹄紅塵百丈與天齊故鄉非不人知戀異地與圖賤可栖勿謂普天同冷暖遂令岐路哭崎嶇寒燈還照思兒淚風雪南歸踏凍泥

謁太守李公

五羊清譽滿天涯纔過江城孺袴謳編國歡聲迎似馬諸生喜色御膺車自慚北叟單衣敝敢望南州一榻加從此高人傳孺子好將姓氏匹徐家

元宵贈別孫靜紫沈清

滄桑四十載舊誼忽重論先伯心訥公與夏峯先生同講理學思前輩謂鍾元先生詩書美後昆謂靜紫詮貞子淳凝子溥沈符箕岸漢用霖字潤蒼用楨字以寧一編存世澤五字藉名言先君遺集承賜題辭爾我家聲在歸與丞閉門

論交重意氣一日可千春道以真能合情從客裏親殷勤敦夙誼輕薄謝時人我有無居歎蘇門擬卜鄰靜紫本容城人今寓輝之蘇門

小艇衝湖去沉陰初霽時梅花林氏墓簫鼓鄂王祠

屐破韶光雪題分靈鷲詩兩堤遊未盡乘興再追隨
忽爾來言別驪歌作徵聲今朝愁折柳何日快班荆
月照懷人夢詩傳念友情不須重回首珍重歲寒盟

人日湖行次孫薛蘿韻

又作西湖浪跡人孤山日暮步隄新眼前領得林君
意何必投綸向渭濱
放鶴亭前梅漸開紛紛士女探梅來梅邊我獨徘徊
久只有當年鶴不回
春游簫鼓競蘭橈問古吾懷第一橋風雨難忘千載

恨鄂王墳上倚瀟瀟
湖水中分南北峯蒼茫烟樹翠千重年來都作摧薪
感行路猶名九里松
西冷無勝不堪傳桃李新栽春更研還有湖心亭上
柳亂搖風月影娟娟
偶從雪後買扁舟昔日同游半白頭但得一杯常在
手乾坤功業任千秋

答蔣又吉訊梅

開偏溪西萬樹花春風次第到吾家一枝剪破寒窗

綠八韻思同東閣沓風過幽香生几席月來瘦影看
橫斜不愁貧橐無衣典（原倡有問酒春衣在之句）痛飲邀君七碗
茶

旅况

眼底難消客裏情况兼風雨困柴荆丁香欲紫梅花
落楊柳初黃戴勝鳴兩屐不支春路滑一牀獨坐夜
燈明年光逝水催時序不覺鬖鬖白髮生

蔣又吉拉游棲霞復過湖南飲岳幼調山莊漫
賦短章以紀一時之雅

一年好景歎無多况是三春風日和入寺盤餐饒筍
蕨隔溪簫曲助吟哦輔文侯墓碑初讀忠肅公祠路
再過今古聲名同宿草羨君詩酒勿蹉跎

薛蘿孫先生訪妾維揚得張氏詩歌音律爲時
流第一先生先與賡酬後諧姻好雅淸逸致
一時皆艷稱之昨先生留姬白下來游西湖
爲余述其事且示以詩因成八韻代速星軺
兼助筵前一噱云

吳姬買得侍縹緗翰墨親裁白雪香文選樓邊賡錦

鏅莫愁湖上試宮商千金一刻春宵重紅燭三更夜漏長寄語風流孫左省歸與莫待柳梢黃

東鄰陳雲上予亡友二韓弟也性孝友而過於慈贅壻於家朝夕閣筆聲雲上則日出習易以給之不二鼓不歸雖風雨勿阻也余感而賦此

小閣垂楊笑語聲鄰家新婦學調笙不知風雨翁辛苦夜夜歸來已二更

冬日

捫蝨乘簷日煖爐敵晚寒貧家無所願只祝日平安

翁岳家與湯伯讓潛暉話舊

一朝偶敘復歡呼廿載之前髩各烏豈謂星霜真倏忽何妨黑白稍模糊風檣學士金仙侶謂廣庭已祝髮殿閣詞臣天子徒謂西庭爲詞林獨有淮水偃臥客聞以[redacted]歸水沮淮安同予寂寞老泥塗

以圍京歸五簋敘潤

一盞邀君得再斟海棠花草綠庭陰尋常欵曲情文妙富貴交游感慨深時游燕游之訣人情之薄二十年前如隔世

三千里返快聯吟歸歟莫美苕溪水先生以乃郎清苦住苕溪意將附增寄西湖故勸之朝暮能將孝子心

大潦失收

秋來霪雨困連朝助虐東風到海潮兩水夾流光浩淼一城孤聚勢飄飄人民雞犬魚蝦侶阡陌丘墟黿鼉竄天意難回人意險茲茲萬頃痛蕭條

歸去予向住西冷今還四明將十載矣昨以吾寧水災秋禾不稔復來湖上真有城郭人民之感

歸去明州已十年重來湖上事茲然相逢只有湖邊

草依舊芊芊綠似前

陳端士予好友二韓之子二韓死十有七年矣家貧幾不能繼父業予每憂之今得入泮誠可喜也

故人之子近能文已見楸枰黑白分一十七年傷好友東風久不拜荒墳

蔡寅倩西冷古文家也負世不古落筆多牢騷貧居陋巷不以乏告蓋亦知世之不可告也嗜酒性癖辟穀求仙子賦安繼父能文章

鶴髮雞皮陋巷棲經春風雨醉如泥中郎有子工詞賦一任荒簷鳥雀啼

辟穀如何可作仙銅盤承露恨當年飛瓊昨過爲予說弱水君須買鐵船

綠天師師貌髮雲鬣書法詩句爲嘉善魏青城先生所賞以是居魏園者十載青城歿又住香海莊予前年弔青城邀師同往

香海莊前共小舟到今一別又三秋我來湖上留連久每過靈峯憶舊游

黃庭閒換白鵝多詩法於今更若何爾我頭顱已如許莫因貧病任蹉跎

聽大生彈琴新安老人會大生年七十二無妻子第一生心血消之於盤脊流徽以是明公元老交相把臂歲丙寅予於友人齋頭見之頗深傾蓋之歡今得再晤湖頭重聆雅操誠良會也

指下絲聲久不聽胃腸塵土頓空靈鄒說山行蹋樵歌收唱喜曰洗盡吾塵土胃腸明光喜更爲予操髯鬚吳鄒夜半亭王彥伯至吳郵亭夜半維舟理琴有女子披帷而入取琴調之聲極哀遠彥伯問之答曰此楚明光也昔中稽散能爲非豔俗所宜惟巖栖谷隱者然耳

一曲流泉得自娛眼前適意是蓬壺當年神女明生事石室金牀近有無馬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並坐彈琴有一絃而五音並奏者

鄰人念佛寓鄰馬嫂朝暮念佛聲極哀切予淚跡湖上無一事能快心目聞之不覺感愴所謂情因境遷也

念佛聲聲早暮哀比鄰有客念同灰蓮池果是無愁域我亦明朝入社來

喜陳五占讀書名世昌吾內兄元素子也幼即嗜吾書以吾所書雜五占書中幾難自辨少年武榜至今手不釋卷所讀者經史也故喜之

一卷青燈習典墳他年竹帛著奇勳皇唐文武論功業仁傑汾陽兩不分

寄鯿客武林半載時以小兒女爲念偶得便郵僅寄鯿六頭旅況蕭索槩可見矣

作客西湖五月餘旅懷蕭索老僧如喪年所念唯兒女遠寄江東笑大魚

去塵師中竺白衣殿僧能詩善飲頗以肝膽自許予與交已二十年吾鄞董年堂愛其詩每誦其風過魚蝦晚市腥之句

方外交情未可忘白衣殿裏碧筒香回思晚市風腥句隱約當年讀年堂

去塵師惠新茶

冰雪今春三尺高茶芽曾未見秋毫龍團忽自山中至衰腐深慙惠獨叨

舊臘張子亢友陳子莘學公車余同舟出省三
月十日予訪僧輿福寺街頭忽唱賣小錄而
張子陳子皆成進士矣喜而賦此

一春苦雨氣難清客裏襟懷百不情差喜良朋雙姓
氏朝來都已賣題名

看柴氏牡丹

牡丹自昔號花王百寶爲欄錦繡粧國色天香原最
好莫教野鹿過東牆

苦蝨（出門在舊臘今立夏矣而猶未得歸苦無夏衣可換時爲蟣蝨所擾）

離家風雪正紛拏又聽街頭賣杏花貧賤軀無天子
氣亦生蟣蝨似琵琶

研雲（舊字敏來精音律予向有馬舍章手製簫爲公所愛許久始與今公住靜吳江予又歸越木把蹄更難多得）

月鳴隐下坐吹簫瀨竹栽貽誌久要踪跡於今疏濶
甚吳江越水兩迢迢

贈錢王功（諱安世）

與君同一派總是祖吳興武進分寧國（王功武進人）句章
白宛陵狄公雖有誠歐表豈無徵（歐文忠有屯田錢員外墓表）來

本緣師友（因探房師鄭禹梅故來寧）交因序弟兄寒村欣傾蓋（相聽于寒村鄭氏）東郭街璠荷（時過東郊兒訪）筆酌留前輩（錢侍郎諱春者乃其龕與先君之書尚存）盤桓惜舊盟歲華纔一甲世系已三更（先君與侍郎公往還乃六十年中事）邑識南金重言詞荊玉清文章追■詩句擬湘靈

庭梅（予晚年窮約困處東廬所以三十年西湖豪俠時爲動念耳豈僅憶舊游愛山水已乎）

新栽一樹小梅紅遂向庭除立晚風忽憶林君放鶴
處廿年湖上夢魂中

夏五大旱天岳上人過存并惠新詩走筆賦答

衰年知交稀東廬門獨閉畏與時俗親慮觸時俗忌
顧茲八口家女婦及童穉（予家四婦女五童子一僕又年已六十矣）所賴
百畝田半爲刁佃廢忝肯官稅需終歲苦不繼老妻
素膏粱未識藜粥味原憲顏淵貧翻謂我夢嬖今年
天大旱水涸魚蝦斃先苦瓢飲難未暇簞食計迎龍
乞霈徒哀號動天地平疇滿眼焦能不心膽悸一拜
一告天憂民太守瘁太白出東郊（鄭東太白龍最靈迎供七塔寺不逾時霹靂碎白衣殿柱大雨三日）霹靂驚天際三日雨滂沱溝澮欣濬

濟岳公惠然來慰我老憔悴手出兩新詩聊以代亭
記詩有不雨令人憂得雨令人喜急築喜雨亭同爲太守美之句

夏五過李氏別業陪天岳師茶話新篁方解恍
然不知身在暑中漫用前韻志喜

城東李氏園雙扉晝常閉繞屋盡新篁疑爲徂暑忌
客來即就榻斯意同徐穉日夕一卷中萬緒皆可廢
誰謂晉風流令人不能繼身當材不材樂求味無味
玄酒與太羹磔磔笑夢囈蜣蜋饞飽生玄蟬潔饑斃
試觀兩物情請擇爲之計戚戚小乾坤蕩蕩大天地

此理苟未明魂夢多驚悸眷兹蠢蠢徒衣食苦勞瘁
遐想遠與荒冥人在天際安知陋巷賢性海常浴溺
但聞體舒泰不見顏頗頹倘讀古人文心醉桃源記

陳同亮過東廬片語即行賦此留之

一樓借榻十年多歲月都從揖讓過聲譽翩翩遜君
好交游落落愉吾苛紅塵癡眼少習熟白髮加頭老
奈何宜就今朝滿斟酌不妨世法且蹉跎

得高州太守鄭寒村札詩以答之

負耒東郊東知交斷蹤迹有友稱素心遠宦在天末
今年忽書至計程兩閱月訴我饑荒情與我共愁歎
淸固蹈名虛濁亦乖我實寒村雙白頭萬里久睽濶
蓴鱸豈不思欲歸歸未得江水爲誰淸江月爲誰白
觸緣感羝羊進退何牽掣人生一百年三萬六千日
東廬近何事專力事禾稼洗硯與燒爐聊補荷鋤暇
閒書亦閒繙薄俗亦閒罵庭小花無多紅紫足春夏
人推爲天高自擬無懷亞但苦小兒女世網難盡卸
讓古人向平五十畢婚嫁

李子寅伯訪詩倚旅亭于天竺東歸惠新詩甚

夥因用叠青什韻戲成五律答之叠青什倡自寒村鄭
謝阜先生李寅伯鄭義門萬開遠三詩爲繼成百首彙刊一集

君到西陵赴客星支公尊酒冷泉亭倡酬好句盃浮
白指點晴巒湖上青香過涼風生菡萏光分新月動
浮萍嗟予雙鬢今飛雪歌管蘭橈憶舊經
慧業文人本謫星潑勞載酒草玄亭寅伯謙下問字東廬詞饒
韻思師坡逸寅伯性爽逸每喜讀坡集頗有微瘢恨杞青經青等字約畧
爲叠青什用盡欲求稍新不得不借童面上青瘢矣得意尋常傾綠蟻不平時
欲按青萍老農三十年荒謭強我詞壇賦不經

鄭寒村分俸四兩

仁人重交誼分俸及寒微正苦江村旱方嗟廪穀稀
無收荒夏麥難典破春衣朋盡如君好吾何畏歲饑
窮途真易與四兩若回春不但年成薄還由家道貧
父思完課好女不作衣嗔幼女若無夏衣淵豈無妻子超然
陋巷身

諭姪

寒村乃先達致簡固須精小阮言雖當季甫姪謂須甫過此稍宵高州衰翁眼少明鼠鬚今盡脫蕉葉已空籠世俗朋文
飾知非良友情

責子

人生貴立志志立則心平誦讀宜求熟文章勿務高
薄田難足賦弱質豈勝勞言其多病不能事他業不弟妹年方幼
須思是汝曹
兒生不解事父老不知憂學業從荒落文章任沉浮

醉後吹簫予少精音律好騎射丙辰十月四日高恭人去世不復有此事矣

忽然醉後洞簫聲猶是當年浪子情寂寞東鄰蓬雍
叟阿誰還說鶴肥輕

題鄭義門贈洪簡民畫寒村鄭禹梅有詩文書畫之癖句東錢其有受禹梅詩文書畫之癖作者識者名雖異而燦則同也以是而稱莫逆者二十餘年昨過寒村令嗣義門出此相示謂已應簡民洪君之索予笑曰此幅乃寒村得意筆予向求之不得者今爲簡民得信夙緣也并贅二絶于左

茂樹重巒寫意深由來蓬者念長林眼前五馬朱輪
貴豈是寒村夙昔心
因心借筆寫溪山海闊天空任爾閒偶坐此中應是
我世間得失總無關

雜感

費盡經營意不如米鹽瑣屑總難除豈知世道日艱
苦十五年前是古初
年來觸景即辛酸事事違心不自然恨不如君超俗
累印師忽往唐栖過僻錢塘同買渡江船
不出荒村已十年故人裘馬各翩翩當年後生而朝暮盤桓者殤翰苑西臣石臣人今勁鯤司馬文子則原授一龍皆登賢書矣相看只有江東老百
結鶉衣孰泫然
季秋寒已侵衣袂早起庭除愛日黄偶聽兒曹讀孟
子憂時亦覺太皇皇

何事東廬意畧舒今冬壻姪共公車也知一第窮難
送壻免妻兒怨讀書
卜地朝朝泛小舟山川因得恣遨游却憖一穴都難
得畢竟吾非京郭儔 爲西清覓地不得

題夏斐然桐陰圖

桐陰爲蓋石爲牀一卷殘書坐夕陽冷眼長安軒冕
客夢中蕉鹿笑空忙

夏斐然惠小索耳鑪

宣德年間物力奢範金爲器亦光華可憐石馬悲風

後散入江南賈駱家
活火時煨三十春傳家池閣絕纖塵 斐然向居武林北關傳總憲別
業
忽來海國貽知已 近依女壻萬允誠 拂拭東廬見故人

寄天竺白衣嫩僧去塵

素心久不見一見倍依然 丙夏去師過訪東廬 君與還如昨吾
衰不似前避囂歸前水 予自湖 遠害入吳天 謂師爲杭府李太守
所嫉避跡吳江蘆墟村 世界今非昔雙扉闔共堅

贈總戎藍義山先生

五更鼓角動晨光海靖波寧我一方推致腹心如杲
日嚴明紀律凜秋霜功高荒外開三牧 公開臺灣鳳山諸羅三縣
疏切邊西衞兩廂似此輸忠誰可擬益州諸葛硯山
羊

題洪簡民却鷳圖

誰謂文人不解武盾展身藏若飛虎拼空逞躑霹靂
奔能令觀者色如土 萬貞一李寅伯與洪子簡民同游洛伽歸述簡民藤牌飛躑觀
者無不膽寒 誰謂武士不解文越風十集分猶蒸剡溪舒
予稱第一 其餘詩句徒紛紛 鎮臺藍公署全浙提督事寧人感而頌之詩歌凡十卷簡民獨稱
奉川舒子後村 觀海艅艎煩鎮府 藍公以大船一隻簡民邀萬貞一

仇滄柱李寅伯游洛伽山仇以事沮予苦病亦不得往 東廬叟若二豎侮李郎
萬老破潮還三人新咏洪獨憮 簡民有林外風洪本香不見花之句
當今文武才鹿溪橋畔名如雷偶然決策佐大帥彭
湖突入臺灣開 天子酬功豈偏曲論階遂得進都
督屈指秋來應授官吾伊自此謝場屋治兵雖不同
治民不過智信嚴勇仁夏門指畫見其槩連舟直下
齊曹彬洪李兩君稱莫逆剸襟指腹示交密因呼我
爲太叔翁酒琖詩篇竟相及此翁負耒東皋久紙墨
筆硯非翁有滿前辭賦皆球琳效顰東施益可醜簡

民促迫無奈何披圖索意三摩抄野人亦有應酬作
但塊俚俗之言多圖中所寫洪堪事洪堪於明洪武初登進士授侍御號讀書至永樂朝名入柏臺有友以雙白鷴貽之者堪却之以詩曰白鷴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柏臺志在讀書不求仕勉奉徵書到柏臺命名豈亦
同斯義

摘瓜

人心須靜測不必歎如何事以實方貴頭從情裏嬌
寡交生恨少勤壅得瓜多欲識眞恩澤春畦時雨過

答印千師原韻

世路多荆棘相期口共緘避囂依舊里師本曲樹下王氏子今結茅仍在斯地養道藉長鑱師不托鉢而務農書寫文人筆詩鈔老
友芟師詩每屬予定早明凡聖諦扶杖聽颯颯

徐丹谷新齋

愛爾幽棲好庭無半點塵名香燒客至醇酒酌花新
揖讓已遊我清閒豈與人人生能適意何在不長春

訪李嘯谷於稽山暢談夙昔流連者竟日酒後
耳熱共悼世風有白髮易生紅顏不再之感
間及兒子幼不解事以初生乳燕爲譬心良

苦矣予與有同病遂信口得兒如待哺之句
歸印續成此章

勞碌天生敢怨尤驅愁無計笑前修諺有前世不修之語兒如
待哺巢中燕爺似疲耕壟上牛良藥難醫原慮病空
囊豈果季倫儔妻孥莫解支吾苦瑣瑣家庭數不周

送陳同亮訪友入閩

君本章溪彥如何亦浪遊時情濃似錦窮況冷如秋
落寂吾誠苦豪華人罔收不辰生此世智勇兩無謀

送陳山學探兄漳浦

余居雲在樓陳氏藏書處子年方七歲一机坐同庚三子
子冲粹時余偶演戲外孫萬開遠表甥楊宗三與山學同庚同坐一小机觀劇今皆入泮矣孝
行開遠名開遠萬里贖父家討宗三銳宗三克意作家衾影論工夫
子或可不愧用世貴謙和齊家戒直遂兩者若無疵
不負怡庭誨介眉自號怡庭取兄弟怡怡意文章師南雷書法似北
海余向謂莘學書似李北海今山學書法又酷似乃兄筆墨雖小道然亦非近
派我今白髮人久矣擯流輩三間祖業存遂負東皋
未問答有漁樵揖讓無冠蓋予何獨殷勤僕僕東門
外有事必我諮有酒必我載子今去漳江老眼將安

睞執鑑我離懷屋梁殘月在

秋日偶過李寅伯齋適惟吉義門設酌邀𥫗民觀謝邂思新教小伶子與剡川舒後村蔦開遠爲不速之客後村即席賦詩以紀一時雅集索同人賡和因用原韻勉爲此作

偶造東門李氏堂筵歌燈火亦分光剡川耆舊詞章好句曲時髦酒態狂顧盼人情各有意（時惟後村數以青眼視予）糊塗世局我無方宋家湯婦年尤小（時演水滸爲宋江妻者年僅十餘歲）一座魂銷聲繞梁

襟期秋日不同清豈耐愁懷與樂并理學已知皆借徑文章亦止博虛名楊雄欲作金門客安道寧爲王者伶自分齊謳難抱瑟古今哀怨孰關情

答范　於西郊枵腹而歸幾畢命於道上作此寄慨

飲食人皆賤褒翁發永歎饑腸忽爾動枵腹莫能安十里如千里三餐廢兩餐（午不得食晚不能食）易言趨富貴我一拜都難

朱柳堂八十其子孝酌於陳汝陽幕中辭歸上壽徵詩丐言四方投贈頗多予以中表之誼兼先學憲與柳堂尊公同譜滄桑變易世講更切因作此詩後聞爲[illegible]遂止不上

耳目聰明八十翁幅巾廣袖晉遺風酸辛不盡年華苦日月徒銷詩律工家住鑑湖師賀老宅栽垂柳慕陶公人間滄海桑田恨都在先生酩酊中

藍義山先生招予子借籍舟山應童子試詩以謝之

東皐稺子最孤寒何幸深叨帥府餐水碓細舂雲子白風檣輕載荔枝丹能隆士禮元戎易欲報師恩一介難㝍恨忘筌得魚者投綸感借泮池竿

壽張仲張五十

乾坤忽爾尚詭怪白日跳躍盡魔魅或借理學誇功奇或務巧令逞態媚大都殘忍存乎中而以仁義飾於外流水行雲視綱常蜃樓海市作世界老人情性素偏執偶一洗刷招怨憝心中所折無多人海昌張君獨自愛思親時望白雲飛懷兄每欲置被大事事

持平不忤人逼不忝分淸不介我是君之前毋宗頑
駿老廢君不背世間豈無明眼人於此可辯眞與僞
昨宵接得燕山書知君在苒五十歲因書數語寄感
私盃幣貧家以言代

祝洪簡民四袠

君年纔四十一品署官階灑灑洋洋致疎疎落落懷
武功立將則（公以神策破臺灣）書卷作生涯筆墨刪蕪蔓交
游略岸崖持謙結流輩折節下吾儕（予與劉川舒象坤皆老廢無用而公獨尊禮之）揖讓輕虛僞推敲重往來時花看寂寂候鳥
聽喈喈酒債從人貸詩思爲友開解排今魯仲直諒
肯陶回（提鎭偶爾齟齬公力勸息我輩幸安枕）蕉扇爲談塵深衣引壽
盃忘名薄薰灼慕道想徂徠建第新鄰我應招田父
陪

白髮

白髮雙膽老更明很食兎狡任縱橫已擽眉目都非
實何必皮毛尚戀名寧與漁樵呼爾汝怕遭庸俗喚
先生當年肝胆[redacted]人[redacted]今孰知吾一字淸

負日

負日霜簷南向嘉省身何事不訛差無求於世羞蜒
蚓失養乎親媿老鴉蠢子任驕疎典籍悍僮異嬾曠
桑麻齊治家國皆由主耽瞶徒悲虛歲華

寅伯惠西府一本甚小且時當隆冬根復傷殘
其半予慮其不活也故詩以祝之

宜雨亭前夙擅名（宋張功甫賞心樂事序有三月於宜雨亭前看千葉海棠）一枝
雖小態縱橫來春預拭看花眼莫負相貽良友情

浙鄞加丁竹枝詞

郡縣而今酷愛民忽將丁稅與田幷（太守欲立異政謂單丁窮苦盡加派田上徵糧）田家連歲遭荒歉悔不身爲游惰氓
五載編丁十載田歷朝舊制豈茲然當年安石行新
法賢宰聲名曾否傳
邊海殘黎最可哀當今堯舜亦難培賠丁剜肉愁無
辦明歲糧差又早來
朱輪五馬氣縱橫鱗迹何人敢擅攖堂上一呼人百
諾士紳若個不逢迎（士紳畏媚不言）
丁是王臣土是田王臣王土兩條編若於田上加丁
稅無土游民竟脫然

無土游民籍莫稽強梁一任綠林栖鄞丁八萬七千戶盜案從玆苦具題

聖主新刊耕績圖一心只是念農夫豈知骨徹今都盡廉遠堂高何處呼

坡老曾言累打頭顏淵二頃獨無憂簞瓢未可稱豪富今古須知事不侔

有田此日累如麻莫便輕將富字加夜夢蕭張同細計不如盡賣與官家

西泠橋拜岳墓

歲暮衝風走六橋白楊新塚拜蕭蕭夢中蕉鹿人間境不用人前歎弊貂

十年朝暮苦相隨患難窮愁賴母知刦火一燒凡瘞盡白頭青塚兩無虧

丁丑除夕李寅伯萬開遠有歲暮竹枝詞欲予和予方歲事所困豈能拈弄筆墨乎新正愁懷稍舒遂作此

一年最好是新正私債官逋得暫輕只恐元宵容易過大家依舊入愁城

紅梅牆北白梅南一種春賉兩種含草率杯盤茅舍酒食前方丈與同酣

嚴寒之後喜回春雨過紅梅似洗新階下草萌枝上鳥眼前何事不天眞

歲鼓逢逢打郡城伊川喜獵有同情縚光自古雙丸跳何必旋驚耗饋𡋯

菊花釀酒豈尋常外國尊君壽國王海禁近弛番舶至昨過李氏得同嘗新正過笑讀居拜像寅伯出菊花延命酒甚美云是倭子釀以奉倭王者

或問君交半宦闕時范國雯守延平陳莘學李伯安宦漳浦戎午亭補令安溪云何胼胝歎沉淪近來富貴忘貧賤不是吾眞是達人

矮屛新設木香編間植茶蘼態更妍偶坐此中驅六賊世人又謂我如仙

艷婦看燈徹曉昏一身粧飾貸豪門來朝索却裙釵去依舊鶉衣盝夜捫

五倫三黨競都俞直諍翻驚我太迂豈是良朋善隱諷四千里外盼桃珠新正二日漳浦令惠桃核念珠

經年蹤跡不相通賀歲名單血滴紅仍舊往還無一

面峯酬獨苦白頭翁

出門

出門笑無端得非驛馬逐踉蹌越王城未解意何屬作止固離奇神情亦跼蹙寧有白髮翁尚爾事踯躅仇生年更高時滄桂乃兄亦在越先我稽山麓拊掌遇昌橋昌橋新在越之[redacted]簪低出入苦眉蹙三餐爨其下朝夕遭薰燠石城新昌名廣文來謂蔣以寧乃我舊親鞋行囊得再還竟如脫桎梏舒余計米薪同予嘗苜蓿蜀葵花共看劍南詩共讀牆東雙艷粧掩映驚衰目作客多淒凉而予不寂寞要知世間境何一非糟粕能持瀟薄心所遇皆易足惟慚半月留耗爾三斛粟蕭齋正清虛甠牘似無覺爲敘十年情爾或不我酷

再贈蔣以寧

別君十三載無意逢稽山相見如隔世不語心悽然我頭今已白君齒方強年君秉沃洲鐸時爲新昌教諭我耕甫上田余昔居西湖今畊甫木畊田慕沮溺秉鐸希淵騫提撕驚覺工沂水春風前要使心性中飛躍如魚鳶老人

如不死相期探水簾新昌有水簾去縣東五十里景甚幽勝

贈海昌沈廸士節臣

假寓得佳鄰沈郎妙丰格華胄本海昌詩書紹世澤論詩發詞章溫厚而刻劃兄弟稱二難眉山誇軾轍侍父宦姚江因作山陰客相逢一笑中竟不拘禮節好筆我共書好香我共爇強我日臨池朝暮相逼迫我非風雅流君有嗜痂癖時多趣紛華君獨與時別我閱世既深心頓爲君折明朝治歸裝離緒增眉睫

埽兩亡室墓於西湖

朝忽忽暮忽忽日月疾馳天地窄人生行樂無幾時我何兩丁炊曰戚墓上桃花又早開家家拜哭春風哀新淚但看青塚滴沉魂不見故人來良人歲向空山泣情篤不以生死域淒其風雨感空帷十九春秋十寒食畫舫浮來窈窕妝臨流隻影更神傷層雲高作烏絲鬢百褶低垂白練裳少年自矜年少好白頭盡向少年老老人昔當年少時豈謂龍鍾遽潦倒只今潦倒惟自知獨立不語多悲思死者白骨已塵土生者一身徒支離笙歌新曲猗川咽豪俠不憐憔悴

客斜陽欲落鄉躅歸回首蒼烟生紫陌吁嗟乎麗質
光生二月花荒丘草死三冬雪

題借山和尚讀書廬山卷

方外何人不詩客三春花鳥三秋月倚杖臨流立晚
風其詞自擬追蘇白當湖借公能崛起浮滑雷同習
頓洗刻骨鏤心務去陳語不過人思不已手持一卷
來天童為言尋師太白峯（時天岳老人住天童）又過郡中問名
士劇談李氏城門東（謂寅伯）句章耆宿三才子茂三杲
堂在堂是心醉三家恨晚生鈔詢遺稿等經史我本

躬耕隴上人遭時輕薄同飛塵師忽慇懃遠相訪竊
慮同器難猶薰又以手攜一卷令我作圖說圖中所
繪數間讀書室室在匡廬五老間書聲隱隱穿窗出
試聽吾伊是阿誰却笑天岳老人弟子不念佛

兗陵歌（余寓兗將半月馬幼實從省中分較武闈歸復以他故辭因作此以覿之）

泰山頹梁木壞西州焉得人人淚況隔滄桑四十秋
還來舊誼修吾藹斯世斯人真似醉我思當年游膠
庠攄詞落筆何琳琅丈夫不患無知已但患文成軋
茁無光芒未幾遂得賢書薦孫門八士推首卷（爲孫海門）

芮忩雁塔高題姓字香曲江又荷楊公眷（會榜爲楊侶靜詞門人）
指師生誼已多青衿縮佩誠幺麼皆非孫子楊子真
遇合至今領宮白首悲蹉跎奇語錢生母自矜前人
箕裘後人繼而今方在求良材本是吳鉤當淬礪

詠鶴門翁先生

世云暮矣濂洛學潭受知立雪石齋之門
得黃氏傳體黃氏意文行兼優不立名譽
暮省北堂朝讀湖濟之孝之勸風雨勿阻
民歌名杜分符項城居喪解組扳轅涕零

范公麥舟惟貽曼卿翁召麥粥博濟饑氓
西湖水秀南北峯青峯青水秀乃生先生

題昔年小影

像者像也有何可像自也認不得自已要杜公寫任
麼模樣

題族嫂七師小影

伊是阿誰南皋鮑女許嫁錢郎未字便陸沉鼎沸夫
子依兄從　亡海上已無歸埋年逾三九矢心無二
烈比雷轟節同山峙迫玄黃既判天假奇緣波臣忽

返重繡鴛鴦被成婿未幾奈故國悽凉山河破碎重整帆檣東去泛宅浮家飄流澤國頃刻朱顏憔悴戊戌江城佐相國石頭攻打礮火連天地一鳳冲天乘除早定城下礮難碎愁緒千端吹簫吳市嘔血如何起淹淹而逝剩寡鵠孤鸞伏臘晨昏無倚賴有崑山葉婀垂憐忠節令祝髮空門假寓未上良人有心女子蒲團老坐如何慰淸磬聲中鄉心一點淚裹夫骸歸里甬東錢木忠孝傳家貞節婦又出其第

禾中遊朱葵石先生雀洲　踏莎行

淚跡禾中雀洲尋渡蕭疎似入桃源路依依穠李拂晴烟柳梢鶯語斜陽暮　白鳥時飛綠鈎深處惹將閑悶渾無數春來生怕落花紅落紅未逐東流去

和王昭儀驛壁韻　滿江紅

一別君王空目斷水光山色長途徧黃沙白草恨懸金闕琵琶嗚咽出長安而今不復昭陽側最荒凉風逐馬蹄塵無休歇　故國遠音書滅傷心[illegible]何由說漸遙聞笳吹淚流鵑血世事絕如搖落影人間不並長圓月歎姮娥未暗別離情多盈闕

衢行舟中　滿江紅

一望淒凉離亂後河山非故歎絡繹蹁流旌旆雀落鴻驚渡白髮親悲荒壠側少年婦哭江頭路更堪傷村落半流亡無人住　豈不畏天心怒豈不顧民心附奈病痍四野細思量徒令懷古從來天下盡王臣只今何獨非王土問先生明鑒近誰鄉吾歸處

偶閱米帖帖所書坡公題武昌詞調寄唐多令因用其韻以寫旅愁

氷雪暗前洲寒濤凍不流聽朔風孤枕危樓半載武林憔悴客過一日似三秋　晴雀噪簷頭也知人意否寸心中百慮千愁欲借一聲傳故里全不似昔時游

湯廣崖過宿慷慨舊事再用蘇韻作唐多令以紀感

鴻雁落沙洲寒雲夜不流爲月明閒步西樓似雪亂飛頭上髮重作客不勝秋　人事擾惛頭歲華能待否惜韶光偏使人愁記得六橋同泛艇彈指過舊時游

適有餽藍菊杜若也者因再用蘇韻作唐多令以

寄延兒

杜若采芳洲人共屈宋流盼故鄉腓斷登樓歷歷雁聲飛漸遠思往事幾春秋　風雪打牀頭有人相憶否一鉼梅聊佇窮愁再向兩隄攜斗酒山水外且遨游

再用蘇韻作唐多令自解

爛醉舊滄洲毫端墨欲流最動人清景南樓多少賦詩豪飲者能幾度紀春秋　好鳥囀枝頭春光曾露否有生來何用閒愁願得一湖如賀監花月下任優游

子壻萬　經

黃廷銘

男　中盛

際盛

德盛同較

跋

先大人自王父清溪公見背後世運滄桑奉王母僑居武林負米之外折節讀書暇或登眺湖山所謂欲哭不可者無不寄之於詩有湖上草六卷後游齊魯歷燕趙轉客閩粵所至名山巨川馬蹄帆影觸境悲吟有紀游草五卷山左李鄴園嘉善魏青城同邑李杲堂萬充宗諸先生各有序跋稿藏武林不幸盡丧於火茲得若干篇皆晚年歸里所作間有舊時吟咏亦得之故交諸君子之手不肖哀爲一集請序於鄭寒村先生命嗣義門偕李子寅伯亟爲較定付梓嗚呼存千百於什一庸無憾乎世之讀是集者於所存之中想見夫所亡則亡者與存者而俱存矣或者幽光不滅其灰燼之餘有散在四方者時而珠還劍合則先大人半生心跡盡賴之以存不肖敢不禱祀而求之康熙甲申冬十月丙申男中盛百拜謹識

崇素堂詩稿四卷

〔清〕張廷樞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吉大泰等刻本

乾隆甲午鐫

崇素堂詩稿

宣州官署定本

息園張太翁詩序

息園張太翁余妹倩曉亭之祖也少篤學爲士林推重康熙戊午舉于鄉壬戌成進士讀書中秘聲名藉甚己卯主試江

南繼復奉命視學歷十數年侍經筵任大司寇內外震肅朝廷渥嘉予之余生也晚恒以未及見 太翁爲歎紫已由河朔來宣兩江人士猶

嘖嘖稱道弗息每詢　太
翁之制作于余余案牘
勞勞又奉差遣歛檢一二
以示人而固未暇也甲子
冬曉亭同余子佩璋至署
出　太翁參遊薊門識中

三集相示其參遊集楚黃
金會公先生所評訂者雖
原板被赤而稿猶存亦可
郎一斑以觀全豹矣公餘
展卷莊誦見其原原本本
或挾風霜之氣或消月露

之形即細羽宮商無非性
情經術之所流露不禁對
子嘆曰余雖未見　太翁
之為人猶幸見其文見其
文如見　太翁之為人矣
爰屬曉亭付諸梨棗以嘉

惠後學時甲午長至後五
日也
奉政大夫安徽寧國府同
知前
覃恩封承德郎僉判河南彰德
兼攝湯陰縣事年家眷姻

再姪吉大泰彙征甫頓首

拜撰

序　四

崇素堂詩序

今之言詩者實繁有徒矣況

國家以詩取士其應運而興者更不

一而足而要之連篇累牘無非風

雲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率皆山川

草木之色求其發抒性靈卓然成

一家者曾不多得焉亦何詩之足

云　息園老先生龍門續學士也

余愧未親覿其爲人以接其言論

風旨茲於裴垣宮舍得讀其乃孫

曉亭所携發剞劂之詩而知其獨

乎遠也今以聰穎之姿歲戊午爲

序　一

于鄉及奏捷南宮登玉堂步金馬
旋躋司寇歷中外數十年故詩囊
日益富無論古作近體皆卓犖不
羣命意遣言具有奇氣奔赴腕下
洎己卯典試棘闈暨視學江南所
取皆磊落英多之士文彩風流皆

可羽翼
王國黼黻文明得人之盛江南學臣
無出其右者余乾隆癸未出宰山
桑辛卯調繁鳩茲公務之暇時與
紳士大夫遊詢 公典試與視學
時芳徽其流風善政傳播人口迄

今猶嘖嘖稱道不置而隨足跡所
至皆有吟咏篇什如紫遊越中薊
門各作時而古奥奇創時而愷切
斐亹皆彬彬乎有情有文可歌可
咏足以發揮至理足以楷模多士
足以遠紹前人三唐而下稱詩伯

者非 公其誰與歸宣州司馬
吉繡嶺先生 公之姻也公之
孫曉亭囑 繡嶺先生持其詩求
序於余余愧久爲風塵俗吏惟日
奔走車塵馬足間筆墨事似類非
俗吏所能爲而 繡嶺先生必使

爲之故又不便以拙辭爰粗爲俚
言附諸各序後佛頭着糞之譏狗
尾續貂之誚其又何敢辭耶是爲
序
乾隆乙未仲春月下浣之吉
特調蕪湖縣知縣卓異候陞後學淡
如水頓首拜譔

四

嵩遊集原序

楚之嶽有二曰衡曰嵩衡在洞
庭湖以南余嘗以黔之役馬首
說岣嶁二峯而不暇遊也嵩近
屬襄境欣然庶幾遇之然治裝
弗果行蓋有待云同年　韓城
張景峯過訪以嵩遊集見示余
驚嘆曰先我矣　景峯官翰林
垂十年不幸丁　兩尊人憂
讀禮垂竣輒上嵩山余咨詢其
故未嘗不嘆　景峯之孝思也
初　太宜人嘗欲以　景峯

敘　一

登太和絕頂以攬二十四峯之
勝以為古人文華徃〻得名山
大川之助也會　景峯通籍侍
從　太公日戒以鉛槧奉廞
職　太宜人乃寢其議至是
景峯仰天長號曰嗟乎向令廷

叙　二

樞扶持我　太宜人而成此
行也一官何足道哉今則已矣
復何言已而伏念服闋入直
承明之廬遊事又不可得及是
時遂此遊也以告諸　几筵其
猶愈於已乎于是首夏出潼關

道南陽涉襄上嵩山及秋而還
凡得詩若干首余讀訖歸之夫
詩者志之所之也蓼莪詩人之
志於是乎在讀者其毋苐以遊
事目之哉
康熙乙亥仲秋年弟金德嘉序

叙　三

嵩遊集總評

嵩嶽匡廬黃鶴滕王俱入襟褎如夜半餐沆瀣絕無人間烟火此遊為不虛矣揵戶人得此勝覽豈非臥遊快事耶

弟德嘉又評

敘　四

崇素堂詩稿

韓城張大司寇息園先生著

同里姻再姪吉大泰暨

山陰後學　馮前培

同里表再姪吉京雉　仝校

孫　桂枝　編次

曾孫　榮閻

恭

敬　仝正字

總目

卷一

五言古詩二十二首

七言古詩九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百一首

卷二
五言律詩九十五首
卷三
七言律詩二百五十五首
卷四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
五言排律十九首
七言排律二首
以上四卷　共詩四百六十五首

崇素堂詩稿總目終

崇素堂詩稿卷之一

五言古風

粲遊集

望太華

秣馬度河陽縱目霄漢上三峯入太清歸然山嶽長霞明蓮影分日照星崖間少焉山出雲曳練倦人掌伊余志登攀廿載馳遐想投書惝韓遊携詩快李賞幾欲問青天青天但可仰

四月六日地震紀變

朝辭潼關雲暮宿盤豆月陰風向戍生燈殘星明滅有聲西北來鱗鱗飛車軼如雷聲更迅比風勢尤烈大地儼浮舟波湧軸欲折袒跣臨通衢里巷聲凄咽乃覺屋宇梟不如學鳩拙氣數有消長陰陽有盈缺陽以缺則傾陰以盈而洩恐懼乃修省皇皇執政列

會公曰杜詩安危大臣在五字含蓄有體斯作近之

函關三韻三首

老子西昇日何人識紫煙區區關門吏獲聞
道德篇不知千載後青牛還未還
孟嘗昔愛客策士徒棼棼脫囚晨已奮出關
寧足云徒爲荆軻哂豈可相如聞
函關扼二陜山河鎖數重惟聞有德守不聞
逆天封鄙哉丸泥論胡不鑒秦蹤

會公曰詠古好詩

卧龍岡謁武侯茅廬

漢季妖氛滿中原戰角頻南陽方偃卧梁甫
自韜真聘幣來莘埜徵車入渭濱風雲看會
合魚水擬君臣仗節新亡後握兵屢敗辰猻
謀銷魏壁勝算餌權姻彈指平荆甸麾旄净
蜀塵錦官王氣復緜竹覇圖振門立胸先定
廓清志更純三分姝絶品兩世安危身師出
驚雷電表成泣鬼神優閑揮羽扇瀟洒著綸
巾戰壘星辰列軍門虎豹蹲奇才吳豎嘆名
士晉人珍憐滄寒芒隕悽凉歷數屯武鄉才
去蜀安樂途入秦遺恨江流在空山廟祀新
荒廬誰抱膝古像自垂紳岡勢龍常伏屛圖
陣尚陳江東與鄴下汨没豈能論

會公曰慷慨悲壯無限低徊

初入廬山

遊子覊他鄉所志在山水涉遠竊舟航臨廻
疲屐齒朝過桑柴城午入淵明里眷言懷前
修杖策追遐軌秋風隨我來霞落紛成綺修
嶺蔭青樟長坂被芳芷蘋荇委陂塘松楠上

葛藟村徑逐溪流人家竹翠裡避近東林僧
顧我欣然喜云是遠公徒稔聞陶徵士結廬
山之足高卧披圖史松菊自怡悅榮華棄若
屣由來賢達人所貴在知止況此深山中跡
壑具衆美北眺潯陽青南瞻香爐紫瀑布三
千尺噴壑溢沼沚偃輿下鸞鶴姝産藏石耳
棲息安期生來往廣成子胡不從之遊馳光
如彈指撫躬長嘆息贈言良有以泥覧匡山
圖焚膏以繼晷

會公曰朗雋似康樂

江行

連日苦石尤遊子悲屯蹇好風颯然來百里
但少選不見舟行疾秖見碧山轉浪花無返
顧岸荻紛迎餞斷續見煙村微茫辨雞犬落
葉滿江干金天望游衍

會公曰緊錄

薊門詩稿 越中集附

瀛洲亭述懷

別館開瀛洲肯館一亭幽亭虛敞四面可以
豁雙眸東偏蔭古木風定影能留傍亭繞深
堤往往逗泉流西山黛色映北闕晴光浮開
字亭中暇坐卧足觀遊俯仰感懷抱遭逢詎
易酬辛讀
中秘書敢不竭其摻庀材倫顧問聊爲資諫獻春
雲自卷舒春禽自嚶呦撫景一長嘯千載心悠悠

偶於笥中見姚聚中六經堂集感賦

故人今不見但見別離時含啼展爍婉執手
話相思君有思歸吟我有灞上詩生別猶在
眼死別已無期哀哀巫峽猿悠悠湘江水懷中
以覲省沒于湘水 招魂不可得悼亾詞難理痛君少
且強學富材亦美忽聯行笥間琳瑯句盈編
風流具在茲物色異當年攜來几案側掩袖
不能牽撫弟強披閱悲喜集我前賦筆張平
子詩才謝惠連有集今如此一死豈徒然

節義吟贈富沙 鄭太夫子暨 太師母徐
太淑人

賢愚終一邱古今傳含耳俗夫眛其理所重
惟生死嚼齒壯雎陽膏斂悲封氏守貞獲令
名凜烈垂青史矯矯 鄭先生清風懷虞夏
刻志躭詩書濳榮托耕稼卜築山水間結廬
蓬蒿下翠峯三十六披雲挹瀟灑婉彼 徐
淑人鹿車挽殷勤豈不賤荊布蔾藿性所欣
長養軾與轍允能每夜分吾 師甫弱齡名
譽七閩闢七閩方底定妖氛忽縱橫狂猘恣
吞噬鬥魚勢就烹 先生處危城浩然正氣

清覆巢亙不免慷慨心自盟顧語　徐淑人
時窮乃見節與其逆節生孰如隨燼滅畢命
委祝融遺義凜氷雪　淑人視如歸殉夫更
慘烈於時　師若弟展轉伏田間眷眷庭闈
隔戚戚百慮艱驚鬨罔極變雨泣各潛潛遺
骸撿寒灰和泪盡成斑顧聸敗瓦中遺勅痛
無窮丁寧復丁寧所勗孝與忠吾　師長跪
讀嗚咽不能終愴焉守先訓奮志凌蒼穹彼
蒼福善人理化常不爽靈異鍾吾　師拾紫
猶翻掌振翮風雲際曳履星辰上季方亦挺
拔絃歌續絶響肯堂蕡不忝
貤封樹九原司寇晋階迴淑人
賜號尊身隨黄土盡名偕
紫誥存世推崇孝里人義于公門愚也蓬屋士厠
羽翀翺翔幸藉吹嘘力側翅青雲傍由來泥
没事特筆在詞場猥尢觚翰役當令汗簡揚
節義吟贈解　夫婦
有明方末造流氛滿秦晋衣冠俱陷辱玉石

同焚燼誰知巾幗間節金嚴霜峻賢哉解氏
母駡賊羅兇刃舉體無完膚獨抱心一寸璧
碎白不淄花落紅成陣亙人伏尸哭心驚目
難瞬悽愴情内傷感嘆淚空抆吊影入空幃
填膺屡悲憤非無鴛鴦侶義重有不忍偕隱
不可追孤徃邈無悶傳經世其學有子復英
俊對策窮天人青雲志終奮遮哀須慈烈繼
志宏庭訓行見
貤封及榮
旌下州郡
薛坦菴用杜工部寄岑嘉州韻見投苦雨篇
依韻奉答
谷鳥能求友人情悦耆舊亟見不云數乍離
令人瘦霖雨何連緜黑雲昏白晝端居羈思
多塵營紛難就畝畝盡江湖洪潦烏可救匡
氏愁壁頽仲蔚夏舍漏雷鬣驚飛肏電滚伏
猛獸中宵勢更急雷電紛馳驟怵惕不成眠
披衣聽簷溜夏禾巳岑漠秋稼豈能秀琴沾

書又淵道懷獨四酎杜甫吟雨篇原稿恭讀愁霖篇

驂壇今領袖

坦庵寄詩誇其齋梅早開依韻奉答

薛侯梅一株婆娑盈蕙畝愛此夭嬌姿張幕

護已久樛曲繁北牕坐卧來奇友黃殿東籬

花青暎宅邊柳似林還擬陶清風聊獨守酬

以羅浮詩觴以兵厨酒余也從之遊數與氷

魂偶忽聞向陽枝破寒已窺牖側身而遠眺

媿彼花間叟悵望驛使來南陌頻翹首

仲冬四日再集樂存來雨書屋分得風字

昔我鴛行友十年趨步同晨謁

金馬門暮下蓬萊宮摻芳弄柔翰醉月蹋軟紅

歎息歲華改分散忽西東悠悠出岫雲嫋嫋

離根蓬卷舒各有適零落隨長風沈子金閨

彥年少傾花驄懷簡扣

天閽所願在攄忠退食搆歡娛折柬招羣公新築

蔭華椽戸牖鑿玲瓏芳醑金罍滿嘉肴圓方

充引觴還共酌清言浩無窮烈風吹寒戸冬

序奄已中殘菊有佳色晚節惕微躬伊余遭

轗軻四載面崆峒豈之煙霞侶清時難再逢

重訪仙池鳳甋同海上鴻夜陳良宴會喧笑

觧我冲有客東南來爲我理孤桐興酣一再

鼓悠然萬慮空

礪巖招飲碩果齋分賦得秋樹節懷牽引放

言至四章聊以寫余秋思非敢言詩也

春柯敷榮條繁花紛旖旎夏葉如雲布扶疎

蔭沼沚奄忽及蕭辰凄風動地起洞庭木千

章青楓下丹崖柏檜何蕭瑟况乃梓與杞人

生無根蔕榮衰固其理勿云春華濃將隨秋

草萎爲樂須及時歲月疾於駛

其二

昔我同門友連枝布雲路晨浥太液波夜飲

金莖露凋零十年餘喧寂各異趣或依漢殿

楓或隱南山霧周郎南國英皓首甝毫素搢

客舊雨集如彼蘭臺聚急觴盪幽襟冷况喻

秋樹蔡芭葉辭柯頻拏枝欲仆努力崇令名

我生亦云暮松栢以爲捺歲寒表貞固

其三

有鳥棲高樹聞是鴛與鴦雙雙遊河洲于飛相頡頏一朝失其匹哀鳴斷中腸類此擊年者懷舊不能忘毎逢良宴會歡樂翻增傷日暮罷飲歸孤鐙暖空房嗈嗈聞雲雁烈烈啼寒蛩耿介不能寐攝衣起徬徨仰視枝間月疎影散清光

其四

我家大河西五畝臨窮谷繞谷起雜樹沿溪種修竹雙桐欲干雲亭亭覆茅屋秋來柿葉丹霞彩徧山麓露零園菊滋風來松謖謖援琴一再鼓泠泠清商肅三徑今就荒場圃誰能築悵望懷故林惝怳逐蕉鹿何時賦遂初來往狎樵牧春華雖已凋秋實庶堪掬

魏嘉謨輓詩

人生命稟天百年其大畧平原試驊坐葛苴榮一壑所以古達人彭殤等爰作獨於斯人亾難遣情懷恐君自生蘭錡聰慧露幼弱純孝本至性刲股致誠恪弟昆無間言韡韡聯華萼夙好在詩書性靈悅跳瀹筆陣驅詞鋒芙蓉吐霜鍔氣概摶風鵬儀表凌霄鶴云何玉樓成遽赴修文約返魂乏異香駐年少靈藥蘭摧寧不傷玉折能無愕不朽令名垂庶用慰冥漠

貞烈女汪大姑輓章

黃鵠未雙棲高潔固無匹雄飛忽摧翮雌淚

旋折翼豈如春園鳥雙飛逐花叢一鳥彈射死復擇一鳥從莫道妾無夫六禮行已半方當賦桃夭尙須待氷泮恭聞哲人訓一醮終身齊初應媒氏求已分同盤盞金石鐫姓名寒冬被風雪動質良可銷百年字不滅妾未識郎面郎宜知妾情寧同蘭蕙焚忍作蕭艾榮一朝自引決黃泉下相見莫道郎無妻從此識妾面

二陸

風流懷二陸才名動三吳惜哉去就乖毀此千金軀獨遺文字芳乃與天壤俱荒祠掛殘陽扁舟入菰蒲采蕈薦秋水庶以明區區

舟次高郵得順風是日抵清江志喜

颶風海上來揚塵蔽絕巘岸草伏若迎輕舟疾於鳧阜午過石尤百里不能晚不見布帆前但覺去程遙謁
帝及芳辰計日抒丹懇

七言古風

燕遊集

古井行

裕州北有光武廟廟前有井覆以方亭石甃嵌側泉流橫溢俗所謂扳倒井也

炎氣銷歇祚中否紫色蛙聲亂天紀提戈伏鉞自舂陵蜿蜒飛龍來白水白水真人仁且英指揮叱咤風雲生昆陽一舉翦修鯨陣雲繚繞古方城方城仙井渟渟好天子臨之流

可倒只今遺廟俯清泉乳竇噴沫猶潺湲哀草荒煙迷舊壘斷文殘碣記當年當年天與人歸俱有數故老傳聞諒非誤君不見滹沱之河氷可渡

會公曰全首雄健起句直入更老

泰山行

吁嗟岌岌乎終南嵩少西北峙太和之高安可擬上有七十二峯之岩嶤縱橫羅列五千里中有玄嶽紫觀絳闕卅樓樹律旁宛連雲

起石勢並峻嶒奔流紛砰湃遐蹟籍仙靈姝
物貯珍怪我來夏日杖策躋雨洗山徑石無
泥郊原綺錯迤邐接嵐翠參差霧靄迷出城
漸遠路漸欹修林隱岫轉蔽虧喬杉翳日連
山碧古栢凌雲夾道垂仰矚高峯崇瓊弁俯
臨幽壑鋪江練洞古時有鸞鶴遊潭深隱隱
蛟龍見雨久新涼夏氣捐振風響葉亂鳴蟬
雛鳥自哺千年樹麋鹿長嗥日暮天暮登隴
坂行山半葱葱漸見復直覩遠看玉虛聳嵯

峨預想紫霄逼天漢玉虛紫霄前代蹟疏泉
鑿石窮力役龍樓鳳閣擬昭回汾祠泰畤安
足惜伊余信宿邛玄闕磴道千轉展齒艱攝
孤嶺前石截業根梅祠畔流潺湲潺湲下溜
掠嵓雲嵓穴人語半空聞棲真羨門茅爲屋
採藥葛洪薛作裙昨訝採奇碍逕蹊忽見天
門散朝霽石關鐵鎖萬仞垂伛僂攀緣入天
際天門上視更千盤峭壁崇墉著巍冠芒鞋
蹋破岳雲痕回首杳冥未能看倚檻少憩凌

絕頂縱目乃覺天地迴漢水遥分一綫流諸
峯盡與邱垤等少焉山腰雲如織元氣出沒
盪胸臆黃精石髓向來聞瑶草瓊葩那可識
晚棲仙觀月華侵中有黃冠抱膝吟邛以金
丹笑不答援琴示我高山音

會公曰驚句疊出

登滕王閣

三江縈帶勢磅礴五湖重襟望寥廓匡岫洪
崖並峭絕山川終古相噴薄此中奇蹟趣非

一勝覽尤傳帝子閣巍巍傑閣傍崇墉繡栭
琁題映碧落西山曉翠開畫屏南浦晴雲入
簾箔檻外長江泯泯清波濤撼蝕閣自若黃
龍青雀昔嘗聞千舳萬艘今尙泊在昔閻公
敬愛客都督權勢亦熾灼九日佳會集賓僚
列坐斂筵陳讌樂揮來作序有王生飛文落
紙綺縠錯秋水落霞筆底收聲名應許驪盧
駱余生好古苦後時捫涉常欲窮禹鑿郎事
已多黃鶴樓探奇復入椒郎郭華館豁達涼

風生、登臨能使炎暉卻、北牕時落薊門雲、西
江長鳴子晉鶴、歌舞聲散隨寒烟、金銀氣冷
貯秋壑、獨有子安序論雄、千載於今尚熀爚、誰
爲書屏臨中坐、筆勢縱放眞奇作、世間文字
存豈多、如此至寶永不朽、後人題詩徒爾爲、
翻恐疥壁宜加堊、

會公曰綺彩炫日

薊門詩稿

飲曹司寓齋次薛瀫韻

孟秋陰雨浹旬久積潦盈堦誰聚首出門我
馬惜障泥列坐主人開笑口主人磊落史籀
後少年文苑似陸九龍門家世太史公手筆
相承眞不朽朝來僉響

金馬門朝回折東青雲友踈簾清簟自眞率款
客盤飧惟二韭十千兌得酒百斛一官笑說
粟五斗三五聚訟喧棊枰數子清言佐茶臼
相看十載同襟期相對須臾成老醜祖毓呼
號客氣酣僕從促歸數被肘興劇務廚近揩

除一斟一酌日已酉擎來馬乳堪解醒彈丸
纍纍冰盤走燕山七月猶炎蒸秋風喜入宅
邊梛晚涼百壺須同傾莫言糜爛同覆甑
君不見長安七貴傾當時珮魚珥貂今在否
又不見燕市豪傑多悲歌至今相傳唯屠狗
英雄多少盡塵埃攝要據津亦何有浮雲富
貴甚不足低頭靦面顏何厚願君置此勿復
云相逢只飲尊中酒

倣李白體題劉文起昆仲庭訓圖

高陽城仲君里二難併世濟美寥寥千餘年
邈難隨淮水東流滄海注孝威庭階紛
玉樹天倫眞樂此圖中身外浮雲那足慕

樂太夫人六十

霜松二千丈、挺秀層崖巔、隆冬冰雪不改色、
高柯勁骨愈蒼堅、主人開北堂賓客趨上壽
起居八座太夫人列女傳中推節母當年榮
戟排鳴珂、朱衣翟茀耀綺羅中道無端折比
翼、撫琴自奏黃鵠歌、爲皇九苞出丹穴、毛羽

未成霄漢質茹荼教子深閨中一寸丹心皦
天日慘澹辛勤三十秋昔鬓未蒼今白頭珣
琨競爽擅國器北門學士長從侯九樹花釵
五色誥娛親牲冎春暉報豈關自曳練衣裙
常記生平栢舟操
皇家恩寵最華榮天與算疇數更盈況看烏頭雙
闕五雲裏青藜彤管揚勵萬古千秋名君不
見週甲長筵綵衣舞中秋圓月正三五
題三鳳朝陽圖

昔聞河東三鳳凰川嶽鍾靈世澤長有時雝
喈振清響參差比翼來朝陽盛事於今火銷
歇千年寂寂丹山穴縱或乘風覽德輝孤鳴
天半誰爲匹九峯山麓泖湖濱珠樹琪枝聳
入雲雲外桐陰巢翡翠天遊竹實揚清芬爭
先振翮凌千仞不數人間鶴鷺陣鏘鏘叶韻
和簫韶九成迭奏賡虞舜
御苑花繁聽曉珂火城紛簇明星河此時三鳳聯
翩入九苞異彩輝

鸞坡一鳳高踞容臺裡筐篚六籍揚墳史一鳳
騰騫領南司霜風凜烈摧鵬羽一鳳健舉摩
青天
彤庭射策高傳宣弘敷五典掌邦教羽儀
聖世相後先一唱再和聲華灼沙堤接踵聯花萼
更聽雲間雛鳳鳴三槐深處同阿閣
送康明府之任韓城
漢家三輔稱最雄延壽治績高其風千古遐
邇疇匹武英偉卓犖今推 公我憐匏繫去

桑梓珥筆侍直
明光宮見說頻年苦旱魃敫中澤鳴哀鴻少
梁城高望玉壁中流澇瀁黃河隔習俗民風
業素諳噓枯早已紓良策
金門捧檄得相於握手殷勤如夙昔琴聲鶴韻
和花陰來去雲邊看雙鳥況復甘亭是舊遊
阿翁棠樹至今留紫峯渼陂多開曠後先
輝映光箕裘和羹初試烹鮮手廚下懸魚更
何有指日鋒車向夏陽三異雙岐碑在口

五言絶句

衆遊集

李元禮墓（在襄城縣北）

荀御自多緣郭升堂若仙只今展拜者猶似登龍年

七言絶句

衆遊集

陝州道中口占

漢代無名河上公文皇曾此即垂風只今不見傳書處惟有洪流故向東

其二

人間蝌蚪漢時傳革聖遺文啟晉賢勝事於今成絶響墨池流水自年年

其三

處士風流說仲元草堂深閉似桃源汾陰微詔人爭羨不謂先生薄冕軒

四月八日風霾大寒途有披裘者

蕭颯清風夏似秋鳴條拂樹窘雙蹄行人多少憎寒者莫訝吳儂五月裘

聞鶯

誰調清簧薄雲津送入客窗字字真旅夜月明渾不寐那堪簫史又東鄰

郟縣道中望眉山墓道口占

東坡謫汝州愛其山形似娥眉故以娥眉
名及李常州命葬此山弟轍附焉
謫宦天涯與不孤娥眉聊作錦江圖山頭瑞
靄籠青塚牧豎皆能道二蘇

王喬墓

昆陽茂宰地行仙千里長安片刻還一卧玉
棺不復起徒留雙舄此空傳

雨中登望嶽臺

台在均州東北二十里遊客至此登臺望
嶽遥拜故又名　台傍有米襄陽第一山
石刻

登臨騁望說斯臺萬壑羣山入檻來天柱峯
高霄漢上紫雲繚繞似蓬萊

其二

未向紫霄瞻紫極遥教玄岳禮玄關新亭峯
色排千樹古碣高標第一山

其三

高臺獨步覓高峯烟雨濛濛宿霧重道是神
仙未可攀青山常有碧雲封

朝陽洞

洞口蒼松不計年洞中流水日潺湲踌躇未
便探幽窟徙倚巖扉望紫烟

金花樹

翠柏千株映日斜冲虛仙觀鎖煙霞遊人笑
指青林裏此樹當年數放花

復真觀

峯烟已沒廻龍觀林雨仍沾太子坡間闔氤

氳排積翠樓臺窈窕枕山阿

九渡澗

幽谷千尋石徑廻川流曾是五丁開天津橋
畔山木合日落修林猿嘯哀

紫霄宮

紫霄宮闕向蓬萊檻外晴嵐錦作堆雙沼自
留日月影寧知莫厭柏梁災（宮有日月二池以厭火災而殿廷已付灰燼）

攝孤嶺

斷續青山路欲窮。橫空仙嶠落長虹。面邊山水臨幽壑。杖履飄飄若御風。

七星樹

半嶺七杉列翠屏。干霄翳日象天星。遊人緩步青陰裏。指點雲山片刻停。

天柱峯

瑶臺跨石隨天轉。金殿凌空近日攀。萬壑千岩艮在目。四瀛八宇更無山。

曾公曰：瑤山諸什絕無蹊徑烟火之可尋

望峴山

刺史風流晉代推。聲名堪共此山垂。漢江軼事隨流水。孤嶂千年尚有碑。

曾公曰：結意仍堪墮淚

沔陽舟中

漢江昨夜靜無波。沆月貪行不覺多。風入帆檣人醉臥。雲山百里枕邊過。

其二

修堤柳岸拂朝煙。檣角風恬穩放船。見說漢陽山色近。蘇江只在去船前。

江邊汲水歌

轆轤鱗次入清波。汲水江邊共踏歌。更覆茅屋依岸檣。桔槔輪宛轉駕牛多。

觀奕

夏雲歸岫多涼生。喜聽客窗落子聲。眼底風波人不悟。乾坤只在一碁枰。

蘄州舟中望觀音閣

中流螭駕結樓臺。孤峙凌波浪作堆。即此瀛

洲瞻蜃闕。無勞海上問蓬萊。

峽江舟中

峽口山城曲抱山。層山對屹儼重關。輕舟況遇風濤便。指點江村一解顏。

大孤山

秋水澄光接遠天。中流島嶼十洲連。遊人莫誦兮鞋句。恐繫孤舟未肯前。

鬪磯

八月悲風起暮林。蕭疎楓葉下遙岑。江邊客

子裴仍薄腸斷三霜楚戶砧

薊門詩稿 越中集附

久雨 三之二

碧雲將雨到甘泉洗出烟花別樣妍聞道龍池添水色至尊親駕木蘭船

三月二十六日慈仁寺觀海棠是日大風霾

看花歲歲早春多今歲看花春早過見說海棠當院媚故隨鈴磬到煙蘿

其二

松堂寂歷世緣空繞砌雙株剔樣紅任使孳芳爭麗色猶留紫錦殿春風

其三

爛熳正宜把酒設紛披無那逐風顛片片亂堦前莫掃醉來欲藉落英眠

劉子招遊竹園余以雨阻不赴日中得同人郎席絕句依韻和之

不到郊園又幾時竹蘿垂戶無人知何當拄杖開三徑把筆閒題漫興詩

其二

門外驪駒西首時佳期忽阻媿交知近郊茅舍翻成遠出郭烟雲併是詩

其三

良遊獨後悵違時萬事中年懶自知杜甫衙泥今未果浣花鷗鷺笑無詩

其四

柳塢荷塘正夏時水簾冰簟遜相知做筵高

閒元無暑寄興烟霞仗有詩

其五

山園盛夏似秋時人世塵囂總不知自有茶瓜能款客況多花鳥共吟詩

其六

咏花吟鳥趁芳時白水蒼山是舊知高葉下風頻入席片雲拖雨故催詩

其七

細雨林塘日午時遊人新咏遺緘知年來好

事推劉二。可詫當筵不賦詩。
其八
西山宿雨已旬時。河水新添郄未知。簡懶應
收任氏釣。嘯歌眞慕阮公詩。
其九
萬竿修篠納凉時雨色涓涓更可知安得琹
樽偕七逸披襟列坐共題詩
其十
碧梧雙樹雨過時。瀟灑清陰人未知。爲問登

高能賦者。書簾可有洗桐詩。
戲陳象山納寵 其一
纔渡銀河漏已殘。佳期未許暢幽歡。生憎阿
母燈前伴。小立蒼苔偷眼看。
其三
從來醫酷本無方。病後君家是季常。兩兩小
星相見嫉。較於一處更難量
送王青巖太常致仕西還
鶯花二月滿城春酌酒題詩餞故人明到故

鄉儕輩少清溪丹嶂好爲鄰
其二
綠樹高齋架女蘿。散衙無事許頻過。彈琹遣
結枌榆社。杯酒年來自足多。
其三
劉向抗言方去國文園謝病早歸田天涯蹤
跡憐知巳好會多從别後捐
其四
先生雅志慕耕漁未老長辭卿士車綠野松

篁臨渭上幾時重訪晋公廬
從獵口號
蓮燭金紗簇簇齊宮槐籠曉尚凄迷景陽鐘罷聽殘漏萬馬銜霜
不敢嘶
其二
閶闔傳符啓九關一聲
清蹕駐南山虎賁先導三千士天馬初離十二
閑

其三

爛爛

龍旂捧

日旂從臣遥認赭紅衣

天王清曉親弧矢初合今冬第一圍

其四

的皪金鏃墮曉星晴天霹靂應兹聲風毛雨

血燕雲在未要草間狐兎驚

和上京寓直書事

烏桓落日稍沉西南極青山女堞低馬谷夏

泉經雨漲龍堆秋草拂雲齊

送宋牧仲太宰

予告歸旋

風流開府重江天。惠露霑濡十四年。當日吳

儂渾未解。却從去後說公賢。

其二

家鄉峻望領曹司風月執從窺燕私小草妒

容忝末議滕花深院幾追隨

其三

魚麥堂開

寶墨新西陂風物迥含春瀕行更得

君王寵四韻

親裁餞老臣

其四

尚書策馬去金臺。夾路都人祖帳開。莫訝據

鞍眞矍鑠。須知欵段是龍媒。

丁亥至日

賜硯恭紀

南郊禮畢仗初回

中使傳呼

賜硯來十數鵷行齊

闕謝奇珍捧握勝瓊瑰（是日拜賜者尚書四人侍郎十二人）

其二

松花融結堅貞質塞外誰憐抱璞情一自

宸遊親拂拭遂令片石價連城

其三

天然佳致本㞐中良匠規磨製更工八字銘
言同典誥奎光常映雲窗紅御銘以靜爲用是以承年
其四
曾因
內直窺
天藻憶在詞林拜
賜多最是硯田稱獨湛十年四得奉
恩波官翰林時已三蒙賜硯
送人守揚州

新承
龍湛拜
天書坐見東南民力舒省事更如歐永叔從教官
舍似僧廬
寄懐喬南
侍郎日向紅塵老。開府還看七十翁。記得故
鄉風雨夕。青山碧水兩心同。
邯鄲道上和蔚州司冦原韻
枕中幻境勝于醒一世勲名一飯成堪嘆征
人渾未覺翻從夢裏笑廬生
其二
人間大夢幾時醒擾擾紛紛有底成莫向夢
中添一夢又將因果悞來生
其三
世緣拋盡是眞醒總欲長醒夢又成從古幾
人稱羽化空談佛祖説長生
其四
終日學仙終未醒百年易盡道難成黃粱即

是金丹粒須問吾爐熟與生
其五
至人無夢亦無醒自在工夫自在成嗟我十
年六過此風塵俛仰負平生
馬蘭峪主人方至屋余詢其故將納媳焉戲
贈截句
方整蘭房待鳳居欵來投宿老尙書新娘定
是宜家女生子當乘駟馬事
維揚公廨紅梅中秋後忽放二花漫成斷句

末首崙賸穆公

漫道陽春換物華。中秋纔過見梅花。如何天
賦冰霜骨。却與西風共一家。

其二

瀟洒最宜三二點暈流紅玉更標奇不知誰
作催花使先放江南第一枝

其三

淡香疎影韻偏幽。東閣吟詩憶勝遊。昨夜羅
浮清夢穩。預邀春色到揚州。

其四

葉尚青時花自紅。開窗靜對一簾中。莫將藥
圃繁華擬。金鼎調和屬上公。

趨庭

二十年前江上亭。趨庭方喜在弱齡。如何引
鏡看華髮。輪却江山依舊青。

題王㳙瑚少宗伯秀甲園

恩幸圖 時予叩恩蹕

海上朝霞擁

禁闈九峯晴日麗。郊扉扈遊只在
和鑾後親見
龍旂入翠微

其二

凌晨
羽衛已森森
清蹕俄傳秀甲臨。夾道歡呼齊蹈舞。人人爭說
荷
恩深

其三

昔聞韋相樊川業。昨見南宮學士家。坐久
天顏增喜悅。親揮
寶翰署蒸霞

其四

洞壑一留黃竹詠。松門長日紫雲封。臺邊莫
製登高屐。山外應添
駐蹕峯。

新進童生母死求詩

門對青山染雪霜。當年節操比姬（紀伯姬）姜（共姜）。
劇憐稚子辛勤久。家祭新聞半藻香。

正月初三日

南書房

賜硯恭紀

絕過正元歲籥新
九重優詔集詞臣
乾清門外多時立旋聽傳呼入
紫宸

其二

昨夜奎光映上臺
深宮宣賚徧鄒枚自慚珥筆曾無補墨海空擎碧
玉材

其三

膚理精瑩翠綠勻方圓成器式尤新爲因采
斷隨良匠碧尨澄泥未足珍

其四

傳聞玆石產龍沙璞玉山中人未誇（石產松花江土人未嘗爲硯）一自
翠華臨御後遂令聲價等閒加

其五

從容退食出蓬萊六十人同拜
賜迴瑞氣葱葱黃袱裹綠雲朶朶自
天來

其六

儒臣頌
賜隨元老（賜硯止及閣相未徧六卿）

昭代恩輝駕盛唐明向玉堂還再拜（有旨赴翰林院謝恩）
爭裁錦繡製華囊

其七

綗書每伴青鏤管作賦能添彩筆花顧我無文慚
屢造徒依
玉几望光華

其八

爲鐫
御製字當頭（硯有康熙御製四小字）常有雲霞繞案流清

賞若教逢薛稷不應但拜石卿侯
其九
去年臘日拜
恩頒十二月二十四日蒙恩賜御書朱子詩又賜御製詩今歲新
恩逮早春爲檢琅函繙
賜帖一句三錫荷
深仁
其十
娟娟片石重連城。皎潔還同校士情。携遍江

南桃李地。好將砥礪共諸生。
任公釣臺
美名少日重南朝守郡從容樂事饒留得釣
臺遺蹟在梁臺初建已萍飄任昉少日謁蕭道成云我得志用卿作騎兵道成建臺後便作天子也義山咏任昉詩曰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橫梁台初建應惆悵不得蕭郎作騎兵
枕漱亭
許貢生所築近釣台呈辭中不敢求詩然
刻中查夏重二絶句一任公台一枕漱亭

始信芙蓉黃山二峯名聳處尊杜詩西岳峻嶒聳處尊詠茅
近傍昉溪村枕流漱石多幽意杜詩看君用幽意莫
作荒唐洗耳論此生姓許
恭謁 仲夫子廟
仲廟奉祀生索題率筆應之
棟宇高臨泗水衡升堂劍佩自從容堦前翠
柏森森出勁節高於鳧嶧峯
渡江天望江天寺
驛路揚舲下潤州嵐光樹影落中流山川莫

笑人非昔一別江南道四秋己卯典試越二年督學
過殿臺口占
曾持使節向江干雲裏雙峯馬上看此日長
清山下路十年前又老容顏
其二
天門東望碧巑岏日觀晴嵐一舍間仙境人
寰原咫尺幾時乞得此身閒
題吳筆帖式小像
數株疎柳倚雲栽驛路帆檣穩放開更篤小

舟臨岸圃渚蓮折得一枝來

題星士沈小像

尺面差强七尺軀法天象地亦非迂下簾何
待錢盈百一卷黄庭足自娛

憶拈臺舊句有感

憶昔
徵書下渭川南征旋著祖生鞭他時已嘆朱顔改
慚愧紅塵又八年

四賢祠

唐侯六井利無窮蘇白風流遺澤同誰似西
陵林處士湖山真作主人翁

岳武穆忠烈廟

休將往事細評論漫讀殘碑慟一門南渡衣
冠誰好在蕭蕭松檜此常存

吳江舟中

洞庭遙翠麗朝暉蘆荻沿溪晚稻肥最愛江
南風日好凭欄不見點塵飛

黄耳冢

內史祠荒殘碣雨黄門書冷半堆雲寥落一
鶴誰弔古漁鄉烟景客平分

崇素堂詩稿卷之一終

崇素堂詩稿卷之二

五言律

豢遊集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印

早出易田庄

日出東山巔晨曦霽嶽連晉雲籠遠樹秦嶺
漲寒天雨洗汀葭嫩風揺岸榴妍蒲津看咫
尺攬轡蹋蒼煙

曾公曰澹遠

出關見西鳳流民尚有歸者

嗟爾離鄉井妻孥到處携招徠煩
聖主復除徧災黎襁負歸何暮雲山望轉迷今朝
河畔柳咫尺是關西

東韓城

数日深山裏豁然見大川錦屛分叠嶂洛水
渫清漣稻雨青連陌麥風浪湧田畯從歆岸
步沙渚曳雲烟

其二

初夏辭韓邑歷旬復此城少梁殘照裏回首
暮雲横分晉人能說弁秦氣未平只今商洛
水猶繞舊垣鳴

曾公曰前首起句佳次首三四佳

次內埠望五峻山

朝雨增山翠嵐光晚更踈數峯天際盡一帶
日邊霞田漑伊川遠鷗翻汝岸斜野吟憑斗
酒乘興自無涯

曾公曰俊逸多姿

贈襄城令劉豹南

地近高陽里城臨汝水濱聲名元禮匹政蹟
太邱倫屛列千峯翠花深百里春客身逢世
好聊得奉清塵

過子路問津處

在葉縣北二十里傍有沮溺墓

寂寞黃山下蓍叢湿水濱當年悲遇合異國
嘆風塵岐路誰知已迷途苦問津至今雙塚
側古碣尚嶙峋

宿南陽离寺

宛城南郭寺紺殿俯流泉門外千家屋䍠邊
萬估船沙明熖照接野濶暮雲連坐待谿風
起相思惠遠還

會公曰寫郊外之景宛然如畫

偕薛六表兄雨蒼内兄納涼白水
科頭臨石岸躶體俯清漣雨足連荆岫雲峯
入楚天泥融巢燕下沙暖海鷗眠坐久塵蹤
寂花香小徑穿

浴白河

白水氣氛氲清光徹底分日沉粼浪彩沙細
印波文浴就蒹葭處人偕鷗鷺羣中流吾有
曲點檢付桐君

會公曰輕儁有致

宿石鼓閣高楼
旅夜高楼上江聲雜雨聲谿流過枕暗簷溜
落牕明客憶荆門賦歸懐錦水情來朝山徑
仄頻起候陰晴

約諸子遊習池不果

昔聞杜甫里近在高陽池勝蹟懐山簡清歌
擬接䍠江邊亭自古客至酒頻攜雨過南岡
暝艮遊悵有期

約臧嘐亭先生黄硯芝中允七夕遊洪山寺

是日硯芝先發鄂渚因不果

獻卿驄馬貴叙度玉堂尤共是三湘客同譚
七日秋看山頻躡展作賦擬登樓嘆息仍分
袂招提負勝遊

七日送雨蒼内兄西歸

侶遊千里外分袂忽匆匆擬洗匡廬月先辭
鄂渚風子歸逈塞鴈余住待湘鴻今夜看靈
漢相思兩地同

黄州望赤壁眘山祠

遠謫臨江渚幽情洽薛蘿雪堂朝命駕赤嶋
暮停舸地逐名賢勝山因觴咏多客遊遲素
月艮夜發清歌

廬陵懐古

峯翠連荊楚江流接貢章緑洲猶白鷺玉笋

失金相雲掩朝霞閣苔深六一堂無人詢往
事臨眺意徒長
會公曰風調斐亹
飲黎戎李懋功四桂亭
方亭連暮起叢桂倚雲栽近戶香風入臨池
綠影堆寒英爲菊聘金粟候蘭催芬馥期秋
半還傾月下杯
聞雁
何日辭溟海圖南向五湖雲中頻嘯侶塞外

遠將雛去就銜陽息來從渭上迂客愁還對
此鄉思不能無
會公曰起結並佳
登左蠡山
當年酣戰地遺廟在山巔垓下與亾定康郎
忠烈傳滄江看凛慄孤嶼自高騫惟有彭湖
月曾爲照凱還
會公曰悲壯
彭湖月夜望五老峯

彭澤寒星爍匡峯夕霧收湖光連月迥山翠
入波流白鹿藏書杳青蓮精舍幽臨風懷二
子凴眺寄冥搜
舟過石鐘山
數日煙霞裏看山此更奇懸崖真斗絕卧石
似鱗差洞古臨幽壑樓飛枕綠漪舟過頻眺
望逸興擬峨眉
留別同年金會公
十載青雲友

金門待詔時連鑣趨玉署攜手上蓬池君有田
園樹余懷屺岵悲相看千里外尊酒細論詩
其二
去歲南來雁裁詩寄數行今朝東訪戴離思
話三湘坐擁縹緗帙齋懸風雨牀不堪秋月
上孤影又何凉
樊口懷古
瀟洒黃州監風流獨擅名往吟懷謝朓新釀
就潘生古渡蘆洲在荒亭山月明淒凉千載

後客過扁舟横
會公曰簡潔似唐人
重九前三日陶才先送菊四盆詩以謝之
南楚霜猶早東籬花自開羡君三徑種遺我
數枝來物候江天改鄉闗夢裏回九秋餘幾
日惆悵欲登臺
會公曰三四何等自然
九日咏菊
獨有離邊菊重陽滿意黄移從彭澤徑摘泛

龍山觴縈緑亭亭上寒英細細香故園秋色
老爛熳自成行
會公曰結句輕雋
薊門詩稿越中集附
奉和
聖製幸 闕里詩
聖主崇文教
親登 鄹氏堂
尊賢留

御鑑
灑翰賁 宮牆 魯殿榮光满 尼山
寵澤長千秋昭
盛業道德翊
垂裳
奉和
聖製閲河隄詩
法駕廵虞甸宣房憶漢宮負薪憐卒困沉玉念民
窮版築隄防固疏排輓運通安瀾應計日月

手詔
天功
張太先生鄉賢詩
國典橋門著鄉評月旦公長吟孝徳傳猶見古
人風漢代遺經出周南太史同至今草閣裏
銘牖徧西東
陳荀少之任臨湘
邑近岳陽道江濤晝夜鳴大雲連楚岫皓月
湧湘城夢澤三春雨巴陵萬樹鶯彈琴粉署

程還並太郎名

贈少司成

萬國同文日成均多士儀學真爲世用師豈
以名推鄭穆崇經術陽城先孝思古風猶未
遠大雅在今茲

雨後宿興隆菴

山下興隆寺浮煙翠且重雨餘留晩照雲去
見孤峯新月綠聰竹寒風逐澗松詰朝輼輅

發兀坐聽晨鐘

清明二月二十五日

絕罷枌榆社碧桐看又花閏餘催物候過半
惜春華新火
天廚賜濁醪近市賖今朝楊柳色青翠故園誇

上巳日　大司馬李老夫子招遊郭西楊園
命賦五言詩限蘭亭流觴四韻

西郊開杏壇祓禊采幽蘭樽酒逢三日良遊
並二難駿停臨曲水鳥語逐廻欄滿座春風
裏歌吟禮數寬

諸生問字處老樹立虛亭雅屬林泉興渾忘
少長形柳深斜拂檻竹翠列當屏更上高樓
眺羣峯萬叠青

古石著苔積寒泉繞郭流垂軒低舞燕接葉
暗鳴鳩覲劇雄千古開筵聚百盃招攜風雅
客握手是年求

永日修春禊興闌更舉觴清歌來綺席妙舞
度幽篁流水穿花細啼鶯繞樹長淹留耽野
趣歸路接斜陽

送參知韓之任高密

茂宰分符地營邱祖烈光城猶萊子國俗是
鄭公鄉花植膠河徧琴攜北海張垂簾消永
晝應有四知堂

送神道嶺趙遊擊

久茂師中績新邀閫外榮時清袍鼓息山靜
獵騎鳴松月澄蓮幕谷風厲角聲與求登眺
處饒有庾公情

首夏紅藥初放滿一韓招遊豊台集王相國

園亭

清和方首夏郭外已春殘賸有豐臺約言追艷友歡吐芳初散藥布繡恰成圍野圃傳香遠名花一路看

其二

穠李春前發夭桃春後催欲留春意任獨待炎風開別墅芳菲徧連畦綺繡堆廣陵卜相後此地又重栽

其三

園亭晴望好列坐共憑欄左右香風入縱橫綵色縈翠深千葉合紅客萬花攢曲徑尋溪轉留連野興寬

其四

幽賞渾忘倦歸途意轉奢聯鑣青柳陌攜手赤松家地僻塵蹤淨樓高塞日斜興移隨處歇次第酌流霞

哭亡叔

杖策何時至來書徒爾云（叔有書云今歲謁選來京）悼亡絕有作遺勅又相聞（三月初旬嬸病歿叔痛絕越十餘日而亡）壽爲多愁促恩從一別分失依憐幼弟痛絕意如焚

昔年遊宴地屨杖每相從不復偕中散猶聞命仲容傷心成往事注目盡離踪却恨微官縳追攀不再逢

哭亡伯

老去心猶壯逢人寄遠音方期車北上乃見日西沉（去冬書云今春由保安上京望余兄弟）寧有周磐夢應傷子敬琴（叔疾劇伯省視知不起遂感疾叔歿一痛而亡）幅巾和布簞遺令不堪吟

舊痛方踰歲（仲伯以去年四月卒）蕭條諸父存豈知連棣萼相繼入泉門容物當年憶松楸到日捫此生眞隔世何地更酬恩

七夕過鶴皐寓齋

天上佳期至人間爽氣清涼飈迎素節踈雨灑秋聲泛渚槎全沒填河影不明今朝吳季子百斛待方平

其二

好友招邀曾先期客自來劇談忘爾汝幽徑絕氛埃不似日中腹同傾月下杯坐邀銀漢出遮莫玉山頹

飲鶴羣寓歸馬上有感

禁旅連朝發北征霜塞秋深閨忘綺節思婦罷針楼綵縷寄禁別金梭不攪愁但令歌凱至此夕復何求

送史蘭暑之任臨高

使君乘傳去幾月到毘邪遠宦寧爲苦清貧自可嘉瓊山多寶玉瘴海足煙霞勝有觀潮樂琴樽興不賒

九日集崇效寺限重陽登高四韻

古寺寒郊外煙霞積翠重地偏棲野鶴客到倚雲松縹瓦蛛絲絡雕櫳蝸篆封昔人遊宴處猶見碧紗籠（堂中靜觀二字爲王覺斯前輩所題）

狂客攜琴至孤桐奏嶧陽龍飛音杳渺雁落影回翔（時靜紫攜琴偕紐山人共彈）涼葉疎槐下寒花細

菊香曲終日晌午列坐就壺觴

香閣看疎豁偏宜九日登檻前低度鳥樹抄俯懸藤景落修廊暮霞明遠水澄了然清淨理秘藏有傳燈

酒酣思藉野戶外更憑高松古生青蘚林深長碧蒿清渠緣菜圃旁舍市村醪爲愛田間趣淹留興頗豪

立春感懷

十載京華客獨吟悲早春琴書聊永日簪組

媿謀身隴樹愁中遠關河夢裏真鄉心將柳絮搖曳歲時新

疊前韻

後歲看今歲今春郎去春百年流水趣萬古轉蓬身柯夢由來幻丹書向未真止須頻貰酒莫負綵花新

送許孝齋（直隸道原霸昌道）

讖句承流久明刑耀俊才

恩綸天上落憲府日邊開列戟秋霜肅褰帷春雨
來坐看沉貫索福曜接三台

寄懷夏津徐明府

齊魯多名尹獨君擅令譽常聞空案牘自愛
擁琴書詩律老逾健官情拙故疎懷人如有
句慎勿惜雙魚

新霽集寓齋後薛澂用山濤秋雨韻見投二
章疊韻奉答末首戲贈王許

冠蓋凌晨集露濡小徑通人遊千里外交客

十年中世路浮萍似光陰逆旅同但來須縱
飲瀟洒共吟風

其二

久雨晴尤好虛牕爽氣通蟬吟煙樹杪葉下
露梧中學彥三吳集清言兩晉同坐看新月
上枕簟入涼風

其三

許生真博奧王子復淹通調寄秋聲裏歌翻
白雪中（雨中王許以填詞相酬往復至再）一時門巷接常日

酒筵同誰識金臺客居然洛下風

送祝喻存落第南歸

塞雁秋風裏看君匹馬歸葩流驚彩翰霞舉
羨清輝抱璞光猶掩投珠願重違無言戢羽
久會見五雲飛

送福州守石樸菴

琴鶴携遊久高名借海疆風流今召杜事業
漢龔黃荔樹江邊麗榴花洞口香公餘臨眺
處勝蹟是甘棠

送解玉橋表兄之任新城

將檄西南指故園得意過河陽新剖竹賢里
借鳴琴路自吳江遠山連楚岫多賊湖秋正
好臨眺發清歌

夏日

西苑入直次桐城院長韻

禁苑連
西掖長橋帶碧淨菰蒲綠岸密菡萏出波深別
有林泉致殊忘寵辱心侍臣分直入臨眺發清

吟

其二

薹樹景悠然陪遊侍從偏含香迎曉漏拾翠
踏晴煙鳥語藏堤柳花陰蔭石泉雨餘朝氣
爽遠岫列堦前

送鶴峯　假歸

薄宦庭闈隔艱難憶惠連遠迎慰佩至親奉
板輿還碧樹迷秦嶺白雲蔽嶽蓮渭津橋倘
過歸騎似昇仙

其二

與汝同爲客汝歸余獨留分襟連雁影投轄
緩星郵去國燕山暑還家隴水秋相期花再
發遲爾

鳳池頭

再過竹園

初夏曾遊地重來數月過幾荷紅委沼修竹
緑垂波山靜蟬鳴急林深鳥語多夜來渾不
寐流水震巖阿

除夕修子席上分韻桃符

三陽初改律萬井一時春鍋字泥金帖靈符
刻木新書雞傳比屋懸索接重闉舊俗軒皇
採寧論癸與真

其二

斷梗東園剏盤根度索存祛除因巫歲守樂
故當門鬼智莊生哂（莊子插桃枝于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星精漢典論獨憐楊子宅寂寞謝司
閽

寄懷蔣坦菴

秬糗紫桑侶嚴眉四體斜莠從觴菊處許和
採芝歌嗜古遺榮入歲年受益多不知分袂
後適興更如何

出居

亂石妨車轂深涉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聞
日東西側脚柴荀短平頭土舍低山花而三
樹笑殺武陵溪

上都

出塞行瞻日遶
朝喜近天
離宮開苑囿馳道絕風煙瑤水
巡非遠崆山
歷更縣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其二

昔建寰中業初開徼外山雉城平兀兀沙水
淨瀠瀠朱夏
宸遊正濟秋武衛開明陪文學乘空愧髩毛斑

其三

幄殿層雲障轅門積雪峯奇鷹皆戴角
御馬盡飛龍瀚海將
臨幸云亭望
陟封青邱大羽獵有事待玄㐬

題張曼園小景

嘗愛吾廬好柴門枕澗阿雙桐嵐霧重萬竹
翠雲多鷗鳥還來否夭桃近若何故園經久
別對此發長歌

送崇安令王琴伯

瀟洒西京客裁詩賦遠遊匣琴移瘴海投驛
入蠻陬嶺界江天澗雲藏洞盤幽梅亭饒勝
跡暇日寄賓撩

莘鷟湖先生　崇祀鄉賢

祀典誰堪副
先皇侍從臣中朝聞國論南土聽輿人峻望欽山斗
清風拂藻蘋泱泱鷟水畔尸祝自千春

九日無菊

客館逢佳節寒江菊正花不知塵市裏開向
阿誰家欲把頹齡制頻將濁酒加危樓一登
眺秋色浩無涯

扈從吳山

胥山形勝地
鑾輅數經過雉堞排雲近嵐煙入市多椰深湖
共碧潮靜海無波臨眺
宸襟暢盈疇見美禾
三月朔日恭遇

聖駕於
御舟傍見白魚
鱗旋紛難測白魚種自殊粼波銀作甲依藻
雪爲膚潔欲欺汀鷺光能掩夜珠泳游如有
意只向
御舟趨
聞
大駕幸江南
天子幸淮東歡聲萬里同

龍旂佳氣合
鳳舸瑞烟籠柳爲迎
鑾綠花因結綵紅臣民爭獻
壽拜舞共呼嵩
聞
上與廷臣論三角算法
歷象垂千古天文祖帝堯歲差時有異日至
數非遥三角爲規畜一行得算饒微言經
睿鑒精義日星昭

恭和
聖製上巳日微山湖口春雨大沛志喜之作
天子幸江皋勤民不惜勞瑞烟籠
羽蓋新雨漲漁篙
聖德今懷遠
神功已奠高小臣叨侍從嵩祝傍艫舠
三月六日雨雪
上傳問農夫有益否恭紀
鸞輿行幸處每自念三時銀霰隨

龍馭煙霏濕
鳳旗嘉禾方慰望
清問正疇咨快覩豊年瑞吟成獻采詩
哭同年友
西清問字處三十四年過壯節存康濟初心
洽薜蘿音容猶在目薤露忽聞歌嘆息斯人
逝懷愉竟如何
送暮見曉歸吳門
當代衣冠胄如君濟美難弟兄森玉樹父子

籍詞墰行橐留封事貞心歷歲寒言歸方五
十更覺
主恩寬

徽州郡守詩

坐嘯三鄣迴（有三天子鄣）心閑政自平（唐詩爲政心閑物自閑 漢宣詔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衙
臨黃海放春向昉溪行（昉溪任中丞行春地也）人有披
雲喜（晉人云見樂廣如披雲霧而睹青天）農皆帶雨耕新安江
抱郡一飲欲同清

賦得芳氣有無中

名品傳西蜀幽香致自殊因風飄處有當檻
折來無露洗絲迴嫩蝶飛韻不孤昔時清賞
客評論未全符

舟過金山恭和
御製江天寺之作

中流方鼓楫縹緲見孤峯俯仰江天碧参差
殿閣重僧來寧乞佛帆過忽聞鐘還憶趨庭
日風塵老壯容

其三

江心擡首望突兀涧晴峯塔勢涵天遠嵐光
入水重香雲藏古寺翠靄出疎鐘自笑風塵
客山靈可見容

其四

中流誰砥柱挺秀甲諸峯檻俯濤聲壯牕含
樹影重龍吟清梵唄漁唱起金鐘高碣留
宸翰青山益有容

九日王薛澱招遊陶然亭次樹峯少宗伯韻

盍簪逢菊節車馬薄林皐短圃場登稼荒邱
器在陶煙消塵市遠雲度塞鴻高喜對王弘
酒清樽勝百牢

崇素堂詩稿卷之二終

崇素堂詩稿卷之三

七言律

晉遊集

渡三河口

洛渭東流此入河朝宗遠滙衆川多黏天駭浪關門洞撼地驚濤砥柱過估客櫂聲隨去岸征人飄影上停舸中流極目烟霞裏秦晉雲山入掉歌

潼關

潼津設險扼秦中迢遞河山地勢雄河帶洪流曲抱郭山銜粉堞半凌空關前黛色崤函接天際煙波洛汭通

聖代車書原一統豈煩鎖鑰限西東

會公曰雄渾

次靈寶登真武閣

巍巍高閣枕巖阿秦晉山河指顧過大谷平分潼塞險洪流遠逗禹門波風來檻外紅塵寂樹近闌前紫氣多憑眺徒增懷古意媿無椽筆盡搜羅

硤石驛

驛路崇岡疊海濤煙痕冉冉接蓬蒿穿雲熊耳雙峯峻度嶺羊腸萬仞高疲至有時休草舍興來隨地酌村醪征人雅意尋山水暑雨炎風未是勞

會公曰寫景如在目前

汝州溫泉

崆峒山底見溫泉水殿流杯軼事傳玉沫縱

横看冉沸星濤上下似珠圓寒風不入池邊草暖氣常籠檻外田見說神湯能愈疾聊依清沼掬輕漣

遊南陽東寺

早從南寺過東寺却見溫河入清河勝地廬簷交玉樹人家負郭半煙蘿十方院敞天香滿千佛閣明慧衆多老衲邀余雲外賞便令塵慮淨懸波

南陽午日

採菊昨年逢客舍浴蘭此地又僊篩佳期多
向愁中過離思偏隨夏日長僧院榴花紅自
好郵亭蒲酹綠誰觴遥知兒女深閨戲綵縷
爭懸艾虎香

雨後發板楂店

雨濕茅簷永夜淒平岡細路半成谿肩輿屢
滑紆荒徑征馬頻嘶惜障泥伏草蛙鳴幽澗
側遶籬犬吠小橋西行行乍見嵐光爽薄暮

煙深望又迷

玉皇頂

嵯峨怪石俯山家上帝高居列彩霞他嶠龍
鱗盤栢檜瑶階珠樹種枇杷窺人有意簷前
鳥夾路無名嶺際花且就蓬壺營少憩一飧
蔬飯勝胡麻

曾公曰發音赴節如振玉之瑯然

滄浪亭

滄浪亭子漢江頭石勢參差水面浮倚客涯
磬尋勝任幽人履齒愛山間鑑鑑不[illegible]千年

寒松栢高依百尺樓日暮中流凭眺望恍於
海上見蓬邱

太和絕頂次石壁韻

萬轉丹梯萬轉山層山歷盡更躋攀諸峯羅
立青霄上一柱高標碧落間金殿煌煌連帝
座玉階縹緲俯塵寰登臨何幸逢朝霽倚杖
凭闌一解顏

遊南巖望太和次石壁韻

朝辭天柱步晴霞路入南巖景倍嘉危檻紆

廻青嶂側陰崖掩映赤松家棋亭仙去常留
局椰樹香飄故有花回望太和元氣合高峯
一半著鉛華

舟過龍山嘴

輕舟已過龍山嘴宿雨仍留亂石灘夾岸峯
巒排翠色中流砥柱激清瀾搖浮漢面同萍
梗山逐江帆似羽翰回首均城何處是太和
風隔碧雲端

舟次安陸阻風

經旬山徑長愁雨數日樓船又苦風夫椊白
隨波上下危檣不逐浪西東客星江漢嗟留
滯興國瀟湘望遠空郢曲由來傳白雪清歌
聊復羨巴童

泊馬艮書事

曉行風岸暫停橈繫纜荒村日又斜一帶雲
林山上寺數椽茅屋野人家釣鰲巨石江流
峙蹄犴兒童楚語譁野立長堤聊極目莆門
落照接煙霞

會公曰三四詩中有畫

登黃鶴樓

層樓鈎衆接雲平舊是吳王夏口城江漢濤
聲來幾席風山色到簷楹千家樹逐朝煙
合萬估船依落照橫日暮臺前看潮月清光
一帶漢波明

會公曰已括登臨物色

和鶴峯弟立秋日過余武昌寓中留飲之作

時鶴峯至自長沙

星沙昨夜扁舟回彭澤鄱湖幾洗杯帆過匡
廬懷李洞路經嶽麓弔鄒台三年別緒今同
客千里塵顏此暫開忽聽蟬聲吟樹杪秋江
竹看雁行來

疊前韻送鶴峯西歸余下潯陽

秋風江上片帆回解纜臨岐共舉杯相背檣
烏辭楚岫同羣旅雁憶金台均城郊外寒山
峻時鶴峯由均州反商洛星渚灘頭翠嶂開去住俱饒
形勝地艮遊翻自異鄉來

庾樓懷古

庾公遺蹟徧江州日暮淒涼見此樓舒嘯孤
台臨舊壑潯陽九派咽新流荒階草合人蹤
少古屋煙深鳥語稠惟有匡廬新月上江山
勝概一總收

會公曰庾樓詩有悠然不盡之意

甘棠湖

李渤就湖築堤民不病涉故名

甘棠湖繞定江西遺愛千年尚有堤塢影遠

標青草岸漁罾近傍綠楊溪編籬竹翠隨門徑夾路槿紅趂馬蹏遥望南山秋色爽嵐煙雜雨忽淒淒

會公曰起句似唐人

東林寺

招提勝覽廬山傳結社風流憶昔賢擲筆峯頭看覆業虎溪橋畔聽潺湲荒亭遺像猶三笑碧澗循階伺六泉日暮西林陰雨合娟娟墖影入雲煙

歐蘇亭

在圓通寺

凌晨呇霧鎖高峯緩步雲林叩慧宗石耳自垂千仞壁女蘿猶蔓六朝松堦前綠樹穿囬細門外青檣蔽日重惆悵荒亭餘故趾何人椽筆動遐蹤時臧喟亭先生有詩

章江晚泊

孤帆利涉日西傾天際浮煙島嶼平雲淨斗墟分列象光含斂氣辨豐城遥山翠色千重鼎近浦漁燈一帶明烏鵲失棲猶繞樹江邊鼉鼓已嚴更

中秋泊舟南昌是夕大風雨

西江落日扁舟橫風雨蕭蕭旆浪鳴吹月不聞南郡樂觀濤似近廣陵城客牕合許中秋晦孤影羞教午夜明寂寂寒燈聊對酌愁顏衰颯已如醒

吳城望湖亭次臧喟亭先生韻

萬頃波光檻外看朝暾藹藹貯氷盤青山繪

岸成奇賞雪浪浮天付浩歎幾處帆檣來碧落數行雁序入雲端淺秋賸有觀濤興鼓楫中流不謂難

重九前一日喜遇姚綏仲編修置飲寓齋有作

記得青門折柳詞送君愁對向南枝蓼莪曉口旋增戚屺岵商山僉有悲艮馬忽從千里外相看俱過少年時由來聚散渾無定且擬霜葩入酒卮

其二

走馬蘭臺憶昔遊嫐將名利負丹邱十年底事真成夢千里孤征夏復秋狂士煙霞成積癖故人風雅寄寘摟相逢莫厭重陽酒乘興還登庾亮樓

重九後一日文石濤檢討招同姚綏仲編修飲黃鶴樓

登高須有重陽約客到重陽轉畏人萸佩已殘仍泛酒菊花雖苦更遲賓元之風雅欣連

轡與可清芬愧接茵此日倍遊秋興逸郤疑亭樹是霜鈞霜鈞與可亭名

其二

黃鵠磯頭黃鶴樓負山枕堞俯江流樹烟猶帶晴川閣草色全迷鸚鵡洲百頃波光含夕照數行雁序入深秋凭闌莫謂登臨晚满目雲霞侍紀遊

薊門詩稿 越中集附

送姚聚中

郭外春深草色萋雙柑斗酒聽黃鸝客遊薊北雲霄路家在江南桃李蹊賦就三都還把筆書從太乙已燃藜殷勤握手斯須別
上苑期君驟馬蹄

九日祖園次王薛澱韻

勝侶欣逢聚
帝鄉相攜九日試萸囊幾村野樹鴻黃葉一帶煙雲鎖碧峯菊樽中新菊酒望荷亭畔舊荷香朝來遊此懽無極落帽風前興未央

羅封君八十 其二

閑庭吟詠樂林泉八斗才華喜象賢膝下鳳毛天下士堂前鶴髮地行仙綵毫寄與揮千紙青史傳家手一編攜得
黃封還介壽承
恩正值
賜緋年

杜少宰尊堂太夫人七十

小春漸轉一陽天此日華堂啟壽筵象服起

居榮八座鳳毛卿月典三銓婺星天上逼南
極賢母人間頌大年應有堯賓
中禁出一庭舞綵最翩躚
民部高九臨差滿囘
京
名閥才華蒲
帝鄉早從蘭署試含香民曹領職持籌切東國乘
傳
寵命彰花影移來朝得句船聲停後夜飛觴政成

已致
褒書美喜見鳴珂到
九閶

大司寇魏年伯榮歸

抗立千尋臣節巍忠貞久已徹
宸扆直聲自足方唐魏雅志何難繼漢韋
聖主恩深頻眷戀老臣年及倍歔欷長安祖道看
垂橐琴鶴詩囊司寇歸

甲子冬十二月十三日

乾清門引
見恭紀　和韻

閶闔平明開曙輝鵷行次第嚮
宸扆爐煙飛處雲霞麗
天語宣來姓字微
金闕曉風垂委佩
玉階霽雪晃朝衣承
恩昔忝登瀛列今日還依
咫尺威

保和殿
御試恭紀　和韻

錫宇
綸言出
帝宮崇文
寵命自
宸衷廣庭列坐聽濡翰高閣開筵
洛亮工臚
賜官庖

恩獨厚樽傾
中使味偏豊小臣何幸承
殊渥握管摛詞愧未工
詩韓慕廬前輩
文章八代借扶衰學士風流滿
鳳池
綸閣已勞視草日
鸞坡曾見作霖時廿年名冠無雙士七夕籌添
第一枝銀漢未移清讌永鵲橋仙樂奏

宮詞
大司冦魏環溪年伯七十
嶽嶽勲名滿
帝鄉遂初優
詔沐
恩光看山原有謝公興置酒曾無疏傅囊仁自靜
中應得壽善於積後見餘慶筵開好值秋風
爽喜聽仙音下鳳凰
少宰張南濱 假歸

陳情一疏澈
宸聽奉
詔言歸潤浦亭謝傅成詩追祖德歐公表墓慰先
靈仙臺覩上海雲湧丁卯橋邊江水渟家乘
千秋傳盛事何人椽筆勒山銘
少司冦 鄭老師詩代
曳履家聲奕葉光廿年名藉五雲鄉聯裾烏
府氷霜肅托契金蘭歲月長執法廉明方定
國衡文藻鑑繼歐陽遭逢况值

昇平會湛露年年椿樹芳
駕幸 闕里恭紀二之二
鳳輦翩翩洙水前
六龍蜿蜒杏壇邊山花曉接金莖露海日晴
涵
玉殿煙樂奏南薰和舜瑟禮行東嶽紀堯年詞臣
躬際
文明盛橐筆書成栝下編
閩帥事和總裁徐東海原韻二之一

南宮春半鎖閣開射策三千次第來應有奇
文光卷帙媿無絕識劾涓涘
廟堂聯璧高懸鏡臺閣風流對舉杯當代廬陵今
在座不愁糊眼嘆遺才

陳惕若之任崇陰

薊門攬轡馬駸駸絕世才華濟世心人羨東
蒙棠作樹天燕北海氣爲霖題詩徧歷瑯琊
勝對月時張單父琴行部采風君有暇好攜
苦茗坐高岑

業師 高先生年已八十矣而遠來京邸侍
坐連旬喜而成詩

附金會公序

闕西 高先生學擅五經年儕四皓丹鉛
克斤自署子雲之亭杖屨逍遥人蒲公超
之市望佳氣于玉泉恍遊太白摹循文於
石鼓知出陳倉闕閼指爲伯流秇林稱曰
長者 景峯張太史掃蕉廳以話舊施絳
帳以言歡剪燭更闌細作蠅頭之字披襟
酒後狂吟馬首之詩笑陶公之守庚申三
茅長徃促絳叟之數甲子二旬已過兹乃
金臺之壯遊奚啻函關之佳話昔漢代經
術各有專家河汾門徒後多通顯 景峯
金閶雅望虎觀鴻裁欲作毛詩之箋不忘
伏生之授春明祖道綺席載歌情見乎詞
豈僅綠酒紅亭之句學優于仕還同吟風
弄月之年播諸同人僉稱盛事詩傳杜曲
暉映隴頭之雲客到藍田譽弁輞川之話

矣 楚黃金德嘉題

花明 絳帳侍 高賢荏苒光陰幾度遷寬
夢常依渭北樹郵筒頻寄草亭箋眼前苦憶
十年事意外欣逢三月天是夕春風真滿座
挑燈話舊竹窗邊

其二

商山秦嶺繫長思 馬帳遥臨掃徑遲顧我
寸心猶自壯看 師雙鬢已成絲二千里外
今重面三十年來此一時燕市亦知崑杜曲

網羅盡入樊川詩
其三
吾師風雅屬文宗道學淵源洙泗通一世功
名憑造化千秋事業啟童蒙看來教學原相
半話到行藏總是空自信天民惟覺後寧須
三鱣十三公
其四
先生草閣面崆峒道學淵源河洛通立德獨
能希太上微言聊復啟童蒙當階皓月花開

滿出岫浮雲眼底空手植蒼松垂百尺何曾
有夢到三公
其五
方瞳黃髮絕纖塵八十老翁圖書新驢背渾
忘河朔遠尊前喜見
帝京春杜陵著述顏師古谷口風流鄭子真送別
不同歌折柳願隨藜杖到河濱
送同年姚職垣出守桂林
追隨日日向登瀛影入花磚攜手迎頭我淵

曾遷把筆多君劇郡已持衡離羣莫惜經年
別按部須教徹底清獨秀巖中顏太守於今
績嶠盡知名
聖駕南巡恭紀
帝德懷柔萬象春
宸遊景物協三辰蓬萊肅啟
天門鑰羽衛惟隨
玉輦塵疏瀹禹功河維著湯平堯壤土風淳從
臣珥筆歌時邁還有甘泉賦未陳

其二
臨淄草樹靄春煙野老嵩呼豹尾前
賜復絲綸從舜日
省方令甲邁堯年瑯函玉軸圖書載寶笈瑤緗翰
墨傳
睿澤乘風沾灑後雲蒸霞蔚古名泉
其三
紫氣氤氳閣道生
鑾輿肅穆石頭城鶯行綺合三山靜

鳳幄雲開二水清地轉民風還太古天開士路
接蓬瀛協和應律傳行漏史奏
泰階夜迥明
其四
佳氣葱葱繞
禁廬春深茗雪柳煙舒
碧圭簡册光前代
丹陛聲華满後車漢典時廵金匱紀吳山雲物
彩毫書河清海晏

休徵集
太液恩波到石渠
駕祀祈穀壇恭紀
齋宮聽漏啟重闉祗事
圜邱屬上辛彩仗宵嚴含雨露霓旌曉發燦星辰九
成樂譜鈞天奏萬燭光添泰時春歲稔占從
壇下見南郊雲物一時新
其二
宵旰勤勞策治安

臨軒清問集千官鎘秬夜下
金門詔祈穀春祠
太乙壇璧月如鈎垂
黼帳篆煙似盖結雲端 小臣鵠立囘
鑾處五色霞隨仗外看
東海徐年伯假歸郎和留別原韻二之一
宸翰九天風雨餘老臣
寵錫貢江廬輶軒採遍堯封俗鉛槧編成禹貢書
綠竹翛添石磵外碧桃花放草堂初鶯歌燕

舞賓筵暇依舊東山謝傳居
清明後二日集 朱座師南莊歸至竹園再
過黑龍潭有作
佳節逢春春半過索居無奈客愁何經年逐
俗趨朝市勝日尋芳就薜蘿郭外遊人惟載
酒花前知己自高歌幾囘縱目荒臺上舊院
南莊尚綠莎
其二
吾師草閣面郊壇結伴重來竟日歡柳色青

連山色好桃花白映李花殘三年鶴去邱園
在四壁煙深手澤看（壁間尚有朱夫子題詩）未恐便
辭清賞處歸途尋勝数盤桓
送徐華隱前輩典試黔中時　家嚴視學彼土
西南聲教暨遐荒四牡宵征驛路長學士風
流方北海人倫藻鑑繼歐陽巴江波湧郵亭
外文筆峯標棘院傍到日羅施秋已半使君
恰對月明光
其二

闢道牂牁翠嶂深　嚴君校士幾登臨三年
物色偕公好一日搜羅愜素心豈有鳳麟踈
結網應從沙礫細鎔金賢書旦晚須歸
奏爲寄衡陽一紙音
贈于振甲開府
聖朝岳牧屬名卿房翰勳高上谷城摘發如神三
輔肅澄清澈底十連平夙流化逐郊圻遠入
告風隨
殿閣生大旆高牙看咫尺台星常傍
紫微明
贈丹徒　張銷師新叅
曲江風度冠蓬萊當軸今資楨榦材華省羣
英瞻斗極賓門
盛世貯鹽梅文章價自
絲綸重
容勿
恩從啟沃來最是
宣麻逢令旦庚星燦爛映三台（以誕日命下）

其二
著作當時第一流還將事業比伊周容臺典
禮千秋肅册府芸編五夜讐聲籍金甌光
北闕名偕棣蕚重南州漫言　絳帳傳經久東
閣今開倘異頭
中元日集薛凝寓齋園亭
朝回促坐共開襟良友幽齋比竹林（時座中七人）蟬
急聲隨涼葉下鶯踈影逐落花沉臺臨曲水
宜邀月風入叢篁好拂琴斗酒廿從金谷飲

新詩屬和未能吟時樹峯先賦長篇

其二

看花曾此路雙眸投轄重來已素秋節到中
元驚歲序人偕兩晉擅風流祀先猶見盂蘭
會作賦空懷赤壁遊歸去不須銀燭引華燈
星樹遍街頭京師舊俗中元夜以荷葉燃燈又焚香徧綴蒿枝上名星燈歲以此爲戲

中秋後二日集匯菴寓齋限年字和薛瀫韻

玉露侵堦列綺筵高秋過半月仍圓離歌屬

和傳佳句素影同看憶往年蓮炬新移星盃
燦籀文乍啟筆爭妍主人醉去還留客燈下
抽毫倚仲宣

次金會公南征十首

秋風颯颯送君還詞翰名高供奉班疏傅清
輝霄漢上謝公雅興水雲間身辭黃野心猶
壯夢逐江天境自閒三徑未荒籬菊在一樽
重對好開顏

其二

繫馬青門別路長瀟湘南望覓津梁十年薄
宦文章重一旦完名姓字香著作應從洛下
富風塵遠勝四明狂知君興寄煙霞裏杖屨
[illegible]青草堂

其三

持衡萬里愜羣情孰似公門桃李盈爲奏賢
書朔北上旋裁新韻賦南征梅川詞客今無
恙漢上騷壇舊有名歸去好從方外友閒攜
斗酒聽黃鸝

其四

長安官舍薄城闉寂寞蕭齋意味辛生計惟
留書滿架幽懷獨結硯爲鄰湘簾棐几聊終
日翠竹蒼梧又幾春玩世不同方朔隱杜門
真似晏殊貧

其五

朝從秘署供晨羞玉軸琊函慣泳遊久綴鴻
文光汗簡仍留雅志向丹邱輕裝檢去多殘
卷掉臂歸來已素秋自是漢南推獨步江廬

高節仰宣樓

其六

宦遊翻恐歲蹉跎每向詩篇話薜蘿椽筆煌煌拱射斗清言亹亹似懸河論文已斥齊梁下作賦難教枚朱過最是忘年容晚質推獻親受指南多

其七

出處由來道本同君親大義儼持躬傳家衣鉢騰臚句啟後文章藉

泮宮載得恩封千里外攜來賜綵五雲中歸囊長物滄江上返照依然草閣紅

其八

時命升沉未足論步檐歸去總君恩達人宦本同桐夢高士貧能臥竹根放艇已同湘水逝著書擬向楚山存長安日日風塵色郤羨先生離垢園

其九

草亭莫浸署三宜繼美還看兩驥兒奪席登壇能講易趨庭猶飫善言詩眉山樂事方前輩洛水風流肯後期聞道衡陽頻有雁殷勤記取北歸時

其十

拂衣南去臥臨流千里相思有夢勞路入滄浪懷釣叟筆傾灔澦註離騷陽城好學貧彌篤禹錫工詩晚更豪從此江鄉瞻北極里門冠蓋接蓬蒿

壽編修黃硯芝之太翁廣寧介

宦遊蹤跡徧天涯塞北今傳匝縣花晝永閒堦看舞鶴夜深官閣聽鳴笳承流政蹟萊公似啟後文章左史誇漫說稱觴千里外使君名已藉京華

庚午除夕

託跡金門春復春每逢除夕倍思親三年旅夢常過楚千里關雲故蔽秦報最喜聞烏府奏言歸偏阻鹿車塵何時列侍瞻家慶稱酒

椒盤頌大椿

其二

風流家孟擬元方久奉　歲君歷遠疆聞向
故園移客棹懸知此夕尚他鄉兄於臘月廿日奉　慶命
歸省舞衣兩地兄無憾別泪雙痕我自傷季弟
於今能叱馭猶憐咫尺亦參商

其三

三十七年此日過一官株守歲蹉跎當堦氷
雪晴猶積近市香燈晚漸多黙憶童時還自

笑細推物理且高歌明朝南陌朝元客依舊
春風動玉珂

其四

欲留臘意今宵住忽訝春聲隔夜回比戶笙
歌喧爆竹塡城車馬雜奔雷星河不與年華
改鬢髮偏隨物候催坐共明僚貪話舊到唇
杯酒莫相推

辛未元日
賜宴
太和門恭紀

春回紫陌引朝
天
閶闔氤氲繞瑞煙
歷叶千齡方卜世雲呈五色正書年條風先向
彤墀轉淑氣偏從
綺殿還拜舞衣冠看萬國
大清王會本無前

其二

建章朝罷下層霄
中使傳呼宴百寮繡幙遙連
金鳳闕華筵近傍
玉闌橋饌資台鼎分堯膳樂奏笙鏞想舜韶一
自承
恩今十載幾回醉止夜還鑣

家嚴試事告竣喜聞而院薦章

憶昔星軺向五溪雲山迢遞洞庭西瘴天滿
目峯巒峻僚部終朝風雨凄辛苦遴材留漆

鑴辭名上計已皴

題如何頻訊南來雁猶自　歸旌萬里稽

送杜瑞白之任東莞

春深柳邑接平蕪攬轡青門興不孤異政南
陽民頌母多聞元凱世爲模鱷湖瘴樹垂盧
橘庾嶺巒雲隱鷓鴣（鷓鴣峯名）他日蘭台如有
召應從海上見雙凫

送楊易庵南歸並壽

高卧臨準不記年相逢燕市豈徒然窮經康

節能言數賣卜君平不愛錢介壽筵開花似
錦驚人賦就思如泉杖藜歸去知何處應共
白雲自往還

送邵子昆直守道

初辭墨綬侍
延英旋擁牙幢翰
玉京馮翊久懸蕭傅望潁川方藉寇君名去嘶
總馬新承
寵坐看薇花早向榮父老年來歌舊德欣從日下
引雙旌

送同門劉遴黃之任穀城

千里河陽闢洛通南遊雙舄逐征鴻琴清宜
對瀟湘雨花馥能留漢沔風開府盛名懷叔
子習池雅興憶山公校書他日
徵良史應見藜光映閣紅

答凌江尹先生金陵見寄之作

尹宰韓城時余方應童子試　尹號霞叟

琴鶴遄歸歲月長山城花滿四時香賦揩棠

樹增新色癖壁煙雲護舊章當日應劉看畫
老別來樁阮笑仍狂自慚猥遇山公賞弱羽
從茲看漢揚

其二

松菊田園愜素期謝公山上暇頻移廿年瓊
海紆尋夢千里金陵阻去思雁足緘傳詩律
健鯉頭喜見墨痕披何時尊酒滌塵胄倣舊
春風侍絳帷

壽王徵君山史七十

華嶽崚嶒商洛連風流堪繼漢諸賢結廬人
世神仙境閉戶床頭子史篇家慶筵開秋正
半賓庭簾捲月初圓思君勝有蘇門興何日
相從長嘯還

同友人守歲二之一

今歲歲除暗入春物華人事一番新經年
講帷叨
恩久匝月
宮坊拜爵頻斗柄漸看移五夜關河何處覓三

泰阿咸少貿孫枝譽解否椒花介壽　椿

擬夏日

暢春園應制二之二

北闕微茫霄漢逈西山掩映畫圖開陂塘流繞
桑乾出洞壑雲飛碣石來天上徒聞傳閬苑
人間真喜到蓬萊
宸遊歲歲清和日載筆慚無作賦才

夏日集高司空西園次薛坦菴韻

司空別墅有高樓門徑悄然鳥雀遊檻外方
塘荒舊芰階前曲水納新流桐陰入座宜長
夏麥浪盈阡慶有秋坐待晚涼邀落景漏聲
莫漫起城頭

午日再集西園次坦菴韻

午日梁園車馬停晴天野色散林坰蒲香細
入村醪酌椰絮深藏鳥語零黍曲新翻偕雅
俗楚娃野立自娉婷共懽高會逢佳節縱飲
何分醉與醒

丙子冬至前二日翰苑齋宿二之一

九重齋禁下
瑤壇白玉堂開朔氣寒松籟含風聲慄慄院鈴和漏
韻珊珊攤書獨擁青綾坐候旦頻燒絳蠟殘
來日
靈臺應献瑞頃收雲物入毫端

花朝集禹美潭西草堂即以潭西為韻

高齋暇日共停驂檻外晴光暎碧潭座貯異
書奇自檢經分諸子課相叅（後老五丈夫子各習一經互相叅考）
絲燈濃艷花全吐綺樹氤香蕊半含（盆有假梅）

半闘點染韶華無限意一樓風月正清酣

送史胄司奉

詔致祭　闕里

熙朝崇教靖遐荒

詔遣儒臣下柏梁

邦典肅將周禮樂

天書遠賁咨　宮牆　尼山鐘鼓千秋承　泗水

源流百祀長想見升　堂瞻拜處笙歌縹緲

發清商

其二

少年文采擅風流況復皇華紀勝遊供奉暂

辭金馬署登臨行上岳雲樓秋林涼月褰帷

賦驛路晴嵐棄筆收旌旆翩翩銜

詔去星軺到處足賓捘

送鶴峯弟之任衡山郎和留别原韻

新綰銅符辭

上京玉堂回首隔華清才名猨爾齊瀟岳蹤跡

慙余似步兵雁影暫分

金鳳闕絃歌遥指巴陵城臨岐不盡鴒原意爲

鼓瀟湘一再行

送六階兄之任翁源

吾兄雅度曲江齊行入湞江訪舊蹊百里桑

麻資惠露八泉風月稱新題彈琴欲傍涵暉

谷績竹曾聞錦石溪此日嶺南須召杜郵籤

莫把去程稽

送建平茅明府

趨庭憶向郎川署手種蒼松又幾尋先嚴初任建平

眷勒去思今尚在新歌來暮恰成吟一時召

杜承流遠邂逅陳雷託契深此到江南春正

好無邊花鳥助鳴琴

送劉孟倬之山左方伯

欣傳左轄屬劉章嶽嶽勳名史册光萬柳堤

城功勒石三吳倉廩凜于霜高才更借籌邊

策碩畫兼資轉塞糧自是勤勞邀

帝簡好從齊魯舍甘棠

送李栴山之任政和

把酒金莖椰色青使君乘傳指滄溟丹山碧
水臨花縣竹塢桃蹊繞幔亭民朴午衙稀訟
事官閒永日著茶經茲行努力崇清望會見
雙鳧向
闕廷
送閩帥張元戎移鎮粵西
建牙閩海足幽探又向炎荒駐左驂萬里瘴
消羣嶺外一時名藉大江南羅洪洞口尋丹
灶銅柱巖前挹翠嵐懷抱公餘何所似冰壺

夜月共清酣
薛瀫宮詹席上分賦得蒔豆二之一
旅食年年長鬢華山園野蔌望中賒長莖高
颭垂垂實濃葉交加細細花粥献蕪蔞寒頓
解烹同葵藿味堪誇秋深借得陶潛宅較勝
東陵五色瓜
送劉喬南觀察南贛
承
恩二月發南輪祖道青門椰色新長物祇餘封事

草一官只似諸生貧天開粤嶺搏鵰鶚地接
東甌識鳳麟此去澄清應有願還將民隱達
楓宸
其二
除書珍重出甘泉共羨方州得大賢公道猶能
聞日下頌聲合許徧江天望之事業先馮翊
黃霸勳名在潁川莫謂長沙今較遠漢庭行
召賈誼還
白兎應

制
聖德如天物效祥禍夫新賜雲衣裳光摇玉斗十三
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
禁籞合棲瑤草影
御爐猶認桂枝香
中興慶事光
圖牒
肯[illegible]齊稱
萬壽觴

壽魚聞齋陳太夫人八秩

聞齋為銓部其尊堂陳太夫人為給諫仲升先生之配壽逾八秩叠被　恩綸銓部請　假歸省適屆初度之辰

齊眉曾伴仙池鳳題柱仙郎自鳳毛鳳采儼然留左省聲華藉甚冠東曹倚閭每憶河陽舍戲綵初成宮錦袍明到故園家慶集畫堂簫鼓度雲璈

豊臺芍藥二之一

步屧尋園路不遙當門竹翠午風搖因憐國色穿芳徑最愛名花遶市橋淺碧剷開仍放蕚深紅密綴欲無條道人栽種艮辛苦高會年年待客招

送拓城少司空

予告歸里

弱冠聲華重士林完名白首荷恩深（先生罷職留任　王是有原官致仕之　命）二疏合許稱三老五桺還同種十尋鶴壁山中真得志龍門天際惜分襟祇緣奉職饒強健去國方儕霅滿簪

其二

長安日日軟塵飛誰似先生抗疏歸搔首未忘霄漢路抽身終戀芰荷衣老成矩矱今能幾前輩風流後更稀汴市燕郊只千里何時重叩鹿門扉

丁亥　月　日

上自口外

賜松花江魚恭紀

萬乘乘秋更北巡非耽漁獵為勤民紫宸忽轉黃門騎青海遙頒白玉鱗內殿起居悉聖悅外朝宣賜列卿均那知塞月風霜裏不忘溫綸下近臣

其二

松花江水净無波爲貢常珍滿澗阿擊淚從
教恢帝網截鱗安用揶天戈江水落後滿地皆魚不須獵取
擎來遠自重關外捧出爭傳千尾多歸奉
几筵還媿省承
恩無那素餐何
豊臺約同人看芍藥之作
負郭園林第一區千葩萬蘤媚庭隅午莊親
見裴公搆初園基不數畝中壘茅屋數椽後漸擴增飾遂有此盛曲讌
曾陪馬帳趨合泥師相曾携生徒讌此日正晴時霞滿地

風相詛處錦平鋪新叢舊徑常如此詩酒年
來興漸孤
其二
昔年故舊同觴地今日重來少長俱客有彌
甥小阮似人將稚子阿戎呼巡穿曲檻香逾
近晚坐高槐酒再酣十數賓朋花萬本眞堪
繪入廣陵圖
其三
路入名園花氣重町畦遶屋敞縱橫客因地

遂先期至饌恐來遲隔夜供布席紅翻千萬
頃凭欄青對幾多峯相逢莫慢憐遲暮淘瀉
聊將絲竹從
送胡修亭視學陝西
西京儒雅振遐蹤氣象今開盛事逢
帝簡鄒枚司化雨史占奎璧聚弘農文瀾潤闢三
湘派國節高標二華峯士習自關
明主慮敷言是訓莫從容
其二

廿年視草玉堂中契分相看得四同同年鄉會同館同歲同分校我老於前慙學步君豪猶昔稱覩風
商南山色巴陵接隴右濤聲漢沔過此去又
成三載別夕陽低處望征鴻
許司農廟上王都憲不赴有詩依韻嘲之
後期已怪惟王子不赴還嗔有仲容忍使花
開樽自負郎多客至酒能供狂香故綴豪華
地浩態應傳錦繡胸觴罷更尋幽賞處一泓
綠水净芙蓉時復有翫圃荷亭之約

其二
南司執憲忽高眠辜負韶光入綺筵好句但
從香閣賦長遊不使絳騶前杜門眞似維摩
室作楫應思傳相川官柳漸舒春欲半待君
散步曲江邊
戊子四月十六日奉
詔於白馬　關帝廟祈雨十八日甘霖大沛恭紀
附祀文
伏以惟

天好生屢賜豊穰之瑞惟
聖時愿常懷稼穡之艱倘旱魃之爲災將麥秋之
安侍迺者自春徂夏甘霖未浹者累旬粤蕒
及青俻暘將及乎千里
欽哉我
后宵旰爲憂憫此下民阽危是惧臣　恭承
詔旨敬詣
壇𡎺向
紫微太乙以乞靈爲赤子黎元而請命伏願潛
移氣數亟
賜滂沱以全
大造覆育之仁以慰
九重痌瘝之念玆爲懇
禱尙冀
矜從
近甸纔聞旱魃侵
九重虔禱望桑林崇朝已見雲爲幕三日欣看雨
是霖敢謂精誠通宥漠還因祈禱繫

宸襟要知望歲憂勤意
升燎春郊直到今
奉贈王太孺人
旌節
鳳詔煌煌下
九天龍門史筆大書年柏舟懍慄滄江淚鴻案凄
涼夜月懸畫荻直傳金馬策丸熊今有玉堂
仙烏衣世澤千春永詞客歌聲入管絃
除夕蒙

賜敬薦　几筵感
恩有作
一年佳氣集茲辰遥望
恩光出
紫宸異物
天厨珍遠至
特頒禮數列羣臣羹分
尚食親調鼎
恩遥六曹愧許身是夕　几筵紛薦列懽騰舉室

已如春
禮闈郎事呈安溪相國及監試同考諸公
二十年前聽漏聲曾携三傳校諸生重來鎖
院奉文柄且喜權衡屬上卿幽獨盟心今日
事風簷濡筆往時情惟將慎酬明遇尺度
虛懸鑑别精
賜歸
賜歸已覺
王恩寬笑問吾廬山水間舊關林塘三四畝新添

竹琴幾多竿浮雲無着隨舒卷故友憐稀任
往還偃仰都忘身外慮老來羸得夢魂閒
奉
詔别家園
徵書昨夜動星辰又整朝衣向
紫宸垂老一官惟補過就荒三徑媿棲身白雲往
事低徊久虞部頭銜際會新寄語東流濁河
水莫耽瀛海滯歸秦
贈安溪馬方伯

粉署郎官入直時看君鸞鶴貢丰儀提刑淮
海巡方徧領賦東南節未移屏翰應偕鍾鼎
承恩波似與大江期好將緩急舒民力會見
蜺旌下
玉墀
送姚綏仲　假歸覲省
宦遊苦憶過庭時歲暮還家願不遲匹馬寒
郊迎雪雁孤帆春渚趁黃鸝擊來萊服添
宮線携得

堯羹湑玉卮媿我淹留歸計晚送君強折客亭
枝
扈從江天寺應
制
江水中流積翠分蓬萊宮闕氣氤氳千檣黛
色環
行幄萬里波濤壯六軍時八旗舟師俱環衛金山塔影曉從天
際落梵音風送下方聞
爲留

宸翰光巖穴鎮日雲呈五色紋
恭送桐城相國
予告南歸
文學承
恩四十年老成碩望重班聯絲綸內外兼非忝著
作聲華晚更傳博物最深
明主契小心常得
聖人憐止緣火在勤勞地不是儒臣雨露偏
其二
風度當時第一流
綸扉冊府望兼收常忝咫尺
天顏接燕對從容
秘殿留綸罷
講筵辭
鳳幄旋移賓榻近
龍樓人臣際會誰能擬夔在唐虞旦在周
其三
清切曹司睽上台深沉北第近

天開曉隨長樂鐘聲入夕帶金莖月色廻孝友門
庭誇萬石公卿世業盛三槐鳳毛接影皆清
列小雁追飛愧不才
其四
衣無文采食無肥
朝退閑吟對夕暉沉默斷絕藏否少虛公轉覺
友朋稀琴書擬載扁舟去湖海常思一掉歸
皖水浮山何處是夢覓只傍故園飛
其五

綠髩蕭蕭向
紫宸乞休重疊春
温綸力辭
特詔留旬歲得請猶教待早春
寵眷一時超等列幽情久已絕埃塵都人祖道看
歸騎皓首方成自在身
其六
篤素堂名御賜親承
帝語嘉名圖况得

賜金誇權籬帶水高人宅茅閣堆雲賢相家已罷
調梅辭
魏闕將因採藥問江蓠孤郁野寺招尋處多少
前題護碧紗
賦得
御製真情足食郎春臺
遊岳東來三月期
豫遊常自念民時惠風扇物
恩勤溥膏雨隨

鑾章木滋喜見嘉禾呈麥隴每聞
清問下農師
太平更值豐年慶深慰
皇情為賦詩
御舟應
制
總於水次覲
天威
詔許登舟直

禁闈
青玉案頭香霧裊
紫泥封處彩霞飛侍
書親見龍蛇走拜
賜真從霄漢歸自昔詞林多異數承
恩得似小臣稀
上示江南諸臣乙酉歲近
制讀訖恭紀
省耕問俗及春融裁得縑緗棟宇充宇裹

訂謨含萬象豪端風雨發臺棠方舟近
製傳精義喜記
鴻篇寵上公（集有黃船記及澤州相國詩）賜幸際文明遊
帝世賡歌欲和總難工
韓庄守鬧喜遇同年樹峯司成得縱觀行笥
新咏因以舟中拙詩就正樹峯隨有見投
之章依韻奉答
扈
蹕相逢雨過時惠臨喜慰別離思多君覓句隨

倦棹似昔揮毫立
鳳池就正蕪詞渾漫與推敲隻字郎師資（樹峯為易數字）
荒舟東道慙為主莫訝盤飧欵客遲
扈從
謁
陵恭紀
其一
古先陵邑盛秦中
王氣氤氳此更雄地闢禎符歸

聖代天畱勝概答
神功（元明數百年未卜此地天意有在可知）醫閭作鎮千巖拱瀛澥
環流萬壑通遙望
寢園松柏合五雲常繞
翠微宮
其二
拓清宇宙自
先皇閟殿陰岑歛舃藏賡德重華綿
寶歷漢儀脩物肅蒸嘗新開隧道山靈護舊種松

楸偃蓋張五十七年
純孝王總幨
陵闕泣沾裳
扈從經雲閣
地坼東南海瓶連九峯積翠滿晴川樓臺一
罄鳳烟麗絃管千家歌吹閬神山近在靈鼇
背蜃氣常浮雉堞邊清晏應抒
明主慮茲方比歲是豐年
送某司寇

予告歸里

丹禁翺翔四十春文章禮樂未閒身極知

優寵容臣老祇恐衰顔誤

國鈞往事經過皆幻夢初衣歸去是完人輕裝

贐載

天書滿一路榮光接

紫宸

其二

曾看司寇陳情去近見春卿致仕歸蔚州錦旋後

優詔予歸者先生一人而已趨

陛展聲方下直淩霄羽翮忽高飛水邊紅樹還家

路湖上青山釣月磯遥憶先生行樂處松風

琴鶴日相依

次樹峯少宗伯午日詠懷

太平佳節歲時留

別苑天中

步輦遊

水殿午薰開羽扇

瑤池新雨競蘭舟綠浮南畮光堪摛翠擁西山

勢欲流故事分題金縷帖慙予簪筆侍

龍樓

其二

天書燦爛照中堂靜掩閑扉白晝長每向鄰家分

樹色偶從別圃問花香應時聊薦氷盤味續

命新搴玉臂光碧酒一壺蒲九節朋吟豪飲

任他鄉

其三

風塵潦倒逐年華回首山園興轉賒燕子簾

前楊柳色黃梅雨後石榴花松牕嫩剪林宗

韭金餅香煎顧渚茶三徑荒蕪應已徧徒令

清夢愧烟霞

其四

建章朝罷出

金門旋具盤飧列素樽深喜近賓皆比里況居

幽巷似山村地偏自覺紅塵遠興劇翻憐綠

鬢繁逢節同觴須盡醉從教風雨到黃昏

送許時菴同年

予告歸里

金門老友賦歸田酌酒題詩意惘然結社近憐
同輩少投閒今讓故人先東方官本稱朝隱
甪里名原列地仙明到草堂何所有

龍箋一幅擢平泉

南書房敬觀

御書恭紀

九重染翰泳

恩光玉軸覲煌列
尚方又向班行窺
鳳翥忽從霄漢見

龍翔

堯天復旦星辰麗
彖畫開天日月章獨愧詞臣霑
賜渥披誠何以效賡揚

涿州道中逢寒食

風光澹蕩艷陽天綠柳紅桃罨地鮮春色由

來誇

上苑鄉心無那憶秦川林烟似睹新豐樹峯翠
猶瞻華嶽蓮寂寞荒墳千里外愧無一陌達

重泉

崇素堂詩稿卷之三終

崇素堂詩稿卷之四

七言律

薊門詩稿 越中集附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萬壽十咏 有序

臣聞福基於德壽本於仁
治比唐虞傳心法者十六字
學宗洙泗接道脈者萬千年
夙夜單心凝
昊天之成命

紹庭陟降繼
三聖之鴻功惟侍
慈顔常問寢而視膳惠篤
潢派每祿厚而位尊知人安民無非周官立政
之法捺勤秉儉不出禹貢洛誥之遺賑饑恤
民
恩遍蔀屋蠲租減賦
惠及服賈牽車懸鐸求瘼四方災祲困於歲者頒
於
君廣額遴才一時麟鳳鈌其角者奮其翼優崇廉
吏
賜金而車服皆榮尊禮高年授爵而頤養自得
揮毫洒翰鳳翥龍翔
藻就吟成雲蒸霞蔚尤難及者北治漳滏變沮洳
爲甫田南築淮黃抑橫流作樂土更超邁者
運籌
廊廟剪除封疆叛逆之渠遐暢
天威深入絕漠不毛之境要之

大澤旁流自
畿輔以至海隅罔不食德
鴻恩廣布由在
朝而暨在野相繼飲和至道與至治兼隆文教
與武功並美是以嘉祥洊至諸福畢集上則
慈幃凝禧中則
青宮集瑞有純心必致純嘏脩大德必享大年
振古如茲頌德純而不已自今伊始慶
萬壽之無疆

咏

聖歷其一

倬彼祥雲上翠微西山爽氣浥朝暉

九重春色來天地萬國風光集

帝畿竚見綠烟浮

禁苑還看紫氣籠

瑶扉桃花萬本開亭畔髙衙和風早已歸

咏

聖敬其二

上帝監觀依

聖主惟求民莫承

鴻庥明河落落星辰位敷政優優百祿遒月滿

郊壇人語靜風來

一寶罔異香浮敬

天天爱

神明主數與氣軒軟玉籌

咏

聖澤其三

薰風解慍樂與與

彰僉羣黎宵旰餘楊柳風輕依廣陌杏花雨過遍

窮廬青疇綠野觀犂𪀦白雪黄雲看拮据民

樂始知

天子樂蹐堂稱祝滿

庭除

咏

聖孝其四

旭日睛光映

綵幃

慈顏喜動舞斑衣毓祥曾見星流處隆報只知孺慕

依

宮殿風和鸞鶴舞亭池日麗鳥魚肥

兩宮眉壽相看樂况有雕麟繞

膝輝

咏

聖慈其五

趨庭只有讀書訓編史窮經

睿聽風動蘭莖香氣繞雲流玉樹翠光融
青宮德比珪璋潤
潢派恩分雨露公北極星聯南極斗相看瑞集
紫微中
詠
聖學 其六
唐虞治法尼山學高厚如同天地深鼓腹不
知
帝世詠升堂時凛

聖人箴康衢有老聲聲祝泗水多賢細細尋
天子萬年日月也生民未有盛於今
詠
聖藻 其七
珠玉琳瑯百轉回織經緯史自心裁雲霞出
沒
瑤篇動龍鳳往來
王版開郁郁文章成雅頌煌煌翰墨炳垣台由來
天縱

聖人事萬轉爕和智益培
詠
聖緒 其八
松杏山前百戰功櫛風沐雨看衣戎
單心基命
三后業
繼志欽承奕世雄
天子精神江海望臣民舞蹈雀鳩同萬年社稷萬
年福

祖德孫謀一樣隆
詠
聖閱 其九
五色雲中駕巨鼇民依
國計壓憂勞
宸衷念切兆人事天下日行一兩遭旌旆飛揚山
嶽轉驊騮蹀躞水堤高兩河從此安瀾
奏績卜萬年利澤涵
詠

聖化其十

夔龍不藉異時臯泮水時聞起鳳毛夜月有
光臨
講幄春深無事樂
揮毫師儒木鐸依
綸綍典學風聲造譽髦千極遥聯雲漢倬方知
詩考作人高

北征

天子乘春事有征豈緣小醜遂勤兵欲令萬國瞻

龍表
特御六師出
鳳城塞曲令輕唐鼓吹燕山還陋漢勳名殊方
計日來歸 命佇聽玉門奏凱聲

其二

師中碩乏謀臣畧瀚海仍勞
聖主行塞草應隨
仙仗綠遊塵只待屬車清
旌門羽騎廣階似

帳殿嵩呼禹會成借問朔方分戍士闕前幾處受
降城

禮闈漫詠

沉深鎖院雨濛濛鼓角聲頻午夜中辛苦猶
憐前日事品題今喜故人同但須自信心無
愧肯使人嘆瑟自工要堅欽才歸一代
天王側席
大清宮

閱河其二

御蹕遥傳出
鳳城萬方歌舞已歡迎春風彩鷁桃花暖麗日
金堤颯子成指揮又聞勤
廟算
豫遊端爲軫民生小臣愧乏河東賦願共康衢祝
太平

駕幸靈隱三竺寺以間得暢遊湖上

綠樹青山四面迎中流臺榭儼蓬瀛虎林遊
石連胥碧龍井靈泉徹底清

華蓋遥從三竺轉笙歌近傍六橋鳴由來此水
稱明聖
鳳蹕重臨瑞靄盈
贈宋牧仲開府
姬歷膺期誕甫申賡廷濟美比陽辛舜舉十六相世濟
其美承家節鉞雄今代其先人文康公由順天巡撫入相報
國勲庸稱此身吳下春生長有象旗門秋斂淨
無塵近臣更得
天顏喜金馬文章綵服新謂其子館選新為綵服也

其二
獨坐成名重保釐書命畢公保釐東郊上公清白
帝心知賜有懷抱清朗扁額懸深淨軒閒闢遍是謳歌地鐘鼓
親承
宴饗時請往歲及今歲南巡金賜宴深淨軒中開
府賦深淨軒漫堂文晏處宋廣平作梅花賦曾為御史中丞唐時稱為宋開府滄
浪亭畔少陵詩美其詩似少陵也通門早切嵩山仰
幸接龍光已較遲
應

制八首
其一
紫微晴望景雲開五老星隨
御輦迴萬姓歡歌依日月千官拜舞近蓬萊玉枝
紀歲天呈瑞玉枝五千年一汗萬年一枯金鑑論思
帝育才忻際
太平游浩蕩時和率辻徧春臺
其二
薄海羣霑

大澤新和風吹徹萬家春蠲租有
詔年年下肆赦無塵在在均五色雲霞開壽國
九重歲月茂靈椿堯封可但三多祝南極星光耀
紫宸
其三
雲漢昭回仰
化光薰風雅奏屬
垂裳七襄錦織
天章灑萬斛泉流

御墨香馥[illegible]早看卑兩晉賡歌兼自軼三唐斯文
幸際遭逢盛珥筆長依
鳳沼傍
其四
聖武維揚誕八紘先聲到處已消萌海波不沸鯨
鯢靖邊燧俱空宇宙清可但無雷通玉帛直
令窮髮慕簪纓
一人有慶敷天錫黎獻齊稱介壽觥
其五
濬哲文明允執中神人禮洽地天通告虔琮璧聲

聞答
視膳
庭闈色養隆芝盆三重徵
至德騰車五彩應
豐功升恒爭上南山頌壤擊衢歌萬國同
其六
表章聖學得真詮獨啟尼山萬古傳衆藝筵
簧歸大雅六經星日炳中天澤宮造士菁莪

盛瑣院儲才珪璧聯
賜偪承明勤策問宮袍時帶
御爐煙
其七
河流自古歎稽天指畫真移造化權已見金
堤全
禹貢不教洪水溢
堯年輓輸自便東南粟原隰都分上下田一任桃
花春浪湧桑麻萬井遶平川

其八
虹流華渚紀嘉禎億載
昌期應運亨
文武聖神真首出日星河嶽並昭明方瞳玉面扶
筇語（老聃居山有史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筇杖共談天地乃五行之精八百歲則方瞳子）朱草金芝繞砌生（聖王德及萬靈則朱草生金芝出食之壽萬歲）天保九如歌樂愷麟遊鳳舞洽
昇平
南巡扈從紀

恩詩十首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淮安府

賜哈密瓜

曾聞嘉種出氐羌陸海常珍貢篚筐自媿隨

陽同鴈鶩忽傳分

賜次金張（將軍侯馬提督侯張等先得賜）滌煩真欲欺甘露解

熱何須飲蔗漿一握瓊罌人未識東陵五色

詎能方

三月二十日 蘇州府

賜羊酒鹿乾等食物十餘種

黄封絡繹下

金閶

珍賜忻承十賚強鼓瑟

君恩霑晏鹿素絲臣節凛羔羊

上尊法酒逡巡飲異味

天厨次第嘗飽

德銘心何以報惟歌

景福萬年長

三月二十一日 蘇州府

賜玻璃盤二瓶二

殊寵頻繁

渥貺滋

御窰秘器信瑰奇露盤仙掌渾相似玉井銀瓶定

不疑天上遥連雙轂轉水邊遠勝一軍持光

輝瑩潔誰能稱獨抱氷心結

王知

賜硯大小二方（小者綠色是日賜大者黃色四月十六日賜）

松花江口水沄沄鏰石巉岈散縠紋綠玉鑿

成光燦爛黃雲割取氣氤氳硯田

賜予蓄畬得佳製傳觀大小分劍浦端溪輸此寶

携歸天祿侍吾

君

賜御墨二匣

劍脊雲腴古昔傳

御筵新製颶松烟元精耿耿金難斷橫理丶丶玉

彌堅工取韋家三萬杵珍逾靈珀一千年承

恩獨有文章在暇日臨池拜墨僊

四月十四日蘇州府

賜

皇輿表全部

聖圖廣大紀難工西日扶桑月窟東庋索懸橦爭

職貢梯山航海盡來同歷年沿革縹緗裏萬

國車書指顧中

恩錫瑤編先甫拜慚深敷土告成功

賜

御書崇素堂扁額

壁窠

御篆比三台銀牓高懸法象開白賁大文光宇宙

慶雲五色近蓬萊

訓辭約畧

天心見筆勢縱橫

層蓀栽堂構相承安朴學千秋霄漢仰昭回

四月二十九日金山

賜楷書唐詩金扇

附錄唐詩

降鶴池邊廻步輦棲鸞樹杪出行宮山光

積翠遙疑逼水態含清近若空直視天河

垂象外俯窺京室畫圖中皇情未使恩波

極日暮樓船更起風

仁風特被自今朝妙楷鍾王便面饒有此係楷書扇特旨賜與汝之金砑刻藤光滑勁骨磨湘竹體飄蕭

寸陰欲惜齊神禹引首惜寸陰三字稽古惟勤等帝

堯右御章稽古文四字袖倍驪珠三十六

璽文霞起赤城標

四月三十日金山

賜

御製羙玉成器兼金在冶銘對聯

前引首　淵鑒齋後　御章二方康熙

宸翰　勅幾清晏

幾圖奇偶畫分明

天語頻褒

勅賜榮有你係翰林官居官聲名好之旨古載賡成官近侍一心

簡在得微名南金自許慙臣職片玉相期荷
聖情虎臥龍跳雙句裏長教素壁發光晶
閏四月初五日 三汊河
賜
御書淵鑒齋法帖
牙籤錦軸煥
天章靈笈瓊函出
尚方奎璧光中占甲乙雲霞卷處識偏旁文思
邁古三才合墨寶騰今什襲藏山海崇深答

仰測啟看時復跪焚香
恭和
御製奉送
大師相李老先生暫 假還里 有序
康熙五十四年秋 大學士安溪李公抗疏
陳情辭榮歸老
天子以公詞館舊儒台衡碩德重違高尚之志深
惜名賢之歸
溫詔下答慰勞良至且

申後命約以再朞 公聞
命欣忭馳詣
行在拜手敬辭
天子念 公將歸禮遇益厚晝日三接續綸連旬
乃
命扈蹕詞臣陪遊
禁苑水次方舟而往山行肩輿以前若夫
天章賦別
賜額榮旌

錫予便蕃不常厥数所以
尊黃耇
寵行邁也于時公卿大夫經生詞客咨嗟歎息瞻
望臡於是連朝祖晏分曹賦詩
九天有作如金聲玉振之瑯然百爾載歌匹大昭
小鳴之迭奏是日也季秋司令朓魄將交寒
露凝而鴈來賓陽卉腓而菊獨芳爾乃供帳
傾朝車徒匝野不數青門之餞遠過漢疏之
歸余也躬逢盛事敬和小章詞旨淺末不足

柔覽聊申折柳之情用附雅歌之後

其一

黃閣經綸命世儒毎從
密勿献嘉謨直廬奏對論思切
幾甸承流化理敷
堂陛幾年魚水契
明良一德泰交符
寵行别苑加恆數得請歸來早夜途

其二

襟懐瀟落繼前儒萬卷精研奥若謨探古但求眞解得論文不取筆華敷孔顔樂處尋非遠伊洛心傳黙與符舊學章編闗道妙晝開幽翳啟迷途

其三

出處從容是大儒
宸章寵餞答皐謨
賜歸行李秋過半夢想家園菊正敷文苑自今譲
宿老塞垣剋日又兵符平泉只許經年住少待蒲輪已在途

贈同年王

當年三十五同入少壯論文又幾旬偕士盡耽朱紱貴髙情甘守布衣貧翱翔雲路看鴻漸跼蹐風塵類蠖伸莫向君平頻買卜更将芝桂自調神（來書云據星家言老來多病則多壽）

其二

文囿探奇費講求平生素業了無休師資自昔尊家學境節終然爲道謀適意水山從所

好忘機魚鳥與之儔攝生豈必丹經好嘯傲東軒日月悠（原唱遂山兒孝徒悠悠）

江城五月落梅花

一片氷心一曲撣忽將夏日轉清輝泠泠入韻寒香集窈窕希聲粉艶飛池上遅賔移律呂隴頭驛使想芳菲莫言荊楚炎方地郢調由來白雪霏

豊臺牡丹

結伴城南共看花豊臺名勝属誰家午橋門

外千重翠綠野堂前萬樹霞碧海最宜朱檻
護紅雲尤愛粉墻遮捲簾坐待微風入香氣
旋生八餅茶

其二

國色繽紛繞四圍斷香餘粉總芳菲幾苞苦
被東風妬數朶仍經宿雨肥步蹀巡畦穿小
徑咏花吟鳥任天機酒闌記得陪遊處絳帳
筆歌願已違

山中早發

瑟瑟西風送早寒征人東帶近更闌路敲驛
騎穿林慣月黑藍輿舉步難沂上蒼烟連海
嶠斗邊絳氣指臨安朝暾欲上金千縷萬象
分明盡改觀

丙戌七月恭赴喀喇河屯復
命因書所見

龍沙

別館碧山隈直北諸峯亦壯哉古塞新壘依斗
列行幸所在居民成聚平荒秋隴近天開上親教稼穡口外

千里阡陌相錯與內地無異羽林方勁初調馬畫角聲殘
欲放梅歲歲詞臣陪後乘長楊獻賦幾人裁

冬日赴
暢春園途中戲作

便門纔出北風狂迤邐西郊石徑長大柳樹
今無柳樹十年前大柳樹有幹有枝有葉數年以來僅存枝幹近則並老幹絕無矣小荒莊是舊荒莊肩輿迅往三班換假寐
初醒十里彊最怪牛車銜尾至不知轆轤幾
多箱

壽史母太夫人

寶婺清秋光正垂北堂萱草鎮葳蕤綵衣舊
是宮袍製蓮炬新從
禁院移桃種西池輕霧暖花啣青鳥曉風遲夜
涼叠奏雙成瑟分得金莖露滿卮

韓城八景并序

禹門春浪

郎龍門山在邑東北五十里斷崖峭壁相
對如門疏鑿之跡彰彰在焉門內爲三級

浪處而山夾水層折而下勢若建瓴出禹門則怒濤駭浪奔流横溢東西互數里然勢雖洶湧而兩岸相望舟楫瞬息可達渡者便之冬至前後数日河必氷氷厚而堅徒步車騎皆可渡至春乃解其結其解皆以夜故過者無他虞焉

龍門屹立兩山中積水奔騰勢不窮駭浪三層迷上下怒濤一瞬辨西東春生早藉舟航利氷合欣看車騎通既鑿當年留勝跡登臨終古仰神功

象嶺朝霞

郎大象山秦繆公與晋惠公合戰處也在邑西三里許高数千仞其巔林木茂密曉日東上霞彩入嵐翠間黛色可掬登巔俛視城郭烟火萬家騁望東南黃河如線誠勝覽也

象山千仞鬱嵯峨積翠浮嵐近郭多旭日巖端連碧落曉霞林際染青娥戰場尚說韓原勝故壘爭傳鄭騆過左傳惠公乘小駟鄭入也乘興攀躋聊騁望東南一髮是黃河

龍潭飛閣

象山之南曰獅山兩山對峙若相抵蹲㶟水出其間俗曰土門壁立萬仞怪石鬅鬙小徑蝸旋而上巖洞窈窕洞口飛楼翔起下瞰深潭潭水綠惴惴然若將墜也閣上下左右皆古柏盤曲如虹倒垂水面冷氣逼人夏日登之不知有暑

奇峯對起碧嶙峋广广幽深洞壑寬獅象遥連飛閣迥蛟龍長向古潭蟠簷牙風起凴虛御水面煙生倚檻看老柏盤拏不知数霜皮黛色凛高寒

㶟水奔濤

㶟水來西山澗中經百餘里至土門衆壑滙流而出繞郭南行折而東又東南入黃河七八月之間雨集驚濤横奔如振如怒巨石大木隨流而下聲撼巖谷聞不與廣

陵曲江也

潫水逶迤衆壑遭蛇驚斗折向林巒來從西
澗影澄澹捲入黃河聲怒號繞郭時飛巫峽
雨出山秋作廣陵濤臨流却笑乘槎使萬里
尋源爾許勞

圓覺晨鐘

圓覺寺在城北近市井趾層纍而上最上
爲閣高插霄漢寺有鐘古色沉緑閣中肆
外晨昏叩之聲聞數十里寺額勅賜圓覺

禪院宋樞密王欽若手書也

古寺金銀接市廛（杜詩金銀佛寺開）層梯曲磴傍山
川經樓結構烟雲際佛閣崚嶒霄漢邊獅子
吼時開寶網蒲牢鳴處撼諸天到來一榻閒
眠好覺後因知本性圓

龍泉秋稼

龍泉寺在城南里許寺有泉甃而爲井旱
乾不涸上爲龍王祠禱雨澤輙應載祀典
焉環寺土沃農勤水田龜圻及秋禾稼盈
疇圍疏彌望青青漠漠蓋一邑之膏腴也

龍泉祠廟枕彎環象服靈旗蓋日間灑潤從
教稱陸海出雲遥想自南山潺湲响落溝塍
外穲稏風吹壠畝閒井甃寒漿時一掬秋來
吟眺不知還

高門巍岫

高門在邑西南三十里按太史公自序司
馬氏自晋入少梁錯以下至喜李皆塟高
門華池喜生談談有子曰遷遷生龍門龍

門指少梁也華池即東高門今高門司馬
塜累累而遷墓亦在高門東芝水之陰其
爲龍門少梁非龍門河津無疑矣高門西
列岫屏簇而巍山尤尊高出雲表九日士
女雜遝上下如織造其巔南望華山相與
頡頏焉

巍岫千尋華岳孫子長文筆鎮相當也知督
述傳千古好趁登臨酹一觴芝水風煙莽漠
漠高門氣象欝蒼蒼把茱泛菊重陽近雲表

猿吟雁影翔

蘇柏南柯

蘇山在邑北三里許蘇子卿祠墓在焉南距子長墓二十里山多古柏以千計柯皆南指子長墓柏亦多北拱眞奇蹟也

歸國蘇卿此窆窀山前古寺幾由旬牧羝大節留西海司馬高墳作比鄰香葉何當宿鸞鳳白頭曾與畫麒麟茂林風雨瀟瀟甚悵望南柯一愴神

曲江懷古

傳聞學士曲江遊勝事今經幾百秋杏苑全無芳徑在杜陵空賦好詩留緗荷烟柳隨時異桂棹蘭舟逐水流惟有終南山色好一樽坐對可消愁

同李伊公登雁塔李竟絕頂余及半而止

寶塔崚嶒騁望清數堦身已俯咸京渭川春樹窗中小太乙晴巒檻外平三輔雲連秦鳳闕五陵烟繞漢龍城欲窮絕頂憐遲暮捷足

還應讓後生

秋日過竹園偕吳子竹逸釣桃樹淵得魚大小二尾喜而有賦

久爲疎慵伴此身山園空結薜蘿因有情林鳥頻邀客無語巖花似笑人頟閣新添池草句臨淵暫理釣磯綸一樽村酒消塵胃隨意蒔苔作醉茵

同李雨蒼吳竹逸遊橫山觀

三十年中夢裏山登臨重許叩玄關巖隨洞

壑參差出展爲樓臺俯仰攀翠柏千層拱石面流泉一曲抱清灣良遊且共煙霞友何必丹砂更駐顏

賦得梅須遜雪三分白

梅花與雪一時新瑩共梅花是一身疎影漫誇氷作質寒霙更取玉爲神隨風落處渾無別帶月看來稍未均不用相降爭相妬化工賦物總非眞

賦得世間不但山中好

玩物怡情不在山乾坤許大本寬閒振纓朝
市能韜跡採藥丹邱豈駐顏提足每爲藏用
恥移文未許稚圭刪須知喧寂分途處方寸
虛靈是大閑

五言排律

薊門詩稿

壽綦制臺十八韻

昭代諸侯表元功萬里成山河存帶礪家世接簪
纓雲翮摶風起星樞繞電生玉堂魚早佩
丹闕鳳先鳴繡斧霜華白金莖露氣清列卿高
執憲少宰正持衡四牡車朝發雙龍劍夜橫
樓船方習戰節鉞合專征畫角寒千帳旄頭
暗百城安閒揮羽靜瀟洒肴裘輕楚蜀氛全

掃滇黔壘盡平建牙仍制府
賜履自
皇京棲
掖鸞分彩趨庭鯉有名重華垂
聖眷奕葉著賢聲文武經綸展東南砥柱擎欣逢
遲日麗佇看上台明推轂勳長懋扶輿德允
貞赤松何處訪霄漢即蓬瀛

壽王太夫人十二韻

淑德璇閨稟坤儀華胄宏領椒傳慧質佐讀

每深更勤著雞鳴忭恭宜象服榮鳳毛推
國器麟趾叶家禎詩禮叢慈訓芝蘭擅大名堂
前萊舞麗花下板輿輕懸帨逢佳日稱觴簇
領聲華峯連玉女寶婺映長庚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熟
蓬山新月明瓊筵進石髓鸞南度瑤笙樂事
含飴足芳規從子成琳腴欣介福門第日崢
嶸

同諸公陪澤州　陳夫子宴麗雪崗宅喜雪
得寒字

長安冬未雪臘至不知寒偶侍金壘宴喜看
銀霰團青霞凝粉壁瑞色映朱闌獨坐推臺
閣旻朋比蕙蘭江梅來笛裡郢曲出雲端飲
德心皆醉披襟興轉寬莫愁長夜半且盡主
人歡

元日立春早朝遇雪二十韻

佳節隨年度韶年應節新和風傳曉漏瑞雪
集元辰交錯凝東陌聯翩向
紫宸雲疑浮寶篆石似峙霜筠皎皎盈

天仗瑩瑩鋪地茵瞻移旭日影細履
玉墀座色借鳴珂潤光添佩組珍青山全映白
金闕總泥銀
鳳輦紛為帳
鸞輿粉作輪早鶯翻素羽潛鯉躍冰鱗
禁苑梅苔淨
上林萱草勻稍侵梅破蘂徧歷梱拖綺冠冕衝
寒立旌旂帶露陳趨階方曳履近
壁復垂紳掩映樓臺逼依稀圖畫真土牛

彩燕　俗淳栢酒瑤池液椒盤瓊樹珣
皇恩協令布
膏澤以時巡黃竹詞難和幽蘭曲絕倫願將歌詠
意長樂
太平春

陳太夫子八十十二韻

耆積方餘慶尊榮正引年種槐詒大業餐栢
洞真詮累月青雲合千霄翠壁連玉鶴扶[illegible]
老金馬接神仙畫錦歡何極斑衣舞更[illegible]

御書臨谷日賢里聚星瓏㢮漢黍公府匡周掌幅
幀三春調雨露藹彙沐陶甄誼戴心師重源
從鼻祖沿植行圖報稱祈福錫烝彌東閣迎
長日南山起瑞烟後天宜金壽有鶴在芝田
擬長至扈從南郊應
制十二韻
晷度移南至祥光動日邊斗迴新子月冬暖
少陽天
聖王崇禋祀良辰肅豆籩

宵衣聽漏起
夙駕帶星傳
露卷旌旂出雲浮冠蓋聯千官鳴玉佩庶物
列華筵蒼璧陳殷薦白茅藉告虔雲門昭舞
節大呂諧歌絃秬鬯通精意薪樵靄瑞烟馨
香非黍稷明德荅陶甄執本符三禮升中契
九乾寵綏看卜世敬詠萬斯年
眞定梁相國壽言二十韻
西京風運移北斗氣嶙峋景運貞元會勳名

稷契隣雍容調鼎鼐浩蕩轉洪鈞日暖三公
第圖開五老晨種梧栖鸑鷟爲閣貯麒麟黄
卷羅千古青雲滿後塵
封章天闕麗
寵賚日邊頻彩筆環鳩杖斑衣逆畫輪堂餐分餉
客閣帖坐留賓曲逕乍求熟詩篇沈宋親竹
邀蒼鶴羽松作老龍鱗脫粟炊常爨芳柴昧
更醇芝田遲絳雪梅塢展花茵鴻寶書空櫝
黍同契人神談曾初起接算與歲門倫適爾

追皇古翛然任性貞甄陶品物遂燮理歲時
均灝灝看河嶽亭亭視甫申銅儀大呂叶
玉燭泰階新座有九如頌尊前萬象春
己巳除夕
通籍金閨日蹉跎已八年一官羞自縛五十
畏人憐霜鬢添明鏡澄懷寄素絃歲除逢故
舊樽酒話從前文筆浮雲外終南落照間離
思牽兩地旅夢隔重山愛弟承流近哲兄典
謁艱獨聽叨侍從幸負舞衣斑

庚午五月

命修

朝國史叨分纂之役

賜宴南宮恭紀一首十二韻

豐鎬貽謀遠蘋難締造同武威資盪滌文物

金昭融典册

朝偹規模百代崇

孝思奉柱下異数賁南宮桂醑天星奉蘭肴

帝問豐金鼎浮湛露象管譜薰風曲宴偕多士清

班次上公筵開

中使至

恩渥近臣逢鉛槧叨從事編摩儼在躬術疏慙授

簡才拙謝雕蟲汗簡石渠裡拳斛金櫃中看

隨良史後藉手告成功

王農山年伯壽言十二韻

壽識臨江閣星躔近海濱槐庭世澤久栢府

羽儀新地敞烏衣里天開黃菊辰占熊當

國瑞麟爲本家珍赤棒

麟戢鑑青箱虎觀掄直廬隨豹尾視草切

楓宸瓊液

頒來数金蓮

賜出頻東山詢問實北道竚蒲輪映日三珠燦逢

年五福陳孫枝咸比謝祖膝復如荀倚檻羣

書偹含飴萬象春岡陵客有賦雲物儼平津

擬

太和殿告成應

制二十韻

紫極凌霄漢

天門傍斗牛落成全盛日慶協蕩平秋棟宇祥光

瀠軒墀佳氣浮觚稜翔瑞羽璇牓爍銀鉤驪

道傳

清蹕

巖廊豎采旂爐烟籠

寶盆

仙仗拂金溝諏吉逢商節維時值孽收卿雲五

色徧甘露萬年稠雨霽芙蓉闕荷殘杜若洲

朝暾分
雉扇曉月映
螭頭縹緲聞鐘鼓曈曨望
冕旒雨階紛執玉九奏叶鳴球葆佾連
丹陛嵩呼徹
鳳樓
大君臨廣殿
端扆播鴻庥稽古修羣祀好生恩庚囚郵荒千庾
啟鑰遍九農優

令逐金風布
恩隨滄海流觴酬昭曠典凱讌發清謳已睹氛霓
靜應知
德化周小臣忝燕賀
高厚諒難酬
御書篤志經學四大字
賜韓慕廬院長恭頌十六韻
昭代昇平會
宸居著作宏圖書綜徃籍詞翰振

天盤餙館崇儒術臨池愜
睿情
奎章霄漢迴
麗藻日星明
錫寵先元宰霈
恩盡老成頴川今領袖册府藉權衡
北闕絲綸燦南宮禮樂清傳經過倚相稽古邁
桓榮退直宵鐘送趨朝曉露迎洽聞咨
容勿

前席動公卿畫錦瞻
龍釆縑緗煥
鳳城紫泥雙璧重金榜五雲橫四字承
殊渥千秋載令名末光依邸閣燕喜集蓬瀛式訓
窺
鴻寶服膺攄悃誠
明良應有頌願向
帝庭賡
戊子二月十三日

經筵禮畢
賜廷臣人薓有差恭紀二十四韻
別殿横經日
鑾輿降
紫宸瑞烟籠左个湛露洽羣臣包篚新羅貢雲芨
秘藏陳
天儲入共寶遠至此爲珍
頒貺隨階等霑
恩緫浹淪時賜閣臣正卿各三觔亞卿京堂各二觔科道各一觔樗材慙散

質講習忝儒紳曲燕貂分座宮袍錦錫麟便
蕃存賜帖歲月老風塵通籍垂三紀行年過
五旬筋骸驚瘖攺藥石漸相親何物宜衰鬓
靈苗藉守神價方翔倍蓰市必累銖緡欵見
摇光彩俄看紫氣新禮斗威儀云下有人参上有紫氣又云摇光星散而爲人参
懽聲騰
両陛覆育仰
洪鈞聯步趨
西闕封題燦

北辰三極體全具十稔味尤醇人参十年後生三椏五葉似人形者
神石髓寧堪比金莖詎足倫養賢優國老加
惠及陳人頓止文園渴兼資阮籍貧還丹紛
在握弱植廻含春不雅人参名鋑面還丹漫擬桓榮力
難酬李泌身素餐常媿省拜
寵獨逡廵歸遺妻孥共懐將弟姪均
深崇齊海岳盡室戴
堯仁
聖藻二十韻

聖學超千古
宸章煥八埏羲圖參造化虞典啟中天瑞叶榮河
頌書陳金鏡編六經皆貫徹萬卷盡精研洙
泗微言闡闗閩正脈傳
勑幾常問夜
揮翰每忘眠筆海滄溟濶詞峯泰華連
綵綸過漢詔
風雅邁唐篇底定鐃歌曲
昇平鼓吹筵

命官詞渾噩
訓士旨纒綿遊藝諸家探臨池八法全援毫森象
緯落墨起雲烟鐵畫題銀牓
龍文拂鳳箋
楷模今獨出
神妙昔無前
玉几虹鸞舞
瑶函錦綺鮮睎光環海遍拜渥侍臣先人仰星辰
彖家藏琬琰鐫碧霄天廻照黃道日高懸

帝趾占開泰文言識體乾連珠奎壁聚賁彩萬斯
年

恭頌

萬壽詩三十六韻有序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四年春河工告成
親臨閱視建億載久安之業籌萬年善後之規
臣伏見
聖德神功超前軼後
深仁厚澤蟠地極天欲探索夫
軌模莫贊揚于萬一益
聖天子心思所獨運實古哲王勉強而難能丕顯
丕承歷服永言纘
祖以尊以養孝思首在悅
親
郊廟薦馨香明禋罔懈
神祇歆享祀瑞福相因三接堂階同虞典之股肱耳
目六廉澄叙兼周官之敬正善能
賜復蠲租偏及於普天率土獻琛奉賮無間於航

海梯山仰
文德之盛隆化成久道更
武功之赫濯
躬致太平緬思三蘖方苞奉
廟略而鯨鯢盡築因是海氛自淨肅
皇風而郡縣爰增乃絕塞之于誅煩六師之
親總陰山
三駕窮鱗殄絕夫渠魁瀚海一臨駭獸歸誠於朔
漠

允廷臣之請釋奠泮宮
約六經之文告成太學逮莿旅甫哀於有截而詣
艱苹格于浹旬凡茲
對天之閎休總屬
勤民之至計若夫
堯章巍煥
舜日光華
天縱生安悉偹庸庸祗祗威威之德
王言綸綍勅成渾渾灝灝噩噩之書

八法滙鍾王筆庋龍鸞軒翥三餘
吟雅頌天遑雲漢昭回奎光被于八支尤屢加
于
德造童子之名庚膺芹藻芬芳賓興之額有加
笙簧燕樂
爲考試嘆柄銜自化貪私
頒訓飭文庠序咸知禮教此固敷天之下罔常
涵
濡況在承學之臣敢忘鼓舞他若闔識𥝠恆

湛恩叠沛于農商廩積倉儲有偹咸周于遐邇惟
四民之各得其所故萬物無不被其
仁郎令績奏隨刊經畫總由
睿慮人蒙贍賑生全悉出
宸衷然必
觀黃河入海之安流更謀永賴
睹青土有秋之實象乃信阜成於是
巡岳東來
省方南幸迨

大駕駐三吳之會正寰海慶
長春之期喜溢臣隣歡騰黎庶臣恭承
寵命獲覲
天顏祗
訓酬
恩惟頌
一人有慶載高履厚忻逢
萬壽無疆志切賡歌是用鋪陳揚厲詞慙弇淺何
能繪畫形容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萬年長有道
六御在秉時北極羣星拱
東巡二月期瑞烟凝
鳳艒旭日照
鑾旂扈
蹕鵷班肅
宵衣玉漏遲勾陳沙鳥謐
華盖慶雲垂減從嚴徒御供厨禁粟絲閭閻紛
踴躍前後戴

恩施典類蠒延狩遊同夏諺嬉
敷土奠高卑徃昔河為患殷憂
省方行補助
帝曰咨司存承
廟畧績奏禀
良規
閲視須
申命平成厥永貽隨
鑾膏甫沛得歲土風宜萬井炊煙合千村草色滋

三登看有象
大澤浩無涯
問俗先三讓安民協両儀還淳今日見近侈舊風
移僾暖鶯聲鬧泥融燕語怡蘭橈梅雪賸
帳殿揶絲拔日月升恒景山河鞏固基微臣啚
盛世弱植仰
鴻慈
一金馬門初入銀魚佩久隨從容趨
講幄祇慎立

彤墀
器使驚身受樗材愧
主知棘闈聯校試吳地両驅馳冰蘖惟深矢迂愚
詎敢辭瞻
天歌浩浩荷
寵但孜孜耤手菁莪什抒誠棫樸詩昌辰鴻漸陸
化國鳳鳴岐清晏思揚扢
高深測管蠡
長春歡介節復旦頌雍熙華清秝迎震瑤光炳繼

離
神功符舜禹
聖壽合軒羲滄海爲瓊液南山献寶卮帆檣森峙
列拜舞徧趾逵莫罄康衢祝恭陳金鑑詞
寶翰堂應
教二十四韻
帝教虞羲遠冠冕正大天兀如山最得應教之體
皇風禹甸遥圖書演河洛雅正繼咸韶絶藝鍾王
上高文象緯昭十行森鳳翥尺幅儼龍跳字

挾雲雷動光連海岳揺承
恩先近戚
宣賚徧羣僚
朱邸稱神冑圓轉如珠之走盤
銀潢挺峻標珪璋元異骨追琢況垂髫聯璧趨
三殿吹壎傍九霄侍書建筆陣分席振詞條學比
淮南富才將子建超百籤儲墨寶什襲重青
瑶以下曲折排宕煒煌乎如鳳凰之釆
龍錫親賢宸家珍歳月饒開堂貽燕翼列帳護綾

絹
璇牓星辰爛雄壯典麗錬字錬句之妙真得古人之神髓
琅函琬琰雕焚香添獸炭辟蠹截芸苗不数張華
載寧同鄴架料軒墀漾瑞霧棟宇接魁杓閣
似天章啟人疑崑閬招聚觀傾左右紀勝及
芻蕘蘭省誰名彦樗材忝
聖朝
賜緣黃絹妙
宮扇彩霞飄湛露需頻渥微涓願未消猥蒙

梁苑教執簡漫成謡
沉雄界兀寶光陸離妙在牟尼一串不見隙
落之迹真可謂才大如海心細如髮李杜文
章于茲再見矣　巢世奕謹識
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十六日
駐驆夏鎮
上御舡窗內
召江南諸臣跪窗外
諭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畢諸臣以次趨出

上顧臣廷樞云你居官聲名甚好因
垂問陝西學臣汪灝並及陝西江南人情各殊居
官難易伏承
聖訓諄諄臣廷樞跪
奏二十餘年蒙
恩簡拔屢叨任使惟加意人才少圖報稱更奉
天語褒嘉叩頭辭出復
遣侍衛存柱追問臣年恭成紀
恩詩十韻詩在南巡紀恩詩十首之後

錦纜維前浦
龍艫艤幔城檣邊鶴鷺廁檻外水風平
天語褒嘉重
皇心照燭明馳驅懷靡及箕斗占虛名西顧衆南
指同時與共評幾年均職守分野識人情大
矣
王言切都哉
聖訓精僉謀非薦達
時簡荷生成先是有江南學院與陝西學院俱不由保舉係欽特用之旨菁擽

希無過蓋傾但有識拔茅符
泰運終始荅
恩榮
慈惠皇太后周年陪祀
山陵恭紀十八韻
慈馭升遐日
君王諒闇情逾年敦
孝享力疾詣
先塋歲暮嚴霜積途長刷吹逆懇留堅弗許諸王大臣懇留

再四命許上遄往務兼程左鉞三軍出東轅六
鑾征禮崇戎與祀動必敬而誠十二日命將西征次日
車駕啟行宿衛羅朝彥趨陪半列卿衰年闕
聖慮後騎遂前旌中途有旨陪祀漢大臣俱年老不必隨塋蕭北寒
成歛漁陽節候更是月十六日立春雪仍鋪地白靉
已落花輕淑氣浮
仙仗和風入
幔城龍門看截業貝闕望崢嶸馬逐層巒轉
隨

蓽路生長橋环文石密樹響金鉦松林之內時有報更之聲
寢殿瞻依近
宸躬扶掖行再臨乘月影慟哭咽泉聲十八日午刻詣陵
翌日十九日遲明復詣陵行周年禮
手自容衣斂
親將奠幣摯焚帛時上手整黼衣淚洒橫流
兩朝臣妾在灑淚各縱橫

喜雨二十韻

三冬伏旱魃歒景介朱明隴麥紛萎穗白花

早謝榮田更弛省課父老輟耘耕不睹商羊
舞徒聞鴻雁鳴有年歷
聖慮求瘼
恤民情䝿獄登禋肅雩壇奉祀誠
復除恩載渥
補助澤彌宏綱已開三面樂仍撤兩楹夏祈穹
足興商禱未能名和氣凝霄漢仁風徹玉宸
澍膏如響應
天意若人迎山色看全暝雲峯望欲平飛絲飄

絳闕激淄濁丹甍雷殿重樓燕波搖
太液鯨露霑鶯翅重塵淨馬蹄輕舊淵新流湧
朝霞宿霧縈微涼清夏氣陰籟發秋聲豐潦
康衢浹
休徵薄海舟四郊歌坎德千畝佇西成愧乏為
霖用聊將喜雨賡

七言排律

薊門詩稿

寒食集樹峯墨雲堂用杜工部清明二首韻

不分良辰又禁烟招携共泛畢公船齋懸翰
墨珍
天賜座對琴書淨俗緣手欲生胝君自樂鬢看秃
領我同憐風花
帝里春無限松柏邨山路杳然問梛重尋郊外約
聽鶯預辦杖頭錢但逢令節須歡賞莫更蹉

跎似去年

其二

新移棼尾自江東社日總過更治聾老惜繁
華常引滿醉揮金椀莫教空傷心朋輩詩類
減到眼鶯花趣不同鼓角日斜聞塞曲蒹葭
春暮倚江楓天涯鴛鷺追遊地故國川原落
照中少壯幾人爭躍馬頹令强半白頭翁

崇素堂詩稿卷之四終

夫人有撫一器一物而追念先型者廿棠之
勞所爲喜誌不忘也况文章一道尤學問事
功之所由以著乎枝
王父息園公受
曾王父恭議公庭訓成進士自詞林歷位大秋官
四十年間見之詠歌者有綮遊薊門及越中
諸集斯固
王父學問事功所托以傳者也綮遊集爲楚黃
金太年伯評定原板雖軼尙有傳本薊門

二稿則肅成帙之未睹癸未夏於敝笥中見
有遺草頗零散無復完頁謹撿出之揣擬次
第共綮遊録成一編要不過存什一于千百
云十餘年來欲付剞劂而力有弗逮盥閱一
遍往往泪零午歲一之日赴　內兄彙征吉
公先生署道故之餘詢及
王父著作枝備述所以不勝感悼因出所編呈
覽　公鑒枝哀慕之誠且念鄉先達之著作
所關鉅也爰慨然命子佩璋代校其言盡復

ZW 21101000822231

俾枝重爲考訂而付諸匠氏焉此 彙征公
之雅意而
王父學問事功之賴以不朽者其在是矣爰沐
手而謹記之
孫桂枝百拜識於安徽宛陵官署

附編 先王父詩集恭賦十六韻
河嶽儲靈氣篤生應斗躔弱齡稱
國瑞蕭選號青錢視草
鑾坡裡承

恩鳳噬前來儀輝玉署歸院
賜金蓮藻鑑廬陵媲康熙己卯典試三吳尋復奉命視學己丑爲大總裁一時盛號得人 明刑比部賢棠碑鍾岫永上下兩江豐碑林立
風度曲江傳濟美光槐蔭曾王父歷任江南十府督糧道
貽謀啟木天先嚴亦官詞林 四旬叨
睿造三百契眞詮稽首同賡拜賡歌和
舜絃聽闈悲岵屺對景落雲煙律調從
郎事宣騷壇聲價貴手澤墨痕鮮
孝言益許燕山川留雅韻梨棗

夜焚香誦客牕濡泪編箕裘懋 祖烈志感
綴成篇
午歲臘月念三日孫 桂枝再拜識

跋
甲午杪秋偕 姑丈仲丹先生來 家君子
寧國官署舟中談及風雅出 太尊親司
寇公古今體四卷相示抵署 家君子付諸
剞劂 姑丈編次之爰成十六韻余固不知
詩竊味其語而嘆孝思之無窮也前序會公

金先生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蓼莪詩人之
志於是乎在茲詩其亦蓼莪之志也夫
內姪吉佩璋鳳岡拜跋